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一七册目次

註釋評點古今名將傳十七卷附録一卷

〔明〕陳元素撰

明天啓刻本

題名將傳

頃余既授武經撰之客謂當併撰百將傳私怪臧文人而不至勝國其間禍亂時有英雄代生將材當不勝僂指數寧僅止此會須繙廿

一史更撿之而客不能待仍以舊本請標目而於我明君取李溫陵所編稍進之閒有不名為將而其才將其事將去之將之總題之曰名將傳

言不止於百也聲之
以醫和吳詰扁岐
伯黃帝之問對也
將傳扁鵲太倉公

三

之行事也此神聖
也治病未嘗立方
留之有方也庸工
殺人之兵刃也谷

夫火牛背水二事
可再試哉故名將
傳不可不讀郵名
可不善讀彼馬服

四

君之子可鑒夫
天啟辛亥五月五
日吳郡陳元素

註釋評點古今名將傳總目

評釋評點古今名將傳總目終

註釋許點古今名將傳卷之一

長洲陳元素孝平父評輯

尚其行事多兵權與奇計[illegible]

周齊太公

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先祖嘗封於呂，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於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熊非彲（敕知切），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號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師。或曰：呂尚隱海濱，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閎夭素知而招呂尚。三人者求美女奇物獻之於紂，以出西伯。西伯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當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爲本謀。文王崩，武王欲修文王業，師行師尚父（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羣公盡懼，唯太公彊之遂行。武王已平商而封師尚父於齊。

按武之用兵其於嚴整[illegible]之師也[illegible]

吳孫武

孫武子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

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

越范蠡

范蠡越人也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夫椒在吳郡吳縣太湖中椒山是也）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會稽山也）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爲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

天地人三才[illegible]

與天（與天法天也天道盈而不溢）定傾者與人（人道尚謙卑以自牧）節事者以地（地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可強成）甲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市利也謂委管籥屬國家以身論之）勾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勾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勾踐請爲臣妻爲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勾踐勾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勾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閒行言之於是勾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閒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勾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勾踐將殺其妻子燔其寶器悉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吳王曰越已服爲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子胥諫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臥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恥耶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與百姓同其勞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

越王使文種行成於吳吳信宰嚭而許之越所存以復國

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爲質於吳。二歲而吳歸蠡。勾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士民欲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鷙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吳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爲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乘其弊。可克也。勾踐曰。善。居二年。吳王將伐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勾踐食不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爲國患。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越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嘗試之貸粟。以卜其事。請貸。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太宰嚭讒子胥曰。伍員貌忠而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前欲伐齊。員强諫。已而有功。是用反怨王。王不備伍員。員必爲亂。因賜子胥屬鏤劍以自殺。勾踐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衆。可乎。對曰。未可。至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吳

國精兵從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勾踐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敎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君子言君養之如子也諸御千人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方會諸侯於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秘之。吳王已盟黃池。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輕銳盡死於齊晉。而越大破吳。因而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而前。請成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勾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早朝晏罷。非爲吳邪。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棄之。可乎。天與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勾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

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執事蠡自謂也）使者去不者且得罪（非其子得罪）吳使者泣而去勾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甬東會稽句章縣東海中洲也）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蔽其面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兎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范蠡事越王勾踐既苦身勠力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卒滅吳報會稽之恥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勾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為人可與共患難與處安為書辭勾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為此事也今既已雪恥臣請從會稽

之誅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加誅於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乘舟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於海畔苦身勠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范蠡喟然歎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去止於陶（今之濟陰定陶）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為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父子耕畜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於陶

孫子曰厲力殫貨諸侯乘其弊而起蠡因吳有黃池之會而襲之又曰君命有所不受蠡謂已屬政而逐吳使是也

齊孫臏

孫臏生阿鄄之間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為惠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

田忌得見孫子從是後來成功之由

涓恐其賢於已、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爲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鬬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矣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

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蹶猶挫也）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舉火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樹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孫子曰攻其所必救臏令田忌走大梁而解趙圍又曰用兵勢也臏因魏輕齊而減竈亦快是也

齊田穰苴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爲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

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爲將已之軍而已爲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爲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垂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

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爲之赴戰晉師聞之爲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爲大

司馬田氏日益以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穰苴發疾而死其後齊威王用兵行威大倣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孫子曰令之以文齊之以武穰苴文能附衆武能威敵又曰法令孰行穰苴斬莊賈以狥三軍又曰不戰而屈人之兵穰苴士卒爭奮而燕晉解去是也

魏吳起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為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為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己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

此七句記其[illegible]之事

起之用兵所以勝者全在撫士卒得來

此一段是起之至言所謂萬世不易者也

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是棄衛也魯君疑之謝吳起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為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脩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

其南羊腸在其北（羊腸阪在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脩政不仁湯放之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脩德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也武侯曰善即封吳起爲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

（[illegible]）

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田文既死公叔爲相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其僕曰起爲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强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即曰奈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愛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

（以上皆記其事魏之事）

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鬭之士要在强兵破馳說之言縱横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幷陳蔡郤三晉西伐秦諸侯患

楚之强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殺吳起

（此上皆記其事楚之事）

孫子曰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起與士分勞苦又曰輔周則國必强起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是也

秦白起

（按白起行兵善[illegible]出奇制勝[illegible]詐殺太[illegible]所以有杜郵之報）

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攻趙拔光狼城攻楚拔郢楚

王東走徙陳秦以白起爲武安君又攻魏拔華陽走芒卯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沉其卒二萬人於河中攻韓拔五城斬首五萬伐韓之野王野王降秦上黨道絕其守馮亭與民謀曰鄭道已絕（河南新鄭韓之國都也）韓必不可得爲民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必攻趙趙被兵必親韓韓趙爲一則可以當秦因使人報趙趙孝成王與平陽君平原君計之平陽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禍大於所得平原君曰無故得一郡受之便趙受之因封馮亭爲華陽君秦使左庶長王齕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以按據上黨民齕因攻趙趙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斥兵秦斥兵斬趙裨將茄陷趙軍取二鄣四尉趙軍築壘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壘取二尉敗其陣奪西壘壁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爲讓而秦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爲反間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

（[illegible]）

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多失亡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馬服子將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爲上將軍而王齕爲尉裨將令軍中有敢洩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刼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爲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及糧食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爲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其將軍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爲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爲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

（觀此所趙之敗也將兵當令任其責）

（[illegible]）

人趙人大震。秦復定上黨郡。秦分軍爲二。王齕攻皮牢拔之。司馬梗定太原。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卽圍邯鄲乎。曰然。武安君所爲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雖周召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無欲爲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爲趙。天下不樂爲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爲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武安君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兵佐陵。陵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雖

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病。秦王使王齕代陵將。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多失亡。武安君言曰。秦不聽臣計。今如何矣。秦王聞之怒。強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爲士伍。遷之陰密。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旣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昭王與應侯羣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裁。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於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何安曰白起之降趙卒詐而坑其四十萬豈徒酷暴之謂乎後亦難以重得志矣向使衆人皆豫知降之必死則張虛卷猶可畏也

死於四十萬被堅執銳哉

孫子曰以利動之以本待之起佯北致趙軍而以奇兵刼之又曰諸侯乘其弊而起起謂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是也

秦王翦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攻趙歲餘遂拔趙趙王降盡定趙地爲郡燕使荆軻爲賊於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喜走遼東翦遂定燕薊而還秦使翦子王賁擊荆秦諱楚故云荆也荆兵敗還擊魏魏王降遂定魏地秦始皇既滅三晉走燕王而數破荆師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卒破得丹始皇以爲賢勇於是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荆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勢一作斷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於頻陽李信攻平與音令

蒙恬攻寢大破荆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人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荆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王謝曰已矣將軍勿復其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唯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怚音麤中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矣王翦果代李信擊荆荆聞王翦益軍而來

翦得軍中戲而設用者所以養其氣也　[illegible]

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浴、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漢書甘延壽投石拔距絕於等倫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為機發行二百步延壽有力能以手投之超距超踰也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荆軍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荆軍、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荆兵遂敗走、秦因乘勝畧定荆地城邑、歲餘、虜荆王負芻、竟平荆地為

殺戮太多子孫不保何待三世

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賁與李信破定燕齊地、秦始皇盡并天下、王氏蒙氏功為多、名施於後世、秦二世之時、王翦及其子賁皆已死、而又滅蒙氏、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強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為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

孫子曰、識衆寡之用者勝、翦謂伐荆當用六十萬人、又曰、謹養勿勞、并氣積力、翦堅壁休士投石超距而後用、是也

[illegible]

燕樂毅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為魏文侯將、伐取中山、文侯封以靈壽、子孫因家焉、樂毅賢、好兵、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於是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於是為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遂委質、燕昭王

[illegible]

以為亞卿、時齊湣王強、南敗楚相唐眛於重丘、西服三晉於觀津、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與秦昭王爭重為帝、已而復歸之、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湣王自矜、百姓弗堪、於是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啗秦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

樂毅爲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於臨淄齊湣王之敗濟西亡走保於莒樂毅獨留徇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淄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悅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於昌國號爲昌國君於是燕昭王收齊鹵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即墨未服會燕昭王死子立爲燕惠王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即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齊田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於臨淄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以故破軍亡將失齊又怨樂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爲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

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以天之道先王之靈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鋭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

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早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絜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於是燕

王復以樂毅子樂閒爲昌國君而樂毅往來復通燕燕趙以爲客卿樂毅卒於趙

孫子曰衢地則合交毅約楚趙韓魏之兵以伐齊又日城有所不攻毅不取莒即墨是也

趙李牧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

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

百金之士五萬人，能破敵用將者賞百金彀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初，廉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後秦破趙，殺將扈輒，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爲大將軍，擊秦大破秦將桓齮，封李牧爲武安君。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御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爲反閒，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王翦因急擊趙，殺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孫子曰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牧以小利委敵而匈奴大至是也

註釋評點古今名將傳卷之一

註釋評點古今名將傳卷之二

長洲陳元素孝平父評點

趙趙奢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治國賦民富而府庫實。

秦伐韓軍於閼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屬魏郡在鄴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趙奢既以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曰胥後至邯鄲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

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為馬服君以許歷為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間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因以括為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

不知合變相如慮其敗

奢易言兵父爲其敗

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爲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吾已决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從奇兵佯敗走而絶其糧道分斷其軍爲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

此下皆記廉頗在趙之事

秦悉坑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言卒不誅也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喪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破燕軍於鄗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邑名封廉頗爲信平君爲假相國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讐人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爲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爲老遂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爲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廉頗卒死于壽春

孫子曰。反間者因敵間而用之。衛公曰。秦間之來而善食以遣之。又曰。我得亦利。我得一利爲爭地。奢發萬人先趨北山是也

使頗之用兵必有善處。而此止云勇氣聞于諸侯一句。許皆藺廉相如之事行。傳之旨失也

趙廉頗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爲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

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與相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

相如爲國忘私[illegible]

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二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二軍。居二年。復伐齊幾。（幾邑名）拔之。後攻魏之防陵安陽。拔之。（頗行事備趙奢傳）

孫子曰。令素行者與衆相得。頗之思用趙人是也

[illegible]

〇〇齊田單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湣王時爲臨菑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湣王出奔。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傅音付）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轊折車敗。（轊車軸頭也。音衛）爲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即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并兵攻之。淖齒（淖多作倬）既殺湣王於莒。因堅守拒

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爲將軍以即墨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劫代樂毅因歸趙燕人士卒忿

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恐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僇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壟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即墨富家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畫以五

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犇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

孫子曰能愚士卒之耳目單託神教而使衆

又曰殺敵者怒也單令燕軍劓齊降卒又曰
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單
畢辭約降而奇兵奔擊是也

前漢張良

張良者其先韓人也秦滅韓良悉以家財求客
刺秦王爲韓報仇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
秦皇帝東遊良與客狙（狙伺候也狙七預切）擊秦皇帝博
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
甚急良乃更姓名亡匿下邳嘗從容步遊下邳

圯上（圯橋也音怡）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
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歐之爲
其老乃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
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
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
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
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
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
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
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
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
石即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
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後十年陳
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遇沛公將數千
人略地下邳西遂屬焉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
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省良
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沛公欲以兵二萬人
擊秦嶢（嶢音堯）下軍良說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

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
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五一作百）益張旗幟諸山
上爲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叛
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
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懈
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
再戰秦軍終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
公入秦宮意欲留居之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
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去暴宜縞素爲資今

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沛公乃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項伯乃夜馳入沛公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為將奈何。良曰：沛公誠欲倍項羽邪。沛公曰：鯫生教我距關無內諸侯，秦地可盡王，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却項羽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為奈何。良乃固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為壽，結為婚，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所以距關者，備他盗也。及見項羽後解。漢元年，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王之國，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張良還行燒棧道。良歸至韓，時漢王還定三秦。良乃遺項羽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反書遺羽，曰：齊與趙欲并滅楚。項羽以故北擊齊。良乃間行歸漢王。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復以良為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

而還。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黥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良多病，未嘗特將兵，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憂恐，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

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曰臣請借前箸爲大王籌之（借所食之箸用指畫也或曰前世湯武箸明之事以籌度今時之不若也）曰湯伐紂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矣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矣武王入商表商容之閭式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矣發巨橋之粟

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修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爲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惟當使楚無彊彊則六國弱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漢四年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漢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鬭功高帝曰運籌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

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臣始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封良爲留侯上以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雒陽南宮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爲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所仇怨

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爲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數窘辱我。我欲殺之。爲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爲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爲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說帝都關中。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臯。西有殽黽。背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留侯曰。雒陽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劉敬說是也。於是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留侯從入關。漢十一年。黥布反。上自將兵而東。留侯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

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讐強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卒。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寶祠之

孫子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良請啗秦將而襲擊之。又曰。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良借前箸以破酈生之說。又曰。善戰者無智名。無勇功。良未嘗有戰鬭功。又曰。厲於廊廟之上。以誅其事。良運籌帷幄。决勝千里。又曰。銳卒勿攻。良謂楚人剽疾。勿與爭鋒是也

前漢韓信

韓信者。淮陰人也。始爲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下鄉縣屬淮陰

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知其意怒因絕去信釣於城下諸母漂（以水擊絮爲漂）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終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如言公子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袴者股也）於是信熟視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爲怯及項梁渡淮信杖

劍從之居麾下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以爲郎中數以策干項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爲連敖（典客也）坐法當誅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爲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悅之言於上上拜以爲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

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爾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信終亡

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強孰與項

觀信此段議論可見其經略所以卒稱有功

此段言項王之失從漢王能反其道則得天下矣

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謹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弊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所過無不殘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強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強易弱今大王誠

[illegible]

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強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

此段言其定魏之事

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二年出關收魏河南令齊趙共擊楚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發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閒以故楚兵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關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說豹不下以信爲左丞相擊魏信問酈生魏得毋用周叔爲大將乎曰栢直也信曰豎子

陳船欲渡臨晉疑兵也木罌襲安邑伏兵也是謂而示之近之法也

此下記其平趙之事

耳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缻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魏爲河東郡使人請漢王願益兵三萬人臣請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擊趙代破代兵擒夏說閼與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

[illegible]

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閼與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麾

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爲二子所擒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已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半夜傳發選輕騎二千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誡曰

背水軍于水上君文敗將也之說藏也

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飱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爲壁且彼未見我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佯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

拔趙幟而立漢幟者欲趙人之驚散也

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爲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麾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諸將效首虜休畢賀因問信曰

此言諸將論背水陣之妙

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必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

此與李左車說役燕齊之計同

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以爲擒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臣計未不足用願效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鄗下身死泜上今將軍

顯藏精采[illegible]

涉西河虜魏王擒夏說一舉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爲將軍計莫如按甲休兵

廣武此段承論兵形勢之至計言燕服則齊必服燕服則齊自服可圖矣

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醳兵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諠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使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爲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從之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間得黥布走入城皋楚又復

急圍之漢王出成皐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修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臥內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韓信爲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信引兵東未渡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士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掉

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酈生即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田廣以酈生賣己乃烹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韓信以定臨菑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鬬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

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袴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齊之半可得何爲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韓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

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僞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爲假王以鎭之其勢不定願爲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

此下說信下游說之方

武涉之言大略謂漢王不可親信勢須[illegible]

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爲眞王耳何以假爲乃遣張良往立信爲齊王發其兵擊楚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武涉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爲厚交爲之盡力

武涉說之[illegible]封不負德不知天命所歸耳

用兵終爲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左投則漢王勝右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三分天下而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爲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我得以至於此

蒯通此言大略謂宜三分天下不可失時

幸與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爲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當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効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强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爲

蒯通此言人[illegible]

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吾豈可以鄉利背義乎蒯通曰常山王成安君爲布衣時相與爲刎頸之交後爭張黶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殺成安君泜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爲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

大於張羆陳澤故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亦已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烹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句踐也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竊爲足下危之韓信猶豫不忍背漢又自以爲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北軍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曰楚兵且破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爲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越從陳以東傳海

蒯通此言亦最剴切

天下始定者韓信不奉命背王事期會擊楚而不赴[illegible]

與信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於是漢王發使使信越皆引兵來項王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徙齊王信爲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爲德不卒召辱已之少年令出袴下者以爲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狩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遊雲夢實欲襲信信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亨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爲淮陰侯信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嘗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爲伍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

陳兵出入非所以自明適[illegible]

夢之耕

[illegible]而畏之如此[illegible]

陳豨之反由信導之

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陳豨拜為鉅鹿守。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嘆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果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呂后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疾。彊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

孫子曰。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信料楚漢之長短。又因迹而示之近。信陳兵臨晉而渡於夏陽。又曰。入深則專。主人不克。信去國遠鬭。其鋒不可當。又曰。置之死地而後生。信使萬人出。背水陣。又曰。不戰而屈人之兵。信暴其所長。燕從風而靡。又曰。半渡而擊之利。信決濰水而斬龍且是也。

前漢周亞夫

周亞夫。絳侯勃子也。孝文帝封亞夫為條侯。續絳侯後。文帝之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

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眞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乃拜亞夫爲中尉孝文誡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眞可任將兵文帝崩拜亞夫爲車騎將軍孝景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爲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制上許之亞夫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又以爲諸侯已得劇孟孟今無動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淮陽問故父絳侯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兵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饟餉道使吳梁相弊而糧食竭乃以全制其極破吳必矣絳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輕兵絕吳饟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

此下記其擊吳楚之事

[illegible]都尉此[illegible][illegible]上侯[illegible][illegible]尉相合[illegible]用兵之道以奇兵

田祿伯爲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爲名此兵難以藉人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別他利害徒自損耳吳王即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吳老將老將曰此年少推鋒可耳安知大慮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太尉既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使請太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糧道吳兵乏糧飢數欲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

六計出於伯欲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吳王會此奇兵也吳王以太子之諫而不可吳少將桓將軍欲吳王疾據武庫食敖倉之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吳王以老將之言而不用吳王不用此二計要得不敗

此吳王不聽桓將軍之言而然

委梁不救欲與盡銳於梁而後乘之也

尉終臥不起項之復定後吳奔壁東南陬太尉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既餓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逐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而與壯士數千人亡走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兵購吳王千金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凡相攻守三月而吳楚破平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計謀爲是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景帝欲侯之以勸後丞相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景

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爲列侯亞夫因謝病居無何召詣廷尉嘔血而死

孫子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亞夫嚴約而天子按轡徐行又曰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吳攻東南而亞夫使備西北是也

前漢李廣

李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廣家世世受射孝文帝時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爲武騎常侍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及孝景初李廣爲隴西都尉吳楚反時廣爲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故還賞不行（廣爲漢將私受梁印故不以賞也）徙爲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爲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戰恐亡之於是乃徙爲上郡太守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內官之寵貴者）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

貴人將騎數十縱（放縱馳騁）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鵰者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鵰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十騎見廣以爲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之

誘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爲漢有伏軍于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武帝立左右以爲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爲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爲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陣行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以銅作鐎受一斗晝炊食夜摩行名曰刀斗）幕府省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爲之死

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爲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畧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後廣以衛尉爲將軍出雁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廣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贖爲庶人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安國）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爲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鏃（鏃一作羽）視之

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爲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爲人長猨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爲軍陳射闊狹以飲專以射爲戲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爲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

而倒後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爲圜陳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

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爲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

侯也後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出東道廣自請曰臣部爲前將軍今大將軍乃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不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爲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故徙廣廣固辭大將軍不聽廣不謝而走意甚慍怒而就部引兵出東道軍亡導或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

廣一失道蓋以迂回[illegible]行[illegible]不用鄉導故也

幕遇廣大將軍使長史問廣失道狀曰青欲上書報天子失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者皆垂涕

孫子曰形之敵必從之廣下馬解鞍而虜疑有伏又曰令素行與衆相得廣法易簡而士樂為用又曰卒善而養之廣以殺降而不得封侯又曰不用鄉導不能得地利廣軍亡導而失道是也

衛青之戰功最多而其善於治軍威于此僅可見於其不斬蘇建以明己權

前漢衛青

衛青字仲卿嘗從人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元光六年拜為車

衛青歸之天子以明己不敢以專權賢矣

[illegible]

騎將軍擊匈奴斬首虜數百騎賜爵關內侯是後匈奴仍侵犯邊元朔元年青復將三萬騎出雁門斬首虜數千明年復出雲中西至高闕遂至于隴西捕首虜數千畜百餘萬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為朔方郡封青為長平侯其後匈奴比歲入代郡雁門定襄上郡朔方所殺略甚衆五年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為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強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為騎將軍代相李蔡為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為將軍俱出右北平匈奴右賢王當青等兵以為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與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追數百里弗得得右賢裨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立號而歸上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八

千七百戶。而封青子伉爲宜春侯，子不疑爲陰安侯，子登爲發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勞，上幸裂地封爲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上曰：我非忘諸校功也，今固且圖之。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公孫敖爲中將軍，太僕賀爲左將軍，翕侯趙信爲前將軍，衛尉蘇建爲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爲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爲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斬首虜萬餘人。蘇建趙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故胡人，降爲翕侯，見急，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奔降單于。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青。青問其罪正閎、長史安、議郎周霸等（正，軍正也。閎，名也。軍候長史一人）：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

將軍之威。閎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皆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青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肺腑言親也）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專誅於境外，其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以風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

孫子曰：出其不意。青夜圍右賢王。又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青不斬蘇建，謂其以小擊衆是也。

前漢霍去病

霍去病，大將軍青姊子也。年十八，善騎射，從大將軍爲嫖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封去病爲冠軍侯。蘇建至，上弗誅，贖爲庶人。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道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饑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騫爲博望侯。去病侯

三歲。元狩三年。春爲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上曰。驃騎將軍率戎士踰烏盭。討遬濮。涉狐奴。立五王國。輜重人衆攝讋者弗取。幾獲單于子。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鏖皋蘭下。殺折蘭王。斬盧侯王。銳悍者誅。全甲獲醜。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捷首虜八千九百六十級。收休屠祭天金人。師率減什七。益封去病戶。其夏去病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廣將四千騎先至。騫將萬騎後。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廣。廣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騫至。匈奴引兵去。騫坐行留當斬。贖爲庶人。而去病出北地。遂深入。合騎侯失道。不相得。去病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上曰。驃騎將軍涉鈞耆。濟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連山。揚武乎鱳得。得單于單桓酋涂王及相國都尉以衆降下者二千五百人。可謂能舍服知成而止矣。捷首虜三萬二百。獲五王。王母。單于閼氏。王子五十九人。相

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益封去病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者爵左庶長。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驃騎將軍會。當斬。贖爲庶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去病。去病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留落不耦。由此去病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後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爲漢所破。亡數萬人。以驃騎之兵也。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要道邊。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上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去病將兵往迎之。去病既渡河。與渾邪衆相望。渾邪裨王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頗遁去。去病乃馳入得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渡河。降者數萬人。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數十鉅萬。封渾邪王萬戶。爲漯陰侯。上嘉去病之功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征匈奴。西

城王渾邪王及厥衆萌咸犇於率以軍糧接食
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獟悍捷首虜八千餘級
降異國之王三十二戰士不離傷十萬之衆畢
懷集服仍與之勞爰及河塞庶幾亡患滅隴西
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繇役迺分處降
者於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爲
屬國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
人上與諸將議曰翕侯趙信爲單于畫計常以
爲漢兵不能度幕輕留今大發卒其勢必得所

欲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各五萬騎步兵
轉者踵軍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去
病去病始爲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虜言單于東
迺更令去病出代郡令青出定襄趙信爲單于
謀曰漢兵即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迺
悉遠北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直青軍
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青令武剛
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從
萬騎會日且食而大風起沙礫擊面兩軍不相

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
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莫單于遂乘六羸壯
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昏漢匈奴相紛
拏殺傷大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
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青因隨其後匈奴兵亦
散走會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
萬餘級遂至窴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
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青軍入塞
凡斬首虜萬九千級去病騎兵車重與大將軍

軍等而亡裨將悉以李敢等爲大校當裨將出
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
於青既皆還上曰驃騎將軍去病約輕齎絕大
幕執訊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
二取食於敵卓行殊遠而糧不絕以五千八百
戶益封驃騎將軍賞賜甚多而青不得益封兩
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後入
塞者不滿三萬匹迺至大司馬位大將軍驃騎
將軍皆爲大司馬去病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

往上嘗欲敎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畧何如耳
不至學古兵法上爲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未
滅無以家爲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
貴不省士其從軍上爲遣大官齎數十乘旣還
重車餘棄粱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
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蹋鞠也事多此類
青仁喜士謙退以和柔自媚于上然于天下未
有稱也去病元狩六年薨爲冢象祁連山元封
五年青薨自青圍單于後十四歲而卒不復擊

匈奴者以漢馬少又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
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青尚平陽主與主合
葬起冢象廬山云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斬
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置朔
方郡其裨將及校尉侯者九人爲特將者十五
人

孫子曰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青以張騫
道軍而無飢渴又曰兵無選鋒曰北去病所
將常選又曰獵而遷之青以武剛車自環爲
營又曰重地吾將繼其食去病約齎絕幕取
食於敵而糧不絕又曰破車罷馬十去其七
青與去病以十四萬騎出塞而歸者不滿三
萬匹又曰視卒如愛子去病反餘棄粱肉而
士有飢者是也

前漢趙充國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始爲騎士以
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爲人沈勇有大略
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武帝時

以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大爲虜所圍漢
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充國乃與壯士百餘人
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
創武帝親見視其創嗟嘆之拜爲中郎遷車騎
將軍長史昭帝時擊匈奴獲西祁王擢爲後將
軍匈奴大發十餘萬騎南旁塞至符奚廬山欲
入爲寇亡者題除渠堂降漢言之遣充國將四
萬騎屯緣邊九郡單于聞之引去是時光祿大
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

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充國劾安國
奉使不恭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渡湟水縣
不能禁先零遂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
質盟詛上聞之以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
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壹也往三十
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與漢相
距五六年乃定至征和五年先零豪封煎等通
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傳告諸羌曰漢貳
師將軍衆十餘萬人降匈奴羌人為漢事苦張

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本可共擊居之以此觀
匈奴欲與羌合非一世也間者匈奴困于西方
聞烏桓來保塞恐兵復從東方起數使使尉黎
危須諸國設以子女貂裘欲沮解之其計不合
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從沙陰地出鹽澤過
長阬入窮水塞南抵屬國與先零相直臣恐羌
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為之備後
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欲擊鄯善
敦煌以絕漢道充國以為狼何小月氏種在陽

關西南勢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
先零罕开乃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
遣使者行邊兵豫為備敕視諸羌毋令解仇以
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
羌分別善惡安國至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
尤桀黠皆斬之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于
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怒亡所信鄉
遂劫掠小種背叛犯塞攻城邑殺長吏安國以
騎都尉將騎二千屯備羌至浩亹為虜所擊失

亡車重兵器甚衆安國引還至令居以聞時充
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
對曰亡踰于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
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
踰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然羌戎小夷逆
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
上笑曰諾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
為虜所遮即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輒營陳會
明畢遂以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旁充

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爲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陿中亡虜夜引兵上至落都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爲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陿中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候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爲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數責曰語汝亡反今天

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爲兵今請欲一鬬而死可得邪充國子右曹郎中將印將期門佽飛羽林孤兒胡越騎爲支兵至令居虜並出絕轉道卬以聞有詔將八校尉與驍騎都尉金城太守合疏捕山閒虜通轉道津度初罕开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雕庫爲質充國以爲亡罪迺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天子告諸羌人犯法

者能相捕斬除罪斬大豪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錢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畧者解散虜謀徼極迺擊之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今虜朝夕爲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虜以畜產爲命皆離散兵即分出雖

不能盡誅亶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與校尉以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議充國以爲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爲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以一馬自馱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傷軍進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爲夷狄笑千載不可復而武賢以爲可奪其畜產虜

[illegible]

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先零首爲畔逆它
種劫畧故臣愚冊欲捐罕开闇昧之過隱而勿
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
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
勝安邊之策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爲先
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
可圖也上廼拜侍中樂成侯許延壽爲强弩將
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爲破羌將軍賜璽書嘉
納其冊以書勅讓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甚苦

暴露今張掖以東粟石百餘芻藁束數十轉輸
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衆不早及秋共
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多藏
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寧有利哉
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微將軍誰
不樂此者今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
人燉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
候奉世將婼月氏兵四千人亡慮萬二千人齎
三十日食以七月廿二日擊罕羌入鮮水北句

廉上去酒泉八百里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
其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
方兵並來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滅
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卬將胡越佽飛射士
步兵二校益將軍兵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
蠻夷大敗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
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
復有疑充國既得讓以爲將任兵在外便宜有
守以安國家廼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曰臣竊

[illegible]

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諭
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
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
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
明詔今先零羌楊玉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
阻石山木候便爲寇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
先擊罕釋有罪誅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
下大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
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爲燉煌酒泉寇

宜飭其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部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愚以爲不便。先零羌虜欲爲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爲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寖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爲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爲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爲明詔塡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熟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須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illegible]書報從充國計

焉。充國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解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道阨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校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虜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爲公家忠計也。語未卒，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充國病，上賜書曰將軍年老加疾，朕甚憂之。今詔破羌將軍詣屯所，爲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羌。即疾劇，留屯毋行，獨遣破虜、彊弩將軍。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中郎將卬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

之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去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嘆曰。是何言之不忠也。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糴三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耿中丞請糴百萬斛。廼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冊。羌人故敢為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邪。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于內。不可不謹。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槀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為擊之不

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田事出。賦人二十畮。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上報曰。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臣謹條不出兵留田

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墜。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示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倖。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上復賜報曰。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期日。而望期月而

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孰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筭勝少筭。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开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塹壘木樵。校聯不絕。便兵弩。飭鬬具。烽火幸通。勢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擒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它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

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埶毋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熟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惟陛下省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

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曰將軍計善其上留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彊食謹兵事自愛上以破羌強弩將軍數言當擊又用充國屯田處離散恐虜犯之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強弩出降四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卬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明年充國奏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衆人皆以破羌強弩出擊多斬首獲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為虜埶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埶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

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為後將軍衛尉其秋羌若零離留且種兒庫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玉首及諸豪弟澤陽雕良兒靡忘皆帥煎鞏黃羝之屬四千餘人降漢封若零弟澤二人為帥衆王離留且種二人為侯兒庫為君陽雕為言兵侯良兒為君靡王為獻牛時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詔舉可護羌校尉者時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充國遽起奏湯使酒不可典蠻夷不如湯兄臨衆時湯已

乃受節有詔更用臨衆病免五府復舉湯酒數醉酗羌人羌人反畔卒如充國之言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年八十六薨初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常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楊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曰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昌狂侵漢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既臨其域諭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請奮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

[illegible]

鮮陽營平守節婁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亢遂克西戎還師於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于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糾糾桓桓亦紹厥後

此篇讚壁充國之事

孫子曰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充國謂兵難險度又曰以虞待不虞者勝充國常遠斥候又曰取敵之利者貨也充國以錢誘羌令諸捕斬又曰主曰必戰無敵可也充國謂便宜有守有安國家又曰致人而不致於人充國練戰士以須其至又曰威加於敵應其交不得合充國攻先零而罕羌服又曰窮寇勿追充國緩驅先零又曰以飽待饑充國請罷三百萬斛穀羌不敢動又曰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充國以死守便宜是也

註釋評點古今名將傳卷之二

註釋評點古今名將傳卷之三

長洲陳元素孝平父評點

漢陳湯

[illegible]

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少好書。博達善屬文。家貧匄貸無節。不為州里所稱。後以薦為郎。數求使外國。久之遷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先是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于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邪單于身入稱臣朝見。郅支以為呼韓邪破弱降漢。不能自還。即西收右地。會漢發兵送呼韓邪單于。郅支由是遂西破呼偈堅昆丁令。兼三國而都之。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己。困辱漢使者江迺始等。初元四年。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願

為內附。漢遣衛司馬谷吉送之。既至。郅支單于怒。竟殺吉等。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彊。遂西奔康居。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屍。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上書言願歸計彊漢。遣子入侍。建昭二年。湯與延壽出西域。湯為人沉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每過城邑山川。常登望。既領外國。與延壽謀曰。郅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彊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毆從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猶豫不聽。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衆已集。子欲沮衆邪。延壽遂從之。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軍分行。別為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嶺經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

[illegible]

用兵當先知敵之情湯得貝色子而知郅支情勢以有功 詭言來迎郅支之入朝以屬之

係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為寇閒呼其貴人屠
墨見之諭以威信與飲盟遣去徑引行未至單
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捕得康居貴人貝色子
男開牟以為導貝色子即屠墨母之弟皆怨單
于由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
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
言願歸計彊漢身入朝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
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恐左右驚動故
未敢至城下延壽湯因責之我為單于遠來而

[illegible]郅支失[illegible]禮以責之

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何單于忽大
計失客主之禮也明日前至郅支城三里止營
敖陳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幟數百人被甲
乘城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
門魚鱗陳講習用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鬭來
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四面圍城各有
所守穿塹塞門戶鹵楯為前戟弩為後仰射城
中樓上人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從木
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夜數百

郅支自以無所往而已出復還其計窮矣

騎欲出外迎射殺之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
康居怨己為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
以無所之郅支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
來不能久攻單于乃被甲在樓上諸閼氏夫人
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諸夫人
頗死單于下騎傳戰大內夜過半木城穿中人
卻入土城乘城呼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為十餘
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夜數奔營不利輒卻
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

陳湯既克郅支而上疏報捷

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楯並入土城中單
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
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
鹵獲以畀得者凡斬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
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
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於是延壽湯上疏曰
郅支單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湯
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
明陷陳克敵斬郅支首及明王以下宜縣頭槀

陳湯以鹵獲財物拘囚上疏而得出　石顯以湯擅興師不宜加封　劉向辯湯功大宜封　[illegible]

街蠻夷邸門以示萬里明犯强漢者雖遠必誅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按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萬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司隸收繫按驗是為郅支報仇也上立出吏士既至論功石顯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議久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曰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旨倚神靈出百死入絕域斬郅支之首掃谷吉之恥萬夷慴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願守北藩累世稱臣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荊來威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

引齊桓貳師[illegible]二人之[illegible]　此言湯誣康居王侍子下獄而谷永救解

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于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今康居國強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迺封延壽為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後湯上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也按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大中大夫谷永上疏訟湯曰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側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强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

此言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所圍而陳湯料其五日必解果如期也

不可不重也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屠三重城斬郅支之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威震百蠻武暢海內漢武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為士伍後數歲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燉煌兵以自救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及百僚議數日不決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示以會宗奏湯對曰臣以為此必無可

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燉煌歷時乃至所謂報仇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奈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詘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

此皆知戰之日

軍書到言已解湯卒于長安

孫子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湯矯制發兵而漢帝不誅又曰取敵之利者貨也湯以虜獲賦與諸國又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湯謂胡兵五而當漢兵一又曰知戰之地知戰之日湯料烏孫圍兵五日必解是也

前漢馮奉世

馮奉世前使外國[illegible]中之變以節諭告諸國而[illegible]五[illegible]之伐[illegible]則[illegible]兵之[illegible]兵四萬而前進以[illegible]宜又[illegible]者之用者

馮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也以良家子選為郎昭帝時補武安長史官年三十餘歲方學春秋

涉大義讀兵法前將軍韓增奏以為軍司空令從軍擊匈奴先是時漢數出使西域多辱命不稱或貪汙為外國所苦是時烏孫大有擊匈奴之功而西域諸國新輯漢方善遇欲以安之選可使外國者前將軍增舉奉世以衛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脩城都尉宋將言莎車與旁國共攻殺漢所置莎車王萬年幷殺漢國使者奚充國時匈奴又發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於是

攻劫南道，與歃盟畔漢，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都護鄭吉、校尉司馬意皆在北道諸國間。奉世與其副嚴昌計，以為不急擊之，則莎車日強，其勢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威震西域。奉世乃罷兵以聞。宣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禮之異於它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上甚說，

下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則顓之可也。奉世功效尤著，宜加爵土之賞。少府蕭望之獨以奉世奉使有指，而擅矯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為後法。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例，以奉世為比，爭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為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為光祿大夫、水衡都尉。常惠薨，奉世代為右將軍、典屬國。永光二年秋，隴西羌彡姐旁種反，詔

召丞相韋玄成、御史大夫鄭弘、大司馬車騎將軍王接、左將軍許嘉、右將軍奉世入議。是時歲比不登，四方饑饉，朝廷方以為憂，而遭羌變。玄成等漠然莫有對者。奉世曰：羌虜近在境內背畔，不以時誅，亡以威制遠蠻。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往者數不料敵，而師至于折傷，再三發軵而曠日煩費，威武虧矣。今反虜無慮二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

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兩將軍皆以為民方收斂時，未可多發，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饑饉，士馬羸耗，守戰之備久廢不簡，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而羌首難。今以萬人分屯數處，虜見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和，相煽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非財幣所能解也。故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

利害相萬也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騎以將屯爲名典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爲偏裨到隴西分屯三處典屬國爲右軍屯白石護軍都尉爲前軍屯臨洮奉世爲中軍屯首陽西極上前軍到降同阪先遣校尉在前與羌爭地利又別遣校尉救民於廣陽谷羌虜甚多皆爲所破殺兩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以決事書奏天子大爲發兵六萬餘人拜太常

弋陽侯任千秋爲奮武將軍以助焉奉世上言願得其衆不須煩大將因陳轉輸之費上於是以璽書勞奉世且讓之曰皇帝問將兵右將軍甚苦暴露羌虜侵邊境殺吏民甚逆天道故遣將軍帥士大夫行天誅以將軍材質之美奮精兵誅不軌百下百全之道也今乃有畔敵之名大爲中國羞以昔不閑習之故邪以恩厚未洽信約不明也朕甚怪之且兵凶器也必有成敗者患策不豫定料敵不審也故復遣奮武將軍

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所以揚威武參計策將軍又何疑焉夫愛吏士得衆心舉而無悔擒敵必全將軍之職也若乃轉輸之費則有司存將軍勿憂須奮武將軍兵到合擊羌虜十月兵畢至隴西十一月並進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上曰羌虜破散創艾亡逃出塞其罷吏士頗留屯田備要害處明年二月奉世還京師更爲左將軍其後錄功賜奉世爵關內侯後歲餘奉世病卒居爪牙官前後十年爲折

衝宿將功名次趙充國奉世死後二年西域都護甘延壽以誅郅支單于封爲列侯杜欽上疏追訟奉世前功曰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左將軍奉世以衛候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議者以奉世奉世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得侯今阿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爲列侯臣愚以爲比罪則郅支薄量敵則莎車

鄧禹沈深有[illegible]師行有紀定河東[illegible]關中[illegible]

衆用師則奏世筭計勝則奉世爲功於邊境安慮敗則延壽爲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願下有司議上以先帝時事不復錄

孫子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奉世矯制發兵而漢帝議封又曰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奉世謂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即決利害相萬又曰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惑奉世以謂不須煩大將是也

後漢鄧禹

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更始立豪傑多薦舉禹禹不肯從及聞光武安集河北即仗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歡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光武曰即如是何欲爲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効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光武笑因留宿禹進說曰諸將皆庸人崛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

[illegible]延攬英雄務悅民心即蕭何舉賢[illegible]之[illegible]之許也

[illegible]記光武任禹西征之事

夕自快而已非有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爲天下所向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爲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因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時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禹每有所舉者皆當其才光武以爲知人及赤眉西入關更始王匡成丹劉均以拒之光武籌赤眉必破長安欲乘釁并關中而方自是山東未知所寄以禹沈深有大度故授以西討之略乃拜爲前將軍持節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令自選偏裨以下可與俱者建武元年禹自箕關將入河東河東都尉守關不開禹攻十日破之獲輜重千餘乘進圍安邑數月未能下更始大將軍樊參將數萬人度大陽欲攻禹禹遣諸將逆擊於解南大破之斬參首王匡成丹劉均等合軍十餘萬復共擊禹禹軍不利會日暮戰罷諸將見兵勢已摧皆勸禹夜去禹不聽明

月癸亥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更理兵勒衆明旦匡悉軍出攻禹禹令軍中毋得妄動旣至營下因傳發諸將鼓而並進大破之匡等皆棄軍亡走禹率輕騎急追獲劉均遂定河東光武即位使使者持節拜禹爲大司徒封爲酇侯禹時年二十四是時三輔連覆敗赤眉所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尅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携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駐節以勞來之父老童稚

垂髮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帝嘉之數賜書褒美諸將豪傑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富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弊乃可圖也於是引軍北至栒邑禹所到擊破赤眉別將諸營堡郡邑皆開門歸

附帝以關中未定而禹久不進兵下勑曰司徒堯也亡賊桀也長安吏人遑遑無所依歸宜以時進討鎮慰西京繫百姓之心禹猶執前意遣馮愔宗歆守栒邑二人爭權相攻愔遂殺歆因反擊禹禹遣使以聞帝帝問使人愔所親愛爲誰對曰護軍黃防帝度愔防不能久和勢必相忤因報禹曰縛馮愔者必黃防也乃遣尚書宗廣持節降之後月餘防果執愔將其衆歸罪時赤眉西走扶風禹乃南至長安軍昆明池大饗

士卒率諸將齋戒擇吉日修禮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遣使奉詣洛陽因循行園陵爲置吏士奉守焉禹引兵與延岑戰於藍田不克復就穀雲陽自馮愔反後禹威稍損又乏食歸附者離散而赤眉復還入長安禹與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饑餓者皆食棗菜帝乃召禹還敕曰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捶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禹慙於受任而功不遂數以饑卒徼戰輒不利後與車騎將軍鄧洪擊赤眉遂爲所

敗衆皆死散獨與二十四騎還詣宜陽延岑與秦豐寇順陽閒與禹護復漢將軍鄧曄擊破岑於鄧追至武當復破之岑奔漢中餘黨悉降十三年天下平定封禹爲高密侯薨

孫子曰雜於利而務可伸禹因賊不出而更得理兵又曰修道而保法禹師行有紀而降者日衆又曰軍有所不攻禹不攻長安以避其銳是也

後漢寇恂

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也初爲郡功曹太守耿況甚重之王莽敗更始立使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爵位恂從耿況迎使者於界上況上印綬使者納之一宿無還意恂勒兵入見使者就請之使者不與曰天王使者功曹欲脅之邪恂曰非敢脅使君竊傷計之不詳也今天下初定國信未宣使君建節銜命以臨四方郡國莫不延頸傾耳望風歸命今始至上谷而先墮大信何以號令它郡乎且耿府君在上谷久爲吏

人所親今易之得賢則造次未安不賢則祇更生亂爲使君計莫若復之以安百姓使者不應恂叱左右以使者命召況況至恂進取印綬帶況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詔之況受而歸及王郎起遣將徇上谷急發況兵恂說況曰邯鄲拔起難可信向大司馬劉公尊賢下士士多歸之可攀附也況曰邯鄲方盛力不能獨拒如何恂對曰今上谷完實控弦萬騎請東約漁陽齊心合衆邯鄲不足圖也況然之乃遣恂到漁陽結謀彭寵恂還至昌平襲擊邯鄲使者殺之奪其軍遂與況子弇等俱南及光武於廣阿拜恂爲偏將軍數與鄧禹謀議禹奇之光武南定河內而更始大司馬朱鮪等盛兵據洛陽又并州未安光武難其守問於鄧禹曰諸將誰可使守河內者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光武謂恂曰河內完富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堅守轉運給足

軍糧率吏士馬防遏乞兵勿令北渡而已光武於是復北征燕代恂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伐淇園之竹爲矢百餘萬養馬二千匹收租四百萬斛轉以給軍朱鮪聞光武北而河內孤使討難將軍蘇茂副將賈強將兵三萬餘人度鞏河攻溫檄書至恂即勒軍馳出並移告屬縣發兵會於溫下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度河前後不絕宜待衆軍畢集乃可出也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偏將軍

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士馬四集幡旗蔽野恂乃令士卒乘城鼓譟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恂因奔擊大破之追至洛陽遂斬賈強茂兵自投河死者數千生獲萬餘人恂與馮異過河而還自是洛陽震恐城門晝閉時光武傳聞朱鮪破河內有頃恂檄至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諸將軍賀因上尊號於是即位時軍食急乏恂以輦車驪駕轉輸前後不絕尚書升斗以稟百官帝數策書勞問恂同門生

茂陵董崇說恂曰上新即位四方未定而君侯以此時據大郡內得人心外破蘇茂威震鄰敵功名發聞此讒人側目怨禍之時也昔蕭何守關中悟鮑生之言而高祖悅今君所將皆宗族昆弟也無乃當以前人爲鑒戒恂然其言稱疾不視事帝將攻洛陽先至河內恂求從軍帝曰河內未可離也數固請不聽乃遣兄子寇張姊子谷崇將突騎願爲軍鋒帝善之皆以爲偏將軍潁川人嚴終趙敦聚衆萬餘與密人賈期連

兵爲寇拜恂潁川太守與破姦將軍侯進俱擊之數月斬期首郡中悉平定封恂雍奴侯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恂捕得戮之於市復以爲恥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今爲其所陷大丈夫豈有懷侵怨而不決之者乎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區區之趙尚有此義吾安可

以忘之乎乃勑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乃出迎於道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召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鬭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恂歸潁川遣使者即拜爲汝南太守盜賊清靜郡中無事恂素好學乃修鄉校教生徒聘能爲左氏春秋者親受學焉代朱浮爲執金吾從車駕擊隗囂而潁川盜賊羣起帝乃引軍還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恂對曰潁川剽輕聞陛下遠踰阻險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相詿誤耳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即日車駕南征而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初隗囂將高峻擁兵萬人據高平第一及囂死峻據高平堅守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圍之一歲不拔帝自征之進

此記恂威服潁川之事

此記恂招降高峻之事

軍及汧峻猶不下帝議遣使降之乃謂恂曰爲吾行也若峻不即降引耿弇等五營擊之恂奉璽書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文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彊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常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獨享之乎時人歸其長者以爲有宰相器卒

奪其謀主則不得不降矣

此攻心之法亦取勢之法

孫子曰三軍可奪氣恂揚言劉公兵至而敵陳動又曰軍無糧食則亡恂轉輸不絕以繼軍食又曰上兵伐謀恂斬使降城是也

後漢馮異

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也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光武爲司隷校尉道經父城異開門奉牛酒迎光武以異爲主簿及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晨夜草舍至饒陽蕪蔞亭時天寒冽衆皆饑疲異上豆粥明旦光武謂諸將曰昨得公孫豆粥饑寒俱解及至南宮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旁空舍異抱薪鄧禹爇火光武對竈燎衣異復進麥飯菟肩因復渡滹沱河至信都使異別收河間兵還拜偏將軍從破王郎封應侯異爲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爲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屛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及破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隷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多之時更始遣舞陰王李軼大司馬朱鮪將兵號三十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光武將北徇燕趙以魏郡河內獨不逢兵而城邑完倉廩實乃拜寇恂

爲河內太守異爲孟津將軍統二郡軍河上與恂合勢以拒朱鮪等異乃遺李軼書曰愚聞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昔微子去商而入周項伯畔楚而歸漢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彼皆畏天知命覩存亡之符見廢興之事故能成功於一時垂業於萬世也苟令長安尚可扶助延期歲月疏不間親遠不踰近季文豈能居一隅哉今長安壞亂赤眉臨郊大臣乖離紀綱已絶蕭王經營河北英俊雲集百姓風靡雖邠岐慕周不足以喩季文誠能覺悟成敗亟定大計轉禍爲福在此時矣如猛將長者嚴兵圍城雖有悔恨亦無及已軼乃報異書曰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唯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人軼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因此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河南成皐已東十三縣武勃將萬餘人與異戰於士鄉下異斬勃獲首五千餘級軼又閉門不救異見其信効具以奏聞光武故宣露

軼書令朱鮪知之鮪怒遂使人刺殺軼由是城中乖離多有降者建武二年春定封異陽夏侯時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衆大司徒鄧禹不能定乃遣異代禹討之勑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鬭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勑無爲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異與赤眉遇於華陰相拒六十餘日

戰數十合降其將劉始王宣等五千餘人三年春遣使者即拜異爲征西大將軍會鄧禹率車騎將軍鄧洪等引歸與異相遇禹洪要異共攻赤眉異曰異與賊相拒且數十日雖屢獲雄將餘衆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澠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洪不從洪遂大戰移日赤眉佯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饑爭取之赤眉引還擊洪洪軍潰亂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卻異以士卒饑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爲所敗死傷者三千餘人禹得脫歸宜陽異棄馬步走上回谿阪與麾下數人歸營復堅壁收其散卒招集諸營堡數萬人與賊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裁出兵以救之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之降男女八萬人餘衆尚十餘萬東走宜

陽降璽書勞異曰赤眉破平吏士勞苦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方論功賞以荅大勳異自以久在外不自安上書思慕闕廷願親帷幄帝不許後人有上章言異專制關中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爲咸陽王帝使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謝曰臣受任方面以立微功皆自國家謀慮愚臣無所能及臣伏自思惟以詔勑戰攻每輒如意時以私心斷決未嘗不有悔臣以遭遇託身聖明在傾危溷

振之中尚不敢過差而况天下平定上尊下卑而臣爵位所蒙巍巍不測乎誠冀以謹勅遂自終始見所示臣章戰慄怖懼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六年春異朝京師引見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詔曰倉卒蕪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後諸將爲隗囂所敗乃詔異軍栒邑未及至隗囂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因分遣巡取栒邑異即馳兵欲先據之諸將皆曰虜兵盛而新乘勝不可與爭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略異曰虜兵臨境忸忕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栒邑三輔動搖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數十里大破之

異後病發薨於軍

孫子曰親而離之異致書李軼以間朱鮪又曰亂而取之異變服相亂而勝赤眉又曰先處戰地以待敵者逸異先據栒邑以待行巡又曰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異偃旗卧鼓而敵不知是也

後漢岑彭

岑彭字君然南陽棘陽人也漢兵起攻拔棘陽彭歸宛與嚴悅共城守漢兵攻之數月城中糧盡人相食彭乃與說舉城降諸將欲誅之大司徒伯升曰彭郡之大吏執心堅守是其節也今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以勸其後更始乃封彭爲歸德侯令屬伯升及伯升遇害彭復爲大司馬朱鮪校尉會光武徇河內彭因進說曰今赤眉入關更始危殆權臣放縱矯稱詔制道路阻塞四方蜂起羣雄競逐百姓無所歸命切聞大王平河北開王業此誠皇天佑漢士人之福也彭幸蒙司徒公所見全濟未有報德旋被

此下叙其招降朱鮪之事

禍難承恨於心今復遭遇願赤身自効光武深接納之更始大將軍呂植將兵屯淇園彭說降之於是拜彭爲刺姦大將軍從平河北光武即位拜彭廷尉行大將軍事與吳漢等圍洛陽數月朱鮪等堅守不肯下帝以彭嘗爲鮪校尉令往說之鮪在城上彭在城下相勞苦歡語如平生彭因曰彭往者得執鞭侍從蒙薦舉拔擢常思有以報恩今皇帝受命平定燕趙盡有幽冀之地百姓歸心賢俊雲集親率大兵來攻洛陽天下之事逝其去矣公雖嬰城固守將何待乎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彭還具言於帝帝曰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鮪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趣索欲上鮪見其誠即許降後五日鮪將輕騎詣彭乃面縛與彭俱詣河陽帝即解其縛召見之復令彭夜送鮪歸城明旦悉其衆出降拜鮪爲平狄將軍封扶

此又叙其[illegible]

溝侯南郡人秦豐據黎兵自稱楚黎王遷彭征南大將軍令率傅俊臧宮劉宏等三萬餘人南擊秦豐拔黃郵豐與其大將蔡宏拒彭等於鄧數月不得進帝怪以詰彭彭懼於是夜勒兵馬申令軍中使明旦西擊山都乃緩所獲虜令得逃亡歸以告豐豐即悉其軍西邀彭彭乃潛兵渡沔水擊其將張楊於河頭山大破之從川谷間伐木開道直襲黎丘擊破諸屯兵豐聞大驚馳歸救之彭與諸將依東山爲營豐與蔡宏夜

此段叙其從征隗囂公孫述之事

攻彭彭豫爲之備出兵逆擊之豐敗走追斬蔡宏更封彭爲舞陰侯彭從車駕破天水與吳漢圍隗囂於西城時公孫述將李育將兵救囂守上邽帝留蓋延耿弇圍之而車駕東歸勑彭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若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鬚爲白彭遂壅谷水灌西城未沒丈餘囂將行巡周宗將蜀救兵到囂得出還冀漢軍食盡燒輜重引兵下隴延弇亦相隨而退囂出兵尾擊諸營彭殿爲後拒

諸將能全師東歸後公孫述遣其將任滿田戎程汎將數萬人拔夷道夷陵據荊門虎牙橫江水起浮橋關樓立攢柱絕水道結營山上以拒漢兵彭數攻之不利於是裝直進樓船冒突露橈數千艘彭與吳漢發南陽武陵南郡兵又發桂陽零陵長沙委輸棹卒凡六萬餘人騎五千匹皆會荊門吳漢以三郡棹卒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爲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荊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爲重而已彭乃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魯奇應募而前時大風狂急魯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攢柱鉤不得去奇等乘勢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彭復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斬任滿生獲程汎而田戎亡保江州彭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彭見諸耆老爲言大漢哀愍巴蜀久見虜役故興師遠伐以討有罪爲人除害

讓不受其牛酒百姓大悅爭開門降彭到江州以田戎食多難卒拔留馮駿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攻破平曲公孫述使其將延岑呂鮪王元及其弟恢悉兵拒廣漢及資中又遣將侯丹率二萬餘人拒黃石彭乃多張疑兵使護軍楊翕與臧宮拒延岑等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泝都江而上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彭所營地名彭亡聞而惡之欲徙會日暮蜀刺客詐爲亡奴降夜刺殺彭彭首破荊門長驅武陽持軍整齊秋毫無犯

孫子曰近而示之遠彭申令西擊而潛兵襲涪又曰神乎神乎至於無聲彭軍忽至而蜀地震駭是也

○後漢賈復

賈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也少好學習尚書事舞陰李生李生奇之謂門人曰賈君之容貌志氣如此而勤於學將相之器也王莽末為縣掾迎鹽河東會遇盜賊等輩十餘人皆放散其鹽復獨完以還縣縣中稱其信光武在河北復因鄧禹得召見光武奇之禹亦稱有將帥節於是以復為破虜將軍督盜賊復馬羸光武解左驂以賜之從擊青犢於射犬大戰至日中賊陳堅不卻光武傳召復曰吏士皆飢可且朝飯復曰先破之然後食耳於是被羽先登所向皆靡賊乃敗走諸將咸服其勇又北與五校戰於真定大破之復傷創甚光武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為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病尋愈追及光武於薊相見甚歡大饗士卒令復居前擊鄴賊破之光武即位拜為執金吾封冠軍侯更始偃王尹尊及諸大將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帝召諸將議兵事未有言沉吟久之乃以檄叩地曰郾最彊宛為次誰當擊之復率然對曰臣

請擊郾帝笑曰執金吾擊郾吾復何憂大司馬當擊宛遂遣復擊郾連破之月餘尹尊降盡定其地復從征伐未嘗喪敗數與諸將潰圍解急身被十二創帝以復敢深入希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常自從之故復少方面之勳諸將每論功自伐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定封膠東侯復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眾京師乃與高密侯鄧禹並剽兵甲敦儒學帝深然之朱祜等薦復宜為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建武三十一年卒

孫子曰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復常輕敵而光武不令別將又曰擇人而任之復請擊郾而光武以謂吾復何憂是也

○後漢吳漢

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也王莽末以賓客犯法乃亡命至漁陽聞光武長者獨欲歸之乃說太

守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
合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此一時之功也寵
以為然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乃辭出
止外亭念所以譎衆未知所出望見道中有一
人似儒生者漢使人召之為具食問以所聞生
因言劉公所過為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者實
非劉氏漢大喜即詐為光武書移檄漁陽使生
齎以詣寵令具以所聞說之漢隨後入寵甚然
之於是遣漢將兵與上谷諸將并軍而南所至

擊斬王郎將帥及光武於廣阿拜漢為偏將軍
既拔邯鄲賜號建策侯漢為人質厚少文造次
不能以辭自達鄧禹及諸將多知之數相薦舉
及得召見遂見親信常居門下光武將發幽州
兵夜召鄧禹問可使行者禹曰間數與吳漢言
其人勇鷙有智謀諸將鮮能及者即拜漢大將
軍持節北發十郡突騎更始幽州牧苗曾聞之
陰勒兵勑諸郡不肯應調漢乃將二十騎先馳
至無終曾以漢無備出迎於路漢即撝兵騎收

曾斬之而奪其軍北州震駭城邑莫不望風靡
從遂悉發其兵引而南與光武會清陽諸將望
見漢還士馬甚盛皆曰是寧肯分兵與人邪及
漢至幕府上兵簿諸將人人多請之光武曰屬
者恐不與人今所請又何多也諸將皆慙初更
始遣尚書令謝躬率六將軍攻王郎不能下會
光武至共定邯鄲而躬裨將虜掠不相承稟光
武深忌之雖俱在邯鄲遂分城而處然每有以
慰安之躬勤於職事光武常稱曰謝尚書真吏

也故躬不自疑既而率其兵數萬還屯於鄴時
光武南擊青犢謂躬曰我追賊於射犬必破之
尤來在山陽者埶必當驚走若以君威力擊此
散虜必成擒也躬曰善及青犢破而尤來果北
走隆慮山躬乃留大將軍劉慶魏郡太守陳康
守鄴自率諸將軍擊之窮寇死戰其鋒不可當
躬遂大敗死者數千人光武因躬在外乃使漢
與岑彭襲其城漢先令辯士說陳康康然之於
是康收劉慶及躬妻子開門內漢等及躬從隆

慮歸郭，不如康已反之。乃與數百騎輕入城。漢伏兵收之，手擊殺躬。其衆悉降。光武北擊羣賊，漢常將突騎五千爲軍鋒，數先登陷陣。及河北平，漢與諸將奉圖書上尊號。光武即位，拜爲大司馬。建武二年，擊檀鄉賊於鄴東漳水上，大破之，降者十餘萬人。帝使使者璽書定封漢爲廣平侯。率驃騎大將軍杜茂、強弩將軍陳俊等圍蘇茂於廣樂。劉永將周建別招聚收集得十餘萬人救廣樂。漢將輕騎迎與之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臥，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裹創而起，椎牛饗士，令軍中曰：賊衆雖多，皆劫掠羣盜，勝不相讓，敗不相救，非有仗節死義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諸君勉之。於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旦日建茂出兵圍漢。漢選四部精兵黃頭吳河等，及烏桓突騎三千餘人，齊鼓而進。建軍大潰，反還奔城。漢長驅追擊，爭門並入，大破之。茂建突走。漢留杜茂陳俊等守廣樂，自將兵助蓋延圍劉永於睢陽。永既死，二城皆降。而屬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諸將爭欲攻之，漢不聽，曰：使鬲反者，皆守長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長，而使人謝城中。五姓大喜，即相率歸降。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衆所及也。冬，漢又率建威大將軍耿弇、漢中將軍王常等擊富平、獲索二賊於平原。賊率五萬餘人夜攻漢營，軍中驚亂。漢堅臥不動，有頃乃定。即夜發精兵出營突擊，大破其衆，因追討餘黨，遂至無鹽，進擊勃海，皆平之。八年，從車駕上隴。遂圍隗囂於西城。帝敕漢曰：諸郡甲卒但坐費糧食，若有逃亡，則沮敗衆心，宜悉罷之。漢等貪并力攻囂，遂不能遣，糧食日少，吏士疲役，逃亡者多。故公孫述救至，漢遂退敗。十一年春，與公孫述將魏黨、公孫永戰於魚涪津，大破之，遂圍武陽。述遣子婿史興將五千人救之。漢迎擊興，盡殄其衆，因入犍爲界。諸縣皆城守。漢乃進軍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

帝戒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
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
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
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爲營作浮
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
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讓漢曰比敕公千條
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
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
尚尚破公即敗矣幸無它者急引兵還廣都詔
書未到述果使其將謝豐袁吉將衆十許萬分
爲二十餘營并出攻漢使別將萬餘人劫劉尚
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
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吾與諸君踰越險阻
轉戰千里所在斬獲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
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勢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
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
爲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
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

日不出乃多立旛旗使煙火不絶夜銜枚引兵
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
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斬
謝豐袁吉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
上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
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
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
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尅遂軍
於其郭中述自將數萬人出城大戰漢使護軍
高午唐邯將數萬銳卒擊之述兵敗走高午奔
陳刺述殺之旦日城降斬述首傳送洛陽漢性
强力每從征伐帝未安常側足而立諸將見戰
陳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
厲器械激揚吏士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爲還
言方修戰攻之具歎曰吳公差强人意隱若一
敵國矣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即引道初無辦嚴
之日故能常在職以功名終及在朝廷斤斤謹
質形於體貌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

眞之曰軍帥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
盡以分與昆弟在家二十一年薨
孫子曰殺敵者怒也漢激怒軍士而破建軍
又曰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漢收守長而降五
姓又曰軍無糧食則亡漢兵食少而退敗又
曰我專而敵分漢與劉尚分屯而光武大驚
是也

○後漢耿弇

破步之勝兵今軍以奇論

耿弇字伯昭扶風茂陵人也父況以明經爲郎

致勝

弇少好學習父業常見郡尉試騎士建旗鼓肄
馳射由是好將帥之事及光武在盧奴乃馳北
上謁光武留爲門下吏及光武即位封好畤侯
建武五年詔弇進討張步弇悉收集降卒結部
曲置將吏率騎都尉劉歆太山太守陳俊引兵
而東張步聞之乃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又
分兵屯祝阿別於泰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弇

攻祝阿而令人得以奔鍾城者使成敗鍾城人也

弇渡河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未中而拔之故開
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破
潰大恐懼遂空壁亡去費邑分遣弟敢守拒望
弇進兵先脅巨里使多伐林木揚言以塡塞阬
塹數日有降者言邑聞弇欲攻巨里謀來救之
弇乃嚴令軍中趣修攻具宣勅諸部後三日當
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亡歸歸者以弇
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
弇喜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邑耳
今來適其所求也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
兵上岡阪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陣斬邑既而收

[illegible]

破費邑而斬之

首級以示巨里城中城中兇懼費敢悉衆亡歸
張步弇復收其積聚縱兵擊諸未下者平四十
餘營遂定濟南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
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
四十里弇進軍畫中外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
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
勅諸校會後五日攻西安藍聞之晨夜儆守至
期夜半弇勅諸將皆蓐食會明至臨淄城護軍
荀梁等爭之以爲宜速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

張步使西安而又會兵臨淄亦出其不意也遂拔臨淄而擊走西安之張藍

聞吾欲攻之，日夜爲備。臨淄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淄即西安孤，張藍與步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卒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軍遂奔臨淄，并兵合勢，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閒，不戰而困。諸君之言，未見其宜。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懼，遂將其衆亡歸劇。弇乃令軍中無得妄掠劇下，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聞大笑曰：以尤來大彤十餘萬衆，吾皆即其營而破之。今大耿兵少於彼，又皆疲勞，何足懼乎。乃與三弟藍、洪、壽及故大彤渠帥重異等兵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弇。弇先出淄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弇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步氣盛，直攻弇營，與劉歆等合戰。弇升王宮壞臺望之，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弇股，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

引兵歸小城而示之弱誘敵[illegible]攻張步而斃之也

罷。弇明日復勒出。是時帝在魯，聞弇爲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城中溝塹皆滿。弇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爲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八九十里僵尸相屬，收得輜重二千餘兩。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淄自勞軍，羣臣大會。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勍敵，其功乃難於信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又曰：横烹酈生，及田横降，高帝詔衛尉不聽爲仇。張步前亦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又事尤相類也。弇因復追步，步奔平壽，乃肉袒負斧鑕於軍門。弇傳步詣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立十二郡

此亦見其事[illegible]盡恥

此光武[illegible]耿弇

此光武招降張步

旗鼓令部兵各以郡人詣旗下。衆尚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鄉里。弇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齊地悉平。振旅還京師。弇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每有四方異議。輒召入問籌策。永平元年卒。

孫子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弇逼巨里而致費邑。又曰。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弇攻西安而拔臨淄是也。

後漢耿恭

（恭爲將有料計亦有大節）

耿恭。字伯宗。慷慨多大畧。有將帥才。騎都尉劉張出擊車師。請恭爲司馬。與奉車都尉竇固及從弟駙馬都尉秉破降之。始置西域都護戊己校尉。乃以恭爲戊己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謁者關寵爲戊己校尉。屯前王柳中城。屯各置數百人。恭至部。移檄烏孫。示漢威德。大昆彌以下皆歡喜。遣使獻名馬。願遣子入侍。恭乃發使齎金帛。迎其侍子。明年北單于遣左鹿蠡王二萬騎擊車師。恭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道逢匈

奴騎多。皆爲所殁。匈奴遂破殺後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乘城搏戰。以毒藥傅矢。傳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因發彊弩射之。虜中矢者視創皆沸。遂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乃引兵據之。匈奴復來攻恭。恭募先登數千人直馳之。胡騎散走。匈奴遂於城下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爲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出不意。以爲神明。遂引去。時焉耆龜茲攻殁都護陳睦。北虜亦圍關寵於柳中。車師復畔。與匈奴共攻恭。恭厲士衆擊走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煑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復遣使招恭曰。若

降者當封爲白屋王妻以女子。恭乃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委諸城上虜官屬望見號哭而去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初關寵上書求救時肅宗新即位乃詔公卿會議司空第五倫以爲不宜救司徒鮑昱議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死難之臣誠令權時後無邊事可大匈奴如後犯塞爲寇陛下將何以使將又三部兵人裁各數千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盡力之効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多其旛幟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閒足還入塞帝然之遣段彭與謁者王蒙皇甫援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餘人會柳中擊車師攻交河城北虜驚走車師復降會關寵已歿蒙等聞之便欲引兵還先是恭遣軍吏范羌至敦煌迎兵士寒服羌因隨王蒙軍俱出塞羌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遇大雪丈餘軍僅能

至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爲虜來大驚羌乃遙呼曰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虜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饑困發疏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歿至玉門唯餘十三人衣屨穿決形容枯槁中郎將鄭衆爲恭已下洗沐易衣冠上疏曰耿恭以單兵固守孤城當匈奴之衝對數萬之衆連月踰年心力困盡鑿山爲井煮弩爲糧出於萬死無一生之望前後殺傷醜虜數千百計卒全忠勇不爲大漢恥恭之節義古今未有宜蒙顯爵以厲將帥及恭至雒陽鮑昱奏恭節過蘇武宜蒙爵賞於是拜爲騎都尉范羌爲共丞金城隴西羌反恭上疏言方畧詔召入問狀乃遣恭副車騎將軍馬防討西羌初恭出隴西上言竇融昔在西州甚得羌胡腹心今大鴻臚固即其子孫前擊白山功冠三軍宜奉大使鎮撫涼部令車騎將軍防屯軍漢陽以爲威重由是大忤於防及防還監營謁者李譚承旨奏

北記恭因忤馬防而被讒

恭不發軍事。被詔怨望。免官卒。

孫子曰兵以詐立恭以毒藥傅矢而謂漢家箭神又曰出其不意恭揚水以示虜而解圍是也

註釋評點古今名將傳卷之三

註釋評點古今名將傳卷之四

長洲陳元素孝平甫評釋

漢　王霸　　漢　臧宮

漢　祭遵　　漢　馬援

漢　班超　　漢　虞詡

漢　皇甫規　　漢　張奐

漢　段紀明　　漢　皇甫嵩

後漢王霸

王霸字元伯。潁川潁陽人也。光武爲大司[illegible]霸爲功曹令史。及王郎起。光武在薊。郎移[illegible]光武。光武令霸至市中募人。將以擊郎。市[illegible]大笑舉手揶揄之。霸慚懅而還。光武卽南[illegible]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及至滹沱河。候吏還曰。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官屬大懼。光武令霸往視之。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還。卽詭曰。冰堅可渡。官屬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河冰亦合。乃令霸護渡。未畢數騎而冰解。光武謂霸曰。安吾衆得濟免者。卿之力也。霸謝曰。皆我公至德。神靈之祐。雖武王白魚之應。無以加此。光武謂官屬曰。王霸權以濟事。殆天瑞也。常與臧宮傅俊北營。霸獨善撫士卒。死者脫衣以斂之。傷者躬親以養之。光武卽位。以霸曉兵愛士。可獨任。拜爲偏將軍。并將臧宮傅俊兵。而以宮俊爲騎都尉。建武二年。更封富波侯。帝使霸與捕虜將軍馬武東討周建於垂惠。蘇茂將五校兵四千餘人救建。而先遣精騎遮擊馬武軍糧。武往救之。建從城中出兵來擊武。武恃霸之援。戰不甚力。爲茂建所敗。武軍奔過霸營。大呼求救。霸曰。敵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虜與吾相恃。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衆疲勞。吾乘其弊。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路潤等數十人斷髮請戰。霸知士心銳。乃開營後出精銳。襲其背。茂建前後

（眉批）從龍之用兵善撫士卒此

（眉批）讖恢復所謂奇且策得者

（眉批）雖[illegible]冰堅可成[illegible]韓信背水之陣之意欲人致死力也及至可承亦合此固天時亦有天心存焉

（眉批）[illegible]霸善撫士卒而獨任之

（眉批）軍卒中有深見

（眉批）此救援之妙方凡用兵者宜知之

（眉批）此正乘其弊而克之

受敵驚亂敗走霸武各歸營賊復聚衆挑戰霸堅臥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切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茂建旣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茂建遁去誦以城降時盧芳與匈奴烏桓連兵寇盜尤數緣邊愁苦詔霸將弛刑徒六千餘人與杜茂治飛狐道堆石布土築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凡與匈奴烏桓大小數百戰頗識邊事數上書言宜與匈奴結和親又陳委輸可從溫水漕以省陸轉輸之勞事皆施行封淮陵侯永平二年以病卒

霸深識賊情大得不戰屈人之道若謂茂建遁去則又其天幸也

與匈奴和親從溫水漕運一失而一得

孫子曰能愚士卒之耳目霸詭言氷合而得濟

又曰不得已則鬭霸不救馬武而使之力戰

又曰屈人之兵而非戰霸閉營休士而屈茂建是也

後漢臧宮

臧宮字君翁潁川郟人也從光武征戰諸將多誦其勇光武察宮勤力少言甚親納之及至河北以為偏將軍從破羣賊數陷陳卻敵光武即位以為侍中騎都尉建武十一年將兵至中盧屯駱越是時公孫述將田戎任滿與征南大將軍岑彭相拒於荊門彭等戰數不利越人謀畔從蜀宮兵少力不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宮夜使鋸斷城門限令車聲回轉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聞車聲不絕而門限斷相告以漢兵大至其渠帥乃奉牛酒以勞軍宮陳兵大會擊牛釃酒饗賜慰納之越人由是遂安宮與岑彭等破荊門岑彭下巴郡使宮將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曲公孫述將延岑盛兵於沅水時宮衆多食少轉輸不至而降者皆欲散畔郡邑復更保聚觀望成敗宮欲引還恐為所反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宮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左步右騎

授宮兼領以服越人備制以豐延岑一事起其饑蠹不可剛毅輩甚降成都城下宮將定其功後任可以為雄將也

因越人不安乃取械夜斷門限而回轉車聲越人遂以從兵大至而宮竟藉此是捷人耳目也

因降者散散乃矯制以官馬自益又多張旗幟登鼓

乃其大者以恐其守兵次[illegible]而漢易破之此乘其懈惰而動也

挾船而行。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軍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宮因縱擊大破之。斬首溺死者萬餘人。水爲之濁流。延岑奔成都。其衆悉降。盡獲其兵馬珍寶。自是乘勝追北。降者以十萬數。軍至平陽鄉。蜀將王元舉衆降。進拔綿竹。破涪城。斬公孫述弟恢。復攻拔繁郫。時大司馬吳漢亦乘勝進營逼成都。宮連屠大城。兵馬旌旗甚盛。乃乘兵入小雄郭門。歷成都城下。至吳漢營。飲酒。宮會漢見之甚歡。謂宮曰。將軍向者經虜城

[illegible]賊不敢追此[illegible]

下。震揚威靈。風行電照。然窮寇難量。還營願從他道矣。宮不從。復路而歸。賊亦不敢近之。進軍咸陽門。與吳漢并滅公孫述。帝以蜀地新定。拜宮爲廣漢太守。封酇侯。十九年。妖巫維汜弟子單臣傅鎮等。復妖言相聚。入原武城。劫吏人。自稱將軍。於是遣宮將北軍及黎陽營數千人圍之。賊穀食多。數攻不下。士卒死傷。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略。皆曰。宜重其購賞。時顯宗爲東海王。獨對曰。妖巫相劫。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

偏圍令賊得逃此圍師必闕之法

此宮兩因匈奴恃嬴彼乘時伐之而光武首不從

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爾。宜小挺緩。令得逃亡。逃亡則一亭長足以禽矣。帝然之。即敕宮撤圍緩賊。賊衆分散。遂斬臣鎮等。宮還。遷城門校尉。宮以謹信質樸。故常見任用。後匈奴饑疫。自相分爭。帝以問宮。宮曰。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二十七年。宮乃與馬武上書曰。匈奴貪利。無有禮信。[illegible]稽首。安則侵盜。緣邊被其毒痛。中國[illegible]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疫困之力。不當[illegible]

言欲乘北虜之敝而發兵滅之帝引黃石之言以止之得王者度

一郡。福不再來。時或易失。豈宜固守文德而[illegible]武事乎。令喻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illegible]西四郡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

戒必敗令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懼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

孫子曰形之敵必從之宮令車聲不絕而敵疑漢兵大至又曰晝戰多旌旗宮多張旗幟登山鼓譟而敵震恐又曰圍師必闕[illegible]緩賊而斬臣鎮又曰非危不戰宮欲[illegible]光武以謂不如息人是也

祭遵殺舍中兒是能執法[illegible]擊斬張滿[illegible]用兵而[illegible]民其[illegible]身取士甚有古名將風

後漢祭遵

祭遵字弟孫潁川潁陽人也光武破王尋等還過潁陽遵以縣吏數進見署為門下吏從征[illegible]北為軍東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怒命收遵時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令遵奉法不避是敎令所行也光武乃貰之以為剌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拜征虜將軍定封潁陽侯南擊弘農厭新柏華蠻中賊弩中遵口洞出流血衆見遵傷稍引退遵呼叱止之士卒戰皆自倍遂大破之時新城蠻中山賊張滿屯結險隘為人害詔遵攻之遵絕其糧道滿數挑戰遵堅壁不出而厭新柏華餘賊復與滿合遂攻得霍陽聚遵乃分兵擊破降之張滿饑困城拔生獲之初滿祭祀天地自云當王既執歎曰讖文誤我乃斬之復令進屯隴下及公孫述遣兵救囂吳漢耿弇等悉奔還遵獨留不卻卒於軍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財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軍遵為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謂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其後會朝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

此可以[illegible]禮必教詩書之[illegible]

孫子曰法令孰行遵殺舍中兒而光武知其不可犯又曰修道而保法遵之所在吏人不知有軍是也

後漢馬援

援敘世家隗囂任服西羌平定突趾而又欲擊北邊虜男兒要其志壯其功大矣而乃取困於空頭見帝於狹於備設

援素有大志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其先趙奢為趙將號曰馬服君子孫因為氏援少有大志為郡督郵送囚至司命府囚有重罪援哀而縱之遂亡命北地遇赦因畱牧畜轉遊隴漢閒常謂賓客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頒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絝援畱西州隗囂甚敬重之以援為綏德將軍與決籌策是時公孫

述援為隗囂使西蜀觀公孫述之行事

此援為囂往洛陽視世祖之行事

述稱帝於蜀囂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里閈相善以為既至當握手懽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畱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脩飾邊幅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囂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於宣德殿世祖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閒今見卿使人大慚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

子陽而謂其為井底之蛙見世祖而謂其帝王自有真援之識論明矣

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使太中大夫來歙持節送援西歸隴右隗囂與援共臥起問以東方流言及京師得失援說囂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讌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敵

援稱世祖之德亡勸囂歸漢也

援以家屬從恂歸洛陽便是背子漢矣

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略與高祖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辨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邪然雅信援故遂遣長子恂入質援因將家屬隨恂歸洛陽會隗囂用王元計發兵拒漢援乃上疏曰臣援自念歸身聖朝奉事陛下本無公輔一言之薦左右為容之助臣不自陳陛下何因聞之夫居前不能令人輊居後

言囂歸漢之誠不識所當攻擊

不能令人軒。與人怨。不能爲人忠。臣所恥也。臣
與隗囂本實交友。初囂遣臣東。謂臣曰本欲爲
漢。願足下往觀之。於汝意可。即專心矣。及臣還
反報。以赤心實欲導之於善。非敢譎以非義。而
囂自挾姦心。盜憎主人。願聽詣行在所。極陳滅
囂之術。得空胸腹中愚策。退就隴畝。死無所恨。
帝乃召援計事。因使援將突騎三千。往來遊說
囂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羌豪。爲陳禍福。以離

先破囂黨使之孤立無助

囂之黨。帝自西征囂。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
不宜遠入險阻。計猶豫未決。會召援夜至。帝大
喜。引入。具以羣議質之。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
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爲山

既預勝其形又知其勢故帝謂虜在目中

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
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旦遂進軍
至第一。囂衆大潰。自王莽末。西羌寇邊。遂入居

此下叙其經略西羌之事

塞內。金城屬縣。多爲虜有。來歙奏言隴西侵殘。
非馬援莫能定。拜援隴西太守。援乃發步騎三
千人。擊破先零羌於臨洮。斬首數百級。獲馬牛

此破先零羌

羊萬餘頭。守塞諸羌八千餘人詣援降。諸種有
數萬。屯聚寇鈔。拒浩亹隘。援與揚武將軍馬成

援擊燒當種羌

擊之。羌因將其妻子輜重。移阻於允吾谷。援乃
潛行間道。掩赴其營。羌大驚壞。復遠徙唐翼谷
中。援復追討之。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陳兵向

此羌出其不意

山。而分遣數百騎繞襲其後。乘夜放火。擊鼓叫
譟。虜遂大潰。凡斬首千餘級。援以兵少。不得窮
追。收其穀糧畜產而還。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
之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援上書。破羌以西。城

論湟中土肥不可棄與羌人而使參民於之

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令
羌在湟中。則爲害不休。不可棄也。帝然之。於是
詔武威太守。令悉還金城客民。歸者三千餘口。
使各反舊邑。援奏爲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開

平武都參狼羌

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又遣羌豪楊封譬
說塞外羌。皆來和親。武都參狼羌與塞外諸種
爲寇。殺長吏。援將四千餘人擊之。至是道縣。羌

此是得地利者勝也

在山上。援軍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戰。羌遂窮
困。豪帥數千萬戶亡出塞。諸種萬餘人悉降於

是職在清靜援務開寬信恩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此乃太守事耳傍縣嘗有報仇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郭狄道長詣門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燒虜何敢復犯我曉狄道長歸守寺舍良怖急者可牀下伏後稍定郡中服之援善兵策帝嘗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每有所謀

未嘗不用交阯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攻沒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蠻夷皆應之寇略嶺外六十餘城側自立為王於是璽書拜援伏波將軍以扶樂侯劉隆為副遂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軍至浪泊上與賊戰破之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援追徵側等至禁谿數敗之賊遂散走斬徵側徵貳傳首洛陽封援為新息侯將樓船大小二千餘艘戰士二萬餘人進擊九真賊徵側餘黨都陽等自無功至居風斬獲五千餘

人嶠南悉平初援軍還平陵人孟冀名有計謀於坐賀援援謂之曰吾望子有善言反同衆人耶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臥牀褥死兒女子手中邪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此矣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援率[illegible]

舒等將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萬餘人征五溪援夜謂友人謁者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餘日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軍至臨鄉遇賊攻縣援迎擊破之斬獲二千餘人皆散走入竹林中初軍次下雋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嶮從充則塗夷而運遠帝初以為疑及軍至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為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搤其咽喉充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

舒言[illegible]先入子壺頭又不夜擊于臨鄉以是失利遂以坐困此書全是咒援故有後患

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為室以避炎氣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為之流涕耿舒與兄好時候弇書曰前舒上書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故自致若夜擊之即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弇得書奏之帝乃使虎賁中郎將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病卒松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

孫子曰親而離之援陳禍福以離囂支黨又曰計險厄遠近上將之道援聚米為山谷而漢帝謂虜在吾目中又曰絕山依谷援據水草而羌困敗又曰攻其所不戒援陳軍向山而繞襲其後又曰塗有所不由援從壺頭而軍不利是也

後漢班超

[illegible]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為人有大志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辯而涉獵書傳家貧常為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常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効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其後行詣相者曰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燕頷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為假司馬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意甚備後忽更疏解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纔數日而王廣禮意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為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

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

此以少擊衆之法

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人許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郭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爲質還奏於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幷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節詔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超復受使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使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

此說最有斟酌

虞多益爲累是時于窴王廣德新攻破莎車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西先至于窴廣德禮意甚疏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騧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責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時龜茲王建爲匈奴所立攻破疏勒殺其王而立龜茲

到于窴國則斬取馬之巫而下窴即斬匈奴之使者以降

人兜題爲疏勒王超從間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倶遣吏田慮先往降之敕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國人大悅忠及官屬皆請殺兜題超不聽欲示以威信釋而遣之肅宗初即位下詔召超超發還

到疏勒國則劫僞王兜題立故王之子忠而示之以威信

因召而自疏勒歸疏勒則留

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
復爲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
刎超還至于寘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
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恐于寘
終不聽其東又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乃上疏
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
使外國鄯善于寘卽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
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
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

耳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爲斷匈奴右
臂今西域諸國貢奉不絕惟焉耆龜茲獨未服
從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
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數月之閒龜茲可擒以夷
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
兵平陵人徐幹素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
遂以幹爲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先
是莎車以爲漢軍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
尉番辰亦復反叛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徐幹擊

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多獲生口超既破番
辰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強宜因其力乃上言
烏孫大國控弦十萬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
納之遣衞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
以錦帛李邑始到于寘而值龜茲攻疏勒恐懼
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
帝知超忠乃責邑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超若邑
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卽遣邑將烏孫侍子
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功域

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
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
何恤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超因發疏勒于
寘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疏勒王忠啖以重利
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卽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
大爲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積半歲而
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時月氏新與康
居婚相親超乃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
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卽

得已說而降之

城遂降於超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於超超內知其姦而外僞許之忠大喜即從輕騎詣超超密勒兵待之爲供張設樂酒行乃叱吏縛忠斬之

龜茲已救孤中而設計以寡敗少

超發于寘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可須夜

託辭以誘龜茲

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因求漢

月氏求超超卻其使而月氏遂攻

公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耶但當收穀堅守彼饑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

先事以待龜茲之救

謝遂前攻超不下又抄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龜茲姑墨溫宿皆降乃以超爲都護徐幹爲長史拜白霸爲龜茲王西域唯焉耆危須尉犂懷二心超遂發

焉耆懷二心超發兵斬其王而與之元功爲上

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人討焉耆兵到尉犂界而遣曉說焉耆尉犂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即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賜王侯已下事畢即還今賜王綵五百匹焉耆

廣不自迎而遣鞬支奉迎有傲慢之意故超責之

王廣遣其左將北鞬支奉牛酒迎超超詰鞬支曰汝雖匈奴侍子而今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或謂超可便殺之超曰非汝所及此人權重於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城下哉於是賜而遣

既不自迎而遣斷此又絕橋梁斷從軍之路其不順

之廣乃與大人迎超于尉犂奉獻珠物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

可知故超斬廣

從他道厲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止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候元孟先嘗質京師。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即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因揚聲當重加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犁王汎及北鞬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等何緣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斬之。傳首京師。更立元孟爲焉耆王。

恩意相元孟而後竟立之

超念老思還

超留焉耆半歲。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焉。下詔封超爲定遠侯。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故土。上疏曰。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馬依風。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况於遠處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乃召超還。超在西域三十一歲。至洛陽。拜爲射聲校尉。超素有胸脇疾。既至病遂加。卒年七十一。初超被召。以戊巳校尉任尚爲都護。與超交

任尚代超戒郡縣不治其

代。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任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召。如超所戒。

孫子曰。過則從超之吏士。謂死生從司馬。又曰。火人。超因風縱火而殺虜使。又曰。衢地合交。超請招慰烏孫而攻龜茲。又曰。用而示之不用。超欲擊莎車。而詭言散去。又曰。以飽待饑。超收穀堅守。而敗月氏是也。

後漢虞詡

後詡始建涼州之議得失分明後平朝歌之賊機智陳寇及在陳分兵先進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也。初辟太尉李脩府。拜郎中。永初中。羌胡反亂。殘破幷涼。大將軍鄧隲以軍役方費。事不相贍。欲棄涼州。幷力北邊。

乃令公卿集議隲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議者咸同詡聞之乃說李脩曰竊聞公卿定策當棄涼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涼州既棄卽以三輔爲塞三輔爲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爲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推鋒執銳無反顧之

心者爲臣屬於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豪雄相聚席卷而東雖賁育爲卒太公爲將猶恐不足當禦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棄之非計脩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然則計當安出詡曰今涼土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有非常之變誠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爲冗官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脩善其言

更集四府皆從詡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爲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爲郎以安慰之鄧隲兄弟以詡異其議因此不平欲以吏法中傷詡後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詡曰得朝歌可哀詡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勉之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反在朝歌邪詡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勉以詡籌之

知其無能爲也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百里而青冀之人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成皋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閡而已及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爲下收得百餘人詡爲饗會悉貰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

六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綵線縫其裾爲識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後羌寇武都鄧太后以詡有將帥之畧遷武都太守羌乃率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詡即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强勢有不同是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改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

此明緩急不同之故

此明增減不同之故

賊當走乃潛渡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奔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軍威甚盛賊由是敗散南入益州詡乃占相地勢築營壁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貸貧人郡遂以安先是運道險險舟車不通驢馬負載僦五致一詡乃自將吏士至竹州谷自沮致下辨數十里中皆燒石翦木開漕運道以人僦直雇借傭者於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千餘萬永和初遷尚書令卒臨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悔者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口斯獲罪於天也

孫子曰强弱形也詡增竈示强而羌不敢逼又曰形人而我無形詡改易衣服而羌不知其數是也

此開漕運之路

後漢皇甫規

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也永和中西羌大寇三輔圍安定征西將軍馬賢將諸郡兵擊之不能克規雖在布衣見賢不恤軍事審其必敗

按規平東西諸羌定大山之賊威以方畧戰以威信良將也而其忠壯才氣[illegible]

乃上書言狀。尋而賢果爲羌所沒。郡將知規有兵略。乃命爲功曹。使率甲士八百與羌交戰。斬首數級。賊遂退卻。舉規上計掾。其後羌衆大合攻燒隴西。朝廷患之。規乃上疏求乞自効曰。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頗知必敗。誤中之言。在可考校。臣每惟賢等擁衆四年。未有成功。久師之費。且百億計。夫羌戎潰叛。不由承平。皆因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下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徼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酋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敗則經年。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歎者也。願假臣兩營二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羌校尉趙沖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勢巧便。臣已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滌患。下可以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

凡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桓帝不能用。時泰山賊叔孫無忌侵亂郡縣。中郎將宗資討之未服。公車特召規。拜泰山太守。規到官。廣設方略。寇賊悉平。延熹中。叛羌零吾等與先零別種寇鈔關中。護羌校尉段熲坐召。後先零諸種陸梁。覆沒營塢。規素悉羌事。志自奮効。乃上疏曰。臣生長邠岐。年五十有九。昔爲郡吏。再更叛羌。豫籌其事。有誤中之言。臣素有固疾。恐犬馬齒窮。不報大恩。願乞冗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勢。佐助諸軍。至冬。羌遂大合。朝廷爲憂。三公舉規爲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破之。斬首八百級。先零諸種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規因發其騎兵討隴右。而道路隔絕。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庵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遣使乞降。涼州復通。先是安定太守孫儁受取狼籍。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稟多殺降羌。涼州刺史郭閎漢

保舉張奐爲元帥而自爲副將

陽太守趙熹，並老弱不堪任職，而皆倚恃權貴，不遵法度。規到州界，悉條奏其罪，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沈氐大豪滇昌、饑恬等十餘萬口，復詣規降。拜度遼將軍。至營數月，上書薦中郎將張奐以自代，曰：臣聞人無常俗，而政有治亂；兵無強弱，而將有能否。伏見中郎將張奐，才略兼優，宜正元帥，以從衆望。若猶謂愚臣宜充軍事者，願乞冗官，以爲奐副。朝廷從之，以奐代爲度遼將軍，規爲使匈奴中郎將。再轉爲護羌校尉。熹平三年，以疾召還，未至卒。

孫子曰：良將驚之，規以馬賢不恤軍事，而知其必敗；又曰進不求名，規舉張奐自代而身爲之副是也。

後漢張奐

張奐字然明，燉煌酒泉人也。舉賢良，擢拜議郎。遷安定屬國都尉。初到職，而南匈奴左薁鞬臺耆、且渠伯德等七千餘人寇美稷，東羌復舉種應之。而奐壁唯有二百許人，聞即勒兵而出。軍吏以爲力不敵，叩頭爭止之。奐不聽，遂進屯長城，收集兵士，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和親，共擊薁鞬等，連戰破之。伯德惶恐，將其衆降，郡界以寧。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鐻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爲所患苦，及奐正身潔己，威化盛行。遷使匈奴中郎將。時休屠各及朔方烏桓並同反叛，燒度遼將軍門，引屯赤阬，煙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去。奐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通和，遂使斬屠各渠帥，襲破其衆，諸胡悉降。延熹元年，鮮卑寇邊，奐率南單于擊之，斬首數百級。遷度遼將軍，數載間，幽并清靜。九年春，召拜大司農。鮮卑聞奐去，其夏遂招結南匈奴、烏桓數道入塞，或五六千騎，或三四千騎，寇掠緣邊九郡，誘殺百

姑秋鮮卑復率八九千騎入塞誘引東羌與共盟詛於是上郡沈氏安定先零諸種共寇武威張掖緣邊大被其毒朝廷以為憂復拜奐為護匈奴中郎將以九卿秋督幽并涼三州及度遼烏桓二營匈奴烏桓聞奐至因相率還降凡二十萬口奐但誅其首惡餘皆慰納之司隸校尉王寓出於宦官欲借寵公卿以求備舉百僚畏憚莫不許諾唯奐獨拒之寓怒因此遂陷以黨罪禁錮歸田里奐少立志節嘗與士友言曰大丈夫處世當為國家立功邊境及為將帥果有勳名董卓慕之使其兄遺縑百匹奐惡卓為人絕而不受光和四年卒年七十八歲

孫子曰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奐使羌不得交通而敗莫犍又曰廉潔可辱奐正身潔已而先零不能以貨動又曰軍擾者將不重也奐坐帷講誦而衆心安是也

後漢段紀明

段熲字紀明武威姑臧人也少便習弓馬尚游

俠輕財賄長乃折節好古學初舉孝廉為憲陵園丞遷遼東屬國都尉時鮮卑犯塞熲即率所領馳赴之既而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齎璽書召熲熲於道偽退潛於還路設伏虜以為信然乃入追熲熲因大縱兵悉斬獲之延熹二年遷護羌校尉會燒當燒何當煎勒姐等八種羌寇隴西金城塞熲將兵及湟中義從羌萬二千騎出湟谷擊破之追討南渡河使軍吏田晏夏育募先登垂索相引復戰於羅亭大破之斬其酋豪以下二千級獲生口萬餘人虜皆奔走四年冬上郡沈氏隴西牢姐烏吾諸種共寇并涼二州熲將湟中義從討之涼州刺史郭閎貪共其功稽固熲軍使不得進義從役久戀鄉舊皆悉反叛郭閎歸罪於熲熲坐召下獄輸作左校羌遂陸梁覆沒營塢轉相招結唐突諸郡於是吏人守闕訟熲以千數朝廷知熲為郭閎所誣詔問其狀熲但謝罪不敢言枉京師稱為長者起於徒中復拜議郎遷并州刺史八年夏進軍

擊當煎種於湟中頻兵敗被圍二日用隱士樊志張策潛師夜出鳴鼓還戰大破之首虜數千人頻遂窮追展轉山谷間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饑困敗散頻凡破西羌斬首二萬三千級獲生口數萬人馬牛羊八百萬頭降者萬餘落封頻都鄉侯永康二年當煎諸種復反合四千餘人欲攻武威頻復追擊殺其渠帥斬首三千餘級西羌於此弭定而東羌先零等自覆沒征西將軍馬賢後朝廷不能討遂數寇擾三輔其

後度遼將軍皇甫規中郎將張奐招之連年既降又叛桓帝詔問頻曰先零東羌造惡反逆而皇甫規張奐各擁强衆不時輯定欲移兵東討未識其宜可三思術略頻因上言曰臣伏見先零東羌雖數叛逆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許落善惡既分餘寇無幾今張奐躊躇久不進者當慮外離內合兵往必驚且自冬踐春屯結不散人疲羸自亡之勢徒更招降坐制强敵耳臣以爲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勢窮雖服兵去復動唯當長矛挾脇白刃加頸耳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居近塞內路無險折非有燕齊秦趙從横之勢而久亂幷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種羌並擅其地是爲癰疽伏疾留滯脅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爲錢五十四億如此則可令羣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郡縣得反本土伏計永和中諸羌

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於兹作害今不暫疲人則永寧無期臣庶竭駑劣伏待節度帝許之悉聽如所上建寧元年春頻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與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虜兵盛頻衆恐頻乃令軍中張鏃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强弩列輕騎爲左右翼激怒兵將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衆皆應聲

熲既擊敗羌[illegible]

騰赴熲馳騎於筍突而擊之虜衆大潰斬首八
千餘級獲牛馬羊二十八萬頭拜熲破羌將軍
夏熲復追羌出橋門至走馬水上尋聞虜在奢
延澤乃將輕兵兼行一日一夜二百餘里晨及
賊擊破之餘虜走向落川復相屯結熲乃分遣
騎司馬田晏將五千人出其東假司馬夏育將
二千人繞其西羌兵六七千人攻圍晏等晏等
與戰羌潰走熲急進與晏等共追之於令鮮水
上熲士卒饑渴乃勒衆推方奪其水虜復散走

熲遂與相連綴且鬬及引及於靈武谷熲乃被
甲先登士卒無敢後者羌遂大敗棄兵而走追
之三日三夜士皆重繭既到涇陽餘羌四千落
悉散入漢陽山谷閒時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
種難盡宜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熲熲復上
言臣本知東羌雖衆而軟弱易制所以比陳愚
慮思爲永寧之筭而中郎將張奐說虜彊難破
宜用招降又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來兵爲
漢吏身當武職駐軍二年不能平寇虛欲脩文

熲上言辯明張奐宜以恩降之非

戢戈招降獷敵誕辭空說僭而無證何以言之
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煎當亂邊馬援
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爲鯁故遠識之士以
爲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爲羌所創毒而欲
令降徒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
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
其本根不能使殖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
今適朞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臣
每奉詔書軍不內御願卒斯言一以任臣臨時

[illegible]此即張良為[illegible]破孫將之法

量宜不失權便二年詔遣謁者馮禪說降漢陽
散羌熲以春農百姓布野羌雖暫降而縣官無
廩必當復爲盜賊不如乘虛放兵勢必殄滅夏
熲自進營去羌所屯凡亭山四五十里遣田晏
夏育將五千人據其山上羌悉衆攻之厲聲問
曰田晏夏育在此不湟中義從羌悉在何面今
日欲決死生軍中恐晏等勸激兵士殊死大戰
遂破之羌衆潰東奔復聚射虎谷分兵守諸谷
上下門熲規一舉滅之不欲復令散走乃遣千

（東羌於此遂平）

人於西縣結木爲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西山結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愷等將三千人上東山虜乃覺之。遂攻晏等分遮汲水道類自率步騎進擊水上羌却走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擊破之羌復敗散類進至谷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獲牛馬驢騾氈裘廬帳什物不可勝數。馮禪等所招降四千人分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羌悉平。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六百餘級。獲牛馬羊驢騾駱駝四十二萬七千五百餘頭。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侯。類行軍仁愛士卒疾病者親自瞻省手爲裹創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與將士同苦。故皆樂爲死戰。光和二年爲太尉。會日食自劾。有司舉奏詔收印綬詣廷尉。時司隸校尉陽球奏誅王甫并及類就獄中詰責之。遂飲鴆死。初類與皇甫威明張然明並知名顯達京師稱爲涼州三明云。

（頻行軍士卒樂爲死戰）

（涼州三明）

孫子曰用而示之不用紀明欲擊鮮卑而詐爲召還又曰料敵制勝上將之道紀明謂二冬二夏足以破定又曰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紀明謂士卒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又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紀明每奉詔書軍不內御是也

後漢皇甫嵩

（[illegible]）

皇甫嵩字義眞安定朝那人少有文武志介。好詩書習弓馬靈帝公車召爲議郎遷北地太守。初鉅鹿張角起皆著黃巾爲標幟時人謂之黃巾。所在燔燒官府州郡失據長吏多逃亡。旬月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於是博選將帥以嵩爲左中郎將持節與右中郎將朱儁共發五校三河騎兵及募精勇合四萬餘人嵩儁各統一軍共討潁川黃巾儁前與賊波才戰敗嵩因進保長社。波才引大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乃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以草

火攻五發之[illegible]

結營見為風火若因夜縱燒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四面俱合田單之功可成也其夕遂大風嵩乃約敕軍士皆束苣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奔走會帝遣騎都尉曹操將兵適至嵩操與朱儁合軍更戰大破之斬首數萬級封嵩都鄉侯時北中郎將盧植及東中郎將董卓討張角並無功而還乃召嵩進兵討之嵩與角弟梁戰於廣宗梁衆精勇嵩不能克明日乃閉營休

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大破之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許人復與鉅鹿太守馮翊郭典攻角弟寶於下曲陽又斬之首獲十餘萬人築京觀於城南即拜嵩為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封槐里侯嵩奏請冀州一年田租以贍饑民帝從之百姓歌曰天下大亂兮市為墟母不保子兮失其妻賴得皇甫兮復安居嵩溫卹士卒甚得衆情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帳軍

士皆食爾乃嘗飯吏有因事受賂者嵩更以錢物賜之吏懷慚或至自殺梁州賊王國圍陳倉復拜嵩為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埶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今

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彊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埶也夫埶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守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遂不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卒不能拔賊衆疲敝果自解去嵩進兵擊之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追歸師勿追今我追國是追歸衆追窮寇也困獸猶鬭蜂蠆有毒況大衆乎嵩曰不然前吾

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鬬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為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國走而死卓大慚恨由是忌嵩卓拜為并州牧詔使以兵委嵩卓不從嵩從子酈時在軍中說嵩曰卓被詔委兵而上書自請此逆命又以京師昏亂躊躇不進此懷奸也大人今為元帥仗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凶害此桓文之事也嵩曰專命雖罪專誅亦有責也不

如顯奏其事使朝廷裁之於是上書以聞帝讓卓卓又增怨及後秉政乃召嵩為城門校尉欲因而殺之嵩將行長史梁衍說曰今召將軍大則為禍小則困辱今卓在洛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衆精兵三萬迎接至尊奉令討逆發命海內召兵群帥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擒也嵩不從遂就召有司承旨奏嵩下吏將遂誅之嵩子堅壽與卓素善自長安亡走洛陽歸投於卓卓方置酒歡會堅壽直前責以大義叩頭流血坐者感動皆離席請之卓乃起牽與共坐使免嵩囚及卓被誅以嵩為征西將軍病卒

孫子曰凡火攻必因火變而應之嵩外方縱火而出兵以夾其陣又曰彊而避之嵩則閉營休士以觀其變又曰不戰而屈人之兵嵩不救陳倉而走王國又曰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嵩初不擊賊及其走而擊之是也

註釋評點古今名將傳卷之四

註釋評點古今名將傳卷之五

長洲陳元素孝平父評點

後漢朱儁

朱儁字公偉會稽上虞人也本縣長山陽度尚見而奇之薦于太守韋毅稍歷郡職後太守尹端以儁為主簿後端坐討賊許昭失利為州所奏罪應棄市儁乃羸服間行輕齎數百金到京師賂主章吏遂得刊定州奏故端得輸作左校端喜于降免而不知其由儁亦終無所言交阯部羣賊並起牧守軟弱不能禁又交阯賊梁龍等萬餘人與南海太守孔芝反叛攻破郡縣光和元年即拜儁交阯刺史令過本郡簡募家兵及所調合五千人分從兩道而入既到州界按

甲不前先遣使詣郡觀賊虛實宣揚威德以震動其心既而與七郡兵俱進逼之遂斬梁龍降者數萬人旬月盡定以功封都亭侯及黃巾起公卿多薦儁有才略拜為右中郎將持節與左中郎將皇甫嵩討潁川汝南陳國諸賊悉破平之嵩乃上言其狀而以功歸儁于是進封西鄉侯遷鎮賊中郎將時南陽黃巾張曼成起兵稱神王殺衆數萬殺郡守褚貢屯宛下百餘日後太守秦頡擊殺曼成賊更以趙洪為帥衆浸盛遂十餘萬據宛城儁與荊州刺史徐璆及秦頡合兵萬八千人圍洪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欲召儁司空張溫上疏曰昔秦用白起燕任樂毅皆曠年歷載乃能克敵儁討潁川已有功效引師南指方略已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靈帝乃止儁因急擊洪斬之賊帥韓忠復據宛拒儁儁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

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司馬張超及徐璆秦頡皆欲聽之儁曰兵有形同而埶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惟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克儁登土山望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其害甚矣不如撤圍并兵入

> [illegible]

城忠見圍解埶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儁因擊大破之乘勝逐北數十里斬首萬餘級忠等遂降而秦頡積忿忠遂殺之餘衆懼不自安復以孫夏爲帥還屯宛中儁急攻之夏走追至西鄂精山又破之復斬萬餘級賊遂解散明年春遣使者持節拜儁右車騎將軍更封錢塘侯初平中以病卒

> 此正圍師必闕之說

孫子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儁得假日月而破趙洪又曰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儁攻西南而掩東北又曰圍師必闕儁解圍而降韓忠是也

漢諸葛亮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也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于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爲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

> [illegible]

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于天下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曹操比于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彊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以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

> [illegible]

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先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冑。信義著於四海。總覽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于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卒。琮聞曹公來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衆南行。爲曹公所破。先主至于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于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

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束。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歸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冑。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于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荆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

萬與豫州協謀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于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幷力拒曹公。曹公敗于赤壁。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荊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溯江。分定郡縣。與先主

孫權遣軍隨亮詣先主幷力拒曹公

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爲軍師將軍。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先主即帝位。策亮爲丞相。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篤。召亮于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正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爲詔敕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于亮。南中

諸郡並皆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爲與國。三年春。亮率衆南征。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然侍衛之臣不懈于內。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于陛下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

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陽。苟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于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

臣以大事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遂行屯于沔陽六年春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眞舉衆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明帝西鎮長安令

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爲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于漢中戮謖以謝衆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于是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眞拒之亮糧盡而還魏

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亮遣陳戒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衆欲擊戒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詔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耀師馘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勳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抑損非所以光揚洪烈矣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

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于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己志不伸乃以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于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馬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軍時年五十四及軍退宣王按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謚爲忠武侯亮性長于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

孫子曰衢地合交亮謂孫權可與爲援又曰百里而爭利者擒三軍亮謂曹公强弩之末不能穿魯縞又曰勝敵而益强亮破南夷即其渠帥而用之又曰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亮開門却灑而宣王遁又曰法令孰行亮以馬謖違命而戮之又曰令素信者與衆相得亮不留代兵而軍士感悅是也

漢關羽

關羽字雲長河東解人也亡命奔涿郡先主于鄉里合徒衆而羽與張飛爲之禦侮先主之襲徐州使羽行太守事曹公東征先主奔袁紹曹公擒羽以歸拜爲偏將軍禮之甚厚紹遣大將軍顔良攻東郡太守劉延于白馬曹公使張遼及羽爲先鋒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于萬衆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當者遂解白馬圍曹公即表封羽爲漢壽亭侯初曹公壯羽爲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既而遼以問羽羽歎曰吾極知曹公

盡封所賜輕貨和也拜書告辭明去就也奔先主于袁紹之軍不忘舊君也

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功以報曹公乃去遼以羽言白曹公義之及羽殺顔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于袁軍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爲其主勿追也先主收江南諸郡拜羽爲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江北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荆州事羽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知羽護前乃答之曰馬超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翼德竝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絶倫逸羣也羽美鬚髯故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羽嘗爲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瘡雖愈每至陰雨骨常疼痛醫曰矢鏃有毒毒入于骨當破臂作瘡刮骨去毒然後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醫劈之時羽適請諸將飲食相對臂血流離盈于盤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先主爲漢中王拜羽爲前將軍是歲羽率衆攻曹仁于樊曹公遣于禁助

仁秋霖而漢水泛溢禁所督七軍皆沒禁降羽
羽又斬將軍龐德梁郟陸渾羣盜或遙受羽印
號爲之支黨羽威震華夏曹公議徙許都以避
其銳司馬宣王將濟以爲關羽得志孫權必不
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
樊圍自解曹公從之先是權遣使爲子索羽女
羽辱罵其使不許婚權大怒又南郡太守糜芳
在江陵將軍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輕己羽
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及羽言還當治

之芳仁咸懷懼不安于是權陰委芳仁芳仁使
人迎權而曹公遣徐晃救曹仁羽不能克引軍
退還權已據江陵盡虜羽士衆妻子羽軍遂散
權遣將逆擊羽斬羽于臨沮

孫子曰強而避之羽威震華夏而曹公議徙
許都又曰大吏怒而不服羽將芳仁懷懼而
叛是也

漢張飛

張飛字翼德涿郡人也少與關羽俱事先主羽
年長數歲飛兄事之先主從曹公破呂布隨還
許曹公拜飛爲中郎將先主背曹公依袁紹劉
表表卒曹公入荊州先主奔江南曹公追之一
日一夜及于當陽之長阪先主聞曹公卒至棄
妻子使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
矛曰身是張翼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
者故遂得免先主既定江南以飛爲宜都太守
先主入益州還攻劉璋飛與諸葛亮等泝流而
上分定郡縣至江州破璋將巴郡太守嚴顏生

獲顏飛呵顏曰大軍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
答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
無有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色不
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爲怒邪飛壯而釋之引爲
賓客飛所過戰克與先主會于成都益州既平
以飛領巴西太守曹公破張魯留夏侯淵張郃
守漢川郃別督諸軍下巴西欲徙其民于漢中
進軍與飛相拒五十餘日飛率精卒萬餘人從
他道邀郃軍交戰山道迮狹前後不得相救飛

遂破郃。郃棄馬緣山，獨與麾下十餘人從閒道退。引軍還南鄭。巴土獲安。先主為漢中王，拜飛為右將軍。初飛雄壯威猛，亞于關羽。魏謀臣程昱等咸稱羽飛萬人之敵也。羽善待卒伍而驕于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撾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先主伐吳。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強殺飛。持其首順流而奔孫權。飛營都督表報

先主。先主聞飛都督之有表也。曰。噫。飛死矣。

孫子曰。由不虞之道。飛從他道而邀張郃。又曰。視卒如愛子。飛反不恤小人而為帳下所殺是也。

魏張遼

張遼。字文遠。鴈門馬邑人也。漢末以兵屬董卓。卓敗。以兵屬呂布。太祖破呂布于下邳。遼將其衆降。拜中郎將。賜爵關內侯。數有戰功。遷裨將軍。與夏侯淵圍昌豨于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已來。每行諸圍。豨輒屬目視遼。又其射矢更稀。此必豨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儻可誘也。乃使謂豨曰。公有命。使遼傳之。豨果下與遼語。遼為說太祖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附者受大賞。豨乃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山。入豨家。拜妻子。豨歡喜。隨詣太祖。太祖遣豨還。責遼曰。此非大將法也。遼謝曰。以明公威信著于四海。遼奉聖旨。豨必不敢害故也。從討袁譚。譚破。別將徇海濱。破遼東賊柳毅等。還

鄴。太祖自出迎遼。引共載。以遼為盪寇將軍。時荊州未定。復遣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太祖既征孫權還。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太祖征張魯。教與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乃共發教。教曰。若孫權至

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軍何疑。李典亦與遼同。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衆不知所爲。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脩守備。衆心乃安。諸將咸服。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擊。幾復獲權。太祖大壯遼。拜征東將軍。孫權稱藩。遼還屯雍丘。得疾。孫權復叛。帝遣遼乘舟與曹休至海陵。臨江。權甚憚焉。敕諸將。張遼雖病。不可當也。愼之。是歲遼與諸將破權將呂範。遼病遂篤。薨于江都。

孫子曰。以利動之。遼諭以先附受賞。而昌豨果降。又曰以靜待譁。遼安坐中陣而定軍中之亂。又曰三軍可奪氣。遼折權盛勢以奪吳人之氣。是也

魏張郃

張郃字儁乂。河間鄚人也。以兵歸袁紹。紹以郃爲校尉。太祖與袁紹相拒于官渡。紹遣將淳于瓊等督運屯烏巢。太祖自將急擊之。郃說紹曰。曹公兵精。往必破瓊等。瓊等破。則將軍事去矣。宜急引兵救之。郭圖曰。郃計非也。不如攻其本營。勢必還。此爲不救而自解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擒。吾屬盡爲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太祖營。不能下。太祖果破瓊等。紹軍潰。圖慙。更譖郃曰。郃快軍敗。出言不遜。郃懼。乃歸太祖。太祖得郃甚喜。謂曰。昔子胥不早寤。自使身危。豈若微子去殷。韓信歸漢耶。拜郃偏將軍。封都亭侯。諸葛亮出祁山。郃

郃値特進遣督諸軍拒亮將馬謖于街亭謖依阻南山不下據城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亮復出散攻陳倉帝驛馬召郃到京都帝自幸河南城置酒送郃遣南北軍士三萬及分遣武衛虎賁使衛郃因問郃曰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郃知亮孤軍無穀不能久攻對曰比臣未到亮已走矣屈指計亮粮不至十日郃晨夜進至南鄭亮退詔郃還京都拜征西車騎將軍郃識變數善處營陣料戰勢地形無不如計自諸

葛亮皆憚之亮復出祁山詔郃督諸將西至洛陽亮還保祁山郃追至木門與亮軍交戰飛矢中郃右膝死

孫子曰絕山依谷郃以馬謖不下據城而絕其汲道又曰歸師勿遏郃追亮歸軍而敗殲是也

魏徐晃

徐晃字公明河東楊人也太祖圍鄴破邯鄲易陽令韓範僞以城降而拒守太祖遣晃攻之晃至飛矢城中為陳成敗範悔晃輒降之既而言于太祖曰二袁未破諸城未下者傾耳而聽今日滅易陽明日皆以死守恐河北無定時也願公降易陽以示諸城則莫不望風太祖善之韓遂馬超等反關右遣晃屯汾陰以撫河東太祖至潼關恐不得渡召問晃晃曰公盛兵于此而賊不復別守蒲阪知其無謀也今假臣精兵渡蒲阪津為軍先置以截其裏賊可擒也太祖曰善使晃以步騎四千人渡津作塹柵未成賊梁

興夜將步騎五千餘人攻晃晃擊走之太祖軍得渡遂破超等晃助曹仁討關羽屯宛會漢水暴溢于禁等沒羽圍仁于樊又圍將軍呂常于襄陽晃所將多新卒以羽難與爭鋒遂前至陽陵陂屯太祖復還遣將軍徐商呂建等詣晃令曰須兵馬集至乃俱前賊屯偃城晃到詭道作都塹示欲截其後賊燒屯走晃得偃城兩面連營稍前去賊圍三丈所未攻太祖前後遣殷署朱蓋等凡十二營詣晃賊圍頭有屯又別屯四

揚言攻圍頭而密攻四冢晃善攻者敵不知其守也

冢。晃揚聲當攻圍頭屯而密攻四冢。羽見四冢欲壞。自將步騎五千出戰。晃擊之退走。遂追陷與俱入圍。破之。或自投沔水死。太祖令曰。賊圍塹鹿角十重。將軍致戰全勝。遂陷賊圍。多斬首虜。吾用兵三十餘年。及所聞古之善用兵者。未有長驅徑入敵圍者也。且樊襄陽之在圍。過于莒即墨。將軍之功。踰孫武穰苴。晃振旅還摩陂。太祖迎晃七里。置酒大會。太祖舉卮酒勸晃。且勞之曰。全樊襄陽。將軍之功也。時諸軍皆集。太祖案行諸營。士卒咸離陣觀。而晃軍營整齊。將士駐陣不動。太祖歎曰。徐將軍可謂有周亞夫之風矣。晃將軍常遠斥候。先為不可勝。然後戰。追奔爭利。士不暇食。常歎曰。古人患不遭明君。今幸遇之。當以功自效。何用私譽為。終不廣交援。太和元年薨。

孫子曰。拔人之城而非攻。晃飛矢城中而降韓範。又曰。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晃因賊不守蒲阪津而潛軍以渡。又曰。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晃揚聲攻圍頭而密攻四冢。又曰。軍擾者將不重也。晃軍營整齊。雖太祖案行。而將士不動是也。

魏李典

李典字曼成。山陽鉅野人也。太祖擊譚尚于黎陽。使典與程昱等以船運軍糧。會尚遣魏郡太守高蕃將兵屯河上。絕水道。太祖敕典昱若船不得過。下從陸道。典與諸將議曰。蕃軍少甲而恃水。有懈怠之心。擊之必克。軍不內御。苟利國家。專之可也。宜破擊之。昱亦以為然。遂北渡河。攻蕃破之。水道得通。劉備北侵至葉。太祖遣典從夏侯惇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與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賊伏裏。戰不利。典往救。備望見救至。軍散退。典宗族部曲三千餘家。居乘氏。自請願徙詣魏郡。太祖笑曰。卿欲慕耿純邪。典謝曰。典駑怯功微。而爵寵過厚。誠宜舉宗陳力。加以征伐未息

宜實郊遂之內以制四方非慕純也遂徙部曲宗族萬三千餘口居鄴太祖嘉之遷破虜將軍與張遼樂進屯合肥孫權率衆圍之遼欲奉教出戰進典遼皆素不睦遼恐其不從典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不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也乃率衆與遼破走權典好學問貴儒雅不與諸將爭功敬賢士大夫恂恂若不及軍中稱其長者年三十六薨

孫子曰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典不從太祖之命而破高蕃又曰佯北勿追典謂賊無故退而不可追又曰上下同欲者勝典不以私憾害公而率衆破權是也

魏鄧艾

鄧艾字士載棘陽人也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焉後見司馬宣王宣王奇之辟之爲掾遷尚書郎時欲廣田畜穀爲滅賊資使艾行陳項已東至壽春艾以爲良田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引水澆溉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爲昔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于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出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爲大役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幷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豐常收三倍于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于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往而不克矣宣王善之事皆施行正始二年乃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興衆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嘉平元年與征西將軍郭淮拒蜀偏將軍姜維維退淮因西擊羌艾曰賊去未遠或能復還宜分諸軍以備不虞于是留艾屯白水北三日維遣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結營艾謂諸將曰維今卒還吾軍人少法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令不得還維必自東襲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

六十里艾即夜潛軍徑到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賜爵關內侯後遷城陽太守是時并州右賢王劉豹并爲一部艾上言曰戎狄獸心不以義親彊則侵暴弱則內附故周宣有玁狁之寇漢祖有平城之圍每匈奴一盛爲前代重患自單于在外莫能牽制去卑誘而致之使來入侍由是羌夷失統合散無主以單于在內萬里順軌今單于之尊日疏外土之威寖重則胡虜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爲二國以分其勢去卑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鴈門離國弱寇追錄舊勳此御邊長計也又陳羌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崇廉恥之教塞姦宄之路大將軍司馬景王新輔政多納用焉遷汝南太守所在荒野開闢軍民並豐遷兗州刺史上言曰國之所急惟農與戰國富則兵彊兵彊則戰勝然農者勝之本也今使考績之賞在于積粟富民則浮華之原塞矣毌丘儉作亂遣健步齎

書欲疑惑大衆艾斬之兼道進軍先趣樂嘉城作浮橋司馬景王至遂據之文欽以後大軍破敗于城下艾追之至丘頭欽奔吳艾解王經圍於狄道姜維退駐鍾提乃以艾爲安西將軍假節領護東羌校尉議者多以爲維力已竭未能更出艾曰洮西之敗非小失也破軍殺將倉廩空虛百姓流離幾于危亡今以策言之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我將易兵新器仗未復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陸運勞逸不同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爲一我分爲四四也從南安隴西因食羌穀若趣祁山熟麥千頃爲之垂餌五也賊有黠數其來必矣頃之維果向祁山聞艾已有備乃回從董亭趣南安艾至武城山以相持維與艾爭險不克其夜渡渭東行緣山趣上邽艾與戰于段谷大破之景元四年詔諸軍征蜀大將軍司馬文王皆指授節度使艾與維相綴連雍州刺史諸葛緒要維令不得歸艾遣天水

太守王頎等直攻維營隴西太守牽弘等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等詣甘松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退還欣等追躡于彊川口大戰維敗走聞雍州已塞道屯橋頭從孔函谷入北道欲出雍州後諸葛緒聞之却還三十里維入北道三十餘里聞緒軍却尋還從橋頭過緒趨截維較一日不及維遂東引還守劒閣鍾會攻維未能克艾上言今賊摧折宜遂乘之從陰平由邪徑漢德陽亭趣涪出劒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劒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劒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有之曰攻其不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艾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爲艱險又糧運將匱頻于危殆艾以氊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邈降蜀衛將軍諸葛瞻自涪還綿竹列陳待艾艾遣子忠等出其右司馬師纂等出其左忠纂戰

不利並退還曰賊未可擊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乃叱忠纂等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大破之斬瞻進軍到雒劉禪遣使請降艾至成都禪詣軍門艾受而宥之檢御將士無所虜掠綏納降附使復舊業蜀人稱焉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禪行驃騎將軍于綿竹築臺以爲京觀用彰戰功士卒死事者皆與蜀兵同共埋藏艾深自矜伐謂蜀士大夫曰諸君賴遭某故得有今日耳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又曰姜維自一時雄兒也與某相值故窮耳有識者笑之艾言司馬文王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三萬人蜀兵二萬人煮鹽興冶爲軍農要用並作舟船豫爲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安士民以來遠人文王使監軍衛瓘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重言曰銜命征行奉

指授之策。元惡既服。致於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今蜀衆衆歸命。地盡南海。東接吳會。宜早鎮定。若待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定。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于國也。鍾會胡烈師纂等皆曰艾所作悖逆。變釁以結。詔書檻車徵艾。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檻車。迎還。瓘遣田續等討艾。遇于緜竹西。斬之。子忠與艾俱死。

孫子曰。以飽待饑。艾謂積五年之食。則無往而不克。又曰。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艾先據洮城。而姜維不能敗。又曰。我專而敵分。艾請斷三國。以分劉豹之勢。又曰。以虞待不虞。艾有備。而姜維退于祁山。又曰。出其不意。艾行無人之地七百里。又曰。毀人之國而非久。艾兵不踰時而滅蜀。又曰。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事不利常而終不自嫌是也。

魏司馬懿

司馬懿。字仲達。河內溫縣人。少有奇節。聰明。多大略。博學洽聞。服膺儒教。漢末大亂。常慨然有憂天下心。魏武帝聞而辟之。從討張魯。言于魏武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若耀威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因此之勢。易爲功力。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失時矣。魏武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右。復欲得蜀。言卒不從。又言荊州刺史胡脩麄暴。南鄉太守傅方驕奢。並不可居邊。魏武不之察。及蜀將關羽圍曹仁于樊。于禁等七軍皆沒。修方果降羽。而仁圍甚急焉。是時漢帝都許中。魏武以爲近賊。欲徙河北。懿諫曰。禁等爲水所沒。非戰守之失。于國家大計。未有所損。而便遷都。既示敵以弱。又淮沔之人。大不安矣。孫權劉備。內親外疏。羽之得意。權所不願也。可諭權勸令犄其後。則樊圍自解。魏武從之。權果遣將呂蒙西襲公安。拔之。羽遂爲蒙所獲。魏武薨。文帝

即位孫權帥兵西過朝議以樊襄陽無穀不可以禦寇時曹仁鎮襄陽請召仁還宛懿曰孫權西破關羽此其欲自結之時也必不敢爲患襄陽水陸之衝禦寇要害不可棄也言竟不從仁遂焚棄二城權果不爲寇魏將孟達之降也魏朝遇之甚厚懿以達言行傾巧不可任屢諫不見聽乃以達領新城太守封侯假節達于是連吳固蜀潛圖中國蜀相諸葛亮惡其反覆又慮其爲患達與魏興太守申儀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詐降過儀因漏泄其謀達聞其謀漏泄將舉兵懿恐達速發以書喻之曰將軍昔棄劉備託身國家國家委將軍以疆埸之任任將軍以圖蜀之事可謂心貫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齒于將軍諸葛亮欲相破惟恐無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豈輕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達得書大喜猶豫不決懿乃潛軍進討諸將言達與二賊交構宜觀望而後動懿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促決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蜀各遣其將向西城安橋木闌塞以救達懿乃分諸將以拒之初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吳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則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水達於城外爲木柵以自固懿渡水破其柵直造城下八道攻之[illegible]六日達甥鄧賢將[illegible]開門出降[illegible]傳首京師俘獲萬餘人[illegible]虜宜[illegible]者爲先對曰[illegible]中國[illegible]戰[illegible]攻敵必扼其喉而[illegible]夏口東[illegible]若爲陸軍以向皖城引權東下爲水軍向夏口乘其虛而擊之此神兵從天而墮[illegible]矣天子並然之諸葛亮攻天水圍將軍賈嗣魏平于祁山天子曰西方有事非君莫可付者乃使懿西屯長安都督雍梁二州諸軍事統車騎將軍張郃後將軍費

曜征蜀護軍戴陵雍州刺史郭淮等拒亮張郃勸懿分軍駐雍郿為後鎮懿曰料前軍獨能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為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為黥布擒也遂進軍隃麋亮聞大軍且至乃自帥衆將芟上邽之麥諸將皆懼懿曰亮慮多決少必安營自固然後芟麥吾得一日兼行足矣于是卷甲晨夜赴之亮望塵而遁懿曰吾倍道疲勞此曉兵者之所貪也亮不敢據渭水此易與耳進次漢陽與亮相遇懿列陣

以待之使將牛金輕騎餌之兵纔接而亮退追至祁山亮屯鹵城據南北二山斷木為重圍懿攻拔其圍亮宵遁追擊破之後亮又帥衆十餘萬出斜谷壘于渭之渭水南原天子憂之遣征蜀護軍秦良督步騎二萬受懿節度諸將欲往渭北以待之懿曰百姓積聚皆在渭南此必爭之地也遂引軍而濟背水為壘因謂諸將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東若西止五丈原則諸軍無事矣亮果止原將北渡渭懿遣將軍周當屯陽遂以餌之數日亮不動懿曰亮欲爭原而不向陽遂此意可知也遣將軍胡遵雍州刺史郭淮共備陽遂與亮會于積石臨原而戰亮不得進還于五丈原會有長星墜亮之壘懿知其必敗遣奇兵犄亮之後斬五百餘級獲生口千餘降者八百餘人時朝廷以亮僑軍遠寇利在急戰每命懿持重以候其變亮數挑戰懿不出因遺懿巾幗婦人之飾懿怒表請決戰天子不許乃遣骨鯁臣衛尉辛毗仗節為軍師以制

之後亮復來挑戰懿將出兵以應之毗仗節而立軍門懿乃止初蜀將姜維聞毗來謂亮曰辛毗仗節而至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亡戰心所以固請者以示武于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懿弟孚書問軍事懿復書曰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雖提卒十萬而墮吾畫中破之必矣與之對壘百餘日會亮病卒諸將燒營遁走百姓奔告懿出兵追之亮長史楊儀反旗鳴鼓

若將拒懿者懿以窮寇不之逼於是楊儀結陣而去經日乃行其營壘觀其遺事獲其圖書糧穀甚衆懿審其必死曰天下奇才也辛毗以為尚未可知懿曰軍家所重軍書密計兵馬糧穀今皆棄之豈有人捐其五藏而可以生乎宜急追之關中多蒺藜懿使軍士三千人著軟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悉著屐然後馬步俱進追到赤岸乃知亮死時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而笑曰吾能料生不料死故也先是

亮使至懿問曰諸葛公起居何如食可幾許對曰三四升次問政事曰二十罰已上皆自省覽懿既而告人曰諸葛孔明其能久乎竟如其言

遼東太守公孫文懿反召懿詣京師天子曰此不足以勞君事欲必克故以相煩耳君度其作何計對曰棄城而走上計也據遼水以拒大軍次計也坐守襄平此成擒耳天子曰其計將安出對曰惟明者能深度彼我預有所棄此非其所及也今孤軍遠征將謂不能持久必先據遼水而後守此中下計也天子曰往還幾時對曰往百日還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為休息一年足矣遂進師經孤竹越碣石次于遼水文懿果遣步騎數萬阻遼隧堅壁而守南北六七十里以拒懿懿盛兵多張旗幟出其南賊盡銳赴之乃泛舟潛濟以出其北與賊營相逼沉舟焚梁傍遼水作長圍棄賊而向襄平諸將言曰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衆也懿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計此王邑所以恥過

昆陽也古人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則巢窟虛矣我直指襄平必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懿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捷賊保襄平進軍圍之初文懿聞魏軍之出也請救于孫權權亦出兵遙為之聲援遺文懿書曰司馬公善用兵變化若神所向無前深為弟憂之會霖潦大水平地數尺三軍

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張緝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日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懿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文懿將士四倍于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失半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衆我寡賊饑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促之亦何所爲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摽其樵采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雨故雖饑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朝廷聞師遇雨咸請召還天子曰司馬公臨危制變計日擒之矣既而雨止遂合圍起土山地道楯櫓鉤衝發矢石雨下晝夜攻之時有長星色白有芒鬣自襄平城西南流于東北墜于梁水城中震慴文懿大懼乃使其所署相

國王建御史大夫柳甫乞降請解圍面縛不許執建等皆斬之檄告文懿曰昔楚鄭列國而鄭伯猶肉袒牽羊而迎之孤爲王人位則上公而建等欲孤解圍退舍豈楚國之謂邪二人老耄必傳言失旨已相爲斬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決者來文懿復遣侍中衛演乞剋日送任懿謂演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餘二事惟有降與死耳汝不肯面縛此爲決就死也不須送任文懿攻南圍突出懿縱兵擊破之斬于梁水之上星墜之所將有兵士寒凍乞襦懿弗之與或曰幸多故襦可以賜之懿曰襦者官物人臣無私施也吳將全琮寇芍陂朱然孫倫圍樊城諸葛瑾步騭掠柤中懿請自討之議者以爲賊遠來攻樊不可卒拔挫于堅城之下自有破之勢宜長策以御之懿曰邊城受敵而安坐廟堂疆埸騷動衆心疑惑是社稷之大憂也乃督諸軍南征車駕送出津陽門懿以南方暑濕不宜持久使輕騎

示必攻之勢而兵宵遁走匠以兵八八疑地有主客之分也

撓之然不敢動于是作戰士簡精銳爲先登申號令示必攻之勢吳軍夜遁走追至三州口斬獲萬餘人懿寢疾薨于京師時年七十三晉国初建追尊宣王。

孫子曰其次伐交懿令孫權犄劉備之後又曰兵之情主速懿攻孟達八日到其城下又曰形人而我無形懿以陸軍出皖城而以水軍向夏口又曰以分合爲變懿不分軍爲前後又曰怒而撓之懿雖敵以巾幗撓之而不動又曰知戰之日懿討遼東謂一年足矣又曰攻其必救懿棄賊而向襄平又曰兵聞拙速懿討孟達不計死傷與粮競又曰能而示之不能懿討文懿不取小利以示無能又曰形之敵必從之懿示必攻而吳師夜遁是也

註釋評點古今名將傳卷之五

註釋評點古今名將傳卷之六

長洲陳元素孝平父評點

吳　周瑜　　吳　呂蒙
吳　陸遜　　吳　陸抗
晉　羊祜　　晉　杜預
晉　王濬　　晉　馬隆
晉　周訪　　晉　陶侃

吳周瑜

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也。初孫堅興義兵。討董卓。徙家於舒。堅子策與瑜同年。獨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及策薨。權統事。瑜與張昭共掌衆事。曹公入荊州。劉琮舉衆降。曹公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將士聞之皆恐。權延見羣下。問以計策。議者咸曰。曹公豺虎也。然託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鬬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瑜曰。不然。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尚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場。又能與我校勝負於船楫可乎。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爲操後患。且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時劉備爲曹公所破。欲引南渡江。與魯肅遇於當陽。遂共圖計。

因進住夏口遣諸葛亮詣權權遂遣瑜及程普等與備幷力逆曹公遇於赤壁時曹公軍衆已有疾病初一交戰公軍敗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鬭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又豫備走舸各繫大船後因引次俱前曹公軍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

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煙焰漲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軍遂敗退還保南郡備與瑜等復共追曹公留曹仁等守江陵城徑自北歸瑜與程普又進南郡與仁相對各隔大江兵未交鋒瑜卽遣甘寧前據夷陵仁分兵騎別攻圍寧寧告急於瑜瑜用呂蒙計留凌統以守其後身與蒙往救寧寧圍既解乃渡屯北岸克期大戰瑜親跨馬擽陣會流矢中右脅瘡甚便還後仁聞瑜臥未起勒兵就陣瑜乃自興案行軍營激揚

[illegible]

吏士仁由是遂退權拜瑜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劉備以左將軍領荊州牧治公安備詣京見權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爲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埸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曹公在北方當廣攬英雄又恐備難卒

瑜謀制劉備[illegible]

[illegible]

制故不納是時劉璋爲益州牧外有張魯寇侵瑜乃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折衄方憂在腹心不能與將軍連兵相爭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得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江陵爲行裝而道於巴丘病卒

瑜謀取蜀[illegible]

[illegible]

孫子曰天地孰得瑜謂曹公盛冬驅中國士涉江湖又曰親而離之瑜威聲遠著而曹公劉備咸疑譖之是也

吳　呂蒙

呂蒙字子明。湖南富陂人也。少南渡。依姊夫鄧當。當爲孫策將。數討山越。蒙年十五六。竊隨當擊賊。當顧見大驚。呵叱不能禁止。歸以告蒙母。母恚欲罰之。蒙曰。貧賤難可居。脫誤有功。富貴可致。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母哀而舍之。當以蒙年小輕之。曰。彼孺子何能爲。此欲以肉餧虎耳。他日與蒙會。又蚩辱之。蒙大怒。引刀殺吏。出走。後策召見。奇之。引置左右。數歲。鄧當死。張昭薦蒙代當。拜別部司馬。權統事。料諸小將兵少而用薄者。欲并吞之。蒙陰賒貰。爲兵作絳衣行縢。及簡日。陳列赫然。兵人練習。權見之大悅。增其兵。從征黃祖。祖令都督陳就逆以水軍出戰。蒙勒前鋒。親梟就首。將士乘勝進攻其城。祖聞就死。委城走。兵追擒之。權曰。事之克。由陳就先獲也。以蒙爲橫野中郎將。益州將襲肅舉軍來附。周瑜表以肅兵益蒙。蒙盛稱肅有膽勇。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其言。還肅兵。

瑜使甘寧前據夷陵。曹仁分衆圍寧。寧困急。使使請救。蒙說瑜分遣三百人柴斷險道。賊走可得其馬。瑜從之。軍到夷陵。即日交戰。所殺過半。敵夜遁去。行遇柴道。騎皆舍馬步走。兵追蹙擊。獲馬三百匹。方船載還。於是將士形勢自倍。乃渡江立屯。與相攻擊。曹仁退走。遂據南郡。撫定荊州。魯肅代周瑜。當之陸口。過蒙屯下。肅意尚輕蒙。或說肅曰。呂將軍功名日顯。不可以故意待也。君宜顧之。遂往詣蒙。酒酣。蒙問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爲鄰。將何計略以備不虞。肅造次應曰。臨時施宜。蒙曰。今東西雖爲一家。而關羽實熊虎也。計安可不豫定。因爲肅畫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呂子明。吾不知卿才略所及乃至於此也。遂拜蒙母。結友而別。時蒙與成當宋定徐顧屯次比近。三將死。子弟幼弱。權悉以兵并蒙。蒙固辭。陳啓顧等皆勤勞國事。子弟雖小。不可廢也。書三上。權乃聽。蒙於是又爲擇師。使輔導之。其操心率如此。後權拒曹公於

濡須數進奇計。又勸權夾水口立塢，所以備禦甚精。曹公不能下而退。曹公遣朱光為廬江太守，屯皖，大開稻田，又令間人招誘鄱陽賊帥，使作內應。蒙曰：皖田肥美，若一收孰，彼眾必增。如是數歲，操態見矣，宜早除之。乃具陳其狀。於是權親征皖，引見諸將，問以計策。蒙乃薦甘寧為升城督，督攻在前，蒙以精銳繼之。侵晨進攻，蒙手執枹鼓，士卒皆騰踊自升，食時破之。既而張遼至夾石，聞城已拔，乃退。權加其功，即拜廬江

太守，所得人馬皆分與之。廬陵賊起，諸將討擊不能擒。權曰：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復令蒙討之。蒙至，誅其首惡，餘皆釋放，復為平民。是時劉備令關羽鎮守，專有荊土。權命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蒙移書二郡，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而備自蜀親至公安，遣羽爭三郡。權時住陸口，使魯肅將萬人屯益陽拒羽，而飛書召蒙，使捨零陵，急還助肅。初，蒙既定長沙，當之零陵，過酃，載南陽鄧玄之。玄之者，郝普之舊也，欲

令誘普。及被書當還，蒙祕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略。晨當攻城，顧謂玄之曰：郝子太聞世間有忠義事，亦欲為之，而不知時也。左將軍在漢中，為夏侯淵所圍。關公在南郡，今至尊身自臨之。近者破樊本屯，救酃，逆為孫規所破。此皆目前之事，君所親見也。彼方首尾倒懸，救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士卒精銳，人思致命。至尊遣兵，相繼於道。今子太以旦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猶牛蹄中魚，冀賴江漢，其不可恃亦明矣。若

子太必能一士卒之心，保孤城之守，尚能稽延旦夕，以待所歸者，可也。今吾計力度慮，而以攻此，曾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之後，身死何益於事？而令百歲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哉？度此家不得外問，謂援可恃，故至於此耳。君可見之，為陳禍福。玄之見普，具宣蒙意，普懼而聽之。玄之先出報蒙，普尋後當至。蒙豫敕四將，各選百人，普出，便入守城門。須臾普出，蒙迎執其手，與俱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見書，知備

蒙詐降劉備之將郝普

在公安而羽在益陽。懟恨入地。蒙留孫河委以後事。即日引軍赴益陽後曹公又大出濡須。權以蒙為督據前所立塢置彊弩萬張於其上以拒曹公。曹公前鋒屯未就。蒙攻破之。魯肅卒。蒙西屯陸口。肅軍人馬萬餘盡以屬蒙。又拜漢昌太守。與關羽分土接境。知羽驍雄有并兼心。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初魯肅等以為曹公尚存。禍難始構。宜相輔協。與之同仇。不可失也。蒙乃密陳計策曰。令征虜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蔣欽

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為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今不于強壯時圖之。一旦僵仆。欲復陳力。其可得耶。權深納其策。初至陸口。外倍修恩厚。與羽結好。後羽討樊。留兵將備公安南郡。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病為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擒也。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羽果信之。稍撤兵以赴樊。魏使于禁救樊。羽盡擒禁等人馬數萬。託以糧乏。擅取湘關米。權聞之遂行。先遣蒙在前。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𦪇𦨶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士仁麋芳皆降。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約令軍中不得干歷

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公。蒙猶以為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于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飢寒者賜衣糧。羽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權至。羽還。在道路數使人與蒙相問。蒙輒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于平時。故吏士無鬬心。會權尋至。羽自知孤窮。乃

走麥城西至漳鄉衆皆委羽而降權使朱然潘
璋斷其徑路即父子俱獲荊州遂定以蒙為南
郡太守封孱陵侯蒙疾權時在公安迎置內殿
所以治護者萬方年四十二遂卒蒙常以部曲
事為江夏太守蔡遺所白蒙無恨意及豫章太
守顧邵卒權問所用蒙因薦遺奉職佳吏權笑
曰君欲為祁奚耶于是用之甘寧麤暴好殺既
嘗失蒙意又時違權令權怒之蒙曰將如寧難
得宜容忍之權遂厚寧卒得其用孫權與陸遜

論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略兼人遂破
孟德開拓荊州邈焉難繼君今繼之公瑾昔要
魯肅來東致達于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略帝王
之業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琮張言方率數
十萬衆水步俱下孤請諸將問所宜俱言宜遣
使迎之肅即駮言不可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
衆逆而擊之此二快也且其決計策意出張蘇
遠矣後雖一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
其二長也周公不求備于一人故孤忘其短而

貴其長常以比方鄧禹也又子明少時孤謂不
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長學問開益籌略奇
至可以次于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圖取
關羽勝于魯肅肅答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
除羽不足忌此肅內不能辦外為大言耳孤亦
恕之不苟責也
孫子曰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蒙料賊之道
而柴險得焉又曰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
蒙因鄧元之而降郝普又曰攻其無備蒙令

關羽撤兵而襲南郡又曰法令孰行蒙鄉人
盜笠而斬之是也

吳陸遜

陸遜字伯言吳郡吳人也孫權為將軍遜任幕
府權數訪世務遜建議曰方今英雄棊峙豺狼
闚望克敵迎亂非衆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
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
權納其策以為帳下右部督會丹陽賊帥費棧
受曹公印綬扇動山越為作內應權遣遜討棧

遜書以驕關羽

伐攴賞多而遜兵少遜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
夜潛山谷間鼓譟而前應時破散遂部伍東三
郡彊者為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蕩
除所過肅清呂蒙稱疾詣建業遜往見之謂曰
關羽接境如何遠下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
遜曰羽矜其驍氣陵轢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
逸但務北進未嫌於我有相聞病必益無備今
出其不意自可擒制下見至尊宜好為計蒙曰
羽素勇猛既難為敵且已據荊州恩信大行兼

始有功膽勢益盛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誰可
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
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
過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
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部督代蒙遜出陸口書
與羽曰前承觀釁而動以律行師小舉大克一
何巍巍敵國敗績利在同盟聞慶拊節想遂席
卷共獎王綱近以不敏受任來西延慕光塵思
稟良規又曰于禁等見獲遐邇欣歎以為將軍

[illegible]

之勳足以長世雖昔晉文城濮之師淮陰拔趙
之略蔑以尚茲聞徐晃等步騎駐旌闚望麾葆
操猾虜也忿不思難恐潛增眾以逞其心雖云
師老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苦輕敵古人杖
術軍勝彌警願將軍廣為方計以全獨克僕書
生疏遲忝所不堪喜鄰威德樂自傾盡雖未合
策猶可懷也羽覽遜書有謙下自託之意意大
安無復所嫌遜具啟形狀陳其可擒之要權乃
潛軍而上使遜與呂蒙為前部至即克公安南

郡黃武元年劉備率大眾來向西界權命遜督
五萬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
數十屯以金錦爵賞誘動諸夷使將軍馮習為
大督張南為前部趙融廖淳傅彤等各為別督
先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
將皆欲擊之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備知其計
不可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
諸軍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遜上疏曰夷陵
要害國之關限雖為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

此論劉備舍船就步不能有備

遜乃以火攻破備營

[illegible]

損一郡之地荆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備干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雖不材憑奉威靈以順討逆破壞在近尋備前後行軍多敗少成推此論之不足爲戚臣初嫌之水陸俱進今反舍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伏願至尊高枕不以爲念也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以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火勢甚盛遜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備將杜路劉寧等窮逼請降備陞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備因夜遁驛人自擔燒鐃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尸骸漂流

遜調度有方不救安東而安東之圍自解

以忍辱服諸將

[illegible]

塞江而下備大慚恚曰吾乃爲遜所折辱豈非天邪初孫桓別討備前鋒於夷道爲備所圍求救於遜遜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已困奈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衆心城牢糧足無可憂也待吾計展欲不救安東安東自解及方略大施備果奔潰桓後見遜曰前實怨不見救定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耳當禦備時諸將軍或是孫策時舊將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恃不相聽從遜按劒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在界境此强敵也諸君並荷國恩當相輯睦共翦此虜上報所受而不相順非所謂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有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各任其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也及至破備計多出遜諸將乃服權聞之曰君何以初不啓諸將違節度者耶遜對曰受恩深重任過其才又此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當與共克定大事者臣雖駑懦竊慕相如寇恂相

亡之義以濟國事。權大笑稱善。加拜遜輔國將軍。領荊州牧。備尋病亡。子禪襲位。諸葛亮秉政。與權連和。時事所宜。權輒令遜語亮。并刻權印以置遜所。權每與禪亮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七年。權使鄱陽太守周魴譎魏大司馬曹休。休果奉衆入皖。乃召遜假黃鉞。爲大都督。逆休。休既覺知。恥見欺誘。自恃兵馬精多。遂交戰。遜自爲中部。令朱桓全琮爲左右翼。三道俱進。果衝休伏兵。因驅

走之。追亡逐北。徑至夾石。斬獲萬餘。牛馬騾驢車乘萬兩。軍資器械略盡。休還。疽發背死。諸軍振旅過武昌。權令左右以御蓋覆遜。出入殿門。凡所賜遜。皆御物上珍。於時莫與爲比。嘉禾五年。權北征。使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親人韓扁齎表奉報。還遇敵於沔中。鈔邏得扁。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旋。賊得韓扁。具知吾闊狹。且水乾。宜當急去。遜未荅。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弈棊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其當有

以。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已旋。無所復慼。得專力於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便退。賊當謂吾怖。仍來相蹙。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敵素憚遜。遽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船。敵不敢干。軍到白圍。託言住獵。潛遣將軍周峻張梁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石陽市盛。峻等奄至。人皆捐物入城。城門噎不得關。

敵乃自斫殺己民。然後得闔。斬首獲生凡千餘人。其所生得。皆加營護。不令兵士干擾侵侮。將家屬來者。使就料視。若亡其妻子者。即給衣糧。厚加慰勞。發遣令還。或有感慕相携而歸者。鄰境懷之。又魏江夏太守逯式兼領兵馬。頗爲邊害。而與北舊將文聘子休宿不叶。遜聞其然。即假作荅式書云。得報懇惻。知與休久結嫌隙。勢不兩存。欲來歸附。輒以密呈來書表聞。撰衆相迎。宜潛速嚴。更示定期。以書置界上。式兵得書

以允式。式惶懼。遂送妻子還洛。由是吏士不復親附。遂以免罷。赤烏七年為丞相。卒。次子抗襲爵。

孫子曰。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遜討費棧。益施牙幢而分布鼓角。又曰出其不意。遜以呂蒙稱疾而請出羽之不意。又曰卑而驕之。遜與羽書有謙下之意。而羽無所嫌。又曰其所居易者利也。遜以吳班營於平地而謂必有巧。又曰避其銳氣擊其惰歸。遜以備軍始集不擊而待其疲沮。又曰愛民可煩。遜謂孫桓無可憂而不必救。又曰我不欲戰。乖其所之。遜種豆弈棋而敵不敢逼。又曰親而離之。遜假作式書是也。

吳陸抗

陸抗字幼節。孫策外孫也。與諸葛恪換屯柴桑。抗臨去。皆更繕完城圍。葺其墻屋。居廬桑木不得妄敗。恪入屯。儼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頗有毀壞。深以為慚。孫皓即位。政令多闕。抗上疏曰。

臣聞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蓋六國所以兼并于強秦。西楚所以北面于漢高也。今敵跨制九服。非徒關右之地。割據九州。豈但鴻溝以西而已。國家外無連國之援。內非西楚之強。庶政陵遲。黎民未乂。而議者所恃。徒以長川峻山。限帶封域。此乃書傳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鳳凰元年。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抗聞之。即部分諸軍。令將軍左奕、吾彥、蔡貢等。徑赴西陵。敕諸營更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寇。晝夜催切。如敵已至。衆甚苦之。諸將咸諫曰。今及三軍之銳。亟以攻闡。比晉救至。闡必可拔。何事于圍。而以弊士民之力乎。抗曰。此城處勢既固。糧穀又足。且所繕脩備禦之具。皆抗所宿規。今反身攻之。既非可卒克。且北救必至。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諸將咸欲攻闡。抗每不許。宜都太守雷譚言至懇切。抗欲服衆。聽令一攻。攻果無利。圍備始合。晉車騎將軍羊祜率師向江陵。諸將咸以抗不

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所憂患。假令敵沒江陵。必不能守。所損者小。如使西陵槃結。則南山羣夷皆當擾動。則所憂慮難可以言也。吾寧棄江陵而赴西陵。况江陵牢固乎。初江陵平衍。道路通利。抗敕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漸漬平中。以絶寇叛。祜欲因所遏水。浮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使咸亟破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祜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大費損功力。晉巴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平。荊

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令張咸固守其城。公安督孫遵巡南岸禦祜。水軍督留慮鎮西將軍朱琬拒胤。身率三軍。憑圍對肇。將軍朱喬營都督俞贊亡詣肇。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者。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即夜易夷兵。皆以舊將充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旋軍擊之。矢石雨下。肇衆傷死者相屬。肇至經月。計屈夜遁。抗欲追之。而慮闡畜力養鋭。伺視間隙。兵不足分。於是但鳴鼓戒衆。若將追

者。肇衆兇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兵躡之。肇大破敗。祜等皆引軍還。抗遂陷西陵。誅夷闡族。及其將吏。脩治城圍。東還樂鄉。貌無矜色。謙沖如常。故得將士歡心。拜大司馬荊州牧。遂卒。

孫子曰。城有所不攻。抗違衆議而不攻西陵。又曰上兵伐謀。抗決堰以破羊祜之策。又曰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抗以舊將易夷兵。是也。

晉羊祜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嘗遊汶水之濱。遇父老謂之曰。孺子有好相。年未六十。必建大功於天下。既而去。莫知所在。武帝將有滅吳之志。以祜爲都督荊州諸軍事。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爲邊害。祜患之。卒以詭計令吳罷守。于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詔罷

江北都督置南中郎將以所統諸軍在漢東江
夏者皆以益祜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
鈴閤之下侍衛者不過十數人而頗以畋漁廢
政嘗欲夜出軍司徐胤執棨當營門曰將軍都
督萬里安可輕脫將軍之安危亦國家之安危
也胤今日若死此門乃開耳祜改容謝之此後
稀出矣吳西陵督步闡舉城來降吳將陸抗攻
之甚急詔祜迎闡祜率五百萬出江陵遣荊州
刺史楊肇攻抗不剋闡終為抗所擒有司奏祜

所統八萬餘人賊衆不過三萬祜頓兵江陵使
賊備其設乃遣楊肇偏軍入險兵少糧單軍人
挫衄背違詔命無大臣節坐貶為平南將軍而
免楊肇為庶人祜以孟獻營武牢而鄭人懼晏
弱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
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為晉有自
是前後降者不絕乃增修德信以懷柔初附慨
然有吞并之心每與吳人交兵尅日方戰不為
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詐之策者輒飲以醇

酒使不得言人有略吳二兒為俘者祜遣送還
其家後吳將夏詳邵顗等來降二兒之父亦率
其屬與俱吳將陳尚潘景來寇祜追斬之美其
死節而厚加殯斂景尚子弟迎喪祜以禮遣還
吳將鄧香掠夏口祜募生縛香既至宥之香感
其恩率部曲而降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
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遊獵常止晉地
若禽獸先為吳人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皆封
還之於是吳人翕然悅服稱為羊公不之名也

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之德量雖樂
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祜饋之藥抗服
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祜豈酖人者時談
以為華元子反復見于今抗每告其戍曰彼專
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
已無求細利孫皓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一
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臣不如此正
是彰其德于祜無傷也祜以伐吳必藉上流之
勢又時吳有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

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祜聞之曰此必水軍有功但當思應其名者耳會益州刺史王濬召爲大司農祜知其可任濬又小字阿童因表留濬監益州諸軍事加龍驤將軍密令修舟檝爲順流之計祜繕甲訓卒廣爲戎備至是上疏曰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孫晧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名臣重將不復自信將疑于朝士困于野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而官軍爭進人有致節之志吳人戰于其內有憑城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克可必矣帝深納之會秦涼屢敗祜復表曰吳平則胡自定但當淡濟大功

耳而議者多不同祜歎曰天下不如意事十居七八故有當斷不斷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于後哉會吳人寇弋陽江夏略戶口詔遣侍臣移書詰祜不追討之意并欲移州復舊之宜祜曰江夏去襄陽八百里比知賊問賊去亦已經日矣步軍方往安能救之哉勞師以免責恐非事宜也昔魏武置都督類皆與州相近兵勢好合惡離疆場之間一彼一此愼守而已古之善教也若輒徙州賊出無常亦未知州之所宜據也使者不能詰祜寢疾求入朝及侍坐面陳伐吳之計帝以其病不宜數入遣張華問其籌策祜曰吳人虐政已甚可不戰而克若孫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其百萬之衆長江未可輕越也將爲後患乎華深贊成其計祜謂華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祜臥護諸將祜疾篤乃舉杜預自代尋卒南州人征市日聞祜喪莫不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爲之泣其仁德所感如此襄陽百姓於峴山祜平生

遊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illegible]其碑者莫
不流涕杜預因名爲墮淚碑祜卒二歲而吳平
羣臣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因
以[illegible]定之功[illegible]祜廟
[illegible]德信而吳人歸附
[illegible]虛祜斗吳人一處
[illegible]也爲散地祜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也博學多通明於典
[illegible]德不可[illegible]及立功立言可庶幾
也預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稱美號曰杜武
庫言其無所不有也時帝密有滅吳之計而朝
議多違唯預羊祜張華與帝意合祜病舉預自
代及祜卒拜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預
既至繕甲兵耀威武乃簡精銳襲吳西陵督
張政大破之政吳之名將也據要害之地恥以
無備取敗不以所喪之實告于孫皓預欲間吳
邊將乃表還其所獲之衆於皓皓果召政遣武
昌監劉憲代之故大軍臨至使其將帥移易以
成傾蕩之勢預處分既定乃啓請伐吳之期帝
報待明年方欲大舉預上表曰凡事當以利害
相校今此舉十有八九利其一二止於無功耳
其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已功不
在身各恥其前言故守之也昔漢宣帝議趙充
國所上事效之後詰責諸議者皆叩頭而謝以
塞異端也自秋以來討賊之形頗露若今中止

孫皓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諸城
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積大船於夏口
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時帝與張華圍棋而預
表適至華推枰斂手曰陛下聖明神武國富兵
彊吳主淫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
帝乃許之預陳兵於江陵遣周旨伍巢等率奇
兵八百泛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
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都督孫歆震恐
與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旨巢等伏

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距。王濬大敗而還。旨等發伏兵。隨從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故軍中為之謠曰。以計代戰一當萬。於是進逼江陵。吳督將伍延偽請降。而列兵登陴。預攻赴之。既平。上流于是。沅湘以南。至于交廣。吳之州郡皆望風歸命。奉送印綬。預仗節稱詔而綏撫之。王濬先列上得孫歆頭。預後生送歆。洛中以為大笑。時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俟來冬。更為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強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羣帥。徑造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議者乃以書謝之。孫皓既平。振旅凱入。以功進爵當陽縣侯。初攻江陵。吳人知預病癭。憚其智計。以瓠繫狗頸示之。每大木似癭。輒斫使白。題曰杜預頸。及城平。盡捕殺之。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為險固。荊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

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預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凡所興造。必考度始終。鮮有敗事。或譏其意碎者。預曰。禹稷之功。期于濟世。所庶幾也。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在大事。輒居將率之列。結交接物。恭而有禮。既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時王濟解相馬。和嶠頗聚斂。預常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為害。不求益也。尋卒。

孫子曰。敵人開闔。必亟入之。預表還所獲而間張政。又曰。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預以奇兵襲樂鄉。而孫歆以謂飛渡江。又曰。善戰者求之於勢。預謂兵威已振。勢如破竹是也。

晉王濬

王濬字士治。弘農湖人也。博涉墳典。恢廓有大志。常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人或謂之何太

過濬曰吾欲使容長戟幡旗衆咸笑之濬曰陳勝有言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後參征南軍事祜深知待之祜兄子暨白祜濬爲人智大奢侈不節不可專任宜有以裁之祜曰濬有大才將欲濟其所欲必可用也識者謂祜可謂能舉善焉除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濬乃嚴其科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遷益州刺史武帝謀伐吳詔濬修舟艦濬乃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

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來往又畫鷁首怪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檝之盛自古未有濬造船於蜀其木柹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吾彥取流柹以呈孫皓曰晉必有攻吾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皓不從尋以謠言拜濬爲龍驤將軍監益梁諸軍事時朝議咸諫伐吳濬乃上疏曰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又臣年七十死亡無日願陛下無失事機帝深納焉又杜預表請帝乃發詔分命

諸方節度濬於是統兵先在巴郡之所全育者皆堪徭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死也濬發自成都吳人於江險磧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船先是羊祜獲吳間諜具知其狀濬乃作大筏數十亦方百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鐵錐錐輒著筏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

無所礙詔進濬爲平東將軍督益梁諸軍事濬自發蜀兵不血刃攻無堅城於是順流鼓棹徑造三山皓遣游擊將軍張象率舟軍萬人禦濬象軍望旗而降皓聞濬軍旌旗器甲屬天蔽江威勢甚盛莫不破膽濬入于石頭皓乃肉袒面縛造于壘門濬躬解其縛送於京師收其圖籍封其府庫軍無私焉初詔書使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秣陵受王渾節度預至江陵謂將帥曰濬得下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令

[illegible]

受制於我若不能尅罰無緣得施節度濬至西陵預與之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亦曠世一事也濬大悅表呈預書及濬將至秣陵王渾要令暫過論事濬舉帆直指報曰風利不得泊也王渾又破皓中軍斬張悌等頓兵不敢進而濬乘勝納降渾恥而且忿乃表濬違詔不受節度誣責濬曰前詔使將軍受安東將軍渾節度渾思謀深重案甲以待將軍云何徑前不從渾命違制昧利甚失大義濬上書自理曰前至三山見渾軍在北岸遣書與臣可暫來過臣水軍風發乘勢造賊城無緣得於長流之中迴船過渾伏讀嚴詔驚怖悚慄不知軀命當所投厝豈唯老臣獨懷戰灼三軍上下咸盡喪氣案春秋大夫出疆由有專輒臣雖愚蠢以爲事君之道惟當竭節盡忠奮不顧命量力受任臨事制宜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其顧護嫌疑以避咎責此是人臣不忠之利實非明主社稷之福也渾又騰

此固辯已之救辨

此以實濬之欺君

周浚書云濬軍得吳寶物濬復表曰昔樂毅伐齊下城七十而卒被讒間脫身出奔樂羊既反謗書滿篋夫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則禍在不測故朱雲折檻嬰逆鱗之怒慶忌救之成帝不問望之周堪違忤石顯雖闔朝嗟嘆而死不旋踵此臣之所大怖也臣將軍素嚴兵人不得妄離部陳閒在秣陵諸軍凡二十萬衆臣軍先至爲土地之主百姓之心皆歸仰臣臣切敕所領秋毫不犯有違犯者凡斬十三人皆吳人所知也又聞吳人言前張悌戰時所殺纔有二千人而渾浚露布亦以萬計以吳剛子爲主簿而遣剛至洛欲令剛增斬級之數實是欺君渾浚等虛詐尚欺陛下豈惜於臣濬自以功大而爲渾所抑每進見陳其功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每衆恕之益州護軍范通濬之外親也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濬曰何謂也通曰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

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焉。如斯顏子之不伐，龔遂之雅對，將何以過之。晉宇所以稱麻頗王濬，寧無愧乎。濬曰，吾始懼鄧艾之事，畏禍及，不得無言，未不能遣諸胸中，是吾偏也。卒時八十。

孫子曰，毀人之國而非久也。濬徑造三山而降孫晧。又曰，上下同欲者勝。濬下建平而杜預不施節度是也。

晉馬隆

馬隆字孝興，東平平陸人。少而智勇。泰始中，將興伐吳之役，下詔曰，吳會未平，宜得猛士以濟武功。雖舊有薦舉之法，未足以盡殊才。其普告州郡，有壯勇秀異，才力傑出者，皆以名聞，將簡其尤異，擢而用之。兗州舉隆才堪良將，稍遷司馬督。初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隆陳其必敗。俄而欣為虜所沒，河西斷絕，帝每有西顧之憂，臨朝而歎曰，誰能為我討此虜，通涼州者乎。朝臣莫對。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

曰，必能滅賊，何為不任。顧卿方略何如耳。隆曰，陛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帝曰，云何。隆曰，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禀陛下威德，醜虜何足滅哉。帝許之，乃以隆為武威太守。公卿僉曰，六軍既衆，州郡兵多，但當用之，不宜橫設賞募，以亂常典。隆小將妄說，不可從也。帝弗納。隆募限腰引弩二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自旦至申，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因請自至武庫選仗。武庫令與隆忿爭。御史劾隆。隆曰，臣當亡命戰場，以報所受。武庫令乃以魏時朽仗見給，不可復用，非陛下使臣滅賊意也。帝從之。又給其三年軍資。隆于是西渡溫水。虜樹機能等，以衆萬計，或乘險以遏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六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于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奇謀間發，出敵不意。或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礙。賊咸以為神。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

自隆之西音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帝撫掌歡笑臨朝召羣臣謂曰若從諸卿言是無秦涼也乃詔曰隆以偏師寡衆奮不顧難冒險能濟其假節宣威將軍隆到武威虜大夫猝拔韓且萬能等率萬餘落歸降前後誅殺及降附者以萬計又率善戎沒骨能等與樹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平朝議將加隆將士勳賞有司奏隆將士皆先加顯爵不應更授衛將軍楊珧駁曰前精募將士少加爵命者此適所以爲誘引令隆全軍獨翹西土獲安不得便以前授塞此後功乃從珧議賜爵加秩各有差太康初以隆爲平虜護軍西平太守將所領精兵又給牙門一軍屯據西平時南虜成奚每爲邊寇隆至帥軍討之虜據險拒守隆令軍士皆負農器將若田者虜以隆無征討意御衆稍怠隆因其無備進兵擊破之畢隆之政不敢爲寇太熙初授東羌校尉積十餘年威信振于隴右時洛陽太守馮翊嚴舒與楊駿通親密圖代隆毀隆年老謬耄不宜服戎於是召隆以舒代鎮氐羌聚結百姓驚懼朝廷恐關隴復擾乃免舒遣隆復職卒於官

孫子曰兵無選鋒曰北隆募勇士三千而平涼州又曰戰壘隨敵以決戰事隆依八陣法且戰且前又曰兵以詐立以利動隆令士卒詐爲田者因其無備而破之是也

晉周訪

周訪字士達汝南安城人也元帝渡江命參鎮東軍事尋以爲揚烈將軍領兵一千二百屯尋陽鄂陵與甘卓趙誘討華軼軼所統厲武將軍丁乾與軼所統武昌太守馮逸交通訪收斬之逸來攻訪訪率衆擊破之逸遁保柴桑訪乘勝進討軼遣其黨王約傅禮等萬餘人助逸大戰於湓口約等又敗訪與甘卓等會於鼓澤與軼水軍將朱矩等戰又敗之軼將周廣燒城以應訪軼衆潰訪執軼斬之遂平江州帝以訪爲振武將軍尋復命訪與諸軍共征杜弢弢作桔槔打官

[illegible]

軍船艦。訪作長岐棧以拒之。檣楫不得爲害。而賊從青草湖密抄官軍。又遣其將張彥陷豫章焚燒城邑。王敦時鎮湓口。遣督護繆蕤李常受訪節度。共擊彥。蕤於豫章。石頭與彥交戰。彥軍退走。訪率帳下將李午等追彥。破之。臨陣斬彥。時訪爲流矢所中。折前兩齒。形色不變。及暮。訪與賊隔水。賊衆數倍。自知力不能敵。乃密遣人如樵採者而出。於是結陣鳴鼓而來。大呼曰。左軍至。士卒皆稱萬歲。至夜。令軍中多布火而食。

[illegible]

賊謂官軍溢至。未曉而退。訪謂諸將曰。賊必引退。然終知我無救軍。當還掩襲。宜促渡水北。既渡。斷橋訖。而賊果至。隔水不得進。於是遂歸發。還杜弘保廬陵。訪追擊敗之。賊嬰城自守。尋而軍糧爲賊所掠。退住巴丘。糧廩既至。復圍弘于廬陵。弘大擲寶物于城外。軍人競拾之。弘因陣亂突圍而出。訪率軍追之。獲鞍馬鎧仗不可勝數。帝又進訪龍驤將軍。王敦表爲豫章太守。加征討都督。時梁州刺史張光卒。愍帝以侍中第

五琦爲征南大將軍。監荊梁益寧四州。出自武關。賊帥杜曾摯瞻胡混等並迎琦。奉之。聚兵數萬。破陶侃于石城。攻平南將軍荀崧于宛。不尅。引兵向江陵。王敦以從弟廙爲荊州刺史。令督護征虜將軍趙誘襄陽太守朱軌陵江將軍黃峻等討曾。而大敗于女觀湖。誘軌並遇害。曾遂逐廙。徑造沔口。大爲寇害。威震江沔。元帝命訪擊之。訪有衆八千。進至沌陽。曾等銳氣甚盛。訪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使將軍李常

討杜弢之帥杜曾而自于陣後射雉以安衆心

縱杜曾敗我兩甄而後出是以佚待勞也

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高張旗幟。曾果畏訪。先攻左右甄。曾勇冠三軍。訪甚惡之。自于陣後射雉以安衆心。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趙胤領其父餘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胤馳馬告訪。訪怒叱令更進。胤號哭還戰。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聞鼓音。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敕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

曰曾驍勇能戰向之敗也彼勞我逸是以尅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鼓行而進遂定漢沔曾等乘圍武當訪以功遷南中郎將督涼州諸軍梁州刺史屯襄陽訪謂其僚佐曰昔城濮之役晉文以得臣不死而有憂色今不斬曾禍難未已於是出其不意又擊破之曾遁走訪部將蘇溫收曾詣軍幷獲第五猗胡混摯瞻等送於王敦

又曰敦說猗逼於曾不宜殺敦不從而斬之進位安南將軍持節都督刺史如故初王敦懼杜曾之難謂訪曰禽曾當相論爲荊州刺史及是而敦不用訪大怒敦手書譬釋幷遺玉環玉椀以申厚意訪投椀於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寶悅乎陰欲圖之旣在襄陽務農訓卒勤於採納守宰有缺輒補然後言上敦患之而憚其強不敢有異訪威風旣著遠近悅服智勇過人爲中興名將性謙虛未嘗論功伐或問訪曰人有小善鮮不自稱公勳如此初無一言何也訪曰朝廷威靈將士用命訪何功之有士以此重之訪練

兵簡卒欲宣力中原與李矩郭默相結慨然有平河洛之志善於撫納士衆皆爲致死聞敦有不臣之心訪常切齒敦雖懷逆謀故終訪之世未敢爲非太興三年卒

孫子曰形之敵必從之訪揚言左軍至而走杜弢又曰餌兵勿食訪軍競拾實物而杜弘得出又曰以佚待勞訪縱杜曾破其兩甄而後出又曰善戰者其節短訪擊敵於三十步是也

晉陶侃

陶侃字士行鄱陽人也劉弘爲荊州刺史將之官辟侃爲南蠻長史遣先向襄陽討賊張昌破之弘旣至謂侃曰吾昔爲羊公參軍謂吾其後當居身處今相觀察必繼老夫矣陳敏之亂弘以侃爲江夏太守加鷹揚將軍敏遣其弟恢來寇武昌侃出兵禦之隨郡內史扈瓌間侃於弘曰侃與敏有鄉里之舊居大郡統強兵脫有異志則荊州無東門矣弘曰侃之忠能吾得之久

侃造船為戰艦見其能權

矣。豈有是乎。侃潛聞之，遣子洪及兄子臻詣
弘以自固。弘引為參軍，資而遣之。又加侃為督
護，使與諸軍并力距恢。侃乃以運船為戰艦。或
言不可。侃曰：用官物討官賊，但須列上有本末
耳。於是擊恢，所向必破。侃戎政齊肅，凡有虜獲，
皆分士卒，身無私焉。遷龍驤將軍、武昌太守。時

詐作商船以誘其劫而獲之亦制賊之一策

天下饑荒，山夷多斷江劫掠。侃令諸將詐作商
船以誘之。劫果至，生獲數人，是西陽王羕之左
右。侃即遣兵逼羕，令出向賊。侃整陣于釣臺為

後繼。羕縛送帳下二十人，侃斬之。自是水陸肅
清，流亡者歸之盈路。侃竭資賑給焉。又立夷市

立夷市于郡東宜收其利亦以杜其侵

于郡東，大收其利。而帝使侃擊杜弢，駐[illegible]頭為
荊州刺史。先鎮沌水城。賊掠其良口，侃使部將
朱伺救之。賊退保冷口。侃謂諸將曰：此賊必更
步向武昌，吾宜還城，晝夜三日行可至。卿等誰

料賊必向武昌而還逆以拒之遂以破賊

能忍饑鬬邪。部將吳寄曰：要欲十日忍饑，晝當
擊賊，夜分捕魚，足以相濟。侃曰：卿健將也。賊果
增兵來攻。侃使朱伺等逆擊，大破之。遣參軍王

貢告捷於王敦。敦曰：若無陶侯，便失荊州矣。即
表拜侃荊州刺史。賊王沖據江陵。王貢還至竟
陵，矯侃命以杜曾為前鋒大督護，進軍斬沖。悉

王貢張奕皆侃部屬也皆陷賊杜弢後貢復歸於侃奕見殺於弢小人之反覆如此

降其眾。侃召曾不到。貢又恐矯命獲罪，遂與曾
舉兵反擊侃。督護鄭攀於沌陽破之。又敗朱伺
於沔口。侃欲退入鄖中。部將張奕將貳於侃，詭
說曰：賊至而動眾，必不可。侃惑之而不進。無何
賊至，果為所敗。賊鉤侃所乘艦，侃窘急走入小
船。朱伺力戰，僅而獲免。張奕遂奔于賊。侃坐免

叛將王貢向武昌而侃命潛師擊走之

官。王敦表以侃白衣領職。復率眾擊杜弢，破之。
敦於是奏復侃官。弢將王貢精卒三千出武陵
江，誘五谿夷，以舟師斷官運，徑向武昌。侃使鄭
攀及伏波將軍陶延夜趣巴陵，潛師掩其不備。
大破之。貢遁還湘城。弢遂疑張奕而殺之。王貢

侃降王貢而杜弢敗走

復挑戰。侃遙謂之曰：杜弢為益州吏，盜用庫錢，
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為隨之也。天下寧有
白頭賊乎。貢初橫腳馬上，侃言訖，貢斂容下腳，
辭色甚順。侃知其可動，復令諭之，截髮為信。貢

逆來降而殘敗走。王敦深忌侃功。左轉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以王廙爲荊州。侃將鄭攀等不欲南行。遂西迎杜曾以距廙。敦意攀承侃風旨。被甲持矛。將殺侃者數四。侃正色曰。使君雄斷當裁天下。何此不决乎。因起如廁。諮議參軍梅陶言於敦曰。周訪與侃親姻。如左右手。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者乎。敦意遂解。侃便夜發。旣達豫章。見周訪流涕曰。非卿外援。我殆不免。侃因進至始興。先是廣州人背刺史郭訥。迎長沙人王機爲刺州。機復遣使詣王敦乞爲交州。敦從之而機未發。會杜弘據臨賀。因機乞降。勸弘取廣州。弘遂與溫邵謀反。或勸侃且上始興勸察形勢。侃不聽。直至廣州。弘遣使僞降。侃知其詐。先於對口起發石車。俄而弘率輕兵而至。知侃有備。乃退。侃追擊破之。又遣部將許高討機斬之。傳首京都。將皆請乘勢擊溫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定耳。於是下書諭之。邵懼而走。追獲於始興。侃在州無事。

輒朝運百甓于齋外。暮運于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侃性聰敏。勤於吏職。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于衆人。當惜分陰。生無益于時。死無聞于後。是自棄也。時造船木屑及竹頭。悉令舉掌之。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廳事前餘雪猶濕。於是以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丁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旣蘇峻作逆。與溫嶠庾亮等俱會石頭。諸軍卽欲决戰。侃以賊盛不可爭鋒。當以歲月智計擒之。累戰無功。諸將請于查浦築壘。監軍部將李根建議請立白石壘。侃不從曰。若壘不成。卿當坐之。根曰。查浦地下。又在水南。唯白石峻極險固。可容數千人。賊來攻不便。滅賊之術也。侃笑曰。卿良將也。乃從根謀。夜修曉訖。賊見壘大驚。賊攻大業。壘侃將救之。長史殷羨曰。若遣救大業。步戰不如峻。則大事去矣。但當急攻石頭。峻必救之。而大業自解。侃又從羨言。峻果

郭默詐稱詔旨殺劉胤侃料其詐而進兵討誅之

棄大業而救石頭諸軍與峻戰陳陵東侃督護景陵太守李陽部將彭世斬峻于陣賊衆大潰屬後將軍郭默矯詔襲殺平南將軍劉胤輒領江州侃聞之曰此必詐也遣將軍宋夏陳修率兵據湓口侃以大軍繼進默遣使寫中詔呈侃參佐多諫曰默不被詔豈敢爲此事若進軍宜待詔報侃厲色曰國家年小不出胸懷且劉胤爲朝廷所禮雖方任非才何緣猥加極刑郭默虓勇所在暴掠以大難新除威綱寬簡欲因隙會騁其從橫耳侃旣至默將宗侯縛默詣侃降侃斬之默在中原數與石勒等戰賊畏其勇聞侃討之兵不血刃而擒也益畏侃侃薨時年七十六蘇峻之役庾亮輕進失利亮司馬商融詣侃謝曰將軍爲此非融等所裁將軍王章至曰章自爲之將軍不知也侃曰昔商融爲君子王章爲小人今王章爲君子商融爲小人初議者以武昌北岸有邾城宜分兵鎭之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

此葉科圖配補

設險而禦寇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虜乃致禍之由非禦寇也且吳時此城乃三萬兵守今縱有兵守亦無益于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後庾亮戍之果大敗梅陶與親人曹識書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恆得法外意其爲世所重如此

孫子曰因利而制權侃因山夷劫掠而詐作商船又曰守其所不攻侃以賊保冷口而先備武昌又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侃知賊僞降而爲之備又曰屈人之兵而非戰侃威名已著諭之以書而賊遁又曰攻其所必救侃攻石頭而解大業之圍又曰地有所不爭侃不守邾城是也

註釋評點古今名將傳卷之六

註釋評點古今名將傳卷之七

長洲陳元素孝平父評點

晉　謝玄　燕　慕容恪
秦　王猛　宋　檀道濟
宋　王鎮惡　梁　韋叡
梁　王僧辯　陳　吳明徹
魏　崔浩　魏　于謹

○晉謝玄

謝玄字幼度少穎悟爲叔父安所器重及長有經國才畧累辟不起後與王珣俱被桓溫辟爲掾並禮重之符堅强盛邊境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玄應舉中書郎郗超雖素與玄不善聞而嘆之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舉才也時咸以爲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亦得其任所以知之於是召還拜建武將軍兖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時符堅遣軍圍襄陽車騎將軍桓沖禦之詔云發三州人丁遣

彭城内史何謙游軍淮泗以爲形援襄陽旣没堅將彭超攻龍驤將軍戴逯於彭城玄率東莞太守高衡後軍將軍何謙次于泗口欲閒遣使報逯令知救至其道無由小將田泓請行乃沒水潛行將趨城爲賊所獲賊厚賂泓使云南軍已敗泓僞許之旣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我單行來報爲賊所得勉之遂遇害時彭超置輜重於留城玄乃揚聲遣謙等向留城超聞之還保輜重謙馳進解彭城圍及符堅自率兵次于項城衆號百萬而凉州之師始達咸陽蜀漢順流幽并係至先遣符融慕容暐張蚝符方等至潁口梁成王先等屯洛澗詔以玄爲前鋒都督徐兖青三州揚州之晉陵幽州之燕國諸軍事與叔父征虜將軍石從弟輔國將軍琰西中郎將桓伊龍驤將軍檀元建威將軍戴熈揚武將軍陶隱等拒之衆凡八萬玄先遣廣陵相劉牢之五千人直指洛澗即斬梁成及成弟雲步騎崩潰爭赴淮水牢之縱兵追之生擒堅僞將梁他

游軍淮泗以爲形援正是犄角之勢

揚言向留城而彭城之圍自解是聲北所謂明驗也

王顯梁悌慕容屈氏等。收其軍實。堅進屯壽陽列陣臨淝水。玄軍不得渡。玄使謂符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爲陣。是不欲速戰。諸君稍卻。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堅衆皆曰。宜阻淝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卻軍令得過。而我以鐵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融亦以爲然。遂麾使卻陣。衆因亂不能止。於是玄與琰伊等。以精銳八千。涉渡淝水。石軍拒張蚝。小退。玄琰仍進。決戰淝水南。堅中流矢。臨陣斬融。堅衆奔潰。自相蹈藉投水死者不可勝計。淝水爲之不流。餘衆棄甲宵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爲王師已至。草行露宿。重以饑凍。死者十七八。詔遣殿中將軍慰勞。進號前將軍。固辭不受。賜錢百萬綵千疋。既而安奏苻堅喪敗。宜乘其釁。會以玄爲前鋒都督。率冠軍將軍桓石虔徑造渦潁。經略舊都。玄復率衆次于彭城。遣參軍劉襲攻堅兗州刺史張崇於鄄城。走之。使劉牢之守鄄城。兗州既平。玄患水道

險澁糧運艱難。用督護聞人奭謀。堰呂梁水。樹柵立七埭爲派。擁二岸之流。以利運漕。自此公私利便。又進伐青州。故謂之青州派。遣懷陵太守高素以三千人向廣固。降堅青州刺史苻朗。又進伐冀州。遣龍驤將軍劉牢之據碻磝。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奮武將軍顏雄渡河立營。堅子丕遣將桑據屯黎陽。玄命劉襲夜襲據。走之。丕惶遽欲降。玄許之。丕告饑。玄饋丕米二千斛。又遣晉陵太守滕恬之渡河守黎陽。三魏皆降。以兗青司豫平。加玄都督徐兗青司冀幽并七州軍事。卒官。

孫子曰擇人而任之。玄之使才各當其任。又曰奪其所愛則聽。玄向留城而解彭城之圍。又曰亂而取之。玄因苻堅陣亂而決戰破之是也

燕慕容恪

慕容恪。字元恭。皝之子也。沉深有大度。年十五身長八尺七寸。容貌魁傑。雄毅嚴重。每所言及

輒經綸世務皝始器焉乃授之以兵數從皝征伐臨機多奇策使鎭遼東甚有威惠高句麗憚之不敢爲寇皝將終謂儁曰今中原未一方建大事恪智勇俱濟汝其委之及儁嗣位彌加親任累戰有大功封太原王儁寢疾引恪與慕容評屬以後事及暐之世總攝朝權初建鄴聞儁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尚存所憂方爲大耳慕容根之就誅也內外危懼恪容止如常神色自若出入往還一人步從或有諫之者恪曰人情懷懼且當自安以靖之吾復不安則衆何瞻仰哉於是人心稍定恪虛襟待物諮詢善道量才處任使人不踰位雖執權政事必諮之於評罷朝歸第則盡心色養手不釋卷恪之圍洛陽也秦中大震苻堅親將以備潼關軍迴乃定恪爲將不尚威嚴專以恩信御物務於大畧不以小令勞衆軍士有犯法密縱舍之捕斬賊首以令軍營內不整似可犯而防禦甚嚴終無喪敗臨終暐親臨問以後事恪曰臣聞報恩莫大薦士板築猶可而況國之懿藩乎吳王文武兼才管蕭之亞陛下若任之以政國其少安不然臣恐二寇必有闚關之計言終而死

孫子曰輔周則國必強恪在中原桓溫以謂所憂方大又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恪之爲將專以恩信而不尚威嚴是也

秦王猛

王猛字景畧北海劇人家于魏郡少貧賤以鬻畚爲業嘗貨畚於洛陽有一人貴買其畚而云無直是言家去此無遠可隨我取直猛利其貴而從之行不覺遠忽至深山見一老父鬚髮皓然踞胡床而坐左右十許人有一人引猛進拜之老父曰王公何緣拜乃十倍償畚直遣人送之猛既出顧視乃嵩高山也猛博學好兵書氣度雄遠隱華山懷佐世之志候風雲而後動桓溫入關猛被褐詣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捫虱而言旁若無人溫察而異之溫之將還賜猛車馬請與俱南猛還山諮師師曰卿與桓溫並世

此見猛之遇於治軍

哉在此可富貴何爲遠乎。猛乃止。符堅將有大志。聞猛名遣呂婆樓招之。一見便若平生。語及廢興大事。異符同契。若玄德之遇孔明也。歲中五遷。權傾內外。後率諸君討慕容暐。軍禁嚴明。師無私犯。猛之未至鄴。劫盜公行。及猛至。遠近帖然。燕人安之。既留鎮冀州。遣猛於六州之內。聽以便宜從事。簡召英俊。以補關東守宰。授訖言臺除正。俄入爲丞相。稍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表讓久之。堅曰。卿昔蟠布衣。朕龍潛弱冠。

此見猛之優於學政

朕奇卿於暫見。擬卿於臥龍。卿亦異朕於一言。廻考槃之雅志。豈不精契神交。千載之會。雖傳巖入夢。姜公悟兆。今古一時。亦不殊也。朕且欲從容於上。望卿勞心於下。弘濟之務。非卿而誰。遂不許。猛乃受命。軍國內外。萬機之務。事無巨細。莫不歸之。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內崇儒學。勸課農桑。教以廉恥。無罪而不刑。無才而不任。庶績咸熙。百揆時序。於是兵強國富。垂及昇平。猛之力也。堅從容常

謂猛曰。卿夙夜匪懈。憂勤萬機。若文王得太公。吾將優游以卒歲。猛曰。不圖陛下知臣之過。臣何足以擬古人。堅曰。以吾觀之。太公豈能過也。常勑其太子宏長樂公丕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其見重如此。性剛明清肅。於善惡尤分。微時一餐之惠。睚眦之忿。靡不報焉。時論頗以此少之。寢疾。堅親臨省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吳越。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爲圖。鮮卑羌虜。我之仇敵。終爲

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死

孫子曰。知彼知己。猛諫符堅不以晉爲圖。是也

宋檀道濟

檀道濟。高平金鄉人也。宋武帝北伐。道濟爲前鋒。所至望風降服。徑進洛陽。議者謂所獲俘囚應悉戮以爲京觀。道濟曰。伐罪弔人。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中原感悅。歸者甚衆。文帝即位。使道濟與中領軍到彥之前驅西伐。上問策

於道濟對曰臣昔與謝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略明練殆難與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長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外討必未陣而禽時晦本謂道濟與徐羨之同誅忽聞來上遂不戰自潰事平遷征南大將軍元嘉八年到彥之侵魏已平河南復失之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北畧地轉戰至濟上魏軍盛遂克滑臺道濟時與魏軍三十餘戰多捷軍至歷城以資運竭乃還時人降魏者具說糧食

已盡於是士卒憂懼莫有固志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散其上及旦魏軍謂資糧有餘故不復追以降者妄所以徇時道濟兵寡弱軍中大懼道濟乃命軍士悉甲身自服乘輿徐出外圍魏軍懼有伏不敢逼乃歸道濟雖不尅定河南全軍而反雄名大振魏甚憚之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時人或目之曰安知非司馬遂也文帝寢疾彭城王義康慮宮車晏駕道

濟不復可制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曰夫高世之勳道家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道濟見收憤怒氣盛目光如炬俄爾間引飲一斛乃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皆曰道濟已死吳子輩不足復憚自是頻歲南伐有飲馬長江之志文帝問殷景仁曰誰可繼道濟答曰道濟以累有戰功故致威名餘未任耳帝曰不然昔李廣在朝匈奴不敢南望後繼者復有幾人魏至瓜步文帝登石頭城望甚有憂色歎

萬里長城一壞而永不可復矣

曰若道濟在豈至此

孫子曰將軍可奪心道濟謂晦悉臣勇果不戰而自潰又曰强弱形也道濟唱籌量沙而却魏軍是也

宋王鎮惡

王鎮惡北海劇人也祖猛任符堅任兼將相鎮惡以五月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疎宗猛曰此非常兒昔孟嘗君惡月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興吾門矣故名為鎮惡頗讀諸子兵書喜論軍

國大事騎射非常而從橫善果斷宋武帝伐廣
固人或薦之武帝召與語異焉因留 旦謂諸
佐曰鎮惡王猛孫所謂將門有將武帝謀討劉
毅鎮惡曰公若有事西楚請給百舸爲前驅及
西討轉鎮惡參軍事使率龍驤將軍蒯恩百舸
前發鎮惡受命便晝夜兼行揚聲上兗州劉毅
謂爲信不知見襲鎮惡去江陵城二十里舍船
步上蒯恩軍在前鎮惡次之舸留三人對舸岸
上立旗安鼓語所留人曰計我將至城便長鼓

若後有大軍狀又分隊在後令燒江津船鎮惡
前徑襲城津戍及百姓皆言劉藩兵上晏然不
疑將至城逢毅要將朱顯之馳前問藩所在軍
人答曰在後及至軍後不見藩又望見江津船
艦被燒而鼓聲甚盛知非藩上便躍馬告毅令
閉城門鎮惡亦馳進得入城便因風放火燒大
城南門及東門又遣人以詔及赦并武帝手書
凡三函示毅毅皆燒不視金城內亦未信帝自
來及短兵接戰鎮惡軍人與毅下將或是父兄

子弟中表旗鼓且鬭且語知武帝在後人情離
懈毅從大城東門出奔牛牧佛寺自縊鎮惡身
被五箭手所執稍手中破折江陵平後二十日
大軍方至武帝北伐與鎮惡諮議行能驤將軍
領前鋒將發前將軍劉穆之謂曰昔晉文王委
蜀於鄧艾今亦委卿以關中卿其勉之鎮惡曰
吾等因託風雲並蒙抽擢今咸陽不尅誓不濟
江三秦若定而公九錫不至亦卿之責矣鎮惡
入賊境戰無不捷大軍次潼關諸進取計鎮惡

請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鎮惡所乘皆蒙
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泝渭而進艦外不見
有行船人北上素無舟楫莫不驚以爲神鎮惡
旣至令將士食畢便棄船登岸渭水流急諸艦
悉逐流去鎮惡撫士卒曰此是長安城北門外
去家萬里而舫乘衣糧並已逐流唯且死戰可
立大功乃身先士卒即陷長安城城內六萬餘
戶鎮惡撫慰初附號令嚴肅於灞上奉迎武帝
勞之曰成吾霸業者眞卿也謝曰此明公之威

諸將之力。帝笑曰。卿欲學馮異邪。帝留第二子義真爲安西將軍。鎮惡以鎮虜將軍領安西司馬。委以扞禦之任。王猛之相苻堅也。北人以方諸葛亮入關之功。又鎮惡爲首。時論者深憚之。沈田子與鎮惡爭功。武帝將歸。留田子與鎮惡。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爲有衛瓘等也。語曰。猛獸不如羣狐。卿等十餘人。何懼鎮惡。故二人常有猜心。時鎮惡與田子俱會傅弘之壘。田子求屏人。因斬之。弘之奔告義真。義真率王脩被甲登橫門以察其變。俄而田子至。言鎮惡反。脩執田子。以專戮斬焉。

孫子曰。兵以詐立。鎮惡揚聲劉蕃來上。而誘劉毅。又以死地示之以不活。鎮惡棄衣擢而勵士卒是也。

梁韋叡

韋叡字懷文。京兆杜陵人也。自結於梁武。及兵起。檄爲叡率鄭人伐竹爲筏。倍道來赴。有衆二千。馬二百匹。帝見叡甚悅。撫几曰。他日見君之

面。今日見君之心。吾事就矣。大軍發郢。謀留守將。上難其人。久之。顧叡曰。棄騏驥而不乘。焉遑遑而更索。即日以爲江夏太守。天監二年。遷豫州刺史。領歷陽太守。魏遣衆來伐。叡率州兵擊走之。四年侵魏。詔叡都督衆軍。叡遣長史王超宗、梁郡太守馮道根攻魏小峴城。未能拔。叡巡行圍柵。魏城中忽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本輕來。請還授甲而後戰。叡曰。魏城中二千餘人。閉門堅守。足以自保。今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若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爲飾。韋叡之法。不可犯也。乃進兵。魏軍敗。因急攻之。中宿而城拔。遂進討合肥。先是右軍司馬胡景略至合肥。久未能下。叡案行山川。曰。吾聞汾水可以灌平陽。即此是也。乃堰淝水。頃之。堰成水通。舟艦繼至。魏初分築東西小城夾淝。叡先攻二城。既而魏援將楊靈胤帥軍五萬奄至。衆懼不敵。請表益兵。叡曰。賊已至城下。方復求軍。且吾求濟

師彼亦召衆師克在和古人之義也因戰破之軍人少安初淝水堰立使軍主王懷築城於岸守之魏攻陷城乘勝至敵城下軍監潘靈祐勸敵退還巢湖諸將又請走保三叉敵怒曰將軍死綏有前無却因令取繖扇麾幢立之堤下示無動志敵素羸每戰未嘗騎馬以板輿自載督勵衆軍魏兵鑿堤敵親與爭魏軍却因築壘於堤以自固起鬪艦高與合淝城等四面臨之城潰俘獲萬餘所獲軍實無所私焉初胡景畧與前宜趙祖悅同軍交惡志相陷害景畧一怒自齧其齒齒皆流血敵以將帥不和將至患禍酌酒自勸景畧曰且願兩虎勿復私鬪故終於此役得無害焉敵每晝接客旅夜筭軍書三更起張燈達旦撫循其衆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修立館宇藩籬墻壁皆應準繩合肥既平有詔班師去魏軍既近懼為所躡敵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敵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於是遷豫州於合肥五

年魏中山王元英攻北徐州圍刺史昌義之於鍾離衆兵百萬連城四十餘武帝遣征北將軍曹景宗拒之次邵陽洲築壘相守未敢進帝怒詔敵會焉賜以龍環御刀曰諸將有不用命者斬之敵自合肥經陰陵大澤過澗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軍多勸敵緩行敵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況緩乎旬日而至邵陽初帝勅景宗曰韋敵卿鄉望宜善奉之景宗見敵甚謹帝聞曰二將和師必濟矣敵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立鹿角截洲為城比曉而營立元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景宗慮城中危懼乃募軍士言文達洪麒麟等齎勅入城使固城守潛行水底得達東城城中戰守日苦始知有援於是人百其勇魏將楊大眼將萬餘騎來戰大眼以勇冠三軍所向皆靡敵結車為陣大眼聚騎圍之敵以强弩二千一時俱發洞甲穿中殺傷者衆矢貫大眼右臂亡魂而走明旦元英自率衆來戰敵乘素

本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元英甚憚其強魏軍又夜來攻城飛矢雨集叡子黯請下城以避箭叡不許軍中驚叡於城上厲聲呵之乃定魏軍先於邵陽洲兩岸爲兩橋立柵數百步跨淮通道叡裝大艦使梁郡太守馮道根廬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釗等爲水軍會淮水暴長叡即遣之鬬艦競發皆臨賊壘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剽疾倏忽之間橋柵盡壞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人大潰元英脫身遁走魏軍趨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其餘釋甲稽顙乞爲囚奴猶數十萬叡遣報昌義之義之且悲且喜不暇答但叫曰更生更生以功進爵爲侯會司州刺史馬仙琕自北還軍爲魏人所躡三關擾動詔叡督衆軍援焉叡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壍起高樓衆頗譏其示弱叡曰不然爲將當有去時是時元英復追仙琕將復邵陽之恥

聞叡至乃退帝亦詔罷軍普通元年遷侍中車騎將軍未拜卒于家叡雅有曠世之度涖人以愛惠爲本所居必有政績將兵仁愛士卒營幕未立終不肯就舍井竈未成亦不先食被服必倣儒者雖臨陣交鋒常緩服乘輿執竹如意以麾進止

孫子曰兵之情主速叡軍旬日而至邵陽又曰神乎神乎至於無聲叡比曉立營而元英大驚又曰不若則能避之叡謂爲將當有怯時又曰視卒如愛子叡營幕未立不肯就舍是也

梁王僧辯

梁僧辯字君才學涉該博尤明左氏春秋雖射不穿札而有凌雲之氣時有安城望族劉敬躬者田間得白蛆化爲金龜將銷之龜生光照室躬以爲神而禱之所請多驗遂謀作亂遠近響應元帝命曹子郢討之使僧辯襲安城子郢既破其軍攻走安城僧辯會之由是以勇略稱侯景

此記其討侯景之事

反浮江西冦軍次夏守僧辯爲大都督軍次巴陵景既陷郢城將進寇荆州於是沿江屯戍望風請服僧辯並沈公私船於水分命衆軍乘城固守偃旗臥鼓安若無人翼日賊衆濟江輕騎至城下謂城中曰語王領軍何不早降僧辯使答曰大軍但向荆州此城自當非礙僧辯百口在人掌握豈得便降頃之景軍來攻城内同時鼓譟矢石雨下賊乃引退賊攻城不克又爲火艦燒柵風不便自焚而退有流星墮其營中賊徒大駭相顧失色賊帥任約又爲陸法和所擒景乃焼營夜遁元帝以僧辯爲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率巴陵諸軍沿流討景攻援魯山仍攻郢卽入羅城又有大星如車輪墜賊營去地十丈變成火一時破散有龍自城出五色光耀入城前鸚鵡洲水中景聞之倍道歸建鄴賊帥宋子仙等困蹙求輸郢城身還就景僧辯僞許之子仙謂爲信然浮舟將發僧辯命杜龕鼓譟奄至大破之擒子仙丁和等送江陵郢州既平。

大星墜營龍光入水此皆景敗亡之徵

僧辯進師尋陽軍人多夢周何二廟神言云吾以助天子討賊自稱征討大將軍並乘朱航俄而反曰已殺景同夢者數十百焉元帝加僧辯侍中尚書令征東大將軍僧辯頻表勸進並蒙優答於是發江州直指建鄴乃先命南兗州刺史侯瑱襲南陵鵲頭等戍並尅之乃發鵲頭中江而風浪師人咸懼僧辯再拜告天曰僧辯忠臣奉辭伐罪社稷中興當使風息若鼎命中淪請從此逝言訖風止自此遂泯安流有羣魚躍水飛空引導賊望官軍上有五色雲雙龍夾艦行甚迅疾景自出戰於石頭城北僧辯等大破之盧暉畧聞景戰敗以石頭城降僧辯引軍入據之景走朱方僧辯命衆將入據臺城其夜軍失火燒太極殿及東西堂僧辯雖有滅賊之功而馭下無法軍人鹵掠驅逼居人都下百姓緣淮號叫翻思景焉元帝卽位授鎭衛將軍天監中沙門釋寶誌爲讖云太歳龍將無理蕭經霜草應死餘人散十八子時言蕭氏當滅李氏代

魚躍於前澤雲與龍上此僧辯入勝之徵

此下記其討湘州戰陸納之事

與反湘州賊陸納等攻破衡州刺史丁道貴而李洪雅又自零陵稱助討納旣而朝廷未遑其心詔召僧辯就宜豐侯循南征爲都督東上諸軍事以陳武帝爲都督西下諸軍事先是陳武辟都督於僧辯僧辯不受故元帝分爲東西都督而俱南討焉尋而洪雅降納納以爲應符於是共議拜洪雅爲大將軍尊事爲主洪雅乘平肩大輿鐵蓋鼓吹羽儀悉備翼從入長沙城納等據車輪夾岸爲城士卒皆百戰之餘器甲精嚴徒黨勇銳蒙衝鬭艦亘水陵山時天日晴明初無雲霧軍發之際忽然風雨時人謂之泣軍百姓竊言知其敗也有兩虎自城西江中騰躍升天五色分明遙映江水百姓咸仰面目之父老或聚衆而悲竊相謂曰地龍已去國其亡乎初納造大艦一名曰三王艦者邵陵王河東王桂陽嗣王三人並爲元帝所害故立其像於艦祭以大牢每戰輒祭之以求福又造二艦一曰青龍艦一曰白虎艦皆衣以牛皮並高十五丈

選其中尤勇健者乘之僧辯憚之稍作連城以逼焉賊不敢交鋒並懷懈怠僧辯因其無備親執旗鼓以誡進止羣賊大敗歸保長沙僧辯乃命多造壘圍之而自出臨視賊知不設備其黨吳藏李賢明等蒙楯直進僧辯尚據胡床不爲之動指麾勇敢遂斬賢明賊乃退歸初陸納作逆以王琳爲辭云若放琳則自服時衆軍未之許而武陵王紀與衆上流內外駭懼元帝乃遣琳和解之湘州乃平因被詔會衆軍西討尋武陵敗績僧辯後爲陳武帝所殺

孫子曰天地孰得僧辯因賊有星墜能去之畏而成功又曰法令孰行僧辯雖能滅賊而御下無法又曰軍擾者將不重也僧辯能據胡牀而不動是也

陳吳明徹

吳明徹字通炤秦郡人也幼孤性至孝年十四感墳塋未修家貧無以取給乃勤力耕種時天下亢旱苗稼焦枯明徹哀憤每之田中號泣仰

天自訴，居數日有自山還者云，前已更生。明徹有疑其給己。及往如言。秋而大獲，足稱務用。時有伊氏者善占墓，謂其兄曰：君葬日必有乘白馬逐鹿者經墳。此是最小孝子大貴之兆。至時果有應。及侯景寇郡，明徹有粟麥三千餘斛，而鄰里饑餒，乃白諸兄曰：今人不圖久，奈何不與鄰里共此。於是計口平分，同其豐儉。羣盜聞而避焉。賴以存者甚衆。陳武帝鎮京口，深相要結。明徹乃詣武帝，帝爲之降階執手即席。明徹亦微涉書史經傳，就汝南周弘正學天文孤虛遁甲。畧通其術，頗以英雄自許。武帝亦甚奇之。及受禪，授安南將軍。文帝即位，以明徹爲江州刺史，領豫章太守，總衆軍討周廸。明徹雅性剛直，統內不甚和。文帝聞之，遣安成王頊代明徹還朝。宣帝初，朝議北征，公卿互有異同，明徹決策請行，詔加侍中都督征討諸軍事，總衆軍十餘萬發都。緣江城鎮相續降款。進逼壽陽。齊遣王琳拒守。明徹乘夜攻之，中宵而潰，齊兵退據相國

城及金城。明徹令軍中益修攻具，又迮淝水灌城。城中苦濕，多腹疾，手足皆腫，死者十六七。會齊遣大將皮景和率兵數十萬來援，去壽春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咸曰：計將安出？明徹曰：兵貴在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於是躬擐甲胄，四面疾攻，城中震恐，一鼓而擒王琳等，送建鄴。景和懼而遁走，詔以爲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遣謁者蕭淳就壽陽授策。明徹於城南設壇，士卒二十萬陳旗鼓戈甲。登壇拜受，成禮而退。及周滅齊，宣帝將事徐兗，詔明徹北侵，軍至呂梁。周徐州總管梁士彥率衆拒戰，明徹頻破之。仍迮清水以灌其城，攻之甚急，環列舟艦於城下。周遣大將軍王軌救之，軌輕行自清水入淮口，横流立木，以鐵鎖貫車輪，遏斷船路。諸將聞之甚恐，議欲破堰拔軍，以舫載馬。裴子烈曰：吾若決堰下船，船必傾倒，豈可得乎？不如前遣馬出。適會明徹疾篤，知事不濟，遂從之。乃遣蕭摩訶帥馬軍數千前還。明徹

仍自决其堰乘水力以退軍及至清口水力涸舟艦並不得渡衆軍皆潰明徹窮蹙乃就執周封懷德郡公以憂遘疾卒

孫子曰上下同欲者勝明徹統内不和而文帝遽令代之又曰出其不意明徹乘夜攻王琳又曰兵之情主速明徹圍敵結營不進一鼓而擒之是也

魏崔浩

崔浩字伯深少好學博覽經史玄象陰陽百家

之言無不該覽明元初拜學士祭酒晉將劉裕伐姚泓欲泝河西上求假道詔羣臣議之咸曰函谷天險裕何能西今揚言伐姚意或難測宜先發軍斷河上流勿令西過帝將從之浩曰此非上策也今興死子幼乘其危亡而伐之臣觀其意必自入關勁躁之人不顧復患今若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如此則姚無事而我受敵矣蠕蠕内寇民食又乏發軍赴南則北寇進擊若其救北則南州復危未若假之水道縱裕西入然後興兵塞其東歸之路所謂卞莊刺虎兩得之勢也使裕勝也必德我假道之惠令姚氏勝也亦不失救鄰之名縱裕得關中遼遠難守彼不能守終爲我物今不勞兵馬坐觀成敗鬬兩虎而收長久之利上策也議者猶曰裕西入函谷則進退路窮腹背受敵北上岸則姚軍必不出關助我揚聲西行意在北進其勢然也帝遂從羣議遣長孫嵩拒之戰於畔城爲晉將朱超石所敗帝恨不用浩言問浩曰裕西伐已至

潼關卿觀事得濟否浩曰姚興好養虛名而無寔用子泓又病衆叛親離乘其危亡兵精將廣克之必矣帝曰裕已入關不能進不能退我遣精騎南襲畔城壽春裕亦何能自立浩曰今西北二寇未殄陛下不可親御六師長孫嵩有經國之用無進取之能非劉裕敵也臣謂待之不晚帝笑曰卿量之已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人物不敢不上聞若王猛之經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劉裕之

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帝常有微疾使浩奉策告宗廟令太武爲國副主會聞宋武帝殂帝欲取洛陽虎牢滑臺浩曰春秋晉士匃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感孝子義足以動諸侯今國家不能一舉而定江南宜遣人弔祭恤其凶災布義風於天下令德之事也且裕新死黨與未離不如援之待其惡稔如其强臣爭權變難必起然後命將揚威可不勞士卒而收淮北之地帝銳意南伐詰浩曰劉裕因姚興死而滅其國裕死我伐之何爲不可遂遣奚斤等南伐議於監國之前曰先攻城先畧地斤請先攻城浩曰南人長於固守符氏攻襄陽經年不拔今以太國之力攻其小城若不時克挫損軍勢危道也不如分軍畧地至淮爲限列置守宰收斂租穀滑臺虎牢反在軍北絕望南救必沿河東走若或不然即爲囿中之物公孫表請先圖其城斤等濟河先攻滑臺經時不拔表太武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毀之帝雖

[浩論宋劉裕新死不宜興喪伐之但宜待其變而動]

[浩論南伐宜先畧地]

古今名將傳 卷七

知其能不免羣議故浩以公歸策又有疑議召問焉浩性敏達長於謀計自比張良謂巳稽古過之時議伐赫連昌羣臣皆以爲難唯浩曰往年以來熒惑再守羽林越鉤陳其占秦亡又今年五星並出東方利於西伐天應人和時應並集不不可進帝乃使奚斤等擊蒲坂而親率輕騎襲其都城大獲而還後復討昌次其城下收衆僞退昌鼓譟而前舒陣爲兩翼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晦暝宦者趙倪進曰今風雨從賊後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又將士飢渴願陛下攝騎避之更待後日浩叱之曰是何言歟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前行不止後以離絕宜分軍隱山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帝曰善分騎奮擊昌軍大潰議擊蠕蠕朝臣內外盡不欲行唯浩贊成之赫連昌太史張淵徐辯說帝曰今年巳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雖克不利於上又羣臣共讚淵等云淵少時常諫符堅不可南征

[浩論赫連昌宜伐]

[此下浩論蠕蠕宜擊]

堅不從而敗今天時人事都不和協如何舉動
帝意不決乃召浩與淙等辨之浩難淙曰陽者德也陰者刑也故月蝕修刑夫王者之用刑大則陳之原野小則肆之市朝戰伐者用刑之大者也以此言之三陰用兵蓋得其類修刑之義也歲星襲月年飢人流應在他國太白行蒼龍宿於天文為東不妨北伐淙等俗生志意淺近牽於術數不達大體難與遠圖臣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掩昴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衆也願陛下勿疑
帝大悅謂公卿曰吾意決矣亡國之臣不可與謀信哉或有尤浩曰吳賊侵南舍之北伐師行千里其誰不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南侵之患此危道也浩曰今年不摧蠕蠕則無以禦南賊自國家并西國以來南人恐懼揚聲動衆以衛淮北彼北我南彼征我息其勢然矣且蠕蠕恃遠謂國家力不能至自寬來久故夏則散衆放牧秋肥乃聚背寒向温南來寇抄今掩其不備大軍卒至必驚駭望塵奔走可一舉而滅暫勞永逸時不可失也唯患上無此意今聖慮已決如何止之遂行及軍到入其境蠕蠕先不設備於是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所虜獲數百萬高車殺蠕蠕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大軍既退南軍卒不能動如浩所料大武召新降高車渠帥數百人賜酒食於前指浩以示之曰汝曹視此人纖弱手不能彎弓持矛其胸中所懷乃踰於兵甲朕始時雖有征討

浩又論宋不[illegible]

之志而慮不自決前後克捷皆此人導我令至此矣俄而南藩諸將表宋師欲犯河北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因誅河北流人在界上者絕其鄉導足以挫其銳氣使不敢深入言宜許浩曰此不可從也往年國家大破蠕蠕馬力有餘南賊喪膽常恐輕兵奄至故揚聲動衆以備不虞非敢先發又南土下濕夏月蒸暑非行師之時且彼先嚴有備必堅城固守屯軍攻之則糧食不給分兵肆討則無以應敵未見其利就

又論幽州以南精兵不可發

使能來，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萬全之計。帝從浩議。南鎮諸將表賊至而自陳兵少，乞簡幽州以南戍兵佐守，就漳水造船，嚴以爲備。公卿議者僉然。浩曰：非上策也。彼聞幽州以南精兵悉發，大造舟船，輕騎在後，欲存立司馬，誅除宋族，必舉國駭擾，懼於滅亡，當悉發精銳，來備此境。後審知官軍有聲無實，恃其先聚，必喜而前行，徑來至河，肆其侵暴，則我守將無以禦之。今公卿欲以威力攘賊，乃所以招令速至也。夫張虛聲而召實害，此之謂矣。浩又陳天時不利於彼，曰：今茲害氣在揚州，不宜先舉兵，一也。午歲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蝕滅光，晝昏星見，飛鳥墮落，宿當斗牛，憂在危亡，三也。熒惑伏於翼軫，戒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興國之君，先修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而萬全，國安而身盛。今宋新國，是人事未周也；災變屢見，是天時不協也；舟行水涸，是地利不盡也。三事無一成，自守猶或

浩又論蠕蠕當擊

此浩論薛永宗宜急擊

不安，何得先發而攻人哉。帝不能違衆，乃從公卿議，遂遣陽平王杜超鎮鄴，琅琊王司馬楚之等屯潁川。於是寇來遂疾。又將討蠕蠕，劉潔復致異議。帝意欲討之，乃召問浩。浩對曰：北土多積雪，至冬時常避寒南徙，若其因時潛軍而出，必與之遇，既與之遇，則可擒獲。帝以爲然，乃分軍四道，諸將俱會鹿渾海，期日有定，而潔恨計不用，沮誤諸將，無功而還。帝西巡至東雍，親臨汾曲，觀叛賊薛永宗壘，進軍圍永宗，出兵欲戰。帝問浩曰：今日可擊否？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來，人心安閑，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須臾必破。若待明日，恐見官軍盛大，必夜遁走。帝從之，永宗潰滅。車駕濟河，前驅告賊在渭北。帝至洛水橋，賊已夜遁。詔問浩曰：蓋吳在長安北九十里，渭北地空，穀草不備，欲渡渭南西行，何如？浩曰：蓋吳營去此六十里，賊魁所在，擊蛇之法，當先破頭，頭破則尾豈能動，宜乘勝先擊吳。今軍往一日便到，平吳之後，迴向長安，亦一日而至，一日

之之未便損傷悉謂宜從北道若從南道則叠吳齊入北山卒未可平帝不從乃渡渭南吳聞帝至盡散入北山果如浩言軍無所𩾌帝悔之後人誣浩於帝帝怒誅浩

孫子曰乘其弊而起浩謂鬬兩虎而收長久之利又曰拔有所不攻浩謂若攻小戚必損軍勢又曰知天知地浩謂五星出東方利以西伐又曰禁祥去疑浩謂風道在人又曰攻其無備浩請誣蠕蠕之不備又曰亂軍引勝浩謂張虛聲而招實害又曰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浩以永宗未知帝來請急擊之又曰其勢險節短浩謂擊蛇之法當先頭破是也

魏于謹

于謹字思敬河南洛陽人性沉深有識量略窺經史尤好孫子兵書屏居閭里未有進仕之志或勸之者謹曰州郡之職昔人所鄙台鼎之位須待時來吾所以優游鄉邑聊以卒歲耳及破六韓拔陵首亂□境引蠕蠕爲援大行臺僕射

元叉討之密聞謹名辟爲鎧曹從事叉令謹率二千騎追蠕蠕前後十七戰盡降其衆常爲賊所圍謹乘駿馬一紫一騧賊所先識乃使二人各乘馬突陳而出賊以爲謹也皆爭逐之謹乃得入寨時魏末喪亂群盜蜂起謹亦解諸國語乃單騎入賊中示以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也列河等三萬餘戶並款附魏帝嘉之除積射將軍又隨廣陽王元深討鮮于修禮停軍中山侍中元晏言於靈太后曰廣陽王以宗室至親受律專征今乃盤桓不進坐圖非望又有于謹者智略過人爲其謀主風塵之際恐非陛下純臣靈太后詔于尚書省門外立榜募獲謹者許重賞謹聞之乃謂廣陽曰今女主臨朝取信讒佞脫不明白殿下素心便恐禍至請束身詣闕歸罪有司披露心腹元深從許之謹遂到榜下曰吾知此人衆共詰之謹曰我即是矣有司以聞靈太后引見之大怒謹備述廣陽忠款兼陳停軍之狀靈后意解捨之及禍拔岳被害太

祖赴平涼，謹乃言於太祖曰，魏祚陵遲，權臣擅命，明公挾超世之資，懷濟世之略，四方遠近，咸所歸心，願早建良圖，以副衆望，太祖曰，何以言之，對曰，關中秦漢舊都，古稱天府，將士驍勇，厥壤膏腴，今若據其要路，招集英雄，養卒勸農，足觀時變，且天子在洛，逼迫羣兇，若明公請都關右，帝必喜而西遷，然後挾天子而令諸侯，奉王命以討暴亂，桓文之業，千載一時也，太祖大悅，會有勅追謹爲閣內大都督，謹因進都關中之策魏帝納之，尋而齊神武逼洛陽，謹從魏帝西遷從太祖攻邙山，邙山之役，大軍不利，謹率其麾下偽降，立路左，齊神武乘勝逐北，不以爲虞，追騎過盡，謹乃自後擊之，齊軍亂，以此大軍得全進位柱國大將軍，初梁元帝平侯景之後，於江陵嗣位，密與齊氏通使，將謀侵軼，其兄子岳陽王詧，時爲雍州刺史，以梁元帝殺其兄譽，遂結仇隙，據襄陽來附，乃請王師，乃令謹率衆出討長孫儉問謹曰，爲蕭繹之計，將欲如何，謹曰，耀

兵漢沔，席捲渡江，直據丹陽，是其上策，移郭內居人，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是其下策，儉曰，揣繹定出何策，謹曰，必用其下策，儉曰，彼棄上而用下何也，對曰，蕭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屬中原多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齊氏之患，謂力不能分且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民難與慮始，皆戀邑居，既惡移動，當保羅郭，所以用其下策，謹乃令中山王護及大將軍楊忠等，率精騎先據江津，斷其走路，梁人立木柵於外城，廣輪六十里尋而謹悉衆圍之，梁主屢遣兵出戰，爲謹所破旬有六日，外城遂陷，梁主退保于城，翌日率其太子已下面縛而降，尋殺之，立蕭詧爲梁王，振旅而旋，太祖親至其第，宴語極歡，謹自以久當權要，位重功名，既立，願保優閑，乃上先所乘駿馬及所著鎧甲等，太祖識其意，乃曰，巨猾未平，公豈得便爾獨善，遂不受，以疾薨，謹乃智謀，善於事上，名位雖重，愈存謙挹，每朝參往來，從

者不過三兩騎而已朝廷凡有軍國之務多委謹決之。謹亦竭其智能。功臣之中。特見委信。終始若一人無閒言。

孫子曰退而不可追謹令人乘己馬而誤敵之追又曰佯北勿從謹僞降而破神武又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計謹料蕭繹必出下策又曰內附者因其官人而用之謹因蕭詧與梁主結歡而聽其來附是也

註釋評點古今名將傳卷之七

評釋評點古今名將傳卷之八

長洲陳元素孝平父評點

齊 斛律光　周 宇文憲

周 韋孝寛　隋 楊素

隋 長孫晟　隋 韓擒虎

隋 賀若弼　隋 史萬歲

唐 李孝恭　唐 尉遲恭

○齊斛律光

斛律光字明月金之子也馬面彪身神爽雄傑少言笑工騎射初以庫直事文襄從出野見鴈雙飛來文襄使光馳射之以二矢俱落焉後從金西征文帝長史莫者暉在行間光年十七馳馬射中之因擒於陣神武即擢授都督又嘗從文襄於洹橋校獵雲表見一大鳥射之正中其頸形如車輪旋轉而下乃鵰也丞相屬邢子高歎曰此射鵰手也當時號落鵰都督齊受禪進爵鉅鹿郡公周大司馬尉遲迥齊公憲庸公王雄等衆十萬攻洛陽光率騎五萬馳往戰于邙山迥等大敗光親射雄殺之迥憲僅而獲免初文宣時周人常懼齊兵之西渡常以冬月守河椎冰及帝即位朝政漸紊齊人椎冰懼周兵之逼光憂曰國家常有吞關隴之志今日至此而惟翫聲色周軍圍洛陽塞絶糧道詔光率步騎三萬禦之鋒刃纔交周衆大潰詔加右丞相光又率衆築平隴等鎮戍十二所韋孝寛等來逼平隴光與戰於汾水大破之周遣將圍宜陽光率步騎五萬赴之戰於城下取周建安等四戍

捕千餘人而還軍未至鄴勑令便放兵散光以有功者未得慰勞若散恩澤不施乃密表請使宣旨軍仍且進朝廷發使遲留軍還將至紫陌光駐營待使帝聞光軍營已逼心甚惡之急令舍人追光入見然後宣勞散兵拜左丞相光嘗在朝堂垂簾而坐祖珽不知乘馬過其前光怒謂人曰此人乃敢爾後珽在内省言聲高慢光過聞之又怒褚士達夢人倚戶授其詩曰九升八合粟角斗定非真堰其岸中水將留何處人

以告珽珽占之曰角斗斛字津都水何須人合成律字非真者解斛律於我不實士達又言所夢狀乃其父形也珽由是懼又移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肯帝賜提婆晉陽田光言於朝曰此田神武已來常種禾飼馬以備寇難今賜無以關軍務也帝又以鄴清風園賜提婆租賃之於是官無菜賒買於人直錢三百萬其人訴焉光曰此菜園賜提婆是一家足若不賜提婆便百官足也是祖珽積怨周將韋孝寬懼光乃作謠言令間諜傳之於鄴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摧自崩槲木不扶自舉珽續之曰盲老公背上下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令小兒歌之於路提婆聞以告其母令萱以饒舌為斥己盲老公謂祖珽也遂協謀以謠言啓帝珽又令顏元告光謀為不軌又令曹魏祖奏言上將星盛不誅恐有災禍又丞相府佐封士遜密啓云光前西討還敕令便放兵散光令軍逼帝京將為不軌不果而止不早圖恐事不可測帝遂

殺之血流於地剗之迹終不滅光居家嚴肅見子弟若君臣不營財利杜絕饋餉門無賓客罕與朝士交言不肯預政事每會議常獨後言言輒合理將有表疏令人執筆口占之務從省實行兵用匈奴卜法吉凶無不中軍營未定終不入幕或終日不坐身不脫介胄常為士卒先有罪者唯大杖撾背未嘗妄殺眾皆爭為之效拓地五百里而未嘗伐功自結髮從戎未嘗失律深為鄰敵懾憚罪既不彰一旦屠滅朝野惜之

周武帝聞光死赦其境內後入鄴追贈上柱國指詔書曰此人若在朕豈得至鄴

孫子曰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光用匈奴卜法而吉凶無不中又曰視卒如愛子光軍營未定終不入幕又曰輔隙則國必弱光既誅死周武遂得至鄴是也

周宇文憲

宇文憲性通敏有度量文帝嘗賜諸色良馬唯其所擇憲獨取駁純者帝問之對曰馬色類既殊

改多駿逸若從軍征伐牧圉易分帝嘉曰此兒智識不凡當成重器明帝即位授益州總管初平蜀之後以其形勝之地不欲使宿將居之諸子中欲有推擇徧問武帝已下誰欲此行並未及對而憲先請文帝曰刺史當撫衆臨人非爾所及以年授者當歸爾兄憲曰才用殊不關大小試而無効甘受面欺文帝以憲年尚幼未之遣明帝追遵先旨故有此授憲時年十六善於撫綏留心政術辭訟輻湊聽受不疲蜀人悅之

齊將獨孤永業來寇詔憲與柱國李穆出宜陽築崇德等城絕其糧道齊將斛律明月築壘洛南憲涉洛邀之明月遁走明月又於汾北築城西至龍門晉公護問計於憲憲曰兄宜暫出同州為威容憲請以精兵居前隨機攻取憲率衆出自龍門齊軍宵遁憲乃渡河攻其伏龍等四城二日盡拔時汾州見圍日久憲遣柱國宇文盛運粟饋之憲自入兩乳谷襲克齊伯杜城使柱國譚公會築石殷城以為汾州之援齊段孝先高長恭引兵大至大將軍韓歡為齊人所乘遂退憲身自督戰齊衆稍却會日暮乃各收軍後進爵為齊王憲嘗以兵書繁廣自刊為要略五篇表陳之帝覽而稱善帝寢疾衛王直於京師舉兵帝召憲謂曰招俱汝為前軍吾亦續發直尋敗走帝至京師憲與趙王入拜謝帝曰管蔡為戮周公作輔人心不同有如其面但愧兄弟親尋干戈於我為不能耳帝將東討獨與內史王誼謀之餘人莫知後以諸弟才畧無出憲

右遂告之憲即贊成其事及大軍將出憲表上金寶等一十六件以助軍資詔不納以憲表示公卿曰人臣當如此朕貴其心耳寧資此物乃詔憲為前軍趨黎陽帝親圍河陰未克憲攻拔武濟進圍洛口拔其東西二城以帝疾班師時初置上柱國官以憲為之大舉東討憲復為前鋒守泉谷帝親圍晉州憲進克洪洞永安二城更圖進取齊主聞晉州見圍自來援之時陳王純屯千里徑大將軍永昌公椿屯雞棲原大將

軍宇文盛守汾水並受憲節度憲密謂椿曰兵者詭道汝今為營不須張幕可伐柏為菴示有處所令兵去之後賊猶致疑時齊主分軍萬人向千里徑又令其衆出汾水關自率大兵與椿對宇文盛馳告急憲自救之齊人遽退盛與柱國侯莫陳芮逐之多有斬獲俄而椿告齊衆稍逼憲又救之會被勅追還率兵夜反齊人果謂柏菴為帳幕不疑軍退翌日始悟時帝已去晉州留憲後拒憲阻水為陣齊領軍段暢至橋憲

隔水問暢姓名暢曰領軍段暢也公復為誰憲曰我虞候大都督耳暢曰觀公言語不是凡人何用隱名位憲乃曰我齊王也徧指陳王純已下並以告之暢鞭馬去憲即命還軍齊人遽追之戈甲甚銳憲與開府宇文欣為殿拒之斬其驍將齊乃退帝又命憲攻晉州諸軍總集稍逼城下齊人大陣於營南帝召憲馳往觀之憲反命曰請破之而後食帝悅既而諸軍俱進應時大潰齊主遁走齊人復據高壁及洛女帝命憲攻洛女破之齊主已定鄴留其安德王延宗據并州帝進圍鄴城憲攻其西面尅之延宗遁走追而獲之仍詔憲趨鄴進尅鄴城憲善兵謀長於撫馭摧鋒陷陣為士卒先齊人聞風憚其勇畧齊任城王湝廣寧王孝珩等守信都復詔憲討之仍令齊王手書招湝湝不納憲軍過趙州湝令間諜二人覘之候騎執以自憲憲乃集齊舊將徧示之曰吾所爭者大不在汝等即放還令充使乃與湝書憲至信都擒湝及孝珩等

孫子曰衆草多障者疑也憲伐柏為菴齊人不知其遁又曰將軍可奪心憲以名位告敵而段暢去又曰反間者因敵間而用之憲獲齊間而反令充使是也

○周韋孝寬

韋叔裕字孝寬京兆杜陵人也以字行沈敏和正涉獵經史弱冠屬蕭寶寅作亂關右乃詣闕請為軍前驅朝廷嘉之即拜統軍隨長孫承業西征每戰有功拜國子博士周文帝自原州赴

雍州命孝寬隨軍及尅潼關即授弘農郡守從擒竇泰兼左丞節度宜陽兵馬事又從戰於河橋時大軍不利邊境騷然乃令孝寬行宜陽郡事尋遷南兗州刺史是歲東魏將段琛堯傑復據宜陽遣其陽州刺史牛道常扇誘邊人孝寬深患之乃遣諜人訪獲道常手迹令善作書者為作道常與孝寬書論歸款意又為落燼燒迹若火下書者還令諜人送於琛營琛得書果疑道常有所欲經畧皆不見用孝寬知其離阻因出奇兵掩襲擒道常及琛等崤澠遂清尋移鎮玉壁兼攝南汾州事先是山胡負險累為刧盜孝寬示以威信州境肅然進授大都督齊神武傾山東之衆志圖西入以玉壁衝要先命攻之連營數十里至於城下乃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峻多積戰具以禦之齊神武使謂城中曰縱爾縛樓至天我會穿城取耳遂於城南鑿地道又於城北起土山攻具晝夜不息

孝寬復掘長塹要其地道仍簡戰士屯塹城外每穿至塹戰士即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內者便下柴火以皮排吹之火氣一衝咸即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楯莫之能抗孝寬乃縫布為縵隨其所向則張設之布垂於空中其車終不能壞城外又縛松於竿灌油加火規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復長作鐵鈎利其鋒刃火竿亦來以鈎遙割之松麻俱落城外又於城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為四路於其中各施梁柱作訖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並崩壞孝寬又隨崩處立木柵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其攻擊之術孝寬咸拒破之神武無如之何乃遣倉曹參軍祖孝徵謂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報云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援適憂爾衆有不測之危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俄而孝徵復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自外軍

士何事相隨入湯火中邪。乃出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邑萬戶、賞帛萬疋。孝寬手題書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斬高歡者、亦依此賞。孝寬弟子遷、先在山東、又鎖至城下、臨以白刃、云若不早降、便行大戮。孝寬慷慨激揚、略無顧意。士卒莫不感勵、人有死難之心。神武苦戰六旬、傷及死病者十四五。智力俱困、而發疾。其夜遁去。後因此忿恚遂殂。周文帝嘉孝寬功、令殿中尚書長孫紹遠至玉壁勞問、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姓宇文氏。周文北巡、命孝寬還鎮玉壁。孝寬善於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為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貨、遙通書疏。故齊人動靜、朝廷皆先知。時有主帥許盆、孝寬託以心膂、令守城。盆乃以城東反。孝寬怒、遣諜取之、俄而斬首而還。其能致物情如此。汾州之北、離石以南、悉是生胡、抄掠居人、阻斷河路。孝寬深患之、而地入於齊、無方誅翦。欲當其要處、置一大城。乃於河西征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開府姚岳監築之。岳色懼、以兵少為難。孝寬曰、計成此城、十日即畢。既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創手、二日偽境始知。設令晉州召兵、三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以辦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南首、疑有大軍、乃停留不進。其夜又令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諸村、所在縱火。齊人謂是軍營、遂收兵自固。板築克就、卒如其言。進位柱國。時晉公護將東討、孝寬遣長史辛道獻啟陳不可。護不納。既而大軍果不利。後恐城遂陷宜陽被圍。孝寬乃謂其將帥曰、宜陽一城之地、未能損益。然兩國爭之、勞師數載。彼多君子、寧乏謀猷。若棄崤東、來圖汾北、我之疆界、必見侵擾。今宜於華谷及長秋速築城、以杜賊志。脫其先我、圖之實難。於是畫地形、具陳其狀。事不行。齊人果解宜陽之圍、經略汾北、遂築城守之。其丞相斛律明月至汾東、請與孝寬相見。明月云、宜陽小城、久勞爭戰。今既入彼、欲於汾北

請於華谷及長秋速築城以杜賊志而[illegible]不[illegible]齊人果先築城以守可謂知彼知己矣

[illegible]歲作謠歌以[illegible]斛律光

取償幸勿怪也答曰宜陽彼之要衝汾北我之所棄我棄彼圖取償安在且君輔翼幼主位重望隆理宜調陰陽撫百姓焉用極武窮兵構怨連禍乃於尋常之地塗炭疲弊之人切為君不取孝寬參軍曲嚴頗知卜筮謂孝寬曰來年東朝必大相殺戮孝寬因令嚴作謠歌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百升斛也又言高山不摧自崩槲木不扶自舉令諜人多傳此文遺之於鄴祖孝徵既聞更潤色之明月卒以此誅廷德之

[illegible]

後武帝志在平齊孝寬乃上疏陳三策其第一策曰臣在邊積年頗見間隙不因際會難以成功今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共為犄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鵶又募山南驍銳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絕其并晉之路凡此諸軍仍令各募關河之外勁勇之士厚其爵賞使為前驅岳動川移雷駭電激百道俱進並趨虜庭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殄一戎大定實在此機其第二策曰若國家更為後圖未即大舉

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鵶以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為貯積募其勇悍立為部伍彼既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埸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眾我無宿舂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散乘間電掃事等摧枯其第三策曰昔句踐亡吳尚期十載武王取亂猶煩再舉若今更存遵養且復相時臣謂宜還崇鄰好申其盟約安人和眾通商惠工蓄

此段[illegible]陳相與之事

銳養威觀釁而動斯則長策遠馭坐自兼并也書奏武帝遣淮南公元衛開府伊婁謙等重幣聘齊爾後遂大舉再駕而定山東卒如孝寬之策孝寬每以年迫懸車屢請致仕帝以海內未平優詔弗許帝東伐過幸玉壁觀禦敵之所深嘆美之移時乃去孝寬自以習練齊人虛實請為先驅帝以玉壁要衝非孝寬無以鎮之乃不許及趙王招率兵出稽胡與大軍掎角乃勑孝寬為行軍總管圍守華谷以應接之孝寬尅其

此將入兵決而閉守五門險要之水遂以勝陳

四城。武帝平晉州。復令孝寬還舊鎭。及帝凱還。
復幸玉壁。從容謂孝寬曰。世稱老人多智。善爲
軍謀。然朕惟共少年一舉平賊。公以謂如何。孝
寬對曰。臣今衰耄。唯有誠心而已。然昔在少壯。
亦曾輸力先朝。以定關右。帝大笑曰。實如公言。
乃詔孝寬隨駕還京。進位上柱國。大業元年。爲
行軍元帥。徇地淮南。所在皆密送欵。寬曰。彼五
門尤爲險要。陳人若開塘放水。即津濟路絕。孝
寬遂令分兵據守之。陳刺史吳文立果遣決堰

此上說其術[illegible]

已無及。於是陳人退走。江北悉平。及宣帝崩。隋
文帝輔政。時尉遲迥先爲相州總管。詔孝寬代
之。又以小司徒叱列長文爲相州刺史。先令赴
鄴。孝寬續進。至朝歌。迥遣其大都督賀蘭貴齎
書候孝寬。孝寬留貴與語以察之。疑其有變。遂稱疾
徐行。又使人至相州求醫藥。密以伺之。既到湯
陰。逢長文奔還。孝寬審知其狀。乃馳還。所經橋
道。皆令毀撤。驛馬悉擁以自隨。又勅驛將曰。蜀
公將至。可多備肴酒。芻粟以待之。迥果遣儀同
梁子康將數百騎追孝寬。驛司供設豐厚。所經
之處。皆輒停留。由是不及。詔發關中兵。以孝寬
爲元帥東伐。軍次河陽。迥所署儀同薛公禮等
圍逼懷州。孝寬遣兵擊破之。進次懷縣永橋城
之東南。其城既在要衝。雉堞牢固。迥已遣兵據
之。諸將皆曰。此城當路。請先攻取。孝寬曰。城小
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軍威。今破其大軍。此亦
何能爲也。於是引軍次於武陟。大破迥子惇。惇
輕騎奔鄴。軍次於鄴西門豹祠之南。迥自出戰。

不顧其制所警廢與使此又其精妙在

又破之。迥窮迫自殺。關東悉平。凱還京。孝寬
在邊多載。屢抗強敵。所有經畧。布置之初。人莫
之解。見其成事。方乃驚服。

孫子曰。親而離之。孝寬詐爲手書而間段琛
僞作謠言而誅明月。又曰守而必固。孝寬守
玉壁而高歡不能拔。又曰因間者。因其鄉人
而用之。孝寬以金貨啗齊人而知其動靜。又
曰動如雷震。孝寬謂雷駭電激。所向摧殄。又
曰佚而勞之。孝寬欲使齊人有奔命之勞。又

[illegible]

曰城有所不攻孝寬不攻汞橋是也

（）隋楊素

楊素字處道弘農華陰人也少落拓有大志不拘小節好學善屬文頗留意於風角美鬚髯有英傑之表素以其父守節陷齊未蒙朝命上表申理帝不許至於再三帝大怒命左右斬之素乃大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帝壯其言漸見禮遇帝命素爲詔書下筆立成詞意甚美帝嘉之顧謂素曰善自勉之勿憂不富貴素應聲答曰臣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及平齊之役素請率父麾下先驅帝從之賜以竹策曰朕方欲大相驅策故用此物賜卿及高祖爲丞相素深自結納高祖甚器之高祖受禪初即圖江表先是素數進取陳之計未幾拜信州總管而遣之素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柏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次曰黃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舴艋各有差及大舉伐陳以素爲行

此記其取陳之事造大艦大曰五牙次曰黃龍用之以代陳而勝之

[illegible]

軍元帥引舟師趣三峽軍至流頭灘陳將戚欣以青龍百餘艘屯兵數千人守狼尾灘以遏軍路其地險峭諸將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晝日下船彼則見我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乃以夜掩之素親率黃龍數千艘銜枚而下遣開府王長襲引步卒從南岸擊欣別柵令大將軍劉仁恩率甲騎趣白沙北岸遲明而至擊之欣敗走悉虜其衆勞而遣之秋毫不犯陳人大悅素率水軍東下舟艫被江旗甲耀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陳南康內史呂仲肅屯岐亭正據江峽於北岸鑿巖綴鐵鎖三條橫絕上流以遏戰船素與仁恩登陸俱發先攻其柵仲肅軍夜潰素徐去其鎖仲肅復據荊門之延州素遣巴蜑卒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拍橋碎賊十餘艦遂大破之俘甲士二千餘人仲肅僅以身免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素爲靈州道行軍總管出塞討之先是諸將與虜戰每慮胡騎奔突皆以

[illegible]……人皆畏其爲騎陣

此又見其占……料以數勝之事

戎車步騎相參舉鹿角爲方陣騎在其內素謂人曰此乃自固之道非取勝之方也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爲騎陣達頭聞之大喜曰此天賜我也因下馬仰天而拜率精騎十餘萬而至素奮擊大破之達頭被重創而遁殺傷不可勝計羣虜號哭而去素多權畧乘機赴敵應變無方然大抵禦戎嚴整有犯軍令者立斬之無所寬貸每將臨寇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十數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陣先

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陣而還者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還如向法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爲名將素時貴倖言無不從其從素征伐者微功必錄至於他將雖有大功多爲文吏所譴却故素雖嚴忍士亦以此願從焉素爲行軍元帥出靈州擊突厥連破之突厥退走率騎追躡至夜而及之將復戰恐賊越逸令其騎稍後於是親將兩騎幷降突厥二人與虜並行不之覺也

此下皆記其……料敵皆驗之事

候其頓舍未定趣後騎掩擊大破之自是突厥遠遁磧南無復虜庭漢王諒反遣茹茹天保來據蒲州燒斷河橋又遣王聃子率數萬人幷力拒守素將輕騎五千人襲之潛於渭口宵濟遲明擊之天保敗走聃子懼而以城降有詔召還初素將行也計日破賊皆如所量帝於是以素爲幷州道行軍總管河北道安撫大使率衆數萬討諒時晉絳呂三州並爲諒城守素各以二千人縻之而去諒遣趙子開擁衆十餘萬柵絕

已據高壁布陣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潛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直指其營一戰破之殺傷數萬諒所置介州刺史梁修羅屯介休聞素至懼棄城而走進至清源去幷州三十里諒率其將王世宗趙子開蕭摩訶等衆且十萬來拒戰又擊破之擒蕭摩訶退保幷州素進兵圍之諒窮蹙而降餘黨悉平大業元年還尚書令卒

此將……自引奇兵……出其不意

孫子曰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素除去鹿

角而至突厥又曰決令執行素求人過火而
斬之又曰勝兵先勝而後戰素計自破賊皆
如所量又曰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素絲
崖谷而進直指其營是也

隋長孫晟

長孫晟字季晟性通敏略涉書善彈工射趫捷
過人初未知名人弗之識也惟高祖一見謂人
曰長孫郎武藝逸羣適與其言又多奇略後之
名將非此子邪宣帝時突厥攝圖請婚于周以
趙王招女妻之遣晟送千金公主至其牙前後
使人數十輩攝圖多不禮見晟而獨愛焉每共
遊獵留之終歲嘗有二鵰飛而爭肉因以兩箭
與晟曰請射取之晟乃彎弓馳往遇鵰相攫遂
一發而雙貫焉攝圖喜命諸子弟貴人皆相親
友冀昵近之以學彈射其弟處羅侯號突利設
尤得衆心而爲攝圖所忌密託心腹陰與晟盟
晟與之遊獵因察山川形勢部衆強弱皆盡知
之時高祖作相晟以狀白高祖高祖大喜開皇

元年攝圖曰我周家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
制復何面目見可賀敦乎因攻陷臨渝鎮約諸
面部落謀共南侵高祖新立由是大懼修築長
城發兵屯北境以爲之備晟先知攝圖玷厥阿
波突利等叔姪兄弟各統強兵俱號可汗分居
四面內懷猜忌外示和同難以力征易可離間
因上書曰諸夏雖安戎場尚梗興師致討未是
其時棄於度外又相侵擾故宜密運籌策漸以
攘之臣於周末忝充外使匈奴倚伏實所具知
玷厥之於攝圖兵強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
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
姦多而勢弱曲取於衆心國人愛之因爲攝圖
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迹示彌縫實懷疑懼又阿
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其牽率唯強是
與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近攻離強而合弱通
使玷厥說合阿波則攝圖迴兵自防右地又引
處羅遣連奚霫則攝圖分衆還備左方首尾猜
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承釁討之必可一舉而

室其國矣。上省表大悅。因召與語。晟復口陳形勢。手畫山川。寫其虛實。皆如指掌。上深嗟異。皆納用焉。因遣太僕元暉出伊吾道使詣玷厥。賜以狼頭纛。謬爲欽恭。禮數甚優。玷厥使來。引居攝圖使上。反間既行。果相猜貳。授晟車騎將軍。出黃龍道。齎幣賜奚霫契丹等。遣爲鄉導。得至處羅侯所。深布心腹。誘令內附。二年。攝圖四十萬騎自蘭州入。至於周盤。破達奚長儒軍。更欲南入。玷厥不從。引兵而去。時晟又說染干詐告攝圖曰。鐵勒等反。欲襲其牙。攝圖乃懼。回兵出塞。後數年。突厥大入。發八道元帥分出拒之。阿波至涼州。與竇榮定戰。賊帥累北。時晟爲偏將。使謂之曰。攝圖每來。戰皆大勝。阿波纔入。便即致敗。此乃突厥之恥。豈不內愧於心乎。且攝圖之與阿波。兵勢本敵。今攝圖日勝。爲衆所崇。阿波不利。爲國生辱。攝圖必當因以罪歸於阿波。成其夙計。滅北牙矣。願自量度。能禦之乎。阿波使至。晟又謂之曰。今達頭與隋連和。而攝圖不

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連結達頭。相合爲強。此萬全之計。豈若喪兵負罪。歸就攝圖。受其戮辱耶。阿波納之。因留塞上。使人隨晟入朝。攝圖死。遣晟持節拜其弟處羅侯爲莫何可汗。以其子雍閭爲葉護可汗。染干者。處羅侯之子也。乞通婚。許之。以宗女封安義公主以妻之。晟說染干率衆南徙。居度斤舊鎮。雍閭疾之。亟來抄掠。染干伺知動靜。輒遣奏聞。是以賊來每先有備。晟遣降虜覘候雍閭。知其牙內屢有災變。夜見赤虹。光照數百里。天狗隕。雨血三日。流星墜其營內。有聲如雷。每夜自驚。言隋師且至。並遣奏知。仍請出討。突厥都速等歸染干。前後至者男女萬餘口。晟安置之。由是突厥悅附。尋以染干爲啟民可汗。賜射於武安殿。選善射者十二人。分爲兩朋。啟民曰。臣由長孫大使得見天子。今日賜射。願入其朋。許之。給晟箭六候。發皆入鹿。啟民之朋竟勝。時有鳶群飛。上曰。公善彈。爲我取之。十發俱中。並應丸而落。是日百官獲賚。晟

[illegible]

闍居多尋遣領五萬人於朔州築大利城以處染干詔晟部領降人爲秦川行軍總管取晉王節度出討達頭晟進策曰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達頭人馬飲之多死於是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王大喜引晟入內同宴極歡有突厥達官來降時亦預坐說言突厥之內大畏長孫總管聞其弓聲謂爲霹靂見其走馬稱爲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遂與雷霆爲比一

何壯哉復遣還大利城安撫新附仁壽元年晟表奏曰臣夜登城樓望見磧北有赤氣長百餘里皆如雨足下垂被地謹驗兵書此名酒血其下之國必且破亡欲滅匈奴宜在今日詔楊素爲行軍元帥晟爲受降使者送染干北伐達頭衆大潰西奔吐谷渾晟以病卒後突厥圍雁門帝嘆曰向使長孫晟在不令匈奴至此

孫子曰親而離之晟離間攝圖因以破之又曰餌兵勿食晟以毒藥置上流而達頭飲之多死是也

隋韓擒虎

[illegible]

韓擒子通河東垣人也少慷慨以膽略見稱容貌魁岸有雄傑之表尤好經史百家皆略知大旨太祖見而異之武帝伐齊齊將獨孤永業守金墉城擒說下之陳將甄慶任蠻奴蕭摩訶等共爲聲援頻寇江北前後入界擒屢挫其鋒陳人奪氣開皇初高祖潛有吞幷江南之志以擒有文武才用夙著威名於是拜爲廬江總管

委以平陳之任甚爲敵人所憚及大舉伐陳以擒爲先鋒擒率五百人宵濟襲采石守者皆醉擒遂取之進攻姑孰半日而拔次於新林江南父老素聞其威信來謁軍門晝夜不絕陳人大駭陳叔寶遣領軍蔡徵守朱雀航聞擒將至衆懼而潰任蠻奴爲賀若弼所敗棄軍降於擒擒以精騎五百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蠻奴援之曰老夫尚降諸君何事衆皆散走遂平金陵執陳主叔寶賀若弼與擒爭功於上前弼曰臣在

青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因韓擒略不交陣。豈臣之比。擒曰。本奉明旨。令臣與弼同時合勢。以取僞都。弼乃敢先期。逢賊遂戰。令將士傷死甚多。臣以輕騎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蠻奴。執陳叔寶。據其府庫。傾其巢穴。弼至夕。方扣北掖門。臣啓關而納之。斯乃救罪不暇。安得與臣相比。上曰。二將俱合上勳。先是江東有謠歌曰。黃斑青驄馬。發自壽陽涘。來時冬氣末。去日春風始。不知所謂。擒本名虎。平陳之際。又乘青驄馬。往反時節。與歌相應。至是方悟。其後突厥來朝。上謂之曰。汝聞江南有陳國天子乎。對曰。聞之。上命左右引突厥詣擒前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擒厲然顧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視。其有威容如此。無何其鄰母見擒門下甚盛。有同王者。母異而問之。其人曰。我來迎王。忽然不見。又有人疾篤。忽驚走至擒家曰。我欲謁王。左右問曰。何王也。答曰。閻羅王。擒子弟欲撻之。擒止之曰。生爲上柱國。死作閻羅王。斯亦足矣。因遘疾數日卒。

孫子曰。攻其無備。擒背濟襲采石。又曰。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擒兵不血刃。而直取金陵。是也。

○隋賀若弼

賀若弼字輔伯。河南確陽人也。少慷慨有大志。驍勇便弓馬。解屬文。博涉書記。有重名於當世。高祖受禪。陰有并江南之志。訪可任者。高頻曰。朝臣之內。文武才幹。無出賀若弼者。高祖曰。公得之矣。於是拜弼爲吳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事。弼忻然以爲己任。與壽州總管源雄並爲重鎮。弼遺雄詩曰。交河驃騎幕。合浦伏波營。勿使麒麟上。無我二人名。獻取陳十策。上稱善。開皇九年。大舉伐陳。以弼爲行軍總管。將渡江。酹酒而呪曰。弼親承廟略。遠振國威。伐罪弔民。除兇翦暴。上天長江。鑒其若此。如使福善禍淫。大軍利涉。如事有乖違。葬江魚之腹中。死且不恨。先是弼請緣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歷陽。於是大

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謂大軍至悉發國中士馬既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爲常不復設備及此弼以大軍濟江陳人弗之覺也襲南徐州拔之軍令嚴肅秋毫不犯有軍士於民間酤酒者弼立斬之進屯蔣山陳將魯廣達任蠻奴田端蕭摩訶等以勁兵拒戰田端先犯弼軍弼擊走之廣達等相繼遞進弼軍屢却弼揣知其驕士卒且惰於是督厲將士殊死戰遂大破之麾下擒摩訶至弼命左右牽斬之摩訶顏色自若弼釋而禮之從北掖門而入時韓擒已執陳叔寶弼至呼叔寶視之叔寶股慄再拜弼謂之曰小國之君當大國卿拜禮也入朝不失作歸命侯無勞恐懼弼自以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許既而楊素爲僕射弼仍爲將軍甚不平形於言色由是免官弼怨望愈甚後數年下弼獄除名爲民歲餘復其爵位上亦忌之不復任使當遇突厥入朝上賜之射突厥一發中的上曰非賀若　無能當此於是命弼弼再拜

隋論三人亦是弼乃以大將自許不善作功矣

而呪曰臣若赤誠奉國者當一發破的如其不然發不中也既射一發而中上大悅顧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煬帝之在東宮嘗謂弼曰楊素韓擒史萬歲三人俱稱良將其間優劣何如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擒是鬭將非領將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爲大將煬帝即位尤疏忌大業三年終坐誅

孫子曰用而示之不用弼因防人更代而令敵不設備又曰將孰有能弼論楊韓史三將優劣是也

隋史萬歲

史萬歲京兆杜陵人也少英武善騎射驍捷若飛好讀兵書兼精占候尉遲迥之亂也萬歲從梁士彥擊之軍次馮翊見羣鴈飛來萬歲謂士彥曰請射行中第三者既射之應弦而落三軍悅服及與迥軍相遇每戰先登鄴城之陣官軍稍却萬歲謂左右曰事急矣吾當破之於是馳

馬奮擊殺數十人衆亦齊力官軍乃振爾朱勣以謀反伏誅萬歲頗相關涉坐除名配燉煌爲戍卒其戍主甚驍武每單騎深入突厥中掠取羊馬輒大克獲突厥無衆寡莫之敢當其人深自矜負數罵辱萬歲萬歲患之自言亦有武勇戍主試令馳射而工戍主笑曰小人定可萬歲請弓馬復掠突厥中大得六畜而歸戍主始善之每與同行輒入突厥數百里名讋北夷竇榮定之擊突厥出萬歲詣轅門請自効榮定素聞其名見而大悅因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罪過令殺之但當各遣一壯士决勝負耳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定遣萬歲出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不敢復戰遂引軍而去及高智慧等作亂江南以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萬歲率衆二千自東陽別道而進踰嶺越海攻谿洞不可勝數前後七百餘戰轉鬬千餘里寂無聲聞者十旬遠近皆以萬歲爲没萬歲以水陸阻絶信使不通乃置書竹筒中浮之於水

萬歲驍勇[illegible]

汲者得之以言於素素大悅上其事高祖嗟歎賜其家錢十萬還拜左領軍將軍先是南寧夷爨翫來降拜昆州刺史既而復叛遂以萬歲爲行軍總管率衆擊之入自蜻蛉川經弄凍次小勃弄大勃弄至于南中賊前後屯據要害萬歲皆擊破之行數百里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之後勝我者過此萬歲令左右倒其碑而進渡西洱河入渠濫川行千餘里破其三十餘部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於是勒石頌美隋德萬歲遣使馳奏請將翫入朝詔許之爨翫因有二心不欲詣闕因賂萬歲以金寶萬歲於是捨翫而還蜀王秀時在益州知其受賂及翫復反乃奏之上令窮治其事事皆驗罪當死上數之曰受金放賊重勞士馬朕念將士暴露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卿豈社稷臣也萬歲曰臣留爨翫者恐其州有變留其鎮撫上以萬歲心有欺隱大怒將斬之左僕射高熲進曰史萬歲雄略過人每行兵用師之處未嘗不身先

受金而捨翫[illegible]

士卒尤善撫御。將士樂爲致力。雖古名將。未能過也。上意少解。開皇本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上令晉王及楊素出靈武道。漢王諒與萬歲出馬邑道。萬歲率柱國張定和大將軍李藥王等出塞。至大斤山。與虜相遇。達頭遣使問曰。隋將爲誰。候騎報史萬歲也。突厥復問曰。得非燉煌戍卒乎。候騎曰。是也。達頭聞之懼而引去。萬歲馳追百餘里。大破之。斬數千級。楊素害其功。因譖萬歲云。突厥本降。初不爲寇。來於塞上畜牧耳。遂寢其功。時所將士卒。在朝稱冤者數百人。萬歲謂之曰。吾今日爲汝極言於上。事當決矣。既見上。言將士有功。爲朝廷所抑。詞氣憤厲。忤於上。上大怒。令左右摽殺之。死之日。天下士庶聞者。識與不識。莫不冤惜之。萬歲爲將。不治營伍。令士卒各隨所安。無警夜之備。虜亦不敢犯。臨陣對敵。應變無方。號爲良將。

孫子曰。三軍可奪氣。萬歲斬殺挑騎而突厥不戰。聞其威名而達頭引去是也。

唐李孝恭

李孝恭少沉敏有識量。高祖已定京師。拜山南招慰大使。徇巴蜀。下三十餘州。進擊朱粲。破之。俘其衆。諸將曰。粲徒食人。鑿賊也。請坑之。孝恭曰。不然。今列城皆吾寇。若獲之則殺。後渠有降者乎。悉縱之。繇是騰檄所至輒下。蕭銑據江陵。孝恭數進策圖銑。帝嘉納。進王趙郡。乃大治舟艦。肄水戰。會李靖使江南。孝恭倚其謀。遂圖江陵。召巴蜀首領子弟收用之。外示引擢。而內實質也。俄進荊湘道總管。統水陸十二軍。發夷陵。破銑二鎮。縱戰艦放江中。諸將曰。得舟當濟吾用。棄之反資賊。奈何。孝恭曰。銑之境南際嶺。左薄洞庭。地險士衆。若城未拔而援至。我且有內外憂。用雖多。何所用之。今銑瀕江鎮戍。見艫舳蔽江下。必謂銑已敗。不即進兵。覘候往返。以引救期。則吾既拔江陵矣。已而救兵到巴陵。見艦。疑不進。銑內外阻絕。遂降。帝悅。遷荊州大總管。詔圖破銑狀以進。輔公祏反。寇壽陽。詔孝恭

爲行軍元帥討之引兵趨九江李靖李勣黃君漢張鎭周盧祖尚皆稟節度將發大饗士杯酒變爲血在坐皆失色孝恭自如徐曰禍福無基唯所召爾顧我不負於物無重諸君憂公祏禍惡貫盈今仗威靈以問罪杯中血乃賊臣授首之祥乎盡飲[illegible]衆心爲安公祏將馮惠亮等拒險邀戰孝恭堅壁不出遣奇兵絶饟道賊饑夜薄營孝恭臥不動明日使羸兵扣賊壘挑之祖尚選精騎陣以待俄而兵卻賊追北且嘉遇祖尚軍薄戰遂大敗惠亮退保梁山孝恭乘勝破其別鎭賊赴水死者數千計公祏窮棄丹陽走騎窮追生擒之江南平貞觀初爲禮部尚書改王河間暴薨隋亡盜賊徧天下皆太宗自討定謀臣驍帥並隸麾下無特將專勳者惟孝恭獨有方面功以自見云

孫子曰形之敵必從之孝恭縱船江中以疑賊援又曰禁祥去疑孝恭以杯酒爲援首之祥而衆心安又曰以利動之以本待之孝恭使羸兵挑賊而待以精騎是也

唐尉遲恭

尉遲敬德名恭以字行朔州善陽人隋大業末與宋金剛襲破永安王孝基執獨孤懷恩等武德二年秦王戰柏壁金剛敗奔突厥恭合餘衆守介休王遣任城王道宗宇文士及諭之乃與尋相舉地降從擊王世充會尋相叛諸將疑恭且亂囚之屈突通白恭驍敢今執之猜貳已結不即殺後悔無及也王曰不然恭必叛寧肯後尋相者耶釋之引見臥內曰丈夫意氣相許小嫌不足置胸中我終不以讒害良士因賜之金曰必欲去以爲汝資是日獵榆窠會世充自將兵數萬來戰單雄信者賊驍將也騎直趨王恭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乃翼王出率兵還戰大敗之王顧曰比衆人意公必叛我獨保無他何相報速耶賞建德營板渚王命李勣等爲伏親挾弓令恭執稍畧其壘大呼致師建德兵出乃稍引卻殺數十人衆益進伏發大破之時世充

兄弟斑傍於建德乘隋帝廄馬鎧甲華整出入軍中以夸衆王望見問誰可取者恭請與高甑生梁建方三騎馳往擒斑引其馬以歸賊不敢動隱太子嘗以書招之贈金皿一車辭曰恭王寳生之方以身徇恩今於殿下無功其敢當賜若私許則懷二心徇利棄忠殿下亦焉用之哉太子怒而止恭以聞王曰公之心如山岳然雖積金至斗豈能移之然恐非自安計巢王果遣壯士刺之恭開門安臥賊至不敢入因諸恭高

祖將殺之王固爭得免其後隱巢計日急恭與長孫無忌入白曰大王不先決社稷危矣王曰我惟同氣所未忍恭曰人情畏死衆以死奉王此天授也大王即不聽請從此亡不能交手蒙戮無忌曰王不從恭言恭亦非王有今敗矣王曰寡人之謀未可全棄公更圖之恭曰處事有疑非智臨難不決非勇王今自計如何勇士八百人悉入官控弦被甲矣尚何辭後又與侯君集等懇懇勸進計乃定時房玄齡杜如晦被斥

在外召不至王怒曰是欲叛邪因解所佩刀授之謂曰卿不從可斬其首以徠恭遂往諭玄齡等與入計議隱太子死恭領騎七十趨玄武門王馬逸墜林下元吉將奪弓窘王恭馳叱之元吉走遂射殺之宮府兵屯玄武門戰不解恭持二首示之乃去時帝泛舟海池王命恭往侍不解甲趨行在帝驚問今日之亂爲誰爾來何邪對曰秦王以太子齊王作亂舉兵誅之恐陛下不安遣臣宿衛帝意悅王爲皇太子時坐隱

巢者百餘家將盡沒入之恭曰爲惡者二人今已誅若又窮支黨非取安之道由是普原論功爲第一賞侍宴慶善宮有班其上者恭曰爾何功坐我上任城王道宗解諭之恭勃然擊道宗目幾眇太宗不悅罷召責曰朕觀漢史嘗怪高祖時功臣少全者今觀卿所爲乃知韓彭夷戮非高祖過國之大事惟賞與罰橫恩不可數得勉自整飭悔何及乎恭頓首謝帝將討高麗恭上言乘輿至遼太子次定州兩京空虛恐有玄

感之變夷貊小國不足枉萬乘願委之將臣以時撲滅帝不納顯慶三年卒恭善避矟每單騎入賊雖攢刺之不能傷。又能奪取賊矟還刺之齊王元吉使去刃與之校恭請王加刃而獨去之卒不能中帝嘗問奪矟與避矟孰難對曰奪矟難試使與齊王戲少頃王三失矟遂大愧服

孫子曰遠而挑人者欲人之進也恭大呼致師而破建德是也

詳釋評點古今名將傳卷之八

註釋評點古今名將傳卷之九

長洲陳元素孝平父評點

唐 李靖　唐 李勣
唐 蘇定方　唐 薛仁貴
唐 裴行儉　唐 唐休璟
唐 張仁愿　唐 王晙
唐 郭元振　唐 李嗣業

唐李靖

[illegible]

李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姿貌魁秀通書史嘗謂所親曰丈夫遭遇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歎曰可與論孫吳者非斯人尚誰哉隋吏部尚書牛弘見之曰王佐才也左僕射楊素拊其牀謂曰卿終當坐此大業末爲馬邑丞高祖擊突厥靖察有非常志自囚上急變傳送江都至長安道梗高祖已定京師將斬之靖呼曰公起兵爲天下除暴亂欲就大事以私怨殺誼士乎秦王亦爲請得釋蕭銑據江陵詔靖安輯至峽州阻銑兵不

得前帝謂逗留詔都督許紹斬靖紹爲請而免開州蠻冉肇則寇夔州趙郡王孝恭戰未利靖率兵八百破其屯要險設伏斬肇則俘擒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靖果然因手敕勞曰既往不咎向事吾久已忘之靖遂陳圖銑十策有詔拜靖行軍總管兼攝孝恭行軍長史軍政一委焉武德四年大閱兵夔州時秋潦濤瀨漲惡銑以靖未能下不設備諸將亦請江平乃進靖曰兵機事以速爲神今士始集銑不及知若乘水傳壘是震霆不及塞耳就能倉卒召兵無以禦我此必擒也孝恭從之舟師叩夷陵銑將文士洪以卒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曰不可士洪健將下皆勇士今新失荊門悉銳拒我此救敗之師不可當宜駐南岸待其氣衰乃取之孝恭不聽留靖守屯自往與戰大敗還賊委舟散掠靖視其亂縱兵擊破之取四百餘艘溺死者萬人即率輕兵五千爲先鋒趨江陵薄城而營破其將楊君茂鄭文秀俘甲士四千孝

擊斬開州蠻冉肇則

此段記其取蕭銑之事

戰士始集銑不及知秋水漲惡銑不設備所乘水進

[illegible]

恭軍繼進銑大懼徼召江南兵不及到明日降
靖入其都號令靜嚴軍無私焉或請靖籍銑將
拒戰者家貲以賞軍靖曰王者之兵弔人而取
有罪彼其脅驅以來藉以拒師本非其情不當
以叛逆比之今新定荊郢宜示寬大以慰其心
若降而籍之恐自荊而南堅城劇屯毆之死守
非計之善也止不籍由是江漢列城爭下輔公
祏據丹陽反詔孝恭爲帥召靖入朝受方略副
孝恭東討李世勣等七總管皆受節度公祏遣

不籍銑黨家此正收拾人心之道故江漢爭附

此段記其攻取輔公祏之事

馮惠亮以舟師三萬屯當塗陳正通步騎三萬
屯青林自梁山連鎖以斷江道築却月城延袤
十餘里爲犄角諸將議曰彼勁兵連柵將不戰
疲老我師若直取丹陽空其巢窟惠亮等自降
靖曰不然三軍雖精而公祏所自將亦銳卒也
既保石頭則牢未可拔我留不得志退有所忌
腹背蒙患非百全計且惠亮正通百戰餘賊非
怯野鬬今方持重待公祏立計爾若出不意挑
攻其城必破之惠亮拔公祏禽矣孝恭聽之靖

率黃君漢等水陸皆進苦戰殺傷萬餘人惠亮
等亡去靖將輕兵至丹陽公祏懼衆尚多不能
戰乃出走禽之江南平帝歎曰靖乃銑公祏之
膏肓也古韓白衛霍何以加八年突厥寇太原
爲行軍總管以江淮兵萬人屯太谷諸將多敗
獨靖以完軍歸太宗踐祚授刑部尚書兼檢校
中書令突厥部種離畔帝方圖進取以兵部尚
書爲定襄道行軍總管率勁騎三千繇馬邑趨
惡陽嶺頡利可汗大驚曰兵不傾國來靖敢提

此段記其戰皆突厥頌功節

孤軍至此下是帳部數恐靖縱諜者離其腹心
夜襲定襄破之可汗脫身遁磧口進封代國公
帝曰李陵以步卒五千絕漠然卒降匈奴其功
尚得書竹帛靖以騎三千蹀血虜庭遂取定襄
古未有輩足澡吾渭水之恥矣頡利走保鐵山
遣使者謝罪請舉國內附以靖爲定襄道總管
往迎之又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慰撫靖
謂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虜必自安若萬騎齎
二十日糧自白道襲之必得所欲公謹曰上已

以三千騎襲取定襄功亦偉矣

與約降行人在彼奈何。靖曰。機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唐儉輩何足惜哉。督兵疾進。行遇候邏皆俘以從。去其牙七里。乃覺部衆震潰。斬萬餘級。俘男女十萬。擒其子疊羅施。殺義成公主。頡利亡去。爲大同道行軍總管張寶相擒以獻。于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矣。帝因大赦天下。賜民五日酺。御史大夫蕭瑀劾靖持軍無律。縱士大掠。散失奇寶。帝召責之。靖無所辯。頓首謝。帝徐曰。若史萬歲破達頭可汗。不賞而誅。朕不然。赦公之罪。錄公之功。乃進左光祿大夫。既而曰。向人譖短公。朕今悟矣。遷尚書右僕射。靖每參議。恂恂似不能言。以沈厚稱。頃之吐谷渾寇邊。帝謂侍臣曰。靖能復起爲帥乎。靖往見房玄齡曰。吾雖老尚堪一行。帝喜。以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任城王道宗。侯君集。李大亮。李道彥。高甑生。五總管兵皆屬焉。軍次伏俟城。吐谷渾盡火其莽。退保大非川。諸將議春草未芽。馬弱不可鬭。靖決策深入。遂踰積石山。大戰數十合。所

殺獲殘其國。國人多降。吐谷渾伏允愁蹙自經死。靖更立大寧王慕容順而還。甑生軍繇鹽澤道後期。靖簿責之。既歸而憾。與廣州長史唐奉義告靖謀反。有司按驗無狀。甑生等以誣罔論。靖乃闔門自守。賓客親戚一謝遣。改衛國公。帝將伐遼。召靖入謂曰。公南平吳。北破突厥。西定吐谷渾。惟高麗未服。亦有意乎。對曰。往憑天威。得効尺寸功。今疾雖衰。陛下誠不棄。病且瘳矣。帝憫其老不許。病甚。帝幸其第。流涕曰。公乃朕生平故人。於國有勞。今疾若此。爲公憂之。薨年七十九。

孫子曰。兵之情主速。又謂兵機以速爲神。又曰。亂而取之。靖因敵散亂擊而破之。又曰。出其不意。靖破焉惑克及頡利。又曰。死間者爲誑之于外。靖因唐儉使虜而襲破突厥之是也。

唐李勣

李勣字懋功。曹州離狐人。本姓徐氏。隋大業末。

韋城翟讓爲盜勣年十七往從之說曰公鄉壤不宜自剽殘宋鄭商旅之會御河在中舟艦相屬往邀取之可以自資讓然之李密亡命雍丘勣說讓推密爲主以奇計破王世充時河南山東大水隋帝令饑人就食黎陽倉吏不時發死者日萬數勣說密曰天下之亂本于饑今若取黎陽粟以募兵大事濟矣密以麾下兵五千付勣濟河襲黎陽守之開倉縱食旬日勝兵至二十萬宇文化及引兵北上密使勣守倉周掘塹

以自環化及攻之勣爲地道出鬭化及敗引去武德二年密歸朝廷其地東屬海南至江西直汝北抵魏郡勣統之未有所屬謂長史郭孝恪曰人衆土宇皆魏公有也吾若獻之是利主之敗爲己功吾所羞也乃錄郡縣戶口以啓密請自上之使至高祖訝無表使者以意聞帝喜曰純臣也詔授黎州總管封英國公賜姓附宗正屬籍詔勣總河南山東兵以拒王世充及密以謀反誅帝遣使示密反狀勣請收葬詔從之勣

爲密服縗絰葬訖乃釋俄爲竇建德所陷質其父使復守黎陽三年自拔來歸從秦王伐東都戰有功東略地至虎牢降鄭州司兵沈悅平建德俘世充乃振旅還秦王爲上將勣爲下將皆服金甲乘戎輅告捷于廟太宗即位拜幷州都督貞觀三年爲通漠道行軍總管出雲中與突厥戰走之引兵與李靖合因曰頡利若度磧保于九姓恐不可得我若約齎薄之不戰縛虜矣靖大喜以與己合於是意決靖率衆夜發勣勒

兵從之頡利欲走磧勣前屯磧口不得渡由是酋長率部落五萬降于勣詔拜光祿大夫行幷州大都督府長史父喪解奪哀還官徙封英治幷州十六年以威肅聞帝嘗曰煬帝不擇人守邊勞中國築長城以備虜今我用勣守幷突厥不敢南賢于長城遠矣後帝自將征高麗以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破蓋牟遼東白崖等城從戰駐蹕山功多封一子爲郡公延陀部落亂詔將二百騎發突厥兵討之大戰烏德鞬山破

之降其首領榆萁達于而可汗咄摩支遁入荒
谷破非遂定勣既忠力帝謂可託大事嘗暴疾
醫曰用鬚灰可治帝乃自剪鬚以和藥及愈人
謝頓首流血帝曰吾爲社稷計何謝爲後留宴
顧曰朕思屬幼孤無易公者公昔不遺李密豈
負朕哉勣感涕因嚙指流血俄大醉帝親解衣
覆之帝疾謂太子曰爾于勣無恩今以事出之
我死宜即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乃授疊州
都督高宗立遂爲尚書左僕射太宗時勣以畫

像淩烟閣至是帝復命圖其形自序之高麗莫
離支男生爲其弟所逐遣子乞師詔勣爲遼東
道行軍大總管率兵二萬討之破其國執高藏
男建等裂其地州縣之詔勣獻俘昭陵明先帝
意具軍容告于廟進位太子太師總章二年卒
年八十六帝曰勣奉上忠事親孝歷三朝未嘗
有過性廉謹不立產業今亡當無贏貲有司其
厚賻卹之初勣拔黎陽倉就食者衆高季輔杜
正倫往客焉及平虎牢獲戴胄延引見臥內推

禮之後皆爲名臣世以勣知人平洛陽得單雄
信故人也表其材武且言若貸死必有以報請
納官爵以贖不許乃號慟割股肉啗之曰生死
永訣此肉同歸于土爲收養其子焉其用兵多
籌算料敵應變皆契事機聞人善抵掌嗟嘆及
戰勝必推功于下得金帛盡散之士卒無私貯
然持法嚴故人爲之用臨事選將必訾相其奇
厖福艾者遣之或問其故答曰薄命之人不足
與成功名既沒士皆爲流涕

孫子曰輔周則國必強勣守幷州太宗以謂
賢于長城又曰戰勝攻取不脩其功者凶勣
所戰勝必推功于下又曰擇人而任之勣之
選將必選奇厖福艾者是

唐蘇定方

蘇烈字定方以字行冀州武邑人父邕當隋季
率里中數千人爲本郡討賊定方驍悍有氣決
年十五從父戰數先登陷陳邕卒代領其衆破
劇賊張金稱楊公卿追北數十里自是賊不含

境鄉黨賴之。貞觀初，從李靖襲突厥頡利于磧口，率數馬二百為前鋒，乘霧行，去賊一里許，霧霽，見牙帳，馳殺數十百人。頡利及隋公主惶窘各遁去，靖亦尋至，餘黨悉降。從蔥嶺道大總管程知節征賀魯，至鷹娑川，賀魯率二萬騎來拒。總管蘇海政連戰未決，鼠尼施等復引二萬騎為援。定方始休士，見塵起，率精騎五百踰嶺馳擣賊營，賊衆大潰，殺千餘人，所棄鎧仗牛馬藉藉山野，不可計。副總管王文度疾其功，謬謂知節曰：賊雖走，軍死傷者衆，今當結輜重，陳關被甲而趨，賊來即戰，是謂萬全。又矯制收軍不深入。于是馬羸卒勞，無鬭志。定方說知節曰：天子詔討賊，今反自守，何公之力哉？且公為大將，而閫外之事不得專，顧副將乃得專之，胡不囚文度待天子命？不從。至恆篤城，有胡人降，文度猥曰：師還而降，且為賊，不如殺之取其貲。定方曰：此乃自作賊耳，寧曰伐叛？乃分財，定方一不取。太宗知之，比知節等還，悉下吏當死，貸為民。擢

定方伊麗道行軍大總管，征復賀魯，以任雅相、回紇婆閏為副。出金山北，先擊處木昆部，破之。俟斤嬾獨祿擁衆萬餘降，定方撫之，發其千騎，并回紇萬人，進至曳咥河。賀魯率十姓兵十萬拒戰，輕定方兵少，舒左右翼包之。定方令步卒據高攢矟外向，親引勁騎陣北原。賊三突步陣，不能入。定方因其亂擊之，塞戰三十里，斬首數萬級，賊大奔。明日振兵復進，五弩矢畢舉，衆降。賀魯獨與處木昆屈律啜數百騎西走。定方令副將蕭嗣業、回紇婆潤率雜虜兵趨邪羅斯川追北，定方與雅相領新附兵絕其後。會大雪，吏請少休，定方曰：虜恃雪方止舍，謂我不能進，若縱使遠遁，則莫能擒。遂勒兵進，至雙河，與彌射、步真合，距賀魯所百里，下令陣而行，薄金牙山。方賀魯將收，定方縱擊，破其牙下數萬人，悉歸所部。賀魯走石國，彌射子元爽以兵與嗣業會，縛賀魯以還。由是修亭障，列蹊隧，定疆畛，問疾收胔，唐之州縣極西海矣。高宗臨軒，定方戎服

春賀魯以獻。策功拜左驍衛大將軍邢國公。會思結闕俟斤都曼先鎮諸胡劫所部及疏勒朱俱波偈槃陀三國復叛。詔定方還爲安撫大使。率兵至業葉水。而賊堞馬頭川。定方選精卒萬騎三路襲之。晝夜馳三百里至其所。都曼驚戰無素。逐大敗走馬頭城。師進攻之。都曼計窮。遂面縛降。俘獻于乾陽殿。有司請論如法。定方頓首請曰。臣向諭陛下意。許以不死。願丐其命。帝曰。朕爲卿全信。乃宥之。葱嶺以西遂定。遷左武

討百濟而擒其王義慈

衛大將軍。出爲神丘道大總管。率師討百濟。自成山濟海至熊津口。賊瀕江屯兵。定方出左涯乘山而陣。與之戰。賊敗死者數千。王師乘潮而上。舳艫銜尾進鼓而譟。定方將步騎夾引直趨其都城。賊傾國來距戰。破之。殺虜萬人。乘勝人其郛。王義慈及太子隆北走。定方進圍其城。義慈子泰自立爲王。率衆固守。義慈之孫文思曰。王與太子出。而叔豈得擅爲王。若王師還。我父子安得全。遂率左右縋城下。人多從之。泰不能止。定方使士登城建唐旗幟。于是泰開門請命。其將禰植與義慈降。隆及諸城送款。百濟平。俘義慈隆泰等獻東都。定方所滅三國。皆生執其王。賞賚珍寶不勝計。乾封二年卒。

孫子曰。微乎微乎。至于無形。定方乘霧行而破頡利。又曰速乘人之不及。定方見塵起而馳擣賊營。又曰出其不意。定方知虜恃雪而追掩是也。

唐薛仁貴

薛仁貴。絳州龍門人。少貧賤。以田爲業。其妻曰。夫有高世之才。要須遇時乃發。今天子自征遼東。求猛將。此難得之時。君盍圖功名以自顯。乃往應募。王師攻安市城。高麗莫離支遣將高延壽等率兵二十萬拒戰。太宗命諸將分擊之。仁貴恃驍悍。欲立奇功。乃著白衣自標顯。持戟腰鞬兩弓。呼而馳。所向披靡。軍乘之。賊遂奔潰。帝望見。遣使馳問先鋒白衣者誰。曰薛仁貴。帝召見。嗟異。賜金帛人馬甚衆。授游擊將軍。師還。帝

擊九姓而以三箭定天山

謂曰朕舊將皆老欲擢驍勇付閫外事莫如卿者朕不喜得遼東喜得虓將遷右領軍中郎將爲定方討賀魯仁貴上疏曰臣聞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爲賊敵乃可服今泥熟不事賀魯爲其所破虜係妻子王師有于賀魯部落轉得其家口者宜悉取以還厚加賚遣使百姓知賀魯爲暴而陛下至德也帝納之遂還其家屬泥熟請隨軍効死詔副鄭仁泰爲鐵勒道行軍總管將行宴內殿帝曰古善射有穿七札者卿試以五甲射焉仁貴一發洞貫帝大驚更取堅甲賜之時九姓衆十餘萬令驍騎數十人來挑戰仁貴發三矢輒殺三人於是虜氣懾皆降仁貴慮爲後患悉坑之轉討磧北餘衆禽僞葉護兄弟三人以歸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九姓遂衰鐵勒有思結多覽葛等部先保天山及仁泰至懼而降仁泰不納虜其家以賞軍賊相率遁去吐蕃入寇命爲邏娑道行軍大總管率將軍阿史那華真郭待封擊之

以授吐谷渾待封嘗爲鄯城鎮守與仁貴等夷乃是恥居其下頗違節度初軍次大非川將趨烏海仁貴曰烏海地險而瘴吾入死地可謂危道然速則有功遲則敗今大非嶺寬平可置二柵悉內輜重留萬人守之吾倍道掩賊不整滅之矣乃約齎至河口遇賊破之多所殺掠獲牛羊萬計進至烏海城以待後援待封初不從領輜重躡進吐蕃率衆二十萬邀擊取之糧仗盡沒待封保險仁貴退軍大非川吐蕃益兵四十萬來戰王師大敗仁貴與吐蕃將論欽陵約和乃得還吐谷渾遂沒仁貴歎曰今歲在庚午星在降婁不應有事西方鄧艾所以死于蜀吾固知必敗有詔原死除名爲庶人未幾高麗餘衆叛起爲雞林道總管復坐事貶象州會赦還帝思其功乃召見曰今遼西不寧瓜沙路絕卿安得高枕不爲朕指麾耶于是拜瓜州長史右領軍衛將軍檢校代州都督率兵擊突厥元珍于雲州突厥問曰唐將謂誰曰薛仁貴突厥曰吾

聞薛將軍流象州死矣安得復生仁貴脫兜鍪見之突厥相視失色下馬羅拜稍稍遁去仁貴因進擊大破之斬首萬級獲生口三萬牛馬稱是永淳二年卒

孫子曰將者國之輔仁貴立功而太宗喜得虓將又曰三軍可奪氣仁貴發三矢而虜氣懾又曰上下同欲者勝仁貴將帥不和而有大非川之敗又曰天地孰得仁貴謂歲在庚午不應有事西方又曰將軍可奪心仁貴脫兜鍪而突厥遁是也

唐裴行儉

[illegible]

裴行儉字守約絳州聞喜人貞觀中舉明經調左屯衛倉曹參軍時蘇定方爲大將軍謂曰吾用兵世無可教者今子也賢乃盡畀以術儀鳳二年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誘蕃落以動安西與吐蕃連和朝廷欲討之行儉議曰吐蕃叛援方熾敬玄失律審禮喪元安可更爲西方生事今波斯王死其子泥涅師質京師有

[illegible]

如遣使立之師路出二蕃若權以制事可不勞而成功也帝因召行儉冊送波斯王且爲安撫大食使經莫賀延磧風礫晝冥導者迷將士饑乏行儉止營致祭令曰水泉非遠衆多安俄而雲徹風恬行數百步水草豐美後來者莫識其處衆皆驚以方漢二師將軍至西州諸蕃郊迎行儉召豪傑千餘人自隨揚言大熱未可以進宜駐軍須秋都支覘知之不設備行儉徐召四鎮酋長僞約畋謂曰吾念此樂未始忘孰能從

僞約酋長畋獵正欲攻請都支之無備也

吾獵者於是子弟願從者萬人乃陰勒部伍數日倍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先遣其所親問安否外若閒暇非討襲者又使人趣召都支都支本與遮匐計及秋拒使者已而聞軍至倉卒不知所出率子弟五百餘人詣營謁遂擒之是日傳契箭召諸部酋長悉來請命並執送碎葉城簡精騎約齎襲遮匐道獲遮匐使者釋之俾前往諭其主并言都支已擒狀遮匐乃降悉俘至京師將吏爲刻石碎葉城以紀功帝親勞宴

召諭諸蕃來而執之可謂不勞而成功矣

日行儉提孤軍深入萬里兵不血刃而叛黨擒夷可謂文武兼備矣其兼授二職即拜禮部尚書兼右衛大將軍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溫傅反單于管二十四州叛應之衆數十萬都護蕭嗣業討賊不克死敗係踵詔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討之率太僕少卿李思文營州都督周道務部兵十八萬合西軍程務挺東軍李文暕等總三十餘萬旗幟亘千里行儉咸節制之先是嗣業餽糧數爲虜鈔軍餒死行儉曰以謀

制敵可也因詐爲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虜果掠車羸兵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大軍次單于北暮已立營塹壕既周行儉更命徙營高岡吏白士安堵不可擾不聽促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立營所水深丈餘衆莫不駭嗟問何以知之行儉曰自今第如我節制毋問我所以知也賊據黑山數戰皆敗行儉縱兵前後殺虜不可勝計僞可汗泥熟匐爲其下所殺持首來降又擒大酋領奉職而還餘黨走狼山行儉既還阿史那伏念僞稱可汗復與溫傅合明年行儉還總諸軍頓代州之陘口縱反間說伏念令與溫傅相貳伏念懼密送款且請縛溫傅自効行儉秘不布密以聞後數日煙塵漲天而南斥候惶駭行儉曰此伏念執溫傅來降非他也且受降如受敵乃敕嚴備遣單使往勞既而果然於是突厥餘黨悉平帝悅遣

戶部尚書崔知悌勞軍初行儉許伏念以不死侍中裴炎害其功建言伏念爲程務挺脅逐又磧北回紇逼之計窮而降卒斬伏念及溫傅於都市行儉之功不錄行儉歎曰渾濬之事古今恥之但恐殺降則後無復來矣遂稱疾不出永淳元年卒行儉通陰陽曆術每戰豫道勝日善知人所引偏裨若程務挺崔智辯王方翼党金毗郭大封李多祚黑齒常之類爲世名將僕奏至刺史將軍者數十人嘗賜馬及珍鞍令史私

馳馬馬蹶鞍壞懼而逃。行儉招還之。不加罪。初
平都支遮匐。獲瑰寶不貲。蕃酋將士願觀焉。行
儉因宴徧出示坐者。有瑪瑙盤廣二尺。文采粲
然。軍吏趨跌盤碎。惶怖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
非故也。何至是。色不少吝。帝賜都支資產。皿金
三千餘物橐駝馬牛稱是。行儉分給親故洎麾
下。數日輒盡。
孫子曰。用而示之不用。行儉實欲襲都支。而
僞示以閑暇。又曰因利而制權。行儉因敵鈔

掠而伏兵糧車。又曰犯之以事。勿告以言。行
儉不告士卒以從營之由。又曰事莫密於間。
行儉縱反間而縛溫傅。是也。

唐唐休璟

唐璿。字休璟。以字行。京兆始平人。舉明經高第。
爲營州戶曹參軍。會突厥誘奚契丹叛。都督周
道務以兵授休璟。破之於獨護山。斬馘多。遷朔
州長史。永淳中。突厥圍豐州。都督崔智辯死戰。
朝廷議棄豐。保靈夏。休璟以爲不可。上疏曰。豐
州控河遏寇。號爲襟帶。自秦漢以來。常郡縣之。
土田良美。宜耕牧。隋季喪亂。不能堅守。乃遷就
寧慶。戎羯得以乘利而交侵。始以靈夏爲邊。唐
初募人以實之。西北一隅。得以完固。今而廢之。
則河傍地復爲賊有。而靈夏亦不足自安。非國
家利也。高宗從其言。垂拱中。遷安西副都護。會
吐蕃破焉耆。安息道大總管韋待價等敗。休璟
收其潰亡。以定西土。授靈州都督。乃陳方略。請
復四鎭。武后遣王孝傑拔龜茲等城。自休璟倡

之。聖曆中。授涼州都督右肅政御史大夫持節
隴右諸軍副大使。吐蕃大將麴莽布支率騎數
萬寇涼州。入洪源谷。休璟以兵數千臨高望之。
見賊旗鎧鮮明。謂麾下曰。吐蕃自欽陵死。贊婆
降。莽布支新將兵。欲以示武。且其下皆貴臣酋
豪子弟。騎雖精。不習戰。吾爲諸君取之。乃被甲
先登。六戰皆克。斬一將。獲首二千五百。築京觀
而還。吐蕃來請和。既宴使者。屢覘休璟。后問焉。
對曰。洪源之戰。是將軍多殺臣士卒。其勇無比。

令顧識之后竪與擢爲右武威金吾二衛大將軍西突厥烏質勒失諸蕃和舉兵相攻安西道閉武后詔休璟與宰相計議邊事籌畫所當施行者既而邊州建諸屯置盡如休璟策后曰恨用卿晚進拜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后謂楊再思李嶠姚元崇等曰休璟練知邊事卿輩十不當一改太子右庶子仍知政事會契丹入寇復以夏官尚書檢校幽營等州都督安東都護延和元年卒年八十六休璟以儒者號知兵

自碣石踰四鎭其間縣地幾萬里山川夷阻障塞之要皆能言之故行師料敵未嘗敗惟張仁愿議築受降城而休璟獨謂不可卒就之而漢南無虜患既老已踰八十猶託倚權近求復用頗爲時議誚云

孫子曰厲於廊廟之上以誅其事休璟對武后計議邊事盡如其策又曰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休璟於山川夷阻皆能言之是也

唐張仁愿

張仁愿華州下邽人本名仁亶以睿宗諱首近避之有文武材武后時累遷殿中侍御史萬歲通天中監察御史孫承景監淸邊軍戰還日圖先鋒當矢石狀武后歎曰御史乃能如是乎擢爲右肅政臺中丞詔仁愿即敘其麾下功仁愿先問承景破敵曲折承景實不行所問皆窮仁愿劾奏承景罔上虛列虜級貶爲崇仁令以仁愿代爲中丞檢校幽州都督默啜寇趙定還出寨仁愿以兵邀之賊引去遷幷州都督長史朔

方軍總管沙吒忠義爲突厥所敗詔仁愿攝御史大夫代之既至賊已去引兵躡擊夜掩其營破之始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界北涯有拂雲祠突厥得犯邊必先謁祠禱解然後料兵渡而南時默啜悉兵西擊突騎施仁愿請乘虛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唐休璟以爲兩漢以下皆北守河今築城虜腹中終爲所有仁愿固請中宗從之表留歲滿兵以助功咸陽兵二百人逃歸仁愿擒之盡斬城下軍中

既築三城又置烽候則防守益周所以突厥不敢踰山牧馬

[illegible]

股慄役者盡力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爲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壘相拒各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磧也斥地三百里而遠又于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無寇歲損費億計減鎮兵數萬初建三城也不置壅門曲敵戰格或曰邊城無守備可乎仁愿曰兵貴攻取不退守寇至當併力出拒有回望城者斬何事守備退恒其心哉後常元楷代爲總管始築壅門

議者益重仁愿而輕元楷景龍二年拜左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封韓國公還朝卒仁愿爲將號令嚴將吏信伏按邊撫師賞罰必直功非役人思之爲立祠受降城出師輒享焉宰相文武兼者當時稱李靖郭元振唐休璟仁愿云

孫子曰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仁愿築受降城而絕虜南寇路又曰兵之情圍則禦不得已則鬬仁愿不置壅門而令使併力拒敵又曰賞罰孰明仁愿賞罰必直功過是也

[illegible]

唐王晙

王晙滄州景城人擢明經高第嘗爲桂州都督州有兵舊常仰餽衡湘晙始築羅郛罷戍卒集江開屯田數千頃以息轉漕百姓賴之後遷朔方軍副大總管安北大都護吐蕃以精甲十萬寇臨洮次大來谷其酋坌達延以兵踵而前晙率所部二千與臨洮軍合料奇兵七百易胡服夜襲去賊五里令曰前遇寇士大呼鼓角應之賊驚疑伏在旁自相鬬死者萬計俄而薛訥至

武階距大來二十里賊屯兩軍間亙一舍而近晙往迎訥夜使壯士銜枚壓突虜駭引去追至洮水敗之俘獲如積後突厥默啜爲拔曳固所殺其下多降分置河曲既而小殺繼降降者稍稍叛去晙上言突厥向以國亂故款塞今徙處河曲使內伺邊鄙久必爲患虜脫南牧降帳必與連衡以相應接表裏有敵雖韓彭孫吳無所就功請至農隙令朔方軍大陳兵召酋豪告以禍福啗以金繒且言南方麋鹿魚米之優並遷

置淮右河南不一二十年。浙服諸華。料以充兵。則
皆勁卒。議者若善謀得從不可以南處則高麗舊
俘置沙漠之西。城傍編戶居青徐之右。何獨降
胡不可徙歟。臣復料議者必曰故事置于河曲。
前日已然。今無獨異。且往者頡利破亡。邊鄙安
定。故降戶得以久安。今虜未殄滅。此降人皆戚
屬。固不與往年同也。臣請以三策料之。悉其部
落置內地。獲精兵之實。閉黠虜之患。此上策也。
亭障之下。蕃華參處。廣屯戍。爲備擬。費甚人勞。

下策也。置之朔塞。滋成禍萌。此無策也。不然。前
至河冰。且必有變。書未報而虜已叛。乃敕晙將
并州兵濟河以討。晙删行卷甲拾幕。趨山谷。夜
遇雪。恐失期。誓於神曰。晙事君不以忠。不討有
罪。天所殛者。當自蒙罰。士衆無罪。心誠忠而天
監之。則止雪反風。以獎成功。俄而和霽。時叛胡
分二道走。晙自東道追及之。獲級二千。以功遷
左散騎常侍。朔方行軍大總管。蘭池胡康待賓
據長泉反。陷六州。詔郭知運與晙討平之。元宗

以宮人賜知運等。晙獨不敢取。曰臣之事君。猶
子事父。詎有嘗近闈掖而臣子敢當乎。誓死以
辭。元宗聽。初晙奏朔方兵力有餘。願罷知運熊當
虜。求報而知運至。故不協。晙所降附。知運輒縱
擊。賊意晙賣己。乃復叛。卒贈尚書左丞相。晙氣
貌偉特。時謂爲獨虎。相感慕節義。有古人風。其
持下肅一。吏人畏愛。

孫子曰。動如雷震。晙令士卒大呼。鼓角應之
而敵驚潰。又曰。卒善而養之。晙以降虜料以

充兵。則皆勁卒。又曰。上下同欲者勝。晙與知
運不協。而賊叛是也。

唐郭元振

郭震字元振。魏州貴鄉人。以字行。少有大志。十
八爲太學生。家嘗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縗服者
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
無少吝。一不質名氏。十八舉進士。爲通泉尉。會
吐蕃乞和。其大將論欽陵請罷四鎮兵。披十姓
之地。乃以元振充使。因覘虜情。還上疏曰。利或

此議深明欽陵欲裂十姓地解四鎮兵夫不可輕許

生害亦生利國家之患唯吐蕃與默啜耳今皆和附是將大利於中國也若圖之不審害且隨之欽陵欲裂十姓地解四鎮兵此動靜之機不可輕也若直遏其意恐邊患必甚於前宜以策緩之使其和望勿絕而惡不得萌固當取捨蕃也夫患在外者十姓四鎮是也患在內者甘涼瓜肅是也關隴屯戍向三十年力用困竭脫甘涼有一日警豈堪廣調發耶善爲國者先料內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然後安平可保欽陵

以四鎮近已畏我侵掠此吐蕃之要然青海吐渾密邇蘭鄯易爲我患亦國家之要今宜報欽陵曰四鎮本扼諸蕃走集以分其力使不得併兵東侵今委之則蕃力益强易以擾動保後無東意當以吐渾諸部青海故地歸於我則俟斤部落還吐蕃矣此足杜欽陵口而和議未絕且四鎮久附其倚國之心豈與吐蕃等今未知利害情實而分裂之恐傷諸國意非制御之策后從之又言吐蕃倦徭戍久矣咸願解和以欽陵

欲裂四鎮專制其國故未歸款陛下誠能歲發和親使而欽陵常不從則其下必怨設欲大舉固不能斯離間之漸也后然其計後數年吐蕃君臣相猜攜卒誅欽陵久之突厥吐蕃聯兵寇涼州后方御洛城門宴邊報遽至因輟樂拜元振爲涼州都督即遣之初州境輪廣纔四百里虜來必薄城下元振始於南硤口置和戎城北磧置白亭軍制束要路遂拓境千五百里自是州無虜憂又遣甘州刺史李漢通闢屯田盡水陸

之利稻收豐衍舊涼州粟斛售數千至是歲數登至匹縑易數十斛支積十年牛羊被野治涼五歲善撫御夷夏畏慕西突厥酋烏質勒部落盛强款塞願和元振即牙帳與計事會大雨雪元振立不動至夕凍烈烏質勒已老數拜伏不勝寒會罷即死其子娑葛以元振計殺其父謀勒兵襲擊副使解琬知之勸元振夜遁元振不聽堅臥營爲不疑者明日素服往弔道逢娑葛兵虜不意元振來遂不敢逼揚言迎衛進至其

吏參弔贈禮哭甚哀為留數十日助喪事娑葛
感義更遣使獻馬五千駝二百牛羊十餘萬制
詔元振為金山道行軍大總管烏質勒之將闕
啜忠節與娑葛交怨屢相侵而闕啜兵弱不支
元振奏請追闕啜入宿衛徙部落置瓜沙間詔
許之闕啜遂行至播仙城遇經略使周以悌以
悌說之曰國家厚秩待君以部落有兵故也今
獨行入朝一羈旅胡人耳何以自全乃教重寶
賂宰相無入朝請發安西兵導吐蕃以擊娑葛

求阿史那獻為可汗以招十姓請郭虔瓘使拔
汗那蒐其鎧馬以助軍既得復讎部落更存闕
啜然之即勒兵擊于闐坎城下遂因所獲遣人
間道齎黃金分遺宗楚客使就其謀元振知之
上疏曰國家往歲不與吐蕃十姓四鎮而不擾
逆者蓋其諸豪泥婆羅等屬國自有攜貳故贊
普南征身殞寇庭國中大亂嫡庶競立將相爭
權自相剪屠士馬疲癘才力困窮頗人事天時
兩不諧契所以屈志于漢非實忘十姓四鎮也

如其有力後且必爭今忠節忽國家大計欲為
吐蕃鄉道主人四鎮危機恐從此啓吐蕃得志
忠節亦當在賊掌股若焉復得事我哉往吐蕃
於國無有恩力猶欲爭十姓四鎮今若効力立
恩則請分于闐疏勒者欲何理抑之且其國諸
蠻及婆羅門方自嫌阻藉令求我助討者亦何
以拒之是以古之賢人不望夷狄妄惠非不欲
其力懼後求無厭益生中國事也臣愚以為用
吐蕃之力不見其便又請阿史那獻者豈非以

可汗子孫能招綏十姓乎且斛瑟羅及懷道與
獻父元慶叔僕羅兄俀子俱可汗子孫也往四
鎮以他匐十姓之亂請元慶為可汗卒亦不能
招來而元慶沒賊四鎮淪陷忠義亦嘗請以斛
瑟羅及懷道為可汗矣十姓來附而碎葉幾危
又吐蕃亦嘗以俀子僕羅并拔布為可汗矣亦
不能得十姓而皆自亡滅此非他其子孫無恩
下之才恩義素絕故也豈直不能招懷且復為
四鎮患則明可汗子孫其效固試矣獻又遠于

此斬諸[illegible]以[illegible]拔汗那[illegible]絕馬以助軍之[illegible]

其父兄人心何繇即附若兵力足取十姓不必要須可汗子孫也又請以郭虔瓘蒐兵稅馬于拔汗那往虔瓘已嘗與忠節擅入其國臣時在疏勒不聞得一甲一馬而拔汗那挾忿使擾南導吐蕃將俀子以擾四鎮且虔瓘往至拔汗那國四面無助若履虛邑猶引俀子爲敵況今北有娑葛知虔瓘之西必引以相援拔汗那倚堅城而抗于內突厥邀伺于外虔瓘等豈能復如往年得安易之幸哉疏奏不省楚客等因建遣攝御史中丞馮嘉賓持節安撫闕啜以御史呂守素處置四鎮以牛師獎爲安西副都護代元振領甘涼兵召吐蕃併力擊娑葛娑葛之使娑臘知楚客謀馳報之娑葛怒即發兵出安西撥換焉耆疏勒各五千騎于是闕啜在計舒河與嘉賓會娑葛兵奄至擒闕啜殺嘉賓呂守素牛師獎遂陷安西四鎮路絕元鎮屯疏勒水上未敢動楚客復表周以悌代元振且以阿史那獻爲十姓可汗置軍焉耆以取娑葛娑葛遺元振

[illegible]之疏[illegible]以激[illegible]此

書且言無仇於唐而楚客等受闕啜金欲加兵擊滅故我懼死而鬬且請斬楚客元振奏其狀楚客大怒誣元振有異圖召將罪之元振使子鴻間道奏乞留西土不敢歸京師以悌乃得罪流白州而赦娑葛睿宗立召爲太僕卿將行安西酋長有剺面哭送者旌節下玉門關去涼州猶八百里城中爭具壺漿歡迎都督嗟嘆以聞進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講武驪山既三令帝親鼓之元振遽奏禮止帝怒軍容不整引坐纛下將斬之劉幽求張說扣馬諫曰元振有大功雖得罪當宥乃赦死流新州開元元年帝思舊功起爲饒州司馬道病卒

孫子曰智者必雜于利害元振請不罷四鎮兵又曰親而離之元振間吐蕃而誅欽陵又曰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元振置和戎白亭二城而虜不得近涼州是也

[illegible]

唐李嗣業

李嗣業字嗣業京兆高陵人長七尺膂力絕衆

開元中從安西都護來曜討十姓蘇祿先登捕虜累功爲昭武校尉後應募安西軍中初用陌刀而嗣業尤善每戰必爲先鋒所向摧北高仙芝之討勃律表嗣業陌刀將時吐蕃兵十萬屯娑勒城據山瀕水聯木作邪以拒王師仙芝潛軍夜濟信圖河令日及午破賊不者皆死嗣業提步卒陞山頳石四面以擊賊又立大旗先走險諸將從之虜不虞軍至因大潰投崖谷死者十七八鼓而驅至勃律擒其主平之虜號爲神通大將大食連兵攻四鎭仙芝率兵二萬深入爲大食所敗殘卒數千事急嗣業謀曰將軍深履賊境後援既絕我與將軍俱前死尙誰報朝廷者不如守白石嶺以爲後計仙芝曰吾方收合餘燼明日復戰嗣業曰事去矣不可坐須菹醢卽馳守白石仙芝乃得還表嗣業功進右金吾大將軍留爲疏勒鎭使城一隅地廣築輒壞嗣業祝之有白龍見因其處築祠以祭城遂不壞漢耿恭故井久涸禱已泉復出初討勃律也道

葱嶺有大石塞隘從足蹶之抵穹壑識者以爲至誠所感云安祿山反肅宗追之詔至卽引道與諸將剖符盟曰所過郡縣秋毫不可犯至鳳翔上謁帝喜曰今日卿至賢於數萬衆事之濟否固在卿輩乃與郭子儀僕固懷恩犄角常爲先鋒以巨棓笞擊賊値頳崩潰進四鎭伊西北庭行軍兵馬使廣平王收長安嗣業統前軍陣于香積祠北賊酋李歸仁挑精騎薄戰王師注矢逐之走未及營賊大出掩追騎還蹂王師於是亂不能陣嗣業謂子儀曰今日不賭萬死取一生則軍無類矣卽袒持長刀大呼出陣前殺數十人陣復整步卒二千以陌刀長柯斧堵進所向無前歸仁匿兵營左覘軍勢王分回紇銳兵擊其伏嗣業出賊背合攻之自日中至昃斬首六萬級塡澗壑死幾半賊東走遂平長安進攻東都嗣業戰多與子儀等圍相州師老諸將無功獨嗣業被堅數奮爲諸軍冠中流矢臥帳中方愈忽聞金鼓聲知與賊戰大呼創潰

流血數升卒嗣業忠毅憂國不計居產有宛馬十匹前後賞賜皆上于官以助軍云

孫子曰將者安危之主嗣業既至肅宗詔贊於數萬衆又曰死焉不得嗣業持刀堵進而敗歸仁是也

註釋評點古今名將傳卷之九

註釋評點古今名將傳卷之十

長洲陳元素孝平甫評點

唐　李光弼　唐　郭子儀
唐　李抱眞　唐　李晟
唐　李愬　唐　馬燧
唐　渾瑊　唐　王忠嗣
梁　劉鄩 五代　周　劉詞 五代

唐李光弼

摠朔方兵謀定而後戰能

李光弼。營州柳城人。嚴毅沉果。有大畧。善騎射。

[illegible]

此記其守饒陽之事

累遷河西王忠嗣府兵馬使。忠嗣遇之厚。雖宿將莫能比。嘗曰。他日得我兵者光弼也。朔方節度使安思順愛其材。欲以女妻之。光弼引疾去。隴西節度使哥舒翰異其操。表還長安。安祿山反。郭子儀薦其能。詔加魏郡太守河北採訪使。光弼以朔方兵五千出土門。東救常山。次眞定。常山團結子弟執賊將安思義降。自顏杲卿死。郡爲戰區。露屍蔽野。酹而哭之。出爲賊幽閉者。厚卹其家。時賊將史思明李立節蔡希德攻饒陽。光弼得思義不殺。問其計。答曰。今軍行疲勞。逢敵不可支。不如按軍入守。料勝而出。虜兵炎銳。弗能持重。圖之萬全。光弼曰。善。據城待明日。思明軍二萬傅堞。光弼兵不得出。乃以勁弩五百射之。賊退。徙陣稍北。光弼出其南。夾滹沱而軍。思明跙數困。然恃近救解鞍休士。是日饒陽賊五千至九門。光弼諜知之。提輕兵。斂旗鼓。伺賊方飯。襲殺之且盡。思明懼。引去。光弼以范陽本賊巢窟。當先取之。覆賊根本。會潼關失守。乃按軍入井陘。肅宗即位。詔以兵赴靈武。光弼以景城河間兵五千入太原。前此節度使王承業政弛謬。侍御史崔衆主兵太原。每侮狎承業。光弼素不平。及是詔衆以兵付光弼。衆素狂易。見光弼長揖。不即付兵。光弼怒。收繫之。會使者至。拜衆御史中丞。光弼曰。衆有罪。已前繫。今但斬侍御史。若使者宣詔。亦斬中丞。使者內詔不敢出。乃斬衆以徇。威震三軍。至德二載。思明希德率高秀巖牛廷玠將兵十萬攻光弼。時銳兵悉

此下記其守太原之事

斬崔衆以徇三軍與穰苴斬莊賈同意

撤民屋爲櫓石中力一時備百之計

引溝營地而陷賊將士欲沉其軍也已而果如其計

光弼之守太原殫智竭力而日夜息城

經門不顧則其忠誠亦爲所以卒能勝賊

此下記其守東京之事

赴朔方。而麾下卒不滿萬。衆議培城以守。光弼曰。城環四十里。賊至治之。徒疲吾人。乃撤民屋爲擂石車。車二百人挽之。石所及輒數十人死。賊傷十二。思明爲飛樓。障以木幔。築土山臨城。光弼遣穴地頹之。思明宴城下。倡優居臺上慚厝天子。光弼遣人隧地擒取之。思明大駭。徙牙幔遠去。軍中皆視地後行。又潛溝營地。將沉其軍。乃陽約降。至期以甲士守陴。遣裨校出。若送款者。思明大悅。俄而賊數千沒於塹。城上鼓譟

突騎出乘之。俘斬萬計。思明畏敗。乃去。留希德攻太原。光弼出敢死士搏賊。斬首七萬級。希德委資糧遁走。初賊至。光弼設公幄城隅。以止息經府門不顧。圍解。閱三宿。乃歸私寢。乾元初。入朝。詔官四品以上郊謁。進官侍中。代子儀爲朔方節度使。未幾。爲天下兵馬副元帥。光弼以河東騎五百馳東都。夜入其軍。且謂賊方闚洛。當扼虎牢。帥師東出河上。檄召兵馬使張用濟。用濟憚光弼嚴。教諸將退留其兵。用濟單騎入謁。

前斬其衆令又斬張用濟以正逗留之罪體見決令之行

前守饒陽開討十思義而資之此守東京開計於韋陟而不從正以獨斷

兼論欲退保潼關而光弼不從移軍河陽以扼險

阻使賊不得西此甚緊要害

光弼斬之。以辛京杲代。復追部將僕固懷恩。懷恩遲。光期至。會滑汴節度使許叔冀戰不利。降賊。思明乘勝西嚮。光弼整陣徐行。趨東京。謂留守韋陟曰。賊新勝。難與爭鋒。欲詘之以計。然洛無具糧。危偪難守。公計安出。陟曰。益陝兵。公保潼關。可以持久。光弼曰。兩軍相敵。尺寸地必爭。今委五百里而守關。賊得地勢益張。不如移軍河陽。北阻澤潞。勝則出。敗則守。表裏相應。賊不得西。此猿臂勢也。夫辨朝廷之禮。我不如公。論

軍旅。勝負。公不如我。陟不能答。遂檄河南尹。縱官吏避賊。督軍趨戰守備。思明至偃師。光弼悉軍趨河陽。身以五百騎殿。賊游騎至石橋。諸將曰。並城而北乎。當石橋進乎。光弼曰。當石橋。令甲士夜持炬。徐引。部曲重堅。賊不敢逼。已入三城。衆二萬。軍纔十日糧。與卒伍軍少棄耳。賊憚光弼。未敢犯宮闕。頓白馬祠。治塹溝。築月城以守。賊攻光弼。與戰中潬西。斬千級。執五千人。初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爲我守南城二日乎。

光弼賞罰嚴明

抱玉曰過期何若曰案之抱玉許諾翻給賊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喜斂兵待期抱玉已繕完即請戰賊忿欺急攻之抱玉出奇兵夾擊俘獲過當賊帥周摯引却與安太清合衆三萬攻北城光弼斂軍入登陴望曰彼軍雖銳然方陣而囂不足虞也日中當破乃出戰及期未決召諸將曰彼彊而可破者亂也今以亂擊亂宜無功因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召郝廷玉曰爲我以麾下破之曰廷玉所將必卒請騎五百與

之三百復問其次曰東南隅召論惟正辭曰蕃將也不知步戰請鐵騎三百與之二百乃出賜馬四十分給廷玉等光弼執大旗曰望吾旗麾若緩可觀便宜若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死以之退者斬既而馮塍望廷玉軍不能前趣左右取其首來廷玉曰馬中矢非却也乃命易他馬有裨將援矛刺賊洞馬腹中數人又有迎賊不戰而却者光弼召援矛者賜絹五百疋不戰者斬光弼麾旗三諸軍爭奮賊衆奔敗斬首萬餘

此下記其攻懷州之事

級俘八千餘人馬二千軍資器械以億計擒周摯太清挺身走思明未知猶攻南城光弼驅所俘示之思明大懼築壘以拒官軍始光弼將戰內刃於靴曰戰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辱於賊萬有一不捷當自刎以謝天子及是西向拜舞三軍感動太清襲懷州守之上元元年加太尉中書令進圍懷州思明來救光弼再逐北思明屯兵河清聲渡河絕餉路光弼壁野水渡既夕還軍留牙將雍希顥守曰賊將高暉李日越萬人

敵也賊必使劫我爾留此賊至勿與戰若降與偕來左右竊怪語無倫是日思明果召日越曰光弼野次爾以鐵騎五百夜取之不然無歸日越至壘使人問曰太尉在乎曰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爲誰曰雍希顥日越謂其下曰我受命云何今顧獲希顥歸不免死遂請降希顥與俱至光弼厚待之表授右金吾大將軍高暉聞之亦降或問公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再敗恨不得野戰聞我野次被固易之命將來襲必

攻入懷州石　拔賊將安太　淸乃復有斬　矣何朝恩信　思明之詐致　恩忌光弼之　功而遂沮此　戰遂以喪功　惜哉

許以死希顗無名不足以爲功且越懼死不降何待高暉才出日越之右降者見過貳者得不恩奮乎諸君決丹水灌懷州未下光弼令廷玉由地道入得其軍號登陴大呼王師乘城擒太淸送之京師獻俘太廟思明使諜宣言賊將士皆北人謳吟思歸魚朝恩信然屢上賊可滅狀詔諭光弼光弼固言賊方銳未可輕動僕固懷恩媢光弼功陰佐朝恩陳掃除計使者來督戰光弼不得已令李抱玉守河陽出師次北邙光

懷恩疾光弼　之功詭違令　出兵又不聽　其出陣且終　敗河陽以陷　陣而北邙之　敗懷恩所致　而河又欲中　傷之耶

弼使傅山陣懷恩曰我用騎今迫險非便地請陣諸原光弼曰有險可以勝可以敗陣於原敗斯殲矣且賊致死於我不如阻險懷恩不從賊據高原以長戟七百壯士執刀隨之委物僞遁懷恩軍爭剽獲伏兵發官軍大潰懷州復陷光弼渡河保聞喜抱玉以兵寡棄河陽光弼請罪帝以懷恩違令罷軍優詔召光弼入朝未幾復拜太尉兼侍中寶應元年進封臨淮郡王賜鐵券名藏太廟圖形凌煙閣北邙之敗朝恩羞其

策繆故深忌光弼[illegible]而程元振尤疾之二人用事日謀有以中傷者吐蕃寇京師代宗召入援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及帝幸陝猶倚以爲重數存問其母以解嫌疑帝還長安因拜東都留守察其去就光弼以久須詔書不至歸徐州

此見其君臣　之際兩疑雖　疑嫌不能解

收租賦爲解帝令郭子儀自河中輦其母還京光弼疾篤將吏問後事答曰吾淹軍中不得就養爲不孝子尚何言哉取所餘絹布分遺部將尋薨部將卽以其布遂爲光弼行喪號哭相聞帝遣使弔卹其母光弼用兵謀定而後戰能以少覆衆治師訓整天下服其威名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視初與郭子儀齊名世稱李郭而戰功推爲中興第一其代子儀朔方也營壘士卒麾幟無所更而光弼一號令之氣色乃益精明云

孫子曰攻其無備光弼伺敵方懈而擊之又曰辭卑而益備者進也光弼潛溝塹地而佯約降又曰我得則利彼得亦利爲爭地光弼

移軍河陽而使賊不得西又曰三軍可奪氣光弼先攻最堅而走太淸又曰因形而措勝於衆衆不能知光弼知賊必襲而降二將是也

唐郭子儀

郭子儀以寬厚待人以忠誠事主當安史之亂而克復兩京值懷恩之叛而計降虜庭中興功臣第一

郭子儀字子儀華州鄭人長七尺二寸以武舉異等累遷單于副都護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詔子儀充朔方節度使率本軍東討與李光弼合破賊史思明衆數萬於藁城南攻趙郡擒賊

四千還常山思明以衆數萬尾軍子儀選騎五百更出挑之三日賊引去乘之又破於沙河遂趨恒陽以守祿山益出精兵佐思明子儀曰彼

料其加兵必易賊而殊戰以破之可謂料事之審矣

恃加兵必易我易我心不固戰則克矣與戰未決戮一部將以狥士殊死鬬遂破之斬首二千級俘五百人獲馬如之於是晝揚兵夜擣壘賊

此是挑而勢之

不得息氣益老乃與光弼僕固懷恩渾釋之陳回光等擊賊嘉山斬首四萬級獲人馬萬計思明跳奔博陵於是河北諸郡往往斬賊首迎王師方北圖范陽會哥舒翰敗天子入蜀太子即位靈武詔班師子儀與光弼率步騎五萬赴行在拜子儀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總節度肅宗大閱六軍至彭原宰相房琯自請討賊次陳濤

帝唯倚朔方軍爲根本亦是子儀

師敗衆畧盡故帝唯倚朔方軍爲根本俄從元帥廣平王率蕃漢兵十五萬收長安李嗣業爲前軍元帥爲中軍子儀副之王思禮爲後軍陣香積寺之北嗣業以長刀突出斬賊數十騎回

此回紇有功于唐處

紇以騎兵繚賊背夾攻之斬首六萬級賊帥張

通儒夜亡陝郡翌日王入京師老幼夾道呼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王休士三日遂東安慶緒聞王師至遣嚴莊悉衆十萬屯陝助通儒旌幟鉦鼓徑百餘里師至新店賊已戰出輕騎子儀遣二隊逐之又至倍以往皆不及賊營輒反最後賊以二百騎掩軍未戰走子儀悉軍追躡賊其營賊張兩翼包之官軍却嗣業率回紇從後

此亦見回紇有功于唐

擊塵埃飛矢射賊賊驚曰回紇至矣遂大敗僵尸相屬于道嚴莊等走洛陽挾慶緒渡河保

此段記其討安慶緒於衞州相州之事

以宦官監軍而不立帥使知事不專一而後來竟以取敗

僞遁而伏發此襲擊之法

朝廷義其功而又使監軍是得不敗

相州遂收東都於是河東河西河南州縣悉平入朝帝遣具軍容迎灞上勞之曰國家再造卿力也乾元元年破賊河上執安守忠以獻還朝進中書令帝詔令大舉九節度師討慶緒以子儀光弼皆元功難相臨攝帝用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使而不立帥子儀自杏園濟河圍衞州慶緒分其衆爲三軍將戰子儀選善射三千士伏壁內誡曰須吾却賊必乘壘若等譟而射旣戰僞遁賊薄營伏發注射如雨賊震駭

而奮斬首四萬執安慶和收衞州連營進圍相州引漳水灌城漫二時不能破城中糧盡人相食慶緒求救於史思明思明自魏來李光弼前軍遇之戰鄴南勝負相當子儀督後軍未及戰會大風拔木遂晦咫步不能相物色于是王師南潰賊亦走輜械滿野時王師衆而無統進退相顧望責功不專是以及于敗魚朝恩素疾其功因是媒諸之故帝以李光弼代子儀領朔方兵子儀雖失軍無少望於朝廷議者許子儀有

子儀有社稷功而又置之散地君所以不悟

社稷功而孽寇首鼠乃置散地非所宜帝亦悟及光弼敗邙山失河陽河中亂殺李國貞太原戕鄧景山朝廷憂二軍與賊合而少年新將望輕不可用遂以子儀爲天下兵馬副元帥進封汾陽郡王屯絳州時帝已不豫羣臣莫有見者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於外不見陛下目不瞑帝引至卧內謂曰河東事一以委卿子儀嗚咽流涕至屯誅首惡數十人代宗立程元振自謂於帝有功忌宿將難制離構百計因罷子儀

上所賜詔敕以自明者所以安其疑也

懷恩方強入賊而料其無能爲者以其將下素懷已恩也

副元帥子儀懼讒且成盡裒肅宗所賜詔敕千餘篇上言之因自明詔曰朕不德貽大臣憂朕甚自愧自今公毋有疑廣德二年僕固懷恩誘吐蕃回紇党項數十萬入寇朝廷大恐詔子儀屯奉天帝問計所出對曰無能爲也懷恩本臣偏將雖慓果然素失士心今能爲亂者因思歸之人劫與俱來且皆臣故部曲素以恩信結之彼忍以刃相向乎帝曰善虜寇邠州先驅至奉天諸將請擊之子儀曰客深入利速戰彼下素

德我吾綏之當自攜貳因下令敢言戰者斬堅壁待之賊果遁子儀至進拜尚書令永泰元年懷恩盡說吐蕃回紇党項羌渾奴剌等三十萬掠涇邠躪鳳翔入醴泉奉天京師大震于是帝命李忠臣屯渭橋李光進屯雲陽馬璘郝廷玉屯便橋駱奉先李日越屯盩厔李抱玉屯鳳翔周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天子自將屯苑中急召子儀屯涇陽軍纔萬人比到虜騎圍已合乃使李國臣高昇魏楚玉陳回光朱元琮各當

一面身自率鎧騎二千出入陣中回紇怪問是謂誰報曰郭令公驚曰令公存乎懷恩言天可汗棄天下令公即世中國無主故我從以來令公存天可汗存乎報曰天子萬壽回紇悟曰彼欺我乎子儀使諭虜曰昔回紇涉萬里戡大憝助復二京我與若等休戚同之今乃棄舊好助叛臣一何愚彼背主棄親于回紇何有回紇曰本為公云亡不然何以至此今誠存我得見乎子儀將出左右諫戎狄野心不可信子儀曰虜

衆數十倍今力不敵吾將示以至誠左右請以騎五百從又不聽即傳呼曰令公來虜皆持滿待子儀以數十騎出免冑見其大酋曰諸君同艱難久矣何忘忠誼而至是耶回紇捨兵下馬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即召與飲遺錦綵結歡誓好如初因曰吐蕃本吾舅甥國相負而來棄親也馬牛被數百里公等若倒戈乘之若俛取一芥是謂天賜不可失且逐戎得利與我繼好不亦善乎會懷恩暴死羣虜無所統一遂許諾

吐蕃疑之夜引去子儀遣將白元光合回紇衆追躡大軍繼之破土蕃十萬于靈武西原大曆元年亦心節度使周智光謀叛帝間道以蠟書賜子儀令率軍討之同華將吏聞軍起殺智光傳首闕下回紇遣人請市馬萬匹有司以財乏止市千匹子儀曰回紇有大功宜答其意中原須馬臣請內一歲俸佐馬直詔不聽人許其忠[illegible]與帝吐蕃方彊慷慨至流涕退上書曰朔方國北門西禦犬戎北虞獫狁五城相去三千

里開元天寶中戰士十萬馬三萬匹僅支一隅自先帝受命靈武戰士從陛下征討無寧歲頃以懷恩亂痍傷彫耗亡三分之一比天寶中止十之一今吐蕃兼吞河隴雜羌渾之衆歲深入畿郊勢踰十倍與之角勝豈易得邪屬者虜來稱四節度將別萬人人兼數馬臣所統士不當賊四之一馬不當賊百之二外畏內懼將何以安臣惟陛下不制勝力非不足但簡練不至進退未一時淹師老地廣勢分願十諸道料精卒

滿五萬者列屯北邊則制勝可必竊惟河南河北江淮大鎮數萬小者數千殫屈廩給未始蒐擇臣請追赴關中勒步隊示金鼓則攻必破守必至長久之策也德宗嗣位賜號尚父薨年八十五子儀事上誠御下恕賞罰必信遭幸臣程元振魚朝恩短毀方時多虞握兵處外然奉詔旨即日就道無纖芥顧望故讒間不行破吐蕃靈州而朝恩使人發其父墓盜未得子儀自涇陽來朝中外懼有變及入見帝唁之即號泣曰

無纖芥顧望是其忠君之誠

臣久主兵不能禁士殘人之墓人今發先人墓此天譴非人患也朝恩又嘗約子儀修具元載使人告以軍容將不利公其下衷甲願從子儀不聽但以家僮十數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告以所聞朝恩泣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乎田承嗣傲很不軌子儀嘗遣使至魏承嗣西望拜指其膝謂使者曰茲膝不屈于人久矣今爲公拜麾下宿將數十皆王侯貴重子儀頤指進退若部曲然幕府六十餘人後皆爲將相顯官其取

以發墓歸天譴非人患所以釋羣疑

士得材類如此與李光弼齊名而寬厚得人過之代宗不名呼爲大臣以身爲天下安危者二十年

孫子曰逸而勞之子儀揚兵擣壘而賊不得息又曰以利動之以卒待之子儀伏卒壁內而僞遁又曰三軍既疑且惑則諸侯之難至矣子儀與光弼責功不專而及于敗又曰彊而避之子儀謂賊利速戰而堅壁待之又曰敵雖衆可使無鬬子儀示以至誠而回紇感

服是也

唐李抱眞

李抱眞字太元，沈慮而斷。兄抱玉，厲以軍事，授汾州別駕。僕固懷恩反，陷焉，挺身歸京師。代宗以懷恩倚回紇，所將朔方兵精，憂之，召抱眞問狀。答曰：郭子儀嘗領朔方軍，人多德之。懷恩欺其下曰：子儀爲朝恩所殺。令起而用，是伐其謀，兵可不戰解也。既而懷恩敗，如抱眞策。遷陳鄭澤潞節度留後。既謝，因言百姓勞逸在牧守，願得一州以自試。更授澤州刺史，兼澤潞節度副使。徙懷州，仍爲懷澤潞觀察留後。凡八年，抱眞策山東有變，澤潞兵所走集，乘戰伐後，賦重人困，軍伍彫刓，乃籍戶三丁擇一，蠲其租徭，給弓矢，令閑月得曹偶習射，歲終大校，親按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爲精兵，舉所部得成卒二萬。既不廩于官，而府庫實，乃曰：軍可用矣。繕甲淬兵，遂雄山東。天下稱招義步兵爲諸軍冠。德宗嗣位，初，田悅反，圍邢及臨洺，詔抱眞與河東馬燧合神策兵救之，斬其將楊朝光，遂解臨洺刑之圍。復與悅戰洹水，走之，進圍魏。悅戰城下，大敗。會朱滔、王武俊反，救悅，抱眞退保魏。帝倉卒受奉天，聞問，諸將皆哭，各引麾下還屯。于時李希烈陷汴，李納反鄆，李懷光相次反河中，抱眞獨以數州截然橫絕潰叛中，離沮其姦，爲羣盜所憚。興元初，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義陽郡王。朱滔悉幽薊兵與回紇圍貝州，以應朱泚，而希烈既竊名號，則欲臣置諸叛，衆稍離。天子下罪己詔，赦羣盜。抱眞乃遣客賈林以大義說武俊，使人從擊滔。武俊許諾而內猶豫。抱眞將自造其壁諭軍事，于盧元卿曰：吾此行繫時安危，使遂不還，部勒以聽天子命，惟子；勵兵東向雪吾之恥，亦惟子。即以數騎馳入見武俊曰：泚、希烈爭竊帝號，滔攻貝州，此其志皆欲自肆于天下。足下既不能與競長雄，捨九葉天子而臣反虜乎？且詔書罪己，禹湯之心也。方上暴露播越，公能自安乎？因指武俊涕下交頤

抱眞至誠感動武俊遂合兵擊朱滔

武俊亦感泣左右皆泣退臥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之不疑乃益恭指心誓天曰此身已許公死矣食訖約爲昆弟而別且日合戰大破滔經城進檢校司空抱眞喜士聞世賢者必欲與之遊雖小善皆卑辭厚幣雖千里邀致之至無可錄徐徐以禮謝好方士因餌丹而卒

孫子曰上兵伐謀抱眞請用子儀而解回紇之兵又曰士卒孰練抱眞步兵爲諸軍之冠又曰親而離之抱眞說降武俊而敗朱滔是也

唐李晟

李晟字良器洮州臨洮人年十八往事河西王忠嗣從擊吐蕃悍酋乘城殺傷士甚衆忠嗣怒募善射者晟挾一矢殪之三軍讙奮忠嗣拊其背曰萬人敵也大曆初李抱玉表晟右將軍吐蕃寇靈州抱玉授以兵五千擊之辭曰以衆則不足以謀則多乃請千人繇大震靈趨臨洮屠定秦堡執其帥慕容谷鍾虜乃解靈州去馬璘與吐蕃戰鹽倉敗績晟率游兵援璘以歸封合川郡王璘內忌晟威名歸之朝爲右神策都將建中二年魏博田悅反晟爲神策先鋒與河東馬燧昭義李抱眞合兵攻之斬楊朝光晟乘冰渡洺水破悅又戰洹水悅大敗遂進攻魏朱滔王武俊圍康日知于趙州也抱眞分兵二千戍邢燧怒欲班師晟曰奉詔東討者吾三帥也邢趙北壤今賊以兵加趙是邢有盡夜憂李公分衆守之不爲退公奈何遽引去燧悟釋然晟造抱眞壘與交歡晟建言以兵趨定州與張孝忠合以圖范陽則武俊等當捨趙而北之俾神策三將軍莫仁擢等隸之晟自魏引而北武俊果解去會帝出奉天有詔召晟卽日治嚴會孝忠以軍介二盜間倚晟爲重數止晟無西晟語衆

此下詳記其救援奉天之事

曰天子播越人臣當百捨一息義武欲止吾吾當以子爲質乃以憑約婚幷遺良馬孝忠有親將謁晟晟解玉帶遺之使喻孝忠乃得踰飛狐次代州詔迎拜神策行營節度使進屯渭北壁

東渭橋所過樵蘇無犯時劉德信自扈澗敗歸亦次渭南軍囂無制德信入謁晟晟責所以敗斬之以數騎入壁勞其軍無敢動晟已并兵則軍益振李懷光方軍咸陽不欲晟當一面請與晟合有詔徙屯與懷光聯壘晟每與賊戰必錦裘繡帽自表指顧陣前懷光望見惡之戒曰將務持重豈宜自表襮爲賊餌哉晟曰背在涇原士頗相畏伏欲令見之奪其心爾懷光不悅每兵至都城下而懷光軍多鹵掠晟軍整戢懷光

錦裘繡帽以自表所以奪賊之心

晟與懷光治軍不同

使分所獲遺之又辭不敢受懷光謀沮撓其軍即奏言神策兵給賜比方鎮獨厚今寇逆未平軍不可以異懷光欲晟自削其軍則士怨易撓帝議諸軍與神策等力且不贍遣學士陸贄臨詔懷光令與晟計所宜者懷光曰廩賜不均軍何以戰贄數顧晟晟曰公元帥軍政得專之晟將一軍惟所命其增損費調敢不聽懷光默然計塞劉刻削廩賜事出已乃止懷光陰通朱泚圖反晟與李建徽陽惠元皆聯屯適有使者到

晟軍晟乃令曰有詔徙屯即結陣趨東渭橋後數日懷光并建徽惠元兵惠元死之是日帝進狩梁州領渾瑊曰渭橋在賊腹中兵孤絕晟能辦賊耶瑊曰晟秉義挺忠卒然不可奪臣策之必破賊帝乃安遣晟將張少弘拜晟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晟提孤軍横當寇鋒恐二[illegible]合以軌之則卑辭厚幣僞致誠于懷光焉時敖倉單之乃使張彧假京兆少尹調畿內賦不淹旬芻米告具乃陳兵下令曰國家多難乘輿播遷

卑辭厚幣致誠于懷光與溫嶠之待王敦相似正將制之也

見危死節自吾之分公等此時不誅元凶取富貴非豪英也渭橋斷賊首尾吾欲與公戮力一心建不世之功可乎士皆奮泣曰惟公命于是駱元光以華州之衆守潼關尚可孤以神策兵保七盤皆受晟節度戴休顔畢奉天韓游瓌悉邠寧軍從晟懷光始懼晟乃移書顯責之使破賊自贖懷光不聽然其下益擕落畏爲晟襲乃奔河中其將孟涉段威勇以兵數千自拔歸晟皆表以要官帝欲益西幸晟請駐梁漢以繫天

表賊降將爲官所以散其黨

請駐梁漢以繫天下之望

下。望晟家爲賊質。左右有言者。晟泣數行下。曰。陛下安在。而欲恤家乎。泚使晟吏王無忌婿款壁門曰。公等家無恙。晟怒曰。爾乃與賊爲間乎。叱斬之。時輸綠不屬。盛夏士有衣裘者。晟能與下同甘苦。以忠誼感發士心。終無攜怨。遷士得姚令言崔宣諜者。晟命釋縛飯飲之。遣還。敕曰。爲我謝令言等。善爲賊守。勿不忠於泚。乃引兵屯都門。賊不敢出。振旅而還。明日。會諸將問所向。衆對先拔外城。然後清宮。晟曰。外城有里閈之險。若設伏格戰。居人驚潰。非計也。賊重兵精甲聚苑中。今直擊之。是披其心腹。將圖走不暇。諸將曰善。乃自東渭橋移壁光泰門。以薄都城。連戰柵下。賊將張庭芝李希倩求戰。晟顧曰。賊不出。是吾憂也。今乃冒死來。天誘之矣。勒吾詵等縱兵麾擊。賊攻華師急。晟以精騎馳救。中軍譟而從。大破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賊却。僵尸相藉。餘衆走白華。賊大哭。終夜不息。翌日。相復戰。或請待西師。晟曰。賊既敗。當乘機撲殄。苟俟西軍。是容其爲計。豈吾利耶。乃悉軍。軍光泰門。使王佖李演將騎。史萬頃將步。抵苑。非晟先夜墮苑垣爲道二百步。比兵至。賊已伐木塞以拒戰。晟叱諸將曰。安得縱賊。令先斬公矣。萬頃懼。先登拔柵以入。佖督騎繼之。賊崩潰。執其將段誠諫。大兵分道進。雷譟震地。令言庭芝希倩等殊死鬬。晟令唐良臣等步騎奔突。賊陣反輒北。十餘遇皆不勝。賊入白華。賊伏千騎出官軍背。晟以麾下百騎自馳之。左右呼曰。相公來。賊驚潰。擒馘畧盡。泚卒殘卒萬人西走。田子奇追之。餘黨悉降。晟引軍屯含元殿外。廷舍右金吾仗。令軍中曰。五日內不得輒通家問。違者斬。遣京兆尹李齊運。部長安萬年令。慰居人。秋毫無所擾。別將高明曜取賊妓一。司馬伷取賊馬二。即斬以徇。坊人之遠者。夙昔乃知王師之入也。明日。孟涉屯白華。尚可孤屯望仙門。駱元光屯章泰寺。晟屯安國寺。擇文武攝臺省官。以俟乘輿。係脅汙于賊者。請以不死。露布至梁。帝感泣。羣

晟宜守于賊所以安晟也

臣上壽且言晟蕩夷兇渠市不易廛宗廟不震長安之人不識旗鼓雖三代用師不能如之帝曰晟天生爲社稷萬人豈獨朕哉拜晟司徒兼中書令帝至梁晟以戎服見三橋帝駐馬勞之晟再拜頓首賀克殄大盜廟朝安復已即跪陳臣備爪牙不能指日破賊致乘輿再狩乃臣不任職之咎敢請死伏道左帝爲掩涕命起之使就位有詔賜第永崇里晟入第京兆供帳教坊鼓吹迎導詔將相送之始晟屯渭橋也熒惑守歲久乃退府中皆賀曰熒惑退國家之利速用兵者昌晟曰天子暴露人臣當力死勤難安知天道邪至是乃曰前士大夫勸晟出兵非敢拒也且人可用而不可使之知也夫惟五緯盈縮不常晟懼復守歲則我軍不戰自屈矣皆曰非所及也涇州倚邊數戕其帥晟請治不恭命者因以訓耕積粟實塞下覊制西戎帝乃拜晟鳳翔隴右涇原節度使兼行營副元帥徙王西平郡時宦者尹元貞持節到同華擅入河中諭

不以熒惑退爲喜者恐熒惑復守而沮軍氣也

此記其經理涇州之事

晟曾言懷光不可赦而朝廷不聽其言

慰李懷光晟劾元正矯使欲洗宥元惡請治罪又言赦懷光有五不可河中抵京師三百里同州制其衝兵多則示未信少則力不足忽驚東偏何以待之一也今赦懷光則必以晉絳慈隰還之渾瑊康日知又且遷徙二也兵力未窮忽宥反逆四夷聞之謂陛下兵屈而自罷耳今回紇拒北吐蕃梗西希烈偕淮蔡若棄強示弱以招窺覬三也懷光既赦則朔方將士悉復敘勳行賞追還緣廩今府庫空殫物不酬滿是激其叛四也既解河中諸道還屯當有賜賚賞典不舉怨言必起五也今河中米斗五百芻槀且罄人餓死墻壁閒其大將殺戮幾盡閭之旬時力窮日潰願無養腹心疾爲後憂臣請選精兵五千約十日糧可以破賊帝方以賊委馬燧渾瑊故不許晟常曰河隴之陷非吐蕃能取之皆將臣沓貪暴其種落不得耕稼日益東徙自棄之爾且士無緒絮入若役擾思唐之心豈有旣乎因悉家貲懷輯降附得大酋浪息曩表以王號

此記其撫輯河隴降附以感動諸房之

此討其叛殺吐蕃尚結贊之事

每虜使至必召息纍于坐衣大錦花金帶誇異之虜皆指目歆豔吐蕃君臣大懼思與議尚結贊者善計乃曰唐名將特李晟與馬燧渾瑊爾不去之必為吾患即遣使委辭因燧請和且求盟因盟謀執瑊以賣燧於是結贊大與兵踰隴岐無所掠佯怒曰召吾來乃不[illegible]犒軍徐引去以是間晟晟選兵三千使王[illegible]伏汧陽旁擊其中軍幾獲結贊晟又遣[illegible]良輔等攻摧沙堡拔之結贊屢乞和會[illegible]朝京師奏言戎狄無信不可許而張延賞當國故與晟有隙密言晟不可久持兵帝惑其言貞元三年拜太尉中書令罷其兵是歲瑊與吐蕃盟平涼虜劫之瑊挺身免詔罷燧河東皆如結贊計云通王府長史丁瓚者嘗為延賞擠抑內怨望乃見晟曰以公功乃奪兵柄夫惟位高者難全盍密圖之晟曰君安得不祥之言執以聞七年以臨洮未復請附貫萬年詔可九年薨晟性疾惡臨下明每治軍必曰某有勞某長于是雖廝養小善必記姓名。

此記其盡心于臨洮之事

孫子曰攻其所必救晟謂非圖范陽則魏當捨趙又曰將軍可奪心晟錦裘繡帽使賊望而畏之又曰反間者因敵間而用之晟得諜者食而遣還又曰能愚士卒之耳目晟謂人可用之而不可使知又曰擇人而任之晟雖廝養小善必記姓名是也

唐李愬

李愬字元直有籌略善騎射憲宗討吳元濟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既敗以袁滋代將復無功愬求自試宰相李逢吉亦以愬可用遂檢校左散騎常侍為隨唐鄧節度使愬以其軍初傷夷士氣未完乃不為斥候部伍或有言者愬曰賊方安袁公之寬吾不欲使震而備我乃令于軍曰天子知愬能忍恥故委以撫養戰非吾事也眾信而安之乃斥倡優未嘗嬉樂士傷夷病疾親為營護蔡人以嘗敗辱霞寓等又愬名非夙所畏者易之不為備愬沈鷙務推誠待士故能張

既知山川之險易賊人之情僞而又知士卒之可用乃請濟師何爲不勝

欲降吳秀琳而先擒陳光治是爲擒其謀主

其卑弱而用之賊來降輒聽其便或父母與孤未葬者給粟帛遣還愬之曰而亦王人也無棄親戚衆願爲愬死故山川險易與賊情僞一能曉之居半歲知士可用乃請濟師詔益河中鄜坊二千騎於是繕鎧厲兵攻馬鞍山下之拔道口柵戰嵖岈山以取鑪冶城入白狗汶港柵拔楚城襲郎山誅執守將平青陵城擒驍將丁士良與其才不殺表捉生將士良謝曰吳秀琳以數千兵不可破者陳光治爲之謀也我能爲公取之乃擒以獻于是秀琳舉文城柵降遂以其衆攻吳房殘外垣始出攻吏曰往亡日法當避愬曰彼謂吾不來此可擊也旣引還賊以精騎尾擊愬下馬據胡牀令軍曰退者斬衆决死戰射殺其將賊乃走或勸遂取吳房愬曰不可吳房拔則賊力專不若留之以分其力初秀琳降愬單騎抵柵下與語親釋縛表以爲將秀琳與愬策曰必破賊非李祐無與成功者祐賊健將也守興橋柵其戰嘗易官軍愬候祐護獲于野

以往亡日進兵出其不意

欲攻元濟而先取吳房是欲分元濟之兵力

欲攻元濟而未擒史用誠擒李祐是求得其將

遣史用誠以壯騎三百伏其旁見羸卒若將燔聚者祐果輕出用誠擒而還諸將素苦祐請殺之愬不聽以爲客待間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至夜艾忠義亦賊將所謂李憲者軍中多諫此二人不可近愬待益厚乃募死士三千人爲突將自教之會雨自五月至七月不止軍中以爲不殺祐之罰將吏譁然不解愬力難獨完祐恐持以泣曰天不欲平賊乎何見奪者衆邪則械而送之朝表言必殺祐無與共誅蔡者詔釋以還愬愬乃令佩刀出入帳下表六院兵馬使六院者隨唐兵也凡三千人皆山南奇材銳士故委祐統之祐捧檄嗚咽諸將乃不敢言由是始定襲蔡之謀矣舊令敢舍諜者族愬刊其令一切撫之故諜者反効以情愬益悉賊虛實時李光顏戰數勝元濟悉銳卒屯洄曲以拒光顏愬知其原可乘乃遣從事鄭澥見裴度告師期於時元和十一年十月巳卯師夜起祐以突將三千爲前鋒李忠義副之愬率中軍三千田進誠

由文城柵而不由洄曲是攻其所不守

看此行事始終元濟不及知而後悔元濟不及救今日其必敗之決

坎墉登城是由不虞之道

招降重質以收其衆

以下軍嚴出文城柵令曰引而東六十里止舘張柴殲其戍敕士少休益治鞍鎧發刃彀弓會大雨雪天晦凜風偃旗裂膚馬皆縮慄士抱戈凍死於道十一二張柴之東陂澤阻奧衆未嘗蹈也皆謂投不測始發吏請所向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士失色監軍使者泣曰果落祐計然業從愬人人不敢自爲計愬道分輕兵斷橋以絕洄曲道又以兵絕郎山道行七十里夜半至懸瓠城雪甚城旁皆鵝鶩池愬令擊之以亂軍聲賊恃吳房朗山戍晏然無知者祐等坎墉先登衆從之殺門者發關留持柝傳夜自如黎明雪止愬入駐元濟外宅蔡吏驚曰城陷矣元濟尚不信曰是洄曲子弟來求襦衣爾及聞號令曰常侍傳語始驚曰何常侍得至此率左右登牙城田進誠兵薄之愬計元濟且望救于董重質乃訪其家慰安之使無怖以書召重質重質以單騎白衣降愬待以禮進誠火南門元濟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申光諸屯尚三萬衆皆降

撤度以明上下之分所以服蔡人之心

愬求貔與其屬賊甚親事帳內廚廄厮役悉用其舊使不疑乃屯兵鞠場以俟裴度至愬以櫜鞬見度將避之愬曰此方廢上下分久矣請因示之度以宰相禮受愬謁蔡人聳觀乃還屯文城柵有詔進檢校尚書左僕射山南東道節度使封涼國公李師道反詔愬代愿帥武寧軍愬日戰父兄兩鎮世以爲榮愬與賊戰金鄉破之凡十一遇擒其將帥五十俘馘萬計淄青平道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會田弘正守鎮州乃以愬帥魏博長慶初幽鎮亂殺弘正愬素服以令軍曰魏人富庶而通於大化者田公力也上以其愛人使往治鎮且田公撫魏七年今鎮人不道而戕害之是無魏也父兄子弟食田公恩者何以報之衆皆哭又以玉帶寶劍遺牛元翼曰此劍吾先人常以翦大盜吾又以平蔡姦今鎮人逆天公宜用此夷之也元翼感動謝曰敢有不承而愛其死力乃下令軍中勒兵以俟會愬疾甚不能軍詔田布代之以太子少保還東都卒

始居兗京師市不改肆愬平蔡亦如之功益茂
奇近世所未有
孫子曰用而示之不用愬示卑弱而有馬鞍
之勝又曰出其不意愬以往亡日而擊賊又
曰我專而敵分愬不取吳房以分其力又曰
卒善而養之愬不殺降將而皆得其用又曰
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愬出其墉登城而擒
元濟又曰全國爲上愬乘蔡而不戮一人是
也

按燧謀殺祿山感制回紇討遏吐蕃略田悅于洹平悅光于河中興有功稱持交從于李抱真欠討于而後將是可借耳
說賈循殺祿山係明順逆

唐馬燧

馬燧字洵美汝州郟城人與諸兄學輟策歎曰
方天下有事丈夫當以功濟四海渠老一儒哉
更學兵書戰策沈勇多算安祿山反使賈循守
范陽燧說循曰祿山首亂今雖舉洛陽猶將誅
覆公盍斬向潤客牛廷玠傾其本根使西不得
入關退亡所據則坐受擒矣此不世功也循許
之不時安祿山遣韓朝陽召循計事因縊殺之
澤潞節度使李抱玉表燧爲趙城尉時回紇還

感制回紇
討遏吐蕃
在河陽郡有水患而不忘其民

國恃功恣睢所過皆剽蕩州縣供餽不稱輒殺
人抱玉將饋勞宥介無敢往燧自請與辦具乃
先賂其酋與約得其旗章爲信犯令者得殺之
燧又取死囚給役左右小違令輒戮死虜大駭
至出境無敢暴者抱玉才之抱玉守鳳翔表燧
隴州刺史西山直吐蕃其上有通道虜常所出
入者燧聚石種木障之設二門爲譙櫓八日而
畢虜不能暴後在河陽秋大雨河溢壞史請具
舟以避燧曰使城中盡魚而獨完其家吾不忍

在太原則教戰士治戎具而威震北方
此下專記其攻田悅十載之事
曹悅寇邢之
燧與馬燧援邢洺

既而水不爲害遷河東節度使太原承鮑防之
敗兵力衰單燧募廝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士教
之戰數月成精卒造鎧必短長三制稱士所衣
以便進趨爲戰車冒以猊象列戟于後行以
載兵止則爲陣遇險則制衝冒器用完銳居一
年闢廄塲羅兵三萬以肆威震北方初田悅新
有魏博恐下未附即輸款朝廷燧建言悅必反
既而悅果圍邢州身攻臨洺築重城絕內外援
邢將李洪臨洺將張伾固守詔燧以步騎二萬

此下專記其攻田悅于洹水之事

悅圍邢州而燧力戰以解其圍

未過險而移書示悅以弱而驕之既次邯鄲即斬其使以激怒之

與昭義李抱眞神策兵馬使李晟合軍救之燧
出郭口未過險移書抵悅示之弱悅以燧畏已
大喜既次邢鄲悅使至燧皆斬之進兵破其支
軍射殺賊將成元之悅閉使大將楊朝光以兵
萬人據雙岡築東西二柵以禦燧燧率軍營[illegible]
壘閒是夜東壘遁燧進營狗明山取棄壘置輜
重悅計曰朝光堅柵且萬人雖燧能攻未可以
數日下且殺傷必衆則吾已拔臨洺饗士以戰
必勝術也即分恒州兵五千助朝光燧令大將
李自良等以騎兵守雙岡戒曰令悅得過者斬
燧乃推火車焚朝光柵自晨訖晡急擊大破之
斬朝光擒其將盧子昌獲首五千級八百人居
五日進軍臨洺悅悉軍戰燧自以銳士當之凡
百餘返士皆決死悅大敗斬首萬級俘係千餘
獲穀三十萬斛邢圍亦解初將戰燧籍家財
以家貲賞至是碑私財賜麾下德宗嘉之詔出
度支錢五千萬償其財進兼魏博招討使李抱
李惟岳合兵萬三千人救悅悅衆散兵三萬壁

悅收散兵壁洹水而燧潛師趨魏州以破其軍

絕車絕河上流以遏水匿火鼓角伏兵皆奇

潛師趨魏州足攻其所必救亦致人而不致于人也

洹水淄青軍其左恒冀軍其右燧進屯鄴請益
兵詔河陽李芃以兵會次于章悅遣將王光進
以兵守漳之長橋築月壘扼軍路燧于下流以
鐵鎖維車數百絕河載土囊遏水而後度悅知
燧食乏深壁不戰燧令士齎十日糧進營倉口
與悅夾洹而軍造三橋逾洹日挑戰悅不出陰
伏萬人將以掩燧燧令諸軍夜半食先雞鳴時
鳴鼓角而潛師並洹趨魏州令曰聞賊至止爲
陣留百騎持火待軍畢發匿其旁須悅衆度即
焚橋燧行十餘里悅率李納等兵踰橋乘風縱
火譟而前燧乃令士無動命除榛莽廣百步爲
場募勇士五千人陣而待比悅至火止氣少衰
燧縱兵擊之悅敗奔橋橋已焚衆赴水死者不
可計斬首二萬級殺賊將孫晉卿安墨啜虜三
千人尸相枕藉三十里淄青兵幾殲悅夜走魏
州其將拒不納比明追不至悅乃得入抱眞芃
問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戰利速兵善
于致人今悅與淄青恒三軍爲首尾欲不戰以

因悅[illegible]後未滔聯兵而燧乃與抱眞交惡[illegible]成大破

老我師若分擊左右未可必破悅且來救是腹背受敵也法有攻其必救故取魏以破之皆曰善悅遣許士則侯臧賜行告窮於朱滔王武俊會二人者怨望乃連和悅特燕趙方至即出兵背城陣燧復與諸軍破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非平郡王滔武俊聯兵五萬傅魏會帝遣李懷光以朔方軍萬五千助燧懷光勇于鬪未休士即與滔等戰不利悅決水灌軍燧兵亦屈會涇師亂帝幸奉天燧還軍太原初李抱眞欲殺

燧以兩事激怒抱眞故抱眞亦兩不相能

燧與李抱眞以私忿交惡

懷州刺史楊鉥鉥奔燧燧奏其非罪乃免抱眞怨及共解邢州圍獲軍糧遂自有之以餘給抱眞軍抱眞益怨洹之捷軍進薄魏悅以奕騎犯燧營李晟救之抱眞勒兵不出燧將攻魏取攻其于抱眞營并請雜兩軍平其功抱眞不聽請獨當一面由是逗留帝數遣使講解武俊略趙地抱眞分麾下二千人戍邢燧怒詔抱眞以兵還守其地我能獨戰死邪將引還李晟和之務復與抱眞善及田悅降燧請以洺州隸抱眞而

後得李晟和解乃復和好協一然已失事機之會不能成大功矣

[illegible]亂其平李懷光于河中之本

用昭義副使盧元卿爲刺史兼魏博招討副使李晟兵前獨隸抱眞抱眞亦請兼隸於燧以示協一然議者咎燧私忿交惡卒不成大功李懷光反河中詔燧與渾瑊駱元光合兵討之時賊黨要廷珍守晉毛朝敭守隰鄭康守慈燧移檄鐫諭皆以州降燧乃率步騎三萬次於絳守將夜棄城去降四千人遣李自良定六縣收卒五千裨將谷秀違令掠士女斬以徇時天下蝗兵艱食朝臣多請宥懷光者帝未決燧以河中近

欲取懷光而先說降其將廷光是奪其腹心也卒如其計

甸捨之屈威靈無以示天下乃捨軍入朝爲天子白言之且得三十日糧足平河中許之乃與瑊元光韓游瓌之合兵賊將徐廷光守長春宮城燧度長春不下則懷光固守久攻所傷必衆乃挺身至城下見廷光廷光懾燧威拜城上燧顧其心已屈徐曰我自朝廷來可西鄉受命廷光再拜燧曰公等朔方士自祿山以來功高天下奈何棄之爲族滅計若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遂也未對燧曰爾以吾爲欺邪今不遠數

燧此舉可方郭子儀之事

步可射我彼而示之心延光感泣六軍皆流涕郎率衆降燧以數騎入其城衆大呼曰吾等更爲王人矣渾瑊亦自以爲不及也歎曰嘗疑馬公能窘田悅今觀其制敵固有過人者吾不逮遠矣進營焦籬堡堡將降餘戍望風遁去燧濟河兵八萬陣城下是日賊將牛名俊斬懷光降河中平貞元二年吐蕃尚結贊破鹽夏二州守之自屯鳴沙及春牧產死糧乏詔燧爲綏銀麟勝招討使與駱元光韓游瓌等會師擊虜結贊

懼乞盟帝不許乃遣將論頰熱甘辭請於燧且重幣申勸勸燧與論頰熱俱朝盛言宜許以盟天子然之燧之朝結贊遽引去帝詔渾瑊與盟平涼虜劫瑊僅得免吐蕃歸帝闕悔怒奪其兵卒

燧許結贊盟而被劫是爲其所賣矣

孫子曰先爲不可勝燧教騎士造車甲以脩戰具又曰卑而驕之燧貽書示好而驕田悅又曰取敵之利者貨燧約衆勝則以家貲賞又曰致人而不致於人燧趨魏州以致田悅又曰大吏怒而不服燧與抱眞私忿而功不立又曰無約請和者謀也燧不悟結贊之計是也

唐渾瑊

渾瑊本鐵勒九姓之渾部也善騎射祿山反從李光弼定河北射賊驍將李立節貫其左肩死之從郭子儀復兩京討安慶緒勝之新鄉擢武鋒軍使從僕固懷恩平史朝義大小數十戰皆捷改太常卿吐蕃盜塞深入瑊會涇原節度使

拔瑊破吐蕃折回紇冰洮瑊本人而力戰以赴之且功成而忘愈下敢殆終始循信待

吐蕃入塞而數擊以破之

馬璘討之次黃菩原瑊引衆據險設槍壘自營遏賊奔突舊將史抗等內輕瑊顧左右去槍吒騎馳賊俄還虜蹦而人遂大敗死者十八子儀召諸將曰朔方軍高天下今敗於虜奈何瑊曰願再戰乃驅朝那與鹽州刺史李國臣趨秦原吐蕃引去瑊邀擊破之悉奪所掠而還回紇侵太原破鮑防軍拜瑊都知兵馬使自石嶺關而南督諸軍犄角虜引去子儀爲太尉德宗析所部爲三節度以瑊兼單于太都護建中初李希

引衆據險設槍壘以自營見因不足而守之也

趨秦原而吐蕃引去犄角嶺南而回紇引去皆是使敵人不得至也

回紇侵太原石嶺關南角

朱泚寇奉天城而血戰以郤之

烈詐爲瑊書若同亂者帝識其謀用不疑更賜良馬錦幣帝狩奉天瑊率家人子弟以從朱泚兵薄城戰譙門晨至日中不解或以芻車至瑊曳車塞門焚以戰賊乃解泚治攻具矢石如雨晝夜不息凡浹日鑿塹圍城城中死者可藉人心危惴或夜縋出採蔬菜供御帝與瑊相泣泚造雲梁廣數十丈施大輪濡氈是革冒之周布水囊爲障指城東北構木廬蒙亞周置之運薪土其下將塞隍帝召瑊授以詔書千餘自御史大夫實封五百戶而下募突將死士當賊賜瑊筆使量功授詔不足則以衣授因曰朕與公訣矣令馬承倩往有急可奏瑊俯伏嗚咽帝撫而遣之瑊前與防城使仲莊揣雲梁所道掘大隧積馬矢及薪燃之賊乘風推梁以進載數千人王師乘城者皆凍餒甲弊兵饑瑊但以忠義感率使當賊人憂不支羣臣號天以禱瑊中矢自擴去被血而戰愈厲雲梁及隧而陷風返悉焚賊皆死𨂁城歡譟乃第賞將吏泚攻城益急會

掘大隧燃火焚其雲梁此長於用火之計

瑊與李晟分東西軍平泚所以京師不失

李懷光叛難賊殆去乘輿進狩山南瑊以諸軍衞入谷口懷光追騎至後軍擊卻之率諸軍趨京師賊韓旻拒武功瑊率吐蕃論莽羅兵破之武亭川斬首萬級遂屯奉天以抗西面李晟自東渭橋破賊瑊與韓遊瓌戴休顏以西軍收咸陽進屯延秋門泚平論功以瑊兼侍中天子還宮授河中絳慈隰節度使河中同陝虢行營副元帥封咸陽郡王賜大寧里甲第將相遴歸第與李晟鈞禮還屯河中吐蕃相尚結贊陷鹽夏將闚京師而畏瑊與李晟馬燧欲以計勝之乃卑辭重禮請燧講好燧若贊帝乃詔納盟平涼川以瑊爲會盟使爲結贊所劫副使崔漢衡以下皆陷惟瑊得免自奉天入朝贏服待罪詔釋之會吐蕃復入盜使瑊鎮奉天虜罷還河中卒瑊好書性忠謹功高而志益下歲時貢奉必躬閱視每有賜予下拜跪受常若在帝前世方之金日磾故帝終始信待貞元後天子常恐藩鎮生事稍寬養則姑息之惟瑊有所奏論不盡從

此燧之失計而瑊亦與有辱焉

以瑊方金日磾爲其敬慎也

可輒私喜曰上不疑我故治瀚十六年常持軍猶闕不能入君子賢之

孫子曰守則不足臧設櫓壘以自營又曰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城趣泰原而吐蕃去諸軍犄角而回紇遁又曰守而必固城守奉天而拒朱泚是也

忠嗣承襲將哲耀武漠北鋒略突厥以勇形自發而

唐王忠嗣

王忠嗣華州鄭人父海賓太子右衛率吐蕃寇隴右詔隴右防禦使薛訥禦之以海賓爲先鋒戰武階追北至瓌口殺其衆進戰長城堡諸將媢其功按兵顧望海賓戰死大軍乘之斬賊萬七千級獲馬七萬牛羊十四萬玄宗憐其忠贈左金吾大將軍忠嗣時年九歲始名訓入見帝伏地號泣帝撫之曰此去病孤也須壯而將之更賜今名養禁中肅宗爲忠王帝使與遊及長雄毅寡言有武畧上與論兵應對蠭起帝器之蕭嵩出河西敕引爲麾下帝以其年少有復讎志詔不得特將嵩入朝忠嗣曰從公三年無以

又爲將持重不生事于邊帝欲有事石堡而嗣諫止之乃賢將也

歸報天子乃請精銳數百襲虜會贊普大酋闕武鬱標川其下欲還忠嗣不從提刀畧陣斬數千人獲羊馬萬計嵩上其功帝大悅累遷左威衛將軍代北都督天寶元年北討奚怒皆戰桑乾河三遇三克耀武漠北高會而還時突厥新有難忠嗣進軍磧口經畧之烏蘇米施可汗請降忠嗣以其方強特文降耳乃營木剌蘭山諜虛實因上平戎十八策縱反間於拔悉密與葛邏祿回紇三部攻多羅斯城涉昆水斬米施可汗築大同靜邊二城徙清塞橫野軍以實之併受降振武爲一城自是虜不敢盜塞兼河東節度使忠嗣本負勇敢及爲將乃能持重安邊不生事嘗曰平世爲將撫衆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以幸功名故訓練士馬隨缺繕補有漆弓百五十斤每弢之示無所用軍中士氣盛日夜思戰忠嗣縱諜間伺虜隙時時出奇兵襲敵所向無不克故士亦樂爲用軍每出召屬長付以兵使授士卒雖弓矢亦誌姓名其上軍還遺弦亡

上平戎十八策

不生事於邊此邊將之良難得者

鏃皆按名第罪以是部下人自勸器甲充牣自朔方至雲中袤數千里據要險築城堡斥地甚遠自張仁亶後四十餘年忠嗣繼其功俄爲河西隴右節度使權朔方河東節度佩四將印勁兵重地控制萬里近世未有也帝方事石堡城詔問攻取計忠嗣奏言吐蕃舉國守之若頓兵堅城下費士數萬然後可圖恐所得不補所失請厲兵馬待釁取之帝意不快而李林甫尤忌其功日鉤摭過咎會董延光建言請下石堡詔忠嗣不得已爲出軍而士無賞格延光不悅河西兵馬使李光弼入說曰大夫愛惜士卒有拒延光心雖名受詔實奪其謀然大夫已付萬衆而不立重賞何以賈士勇且大夫惜數萬段賜以啓讒口有如不捷歸罪大夫大夫先受禍矣忠嗣曰吾固審得一城不足制敵失之未害於國吾恐以數萬人命易一官哉明日見責不失一金吾羽林將軍次衛不者黔中上佐耳光弼謝曰大夫乃行古人事光弼又何言趨而出

不欲攻石堡城此將權之見

不忍以數萬命易一官其立心仁厚與後好殺以立功名者不同

延光過期不克果訴忠嗣沮兵又安祿山城雄武扼飛狐塞謀亂請忠嗣助役因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至不見祿山而還數上言祿山且亂林甫益惡之陰使人誣告忠嗣嘗養宮中云吾欲奉太子帝怒召入付三司詐驗罪應死哥舒翰請以官爵贖忠嗣罪帝意解貶漢陽太守卒後翰引兵攻石堡拔之死士略盡如忠嗣言故當世號爲名將初在朔方至互市輒高償馬直諸蕃多爭來市故蕃馬寖少唐軍精及鎭河隴又請徙朔方河東九千騎以實軍迄天寶末益滋息

高償馬直故蕃馬寖少[illegible]漢馬日多此得敵衆之要

孫子曰進不求名忠嗣不欲竭中國力以幸功名又曰退不避罪忠嗣不恐以萬人命易一官又曰城有所不攻忠嗣謂石堡城得之不足制敵失之未害於國是也

後梁劉鄩　五代

劉鄩密州安丘縣人也幼有大志好兵略涉獵史傳事青州王師範唐昭宗幸鳳翔太祖率師

按鄩在唐始[illegible]

奉迎於岐下師範遣腹心乘虛襲取太祖管內州郡鄩以偏裨陷兗州遂據其城初鄩遣細人詐爲鬻油者覘城內虛實及出入所覘羅城下一水竇可以引衆而入遂誌之鄩乃告師範請步兵五百宵自水竇銜枚而入一夕而定軍城晏然市民無擾太祖令大將葛從周攻之時從周家屬在城中鄩善撫其家升堂拜從周之母從周攻城急鄩以板輿請母登城告從周曰劉將軍待我甚至新婦以下並不失所備其察之從

周歔欷而退鄩料簡城中凡不足當敵者悉出之於外與將士同甘苦分衣食以抗外軍戢兵禁暴居人泰然後從周攻圍既久鄩無外援一日副使王彥溫踰城而奔守陴者從之鄩禁之不可鄩即遣人從容告彥溫曰請少將人出非素遣者勿帶行又揚言於衆曰素遣從副使行者即勿禁其擅去者族之守民聞之奔逸者乃止外軍果疑彥溫即戮於城下自是軍城遂固及師範力窘從周以禍福諭鄩鄩報曰俟青州

本使歸降即以城還及師範告降鄩節出城聽命太祖嘉其節槩以爲有李英公之風輦授都押牙太祖牙下諸將皆四鎮舊人鄩一旦居衆人之右及與諸將相見並用階庭之禮太祖尤奇重之後晉王入魏州鄩以精兵萬人自洹水移軍魏縣晉王來覘鄩設伏於河曲叢木間伏發晉王至大漯而進圍之數匝殺獲甚衆晉王僅以身免後鄩潛師出黃澤西趨太原被徵慮爲晉軍所追乃結芻爲人縛旗於上以驢負

之循堞而行數日晉人方覺會霖雨積旬師不克進鄩即整衆而旋魏知臨清積粟之所鄩引軍將據之遇晉將周陽五自幽州率兵至鄩乃趨貝州與晉君遇於堂邑鄩要擊却之遂軍於莘縣增城壘浚池隍自莘及河築甬道以通餉路末帝詔鄩出戰鄩奏曰臣深溝高壘享士訓兵日夜戒嚴伺其遺取苟得機便豈敢坐滋患難帝又遣使問鄩破敵之策鄩曰臣無奇策但人給糧十斛糧盡則破敵帝大怒誚鄩曰將軍

蓄米將療饑耶將破賊耶乃遣中使督戰郭集諸校而謀曰主上深居宮禁未曉兵家與白面兒共謀終敗大事大將出征君命有所不受臨機制變安可預謀今揣敵人未可輕動諸君更籌之時諸將皆欲戰郭默然他日復召諸將列坐軍門人具河水一器因命飲之衆未測其旨或飲或辭郭曰一器而難若是滔滔河流可勝既乎衆皆失色居數日郭率萬餘人薄鎮定之營時郭軍奄至上下擾亂殺獲甚多少頃晉軍繼至乃退郭自莘引軍襲魏州與晉王戰於故元城王師敗績郭脫身南奔及歸洛張宗奭承旨逼令飲酖而卒

孫子曰由不虞之道郭自水寶入攻兗州又曰無所不用間郭令外軍殺王彥溫又曰衆草多障者疑也郭結芻爲人以驢負之是也

周劉詞　五代

劉詞字好謙元城人梁初事鄴帥楊師厚以勇悍聞唐莊宗入魏亦列於麾下兩河之戰無不預焉晉初從杜重威敗安重榮於宗城及圍鎮陽詞自登雲梯身先士伍以功檢校司空時王師方討襄陽命詞兼行營都虞候襄陽平還本州團練使在郡歲餘臨事之暇必被甲枕戈而卧人或問之詞曰我以勇敢而登貴仕不可一日而忘本也若信其溫飽則筋力有怠將來何以報國也及漢有天下從太祖平鄴加檢校太保李守貞叛於河中太祖征之命分屯於河西守貞遣敢死之士數千夜入其營將士怖懼不知所爲詞神氣自若令於軍中曰此小盜耳不足驚也遂免冑橫戈叱短兵以擊之賊衆大敗而退自是守貞喪膽不復有奔突之意河中平爲華州節度使周顯德初世宗親征劉崇詞領所部兵隨駕行及高平南遇樊愛能等自北退迴且言官軍已敗止詞不行詞弗聽疾驅而北世宗聞而嘉之車駕還京授永興軍節度使以疾卒於鎮

孫子曰惟民是保而利及於主國之寶也詞

註釋評點古今名將傳卷十一

長洲陳元素孝年父評點

梁王彥章

[illegible]始與晉鬭也

王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少爲軍卒事梁

斬使以絕家破敵以三日與中[illegible]以趣時飛之功原非從虞戰時以兵少見敵不爲動生情矣

此下記其與晉人爭鬬之事

人[illegible]斬晉使以自絕是爲

太祖爲開封府押衙左親從指揮使末帝即位遷濮州刺史又徙澶州彥章爲人驍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而他人莫能舉也軍中號王鐵鎗梁分魏相六州爲兩鎮懼魏軍不從遣彥章將五百騎入魏屯金波亭以虞變魏軍果亂夜攻彥章彥章南走魏人降晉晉軍攻破澶州虜彥章妻子歸之太原賜以第宅供給甚備間遣使者招彥章彥章斬其使者以自絕然晉人畏彥章之在梁也必欲招致之待其妻子愈厚自梁失魏博與晉夾河而軍彥章常爲先鋒遷匡國軍節度使北面行營副招討使是時晉已盡有河北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爲兩城號夾寨龍德三年夏晉取鄆州梁人大恐宰相敬翔入見末帝曰事急矣非彥章不可末帝乃召彥章爲招討使以段凝爲副末帝問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微笑彥章受命而出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命甲士六百人

朱不知問今上藏晉之功而彥章以三日對已而果

知其言可謂知藏之日矣

酒中作起更衣而引兵趁德勝[illegible]急擊南城浮以破晉益兵事皆出人意外[illegible]主處也

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鞴炭乘流而下彥章會飲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數千沿河以趨德勝舟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蓋三日矣是時莊宗在魏以朱守殷守夾寨聞彥章爲招討使驚曰彥章驍勇吾嘗避其鋒非守殷敵也然彥章兵少利於速戰必急攻我南城即馳騎救之行二十里而得夾寨報者曰彥章兵已至比至而南城破矣莊宗徹北城爲栰下楊劉與彥章俱

彦章破晉南城凡段凝爲副將乃使趙巖張漢傑匿彦章捷書而上巳書邀實彦章不賞而且落職小人之害功臣如此

浮于河各行一岸每舟械相及輒戰一日数十
接彦章至楊劉攻之幾下晉人築壘博州東彦
章引兵攻之不克還擊楊劉戰敗是時段凝已
有異志與趙巖張漢傑交通其破南城也彦章
與凝各爲捷書以聞凝遣人告巖等匿彦章書
而上已書未帝初疑其事已而使者至軍獨賜
勞（一作物）凝而不及彦章軍士皆失色及楊劉之敗也
凝乃上書言彦章使酒輕敵而至於敗趙巖等
從中日夜毁之乃罷彦章以凝爲招討使彦章

段凝以南城之捷爲己功以楊劉之敗歸彦章其賊君甚矣

此下記其與唐人爭戰之事

馳至京師入見以笏畫地自陳勝敗之迹巖等
諷有司劾彦章不恭勒還第唐兵攻兖州末帝
召彦章使守捉東路是時梁之勝兵皆屬段凝
京師秪有保鑾五百騎皆新捉募之兵不可用
乃以屬彦章而以張漢傑臨之彦章至遞坊以
兵少戰敗退保中都又敗與其牙兵百餘騎死
戰唐將夏魯奇識其語音曰王鐵鎗也舉稍刺
之彦章傷重馬踣被擒莊宗愛其驍勇欲全活
之使人慰諭彦章彦章謝曰臣與陛下血戰十

餘年今兵敗力窮不死何待豈有朝事梁而暮
事晉主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遂見殺晉高祖
時追贈彦章太師

孫子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彦章期
以三日破敵又曰用而示之不用彦章置酒
大會佯起更衣引兵以趨德勝又曰兵之情
主速彦章引兵急擊而破南城是也

唐周德威

按此乃智勇兼備數其作

周德威字鎮遠朔州馬邑人也爲人勇而多智

害也被擒而寂梁之瀛州棱遁而勝梁于部臣四劉鄆下而清破劉守光于幽州其敗亡于鄆州時以莊宗不聽其計卽其智不可說

能望塵以知敵數事晉王爲騎將從破王行瑜
以功遷衙內指揮使其小字陽五當梁晉之際
周陽五之勇聞天下梁軍圍晉太原令軍中曰
能生得周陽五者爲刺史有驍將陳章者號陳
野叉常乘白馬被朱甲以自異出入陣中求周
陽五必欲生致之晉王戒德威曰陳野叉欲得
汝以求刺史宜善備之德威笑曰陳章好大言
耳安知刺史非臣捉邪因戒其部兵曰見白馬
朱甲者當佯走以避之兩軍皆陣德威微服雜

卒伍中。陳章出挑戰。兵始交。德威部下見白馬朱甲者因退走。章果奮稍急追之。德威伺章已過。揮鐵鏈擊之。中章墮馬。遂生擒之。梁攻燕。晉遣德威將五萬人為燕攻梁取潞州。遷代州刺史內外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梁軍攻燕攻潞圍以夾城。潞州守將李嗣昭閉城拒守。而德威與梁軍相持於外踰年。嗣昭與德威素有隙。晉王病且革。語莊宗曰。梁軍圍潞而德威與嗣昭有隙。吾甚憂之。王喪在殯。莊宗新立。而晉之重

此說其救燕而取潞州之事

兵悉屬德威。莊宗使人以喪告德威。且召其軍。德威聞命。即日還軍太原。留其兵城外。徒步而入。伏梓宮前慟哭幾絕。遂從莊宗復擊梁軍。破夾城。與李嗣昭歡如初。天祐七年秋。梁遣王景仁將魏滑汴宋等兵七萬人擊趙。趙王王鎔乞師于晉。晉遣德威先屯趙州。冬。梁軍至柏鄉。趙人告急。莊宗自將出贊皇。會德威于石橋。進距柏鄉五里。營于野河北。晉兵少而景仁所將皆梁精兵。人馬鎧甲飾以組繡金銀。其光耀日。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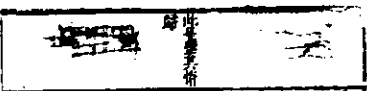
晉王以兵在德威而莊宗召之德威因兵在外而德威聞命即還留兵城外忠于所事者也

軍望之色動。德威勉其衆曰。此汴宋傭販兒。徒飾其外耳。其中不足懼也。其一甲直數十千。擒之適足為吾資。無徒望而愛之。當勉以往取之。退而告莊宗曰。梁兵甚銳。未可與爭。宜少退以待之。莊宗曰。吾提孤軍出千里。其利速戰。今不乘勢急擊之。使敵知吾之衆寡。則吾無所施矣。德威曰不然。趙人能城守而不能野戰。吾之取勝。利在騎兵。平川廣野。騎兵之所長也。今吾軍於河上。迫賊營門。非吾用長之地也。莊宗不悅。

此說其救趙而勝梁兵于鄗邑之事

勁兵以力戰者所以作其氣而勸士以鑠其者則以折其非騎兵所利也

退臥帳中。諸將無敢入見。德威謂監軍張承業曰。王怒老將不速戰者。非怯也。且吾兵少而臨賊營門。所恃者一水隔耳。使梁得舟筏渡河。吾無類矣。不如退軍鄗邑。誘敵出營。擾而勞之。可以策勝也。承業入言曰。德威老將知兵。願無忽其言。莊宗遽起曰。吾方思之耳。已而德威獲梁俘兵。問景仁何為。曰治舟數百。將以為浮梁。德威引與俱見。莊宗笑曰。果如公所料。乃退軍鄗邑。德威晨遣三百騎叩梁營挑戰。自以勁兵三

欲退軍鄗邑者正以避其原而以所長勝敵耳亦是致人而不致于人

千繼之。景仁怒。悉其軍以出。與德威轉鬬數十里。至於鄗南。兩軍皆陣。梁軍橫亘六七里。汴宋之軍居西。魏滑之軍居東。莊宗策馬登高望而喜曰。平原淺草。可前可却。真吾之勝地。乃使人告德威曰。吾當為公先。公可繼進。德威諫曰。梁軍輕出而遠來。與吾轉戰。其來必不暇齎糧糗。縱其能齎。亦不暇食。不及日午。人馬俱饑。因其將退而擊之。勝。諸將亦皆以為然。至未申時。梁軍東偏塵起。德威鼓譟而進。麾其西偏曰。魏滑軍走矣。又麾其東偏曰。梁軍走矣。梁陣動不可復整。乃皆走。遂大敗。自鄗追至栢鄉。橫尸數十里。景仁以十餘騎僅而免。劉守光僭號於燕。晉遣德威將三萬出飛狐以擊之。德威入祁溝關。取涿州。遂圍守光於幽州。破其外城。守光閉門拒守。而晉軍盡下燕諸州縣。獨幽州不下。圍之踰年。乃破之。以功拜盧龍軍節度使。德威雖為大將。而常身與士卒馳騁矢石之間。守光驍將單廷珪望見德威於陣曰。此周陽五也。乃挺槍

此言晉破劉守光取幽州之事

馳騎追之。德威佯走。度廷珪垂及。側身少却。廷珪馬方馳。不可止。縱其少過。奮檛擊之。廷珪墜馬。遂見擒。莊宗與劉鄩相持於魏。鄩夜潛軍出黃澤關以襲太原。德威自幽州以千騎入土門以躡之。鄩至樂平。遇雨不得進而還。德威與鄩俱東爭趨臨清。臨清有積粟。且晉軍餉道也。德威先馳據之。以故莊宗卒能困鄩軍而敗之。莊宗勇而好戰。尤銳於見敵。德威老將。常務持重以挫人之鋒。故其用兵常伺敵之隙以取勝。十五年。德威將燕兵三萬人與鎮定等軍從莊宗於河上。自麻家渡進軍臨濮。以趨汴州。軍宿胡柳陂。黎明。候騎報曰。梁軍至矣。莊宗問戰於德威。德威對曰。此去汴州。信宿而近。梁軍父母妻子皆在其中。而梁人家國繫此一舉。吾以深入之兵。當其必死之戰。可以計勝。而難與力爭也。且吾軍先至此。糧爨具而營柵完。是謂以逸待勞之師也。王宜按軍無動。臣請以騎軍擾之。使其營柵不得成。樵爨不暇給。因其勞而乘之。可

此下言其從莊宗出軍趨汴因莊宗不聽其計而敗死于柳陂之事

此莊宗勇而好戰之過

後莊宗初爲晉王後改爲唐

以勝也。莊宗曰。吾軍河上。終日俟敵。今見敵不擊。復何爲乎。顧李存審曰。公以輜重先。吾爲公殿。遽督軍而出。德威謂其子曰。吾不知死所矣。前遇梁軍而陣。王軍居中。鎮定之軍居左。德威之軍居右。而輜重次右之西。兵已接。莊宗率銀槍軍馳入梁陣。梁軍小敗。犯晉輜重。輜重見梁朱旗。皆驚走入德威軍。德威軍亂。梁軍乘之。德威父子皆戰死。莊宗與諸將相持而哭曰。吾不聽老將之言。而使其父子至此。莊宗即位。贈德威太師。

孫子曰。利而誘之。德威佯走而擒陳章。又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德威退軍鄗邑而誘梁軍。又曰。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德威爲伺梁軍將退而擊之。又曰。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德威先據臨清而敗劉鄩。又曰。銳卒勿攻。莊宗不從而德威敗死是也。

唐郭崇韜

郭崇韜。代州鴈門人也。爲人明敏能應對。以才

此記其敗彥章于楊劉之事

幹見稱。莊宗爲晉王。孟知祥爲中門使。先是。中門使吳珙、張虔厚等。皆以中門使相繼獲罪。知祥懼。求外任。莊宗曰。公欲避事。當舉可代公者。知祥乃薦崇韜爲中門使。甚見親信。晉兵圍張文禮於鎮州。久不下。而定州王都引契丹入寇。契丹至新樂。晉人皆恐。欲解圍去。莊宗未決。崇韜曰。契丹之來。非救文禮。爲王都以利誘之耳。且晉新破梁軍。宜乘已振之勢。不可遽自退怯。莊宗然之。果敗契丹。莊宗即位。拜崇韜兵部尚書樞密使。梁王彥章擊破德勝。唐軍東保楊劉。彥章圍之。莊宗登壘望見彥章爲重塹以絕唐軍。意輕之。笑曰。我知其心矣。其欲持久以弊我也。即引短兵出戰。爲彥章伏兵所射。大敗而歸。莊宗問崇韜計安出。是時唐已得鄆州矣。崇韜因曰。彥章圍我於此。其志在取鄆州也。臣願得兵數千。據河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以應鄆州爲名。彥章必來爭。既分其兵。可以圖也。然板築之功難卒就。陛下日以精兵挑戰。使彥章兵不得東。十

此記其滅梁之事

日。壘成矣。莊宗以為然。彥章遣崇韜與毛璋將數
千人夜行。所過驅掠居人。毀屋伐木。渡河築壘
於博州東。晝夜督役。六日壘成。彥章來引兵急
攻之。時方大暑。彥章兵熱死。及攻壘不克。所失
太半。還趨楊劉。莊宗迎擊。遂敗之。康延孝自梁
奔唐。先見崇韜。崇韜延之臥內。盡得梁虛實。是
時莊宗軍朝城。段凝軍臨河。唐自失德勝。梁兵
日掠澶相。取黎陽衛州。而李繼韜以澤潞叛入
于梁。契丹數犯幽涿。又聞延孝言梁方召諸鎮

兵。欲大舉。唐諸將皆憂惑。以謂成敗未可知。莊
宗患之。以問諸將。諸將皆曰。唐得鄆州。隔河難
守。不若棄鄆與梁。而西取衛州黎陽。以河為界。
與梁約罷兵。無相攻。庶幾以為後圖。莊宗不悅。
退臥帳中。召崇韜問計。崇韜曰。陛下興兵仗義
將士疲戰爭。生民苦轉餉者十餘年矣。況今大
號已建。自河以北人皆引首以望成功而思休

言鄆州宜守不當棄

息。今得一鄆州。不能守而棄之。雖欲指河為界。
誰為陛下守之。且唐未失德勝時。四方商賈征
輸必集。薪芻糧餉。其積如山。自失南城。保楊劉。
道路轉徙。耗亡大半。而魏博五州。秋稼不稔。竭
民而斂。不支數月。此豈按兵持久之時乎。臣自
康延孝來。盡得梁之虛實。此真天亡之時也。願
陛下分兵守魏。固楊劉。而自鄆長驅。擣其巢穴。
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大喜曰。此大丈夫之
事也。因問司天。司天言歲不利用兵。崇韜曰。古
者命將。鑿凶門而出。況成算已決。區區常談。豈
足信也。莊宗即日下令軍中。歸其家屬於魏。夜

渡楊劉。從鄆州入襲汴州。八日而滅梁。莊宗推
功。賜崇韜鐵券。拜侍中成德軍節度使。依前樞
密使。莊宗與諸將以兵取天下。而崇韜未嘗居
戰陣。徒以謀議居佐命第一之功。位兼將相。遂

此崇韜之禍本

以天下為已任。遇事無所迴避。而宦官伶人用

此下皆記其欲求免禍而卒不能免之事

事。特不便也。崇韜頗懼。語其故人子弟曰。吾佐
天子取天下。今大功已就。而群小交興。吾欲避

何不以死奮之非吉之

之。歸守鎮陽。庶幾免禍。可乎。故人子弟對曰。俚
語曰。騎虎者勢不得下。今公權位已隆。而下多

故人子弟之言得失厭後身不知退民不只悅劉后不求助其殺身之禍皆其自取豈徒在人

慾嫉。一失其勢。能自安乎。崇韜曰。奈何。對曰。今中宮未立。而劉氏有寵。宜請立劉氏爲皇后。而多建天下利害以便民者。然後退而乞身。天子以公有大功而無過。必不聽公去。是外有避權之名。而內有中宮之助。又爲天下所悅。雖有讒間。其可動乎。崇韜以爲然。乃上書請立劉氏爲皇后。崇韜素廉。自從入洛。始受四方賂遺。故人子弟或以爲言。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少此邪。今藩鎭諸侯。多梁舊將。皆主上斬袪射鉤之人也。今一切拒之。豈無反側。且藏于私家。何異公帑。明年天子有事南郊。乃悉獻其所藏以佐賞給。莊宗已郊。遂立劉氏爲皇后。崇韜累表自陳。請依唐舊制。還樞密使於內臣。而并辭鎭陽。優詔不允。崇韜又曰。從陛下軍朝城定計破梁。陛下撫臣背而約曰。事了。與卿一鎭。今天下一家。俊賢並進。臣憊矣。願乞身如約。莊宗召崇韜謂曰。朝城之約。許卿一鎭。不許卿去。欲捨朕安之乎。崇韜因建天下利害二十五事。施

小將不故人子弟之言爲自取之謀

行之。李嗣源爲成德軍節度使。徙崇韜忠武。崇韜因自陳權位已極。言甚懇至。莊宗曰。豈可朕居天下之尊。使卿無尺寸之地。崇韜辭不已。遂罷其命。仍爲侍中樞密使。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莊宗患宮中暑濕。不可居。思得高樓避暑。乃遣宮苑使王允平營之。崇韜切諫。宦官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安知陛下之熱。由是讒間愈入。明年征蜀。議擇大將。時明宗爲總管。當行。而崇韜以讒見危。思立大功爲自安之計。乃曰。契丹爲患北邊。非總管不可禦。魏王繼岌國之儲副。而大功未立。且親王爲元帥。唐故事也。莊宗曰。繼岌小子。豈任大事。必爲我擇其副。崇韜未及言。莊宗曰。吾得之矣。無以易卿也。乃以繼岌爲西南面行營都統。崇韜爲招討使。李紹琛毛璋李嚴等皆爲列將。軍政皆決於崇韜。唐軍入蜀。所過迎降。崇韜入散關。指其山曰。吾輩進無成功。不復得還此矣。當盡力一決。今饋運將竭。宜先取鳳州。因其糧諸將。皆言蜀地險固。未可長

欲立功以自安豈知所立而身滅

若欲魏王爲元帥者正將懼已弱之也

宗韜以問李愚。愚曰。蜀人若其主荒淫。莫爲之用。宜乘其人情崩離。風驅霆擊。彼皆落膽。雖有險阻。誰與守之。兵勢不可緩也。崇韜倍道而進。王承捷以鳳興文扶四州印節迎降。得兵八千糧數十萬斛。崇韜曰。平蜀必矣。李紹琛進至綿州。斷蜀綿江浮梁。水深無舟楫。紹琛謂李嚴曰。吾懸軍深入。利在速戰。乘蜀人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且迎降不暇。若俟修繕橋梁。必留數日。或教王衍堅閉近關。折吾兵勢。儻

延旬浹。則勝負未可知矣。乃與嚴乘馬浮渡江。從兵得濟者僅千人。溺死亦千餘人。遂入鹿頭關。據漢州。王衍弟宗弼陰送款于崇韜。求爲西川兵馬留後。崇韜以節度使許之。軍至成都。宗弼遷衍于西宮。悉取衍嬪妓珍寶奉崇韜及其子廷誨。又與蜀人列狀見魏王。請崇韜留鎮蜀。繼岌頗疑崇韜。崇韜無以自明。因以事斬宗弼及其弟宗渥宗勳。沒其家財。蜀人大恐。繼岌監軍李從襲等見崇韜專任軍事。心不平。思有以

圖之。莊宗聞破蜀。遣宦官向延嗣勞軍。崇韜不郊迎。延嗣大怒。因與從襲等共搆之。延嗣還。上蜀簿。因言蜀之寶貨皆入崇韜。且誣其有異志將危魏王。莊宗怒。遣宦官馬彥珪至蜀視崇韜去就。彥珪以告劉皇后。劉皇后教彥珪矯詔魏王殺之。崇韜盡忠國家。有大略。旣以破蜀。因遣使者以唐德威風諭南詔諸蠻。欲因以綏來之可謂有志矣。

孫子曰。我專而敵分。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

崇韜築壘下流。以分彥章之兵。又曰。較之以計而索其情。崇韜論梁之虛實。決策而襲汴是也。

宋曹彬

曹彬字國華。眞定靈壽人。始生周歲。父母以百玩之具羅于席。觀其所取。彬左手持干戈。右手取俎豆。斯須取一印。他無所視。人皆異之。漢乾祐中爲成德軍牙將。節帥武行德見其端愨。指謂左右曰。此遠大器。非常流也。周太祖受禪。召

此記[illegible]步

此記其伐蜀之事

彬歸京師。隸世宗帳下。從鎮澶淵。補供奉官。擢河中都監。建隆二年。遷客省使。與王全斌郭進領騎兵攻河東平樂縣。降其將王超侯霸榮等千八百人。俘獲千餘人。遂建平樂為平晉軍。乾德初。改左神武將軍。時初克遼州。河東召契丹兵六萬騎來攻平晉。彬與李繼勳等大敗之于城下。二年冬。伐蜀。詔以劉光毅為歸州行營前軍副部署。彬為都監。峽中郡縣悉下。諸將咸欲屠城以逞其欲。彬獨申令戢下。所至悅服。上聞降詔褒之。西川平。全斌等晝夜宴飲。不恤軍士。部下漁奪無已。蜀人苦之。彬屢請旋師。全斌等不從。俄而全師雄等搆亂。擁衆十萬。彬復與光義破之于新繁。卒平蜀亂。時諸將多取子女玉帛。彬橐中唯圖書衣衾而已。及還。上盡得其狀。以全斌等屬吏。謂彬清介廉謹。授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彬入見。辭曰。征西將士俱得罪。臣獨受賞。恐無以示勸。上曰。卿有茂功。又不矜伐。設有微累。仁贍等豈惜言哉。懲勸國之常典。

此見其清介廉謹

此記其征太原之事

此記其伐江南之事

無可讓。六年。遣李繼勳黨進率師征太原。命彬為前軍都監。戰洞渦河。斬二千餘級。俘獲甚衆。開寶二年。議親征太原。復命為前軍都監。率兵先往。次團柏谷。降賊將陳廷山。又戰城南。薄濠橋奪馬千餘。七年。將伐江南。九月。彬奉詔與李漢瓊田欽祚先赴荊南。發戰艦。潘美帥步兵繼進。十月。詔以彬為昇州西南路行營馬步軍戰櫂都部署。分兵由荊南順流而東。破峽口砦。進克池州。連克當塗蕪湖二縣。駐軍采石磯。十一月。作浮橋跨大江以濟師。十二月。大破其軍于白鷺洲。八年正月。又破其軍于新林港。二月。師進次秦淮。江南水陸十餘萬陳于城下。大敗之。俘斬數萬計。及浮梁成。吳人出兵來禦。破之于白鷺洲。自三月至八月。連破之。進克潤州。金陵受圍。至是凡三時。吳人樵采路絕。頻經敗衂。李煜危甚。遣其臣徐鉉奉表詣闕乞緩師。上不之省。先是大軍列三砦。美居守北偏。圖其形勢上。太祖指北砦謂使者曰。吳人必夜出兵來寇。爾急

此見其[illegible]太祖[illegible]

克城不妄殺可謂仁將矣

去令曹彬速成洪溝以自固無墮其計中既成吳兵果夜來襲美率所部依新溝拒之吳人大敗奏至上笑曰果如此長圍中彬每緩師冀煜歸服又使人諭之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若能歸命策之上也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明日稍愈又明日城陷煜與其臣百餘人詣軍門請罪彬慰

此記其成功賞

安之待以賓禮請煜入宮治裝彬以數騎待宮門外左右密謂彬曰煜入或不測奈何彬笑曰煜素懦無斷既已降必不能自引決煜之君臣卒賴保全自出師至凱旋士衆畏服無輕肆者初彬之總師也太祖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為使相副帥潘美預以為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尊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爾及還獻俘上謂曰本受卿使相然劉繼元未下姑少待之

此記其對太宗而議征太原之事

此言其知彼知此

美竊笑上遽詰所以美以實對上亦大笑乃賜彬錢二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亦不過多得錢爾未幾拜樞密使檢校太尉忠武軍節度使太宗即位加同平章事議征太原召彬問曰周世宗及太祖皆親征何以不能克彬曰世宗時史彥超敗於石嶺關人情驚擾故班師太祖頓兵甘草地會歲暑雨軍士多疾由是中止太宗曰今我欲北征卿以為何如彬曰以國家兵甲精銳翦太原之孤壘如摧枯拉朽

此記其北伐契丹取敗之事

爾何為而不可太宗意遂決太平興國三年進檢校太師從征太原加兼侍中八年為弭德超所誣罷為天平軍節度使踰年上命其督水陸之師與潘美等北伐分路進討三月敗契丹于固安破涿州戎人來援大破之于城南四月又與米信破契丹于新城斬首二百級五月戰于岐溝關諸軍敗績退屯易州臨易水而營上聞亟令分屯邊城進諸將歸闕先是賀令圖等言于上曰契丹主少母后專政寵倖用事請乘其

帝初命特重緩行不得貪利而彬等違進略地以至千今溝而退從此止兵

勢以取幽薊遂遣彬與崔彥進米信自雄州刑
重進趨飛狐潘美出鴈門約期齊舉將發上謂
之曰潘美之師但先趨雲應卿等以十萬衆聲
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彼聞大兵至
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既而美之師先
下寰朔雲應等州重進又取飛狐靈丘蔚州多
得山後要害地彬亦連下州縣勢大振每奏至
上已訝彬進軍之速及兵次涿州旬日食盡因
退師雄州以援餉餽上聞之曰豈有敵在前反

以援餽餉而彬等自悔進兵以至于食盡而收返詔失律之罪諸將俱不能免

退軍以援芻粟乎何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兵勿前
急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會按兵養銳以張
西師之勢俟美等盡略山後地會重進之師東
合勢以取幽州時彬部下諸將聞美及重進累
建功而已握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
得已乃復裹糧再往攻涿州契丹大衆當前時
方炎暑軍士乏困糧且盡彬退軍無復行伍遂
為所躡而敗彬等至詔鞫于尚書省令翰林學
士賈黃中等雜治之彬等具伏違詔失律之罪

此其所以不敗歟

責授右驍衛上將軍餘以次黜四年起彬為侍
中武寧軍節度使淳化五年徙平盧軍真宗即
位召拜樞密使咸平二年被疾上趣駕臨問手
為和藥仍賜白金萬兩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
可言臣二子材器可取若堪為將上問其優劣
對曰璨不如瑋六月薨追封濟陽郡王謚武惠
配享太祖廟廷

一孫子曰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而非
今彬下江南所至悅服咸自用兵之法全國為
上彬緩師不妄殺而取金陵又曰知彼知己
百戰不殆彬謂國兵精銳剪太原孤壘如摧
枯拉朽又曰軍無糧食則亡彬以食盡退軍
而敗是也

按翰征西蜀征太原征幽州皆有功獲免皆以其能而為其所短

宋曹翰

曹翰大名人少為郡小吏好使氣凌人不為鄉
里所譽乾祐初周太祖鎮鄴與語奇之以隸世
宗帳下世宗鎮澶淵署為牙校世宗即位補供
奉官從征高平擢殊縣盡壽還樞密承旨護塞

渡河征淮南翰留鎮甲子數從征正陽而獲將卒八百部送歸京師時翰適從京師來詣過正陽千數里許遇之慮劫兵器爲叛翰殺之及見世宗具言其事世宗不悅翰曰賊已困歸我非心服也所得器甲盡在正陽苟爲所劫是復生一叛也翰奚因不忘罪從征瓦橋關會班師留知雄州世宗大漸論悉質等以至著爲相翰爲宣徽使質以著情滿翰飾詐而專殺寢之宋初從征澤潞還改濟州刺史乾德二年太祖親征西

此記其從征西蜀之事

蜀移刺均州澗谷深險翰令鑿石通道師旋以濟詔兼西南諸州轉運使自石門徑趨歸州餉運不乏由夔萬入會王全斌軍成都以平時全師雄擁衆十萬餘據郫縣叛謀窺成都翰率兵會劉光毅曹彬等討平之未幾軍校呂翰殺武懷節據嘉州叛翰及諸將奪其城諜賊約三鼓復來攻翰戒卯更使緩伺晨猶二鼓賊衆不集而潰因而破之劍南遂平師還遷蔡州團練使

伺晨猶二鼓是兵以詐勝也

此記其征太原之事

開寶二年征太原復爲行營都壕砦使既班師

會河決澶州令翰董其役翰出銀器助役沉所乘白馬以祭復決陽武再護役皆有成績將征

此記其征江南之事

江南命翰率兵先赴荊南改行營先鋒使進克池州金陵平江州軍校胡德牙將宋德明據城拒命翰率兵攻之凡五月而陷屠城無噍類殺兵八百所略金帛以億萬計遷桂州觀察使判

此記其從征太原之事

潁州太平興國四年從征太原爲攻城南面都部署與崔彥進李漢瓊劉遇三節度分部攻城翰攻東北而劉遇攻西北與劉繼元值城尤險固遇欲與翰易處翰言觀察使班次下當部東北遇堅欲易之數日不決上慮諸將不協遣諭翰曰卿智勇無雙西北面非卿不能當也翰乃奉詔築土山瞰城中數日而就繼元甚恐軍中乏水城西十餘里谷中有娘子廟翰往禱之穿

此記其從征太原之事

渠得水人馬以給又從征幽州率所部攻城東南隅卒掘土得蟹以獻翰謂諸將曰蟹水物而陸居失所也且多足彼援將至不可進拔之象況蟹者解也其班師乎已而果驗五年從幸大

此言其從幸大名之事

名。拜威塞軍節度。仍判潁州。復命為幽州行營
都部署。詔督役開南河。自雄達莫以通漕運。議
築大隄以捍之。翰遣徒數萬伐巨木于漢境。遣
騎五援。五色旗為斥候。前遇丘陵水澤。寇賊煙

援兵旗號又候起烽燧于境上皆是疑兵

火。則各舉其旗以為應。又起烽燧于境上。敵疑
不敢近。來得巨木數萬以濟用。訖事歸鎮。汝陰
令孫崇望詣闕訴翰私市兵器。所為多不法。詔
遣御史滕中正乘傳鞫之。獄具。當棄市。上貸其
罪。削官爵。流錮登州。雍熙二年。起為右千牛衛

大將軍。淳化三年卒。贈太尉。謚武毅。

孫子曰。兵以詐立。翰戒知更使緩。而賊眾不
集。又曰。形之敵必從之。翰起烽燧于境上。而
敵疑不敢近寨是也。

宋王全斌

王全斌。并州太原人。事莊宗。累歷內職。同光末。
國有內難。兵入宮城。近臣宿將皆棄甲遁去。惟
全斌與符彥卿等十數人居中拒戰。莊宗中流
矢。扶掖至絳霄殿。全斌慟哭而去。晉初。從侯益

全斌克李筠于澤州降孟昶于西蜀大有功于宋但殺降蜀人殆過不能無非宜其貶之

破張從賓于汜水。以功遷護聖指揮使。周顯德
中。從向訓平秦鳳。遂領恩州團練使。從世宗平
淮南。復定橋關。改相州留後。宋初。李筠以潞州
叛。全斌與慕容延釗由東路會大軍進討。以功
拜安國軍節度。詔令完葺西山堡砦。不踰時而
就。建隆四年。與洛州防禦使郭進等率兵攻太
原境。俘數千人以歸。進克樂平。乾德二年。詔伐
蜀。命全斌為西川行營前軍都部署。率禁軍步
騎二萬。諸州兵萬人。由鳳州路進討。召宗川陝

此記其伐蜀之事

地圖。授以方略。十二月。率兵拔乾渠渡萬仞燕
子二砦。遂下興州。蜀刺史藍思綰退保西縣。敗
蜀軍七千人。獲軍糧四十餘萬斛。進拔石圖魚
關白水二十餘砦。先鋒史延德進軍三泉。敗蜀
軍數萬。擒招討使韓保正。獲糧三十餘萬斛。既
而崔彥進康延澤等逐蜀軍過三泉。遂至嘉陵。
殺虜甚眾。蜀人斷閣道。軍不能進。全斌議取羅
川路以入。延澤潛謂彥進曰。羅川路險軍難並
進。不如分兵治閣道。與大軍會于深渡。彥進以

羅川路險軍難並進故分

兵治兩路出兩傍險路而進會于深渡是攻其所不守

白全斌然之命彥進延澤督治閣道數日成
進擊金山砦破小漫天砦全斌由羅川趨深渡
與彥進會蜀人依江列陣以待彥進遣張萬友
等奪其橋會暮夜蜀人退保大漫天砦詰朝彥
進延澤萬友分三道擊之蜀人悉其精銳來逆
戰又大破之乘勝拔其砦蜀將王審超監軍趙
崇渥遁去復與三泉監軍劉廷祚大將王昭遠
趙崇韜引兵來戰三敗追至利州北昭遠遁去

而至益昌渡劍人斷閣道而大軍不得進則分兵治道

渡桔柏江焚梁退守劍門遂克利州得軍糧八

始以由趨劍門由羅川以趨而會于深渡今至益光蜀人守劍門而大軍不得進則分兵由來蘇以進命偏將攻劍門以綴而來

十萬斛自利州趨劍門次益光彝遜會諸將議
曰劍門天險古稱一夫荷戟萬夫莫前諸君宜
各陳進取之策侍衛軍頭向韜曰降卒牟進言
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
江西置砦對岸有渡自此出劍關南二十里至
清強店與大路合可于此進兵即劍門不足恃
也全斌等即欲卷甲赴之康延澤曰來蘇細徑
不須主帥親往且蜀人屢敗併兵退守劍門莫
若諸帥協力進攻命一偏將趨來蘇若達清強

此下皆記全斌激變西蜀之事

北擊劍關與大軍夾攻破之必矣全斌納其策
命史延德分兵趨來蘇造浮梁于江上蜀人見
梁成棄砦而遁昭遠聞延德兵趨來蘇至清強
即引兵退陣于漢源坡留其偏將守劍門全斌
等擊破之昭遠崇韜皆遁走遣輕騎追獲傳送
闕下遂克劍州殺蜀軍萬餘人四年正月十三
日師次魏城孟昶遣使奉表來降全斌等入成
都旬餘劉廷讓等始自峽路至俄詔發蜀兵赴
闕人給錢十千未行者加兩月廩食全斌等不

全斌既激蜀人之亂而光緒又激師雄之亂逾年而始定蜀之不寧也

即奉命由是蜀軍憤怨人人思亂兩路隨軍使
臣常數十百人全斌彥進及王仁贍等各保庇
之不令部送蜀兵但分遣諸州牙校蜀軍至綿
州果叛刼屬邑衆至十餘萬蜀交州刺史全師
雄者嘗為將有威惠士卒畏服追以其族趨闕
下綿州遇亂師雄恐為所脅乃匿其家于江曲
民舍後數日為亂兵所獲推為主帥全斌遣都
監米光緒往招撫之光緒盡滅師雄之族納其
愛女及橐裝師雄聞之遂無歸志率衆急攻綿

分兵斷閣道絶外援當此其志不在小

州爲指揮使劉[illegible]臣紹斌所敗遂攻彭州逐刺史王繼濤殺都監李德榮據其城成都十縣皆起兵應師雄師雄自號興蜀大王開幕府置僚屬署節帥二十餘人令分據灌口道江郫新繁青城等縣彥進與張萬友高彥暉田欽祚同討之爲師雄所敗彥暉戰死欽祚僅免賊衆益盛全斌又遣張延翰張煦往擊之不利退成都師雄分兵斷閣道緣江置砦聲言欲攻成都自是邛蜀眉雅東川果遂渝合資簡昌普嘉戎榮陵

師雄若不病延蜀禍猶未息

十七州並隨師雄爲亂郵傳不通者月餘全斌等甚懼時城中蜀兵尚餘二萬全斌慮其應賊與諸將謀誘致夾城中盡殺之未幾劉延讓曹彬破師雄之衆于新繁俘萬餘人師雄退保郫縣全斌仁贍又攻破之師雄走保灌口砦賊勢既衄餘黨散保州縣師雄病死于金堂推謝本行爲主與賊將宋德威唐陶鼇據銅山續爲康延澤所破後丁德裕等分兵招輯賊衆始息初成都平命參知政事呂餘慶知府事全斌但與

知功臣多不保全宜師謙退而何所爲一至此耶

不以功臣辱于獄吏宋祖待功臣之善

賓旅全斌嘗語所親曰我聞古之將帥多不能保全功名今西蜀既平欲稱疾東歸庶免悔吝或曰今寇盜尚多非有詔旨不可輕去全斌猶豫未決會有訴全斌及彥進破蜀日奪民家子女玉帛不法等事與諸將同時召還太祖以全斌等初立功雖犯法不欲辱以獄吏但令中書問狀全斌等具伏令御史臺于朝堂集文武百官議其罪于是百官定擬全斌等罪當大辟請准律處分乃下詔曰全斌等貪殘無厭殺戮非

既正其法而復隆以恩宋祖處置得宜矣

罪稽于僨華職爾玩兵尚念前勞特從寬貸止停旄鉞猶委藩宣全斌責授崇義軍節度觀察留後彥進責授昭化軍節度觀察留後仁贍責授右衛大將軍開寶末車駕幸洛陽郊祀召全斌侍祠以爲武寧軍節度謂之曰朕以江左未平慮征南諸將不遵紀律故抑卿數年爲朕立法今已克金陵還卿節鉞仍以銀器萬兩帛萬匹錢千萬賜之全斌至鎮數月卒

孫子曰因糧于敵故軍食可足也全斌服詞

軍獲糧四十餘萬斛又曰出不虞之道[illegible]所不戒也全斌命史延德分兵趨來蘇而平蜀是也

宋潘美

稱美立功乎宋者最多皆由征戰得來乘之才將也

潘美字仲詢大名人少倜儻嘗語其里人王密曰漢代將終兇臣肆虐四海有改卜之兆大丈夫不以此時立功名取富貴碌碌與萬物共實可羞也會周世宗爲開封府尹美忠盡服事世宗及卽位補供奉官高平之戰美以功遷西上閤門副使出監陝州軍世宗將用師隴蜀命護永興屯兵經度西事太祖遇美素厚及受禪命美先往見執政諭旨中外陝帥袁彥兇悍嗜殺黷貨且繕甲兵太祖慮其爲變遣美監其軍以圖之美單騎往諭以天命旣歸宜修臣職彥遂入朝上喜曰潘美不殺袁彥能令來覲成我志矣李重進叛太祖親征命石守信爲招討使美爲行營都監以副之揚州平以功授秦州團練使時湖南叛將汪端旣平人心未寧乃授美潭

初立國要得人心袁彥其不殺袁彥

州防禦使嶺南劉鋹數寇桂陽江華美擊走之溪峒蠻獠自唐以來不時侵掠頗爲民患美窮其巢穴多所殺獲餘加慰撫夷落遂定乾德二年又從兵馬都監丁德裕等率兵克郴州開寶三年征嶺南以美爲行營諸軍都部署朗州團練使尹崇珂副之進克富川鋹遣將率衆萬餘來援遇戰大破之遂克賀州十月又下昭桂連三州西江諸州以次降進次韶州韶廣之北門也賊衆十餘萬聚焉美揮兵進乘之韶州遂拔斬獲數萬計鋹窮蹙四年二月遣其左僕射蕭漼中書舍人卓惟休奉表乞降美因諭以上意以爲彼能戰則與之戰不能戰則勸之守不能守則諭之降不能降則死不能死則亡卽令殿直冉彥衮部送漼等赴闕鋹復遣其弟保興率衆拒戰美率厲士卒倍道趨柵頭距廣州百二十里鋹兵十五萬依山谷堅壁以待美因築壘休士與諸將計曰彼編竹爲柵若攻之以火彼必潰亂因以銳師夾擊之萬全策也遂分遣勇

擒劉鋹平嶺南

美知其爲詐故諭之以此以觀其意

大數千人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柵及夜萬炬俱
發會天大風火勢甚熾鋹衆驚擾來犯美揮兵
急擊之鋹衆驚敗斬獲數萬計長驅至廣州鋹
盡焚其府庫遂克之擒鋹送京師露布以聞即
日命美與尹崇珂同知廣州兼市舶使五月拜
山南東道節度五年兼嶺南道轉運使土豪周
思瓊聚衆負海爲亂美討平之嶺表遂安八年
議征江南九月遣美與劉遇等率兵先赴江陵
十月命美爲昇州道行營都監與曹彬偕往進

次秦淮時舟楫未具美下令曰美受詔提驍果
數萬人期于必勝豈限此一衣帶水而不徑渡
乎遂麾以涉大軍隨之吳師大敗及采石磯浮
梁成吳人以戰艦二十餘鳴鼓泝流來趨利美
麾兵奮擊奪其戰艦擒其將鄭兵等七人又破
其城南水砦分州師守之奏至太祖遣使令亟
徙置戰艦以防他變美聞詔即徙軍是夜吳人
果來攻砦不能克進薄金陵江南水陸十萬陳
于城下美率兵襲擊大敗之李煜夜遣兵數千

持炬鼓譟來犯我師美率精銳以短兵接戰因
與大將曹彬率士晨夜攻城百道俱進金陵平
以功拜宣徽北院使秋命副党進攻太原戰于
汾上破之且多擒獲四年命將征太原美爲北
路都招討判太原行府事部分諸將進討幷州
遂平繼征范陽以美知幽州行府事及班師命
兼三交都部署留屯以捍北邊三交西北三百
里地名固軍其地險阻爲北邊咽喉美潛師襲
之遂據有其地因積粟屯兵以守之自是北邊

以寧美嘗巡撫至代州旣秣馬蓐食俄而遼兵
萬騎來寇近塞美誓衆銜枚奮擊大破之雍熙
三年詔美及曹彬崔彥進等北伐美獨拔寰朔
雲應等州詔內徙其民會遼兵奄至戰于陳家
谷口不利驍將楊業死之美坐削秩三等責授
檢校太保明年復檢校太師知眞定府數月卒
謚武惠配饗太宗廟庭

孫子曰發火有時起火有日美因風縱火而
揮兵急擊又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爲爭

地矣潛師襲城留軍而北遁以寧是也

宋曹瑋

曹瑋字寶臣父彬歷武寧太平軍節度使貴以瑋爲牙內都虞候補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沉勇有謀喜讀書通春秋三傳于左氏尤深繼遷叛諸將數出無功太宗問彬誰可將者彬曰臣少子瑋可任即召見以本官同知渭州時年十九眞宗即位改內殿崇班知渭州馭軍嚴明賞罰立決犯令者無所貸善用間周知虜動靜舉措如老將遷西上閤門副使徙知鎮戎軍李繼遷虐用其國人瑋知其下多怨即移書諸部諭以朝廷恩信以動諸羌由是康奴等族請內附繼遷略西蕃還瑋邀擊于石門川俘獲甚衆以鎮戎軍據平地便于騎戰非中國之利請自隴山以東循古長城塹以爲限又以弓箭手皆土人習障塞蹊隧曉羌語耐寒苦官未嘗與兵械資糧而每戰輒使先拒賊恐無以責死力遂給以境內閒田春秋耕種州爲出兵護作而蠲其租繼遷死其子德明請命于朝瑋言繼遷擅河南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國危子弱不即捕滅後更强盛不可制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闕下復河西爲郡縣此其時也帝方以恩致德明不報既而西延家俄熟魏數大族請拔帳自歸諸將猶豫不敢應瑋曰德明野心不急折其翮後必颺去即日將其士薄天都山受降者內徙德明不敢拒遷西上閤門使爲環慶路兵馬都鈐轄兼知汾州帝以瑋習知河北事還以爲眞定路都鈐轄領高州刺史瑋嘗上涇原環慶兩道圖至是帝以示左右曰華戎山川城郭險固出入戰守之要舉在是矣因敕別繪二圖以一留樞密院一付本道俾諸將得按圖計事復爲涇原路都鈐轄兼知渭州于是隴山諸族皆來獻地瑋築堡山外爲籠竿城募土兵守之曰異時秦渭有警此必爭之地也踰年復知秦州兼涇原儀渭鎮戎緣邊安撫使西羌將舉事必先定約束號爲立文

（眉批）曹瑋能法嚴明紀律固然衛半斂擾父子孫西鬼諸虜皆使之畏感不敢動是父彬以仁厚勝而瑋以威明勝者也

（眉批）此記其防禦李繼遷父子之事

（眉批）築城隴東以爲屬衛給田獲作以安土人此二事深得安內攘外之道

（眉批）言誘大族之降所以奪德明之氣

（眉批）上兩道圖所以明要害也

（眉批）[illegible]爲之事

法唃廝羅使其舅賞樣丹與廝敦立文法于
土族謀內寇瑋陰結廝敦解寶帶予之廝敦感
激求自效間謂瑋曰吾父何所使欲吾首猶可
斷以獻瑋曰我知賞樣丹時至汝帳下汝能爲
我取賞樣丹首乎廝敦愕然應之後十餘日果
斷其首來初張信知秦州置四門砦侵奪羌地
羌人多叛去畏得罪不敢出瑋招出之令入馬
贖罪還故地至者數千人毎歲馬六十匹給綵

此其以夷攻夷

一端築弓門冶坊床穰靜戎三陽定西伏羌永
寧小洛門威遠十砦浚壕三百八十里皆役屬
羌廂兵工費不煩民其年唃廝羅率衆數萬大
入寇瑋迎戰三多谷追奔三十里斬首千餘級
獲馬牛雜畜器仗三萬餘遣客省使皎而河州
洮蘭安江妙敦邈川黨逋諸城皆納質爲熟戶
時瑋作塹抵掇囉龍西蕃要害地也先是瑋遣
小吏楊知進護賜物通甘州可汗王還過宗哥
界李立遵邀知進語曰秦州大人直以兵入掇
囉龍來幸爲我言願罷兵歲入貢約蕃漢爲一

此亦以夷爲役

此其深則制之

作塹于西蕃要害地而使人入貢見得其機會而制之也

家因使種人黨失畢陵從知進來獻馬自是唃
廝囉勢蹙退保磧中不出秦人請刻石紀功有
詔褒之天禧三年德明寇柔遠砦都巡檢楊承
吉與戰不利以瑋爲華州觀察使鄜延路副都
總管環慶秦等州緣邊巡檢安撫乞骨峰大門
等族聞瑋至歸附者甚衆拜宣徽北院使鎮國
軍節度觀察留後簽書樞密院事宰相丁謂逐
寇準惡瑋不附己指爲準黨謫容州觀察使知
萊州瑋以宿將爲謂所忌即下道從弱卒十餘

人不以弓韔矢箙自隨謂歎復華州觀察使知
青州拜昭武軍節度使知天雄軍以疾守河陽
改彰武軍節度使卒贈侍中謚武穆瑋用士得
其死力平居甚閒暇及師出多奇計出入神速
不可測一日張樂飲從吏中坐失瑋所在明日
徐出視事而賊首已擲庭下矣嘗稱疾加砭艾
臥閤內不出會賊至瑋奮起裹瘡披甲跨馬賊
望見皆遁去將兵幾四十年未嘗少失利唃廝
囉聞瑋名即望瑋所在東嚮合手加額契丹使

此下皆雜記其治兵御夷之事

此正其神速不可測處

此皆是使羌蠻各得其所

足天雄郭勸莫下且曾公在此毋縱騎馳驟也
渭州有告戍卒叛入西夏國者瑋方對客奕棋遽
曰吾使之行也夏人聞知即斬叛者投其首境
上羌殺邊民入羊馬贖罪瑋下令曰羌自相犯
從其俗犯邊民者論如律自是無敢犯環慶屬
羌田多為邊人所市致單弱不能自存因沒彼
中瑋盡令還其故田後有犯者遷其家內地所
募弓箭手使馳射較強弱勝者與田二頃再更
獲課市一馬馬必勝甲然從官籍之則加五十
畝至三百人以上團為一指揮要害處為築堡
使自塹其地為方田環之立馬社一馬死眾出
錢市馬降者既多因制屬羌百帳以上其首領
為本族軍正次為指揮使又其次為副指揮使
不及百帳為本族指揮使其蕃落將校止于本
軍敘進以其習知羌情與地利不可徙他軍也
開邊濠率令深廣丈五尺山險不可塹者因其
峭絕治之使足以限敵皆以為法天雄卒有犯
盜者眾謂獄具必殺之瑋乃處以常法人或以

此正其將用番人處
順人情
因地利

不以[illegible]治民以知輕重
此見其治軍之嚴

為疑瑋笑曰臨邊對敵斬不用命者所以令眾
吾非好殺也治內郡安事此手初守邊時山東
知名士賈同造瑋客外舍瑋欲按邊即詣舍邀
與俱同問從兵安在曰已具既出就騎見甲士
三千環列初不聞人馬聲同歸語人曰瑋殆名
將也嘉祐八年詔配饗仁宗廟庭
孫子曰敵人開闔必亟入之番族禰拔族自
歸而瑋即日受其降又曰不知山林險阻沮
澤之形者不能行軍瑋上涇原環慶兩道圖
而諸將得按圖計事又曰善出奇者無窮如
天地瑋奇計出入神速不可測又曰生間可
使如期瑋陰結厮敦而取賞樣丹是也

宋李繼隆

按繼隆有勇敢之氣而專多算制有謀略之才而事多應變

李繼隆字霸圖潞州上黨人都監處耘之子也
以父蔭補供奉官乾德中選為果閣監軍年方
弱冠毋憂其未更事將輔以處耘左右繼隆曰
是行見自有立豈須此輩願不以為慮毋慰而
遣之代還夜涉棧道用滑與馬皆墜絕澗深十

餘丈維于大樹騎卒馳數十里外取火引烟發鼓
出之會征江南衡雄武卒三百戍郢州止給刃
楯蠻賊數千陣長沙南截其道繼隆率衆力戰
通去手足俱中毒矢得良藥而愈部卒死傷者
三之一太祖聞其勇敢而器重之又與石曦率
兵襲袁州破桃田砦追賊二十里入潭富砦焚

王師攜不便水戰而繼隆[illegible]何所[illegible]

其栫衝舫積復從李符督荊湖漕運給征南諸
軍吳人以王師不便水戰多出舟師斷餉道繼
隆屢與鬬糧悉着達嘗獲吳將部送赴闕至項

縣而病斬其首以獻太祖益嘉之與吳人戰流
矢中額以所冠胄堅厚得不傷太祖察其才且
追念其父欲援用之謂曰昇州平可持捷書來
當厚賞汝將內侍使軍中者十數輩皆伺城陷
獻捷會有機事當入奏皆不願行而繼隆獨請
赴闕太祖見其來將城尚未下甚訝之繼隆度

因大風晦暝而預知金陵[illegible]

金陵破在旦夕因言在途遇大風晦暝城破之
兆也翌日捷奏至太祖召謂曰如汝所料矣吳
將盧絳聚衆萬餘攻掠州縣命繼隆招來之江

南平錄功遷莊宅副使太平興國二年改六宅
使從征太原爲西面提舉都監與李漢瓊領攻
衝地道攻城西面機石過其旁從卒仆死繼隆
督戰無怠討幽州與郭守文領先鋒破契丹數
千衆及圍范陽又與守文爲先鋒大敗其衆契
丹犯邊與諸將禦之初太宗授以陣圖及臨陣

不依陣圖而從便宜以敗契丹于徐河又不依詔旨而從便宜以敗契丹于[illegible]遂亦以便宜

有不便衆以上命不可違繼隆曰事有應變安
可預定設獲違詔之罪請獨當也即從宜行敗
之于徐河四年遷宮苑使領嬀州刺史護三交

繼隆雖而不[illegible]皆所[illegible]命有所不受

屯兵與潘美出征北邊破靈丘縣盡略其人以
歸改定難駐泊都監嘗領兵出王鐵砦與賊戰
獲牛羊車帳甚衆詔書褒美李繼遷叛命繼隆
田仁朗王侁率兵擊之四月出銀州北破悉利
諸族追奔數十里斬三千餘級俘蕃漢老幼千
餘梟代州刺史折羅遇及其弟埋乞首牛羊鎧

北伐西戎[illegible]被戎降服虜人自此[illegible]矣

仗所獲尤多又出開光谷西杏子坪破保寺保
香族斬其副首領埋乜巳五十七人降銀三族
首領折八軍等三千餘衆復破沿邵浪悉訛諸

旅。及濁淪川東兔頭川西。生擒七十八人。斬首五十九級。俘獲數千計。引師至鹽城。吳移越移四族來降。惟岌伽羅膩十四族怙其衆不下。迺與尹憲襲擊之。夷其帳千餘。俘斬七十餘級。俄改領環州團練使。又護高陽關屯兵。從曹彬征幽州。率兵助先鋒薛繼昭。破其衆數千于固安。南下固安新城。進克涿州。矢中左股。血流至踵。獲契丹貴臣一人。彬欲上其功。繼隆止之。俄而傳潛米信軍敗。衆潰。獨繼隆所部振旅而還。即

不欲彬上其功者。以其功小也。

命繼隆知定州。尋詔分屯諸軍。繼隆令書吏盡錄其詔。旬餘有敗卒集城下。不知所向。繼隆按詔給券。俾各持詣所部。太宗益嘉其有謀。三年。遷侍衛馬軍都虞候。領武州防禦使。契丹大入邊。出為滄州都部署。劉廷讓與敵戰君子館。先約繼隆以精卒後殿。緩急為援。既而敵圍廷讓數重。繼隆引麾下兵退保樂壽。廷讓力不敵。全軍陷沒。隆以單騎遁免。上怒。追繼隆赴闕。令中書問狀。既而得釋。逾年加領本州觀察使。端拱

約援而不援。此必有故。

初。制授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保順節度。九月出為定州都部署。初朝議有寇至令堅壁清野勿與出戰。一日契丹驟至攻蒲城。至唐河。護軍袁繼忠慷慨請出師。中黃門林延壽等五人以詔書止之。繼隆曰。閫外之事。將帥得專。乃與繼忠出兵。戰數合。擊走之。嘗有詔廢威虜軍。繼隆言梁門為北面保障。不可廢。遂城守如故。訖為要地。淳化四年夏。召還。太祖而獎之。改領靜難軍節度。復遣還屯所。時夏州趙保忠與繼遷連

與[illegible]出兵甚有力也

此不欲廢威虜軍以為非[illegible]

謀。朝廷患之。又綏州牙校高文岯舉城效順。河外。番漢大擾。以繼隆為河西行營都部署。尚食使尹繼倫為都監以討之。既而繼遷遁去。擒保忠以獻。初俾將侯延廣監軍秦翰議請誅保忠及出兵追之。繼隆曰。保忠几上肉爾。當請于天子。今繼遷遁去千里。窮磧艱千轉餉。宜養威持重。未易輕舉。延廣等服其言。會密詔廢夏州。隳其城。繼隆命秦翰與弟繼和及動同入奏。以為朔方古鎮。賊所覬覦之地。存之可依以破賊。并

欲存夏州城[illegible]

[illegible]守[illegible]等[illegible]故言[illegible]而帝不報

不出赤檉路而請由橐駝路以擣賊巢[illegible]

[illegible]

請于銀夏兩州南界山中增置堡戍以[illegible]
且爲内屬番部之障蔽而斷賊糧運皆不報至
道二年白守宗守榮馬紹忠等送糧靈州爲繼
遷所邀敗于洛浦河上聞之怒亟命繼隆爲靈
環十州都部署是秋五路討繼遷以繼隆出環
州取東關鎮由赤檉苦井路赴之繼隆以所出
道回遠乏水請由橐駝路徑趨賊之巢穴且遣
繼和入奏太宗召詰之知其必敗因遣周瑩齎
手詔切責督其進軍赤檉瑩至繼隆以便宜發

兵不俟報與丁罕行十餘日果不見賊而還諸
將失期士卒困乏三年春繼遷以番部從順者
衆遣其軍主史乩遇率兵屯橐駝口西北雙堆
以遏絕之執倉族番官乩邏來告繼隆遣劉承
蘊田敏會乩遇討之斬首數千級獲牛馬橐駝
萬計先是受詔送軍糧赴靈州必出旱海路自
冬至春而芻粟始集繼隆請由古原州蔚如河
路便衆議不一繼隆固執論其事太宗許焉遂
率師以進壁古原州令如京使胡守澄城之是

爲鎮戎軍眞宗卽位召還加同中書門下[illegible]
事解兵柄歸本鎮咸平四年王師失利于望都
繼隆累表求詣闕面陳邊事因乞自效俄召還
延見詢訪因言醜類侵擾蓋亦常事願委將帥
討伐不煩親征眞宗慰諭之景德元年冬契丹
大入踰魏郡至河上眞宗幸澶淵繼隆表求扈
從命爲駕前東西排陣使先赴澶州陳師于北
城外毀車爲營敵數萬騎急攻繼隆與石保吉
率衆禦之追奔數里及上至幸北門觀兵召問

慰勞見其所部整肅歎賞久之二年春還京加
開府儀同三司會疾作上親臨問卒贈中書令
謚忠武

孫子曰君命有所不受繼隆違詔而敗契丹
于徐河又曰主曰無戰必戰可也繼隆不從
詔書出兵合戰而走契丹又曰我得亦利彼
得亦利者爲爭地繼隆謂朔方古鎮不可廢
又曰途有所不由繼隆由橐駝不見賊而還
是也

宋尹繼倫

尹繼倫開封浚儀人父勳鄂州防禦使嘗內舉繼倫以爲可用太祖以補殿直權領虎捷指揮預平嶺表下金陵太宗即位改供奉官從征太原還遷洛苑使充北面緣邊都巡檢使端拱中威虜軍糧餽不繼契丹潛議入寇上遣李繼隆發鎮定兵萬餘護送輜重數千乘契丹將于越諜知之率精銳數萬騎將邀于路繼倫適領兵巡徼路遇寇直于越徑趨大軍過繼倫軍不顧而去繼倫謂其麾下曰寇蔑視我爾彼南出而捷還則乘勝驅我而北不捷亦且洩怒于我將無遺類矣爲今日計但當卷甲銜枚以躡之彼銳氣前趨不虞我之至力而戰勝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爲忠義豈可泯然而死爲胡地鬼乎衆皆憤激從命繼倫令軍中秣馬俟夜人持短兵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唐州徐河天未明于越去大軍四五里會食訖將戰繼隆方陣于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殺其將皮室一人皮室者契丹相也皮室既擒衆遂驚潰于越方食失箸爲短兵中其臂創甚乘善馬先遁寇兵隨之大潰相蹂踐死者無數餘黨悉引去契丹自是不敢窺邊其平居相戒則曰當避黑面大王以繼倫黑面故也以功領長州刺史仍兼巡檢淳化初著作佐郎孫從諫自契丹逃歸太宗詢以邊事極言徐河之戰契丹爲之奪氣故每聞繼倫名則倉皇不知所措于是遷繼倫尚食使領長州團練使以厲邊將淳化五年李繼隆奉詔討夏州以繼倫爲河西兵馬都監未幾以深州團練使領本州駐泊兵馬部署至道二年分遣將帥爲五道以討李繼遷時大將李繼隆由靈環路往逗撓不進上怒急召繼倫至京師授靈慶兵馬副都部署欲以夾輔繼隆也時繼倫已被病强起受詔上素聞其嗜酒以上尊酒賜而遣之即日乘驛赴行營至慶州卒

孫子曰殺敵者怒也繼倫激怒其下而衆皆從命又曰趨其所不意繼倫潛後兵躡其後

援倫徐河之勝察契丹之氣意有謀有勇而能然也

此料深淬切精

此象由激而起

此是出其不意又夾而擊之安得不勝

吾愛倫不死夾輔繼隆則何至纍遷

而破于越是也

註釋評點古今名將傳卷之十一

註釋評點古今名將傳卷之十二

長洲陳元素孝平父評點

宋狄青

狄青字漢臣汾州西河人善騎射初隸騎御馬直寶元初趙元昊反詔擇衛士從邊以青為三班差使殿侍延州指使時偏將屢為賊敗士卒多畏怯青行常為先鋒凡四年前後大小二十五戰中流矢者八破金湯城略宥州屠㦊咩歳香毛奴尚羅慶七家戶等族燔積聚數萬收其帳二千三百生口五千七百又城喬子谷築招安豐林新砦大郎等堡皆扼賊要害嘗戰安遠被創甚聞寇至即挺起馳赴衆爭前為用臨敵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尹洙為經略判官青以指使見洙與談兵善之薦於經略使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一見奇之待遇甚厚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由是益知名（古之良將從此中來）以功累遷西上閤門副使擢泰州刺史涇原路副都總管經略招討副使又加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惠州團練使仁宗以青數有戰功欲召見問以方略會賊寇渭州命圖形以進元昊稱臣徙真定路副都總管歷侍衛步軍前殿都虞候又遷馬軍副都指揮使青奮行伍十餘年而貴是時面涅猶存帝嘗敕青傅藥除字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第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爾臣願留以勸軍中不敢奉詔（不除面涅以勸衆）以彰化軍節度使知延州擢樞密副使皇祐中廣源州蠻儂智高反陷邕州（此段記其討儂智高之事）又破沿江九州圍廣州嶺外騷動師久無功命孫沔余靖為安撫使討賊仁宗猶以為憂青上表請行翌日入對自言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

報國、願得蕃落騎數百、益以禁兵、羈賊首致闕下、帝壯其言、遂除宣徽南院使、宣撫荊湖南北路、經制廣南盜賊事、置酒垂拱殿以遣之、時智高還據邕州、青合孫沔余靖兵次賓州、先是蔣偕張忠皆輕敵敗死、軍聲大沮、青戒諸將毋妄與賊鬭、聽吾所爲、廣西鈐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卒八千犯賊、潰於崑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遁、

> 此是法令之行

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沔靖相顧愕胎、諸將股栗、

> 此與楊素斬隋兵者相似

已而頓甲、令軍中休十日、覘者還、以爲軍未即進、青明日乃整軍騎、一晝夜絕崑崙關、出歸仁鋪爲陣、

> 出崑崙關、險以奪其所愛

賊既失險、悉出逆戰、前鋒孫節搏賊死山下、賊氣銳甚、沔等懼失色、青執白旗麾騎兵縱左右翼出賊不意、大敗之、追奔五十里、斬首數千級、其黨黃師宓儂建中智中反僞官屬死者五十七人、生禽賊五百餘人、智高夜縱火燒城遁去、遲明、青按兵入城、獲金帛鉅萬、雜畜數千、招復老壯七

千二百、嘗爲賊所俘脅者、慰遣之、梟黃師宓等邕州城下、斂屍築京觀于城北隅、時賊屍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非詐邪、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

> 不受智高之詐

初青之至邕也、會瘴霧昏塞、或謂賊毒水上流、士飲者多死、青殊憂之、一夕有泉湧砦下、汲之甘、衆遂以濟、

> 此是天幸

復爲樞密副使、遷護國軍節度使、河中尹、還至京師、帝嘉其功、拜樞密使、賜第敦教坊、優進諸子官秩、初青既行、帝每憂之、曰、青有威名、賊當畏其來、左右使令、非青親信者不可、雖飲食臥起、皆宜防竊發、乃馳使戒之、及聞青已破賊、顧宰相曰、追議賞緩、則不足以勸矣、始交阯願出兵助討智高、余靖言其可信、具萬人糧于邕欽待之、詔以緡錢三萬賜交阯、爲兵費、許賊平厚賞之、青既至、檄余靖無通使假兵。即上

> 青此奏實有遠筭

奏曰、李德政聲言將步兵五萬、騎一千赴援、非其情實、且假兵于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而横蹂二廣、力不能討、乃假兵蠻夷、貪得

繇國而起亂何以禦之請罷交阯助兵從之賊平人服其有遠略青在樞密四年每出卒輒指目以相矜誇又言者以青家狗生角且數有光怪請出青于外以保全之不報嘉祐中京師大水青避水徙家相國寺行止殿上人情頗疑乃罷青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判陳州明年二月卒贈中書令謚武襄青爲人愼密寡言其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行師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同饑寒勞苦雖敵猝犯之無一士敢後

先者故其出常有功尤喜推功與將佐始與孫沔破賊謀一出青賊既平經制餘事悉以諉沔退若不用意者沔始歎其勇既而服其爲人自以爲不如也

孫子曰法令孰行青以陳曙等敗亡驅出斬之又曰先奪其所愛青整軍一晝夜絕崑崙關出歸仁鋪爲陣又曰令素行者與衆相得青正部伍明賞罰雖敵猝犯無一士敢後先是也

宋种世衡

种世衡字仲平放之兄子也少尚氣節昆弟有欲析其貲者悉推與之惟取圖書而已以放蔭補將作監主簿累遷太子中舍知涇陽縣通判鳳州坐事流竇州徙汝州龍圖閣直學士李紘爲辨其誣除衛尉寺丞歷監隨州酒僉書同州鄜州判官事西邊用兵守備不足世衡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其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

北可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命董其役夏人屢出爭世衡且戰且城之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始至于石石工辭不可穿世衡卽命屑石一畚酬百錢卒得泉城成賜名青澗城遷內殿崇班知城事開營田二千頃募商賈貸以水錢使通貨贏其利城遂富實間出行部族慰勞酋長或解與所服帶嘗會客飲有得敵情來告者卽以飲器予之繇是屬羌皆樂爲用再遷洛苑副使知環州番部有牛家族奴訛者

以恩信服羌亂

此與李愬厚待降將者同

以恩信結慕恩

此記其教民以射之事

倔强未嘗出謁郡守聞世衡至遽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往勞部落是夕大雪深三尺左右曰地險不可往世衡曰吾方結諸羌以信不可失期遂緣險而進奴訛方臥帳中謂世衡必不能至世衡蹵而起奴訛大驚曰前此未嘗有官至吾部者公乃不疑我耶率其族羅拜聽命羌酋慕恩部落最强世衡嘗夜與飲出侍姬以覘之既而世衡起入内潛於壁隙中窺之慕恩竊與侍姬戲語世衡出掩之慕恩慚懼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邪即以遺之由是得其死力諸部有貳者使討之無不克有兀二族世衡招之不至即命慕恩出兵誅之其後百餘帳皆自歸莫敢貳因令諸族置烽火有急則舉燧介馬以待葛懷敏敗率羌兵數千人以援涇原無敢後者嘗課吏民射有過失射中則釋其罪有辭某事請某事輒因中否而與奪之人人自厲皆精於射繇是數年敵不敢近環境還環慶路兵馬鈐轄范仲淹檄令與蔣偕築細腰城世衡

此記其用間破元昊臣服之事

以一蠟書使剛浪唆恐懼又使元昊疑剛浪唆貳由不殺三人而以之間其兄弟世衡之用間乎

時臥病即起率所部甲士晝夜興築城成而卒初世衡在青澗城元昊未臣其貴人野利剛浪唆遇乞兄弟有材謀皆號大王親信用事邊臣欲以謀間之慶曆二年鄜延經畧使龐籍兩爲保安軍守劉拯書賂蕃部破尹以達野利兄弟而涇原路王沿葛懷敏亦遣人持書及金寶以遺遇乞會剛浪唆令浪埋賞乞媚娘等三人詣世衡請降世衡知其詐曰與其殺之不若因以爲間留使監商稅出入騎從甚寵有僧王光信者趫勇善騎射習知番部山川道路世衡出兵常使爲鄉導數盪族帳奏以爲三班借職改名嵩世衡爲蠟書遣嵩遺剛浪唆言浪埋等已至朝廷知王有向漢心命爲夏州節度使奉錢月萬緡旌節已至趣其歸附以棗緘書畫龜喻其早歸之意剛浪唆得書大懼自所治執嵩歸元昊元昊疑剛浪唆貳已不得還所治且錮嵩穽中使其臣李文貴以剛浪唆旨報世衡且言不達所遺言意或許通和願賜一言世衡以白籍特

三使衍來定皆來降服也

例处也一欲招附籍召文貴至諭以國家寛大開納意縱使還報元昊得報出嵩禮之甚厚使與文貴偕來自是繼遣使者請降遂稱臣如舊世衡嘗野利兄弟已誅為文越境祭之籍疏嵩勞且言元昊未通時世衡盡策遣嵩冒艱險間其君臣遂成猜貳因此與中國通請優進嵩官遷三班奉職後嵩因對自陳又進侍禁閤門祗候世衡死籍為樞密使世衡子古上書訟父功遂贈世衡成州團練使世衡在邊數年積穀一貲

世衡之祭野利與離籍之疏嵩所以效降也而死籍之疏論功在嵩故嵩進爵而世衡未得封賞及其子訟父功而始得其贈亦航離之久也

所至不煩縣官益兵增饋善撫養士卒病者遣一子專視其食飲湯劑以故得人死力及卒羌酋朝夕臨者數日青澗及環人皆畫像祠之

孫子曰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浪埋等來降而世衡留以為間又曰親而離之世衡離間野利兄弟而元昊請降又曰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溪兵世衡撫養士卒以故得人死力是也

隊淺用兵先以恩招撫

宋郭逵

而後敵闘故有功而無敗

郭逵字仲通其先自邢徙洛康定中兄遵死王敵錄逵為三班奉職隸陝西范仲淹麾下仲淹勉以問學方議取靈武逵曰地遠而食不繼城大而兵不多未見其利未幾涇原任福以全軍沒人服其先見陳執中安撫京東奏為駐泊將執中與賓佐論當今名將共推葛懷敏逵曰懷敏易與爾他日必敗朝廷事執中始怒居數日問曰君何以知葛懷敏非名將而敗事邪曰喜功徼幸徒勇無謀可擒也執中嘆曰若直知兵

論懷敏可擒而果敗

懷敏即覆師矣為眞定兵馬監押保州卒叛田况遣逵往招之逵與亂者待其臻嘗同事范仲淹驟至城下示以舊所佩紫囊臻識之即與其黨韋貴史克順皆再拜邀逵登城既見申諭禍福衆或疑不即下曰若降恐不免逵請以身為質於是開城降論功加閤門祗候環慶兵馬都監麟籍鎮河東俾權忻州契丹來求天池廟地籍不能決以諉逵逵訪得太平興國中故牒證為王土檄報之契丹愧伏湖北溪蠻彭仕義叛

以誠信勸降孔孝

以威脅屈服契丹

論綏州不可棄

夏人請以塞門安遠二砦易綏州而逵不許

加帶御器械、爲北路鈐轄、兼知澧州、得蠻親信爲鄉導、盡平諸臨、遂破其所居桃花州、仕義棄城走、衆悉降、遷禮賓使、徙南路鈐轄、知邵州、武岡蠻反、逵討平之、累遷容州觀察使、治平二年、以檢校太保同僉書樞密院事、出領陝西宣撫使、判渭州、逵雖立軍功、而蹊蹺殺地、議者不伏、諫官御史交論之、不聽、神宗即位、改宣徽南院使、判鄆州、徙鎮鄜延、种諤受嵬名山降、取綏州、夏人遂殺楊定、朝論以邊釁方起、欲棄綏、逵曰、虜既殺王官、而又棄綏不守、見弱已甚、且名山舉族來歸、當何以處、既而夏人欲以塞門、安遠二砦來易、朝廷許之、逵曰、此正商於六百里之策也、非先交二砦、不可與、遣其屬趙卨、薛昌朝與夏使議、唯言砦塞、卨曰、二砦之北、舊有三十六堡、且以長城嶺爲界、西平王祥符所移書固在也、虜使辭不能對、乃寢其請、初詔焚綏州、逵匿而不下、至是帝問大臣、皆莫知、逵始自劾向者違詔旨之罪、帝平詔衆荅、夏人又求以亡命

易名山、逵曰、詢庸人也、於事何所輕重、受之則不得不還名山、恐自是酋無復敢向化矣、逵詗得殺楊定首領姓名、諜告將斬之於境以謝罪、逵曰、是且梟死、因以紿我報、曰必執李崇貴、韓道喜來、夏人言殺之矣、逵命以二人狀貌物色詰問、虜情得、乃執獻之、加檢校太尉、雄武軍留後、韓絳主种諤討圖横山、與逵議出兵、逵曰、諤狂生爾、朝廷徒以家世用之、必誤大事、絳怒、以爲沮撓、奏召逵還、明年慶州亂、出判永興、徙秦州、王韶開熙河、逵案其不法、朝廷遣蔡確鞫之、謂逵誣罔、落宣徽使、知潞州、徙太原、復宣徽使、交阯李乾德陷邕管、召爲安國行營經略招討使、兼荆湖廣南宣撫使、請鄜延、河東舊吏士自隨、將行、宴於便殿、賜中軍旗章劍甲以示寵、次長沙、先遣將復邕廉、至廣西、討拔廣源州、降守將劉應紀、又拔決里隘、棄勝取桄榔門州、大戰富良江、斬僞王子洪真、乾德窮蹙、奉表歸命、時兵卒三十萬人、冒暑涉瘴地、死者過半、

此言其征服交阯李乾德之事

若知八陣之要

此又見其得嚴兵之法

救拿白玉而服將之力

至是與賊隔一水不得進乃班師坐貶左衛將軍西京安置屏處十年哲宗立起知潞州辭歸洛改左武衛上將軍提舉崇福宮卒遠忼慨喜兵書神宗嘗訪八陣遺法對曰兵無常形特奇正相生之二法爾因爲帝論其詳在延安使以教兵久不就遠擇諸校習金鼓屯營者六十四人使人教一隊頃刻而成尤善用偏裨每至所部令人自言所能暇日閱按之故臨陣皆盡其技李復圭治慶州之敗既斬李信劉甫又欲罪鄜延都巡檢使白玉玉見遠託以後事且泣言不得終養母遠哀之不遣申救甚力得免已而玉大捷于新砦神宗謂遠曰白玉能以功補過卿之力也每戰先招懷後戰鬭愛惜士卒不妄加誅戮其殺賊婦女老弱者皆不賞雖坐征南無功久廢猶隱然爲一時宿將云

孫子曰拔人之城而非攻也遠示以舊佩紫囊而保州降又曰不用鄉導不能得地利遠得蠻親信爲鄉導而平諸蠻又曰退不避罪遠違詔旨不棄綏州是也

韶用兵有機略故每立功于番羌西夏然啓邊釁者亦韶也且心術行誼有不足取

宋王韶

王韶字子純江州德安人第進士調新安主簿建昌軍司理參軍試制科不中客遊陝西訪采邊事熙寧元年詣闕上平戎策三篇其畧以爲西夏可取欲取西夏當先復河湟則夏人有腹背受敵之憂夏人比年攻青唐不能克萬一克之必併兵南向大掠秦渭之間牧馬于蘭會斷古渭境盡服南山生羌西築武勝遣兵時掠洮河則隴蜀諸郡當盡驚擾瞎征兄弟其能自保邪今唃氏子孫唯董氊粗能自立瞎征欺巴溫之徒文法所及各不過一二百里其勢豈能與西人抗哉武威之南至于洮河蘭鄯皆故漢郡縣所謂湟中浩亹大小榆枹罕土地肥美宜五種者在焉幸今諸羌瓜分莫相統一此正可并合而兼撫之時也諸種既服唃氏敢不歸唃氏歸則河西李氏在吾股掌中矣且唃氏子孫瞎征差盛爲諸羌所畏若招諭之使居武勝或渭

源城使糾合宗黨，制其部族，習用漢法。異時族類雖盛，不過一延州李士彬、環州慕恩耳，爲漢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無所連結，策之上也。神宗異其言，召問方略，以韶管幹秦鳳經略司機宜文字。番部俞龍珂在青唐最大，渭源羌與夏人皆欲羈屬之，諸將議先致討，韶因按邊，引數騎直抵其帳，諭以成敗，遂留宿。明旦，兩種皆遣其豪隨以東，久之，龍珂率屬十二萬口内附，所謂包順者也。帝志復河隴，築古渭爲通遠軍，以

韶知軍事。五年七月，引兵城渭源堡及乞神平，破蒙羅角、抹耳、水巴等族。初羌保險，諸將謀置陣平地，韶曰：賊不舍險來鬬，則我師必徒歸，今已入險地，當使險爲吾有，乃徑趨抹邦山，壓敵軍而陣，令曰：敢言退者斬。賊乘高下鬬，師小却，韶躬擐甲胄，麾帳下兵逆擊之，羌大潰，焚其廬帳而還。洮西大震，會瞎征度洮爲之援，餘黨復集，韶戒別將由竹牛嶺路張軍聲，而潛師越武勝，遇瞎征首領瞎藥等與戰，破之，遂城武勝，建

爲鎮洮軍，進右正言、集賢殿修撰，復擊走瞎征，降其部落二萬，更名鎮洮爲熙州，以熙河洮岷通遠爲一路，韶以龍圖閣待制知熙州。六年三月，取河州，遷樞密直學士，降羌叛，韶回軍擊之，瞎征以其間據河州，韶進破訶諾木藏城，穿露骨山，南入洮州境，道狹隘，釋馬徒行，或日至六七。瞎征留其黨守河州，自將禦官軍，韶力戰破走之，河州復平，連拔宕岷二州，疊洮羌酋皆以城附，軍行五十有四日，涉千八百里，得州五，斬

首數千級，獲牛羊馬以萬計，進左諫議大夫、端明殿學士。七年入朝，又加資政殿學士，賜第崇仁坊。還至興平，聞景思立敗於踏白城，賊圍河州，日夜馳至熙，熙方城守，命撤之，選兵得二萬，議所向，諸將欲趨河州，韶曰：賊所以圍城者，恃有外援也，今知救至，必設伏待我，且新勝氣銳，未可與爭，當出其不意，以致其所恃，此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者也。乃直抵定羌城，破結河族，斷夏國通路，進臨寧河，分命偏將

入南山瞎征欵援絕我柵去初恐立之還師也羌勢復熾朝廷議棄熙河帝爲之旰食數下詔戒韶持重勿出及是帝大喜韶還熙以兵循西山繞出踏白後焚八千帳瞎征窮蹙丐降俾以獻拜韶觀文殿學士禮部侍郎官其兄弟及兩子前後賜絹八千匹米錢召爲樞密副使安南之役韶言決里廣源之建臣以爲貪虛名而忘實禍執政乃疑臣爲剌譏方舉事之初臣力爭極論欲寬民力而省財用但同列莫肯聽至以

熙河事折臣臣本意不費朝廷而可以至伊吾盧耳初不欲令熙河作路河岷作州也今與衆異論儻不求退必致不容韶本鑿空開邊驟躋政地乃以勤兵費財歸曲朝廷帝由是不悅以故罷職知洪州四年病疽卒韶起孤生用兵有機略臨出師召諸將授以指麾不復更問每戰必捷嘗夜臥帳中前部遇敵矢石已交呼聲震山谷侍者往往股栗而韶鼻息自如韶交親多楚人依韶求仕乃分屬諸將或殺降羌老弱予以首爲功級韶晚節言動不常頗若病狂狀既病疽洞見五藏蓋亦多徵云

孫子曰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韶趨險置陣麾兵逆擊而羌大潰又曰攻其不備韶戒別將出竹午嶺張軍聲而潛師越武勝又曰避其銳氣韶謂瞎征新勝銳氣未可與爭是也

宋种師道

种師道字彝叔少從張載學以廕補三班奉職試法易文階爲熙州推官通判原州提舉秦鳳

常平議役法忤蔡京旨換莊宅使知德順軍又謂其詆毀先烈罷入黨籍屏廢十年以武功大夫忠州刺史涇原都鈐轄知懷德軍夏國畫境其使焦彥堅必欲得故地師道曰如言故地當以漢唐爲正則君家疆土益蹙矣彥堅無以對童貫握兵柄而西翕張威福見者皆旅拜師道長揖而已召詣闕樞宗訪以邊事對曰先爲不可勝來則應之妄動生事非計也貫議徙內郡弓箭手實邊而指爲新邊所募帝復訪之對曰

惜哉

以長動生事為非計又以徙內郡弓箭手實邊為內

擬議取勝貴不殆

臣恐動遂之功未立而近擾先及矣帝善其言賜襲衣金帶以爲提舉秦鳳弓箭手時五路並置官帝指曰卿吾所親擢也貫茲不悅師道不敢拜以請得提舉崇福官久之知西安州夏人侵定邊築佛口城率師往夷之始至渴甚師道指山之西麓曰是當有水命工求之果得水滿谷累遷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洺州防禦使知渭州督諸道兵城席葦土賦工敵至堅壁葫蘆河師道陳于河滸若將決戰者陰遣偏將曲克

陰出其不意以掌之又楊可世以兵至以背左兵入馬得不敗

從上部征臧底城斯旬日克之而果以八日報捷可謂知戰之日矣

徑出橫嶺揚言援兵至敵方駭顧楊可世潛軍衝其後姚平仲以精甲襲擊之敵大潰斬首五千級獲橐駝馬牛萬計其酋僅以身免卒城而還又部師陝西河東七路兵征臧底城期以旬日必克既薄城下敵守備甚固官軍小怠列校有據胡床自休者立斬之屍于軍門令曰今日城不下視此衆股栗譟而登城城即潰時兵至纔八日帝得捷書喜進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應道軍承宣使從童貫爲都統制拜保靜

諫童貫伐燕而遂以坐職

軍節度又使貫謀伐燕使師道盡護諸將師道諫曰今日之舉譬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貫不聽既次白溝遼人譟而前士卒多傷師道先令人持一巨梃自防賴以不大敗遼使來請曰女眞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鄰基他日之禍謂爲得計可乎救災卹鄰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師道復諫宜許之又不聽密劾其助賊王黼怒責爲右衛

叢師道不屯京城下而必壯其勢

此以少擊衆之法

將軍致仕而用劉延慶代之延慶敗績于盧溝帝思其言起爲憲州刺史知環州俄遷保靜軍節度使京畿河北制置使聽便宜檄兵食師道方居南山豹林谷聞命即東過姚平仲有步騎七千與之俱北至洛陽聞斡離不屯京城下或止勿行曰賊勢方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露秪取辱焉今鼓行而前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我來士氣自振何憂賊哉揭榜沿道言种少保領西兵

百萬來。遂抵城西。趨汴水南。徑逼敵營。金人恐。徙砦稍北。斂遊騎。但守牟駝岡。增壘自衛。時師道春秋高。天下稱爲老种。欽宗聞其至。喜甚。開安上門。命尚書右丞李綱迎勞。時已議和。入見。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如何。對曰。女眞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已講好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拜檢校少傅同知樞密院。京畿兩河宣撫使。諸道兵悉隸焉。以平仲爲都統制。師道時被

病。命毋拜。許肩輿入朝。金使王汭在廷。頡頏。望見師道。拜跪稍如禮。帝顧笑曰。彼爲卿故也。京城自受圍。諸門盡閉。市無薪菜。師道請啟城南壁。聽民出入如常。金人有擅過偏將馬忠軍者。忠斬其六人。金人來訴。師道付以界旗。使自爲制。後無有敢越佚者。又請緩給金幣。使彼墮歸扼而殲諸河。執政不可。种氏姚氏皆爲山西巨室。平仲父古方以熙河兵入援。平仲慮功名獨歸种氏。乃以士不得速戰爲言。達於上。李綱主

其議。令城下兵緩急聽平仲節度。帝日遣使趣師道戰。師道欲俟其弟秦鳳經畧使師中至。奏言過春分乃可擊。時相距纔八日。帝以爲緩。竟用平仲斫營。以及于敗。李綱罷。太學諸生都人伏闕願見种李。詔趣使彈壓。師道乘車而來。衆褰簾視之曰。果我公也。相率聲喏而散。金師退。乃罷爲中太一宮使。御史中丞許翰見帝。以爲不宜解師道兵柄。上曰。師道老矣。難用。當使卿見之。令相見于殿門外。師道不語。翰曰。國家有

急。詔翰訪所疑。公勿以書生之故不肯談。師道始言我衆彼寡。但分兵結營。控守要地。使彼糧道不通。坐以持久。可破也。翰歎味其言。復上奏謂師道智慮未衰。尚可用。於是加檢校少師。進太尉。換節鎭洮軍。爲河北河東宣撫使。屯滑州。實無兵自隨。師道請合關河卒。屯滄衛孟滑。備金兵再至。朝論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以示弱。郤不用。既而師中戰死。姚古敗。朝廷震悚。召師道還。太原陷。又使巡邊。次河陽。遇王汭。揣敵必

師不能乘半渡而擊之又不聽此金也以備其至所以金人再至而不可下

大舉。臣上疏請幸長安以避其鋒。臣以爲陛
復召還。既至。病不能見。十月卒。京師失守。帝慨
膺曰。不用种師道言。以至於此。金兵之始退也。
師道申前議。勸帝乘半濟擊之。不從。曰。異日必
爲國患。故追痛其語。

孫子曰。趨其所不意。師道陣于河滸。而偏將
潛軍掩其後。又曰。兵之情主速。師道征臧底
城。八日而克。又曰。擊其惰歸。師道請俟金人
惰歸。扼而殲諸河。是也

宋宗澤

[illegible]

宗澤。字汝霖。婺州義烏人。自幼豪爽。有大志。登
元祐六年進士第。廷對極陳時弊。考官惡其直。
寘末甲。調大名館陶尉。通判登州。朝廷遣使由
登州結女眞。盟海上。謀夾攻契丹。澤語所親曰。
天下自是多事矣。退居東陽。結廬山谷間。靖康
元年。中丞陳過庭等列薦。假宗正少卿。充和議
使。澤曰。是行不生還矣。或問之。澤曰。敵能悔過
退師。固善。否則安能屈節北庭。以辱君命乎。議

此記非始知磁州而辭爲經理之事

先磁州而北金兵留康王之使金

在磁州而擊破金兵趨功此其以人援

者謂澤剛方不屈。恐害和議。上不遣。命知磁州。
時太原失守。官兩河者。率託故不行。澤曰。食祿
而避難。不可也。即日單騎就道。從羸卒十餘人。
磁經敵騎蹂躪之餘。人民逃徙。帑廩枵然。澤至。
繕城壁。浚隍池。治器械。募義勇。始爲固守不移
之計。除河北義兵都總管。金人破眞定。引兵南
取慶源。自李固渡渡河。恐澤兵躡其後。遣數千
騎直扣磁州城。澤擐甲登城。令壯士以神臂弓
射走之。開門縱擊。斬首數百級。所獲羊馬金帛。
悉以賞軍士。康王再使金。行至磁。澤迎謁曰。肅
王一去不反。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願勿行。王
遂回相州。有詔以澤爲副元帥。從王起兵入援。
澤言宜急會兵李固渡。斷敵歸路。衆不從。乃自
趨渡。道遇北兵。遣秦光弼張德夾擊。大破之。金
人既敗。乃留兵分屯。澤遣壯士夜擣其軍。破三
十餘砦。時康王開大元帥府。檄兵會大名。澤履
冰渡河見王。謂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會
僉書樞密院事曹輔齎蠟封欽宗手詔至自京

所言和議可蔽[illegible]曰金人狡譎是欲款我師爾君父之望不復何啻饑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汪伯彥等難之勸王遣澤先行自是澤不得預府中謀議矣二年正月澤至開德十三戰皆捷以書勸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遺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范訥知興仁府曾楙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為狂不荅澤以孤軍進都統陳淬言敵方熾未可輕舉澤怒欲

[illegible]

[illegible]

金兵衆澤兵少既死戰以勝之又從軍以避其衆此深得以少擊衆之法

斬之諸將乞貸淬使得效死澤命淬進兵遇金人敗之金人攻開德澤遣孔彥威與戰又敗之澤度金人必犯濮先遣三千騎往援金人果至敗之金人復向開德權邦彥孔彥威合兵夾擊又大敗之澤兵進至衛南度將孤兵寡不深入不能成功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衆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皆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級

金人大敗退卻數十餘里澤計敵衆十倍於我今一戰而郤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暮徙其軍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敗之王承制以澤為徽猷閣待制時金人逼二帝北行澤聞即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一無至者又聞張邦昌僭位欲先行誅討會得大元帥府書約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復書

觀不為金兵所襲而又能襲破金兵其用兵神矣

欲渡河邀還二帝而無助

曰人臣豈有服赭袍張紅蓋御正殿者乎自古姦臣未有竊據寶位改元肆赦惡狀昭著若邦昌者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因累表勸進王即帝位于南京澤入見涕泗交頤陳興復大計時與李綱同入對相見論國事忼慨流涕綱奇之上欲留澤潛善等沮之除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時金人有割地之議澤上疏曰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陛下當兢兢業業思傳之萬世奈何遽議割河之東西又議割陝之蒲解乎臣雖

復書張邦昌明邦昌僭叛而因以勸進

論不可割地

奮怯。嘗躬冒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上覽其言。壯之。改知青州。時年六十九矣。開封尹闕。李綱言綏復舊都。非澤不可。尋徙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橫。人情洶洶。澤威望素著。既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爲盜者。贓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民賴以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車萬乘。欲寇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

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降。時楊侵號沒角牛。兵三十萬。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各擁衆數萬。往來京西河南北。侵掠爲患。澤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上疏請上還京。除延康殿學士。京城留守兼開封尹。時遣金人以使僞楚爲名。至開封府。澤曰。此名爲使。而實覘我也。拘其人。乞斬之。有詔所拘金使。延置別館。澤曰。國家承平二百年。不識兵

革。以敵國誕謾爲可憑信。恬不置疑。今金人假使僞楚來覘虛實。臣愚乞斬之。以破其奸。而陛下惑於人言。令遷置別館。優加待遇。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上乃親札諭澤。竟縱遣之。真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方密修戰具。爲入攻之計。而將相恬不爲慮。不修武備。澤以爲憂。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爲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山

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遂陞飛爲統制。飛由是知名。澤視師河北還。抗疏言國家結好金人。欲以息民。卒之劫掠侵欺。靡所不至。是守和議果不足以息民也。當時固有阿意順旨。以叨富貴者。亦有不相詭隨。以獲罪戾者。陛下觀之。叨富貴者爲是乎。獲罪戾者爲是乎。今之

言遷去者。猶前之言和議爲可行者也。今之言不可遷者。猶前日之言和議不可行者也。惟陛下熟思而審用之。且京師二百年積累之基業。陛下奈何輕棄以遺敵國乎。詔遣官迎奉六宮往金陵。澤上疏曰。京師天下腹心也。兩河雖未安寧。特一手臂之不伸爾。今遽欲去之。非惟一臂之弗瘳。且并與腹心而棄之矣。昔景德間。契丹寇澶淵。王欽若江南人。即勸幸金陵。陳堯叟蜀人。即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請親征。卒用成功。臣何敢望寇準。然不敢不以章聖望陛下。澤前後建議。輒爲黃潛善等所抑。每見澤奏疏。皆笑以爲狂。金將兀朮渡河。謀攻汴京。諸將請先斷河梁。嚴兵自固。澤笑曰。去冬。金騎直來。正坐斷河梁耳。乃命部將劉衍趨滑。劉達趨鄭。以分敵勢。戒諸將極力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金人聞之。夜斷河梁遁去。二年。金人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澤方對客奕碁。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

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金將粘罕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部將李景良閻中立郭俊民領兵趨鄭。遇敵大戰。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得景良。謂曰。不勝罪可恕。私自逃。是無主將也。斬其首以狥。既而俊民與金將史姓者。及燕人何仲祖等。持書來招澤。數俊民曰。汝失利死。尚爲忠義鬼。今反爲金人持書相誘。何面目見我乎。斬之。謂史曰。我受此土。有死而已。汝爲人將。不能以死克敵。乃欲以兒女子語我乎。亦斬之。謂仲祖脅從。貸之。劉衍還。金人復入滑。部將張撝請往。澤選兵五千付之。戒毋輕戰以需援。撝至滑迎戰。敵騎十倍。諸將請少避其鋒。撝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戰死之。澤聞撝急。遣王宣領騎五千救之。撝死二日。宣始至。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迎撝喪歸。恤其家。以宣權知滑州。金人自是不復犯東京。山東盜起。執政謂其多以義師爲名。請下令止勤王。

此疏深言勤王之士其不可止

大臣誤勤王之士非勤王者誤國家也

澤疏曰、自敵圍京城、忠義之士憤懣爭奮、廣之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越數千里、爭先勤王。當時大臣無遠識大略、不能撫而用之、使之饑餓困窮、弱者塡溝壑、強者爲盜賊。此非勤王者之罪。乃一時措置乖謬所致耳。今河東西不從敵國而保山砦者、不知其幾。諸處節義之夫、自黥其面而爭先救駕者、復不知其幾。此詔一出、臣恐草澤之士、一旦解體。倉卒有急、誰復有願忠效義之心哉。王策者、本遼酋、爲金將、往來河

宗澤撫策以王策與之協謀伐金

此疏言金人困敝不利而去、乘此時機而圖恢復不暇于儀眞以爲

北、澤擒之、解其縛、坐堂上、爲言契丹本宋兄弟之國、今女眞辱吾主、又滅而國、義當協謀雪恥。策感泣、願效死。澤因問敵國虛實、盡得其詳、遂決爲大舉之計、乃召諸將謂曰、汝等素有忠義之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泣聽命。金人戰不利、悉引兵去。澤又遣子穎詣行闕上疏曰、天下之事、見機而爲、待時而動、則事無不成。今收復伊洛、而金酋渡河、捍蔽滑臺、而敵國屢敗、河東河北山砦義民、引

霸伯之謀

領舉踵、日望官兵之至。以幾以時而言之、中興之兆可見、而金人滅亡之期可必、在陛下見幾乘時而已。又言昔楚人城郢、史氏鄙之、今聞有旨於儀眞教習水戰、是規規爲偏霸之謀、非可鄙之甚者乎。傳聞四方、必謂中原不守、遂爲江寧控扼之計耳。先是、澤去磁、以州事付兵馬鈐轄李侃、統制趙世隆殺之。至是、世隆及弟世興以兵三萬來歸、衆恐其爲變、澤曰、世隆本吾一校耳、何能爲。世隆至、責之曰、河北陷沒、吾宋法

斷世隆以勵世興而遂以爲勸

觀宗澤之撫人心而聯絡以圖興復

令與上下之分、亦陷沒、罪命斬之。時世興佩刀侍側、衆兵露刃庭下、澤徐謂世興曰、汝兄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恥。世興感泣。金人攻滑州、澤遣世興往救、世興至、掩其不備、敗之。澤威聲日著、北方聞其名、常尊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爺爺。澤疏言、丁進數十萬衆、願守護京城、李成願扈從還闕、即渡河勦敵、楊進等兵百萬、亦願渡河、同到死力、臣聞多助之至、天下順之、陛下及此時還京、則衆心翕然、何敵國之足憂乎。上

乃[illegible]擇日還京澤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奏

復讎之志至死不變

每為潛善等所抑憂憤成疾疽發於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積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翌日風雨晝晦澤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薨都人號慟遺表猶贊上還京贈觀文殿學士謚忠簡

孫子曰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澤下令進退

皆死不可不死中求生又曰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澤暮徙其軍金人夜至得空營又曰出其不意選精銳繞出敵後是也

宋岳飛

按飛立志以忠孝事親報國治軍有法伐敵而不主和渡河殿而必先招降惜其遺榜上招撫其成功且以武道千古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少負氣節沈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于周同盡其術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設祭於其冢父義之曰汝為時用其狗國死義乎宣和四年真定宣撫劉

此寫其才智之敏

先遣人入賊以為擒賊之計

韐募敢戰士飛應募相有劇賊陶俊賈進和飛請百騎滅之遣卒偽為商人入賊境賊掠以充部伍飛遣百人伏山下自領數十騎逼賊壘賊出戰飛佯北賊來追之伏兵起先所遣卒擒俊及進和以歸康王至相飛因劉浩見命招賊吉倩倩以衆三百八十人降補承信郎以鐵騎三百往李固渡嘗敵敗之從浩解東京圍與敵相持於滑南領百騎習兵河上敵猝至飛麾其後曰

此是未定可擊

此是察敵之氣

敵雖衆未知吾虛實當及其未定擊之乃獨馳

敵有梟將舞刀而前飛斬之敵大敗遷秉義郎隸留守宗澤戰開德曹州皆有功澤大奇之曰爾勇智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康王即位飛上書數千言大畧謂黃潛善汪伯彥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書聞以越職奪官歸詣河北招討使張所所待以國士借補

劉宗澤則以妙用為貴而不拘兵法

上書請北渡以圖恢復

對張所問則以兵謀爲先而不徒以勇

修武郎充中軍統領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欒枝曳柴以敗荆莫敖采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借補武經郎命從王彥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君爭奮遂拔新鄉翌日戰侯兆川身被十餘創士皆死戰又敗之夜屯石門山下或傳金兵復至一軍皆驚飛堅臥不動金兵卒不來命盡走彥壁乞糧彥不許飛引兵益北戰於太行山擒金將拓拔耶烏居數日復遇敵飛單騎持丈八鐵鎗刺殺黑風大王敵衆敗走飛自知與彥有隙復歸宗澤爲留守司統制澤卒杜充代之飛居故職二年戰胙城又戰黑龍潭皆大捷從閭勍保護陵寢大戰汜水關射殪金將大破其衆駐軍竹蘆渡與敵相持選精鋭三百伏前山下令各以薪芻交縛兩束夜半爇兩端而舉之金人疑援兵至驚潰三年賊黃善曹成孔彥舟等合衆五十萬薄南薰門飛所部僅八百衆懼

不敵飛曰吾爲諸君破之左挾弓右運矛橫衝其陣賊亂大敗之杜充將還建康飛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充不聽遂與俱歸師次鐵路步遇賊張用至六合遇李成與戰皆敗之成奔江西時命充守建康金人與成合寇烏江充閉門不出飛泣諫請視師充竟不出金人遂由馬家渡渡江充遣飛等迎戰王瓔先遁諸將皆潰獨飛力戰會充已降金諸將多行剽掠惟飛軍秋毫無所犯兀朮趨杭州飛邀擊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俘簽軍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遣還令夜斫營縱火飛乘亂縱擊大敗之駐軍鍾林軍無見糧將士忍饑不敢擾民金所籍兵相謂曰此岳爺爺軍爭來降附四年兀朮攻常州宜興令迎飛移屯焉飛四戰皆捷尾襲於鎮江東又捷戰於清水亭又捷橫屍十五里兀朮趨建康飛設伏牛首山待之又令百人黑衣混金營中擾之金兵驚自

烈擊兀朮於蕭灣、飛以騎三百步兵二千馳至
新城、大破之、兀朮奔淮西、遂復建康、飛奏建康
為要害之地、宜選兵固守、仍益兵守淮、拱護腹
心。帝嘉納、兀朮歸、飛邀擊于靜安、敗之、詔討戚
方、飛以三千人營于苦嶺、方遁、俄益兵來、飛自
領兵千人戰數十合、皆捷、會張俊兵至、方遂降、
范宗尹言張俊自浙西來、盛稱飛可用、遷通泰
鎮撫使、兼知泰州、會金攻楚急、詔張俊援之、俊
辭、乃遣飛行、而命劉光世出兵援飛、飛屯三墩
為楚援、尋抵承州、三戰三捷、殺高太保、俘酋長
七十餘人、光世等皆不敢前、飛師孤力寡、楚遂
陷、詔飛還守通泰、有旨可守即守、如不可、但於
沙洲保護百姓、伺便掩擊、飛以泰無險可恃、退
保柴墟、戰于南霸橋、金大敗、渡百姓於沙上、飛
以精騎二百殿、金兵不敢近、紹興元年、張俊請
飛同討李成、時成將馬進犯洪州、連營西山、飛
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
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飛請自為先鋒、俊大喜、飛

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
走筠州、飛抵城東、賊出城布陣十五里、飛設伏、
以紅羅為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
易其少、薄之、伏發、賊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
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餘人、進以餘卒
奔南康、飛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斬其將趙
萬、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飛與遇於樓子
莊、大破成軍、追斬進、成走蘄州、降偽齊、張用寇
江西、用亦相人、飛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南
薰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今吾在此、欲戰則
出、不戰則降、用得書曰、果吾父也、遂降、江淮平、
俊奏飛功第一、加神武右軍副統制、建寇范汝
為陷邵武、江西安撫李回檄飛分兵保建昌軍
及撫州、飛遣人以岳字幟植城門、賊望見相戒
勿犯、賊黨姚達、饒青逼建昌、飛遣王萬、徐慶討
擒之、陞神武副軍都統制、二年、賊曹成擁衆十
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命飛權知潭
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

招成成聞飛將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即分[illegible]
飛至茶陵奉詔招之成不從飛奏比年多命招
安故盜力強則肆暴力屈則就招苟不略加剿
除蠭起之衆未可遽殄許之飛入賀州境得成
諜者縛之帳下飛出帳調兵食吏曰糧盡矣奈
何飛陽曰姑反茶陵已而顧諜若失意狀頓足
而入陰令逸之諜歸告成成大喜期翌日來追
飛命士蓐食潛趨遶嶺未明已至太平場破其
砦成據險拒飛飛麾兵掩擊賊大潰成走據北
藏嶺上梧關遣將連戰飛不陣而鼓士爭奮奪
二隘據之成又自桂嶺置砦至北藏嶺連控隘
道親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嶺飛部才八千一鼓
登城破其衆成奔連州飛謂張憲等曰成黨散
去追而殺之則脅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爲盜
今遣若等誅其酋而撫其衆愼勿妄殺累主上
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徐慶自邵道王貴自
郴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兵追成成走
宣撫司降嶺表平授武安軍承宣使屯江州三

年春召赴行在江西宣諭劉大中奏飛兵有紀
律人恃以安今赴行在恐盜復起不果行時虔
吉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
汀邵武諸郡帝乃專命飛平之飛至虔州固石
洞賊彭友悉衆至雩都迎戰躍馬馳突飛麾兵
即馬上擒之餘酋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
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皆持滿黎明遣死士疾
馳登山賊衆亂棄山而下騎兵圍之賊呼丐命
飛令勿殺受其降授徐慶等方畧捕諸郡餘賊
皆破降之初以隆祐震驚之故密旨令飛屠虔
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帝乃曲赦人感其德
繪像祠之秋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
賜之授鎮南軍承宣使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
偽齊遣李成挾金人入侵破襄陽唐鄧隨郢諸
州及信陽軍湖寇楊么亦與偽齊通欲順流而
下李成又欲自江西陸行趨兩浙與么會帝命
飛爲之備四年除兼荊南鄂岳州制置使飛奏
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

步騎各有所宜。而李成倒置。故爲飛笑。惜若飛所措則以我所長攻彼所短。如何爲不勝

襄漢平。是恢復之基本以立

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盗。帝以諭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飛渡江中流。顧募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抵郢州城下。僞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崖死。復郢州。遣張憲徐慶復隨州。飛趨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爲。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皐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

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復襄陽。劉豫益成兵。屯新野。飛與王萬夾擊之。連破其衆。進兵鄧州。與金將劉合孛堇列砦拒飛。飛遣王貴張憲掩擊。賊衆大潰。劉合孛堇僅以身免。賊黨高仲退保鄧城。飛引兵一鼓拔之。擒高仲。復鄧州。帝聞之。喜曰。朕素聞岳飛行軍有紀律。未知能破敵如此。又復唐州信陽軍。襄漢平。趙鼎奏湖北鄂岳。最爲上流要害。乞令飛屯鄂岳。不惟江西藉其聲勢。湖廣江浙亦

張一旗而金兵一戰遂潰。是大兵立威於天下

荊湖素用西北不習水戰之人。問飛用之何如。只是使之心一力齊耳

獲安妥。乃以隨郢唐鄧信陽並爲襄陽府路。隸飛。飛移屯鄂。授清遠軍節度使。河北路荊襄潭州制置使。兀朮劉豫合兵圍廬州。帝手紮命飛解圍。提兵趨廬。僞齊已驅甲騎五千逼城。飛張岳字旗與精忠旗。金兵一戰而潰。廬州平。五年。入覲。授飛鎮寧崇信軍節度使。又除荊湖南北襄陽路制置使。神武後軍都統制。命招捕楊么。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降。飛表授

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參政席益與浚語。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慚而止。黃佐襲周倫砦。殺倫。擒其統制陳貴等。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稟王𤫉令。軍以此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

撫賊黨莫若佐而用之。復至湖中。可擒則擒。可招則招。已而佐效

周倫擒陳貴。招降甚衆。正足以水寇攻水寇。妙術也

二十萬至矣賊見任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召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所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余端劉詭等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么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為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擁積舟輪礙不行飛亟遣兵擊之賊奔港中為筏所拒官軍

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投水牛皋擒斬之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降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為軍果八日而賊平浚歎曰岳侯神算也初賊恃其險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為讖獲賊舟千餘鄂渚水軍為沿江之冠加檢校少保還軍鄂州除荊湖南北襄陽路招討使六年太行山忠義社梁興等百餘人慕飛義率衆來歸張浚至江上會諸大帥獨稱飛與韓世忠可倚大事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也飛移軍京西改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除宣撫副使置司襄陽命往武昌調軍居母憂降制起復飛扶櫬還廬山連表乞終喪不許累詔趣起乃就軍又命宣撫河東節制河北路首遣王貴等攻虢州下之獲糧十五萬石降其衆數萬張浚曰飛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應者飛遣楊再興進兵至長木縣再戰皆捷中原響應九月劉豫遣子麟見分道寇

淮西劉光世張俊辰表至飛以兵東下[illegible]
當其鋒而已得退保張浚謂岳飛一動劉豫潰
何所制帝慮俊光世不足任命飛東下飛聞詔
即日啓行未至麟敗飛奏至帝召趙鼎曰劉麟
敗北不足喜諸將知尊朝廷為可喜遂賜札言
敵兵已至淮卿不須進發其成襄鄧陳蔡有機
可乘從長措置飛乃還軍七年入見拜太尉繼
徐宣撫使兼營田大使從幸建康以王德酈瓊
兵隸飛詔諭德等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數

見帝論恢復之畧帝答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
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又召至寢閤命之曰中興
之事一以委卿命節制光州飛方圖大舉會秦
檜主和遂不以德瓊兵隸飛詔詣都督府與張
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為
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叅謀領之如何飛曰德
與瓊素不相下一旦揠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
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宣撫如何飛曰
暴而寡謀尤瓊所不服浚曰然則楊沂中爾飛

[illegible]

曰沂中視德等爾豈能馭此軍浚艴然曰浚固
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
盡其愚豈以得兵為念耶即日上章乞解兵柄
終喪服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母墓側浚怒奏
以張宗元為宣撫判官監其軍帝累詔趣飛還
職飛力辭詔幕屬造廬以死請凡六日飛趣朝
待罪帝慰遣之宗元還言將和士銳人懷忠孝
皆飛訓養所致帝大悅飛奏錢塘僻在海隅非
用武地願陛下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

宗元稱飛之善亦見其實

帝非意殺飛故不報所奏

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
未報而酈瓊叛浚始悔飛復奏願進屯淮甸伺
便擊瓊期於破滅不許詔駐師江州為淮浙援
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朮惡劉豫可以間而動
會軍中得兀朮諜者飛陽責之曰汝非吾軍中
人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致四太子汝往
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
江為名致四太子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
我耶諜冀緩死即詭服乃作蠟書言與劉豫同

得兀朮之諜者假認為己軍之張斌而語以所遣使齊之事曲以通謀劉豫之兵全人因以處豫可謂善用間矣

誘誅兀朮事因謂諜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刲股納書戒勿泄諜歸以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飛奏宜乘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不報八年還軍鄂州王庶視師江淮飛與庶書今歲若不舉兵當納節請閒庶甚壯之九年以復河南授開府儀同三司飛力辭謂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帝溫言獎諭乃受會遣士㒟謁諸陵飛請以輕騎從灑掃實欲觀釁以伐謀又奏金人無事請和此必有肘腋之虞名以地歸我實寄之也檜白帝止其行十年金人攻拱亳劉錡告急命飛馳援飛遣張憲姚政赴之帝賜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遙度飛乃遣王貴牛皋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分布經略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闞中原

[illegible]曾反間者面使之歸告其主此又陷言以貸兀朮諜者面使之歸劉豫皆是因敵間而用之也

[illegible]

未幾所遣諸將相繼奏捷大軍在潁昌諸將分道出戰飛自以輕騎駐郾城兵勢甚銳兀朮大懼會龍虎大王議以為諸帥易與獨飛不可當欲誘致其師併力一戰中外聞之大懼詔飛審處自固飛曰金人伎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朮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與韓常之兵逼郾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鏖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初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為聯號拐子馬官軍不能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飛戒步卒以麻扎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遂大敗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兀朮益兵來部將王剛以五十騎覘敵遇之奮斬其將飛時出視戰地望見黃塵蔽天自以數十騎突戰敗之方郾城再捷飛謂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汝宜速援王貴既而兀朮果至貴將遊奕雲將背嵬戰于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軍張左

金人欲併力一戰便是孤注[illegible]是伎窮

此金人之長技為飛所敗

兀朮之道[illegible]貴遇敵飛下此備之

驟勝而舉措舒徐所以收拾人心卽易將謂爲難之道

古冀繼之殺兀朮壻夏金吾副統軍粘罕孛堇兀朮遁去梁興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等屢戰皆捷中原大震飛奏興等過河人心願歸朝廷金兵屢敗兀朮等皆令老少北去正中興之機飛進軍朱僊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朮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遁還汴京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先是飛遣梁興等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山砦韋銓孫謀等斂兵固堡以待王師李通胡清等舉衆來歸金人動息山川險要皆得其實盡磁相開德澤潞晉降汾隰之境皆期日與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為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饋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

卽此可見人心與事機矣

自燕以南金號令不行兀朮欲簽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從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帥烏陵思謀素號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卽降金統制王鎮統領崔慶等皆率所部降將軍韓

當此時宋之氣戰何其壯矣金之氣隳何其恆畏故不特飛欲西

不也人之面朝廷毒若快視仁猶不欲耶

常亦欲以五萬衆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爾（壯哉）方指日渡河而檜欲畫淮以北棄之諷臺臣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于一旦飛班師民遮道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其徙從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漢上六郡閑田處之方兀朮棄汴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朮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于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欲成功乎兀朮悟遂留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失之飛力請解兵柄不許自廬入覲帝問之飛

惜由討使非班師以失天下人心以失中興機會此蓋天命所使

留得其從又令處以所其服民氣如飢十

高宗不聞這之見信其篤金不墨衆

此節[illegible]識直走大梁之計，但此時金人[illegible][illegible]而未入，氣盛矣。

檜有三將[illegible]，張俊[illegible]近，[illegible]功[illegible][illegible]，殺。

俊[illegible]俊與飛是一体功臣，不合與飛構，又不合希檜旨，其後飛之事，俊真有[illegible]，不欲檜[illegible][illegible]，俱可以見飛之忠。

拜謝而已。十一年，諜報金分道渡淮，飛請合諸師之兵破敵。兀朮、韓常與龍虎大王疾驅至廬，帝趣飛應援，凡十七札。飛策金人舉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敝。時飛方苦寒嗽，負疾而行，師至廬州，金兵望風而遁。飛還兵于舒以俟命。兀朮破濠州，張俊駐軍黃連鎮不敢進，楊沂中遇伏而敗，帝命飛救之。金人聞飛至，又遁。時和議既決，檜患飛異已，乃密奏召三大將論功行賞，韓世忠、張俊已至，飛獨後，檜又用參政王次翁計，伺之六七日。既至，授樞密副使，位參知政事上。飛固請還兵柄。五月，詔同俊往楚州措置邊防，總韓世忠軍還駐鎮江。初，飛在諸將中年最少，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世忠、俊不能平，飛屈已下之，楊幺平，飛獻世忠、俊樓船各一，兵械畢備，世忠大悅，俊反忌之。至視世忠軍，俊知世忠忤檜，欲與飛分其背嵬軍，飛義不肯，俊大不悅。及同行楚州城，俊欲修城為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為

飛禍胎于此。

此實見檜[illegible]心病。

[illegible]兵未伸檜志而誘張俊[illegible]人誣之。

何鑄明飛無事而改命万俟卨鞫之。

退保計。"俊變色。會世忠軍吏景著與總領胡紡言二樞密若分世忠軍，恐至生事。紡上之朝，檜捕著下大理獄，將以扇搖誣世忠。飛馳書告以檜意，世忠見帝自明，俊于是大憾飛，遂倡言飛議棄山陽，且密以飛報世忠事告檜，檜大怒。兀朮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謀殺之。以諫議大夫万俟卨與飛有怨，風卨劾飛，又風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交章彈論，飛累章請罷樞柄，尋還兩鎮節，充萬壽觀使，奉朝請。檜志未伸，又諭張俊令劫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飛兵，檜遣使捕飛父子證張憲事，使者至，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鞫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無佐驗，鑄明其無辜，改命万俟卨。卨誣飛與憲書，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且言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又遇孫革等證飛受

詔迢遞合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傅會其獄歲暮獄不成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時年三十九雲棄市籍家貲徙嶺南時洪皓在金國中蠟書馳奏以為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諸酋聞其死酌酒相賀飛至孝母留河北遣人求訪迎歸母有痼疾藥餌必親母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歡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却不受玠益敬服帝欲為飛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為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師每休舍課將士注坡跳壕皆重鎧習之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鹵掠卒有疾躬為調藥諸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李寶自楚來歸韓世忠留之寶痛哭願歸飛世忠以書來諗飛復曰均為國家何分彼此世忠歎服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效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于人卒以此得禍孝宗詔復飛官以禮改葬追封鄂王謚武穆

此是將家風度

孫子曰三軍可奪氣梟將舞刀而前飛斬之而敵大敗又曰以靜待譁一軍皆驚而飛堅臥不動又曰亂而取之飛遣俘諜縱火乘亂縱擊又曰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飛陰縱賊諜而誘曹成陽貴兀朮諜者而間劉豫又曰怒而撓之飛遣善罵者挑戰以致楊么是也

宋韓世忠

韓世忠字良臣延安人風骨偉岸驚勇絕人年十八以敢勇應募隸赤籍挽強馳射勇冠三軍崇寧四年西夏騷動郡調兵捍禦世忠在遣中至銀州夏人嬰城自固世忠斬關殺敵將擲首陣外諸軍乘之夏人大敗既而以重兵次蒿平嶺世忠率精銳鏖戰解去俄復出間道世忠獨

此記其戰勝西夏之事

部敢死士殊死鬭敵少卻顧一騎士銳甚劍侍
者曰監軍駙馬兀璐也躍馬斬之敵衆大潰從
劉延慶築天降山砦爲敵所據世忠夜登城斬
二級割獲城堞以獻繼遇敵佛口砦又斬數級
始補進義副尉至藏底河斬三級轉進勇副尉
此記其擒方臘之事
宣和二年方臘反江浙震動世忠以偏將從王
淵討之次杭州賊奄至勢張甚大將惶怖無策
世忠以兵二千伏關堰賊過伏發衆蹂亂世
忠追擊賊敗而遁淵歎曰眞萬人敵也盡以所
隨白金器賞之時有詔能得臘首者授兩鎭節
鉞世忠窮追至睦州清溪峒賊深據巖屋爲三
窟諸將繼至莫知所入世忠潛行溪谷問野婦
得徑卽挺身仗戈直前度險數里擣其穴格殺
數十人禽臘以出辛興宗領兵截峒口掠其俘
爲己功故賞不及世忠別帥楊惟忠還闕直其
此記其戰勝金人于燕山之事
事轉承節郎三年議復燕山諸軍至則皆潰
世忠往見劉延慶與蘇格等五十騎俱抵滹沱
河逢金兵二千餘騎猝失措世忠從容令格等

列高岡戒勿動屬燕山潰卒舟集仰命鼓河所
約鼓譟助聲勢世忠躍馬薄敵迴旋如飛敵分
二隊據高阜世忠出其不意突出執旗者因奮
擊格等夾攻之舟卒鼓譟敵大亂追斬甚衆時
此記其討捕山東河北盜賊之事
山東河北盜賊蜂起世忠從王淵梁方平討捕
擒戮殆盡積功轉武節郎欽宗卽位從梁方平
此記其解金人濬州之圍之事
屯濬州金人壓境方平遁王師數萬皆潰世忠
陷重圍中揮戈力戰突圍出焚橋而還欽宗召
對便殿詢方平失律狀條奏甚悉轉武節大夫
詔諸路勤王兵領所部入衛會金人退河北總
管司辟選鋒軍統制時勝捷軍張師正敗宣撫
此記其戰降淄青羣盜之事
副使李彌大斬之大校李復鼓衆以亂淄青之
附者合數萬人山東復擾彌大檄世忠將所部
置之死地而後生
追擊至臨淄河兵不滿千分爲四隊布鐵蒺藜
自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走者命後隊剿
殺於是莫可返顧皆死戰大破之斬復餘黨奔
潰乘勝逐北追至宿遷賊尚萬人方擁子女椎
單騎夜造而營以大軍
牛縱酒世忠單騎夜造其營呼曰大軍至矣亟

全汝立功名所以懼其心

束戈卷甲。吾能保全汝立功名。賊戰慄請命。因
賊進牛酒。世忠下馬解鞍。飲啖之盡。于是衆悉
就降。黎民見世忠軍未至。始大悔失色。以功遷
左武大夫。果州團練使。詔入朝。授單州團練使。
屯滹沱河。時眞定失守。世忠知王淵守趙。遂亟

此記其卻金兵于眞定之事

往。金人至。聞世忠在。攻益急。糧盡援絶。人多勉
其潰圍去。弗聽。會大雪。夜半。以死士三百擣敵

攻其無備

營。敵驚亂。自相擊刺。及旦盡遁。後有自金國來
者。始知太酋是日被創死。故衆不能支。遷嘉州

防禦使。還大名。趙野辟爲前軍統制。時康王如

此記其卻金兵于濟州之事

濟州。世忠領所部勸進。金人縱兵逼城。人心洶
懼。世忠據西王臺力戰。金人少卻。翌日酋帥率
衆數萬至。時世忠麾下僅千人。單騎突入。斬其
酋長。遂大潰。康王即位。授光州觀察使。帶御器
械。世忠請移都長安。下兵收兩河。時論不從。建
炎二年。歷定國軍承宣使。帝如揚州。世忠以所

此記其善服張遇之事

部從。時張遇自金山來降。抵城下不解甲。人心
危懼。世忠獨入其壘。曉以逆順。衆悉聽命。三年。

此下記其平苗劉之亂之事

帝如錢塘。世忠自鹽海道赴行在。苗傅劉正彥
反。張浚等在平江議討亂。知世忠至。更相慶慰。
張俊喜躍百倍。韓世忠得浚書大慟。舉酒酹神
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士卒皆奮。見浚曰。今日
大事。世忠願與張俊身任之。公無憂。欲即進兵。

甘言誘賊者張浚防內變也借兵二千者

浚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急則恐有不測。已遣
馮轓甘言誘賊矣。三月戊戌。以所部發平江。張
俊慮世忠兵少。以劉寶兵二千借之。舟行載甲
士。綿亙三十里。甚至秀州。稱病不行。造雲梯。治器

械。傅等始懼。初。傅正彥聞世忠來。欲以其兵屯
江陰。世忠以好語報之。且言所部殘零。欲赴行
在。傅等大喜。許之。時世忠妻梁氏及子亮爲傅
所質。防守嚴密。朱勝非紿傅曰。今白太后遣二
人慰撫世忠。則平江諸人益安矣。于是召梁氏
入。封安國夫人。俾迓世忠。速其勤王。梁氏疾驅
出城。一日夜會世忠于秀州。未幾。明受詔至。世
忠曰。吾知有建炎。不知有明受。斬其使。取詔焚
之。進兵益急。傅等大懼。次臨平。賊將苗翊馬柔

誠將採世忠之舟師而世忠舍舟而戰又舍馬而前皆奮不顧身所以勝也

吉賀山阻河為障中流植鹿角以梗行舟世忠舍舟力戰張俊繼之劉光世又繼之軍少却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面不被數矢者皆斬于是士皆用命賊列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賊辟易矢不及發逐敗傅正彥擒精兵三千開湧金門以遁世忠馳入帝步至宮門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吳湛佐逆為最尚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即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戮于市又執

此傳苗傅事宋之戰一證所以載論

賊謀主王世修以屬吏詔授武勝軍節度使御營左軍都統制請于帝曰賊擁精兵距甌閩甚邇儻成巢窟卒未可滅臣請討之于是以為江浙制置使自衢信追擊至漁梁驛與賊遇世忠步走挺戈而前賊望見呼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擒正彥及傅第翊送行在傅等建陽追擒之皆伏誅世忠初陛辭奏曰臣誓生獲賊為社稷刷恥乞屬前三虎賁護俘來獻至是卒如其言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授檢校少保武寧

帝欲移蹕避兀朮而世忠不肯退守鎮江而大勝之勢全以舟師邀擊而料之也

照慶軍節度使兀朮將入侵帝召諸將問移蹕之地張俊辛企宗勸自鄂岳幸長沙世忠曰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于是以世忠為浙西制置使守鎮江既而兀朮分道渡江諸屯皆敗世忠自鎮江退保江陰杜充以建康降敵兀朮自廣德破臨安帝如浙東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俟

此記其邀擊兀朮于鎮江之事

敵歸邀擊之會上元節就秀州張燈高會忽引兵趨鎮江及金兵至則世忠軍已先屯焦山寺

兀朮遣使通問約日大戰許之戰將十合梁夫人親執桴鼓金兵終不得渡盡歸所掠假道不聽請以名馬獻又不聽撻辣在濰州遣孛堇大一趨淮東以援兀朮世忠與二酋相持黃天蕩者四十八日太一孛堇軍江北兀朮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綆貫大鉤授驍健者明旦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艦為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曳一舟沉之兀朮窮蹙求會

此語何等壯烈

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

風止則利小舟不利大舟

以相金兀朮請塞文數日求再會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亟馳去謂諸將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募人獻破海舟策閩人王某者教其舟中載土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櫂槳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又有獻謀者曰鑿大渠接江口則在世忠上流兀朮一夕潛鑿渠二十里且用方士計刑白馬剔婦人心自割其額祭天次日風止我軍帆弱不能運金人以小舟縱火矢下如雨孫世詢嚴允皆戰死敵得絕江遁去世忠收餘軍還鎮江初世忠謂敵至必登金山廟觀我虛實乃遣兵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岸滸約聞鼓聲岸兵先入廟兵合擊之金人果五騎闖入廟兵喜先鼓而出僅得二人逸其三中有絳袍玉帶既墜而復馳者詰之乃兀朮也是役也兀朮兵號十萬世忠僅八千餘人帝賜札褒獎拜檢校少保武成感德軍節度使神武左軍都統制建寇范汝爲反辛企宗等討捕未克賊勢愈熾以世忠爲福建江西荊浙

此其設計而索其精

若非潛兵先出則兀朮必論公爲以文脫矣豈天意所在耶

此下記其討平群盜之事

討范汝爲則抵鳳凰山瞰城邑計劃忠則潛入賊營窺其虛實後有勝之故凡用兵者必先知敵之情也

宣撫副使世忠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領步卒三萬水陸並進次劍潭賊焚橋世忠策馬先渡師遂濟賊盡塞要路拒王師世忠命諸軍偃旗仆鼓徑抵鳳凰山顛瞰城邑設雲梯火樓連日夜併攻賊震怖莫測五日城破汝爲竄身自焚斬其弟岳吉以狥擒其謀主謝響施逵及俾將陸必强等五百餘人聽民自相別農給牛穀商賈弛征禁脅從者汰遣獨取附賊者誅之民風更生家爲立祠捷聞帝曰雖古名將何以加賜黃金器皿世忠因奏江西湖南寇賊尚多乞乘勝討平廣西賊曹成擁餘衆在郴邵世忠既平閩寇旋師永嘉若將就休息者忽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驚世忠遣人招之成以其衆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遂移師長沙時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始至欲急擊宣撫使孟庾不可世忠曰兵家利害策之審矣非參政所知請期半月劾捷遂與賊對壘

安撫自難

招降廣西賊曹成

擊斬劉忠

不動如山以舒意也

奔突者敵不知其所守此實縱橫勝敵之奇計

奕旗張飲壁壘不動衆莫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訶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精兵二千于白面山與諸將拔營而進賊兵方迎戰所遣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麾將士夾擊大破之斬忠首湖南遂平授太尉賜帶笏仍救樞密以功頒示內外諸將師還建康置背嵬軍皆勇鷙絕倫者四年以建康鎮江江東宣撫使駐鎮江金人與劉豫合兵分道

此見世忠大帝之捷

撤炊爨以示寡敵而秘之以誤敵世忠度良臣出境即引軍來大儀勒五陣遣人佯使前赴敵與敵相約皆所以誤敵也

入侵帝手札命世忠飭守備圖進取辭旨懇切世忠受詔感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爲遂自鎮江濟師俾統制解元守高郵候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當敵騎伐木爲柵自斷歸路會遣魏良臣使金世忠撤炊爨紿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馬令軍中曰眡吾鞭所嚮于是引軍次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即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人問王師動息具以所見對聶兒孛堇聞

伏兵不識又旗色雜出所以金軍亂而敗也

世忠退喜甚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孛也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我迭進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揕人胸下斫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撻孛也等二百餘人所遣董旼亦擊金人于天長縣之鴉口擒女眞四十餘人解元至高郵遇敵設水軍夾河陣日合戰十三相拒未決世忠遣成閔將騎士往援復大戰俘生女眞千餘人世忠

此時國中興第一功而君論主和不能立威其功惜哉

復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蹈藉溺死甚衆捷聞羣臣入賀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沈與求曰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一戰今世忠連捷以挫其鋒厥功不細帝曰第優賞之于是部將董旼陳桷解元呼延進等皆被擢有差論者以此舉爲中興武功第一時撻辣屯泗州兀朮屯竹塾鎮爲世忠所扼以書幣約戰世忠許之且使兩伶人以橘茗報聘會雨雪金饋道不通野無所掠殺馬而食蕃漢軍皆怨

述其氣學楚州之事

述其勝金人于淮陽之事

兀朮夜引軍還劉麟劉猊棄輜重遁六年授武
寧安化軍節度使京東淮東路宣撫處置使置
司楚州世忠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同力役夫人
梁氏親織薄爲屋將士有怯戰者世忠遺以巾
幗設樂大宴俾婦人粧以恥之故人人奮厲撫
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陽遂爲重鎮劉豫兵數入
冦輒爲世忠所敗時張浚以右相視師命世忠
自承楚圖淮陽劉豫方聚兵淮陽世忠即引軍
渡淮旁符離而北至其城下爲賊所圍奮戈一
躍潰圍而出賊潰駭呼延通與金將牙合孛堇
搏戰扼其吭而擒之乘銳掩擊金人敗去既而
圍淮陽賊堅守不下約曰受圍一日則舉一烽
至是六烽具舉兀朮與劉猊皆至世忠勒陣向
敵遣人語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
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
其導戰二人遂引去尋詔班師復歸楚州淮陽
之民從而歸者以萬計七年築高郵城民益安
之初世忠移屯山陽遣間結山東豪傑約以緩

敘秦劉議之際與兵振復之處金人渝盟而來

不欲受金人詔諭之事

言敗兀朮于淮陽

急爲應宿州馬秦及太行羣盜多願奉約束者
金人廢劉豫中原震動世忠謂機不可失請全
師北討招納歸附爲恢復計會秦檜主和議命
世忠徙屯鎮江世忠言金人詭計恐以計緩我
師乞留此軍蔽遮江淮又力陳和議之非願効
死節率先迎敵若不勝從之未晚章十數上皆
慷慨激切且請單騎詣闕面奏帝率優詔褒荅
後金果渝盟咸如其言金使蕭哲之來以詔諭
爲名世忠聞之凡四上疏言不可許願舉兵決
戰兵勢最重處臣請當之又言金人欲以劉豫
相待舉國士大夫盡爲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
凋沮且請馳驛面奏不許因而伏兵洪澤鎮將
殺金使不克十年金人敗盟兀朮率撒離喝李
成等破三京分道深入八月世忠圍淮陽金人
來救世忠迎擊于泇口鎮敗之又遣解元擊金
人于潭城劉寶擊于秋灃皆捷成閔從統制許
世安奪淮陽門而入大戰門內世安中四矢閔
被三十餘創復奪門出世忠奏其功擢武德大

[illegible]濠州

非知進退之機者不能

夫閔由是知名。世忠進太保。封英國公。兼河北諸路招討使。千一年。兀朮恥順昌之敗。復謀再入。詔大合兵于淮西以待。既而金敗于柘皋。復圍濠州。世忠受詔救濠。以舟師至招信縣。夜以騎兵擊金人于閻賢驛。敗之。金人攻濠州五日而破。破三日。世忠至楊所中。金已南奔。世忠與金人戰于淮岸。夜遣劉寶沂流將劫之。金人伏赤寒赤龍洲。扼其歸路。世忠知之。全師而還。金人自渦口渡淮北去。自是不復入侵。世忠在楚州十餘年。兵僅三萬。而金人不敢犯。世忠既不以和議爲然。爲檜所抑。檜諷言者論之。世忠連疏乞解樞柄。繼上表乞骸骨。罷爲醴泉觀使。進封福國公。節鉞如故。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携酒。從一二奚童。縱游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顯仁皇后自金還。世忠詣臨平朝謁。后在北方聞其名。慰問者良久。三十一年八月。薨。孝宗朝。追封蘄王。諡忠武。配饗高宗廟庭。

[illegible]

[illegible]

數大敗鳥[illegible]河川

孫子曰。置之死地而後生。世忠布鐵蒺藜自塞歸路。而士皆死戰。又曰三軍可奪氣。世忠單騎夜造賊營。而賊駭慄請命。又曰攻其不備。世忠以雪夜擣敵營。而敵驚亂。又曰趨其所不意。世忠連營江濱。而羣賊大驚。又曰善攻者敵不知所守。世忠進兵。賊方迎戰。而伏兵已奪其敵樓是也。

宋張俊

張俊。字伯英。鳳翔府成紀人。好騎射。負才氣。年十六。爲三陽弓箭手。宣和初。從攻夏人。仁多泉始授承信郎。平鄆州賊李太及河朔山東羣寇功。最進武德郎。靖康元年。以守束明縣功。轉武功大夫。金人攻太原。命制置使种師中往援。屯榆次。金人以數萬騎壓之。俊時爲隊將。進擊殺傷甚衆。獲馬千匹。請乘勝要戰。師中以日不利急令退保。金人謀俊計不行。悉兵合圍攻益急。榆次破。師中死之。俊與所部數百人突圍而出。且行且戰。至烏河川。再與敵遇。斬五百級。金人

此下數段記其初事高宗之事

圍汴京高宗時爲兵馬大元帥俊勤兵從梁楊祖勤王高宗見俊英偉擢元帥府後軍統制累功轉榮州刺史建炎元年五月從高宗至東平府時劇賊李昱據兗州命俊爲都統制討之與數騎突圍撓戰諸軍爭奮賊遂殲進桂州團練

勸兵勤王

使中書舍人張澂自汴京齎蠟詔命高宗以兵付副帥還京高宗問大計俊曰此金人詐謀爾今大王居外此天授豈可徒往因請進兵高宗許之遂如濟州以俊忠勞日積遷拱衛大夫既

辨蠟詔紛金人之姦謀

勸進康王

而汴京破二帝北遷俊懇辭勸進高宗涕泣不許俊曰大王皇帝親弟人心所歸當天下洶洶不早正大位無以稱人望高宗發濟州俊便道扈行至應天府高宗始即位初置御營司以俊爲御營前軍統制遣還京迎隆祐太后尋奉太后及六宮以歸除帶御器械時江淮盜賊蜂起俊討杜用於淮寧趙萬郭青於鎮江陳通於杭州蔣和尚等於蘭溪皆平之二年陞泰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尋破秀州賊數萬縛徐明斬之進

奉迎太后歸大宮還京

此記其平江淮群盜之事

此記其[illegible]之事

武寧軍承宣使帝如揚州召諸將議恢復俊曰今敵勢方張宜且南渡據江爲險練兵以安人心俟國勢定大舉未晚俊又請移左藏庫于鎮江既而敵奄至已逼近何俊亟奏飾甲乘從帝如臨安苗傅劉正彥反俊時屯兵吳江縣傅等

論帝南渡後有[illegible]

矯詔加俊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以三百人赴秦鳳命他將領餘兵俊知其僞拒不受三軍洶洶俊諭之曰當詣張侍郎求決即引所部八千人至平江張浚語俊以傅等欲危社稷泣數

此記其平苗劉之事

行下俊大慟浚諭以決策起兵問罪俊泣拜且曰此須侍郎濟以機術毋驚動乘輿呂頤浩至俊見之亦涕泣曰今日惟以一死報國劉光世以所部至俊釋舊憾韓世忠來自海上俊借一軍與之俱世忠爲前軍俊以精兵翼之光世次之戰于臨平傅等兵敗開城以出世忠俊光世入城見于內殿帝加勞久之拜鎮西軍節度使御前右軍都統制金人分兵深入渡江攻浙杜充棄建康韓世忠自鎮江退保江陰帝如明州

此記其拒金人於浙江之事

俊自越州引兵至兀朮攻臨安帝御樓船如溫
州留俊於明州以拒敵帝賜親札曰朕非卿則
倡義誰先卿捨朕則前功俱廢宜戮力共捍敵
兵一戰成功當封王爵除夕金兵至城下俊使
統制劉寶與戰兵少却其將党用丘橫死之於
是統制楊沂中田師中統領趙密皆殊死戰沂
中舍舟登岸力戰殿帥李質以班直來助守臣
劉洪道率州兵射其旁大破之殺數千人金呼
人至砦計事俊令小校往金人與語欲知越州

遣人與語而又遣人守關

甚謂人所不見而守者神也

請降俊拒之戒將士毋驕惰慮敵必再至下令
清野多以輕舟伏弩閉關自守四年正旦忽西
風起金人乘之果復攻明州俊與劉洪道坐城
樓上遣兵掩擊殺傷大半金人奔北死於江者
無數夜拔砦去屯餘姚且請濟師於兀朮後七
日敵再至俊引兵趨台州明州居民去者十七
八未幾江浙羣盜蠭起授俊兩浙西路江南東
路制置使以所部招收羣盜十月浙西羣盜悉
平改江南招討使紹興元年帝至會稽勝金人

此下記其討平羣盜之事 平江浙群盜

一亂之餘孔彥舟據武陵張用據襄漢李成尤
悍強據江淮湖湘十餘州連兵數萬有席卷東
南意多造符惑中外圍江州久未解范宗尹請
遣將致討俊慨然請行成黨馬進在筠州豫章
介江筠之間俊留命就道急趨豫章且曰我已
得洪州破賊決矣乃斂兵若無人者金鼓不動
令將士登城者斬居月餘進以大書牒來索戰
俊以細書狀報之賊以俊為怯俊諜知賊怠乃
議戰岳飛為先鋒楊沂中由上流徑絕生米渡

此是卑而驕之

背筠河而陣亦背水陣也所以敗走蓋以步兵當其前精騎擾其後且鏖戰之後人有罷倦自山馳下則敵氣衰而我氣增

出賊不意追奔七十里至筠州賊背筠河而陣
俊用楊沂中計親以步兵當其前精騎數千授
沂中及陳思恭俾從山後夾擊以午為期俊與
賊鏖戰至午精騎自山馳下賊駭亂退走大敗
既復筠州臨江軍捷奏帝賜御筆謂宜乘賊勢
已衰當官軍已振驅除剿戮速收全功俊追至
樓子莊賊黨商元據草山扶險設伏俊遣步兵
從間道直趨椒山殺伏奪險乘勝追至江州成
勢迫絕江而遁號俊為張鐵山復江州已而與

是亦疑成之法

國軍等處群盜聞俊兵至皆遁去俊引兵渡江至黃梅縣親與成戰成徵奉新失險之敗據石幢坡憑山以木石投人俊先遣游卒進退若爭險狀以誑賊俊親冒矢石衝衆攻險賊衆數萬懼潰馬進為追兵所殺成北走降劉豫諸郡悉平拜太尉四年十月金人與劉豫分道入寇先

此下記其擊金人及劉豫事

是謀至舉朝震恐或請他幸俊謂趙鼎曰避將何之惟向前進一步庶可脫當聚天下兵守平江徐為計鼎曰公言避非策是也以天下兵守

一州非也公且堅前議足矣遂以俊為兩浙西路江南東路宣撫使屯建康既而收淮西宣撫使瀕江相拒逾月敵不得入俊遣張宗顏潛渡至六合出其背敵將引去俊繼遣王進曰敵既無固心必徑渡淮去可使入其未濟擊之進進

屢敗金人劉豫於淮

兵敵果北渡遂薄諸淮大破之獲其酋程師回張延壽以獻五年劉麟入寇俊與楊沂中合兵拒于泗川六年劉麟兵十餘萬犯濠壽詔併以淮西屬俊楊存中亦聽節制與俊合兵拒敵俊

分遣存中與張宗顏王琦田師中等自定遠縣次越家坊遇劉猊左右軍擊走之俊率大軍趨行而前至李家灣遇猊大兵與戰殺獲略盡降者萬餘人猊僅以身免拜少保加鎮洮崇信奉寧軍節度使帝曰卿議論持重深達敵情兼聞撫強之士數萬報國如此朕復何慮又曰群臣謂朕待卿獨厚其仰體眷懷益思勉勵七年改淮南西路安撫使置使盱眙俊與韓世忠入見議移屯秦檜奏臣嘗語世忠使陛下倚此二大

將譬如兩虎固當各守藩籬使寇不敢近帝曰正如左右手豈可一手不盡力邪命俊自盱眙

屯守廬州

屯廬州八年金人請罷兵許之賜俊安民靖難功臣拜少傅九年冬金復渝盟再破河南圍順昌府命俊策應劉錡俊督軍渡江金人退繼而金人分道來侵抵亳州北渡河使收宿亳諸軍擊之盡復衛真鹿邑等地師還十年酈瓊在亳州俊以大軍至城又都統制王德下符離乘勝亳與俊合俊引軍入城金人棄城遁父老列

俊入而復亳州

香花迎俊遂復亳州罾統制宋超守之俊引軍
還壽春進少師封濟國公十一年二月兀朮入
合肥攻歷陽江東制置大使葉夢得見俊請速
出軍俊遣兵渡江諭諸將曰先得和州者勝王
德願爲諸君先士皷譟而行敵已據之德率衆
渡采石先登俊宿中流德抵城下金人退屯昭

敗金人而復昭關

關後三日復敗金將韓常于含山命關師古復
巢縣遂復昭關使左軍統制趙密偃兵篁竹出
六文河以分金勢張守忠以五百騎敗金人於

全椒未幾敵斷石梁以拒俊俊疾作力疾引衆
涉流登岸追擊之王德與楊存中劉錡會兵敗

俊有戰伐功而附檜主和昇心術之不端也故太公論將士有外貌不與中情相應者

金人于柘臯拜樞密使俊知朝廷欲罷兵首請
納所統兵力贊和議與秦檜意合言無不從薦
士大夫爲監司郡守者甚衆加太傅封益國公
十二年十一月以殿中侍御史江邈論之罷爲
統醴泉觀使進封清河郡王奉朝請俊握兵最

四將俱爲宋將劉次之張韓下

早屢立戰功與韓世忠劉錡岳飛並爲名將世
稱張韓劉岳然濠壽之役俊與錡有隙獨以楊
沂中爲腹心故有濠梁之衂岳飛冤獄韓世忠
救之俊獨助檜成其事心術之殊也遠哉
孫子曰卑而驕之賊以大書諜索戰俊以細
書狀報之笑曰由不虞之道俊遣兵由間道
直趨山椒殺伏奪險笑自擊其惰歸俊以敵
將引退遣兵薄諸淮而敗之是也

宋劉錡

夜錡有謀有識順昌之捷列奔賊膽內壯國威其中

劉錡字信叔德順軍人瀘州軍節度使仲武第
九子也美儀狀善射聲如洪鐘嘗從仲武征諒

與杭合進而卒不底功惜哉

牙門水斛滿以箭射之拔箭水注隨以一矢窒
之人服其精高宗即位錄仲武後錡得召見奇
之特授閤門宣贊舍人差知岷州爲隴右都護

夏人所畏爲俊所奇

與夏人戰屢勝夏人兒啼輒怖之曰劉都護來
張浚見撫陝西一見奇其才以爲涇原經略使
兼知渭州紹興三年金人攻拔和尚原乃分守
陝蜀之地會使者自蜀歸以錡名聞詔還除帶
御器械六年權提舉宿衞親軍帝駐平江解潛
王彥兩軍交鬬懼罷命錡兼將之錡因請以前

護副軍及馬軍通爲前後左右中軍與游奕凡
六軍每軍千人爲十二將前護副軍即彥八字
軍也於是錡始能成軍戊從赴金陵十年金人
歸三京充東京副留守節制軍馬所部八字軍
纔三萬七千人將發益殿司三千人皆携其孥
將駐于汴家留順昌錡自臨安泝江絕淮凡二
千二百里至渦口方食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
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進未至順昌三百
里金人果敗盟來侵錡與將佐舍舟陸行先趨

城中諜報金人入東京知府事陳規見錡問計
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
斛錡曰可矣時所部選鋒游奕兩軍及老稚輜
重相去尚遠遣騎趣之四鼓乃至及旦得報金
騎已入陳錡與規議斂兵入城爲守禦計人心
乃安召諸將計事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
銳爲殿步騎遮老小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
官留司今東京雖失幸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
何棄之吾意已決敢言去者斬惟部將許清奮

曰太尉奉命副守汴京軍士扶携老幼而來今
避而走易耳然欲棄父母妻子則不忍欲與偕
行則敵翼而攻何所逃之不如相與努力一戰
於死中求生也議與錡合錡大喜鑿舟沉之示
無去意寘家寺中積薪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
利即焚吾家毋辱敵手也分令諸將守諸門明
斥堠募土人爲間探於是軍士皆奮男子備戰
守婦人礪刀劍爭呼躍曰平時人欺我八字軍
今日當爲國家破賊立功時守備一無可恃錡

於城上躬自督厲取僞齊所造癡車以輪轅埋
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城外有民居數千
家悉焚之凡六日粗畢而游騎以涉潁河至城
下金人圍順昌錡豫於城下設伏擒千戶阿黑
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營白沙渦距城三十里
錡夜遣千餘人擊之連戰殺虜頗衆既而三路
都統葛王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合兵薄城錡
令開諸門金人疑不敢近初錡傳城築羊馬垣
爲門至是與清等蔽垣爲陣金人縱矢皆自垣

此有死無二之志何等果決

端鞅著于城或止中垣上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強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敵稍却復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不可勝計破其鐵騎數千特順昌受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於東村距城二十里錡遣驍將閻充募壯士五百人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以往或請銜枚錡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為嘂如市井兒以為戲者人持一以為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皆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聞吹嘂聲即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兀术在汴索靴上馬過淮寧留一宿治戰具備糗糧不七日至順昌錡聞兀术至會諸將問策或謂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師而歸錡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為緩急之用況已挫賊鋒軍聲稍振雖衆寡不侔然有進無退且敵營甚邇而兀术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

此是善用兵者役敵人貴與不相救也

張巡守睢陽以蔽江淮者與此同見

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衆皆感動思奮曰惟太尉命錡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間事捷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汝殺今置汝綽路騎中汝遇敵則佯墜馬為敵所得敵帥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好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遇敵被執兀术問之對如前兀术喜曰此城易破耳即置鵝車砲具不用翼日錡登城望見二人遠來縋而上之乃敵械成等歸以文書一卷繫於械錡懼惑軍心立焚之兀术至城下責諸將喪師衆皆曰南朝用兵非昔之比元帥臨城自見錡遣耿訓以書約戰兀术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爾城直用靴尖趯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兀术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錡果為五浮橋於潁河上敵由之以濟錡遣人毒潁上流及草中戒士軍雖渴死毋得飲於河飲者夷其族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諸

據曹成誘兀术此蓋用間也

用間以惑兀术示無懼之意

焚書以一衆堅死鬬之心

為浮橋五所於潁河上不[illegible]濟河[illegible]戰乃[illegible]其[illegible]中而[illegible]耳

此全勇以佚待勞以銳待惰以靜待動之法

餘各居一部。衆請先擊韓將軍。錡曰擊韓雖退。兀术精兵尚不可當。法當先擊兀术。兀术一動則餘無能爲矣。時天大暑。敵遠來疲敝。錡士氣閒暇。敵晝夜不解甲。錡軍皆番休更食羊馬垣下。敵人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乏。方晨清氣涼。錡按兵不動。逮未申間。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統制官趙撙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鬭。入其陣。刀斧亂下。敵

兀术恃此二長技皆爲錡所破[illegible]

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乙卯。兀术拔營北去。錡遣兵追之。死者萬數。方大戰時。兀术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卽用拒馬擁之。人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卻。官軍以槍標去其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皆女眞爲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錡軍所殺。戰自

辰至申。敵敗。遽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絕。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棄屍斃馬。血肉枕藉。車旗器甲。積如山阜。兀术平日恃以爲彊者。什損七八。至陳州。數諸將之罪。韓常以下皆鞭之。乃擁衆還汴。捷聞。帝喜甚。授錡武泰軍節度使。知順昌府。沿淮制置夜。是役也。錡兵不盈二萬。出戰僅五千人。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亘十五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然營中諠譁。終

行兵有經[illegible]使人不測

[illegible]

夜有聲。金遣人近城竊聽。城中肅然無雞犬聲。兀术帳前甲兵環列。持燭照夜。其衆分番假寐馬上。錡以逸待勞。以故輒勝。時洪皓在燕。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損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术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十一年。兀术復簽兩河兵。謀再舉。帝亦測知敵情必不一挫遂已。乃詔大合兵於淮西以待之。金人攻廬和二州。錡

金人攻廬和二州則今[illegible]之

作太平渡江抵廬州與張俊楊沂中會而敵已大入錡據東關之險以遏其衝引兵出清溪兩戰皆勝行至柘皋與金人夾石梁河而陣河通巢湖廣二丈錡命曳薪壘橋須臾而成遣甲士數隊踰橋臥槍而坐會沂中王德田師中張子蓋之軍俱至翼日兀朮以鐵騎十萬分為兩隅夾道而陣德薄其右隅引弓射一酋斃之因大呼馳擊諸軍鼓譟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衆鏖戰沂中以萬兵各持長斧奮擊之敵大

金人攻取濠州而遽去則料其有謀而請嚴備

作非易叙

敗錡與德等追之又敗於東山敵望見曰此順昌旗幟也卽退去錡駐和州得旨乃引兵渡江歸太平州居數日議班師而濠州告急俊與沂中錡趨黃連埠援之距濠六十里而南城已陷沂中欲進戰錡謂俊曰本救濠今濠已失不如退師據險徐為後圖諸將曰善三帥鼎足而營或言敵兵已去錡又謂曰敵得城而遽退必有謀也宜嚴備之俊不從命沂中與德將步騎六萬人直趨濠州果遇伏敗還遲明錡軍至藕塘

劉方軒曰敘後之事亦[illegible]金兵設伏後命卒[illegible]三伏以待之後知其兵而[illegible]不和

以[illegible]

此與[illegible]

[illegible]

則沂中軍已入滁州俊軍已入宣化錡軍方食俊遽至曰敵兵已近奈何錡曰楊宣撫兵安在俊曰已失利還矣錡語俊無恐錡請以步卒禦敵宣撫試觀之錡麾下皆曰兩大帥軍已渡我軍何苦獨戰錡曰順昌孤城旁無赤子之助吾提兵不滿二萬猶足取勝況今得地利又有銳兵耶遂設三伏以待敵俄而俊至曰諜者妄耳乃敵方殿後之軍爾錡與俊益不相平其夜俊軍士縱火劫錡軍錡擒十六人梟首轅門餘皆

遁錡見俊俊怒詰錡曰我為宣撫爾乃判官何得斬吾軍錡曰不知宣撫軍乃斬劫砦賊爾俊曰有卒歸言未嘗劫砦呼一卒出對錡變色曰錡為國家將帥有罪宜撫當奏聞豈得與卒伍對事長揖上馬去已皆班師俊沂中還朝每言錡戰不力秦檜主其說遂罷宣撫判官命知荊南府錡鎮荊南凡六年軍民安之魏良臣言錡名將不當久閒乃命知潭州加太尉復帥荊南府二十一年金主亮謀軍六十萬自將南來

潮聲數十里不絕如鐵壁中外大震時宿將無

在者乃以錡爲江淮浙西制置使節制逐路軍

馬八月錡引兵屯揚州建大將旗鼓軍容甚肅

觀者歎息以兵屯清河口金人以氈裹船載糧

而來錡使善沒者鑿沉其舟金人攻眞州錡引

兵還揚州金萬戶高景山攻揚州錡遣員琦拒

于皂角林陷圍力戰林中伏發大敗之斬景山

俘數百人捷奏賜金五百兩銀七萬兩以犒師

錡病求解兵柄留其姪汜以千五百人塞瓜洲

渡又令李橫以八千人固守詔錡專防江錡遂

還鎮江十一月金人攻瓜錡汜以克敵弓射却

之時知樞密院事葉義問督師江淮至鎮江見

錡病劇以李橫權錡軍義問督鎮江兵渡江衆

皆以爲不可義問强之汜固請出戰錡不從汜

拜家廟而行金人以重兵逼瓜州分兵東出江

鼻迎趨瓜州汜先退橫以孤軍不能當亦却失

其都統制印左軍統制魏友後軍統制王方死

之橫汜僅以身免方諸軍渡江而非也錡使人

作黃白幟登高山望之戒之曰賊至舉白幟今

戰舉二幟勝則舉黃幟是日二幟舉諭府錡曰

黃幟久不舉吾軍殆矣錡憤懣病益甚都督府

參贊軍事虞允文自釆石來督舟師與金人戰

允文過鎮江謁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

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

儒生我輩愧死矣召詣闕提舉萬壽觀三十二

年閏二月錡發怒嘔血數升而卒贈開府儀同

三司謚武穆錡慷慨深毅有儒將風金主亮之

南也下令有敢言錡姓名者罪不赦枚舉南朝

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其答如響至

錡莫有應者金主曰吾自當之然錡卒以病不能成功云

孫子曰敵雖衆可使無鬬錡開諸門而金人

疑不敢近又曰善用兵者能使敵人貴賤不

相救錡遣壯士吹哨夜斫其營而敵衆自戰

又曰三軍之事莫密於間錡遣曹成等爲間

以誘兀术又曰併非勿從錡謂敵得城遽退

必有詐是也

卷十二終

註釋評點古今名將傳卷之十三

長洲陳元素孝平父評

宋　吳玠　　宋　吳璘
宋　劉錡　　宋　楊存中
宋　王德　　宋　王彥
宋　劉子羽　宋　魏勝
宋　李寶　　宋　趙方

宋吳玠

吳玠字晉卿德順軍隴干人父葬水洛城因徙焉少沉毅有志節知兵善騎射讀書能通大義未冠以良家子隸涇原軍政和中夏人犯邊以功補進義副尉稍擢隊將從討方臘破之靖康初夏人攻懷德軍玠以百餘騎追擊斬首百四十級建炎二年春金人渡河出大慶關畧秦雍謀趨涇原都統制曲端守麻務鎮命玠為前鋒進據青溪嶺逆擊大破之追奔三十里金人始有懼意權涇原路兵馬都監知懷德軍金人攻延安府經畧使王庶召曲端進兵端駐邠州不赴且曰不如擣其巢穴攻其必救端遂攻蒲城命玠攻華州拔之三年冬劇賊史斌寇漢中不克引兵欲取長安曲端命玠擊斬之遷忠州刺史宣撫處置使張浚廵關陝參議軍事劉子羽薦玠兄弟才勇浚與玠語大悅即授統制弟璘掌帳前親兵四年春權涇原路馬步軍副總管金帥婁宿與撒離喝長驅入關端遣玠拒于彭原店而擁兵邠州為援金兵來攻玠擊敗之金人整軍復戰玠軍敗績端退屯涇原劾玠違節度罷總管復知懷德軍張浚惜玠才尋以為秦鳳副總管兼知鳳翔府時兵火之餘玠勞來安集民賴以生轉忠州防禦使九月浚合五路兵欲與金人決戰玠言宜各守要害須其弊而乘之及次富平都統制又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徙已而敵驟與柴囊土藉淖平行進薄玠營軍遂大潰五路皆陷巴蜀大

挾書與金人相拒始屯和尚原後屯仙人關而金人終不得逞吞蜀之志者由其用兵審進退又隨機而發又務遠畧不求近小利云云有將家

此二段紀其服衆人之事

此一段紀其從曲端破金人之事　此記其從曲端擊史斌之事

劉子羽薦玠兄弟於張浚

有賊中兩歷疲於兵爭後來有勸聚之助

玠論本可與金決戰張浚不聽而有富平之敗

奈審地勢之言深中事機而浚不從其敗何尤

玠素於蜀累不辭近小漢中亦和尚原遠屯守遠地而近地日安其保蜀之志

震玠收散卒保散關東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為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堅壁臨之彼懼吾躡其後是所以保蜀也玠在原上鳳翔民感其遺惠相與夜輸芻粟助之玠償以銀帛民益喜輸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殺之且令保五連坐民冒禁如故數年然後止紹興元年金將沒立自鳳翔州將烏魯折合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北山

堅陣以待而更戰迭休是玠所以勝金人之法　沒立阻于黃牛烏魯折合攻于箭筈關玠擄險邀擊而兩軍終不得相合并使敵人前後不相及也

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山谷路狹多石馬不能行金人舍馬步戰大敗移砦黃牛會風雨雹遂遁去沒立方攻箭筈關玠復遣將擊退之。兩軍終不得合始金人之入也玠與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絕人無固志有謀劫玠兄弟北去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誓勉以忠義將士皆感泣願為用張浚錄其功承制拜明州觀察使居母喪起復兼陝西諸路都統制金人自起海角扭於常勝及與玠戰輒北憤

有備遂研選步正兵勢所謂更迭休之法

甚謀必取玠。婁宿死兀朮會諸道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寶雞結連珠營壘石為城夾澗與官軍相拒十月攻和尚原玠命諸將選勁弓強弩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騎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坌以待金兵至伏發衆大亂縱兵夜擊大敗之兀朮中流矢僅以身免張浚承制以玠為鎮西軍節度使璘為涇原路馬步軍副總管兀朮既敗遂自河東歸燕山復以撒離喝為陝

屯和尚原入屯漢中於此見其高正是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也

西經畧使屯鳳翔與玠相持三年命玠兼宣撫使司都統制節守興文龍三州。金久窺蜀以璘駐兵處置和尚原扼其衝不得逞將出奇取之時玠在河池。金人用叛將李彥琪駐秦州睨仙人關以綴玠復令游騎出熙河以綴關師古。撒離喝自商於直擣上津。三年正月取金州。二月長驅趨洋漢興元守臣劉子羽急命田晟饒鳳關以驛書招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

以柑遺敵言已到此

[illegible]

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遽耶遂大戰饒風嶺金人被重鎧登山仰攻一人先登則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而敵不退募敢死士人千銀得士五千將夾攻會玠小校有得罪奔金者遂以祖溪關路出關背乘高以瞰饒風諸軍不支遂潰玠退保西縣敵入興元劉子羽退保三泉築潭毒山以自固玠走三泉會之未幾金人北歸玠急遣兵邀于武休關掩擊其後軍

[illegible]

陷溺死者以千計盡棄輜重去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故道險東來不虞玠馳至難入三郡而失不賞得進玠檢校少保充利州路階成鳳州制置使四年二月敵復大入攻仙人關先是璘在和尚原餉饋不繼玠又謂其地去蜀遠命璘棄之經營仙人關右殺金平剏築一壘移原兵守之至是兀朮撒離喝及劉夔率十萬騎入侵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當其衝璘率輕兵由七方關倍道而至與金兵轉戰

[illegible]

七晝夜始得與玠合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璘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分軍為二兀朮陣于東韓常陣于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左縈右繞隨機而發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被重鎧鐵鉤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敵踐而登撒離喝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為繩挽

[illegible]

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以酒缶撲滅之玠急遣統領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山震鼓動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統制官張彥劫橫山砦王俊伏河池扼歸路又敗之以郭震戰不力斬之是役也金自元帥以下皆携孥來劉夔乃豫之腹心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逞度玠終不可犯則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為久留計自是不妄動提間授玠

屯田以給兵餉此是守國之善道又調戍兵脩堰與民植充國以贍兵屯田者同意

川陜宣撫副使西月復鳳秦隴三州七月錄仙人關功拜檢校少師奉寧保定軍節度使璘自陽樂使陞定國軍承宣使據政以下遷秩有差六年兼營田大使易保平靜難節玠與敵對壘且十年常苦遠餉勞民屢汰冗員節浮費益治屯田歲收至十萬斛又調戍兵命梁洋守將治褒城廢堰民知灌溉可恃願歸業者數萬家九年遷四川宣撫使陜西階成等州皆聽節制遣內侍奉親札以賜至則玠病已甚扶掖聽命帝聞而憂之命守臣就蜀求善醫且飭曰公馳視未至玠卒於仙人關年四十七贈少師賜錢三十萬玠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錄座右積久牆牖皆格言也用兵本孫吳務遠畧不求小近利故能保必勝御下嚴而有恩虛心納受雖身爲大將卒伍至下者得以情達故士樂爲之死選用將佐視勞能爲高下先後不以親故權貴撓之玠卒胡世將問玠所以制勝者璘曰璘從先兄有事西夏每戰不過一進卻之頃勝負輒分

務遠畧不求近小觀其屯和尚原而不可及甲可見能事亦皆類此

此段論爲將之法不可不熟玩之

此論制勝金人之術

至金人則更進迭退忍　又令酷而下必死每戰非累日不決勝不遽追敗不至亂蓋自昔用兵所未嘗見與之角逐滋久乃得其情蓋金人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利中國士卒不及金人之堅耐吾常以長技洞重甲於數百步外則其衝突固不能相及於是選據形便出銳卒更迭撓之與之爲無窮使不得休暇以沮其堅忍之勢至決機於兩陣之間則璘有不能言者方富平之敗秦鳳皆陷金人一意睨蜀東南之勢亦急微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故西人至今思之淳熙中追封涪王

大論落陣決勝在因數

人才不虛名也

孫子曰善戰者能爲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玠守和尚原積粟繕兵而金不能窺蜀又曰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玠遣險邀戰而金兩將不得合又曰擊其惰歸玠伏兵邀其歸路乘衆亂而擊之又曰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玠築殺金平而金屢攻不能克是也

按璘用兵之法大率皆見玠之家法觀其所斬立陣之法與高宗論保蜀制敵之術及其用番兵長短之說與所要機為將者當下其兄弟二傳熟玩方可

隨機而應亦自宋法此立將必須之要

宋吳璘

吳璘字唐卿玠弟也少好騎射從玠攻戰積功至閤門宣贊舍人紹興元年箭筈關之戰璘功居多超遷統制玠駐師河池璘專守和尚原及兀朮大入玠兄弟以劣守之敵陣分合三十餘璘隨機而應至神坌伏發金兵大敗兀朮中流矢遁張浚承制以璘爲涇原路馬步軍都副總管陞康州團練使三年玠敗於祖溪嶺時璘猶在和尚原玠命璘弃原別營仙人關以防金人深入四年兀朮撒離喝果以大兵十萬至關下璘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玠謂殺金平地濶遠前陣散漫須後陣阻隘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修第二隘璘月圍轉戰會于仙入關敵果極力攻第二隘諸將有請別擇形勝以守者璘奮曰兵方交而退是不戰而走也吾度此敵去不久矣諸君第忍之震動易幟血戰連日金兵大敗二酋自是不敢窺蜀者數年露布獻捷遷定國軍承宣使六年新置行營兩護軍璘爲左

與楊政論金人反覆難信宜加防守不可移川口之軍於陝西又與胡世將論金兵近川口當修守禦不可廢仙人關之屯守皆先

見微而金人果背盟

世將此條皆璘之言亦見其自固之術亦為經遠

護軍統制九年陞都統制玠卒授璘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時金人廢劉豫歸河南陝西地樓炤使陝以便宜欲命三帥分陝而守以郭浩帥鄜延楊政帥熙河璘帥秦鳳欲盡移川口諸軍於陝西璘曰金人反覆難信懼有他變今我移軍陝右蜀口空虛敵若自南山要我陝右軍直擣蜀口我不戰自屈矣當且依山爲屯控其要害遲其情見力疲漸圖進據炤從之命璘與楊政兩軍屯內地保蜀郭浩一軍屯延安以守陝既而胡世將以四川制置權宣撫司事至河池璘見之曰金大兵屯河中府止隔大慶一橋爾騎兵疾馳不五日至川口吾軍遠在陝西緩急不可追集關隘不葺糧道斷絕此存亡之秋也璘家族固不足恤如國事何時朝廷恃和忘戰欲廢仙人關於是世將抗奏謂當外固和好內修守禦今日分兵當使陝蜀相接近兵宜貲仔諜知撒離喝密謀曰要入蜀不難棄陝西不顧三五歲南兵必來主之道路吾已熟知一發取

金人敗盟入長安而分兵以擾之

蜀必矣敵情如是萬一果然則我當爲伐謀之備仙人關未宜遽廢魚關倉亦宜積糧於是璘僅以牙校三隊赴秦州留大軍守階成山砦戒諸將毋得撤備十年金人敗盟詔璘節制陝西諸路軍馬撤離喝渡河人長安至鳳翔陝右諸軍隔在敵後遠近震恐時楊政在鞏郭浩在鄜延惟璘隨世將在河池世將急召諸將議惟涇原帥田晟與楊政同至參謀官孫渥謂河池不可守欲退保仙人原璘厲聲折之曰懦語沮軍

可斬也璘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指所居帳曰世將誓死於此乃遣渥之涇原命田晟以三千人迎敵璘又遣姚仲拒於石壁砦敗之璘以書遺金將約戰金鶻眼郎君以三千騎衝璘軍璘使李師顏以驍騎擊走之鶻眼入扶風復攻拔之獲三將及女眞百十有七人撤離喝怒甚自戰百通坊列陣三十里璘遣姚仲力戰破之授鎮西軍節度使十一年與金統軍胡盞戰剡家灣敗之復秦州及陝右諸郡初胡盞與習

疊陣弓弩居前以禦敵人拒馬在後以限已至更休迭戰此疊陣之法即古束伍之令故能得士之死義

不祝合軍五萬屯劉家圈璘請討之世將問策安出璘曰有新立疊陣法毎戰以長槍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爲限鐵鉤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爲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諸將始猶竊議曰吾軍其殲於此乎璘曰此古束伍令也軍法有之諸君不識爾得車戰餘意無出於此戰士

此兵法實虛之謂

所謂疊陣新立之法更休

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鋭不能當也及與二酋遇遂用之二酋老於兵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謂我必不敢輕犯先一日璘會諸將問所以攻姚仲曰戰于山上則勝山下則敗璘以爲然乃告敵請戰敵笑之璘夜半遣仲及王彦銜枚截坡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二將至嶺寂無人聲軍已畢列萬炬齊發敵駭愕曰吾事敗矣習不祝善謀胡盞善戰二酋異議璘先以兵挑之胡盞果出應戰璘以疊陣法更休迭戰輕

遂戰是蓋吳家傳之法要亦以逸待勞之兵法

前岳飛勝金而詔班師今吳璘勝金而又詔班師且割地與金何秦檜之誤國如此

此謂以虞待不虞

[illegible]檄聲討欲以服人

表駐馬亟麾之士殊死鬭金人大敗降者萬人胡盞走保臘家城璘圍而攻之城垂破朝廷以驛書詔璘班師世將浩歎而已明年竟割和尚原以與敵撤戍割地皆秦檜主之也十二年入覲拜檢校少師階成岷鳳四州經畧使賜漢中田五十頃十四年朝議析利州爲東西路以璘爲西路安撫使治興州階成和鳳文龍興七州隸焉時和議方堅而璘治軍經武常如敵至三十一年金主亮叛盟犯四州宣撫使秋亮渡淮遣合喜以兵扼大散關遊騎攻黃牛堡璘卽肩輿上殺金平駐軍青野原益調內郡兵分道而進授以方畧制置使王剛中來會璘計事璘尋移檄契丹西夏及山東河北聲金人罪以致討未幾兼陝西河東招討使三十二年璘遣姚仲取鞏王彥也商虢陝華惠逢熙河或又攻秦下或既得復失竟無成功金人據大散關六十餘日相持不能拔仲合兵攻德順已踰四旬璘以知夔州李師顏代之遣子挺節制軍馬挺與

[illegible]金人于德順勝戰

此謂先處戰地而待敵勝佚也

命姚仲戰金人于原州之北嶺敗績

王之望以士卒銳氣不及前謂姚仲數奇不可用亦善論兵者

敵戰於瓦亭敗之璘自將至城下守陴者聞呼相公來觀望咨嗟矢不忍發璘按行諸屯預治黃河戰地斬不用命者先以數百騎嘗敵敵一鳴鼓銳士空壁躍出突璘軍璘軍得先治地無不一當十至暮收軍第恐衆將戰不力人益奮厲敵大敗遁入壁黎明復戰金人堅壁不動會天大風雷金人拔營去凡得輜重不計數城中不改肆父老擁馬迎拜不絕璘尋還河池四月原州受圍璘命姚仲以德順之兵往援璘自趨鳳翔覩師諸將雖力戰敵攻益急增兵至七萬五月仲與敵戰于原州之北嶺敗績初仲自德順至原由九龍泉上北嶺令諸軍持滿引行以鷹士斂兵爲前陣所統軍六千爲四陣姚志兵爲後拒隨地便利以列與敵鏖戰開合數十會輜重隊隨陣亂行敵兵衝之軍遂大潰失將三十餘人始璘出師王之望嘗言此行士卒銳氣不及前時仲年老數奇不可委以要地及仲至原璘亦貽仲書謂原圍未即解宜還德順書未

以川口爲遠而恐敵襲之何不增兵戍守棄何爲劣三路

逵而仲敗璘亦無功還斜谷仲兵欲斬之或勸而止械繫河池獄孝宗受禪賜璘札命兼陜西河東路宣撫招討使璘策金人必再爭德順亟馳赴城下而完顏悉烈等兵十餘萬果來攻萬戶谿谿復領精兵自鳳翔繼至璘築堡東山以守敵極力爭之殺傷大半終不能克時議者以爲兵宿於外去川口遠恐敵襲之欲棄三路遂詔璘退師敵乘其後璘將士死亡者甚衆三路復爲敵有隆興二年冬金人侵岷州璘提兵至祁山金人聞之退師遣使來告曰兩國已講和矣會詔至俱解去乾道元年詣闕遣中使勞問召對便殿許朝德壽宮高宗見璘歎曰朕與卿老君臣也可數入見璘頓首謝兩宮存勞之使相踵拜太傅封新安郡王越數日詔仍領宣撫使改判興元府及還鎭兩宮宴餞甚寵璘入辭德壽宮泣下高宗亦爲之悵然解所佩刀賜之曰異時思朕視此可矣璘至漢中修復褒城古堰溉田數千頃民甚便之三年卒贈太師追封

記其君臣之歡之善

其屯田之法所見實所行[illegible]

制勝先戰者相之是先以我所知待彼所長而後以我所長勝彼所短勝三駟之法如此

操之兵從孫子此

信王璘剛勇喜氏節略著細讀史曉大義代兄爲將守蜀餘二十年隱然爲方面之重威名亞於玠高宗嘗問勝敵之術璘曰弱者出戰強者繼之高宗曰此孫臏三駟之法一敗而二勝也嘗著兵法二篇大略言今有四長我有四短當反我之短制彼之長曰騎兵曰堅忍曰重甲曰弓矢吾集蕃漢所長兼收而並用之以分隊制其騎兵以番休迭戰制其堅忍制其重甲則勁弓強弩制其弓矢則以遠抵近以強制弱布陣之法則以步軍爲陣心左右翼以馬軍爲左右助拒馬布兩肋之間至帖撥增損之不同則係乎臨機知兵者取焉

蜀勝增損係于臨機即前於臨決機於兩陣之間有不能言者

孫子曰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璘謂金人反覆難信當依山爲屯控其要害又曰以佚待勞璘疊陣法更休迭戰而敵不能當又曰以虞待不虞者勝和議方堅而璘治軍經武常如敵至又曰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璘豫治黃河戰地而士無不一當十是也

宋李顯忠

李顯忠，綏德軍青澗人也。由唐以來世襲蘇尾九族巡檢。初，其母當產，數日不能免。有僧過門曰：所孕乃奇男子，當以劍矢寘母旁，即生。已而果生。顯忠立于孩成與之。年十七，隨父永奇出入行陣。金人犯鄜延，經略王庶命永奇募間者。得旅琦，更求一人。顯忠請行。永奇曰：汝未涉歷，行必累琦。顯忠曰：顯忠年少，膽氣不小，必不累琦。當與琦俱。有敵人夜宿陶穴，顯忠縋穴中，得十七人，皆殺之，取首二級，馬二匹，餘馬悉折其足。庶大奇之，補承信郎，充隊將。由是始知名。金人陷延安，授顯忠父子官。永奇聚泣曰：我宋臣也，世襲國恩，乃爲彼用邪。會劉豫令顯忠帥馬軍赴東京，永奇密戒之曰：汝若得乘機，即歸本朝，無以我故，貳其志。事成，我亦不朽矣。顯忠至東京，劉豫喜之，授南路鈴轄。乃密遣其客雷燦以蠟書赴行在。已而豫廢，兀朮以萬騎馳徹……上與顯忠獨立馬圍場間，顯忠戒其徒往

水可度馬處，欲執兀朮歸朝。俄[illegible]之。爲所刺傷馬而止。兀朮授顯忠承宣使，知同州。顯忠至鄜省侍，永奇教顯忠曰：同州人南北所由，乃金人往來驛路，汝可於此擒其酋，渡洛渭，由商虢歸朝。第報我知，我當以兵取延安而歸。顯忠赴同州，即遣黃士成等持書由蜀至吳，報歸朝事。元帥撒離喝來同州，顯忠以計執之，馳出城至洛河，所船後期，不得渡。與追騎屢戰皆勝。顯忠登高原，望追騎益多，乃與撒離喝折箭爲誓：不得殺同州人，不得害我骨肉。皆許之。遂推之下山崖，追兵爭救得免。顯忠攜老幼長驅而北，至鄜城縣，急遣人告永奇。永奇即挈家出城，至馬翅谷口，爲金人所及，家屬二百口皆遇害。是日天昏大雪，延安人聞之，皆泣下。顯忠俾以二十六人奔夏國。夏人問故，顯忠泣且言父母妻子之亡，切齒疾首，恨不即死，願得二十萬人，生擒撒離喝，取陝西五路，歸於夏。顯忠亦得報不共戴天之仇。夏主曰：爾能立功，則不靳借兵。時

存甫家號青面夜叉者父爲夏國患乃令顯忠圖之請二千騎晝夜疾馳奄至其帳擒之以歸夏主大悅即出二十萬騎以文臣王樞武臣㖃訛爲陝西招撫使顯忠爲延安招撫使時紹興九年二月十四日也顯忠引兵至延安總管趙惟清大呼曰鄜延路今復歸宋矣已有赦書顯忠與官吏觀赦書列拜嶽忠大哭衆皆哭百姓哭聲不絕乃以舊部八百餘騎往見王樞㖃訛諭之曰顯忠已得延安府見講和赦書招撫司

以本部軍歸國移訛不從曰初經畧乞兵來取陝西今既到此乃令我歸耶顯忠知勢不可乃出刀斫㖃訛不及擒王樞縛之夏人以鐵鷂子軍來鬭忠以所部拒之驍揮雙刀所向披靡夏兵大潰殺戮蹂踐無慮萬人獲馬四萬匹顯忠約榜招兵旬得一人予馬一匹旬日間得萬人皆驍勇少壯乃擒害其父母弟侄者皆斬于東城之內行至鄜州已有馬步軍四百餘撒離喝在耀州聞顯忠來一夕遁去四川宣撫吳玠遣張振來撫諭云兩國見議和好不可生事可暑引軍赴行在遂在河池縣見玠玠撫之曰忠義歸朝惟君第一從行使臣崔臯等六百餘人列拜庭下玠又撫之犒以銀絹詣行府受告勅金帶除指揮使承宣使至行在高宗撫勞再三賜名加賚又賜田鎮江以崔臯華充將佐兀朮犯河南命顯忠爲招撫司前軍都統制與李貴同破虜壁縣兀朮犯合肥手詔以軍與張浚會顯忠至孔城鎮與敵戰敗之兀朮謂韓常曰李世

輔在宋不曾立功此人敢勇宜且避之乃焚廬江而走顯忠欲追之與死戰後以奉吉監護處走顯忠遂各以軍還顯忠熟西邊山川險易因上恢復策忤秦檜意金使言顯忠私遣人過界遂降官奉祠台州居住二十九年金渝盟詔顯忠以本部捍禦遣統制官韋永壽等以二百騎至安豐軍與金將小韓將軍兵五千人戰于大人洲敗之俄又增兵萬餘來戰忠率騎軍由白旦至午氣百倍以大刀斫敵陣敵不能支殺獲

去衆探入淮者不可討金主亮犯淮西朝廷命王權拒于合肥權棄軍渡江和州失守金主統軍駐和之雞籠山將濟采石朝廷詔以顯忠代權命虞允文趣顯忠交軍軍中大喜於是有采石之捷顯忠退軍沙上得楊存中報車駕至平江可速進兵顯忠遣鋭士萬人渡江盡復淮西州郡尋至橫山澗與金將劉萼戰統制蔣邁重傷幷水青死之敵兵敗走金主亮切責諸將不用命諸將弑之而還是役也顯忠所將一萬九千八百六人行賞有差張振功爲最詔賜顯忠五子金帶授顯忠淮南制置使京畿等處招討使孝宗即位賜田百頃兼樞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隆興元年兼淮西招撫使時金主雍新立山東河北豪傑蠭起耶律諸種兵數十萬據數郡之地太行山忠義耿京王世隆輩皆欲撑地還于朝金懼亟請和顯忠陰結金統軍蕭琦爲内應請出師自宿亳趨汴京以通關陝關陝既通則鄜延一路熟知顯忠威名必皆響應

且欲起其舊部曲可得數萬人以取河東時張浚開都督府命顯忠渡江會戰乃自濠梁渡淮至陡溝琦背約用拐子馬來拒與戰敗之琦復背城列陣顯忠躬率將士鏖戰琦敗走遂復靈壁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中原歸附者踵接時邵宏淵圍虹縣未下顯忠遣靈壁降卒開諭禍福金貴戚大周仁及蒲察徒穆皆出降宏淵恥功不自己出又有降千戶訴宏淵之卒奪其佩刀顯忠立斬之由是二將益不相睦六月兵薄宿州城金人來拒顯忠敗之斬其左翼都統及首虜數千人追奔二十餘里宏淵至謂顯忠曰招撫眞關西將軍也顯忠閉營休士爲攻城計宏淵等不從顯忠引麾下揚椿上城開北門不踰時拔其城宏淵等殿後趣之乃始渡濠登城城中巷戰又斬首虜數千人擒八十餘人遂復宿州捷聞授顯忠開府儀同三司殿前都指揮使宏淵欲發倉庫犒士卒顯忠不可移軍出城止以見錢犒士士皆不悅金帥孛撒自南京

率步騎十萬來晨薄城劉大呼顯忠視李軍退于城南戰數十合孛撒大敗遂退走統制李福統領李保各以所部退避皆斬以徇翼日敵益兵至顯忠謂宏淵并力夾擊宏淵按兵不動顯忠獨與所部力戰百餘合殺左翼都統及千戶萬戶斬首虜五千餘人俄增兵復來逼城顯忠用克敵弓射卻之宏淵顧衆曰當此盛夏搖扇於清涼猶不堪況烈日中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復鬭志至夜中軍統制周宏鳴鼓大譟陽

爲敵兵至與邵世雍劉侁各以所部兵遁繼而統制左氏淵統領李彥孚等亦遁顯忠移軍入城金人乘虛復來攻城顯忠竭力捍禦斬首虜二千餘人積尸與羊馬牆平城東北角敵兵二千餘人已上百餘步顯忠取軍所執斧斫之敵始退卻顯忠曰若使諸軍相與掎角自城外擣擊則敵兵可盡金帥可擒河南之地指日可復矣宏淵又言金添生兵二十萬來儻我軍不返恐不測生變顯忠知宏淵無固志勢不可孤立

歎咤曰天未欲平中原耶何沮撓若此遂夜引還至符離師大潰是舉所喪軍資器械殆盡幸而金不復南顯忠以軍還見浚納印待罪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潭州安置後朝廷知其故乃復防禦觀察使瀘南副總管提舉台州崇道觀召除威武君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賜第京師上奇其狀貌魁傑命繪像閤下淳熙四年召赴行在提舉萬壽觀七月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襄

孫子曰出其不意顯忠晝夜疾馳奄至敵帳擒之以歸又曰屈人之兵而非戰也顯忠宣布德意而中原歸附者接踵又曰上下同欲者勝顯忠與宏淵不協而有符離之潰是也

宋楊存中

楊存中本名沂中字正甫紹興間賜名存中代州崞縣人魁梧沈鷙少警敏誦書數百言力能絕人慨然語人曰大丈夫當以武功取富貴焉用俯首爲腐儒哉於是學孫吳兵法善騎射宣

初宋。山東河北羣盜四起存中應募挈[illegible]有功
王忠翊郎靖康元年金人再圍汴京存中與張
俊由師中從信德守臣梁楊祖以萬兵入援後
隸張俊部曲。上問將於俊俊以存中對召見賜
袍帶將元帥府幹辦存中晝夜扈衛寢幄不頃
刻去側帝知其忠謹親信之劇賊李昱據任城
久不克存中以數騎入城殺數百人俯藥高望
見介胄盡赤意其被重創召視之皆汚賊血壯
之飲以酒曰酹此血漢存中請復往帝止之[illegible]

中曰此賊膽碎即成擒矣遂大破之復任城[illegible]
閤門祗候建炎二年討賊徐明于嘉興先登[illegible]
帥將解城存中力諫止之戮其渠魁而已郡賴
以全[illegible]以勞使寧從張俊守吳門苗劉
之變又從俊赴難還[illegible]州團練使[illegible]為御前右
軍統領金人攻明州又從俊與田師中趙密殊
死戰破之以奇功遷文州防禦使御前中軍統
制紹興元年從俊討李成諸將議欲分道進存
中曰賊勢如此兵分則力弱又諸將位均勢敵

非招討官之必不相為用俊然之整軍至[illegible]
存中率兵數千皆破賊于玉隆觀追至筠州賊
驍將以衆十萬來援夾河而營存中謂俊曰彼
衆我寡擊之當用奇願以騎兒屬公以步兵居
前後俊從之存中夜銜枚渡筠河出西山馳下
擊賊俊以步兵夾攻俘八千人諸將夜見存中
曰戰未休降卒多恐有變奈何非盡殲之不可
存中曰殺降吾不忍諸將潛告俊竟夜坑之乘
勝追至九江成遂遁去二年春遷神武中軍統

制宰相呂頤浩薦以援存中俊奏留存中軍
中上曰宿衛乏帥朕所選為不可易也存中亦
固辭且謂神武諸帥如韓世忠張俊皆貴權雄
然名望[illegible]一旦[illegible]與之抗實不自
安不許遷中使[illegible]押[illegible]衆[illegible]衛親兵
侍中軍卒不滿五千疲瘵者居半存中葯拘神
武卒借出於外者歸軍中由是軍政寢修三年
嚴州妖賊繆羅據白馬源殺王官存中討平之
加保信軍承宣使六年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

使先是張俊視師謀渡淮以圖劉豫倚韓世忠
爲用世忠屯淮陽從浚乞張俊將趙密爲助俊
拒之趙鼎語浚曰世忠所欲者趙密爾存中武
勇不減於密盍令存中助之浚請於朝故有是
命於是存中以八隊萬人趨督府隸世忠十月
存中與劉猊戰于藕塘大破之猊之初入也淮
西宣撫使劉光世欲棄廬州退保太平賊衆千
萬已次濠壽間浚命張俊拒之使存中往泗州
與俊合及至泗則光世已捨去廬浚遣人諭之

曰一人渡江即斬以徇光世不得已還廬
與存中相應賊先犯定遠縣存中以兵二千
敗于越家坊既而與猊兵遇藕塘賊據山列陣
矢下如雨存中急擊之且使統制吳錫以勁騎
五千突其陣陣亂存中鼓大軍乘之自以精騎
衝其脇大呼曰破賊矣賊錯愕駭視前軍統制
張宗顏自泗來乘背擊之賊大敗猊以首抵謀
主李愕曰適見髯將軍銳不可當果楊殿前也
即以數騎遁去餘衆萬人個立失措存中躍馬

叱之皆怖而降獲[illegible]聞光州隘
之皆拔砦遁去北方來[illegible]得賊舟數百艘車
數十輛捷聞帝遣中使勞賜謂輩執曰卿輩始
知朕得人也除保成軍節度使前殿都虞候尋
兼領馬步帥存中奏祖宗置三衙鼎列相制今
令臣獨總非故事也不允七年爲淮南西路制
置使將以撫定酈瓊諸軍不果行九年遷殿前
副都指揮使十年金人叛盟取河南命存中爲
淮北宣撫副使引兵至宿州以步軍退屯于泗

金人詭令來告敵騎數百屯柳子鎮存中欲即
擊之或以爲不可存中不聽留王滋蕭保以千
騎守宿自將五百騎夜襲柳子鎮黎明不見敵
而還金人以精兵伏歸路存中知之遂橫奔而
潰參議官曹勛不知存中存亡以聞朝廷震恐
於是有權宜退保之命既而存中自壽春渡淮
歸泗人心始安冬引兵還行在十一年兀朮取
順昌之敗復謀來侵詔大合兵于淮西以待之
於是存中以殿司兵三萬戍淮與金人戰于柘

皐敗之時張俊爲宣撫使存中爲副使劉錡爲
判官王德爲都統制田師中張子蓋爲統制官
金人以拐子馬翼而進存中曰敵特弓矢吾有
以屈之使萬人操長斧如墻而進諸軍鼓噪奮
擊金人大敗退屯紫金山是役也失將士九百
人金人死者以萬計而濠圍猶未解浚與存中
錡先議班師會有云濠路已通者俊謂錡曰吾
欲與楊太尉耀兵淮上安撫濠梁老民取宣化
歸金陵楊太尉則渡瓜洲還臨安明日命二帥

行諜報金攻濠甚急倉皇復回邀錡會于黃連
埠距濠六十里聞城陷矣召存中錡謀之錡謂
存中何以處此存中曰戰爾相公與太尉在後
存中當居前錡曰未來救濠濠既已失進無所
依人懷歸心勝氣已索此危道也不若退師據
險俟其去爲後圖諸將皆曰善鼎足而營遣人
候敵曰已去矣俊自以爲功謂錡毋往命存中
與德偕至濠列陣未定烟起城中金人伏騎萬
餘分兩翼出存中顧德曰何如德曰德小將焉

敢預事存中以策麾軍曰那回諸軍以爲令
走也遂散亂南奔無復紀律金人追殺甚衆俊
一日韓世忠大軍至已無及矣存中乃自宣化
渡江歸行在加檢校少保開府儀同三司兼領
殿前都指揮使蓋錄柘皐之功而掩濠梁之敗
也三十一年罷爲太傅醴泉觀使進封同安郡
王賜王鼎朝朔望時金主亮有南侵意存中上
備敵十策步帥趙密謀奪存中權因指爲嘉功
生事存中聞之上章乞免密竟代之未幾邊聲

日急九月詔存中爲御營宿衛使劉汜戰敗于
瓜州命存中往京口爲守江計虞允文自采石
來命存中與之協力拒敵敵不能濟金主亮爲
與允文輕舟渡江以伺敵及金人請和存中奏
俟彼得新主之命無遽許之帝如建康詔存中
扈蹕因語宰相曰楊存中惟命東西忠無與二
朕之郭子儀也金使復請和存中請拒之江口
移書審問若能歸我族屬還舊壤損歲幣復白
溝之界以通兄弟之好如是則和議可從不然

請斬其使還圖恢復隆興初年金人再入關識
劉副之和尚原以舞之存中大戰自和尚原隴
右之藩要也敵得之則可以睥睨漢川我得之
則可以下兵秦雍議弃金人吳璘力爭不從
吳璘在遠不及知臣若不言非特負陛下亦有
愧於璘近者王師盡銳而後得願毋弃未幾金
人復攻淮甸詔存中同都督江淮事陛辭賜坐
賜玉鞍勒時諸軍各守分地不相統一存中集
諸將調護之於是始更相爲援帝親禮賜之曰
諸帥協和乃相策應卿之力也會金兵已深入
朝議欲含淮保江存中持不可乃邑金兵在揚
州或勸存中斷之存中不敢渡獨臨江固壘以
老之金人尋請盟乾道二年卒存中夫資忠孝
敢勇大小二百餘戰身被五十餘創宿衛出入
四十年最寡過嘗以克敵弓勁而塵長難發
以意創馬皇弩思巧制工發易中遠人服其精
孫子曰我專而敵分存中謂我專則力弱
曰兵戰者以不合以奇勝存中請張俊以兵

兵居前後而自以騎兵衛於渡河擊賊又曰
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爲爭地存中謂和尚
原敵得之則可以睥睨漢川我得之則可以
下兵秦雍是也

宋王德

王德字子華通遠軍熟羊砦人以武勇應募隸
熙帥姚古會金人入侵古軍懷澤間遣德諜之
斬一首而還補進武校尉古曰能復往乎德從
十六騎徑入隆德府治執僞守姚太師左右驚
擾德手殺數十百人衆愕眙莫敢前古械姚獻
于朝欽宗問狀姚曰臣就縛時止見一夜叉耳
時遂呼德爲王夜叉建炎元年以勤王師從道
隸劉光世平濟南寇李昱德傷寇張遇
光世擇先鋒討李成德以百騎規賊至蔡州上
蔡縣尸橋賊疑爲誘騎擁衆欲西德麾騎大呼
曰王師大至矣賊驚潰追殺甚衆成弃新息敗
散卒復戰賊見光世張蓋行陣不介胄知爲主
帥并兵圍之德突圍擁光世還軍遂襲敗成援

武畧大夫三年恭遷前軍統領屯天長金人
揚州西軍多潰德趍宣化會叛將張昱張彥圍
和州太守張績求援於德德兵薄城下賊不意
其至大潰遲明援賊斬昱俘其兵將萬數濟自
采石光世方謀討苗劉之逆迎至建康謂德曰
江都之擾諸軍不寧則恣公可仗義夜涉大江
殉國急難遂以軍屬光世會苗劉走閩中詔德
追擊韓世忠德欲自致功名而世忠不欲德
爲之使遣親將陳彥章扠佩刀擊德德殺彥章

帝詔德至浦城斬苗瑀擒馬柔吉送行在世
忠訴其擅殺下臺獄侍御史趙鼎援德當死帝
命特原之編管郴州時光世屯九江得陽惟中
所失空頭責勅即以便宜復德前軍統制遣平
信州妖賊王念經行火饒州會賊劉文舜圍城
德引兵赴之文舜請降德納而誅之自餘不戮
一人謂諸校曰念經聞吾留饒必不爲備倍道
而趍一鼓擒之獻俘于朝詔遷營秩加武顯大
夫榮州刺史四年光世鎮潁口以德爲都統制

金兵復南光世將退保丹陽德請以兵捍江道
將恃以自强分軍扼險渡江襲金人收真揚數
郡既而又遇敵于揚州北有被重鎧突陣者德
馳叱之重鎧者直前刺德德揮刀迎之即墮馬
衆驚駭因麾騎乘之所殺萬計紹興元年平秀
州水賊邵青初德與戰于崇明沙親執旗麾兵
拔柵以入青軍大潰他日餘黨復索戰諜言將
用火牛德笑曰是古法也可一不可再今不知
變此成擒耳先命合軍持滿俟始交萬矢齊發

牛皆反奔賊衆殲焉青自縛請命德獻俘行在
帝召見便殿問勞褒賞特異遷同州觀察使三
年光世宜撫江淮當移屯建康命韓世忠代之
德從數十騎自京口逆世忠度將及麾下徒步
立道左抗言曰擅殺陳彥章王德迎馬頭請死
世忠下馬握其手曰知公好漢第采纖介不足
置懷乃設酒盡歡而別明年春徙屯池陽及當
塗爲行營左護軍前軍統制命兵旅江北破滁
州德越江襲奪之追至桑根擒女眞萬戶盧宇

一人千戶十餘人本年冬劉豫遣麟猊舉鄉兵三十萬分東西道入寇中外甚恐議欲為保江計殿帥楊沂中統制張宗顏田師中及德等分兵禦之大敗猊兵于藕塘猊挺身走麟在順昌聞之亦拔砦遁德追至壽春弗及獲其糧舟四百艘第功除武康軍承宣使七年改熙河蘭廓路副總管行營左護軍都統制駐師合肥會光世罷宣撫司命德盡護其衆以酈瓊副之瓊與德故等夷恥居其下率衆叛從劉豫八年命隸張俊名其軍曰銳勝十年解潁昌圍俊檄德就取宿州德倍道自壽春馳至蘄縣與敵游騎遇遂入城假旗队鼓騎引去因潛師宿州夜半薄賊營敵將高統軍詰朝歷汴而陳偽守馬秦同知耶律溫以三十人阻水邀戰德策馬先濟步騎從之遂擒賊曰吾與金人大小百戰雖名王貴將莫不糜碎爾何為者賊遂投兵降馬秦耶律溫馳入閉門城守德至呼秦諭以逆順乃自縋詣下德叱其卒順先登秦率溫降遣詣行在德

此記其破宿州之事

乘勝趨亳州會俊于城父時叛將酈瓊在亳聞德至謂三路都統制曰夜叉未易當也遂遁德入亳州白俊曰今兵威已振策請破竹之勢進取東都俊難之乃班師策功第一拜興寧軍承宣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十一年金人自合肥入侵游騎及江俊議分軍守南岸德曰淮者江之蔽也弃淮不守是謂唇亡齒寒也敵數千里遠來餉道決不繼及其未濟急擊之可以奪氣若避之使稍安則淮非吾有矣俊猶豫未許德請益堅曰願戈子先越江俟和州下然後宣撫北渡俊乃許德即渡采石俊督軍繼之宿江中德曰明旦當會食歷陽已而夜拔和州晨迎俊入敵退保昭關又擊走之追至柘皐與金人夾河而軍諸將帥皆集惟張俊後至統制田師中欲待之德怒曰事當機會復何待徑上馬兀术以鐵騎十餘萬夾道而陣德曰賊右陣堅我當先擊之麾軍渡橋首犯其鋒一酋被甲躍馬始出德引弓一發而斃乘勝大呼令萬兵持長

此是不戰而屈人之兵

此下記其大敗金人于柘皐之事

論江淮如唇齒又謂急擊以奪其氣此深識事機

此先破其堅之法

一發斃酋而敵人敗走此

奔如牆而進敵大潰遂竄金山德復尾擊之
劉錡謂德曰昔聞公威名如神今果見之請以
兄禮事召拜淸遠軍節度使建康府駐劄御前
諸軍都統制二十五年卒贈少傅二子琪順亦
以驍勇聞

孫子曰三軍可奪氣德麾騎大呼而賊駭遁
又曰出其不意德倍道而趨一鼓擒王念經
又曰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德呼馬
秦諭以逆順而秦縋城以降又曰勝兵先勝
而後求戰德謂明日會食歷陽而夜拔和州
是也

宋王彥

王彥字子才上黨人性豪縱喜讀韜畧父奇老
使詣京師隷弓馬子弟所徽宗臨軒閱試補下
班祗應爲淸河尉從涇原路經畧使种師道兩
入夏國有戰功金人攻汴京彥慨然弃家赴闕
求自試討賊時張所爲河北招撫使異其才擢
爲都統制使率裨將張翼白安民岳飛等十一

將部七千人渡河與金人戰敗之復衞州新鄉
縣傳檄諸郡金人以爲大軍至率數萬衆薄彥
壘圍之數匝彥以衆寡不敵潰圍出諸將散歸
彥獨保城共西山遣腹心結兩河豪傑圖再舉
金人購求彥急彥慮變夜寢屢遷其部曲覺之
相率刺面作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字以示無
他意彥益感勵撫愛士卒與同甘苦未幾兩河
響應忠義民兵首領傅選孟德劉澤焦文通等
皆附之衆十餘萬綿亘數百里皆受彥約束金
人患之召其首領俾以大兵破彥壘首領跪而
泣曰王都統砦堅如鐵石未易圖也金人乃間
遣勁騎撓彥糧道彥勒兵待之斬獲甚衆益治
兵刻日大舉告期於東京留守宗澤澤召彥會
議乃精兵萬餘渡河金人以重兵襲其後而不
敢擊旣至汴京澤大喜令彥[illegible]屯兵近甸以衞根
本彥即以所部兵馬付留守司止帶親兵趨行
在時以遣宇文虛中爲祈請使議和彥見黃潛
善汪伯彥力陳兩河忠義延頸以望王師願因

此記其諫浚富平之戰而浚不從之

人心大舉北伐。言辭慣激。大忤時[illegible]免。對以彥爲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差充御營平寇統領。時范瓊爲平寇前將軍。彥知瓊有逆節。稱疾不就。乞致仕。許之。知樞密院事張浚直撫川陝。奏彥爲前軍統制。浚與金酋婁宿相持于富平。欲大舉。初至漢中。會諸將議。彥獨以爲不可。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皆未相通。若少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閬興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檄五路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浚幕府不然其言。彥即請爲利路鈐轄。俄改金均房州安撫使知金州。

此下記其討平盜賊之事

時中原盜賊蠭起。加以饑饉。無所資食。惟蜀富饒。巨盜桑仲窺覬。桑仲旣陷淮安襄陽。乘勢西向。均房失守。直擣金州白土關。衆號三十萬。仲彥舊部曲也。以申牘請於彥曰。仲於公無敢犯。願假道入蜀就食耳。彥乃遣統領官閻立爲先鋒擊之。賊銳甚。立戰死。將士失色。或請避之。彥叱曰。樞相張公方有事關陝。若仲越金而至梁洋。則腹背受敵。大事去

矣。敢言避者斬。即斬兵。趨長沙平。阻水據山設伏以待賊。見官軍少。蟻附搏戰。彥執幟一麾。士殊死鬭。賊敗走。彥休士進擊。追奔至白磧。復房州。紹興元年九月。權京西南路副總管李忠反。擾京西。遂攻金州。諸關賊衆皆河朔人。驍果善戰。彥與戰不利。關陷。彥退屯秦郊。令將士盡伏山谷間。焚秦郊積聚。僞若遁者。秦郊距郡城二十里。路坦夷。彥募敢死士易麾幟。設奇以待。閻再宿賊至秦郊。官軍逆戰。大敗之。追襲至秦嶺。遂復乾祐縣以歸。忠走降劉豫。初桑仲旣敗還襄陽。乃鳩集散亡。陷鄧州。凶焰復熾。南攻德安。西據均陽。分衆三道。一攻洼口關。一出馬郎嶺。一擣郇陽。前軍去金州不三十里。彥曰。仲以我寡。彼衆。故分三道以離吾勢。法當先破其堅。則脆者自走。遣副將焦文通禦洼口。自以親兵營馬郎。相持一月。大戰六日。賊大敗。仲爲其下所殺。又有王闢董貴祁守中阻兵窺蜀。勢雖不及桑仲。然小者猶不減數萬。彥悉討平之。是冬僞

此記其被金人攻于饒風關之事

齊泰鳳經畧使郭撫以數千騎掠白石鎮。彥與關師古併兵禦之。賊大敗。獲振。復秦州。張浚承制以彥節制商虢陝華州軍馬。三年正月。兀朮入侵。浚召彥與吳玠劉子羽會于興元。撒離喝自上津疾馳。不一日至鄖陽。統制官郭進死之。彥退保石泉縣。金人入金均。彥趨西鄉。二月。金人攻饒風關。彥與吳玠禦之。不能却。關破。彥收餘兵奔達州。五月。彥遣兵至漢陽縣。與劉豫將周貴戰。大敗之。復金州。浚承制進彥保康軍承

此記其敗劉豫之將周貴遂復金州

此記其治荆南而措屯田之事

宣使兼宣撫司參議。彥不受。五年四月。差知荊南府。充歸峽荊門公安軍安撫使。彥因荊南曠土。措置屯田。自蜀買牛千七百頭。授官兵耕營田八百五十頃。分給將士有差。六年。浚奏彥為行營前護副軍都統制。督府參謀軍士。六月。以八字軍萬人赴行在。至鎮江。聞母喪。上疏乞解官。不許。詔免喪服。趣入對。遂以為浙西淮東沿海制置副使。以所部屯遺州之料角。七年正月。彥因遺將捕亡者於解潛軍中。軍士交鬬千市。

此言用兵而使之牧民是用人不當其才此皆朝廷主和議之故也

言者論其觀政不肅。貶秩三等。彥不自安。乞終餘服。二月。復洪州觀察使。知邵州。彥入辭。帝撫勞甚厚。曰。以卿能牧民。故委卿便郡。行即召矣。九年。卒于官。彥稱名將。當建炎初。屢破大敵。威聲振河朔。時方撓於和議。遽召之還。又奪其兵柄。而使之治郡。士議惜之。彥事親孝。居官廉。子弟有戰功。不與推賞。將卒召其弟姪以家財均給之。

孫子曰。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彥阻水據山設伏以待賊。又曰。形之。敵必從之。彥伏兵焚積聚。偽若遁者。誘賊而敗之。又曰。識衆寡之用者勝。彥謂先破其堅。則脆者自走。是也。

擢子羽在蜀死守仙人關以保蜀之門戶急援江淮以固國之根本洞徹義將以通內外聲援求良將也他如為國為民之謀亦皆

宋劉子羽

劉子羽字彥修。建之崇安人。資政殿學士韐之長子也。宣和末。韐帥浙東。子羽以主管機宜文字佐其父破睦賊。韐守真定。子羽辟從。會金人入寇。父子相擔死守。金人不能拔而去。由是知名。除直秘閣。京城不守。韐死之。既免喪。除秘閣

此紀其設計誅范瓊之事

[illegible]下兵勢當以秦
隴爲根本。建炎四年。大將范瓊擁強兵江西。召
之弗來。來又不肯釋兵。知樞密院事張浚與子
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浚以千兵渡江。若被他
盜者。使皆甲而來。因召瓊及劉光世赴都堂
議事。爲設飲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子羽坐廡
下。恐瓊覺。取黃紙趨前。舉以麾瓊曰。下有勑。將
軍可詣大理置對。瓊愕不知所爲。子羽顧左右
擁置輿中。衛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衆。數瓊
在圍城中附金人迫二帝出狩狀。且曰。所誅止
瓊爾。汝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刃曰諾。
有旨分隸御營五軍。頃刻而定。瓊竟伏誅。浚以
此奇其才。浚宣撫川陝。辟子羽參議軍事。至秦
州。立幕府節度五路諸將。規以五年而後出師。
明年。金人窺江淮急。浚念禁衛寡弱。計所以分
撓其兵勢者。遂合五路之兵以進。子羽以非本
計爭之。浚曰。吾寧不知此。顧今東南之事方急。
不得不爲是耳。遂進至富平。與金人遇。戰不利。

金人來攻富平。宣司退保興州。人情大恐。官
屬有建策徙治夔州者。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
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
棧道之險。未敢遽窺爾。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
吾僻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
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宣司但當
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
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險隘。堅壁
固壘。觀釁而動。庶幾猶或可以補前愆而贖後
咎。奈何爲此言乎。浚然其計。而諸參佐無
敢行者。子羽即自請奉命北出。復以單騎至秦
州。召諸亡將。諸將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
子羽命吳玠柵和尚原。守大散關。而分兵悉守
諸險塞。金人知有備引去。明年。浚移治閬州。子
羽請獨留河池。調蕃漢諸軍。以通內外聲援。浚許
之。年。拜以秦鳳經略使。兼河池。王彥以金均
房鎮撫使戍金州。[illegible]
鎮病之。[illegible]子羽守漢中。浚乃承制拜

子羽以利路經畧使兼知興元府。子羽至興元[illegible]商、虢、[illegible]二鎮遂安。是冬金人犯金州。三年正月。王彥失守，退保石泉。子羽急移兵守饒風嶺。馳告玠。玠大驚，即越境而東，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列營拒守。金人悉力仰攻，死傷山積。更募死士由間道自祖溪關入，繞出玠後。玠遽邀子羽去。子羽不可，而留玠同守定軍山。玠難之，遂西。子羽焚興元，退守三泉，驟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食之。遺玠書訣別。玠時在仙人關。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間道會子羽。子羽留玠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十六日而成。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床坐于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於此。敵尋亦引去。張浚欲移鎮潼川，子羽遺浚書言：已在此，金人必不南，浚乃止。撒離喝由斜谷北去。

子羽謀邀之[illegible]遣十人持書辱招子羽。子羽盡斬之，而留其一，縱之還曰：為我語賊：欲來即來，吾有死耳，何可招也。先是子羽預徙梁洋公私之積，至是金人深入，餽餉不繼，又腹背為子羽、玠所攻，死傷十五六，疫癘且作，亟遁去。子羽出師掩擊，墮溪澗死者不可勝計。餘兵不能自拔者悉降。始金人攻蜀，所選士，率千取百，百取十，戰被重鎧，登山攻險，每二人前，輒二人推其後，前者死，後者被其甲以進，又死則又代之。其為必取計如此。浚雖朝師，辛全蜀，子羽之力居多。子羽還，興元四年，坐富平之役，與浚俱罷，尋責授單州團練副使，泉州安置。吳玠上疏論子羽之功，請納節贖其罪，詔聽子羽自便。明年復原官，提舉江州太平觀。張浚還朝，議合兵大舉，乃請召子羽，令與主管機宜文字熊彥詩同撫諭川陝。時吳玠屢言軍前乏粮，故令子羽見玠諭指，且與都轉運使趙開計事。并察邊備虛實以聞。時五年冬也。明年秋與

彥詩同還朝。子羽言金人未可圖，宜益兵屯田以俟機會。時張浚以淮西安撫使劉光世驕惰不肅，密奏請罷之，而以其兵屬子羽，辭，乃以徽猷閣待制知泉州。七年，酈瓊叛，張浚罷相。八年，御史常同論子羽十罪，以散官安置漳州。十一年，樞密使張浚薦子羽，復原官，知鎮江府兼沿江安撫使。金人入寇，子羽建議清野，淮東之人皆徙鎮江，撫以恩信，雖兵民雜居，無敢相侵者。既而金人不至。浚問子羽，子羽曰：異時金人入寇，飄忽如風雨，今久遲回，必有他意，蓋金人以柘皐之敗，欲急和也。未幾，果遣使議和。十六年卒。

孫子曰：軍擾者，將不重也。子羽據胡床坐于壘門而敵引去。又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子羽言金人未可圖，宜益兵屯田以俟機會，是也。

宋魏勝

魏勝，字彥威，淮陽軍宿遷縣人。多智勇，善騎射。應募為弓箭手。紹興三十一年，金人將南侵，聚芻糧，造器械，籍諸路民為兵。勝躍曰：此其時也。聚義士三百，北渡淮，取漣水軍，宣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漣水民翕然以聽。遂取海州。郡守渤海高文富聞勝起，遣兵來捕，勝迎擊走之，追至城下。衆驚傳水陸悉有兵，城中大恐。文富閉門守，驅民上城禦之。勝令城外多張旗幟，舉烟火為疑兵，又遣人向諸城門，諭以金人棄信背盟，無名興師，本朝寬大愛民之意。城上民聞之，即開門，勝遣勇銳者登城樓，餘自門入，莫有禦者。

此記其首擒高文富平海州之事

獨文富與其子安仁率牙兵拒守，勝整軍與安仁父子戰譙門內，殺安仁，及州兵千餘，擒文富。民皆按堵。勝權知州事。遣人諭朐山、懷仁、沭陽、東海諸縣，皆定。乃蠲租歲，釋罪囚，發倉庫，犒戰士，分忠義士為五軍，紀律明肅，部分如宿將。勝自兼都統制，益募忠義，以圖收復，遠近聞之，響應，旬日得兵數千。即具其事報境上帥守，冀給軍糧器甲。時帥守雖知金人將渝盟，未有發其端者，莫敢以聞。左軍統制董成謀出西北，取沂

州。勝先遣閒還。知金兵數萬至沂。軍以我器械未備。戒成勿動。成不從。勝率所部千餘人直入沂州港戰。殺其守及軍士三千。餘衆悉降。得鎧甲數萬。金人生兵復集。競登屋擲瓦擊之。成孚幾敗。勝欲斬成。以其驍勇釋之。金人遣同知海州事蒙恬鎮國。以兵萬餘取海州。抵州北三十里新橋。勝帥兵出迎之。設伏于臨陣。以待衆來死戰。伏發。賊大敗。殺鎮國。戮首。又降其百衆。軍聲益振。山東豪民。咸欲來附。勝傳檄招諭。結集

以待王師之至。沂民壁蒼山者數十萬。金人攻之。久不下。砦首勝叔告急。勝提兵往救之。陣于山下。金人多伏兵。勝兵遇伏皆走。若金人圍之。勝單騎而殿。以大刀奮擊。金人望見勝。知其為將也。以五百騎圍之數重。勝馳突四擊。金陣開復闔。戰移時。身被數十鎗。冒刃出圍。金兵追之。馬中矢踣。步而入砦。無敢當者。金人又急攻。絕其水。砦中食乾糒。殺牛馬飲血。勝默禱而雨驟作。金人攻益急。周山為營。勝度其必復攻海州

因間出砦趨城中。金人果解蒼山圍。自新橋抵城下。勝出戰皆捷。金分兵四面攻之。勝募士登城以禦。矢石如雨者七日。金兵死傷多遁去。勝嘗出戰。矢中鼻貫齒不能食。猶親禦戰。勝起義久。朝廷尚未知。沿海制置使李寶遣其子公佐由海道覘敵至州。始遣忠義將朱震諸道詣行在。白勝姓名于執政。始知戰之功焉。金主亮舉兵渡淮。慮勝覘其後。分軍數萬來攻。會李寶師舟師往膠西破金人舟艦。勝遣人邀之。同擊金

人于新橋。大敗之。寶既捷。勝亦還州為捍禦計。金兵至。營于城北。將攻關門。先遣人說勝使降。勝開門出諭之曰。汝主叛盟失信。無故興兵。我朝以仁義之師。來復舊疆。汝主渡淮必敗。爾等宜早來歸。必獲爵賞。時金兵已逼關。勝登關門張樂飲酒犒軍士。令固守勿出戰。金兵攻之踰時。乃少遣士出憑險邀擊之。金人知不可攻。率軍轉而渡河襲關後。勝斂兵入城。金兵追將及。勝獨乘馬殿之。叱曰。魏勝在此。聞者皆辟易。士

奪後入舍者不復敢追勝軍已入城金兵徑逼城東欲過砂堰爲城爲營勝先已據堰備之金軍不得過距戰竟日終不能近有新募士守河者不知金兵遽過河勝恐絕河路亟收軍入城金兵追至東門外黃土坡勝單騎逐之大叱之金兵五百皆望風退勝又追十數里士得入城有不得入者由城南入西門金兵復自西南來襲勝從後叱之金兵駭散手殺數人奏功授閣門抵候差知海州兼山東路忠義軍都統遣其子昌同嶃峿山首領張榮持其檄往結山東忠義金兵自新橋閘子門砂堰之敗殺傷者衆一日黎明乘昏霧四面薄城急攻勝激厲士卒竭力捍禦矢石交下城上鎔金液投火牛金兵不能前多死傷乃披靡走拒海州爲長垣包州城于中使不能出及亮死乃解去勝善用大刀能左右射旗揭曰山東魏勝金人望見卽退走勝爲旗十數書其姓名密付諸將遇鏖戰卽揭之金兵悉避走初勝起義時無州郡粮餉之給無府

庫倉廩之儲勝經畫市易課酒榷鹽盪糧豪右環海州度視敵兵攻取處築城浚隍塞關隘在軍未嘗一日懈弛恤如寇至芳納集遠邇犒勞士卒期約有日會金主亮被殺金兵北歸王師亦南還矣初亮聞勝在海州嘗不可取曰少須他時取之易耳亮既死勝嘗得自治垣旅人皆精銳獲金諜者輒以酒食厚賂遣還有自北方來歸者亦與之同臥起共飲食示以不疑周其寒貧使之感激是山東河北歸附者累得金人虛實悉以上聞又第其忠義士功能假授官爵因李寶轉達于朝悉如所請金人遣山東路都統總管以兵十萬攻海州時寶帥海州水陸並進抵城北砂巷勝率衆合寶軍大破之斬首不可計堰水爲之不流餘悉奔潰勝獨率兵追北二十里至新橋又破之盡獲其鞍馬器甲寶亦駐海州爲進取計金人復遣五斤太師發諸路兵二十餘萬來攻海州先遣一軍自州西南斷勝軍餉道勝擇勇悍士三千餘騎捍于石闉渡

此時亦難矣

金軍不能進遂夜始還留千人備險隘金兵十萬來奪勝率衆鏖戰殺數千人餘皆遁去下令守險勿追報寶寶以防海道發舟不復移兵金兵𢿙集勝力拒之自旦至暮金兵不能奪勝令步卒整隊前行自爲殿將百姓以實既登舟懼金兵大至皆欲入城統制郭蔚閉城門不納人民牛馬蔽野呼號動地城中亦懼勝入城諭以賊勢退怯之狀固守可保無虞乃開門盡納之居無何金兵環城圍數重勝與郭蔚分兵備禦

偃旗仆鼓寂若無人金軍驚疑數日不敢攻已乃植雲梯置砲不四面合圍負土塡壕勝俟其近城鳴鼓張旗矢石俱發繼以火牛金潰尾去晝夜金兵竟不能近於是罷攻修營壘絶河道謀爲固守勝俟其不備掩擊或獨出揆之使不得休息又聞夜發兵劫其營或焚其攻具既而金人併力急攻勝告急於李寶寶以聞還報城中已命張子蓋率兵來解圍金人亦知子蓋軍且至已有退意頃之子蓋先率騎兵至勝出與

此時張子蓋援兵而攻金人于海州

子蓋議戰事且促其步卒勝出軍城北砂巷與金軍大戰斬首不可計追數十里餘兵皆遁勝與子蓋議進討子蓋曰受詔解圍不知其他遂率軍還城中疑懼欲隨王師出勝親邀於道而諭之至漣水軍與偕還時都督張浚在建康招勝詢以軍務轉閤門宣贊舍人差充山東路忠義軍都統制仍知海州隆興元年詔以鎭江御前同統制魏全來守海州督府亦道賈和仲充山東河北路招撫使節制水路軍馬海州駐劄

和仲忌勝陰誘忠義軍使不安勝與辨是非和仲又譖勝於都督都督惑之呼勝至鎭江計事罷其職改京東路馬步軍副總管都督府統制建康府駐劄既而督府知和仲所誣罷之復勝舊職勝既還海州鎭撫一方民安其政海州城西南枕孤山敵至登山瞰城中虛實立見故西南受敵最劇勝築重城圍山在內寇至則先據之不能害勝嘗自創如意戰車數百兩砲車數十兩車上爲獸面木牌水槍數十垂毡幕軟牌

每車用二人推轂可蔽五十人行則載輜重器甲止則爲營拱搭如城壘人馬不能近遇敵又可以禦箭簇列陣則如意車在外以旗蔽障弓車當陣門其上寘床子弩矢大如鑿一矢能射數人發三矢可數百步砲車在陣中施火石砲亦二百步兩陣相近則陣間發弩箭砲近陣門則刀斧鎗手突出交陣則出騎兵兩矚掩擊得捷拔陣追襲少却則入陣間稍憩士卒不疲進退俱利伺便出擊慮有拒逷預爲解脫計夜宿

不使人見以其製上于朝詔諸軍遵其式造焉二年以議和撤海州戍命勝知楚州以本州管吏及部兵赴新治詔勝同淮東路安撫使劉寶知高郵軍劉敏措置盱眙軍楚州一帶勝事一措置清河口時和議尚未決金兵乘其懈以舟載器甲糗糧自清河出欲侵邊勝覘知之身帥忠義士拒于清河口金兵詐稱欲運糧往泗州田清河口入淮勝知其謀欲禦之都統制劉寶以方議和不許金騎軼境勝率諸軍拒于淮陽

自卯至申勝負未決金軍增生兵來勝與之力戰又遣人告急于寶寶在楚州相距四十里堅謂方講和決無戰事迄不發一兵勝矢盡救不至猶依上阜爲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乃令步卒居前騎爲殿至淮陰東十八里中矢墜馬死事聞贈保寧軍節度使謚忠壯。

孫子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勝帥兵迎戰設伏以待遂殺鎮國又曰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勝先據砂堰而金兵不得過又曰以虞待不虞勝築城浚隍恒如冦至又曰敵佚能勞之勝出兵擾敵使不得休息是也

宋李寶

李寶河北人嘗陷金拔身從海道來歸金主亮渝盟淮浙姦民倪詢梁簡等教金造舟且爲鄉導金使蘇保衡造舟于潞河明年以保衡爲統軍將繇海道襲浙江諜聞高宗謂宰臣曰李寶頃因召對詢以北事歷歷如數且以一介脫身

還朝陛對無一毫迴避是必能事者乃授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駐劄平江令與守臣督海州捍禦高宗問舟幾何皆堅全可涉風濤者百二十艘兵幾何曰僅三千皆閩浙弓弩手非正兵也旗幟甲仗亦粗備事急矣臣願亟發賜寶衣帶鞍馬尚方弓刀戈甲及銀絹萬數八月次江陰先遣其子公佐覘曰汝爲潛伺敵動靜虛實毋誕公佐受命即與將官邊士寧偕往寶將啓行軍士爭言西北風方尚勁逆之非利寶下令

敢沮大計者斬遂發蘇州大洋行三日風甚惡舟散不可收寶據槐顧左右曰天以是試李寶耶寶心如鐵石不變矣酬酒自誓風即止明日散舟復集士寧自密州回得敵耗甚悉且言公佐已挾魏勝得海州寶喜曰吾兒不負乃翁矣士氣百倍趣衆乘機進遇大風復作海濤如山寶神色不爲動風少殺始縱舟抵東海敵已雲合圍海州經麾數十里寶麾兵登岸以劍畫地令曰此非復吾境力戰與否在汝等因握槊前

行遇敵奮擊將士賈勇無不一當十敵出不意亟引去勝出城迎寶獎其忠義勉以共立功名勝感泣乃維舟犒士遣辯者四出招納降附聲振山東豪傑如王世修輩各署旗集義勇爭應援多者數萬人寶列名上諸朝所檄郡會密之膠西命公佐以郡事畀勝與俱發至膠西石臼島敵舟已出海口泊唐島相距僅一山時北風盛寶禱于石臼神俄有風自柁樓中來如鐘鐸聲衆咸奮引舟握刃待戰敵操舟者皆中原遺

民遙見寶船紿敵兵入舟中使不知王師猝至風駛舟疾過山薄虜鼓聲震疊海波騰躍敵大驚掣矴舉帆帆皆油纈彌亙數里風浪捲聚一隅窘束無復行次寶亟命火箭環射箭所中烟焰旋起延燒數百艘火所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叱壯士躍登其舟短兵擊刺殪之舟中餘所謂簽軍盡中原舊民皆登島岸脫甲歸命以故不殺然倉卒舟不獲艤溺死者甚衆俘大漢軍三千餘人斬其帥完顏鄭家奴等六人禽倪詢等一

二人所見皆[illegible]是之公佐爲長

于朝。獲其統軍符印與文書器甲。糧斛以萬計。餘物衆不能與者悉焚之。火四晝夜不滅。寶將乘勢席捲。公佐切諫以爲金主亮方濟淮。聞通泰已陷。得遠失近。且有腹背憂。乃還軍駐東海。視緩急爲表裏援。遣曹洋輕舟報捷。上喜曰朕獨用李寶果立功。爲天下倡矣。詔獎諭書忠勇李寶四字表其旗幟。除靜海軍節度使沿海制置使。賜金器玉帶。亮聞膠西之敗大怒。召諸酋約以三日渡江。於是內變殺亮。向微唐島之捷。

亮死則[illegible]唐島之捷關係最大

則亮之死未可期。錢塘之危可憂也。寶之功泰大矣。寶戰具精利。宰臣陳康伯取其長槍克敵弓弩神所司爲式製之。卒贈檢校少保。

孫子曰死地則戰。寶麾兵登岸將士賈勇逐解海舟之圍。又曰致其所不戒。寶舟師猝至唐島鼓聲震壘而敵大驚是也。

宋趙方

撫字令官民兵爲一體遞制境守之一策也城守

趙方字彥直。衡山人。舉進士。調蒲沂尉。知青陽縣。告其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

刑法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爲名言。京湖帥李大性辟知隨州。適和議成。諸郡寝弛備。方獨招兵擇將。拔土豪孟宗政等補以官。陞直煥章閣兼權江陵府。增修山海八匱以壯形勢。主管河北安撫司事兼權荊河制置司。時金偪於兵。方計其必南徙。日夜爲備。荊門有東西兩山險要。方築堡其上。增戍兵以遏其衝。金樊快明謀歸宋。追兵至襄陽。方遣孟宗政扈再興以百騎邀之。殺千餘人。金人遁去。知襄陽府。諜知金人決意犯境。乃下防守之令。金相高琪及其樞密烏古論慶壽犯陳光化隨棗陽信陽均州。方夜半呼其子范葵曰。朝廷和戰之說未定。觀此益亂人意。吾策決矣。惟有提兵臨邊決戰以報國耳。遂抗疏主戰。親往襄陽。金人圍棗陽急。方遣宗政再興等援棗陽。仍增戍光化信陽均州以聯聲勢。已而棗陽守趙觀敗金人於城外。再興宗政至。與觀夾擊又敗之。棗陽圍解。方申飭諸將嘗退於境上。不可使之入而後拒之于城下。

將遇于境上不可使入而

時蔡正熟，方遣兵護民刈之，令清野以俟。再疏力陳不可和者七，議遂定。金將完顏賽不入境，兵號十萬，方部分諸將。金人犯棗陽者，宗政敗之于尚家川；犯隨州者，劉世興敗之于磨子平。相持踰年，方調世興移師與許國再興援棗陽，張興李雄韶援隨州。隨州圍解，再興等轉戰入棗陽。時宗政守城，伏兵城東，金人遇伏敗走。未幾再至，再興又敗之。自是無日不戰，金人至面來攻，宗政出東門，再興出南門，世興出北門，

合戰大敗之。金人朝進暮退，方不能捍。諸將表裏合謀，國自南山進，張威自瀼河進，世興李其出城與國會。再興出城與威會，犄角追擊。金人遂潰。光化守潘景伯亦設伏敗金人于趙家橋，孟宗德又破之于隨州鴨兒山，擒賽不妻弟王醜漢。金人遂誅賽不。方以功遷龍圖閣待制，封長沙縣男，賜食邑。金人復大舉，命訛可圍棗陽，塹其外，繞以土城。方計其空巢穴而來，若擣其虛，則棗陽之圍自解，乃命國東向唐州，再興西

兵鄧州，又命子范監軍葵後殿。時宗政在城中，日夜鏖戰，焚其攻具，金人不敢近城。西師由光化境出岩子三尖山，援順陽縣，金人合衆仰攻，大敗。再興與國兩道並進，掠唐鄧境，焚其城柵糧儲。棗陽城堅，金頓兵八十餘日，方知其氣已竭，乃召國再興還，併東師隸于再興，剋期合戰。再興敗金人于瀼河，又敗之城南。宗政自城中出夾擊，殺其衆三萬，金人大潰，訛可單騎遁，獲其資糧器甲不可勝計。進方徽猷閣直學士。奏

乞均官民軍兵廩給，自備馬者倍之。又奏使民兵夏歸以省月給，秋復諸屯守禦。從之。方料金人數不得志于棗陽，必將同時並攻諸城，當先發以制之。命國宗政出師向唐，再興向鄧，戒之曰：毋深入，毋攻城，第潰其保甲，燬其城砦，空其資糧而已。宗政進破河陽縣，擒其千戶趙興兒。國遣部將律耶均與金人戰于泚陽，殲其將李提控。再興破高頭城，大敗金兵，遂薄鄧州唐州兵來援，迎敗之。降者踵至。已而金向至樊城，方

諸將敗金兵于淮西

命再興陣以待遂金人襲其陣凡六日不能動
遂遁金將駙馬阿海犯淮西權帥元顏承裕屯
唐州爲後繼方先攻唐伐其謀又使再興發棗
陽兵擊其西因發桐柏兵擊其東再興敗金人
于唐城斬不罕圍其城並擒下蔡斬黃鑑略
詔趙方遣救方亟命國保部再興援淮西國遷
郢州保江再興軍至靳之靈山伺金人歸而擊
之土豪祝文蔚横突入陣金人大敗國遷張實
將兵來會李全等兵亦至金人遂潰再興進逐

此三語見綱一生節概

六十里擒其監軍合答進方顯謨閣直學士大
中大夫權刑部尚書俄得疾師還方疾病師第
其功上之病革日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引
再與臥內勉以協心報國貽書宰相論疆場大
計尊奉是夕有大星隕于襄陽累贈太師謚忠
肅方起自儒生帥邊十年以戰爲守合官民兵
爲一體通制總司爲一家持軍嚴每令諸將飲
酒勿醉當使日日可戰淮蜀沿邊屢遭金人之
禍而京西一境獨全嘗問相業於劉清之清之

此以虞待不虞

以誠意人才對故知名士如陳亥游大功皆
拔爲大吏諸名將多在其麾下若扈再興孟宗
政起皆自土豪擢誠擢任致其死力藩屛一方
使朝廷無北顧之憂故其沒也人皆惜之

孫子曰擊其惰歸方知金兵之氣已竭併師
合戰而金人大潰又曰上兵伐謀方料金人
必將同時並攻而先發以制之又曰以虞待
不虞者勝方令諸將飲酒勿醉當使日日可
戰是也

註釋評點古今名將傳卷之十四

長洲陳元素孝平父評點

宋 孟宗政　宋 孟珙
宋 杜杲　宋 余玠
宋 趙范　宋 趙葵
宋 曹友聞　元 史天澤
元 伯顏　元 張弘範

宋孟宗政

孟宗政字德夫絳州人父林從岳飛至隨州因家焉宗政自幼豪偉有膽略常出沒彊埸間開禧二年金將完顏董犯襄郢宗政率義士據險邀擊奪其輜重宣撫使吳獵奇之補承節郎軍陽令京西路分趙方吳柔勝皆薦其才轉秉義郎京西鈐轄駐劄襄陽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棗陽方檄宗政節制神勁報捷忠義三軍宗政與統制扈再興陳祥分為三軍設伏三所鏖血以戰金兵敗走尋報棗陽圍急宗政午發峴首遲明抵棗陽馳突如神金人大駭奔遁方時移帥京西聞捷大喜差權棗陽軍初涖事一愛纓犯輒令立斬之軍民股栗于是築隄積水修治城堞簡閱軍士十一年金帥完顏賽不擁步騎圍城宗政與再興合兵角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輒敗忿甚周城開壕四面控兵列壕外飛鋒鏑以綱鈴自警鈴響則犬吠宗政厚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嚴守許國援師至白水鼓聲相聞宗政率諸將出戰金人奔潰賜金帶

（按政等處隨筭神騎合料）（不沈可等戰皆有功無敗欲有大兵法而與今人人所不能及）（此是其疾如風之法）（此若然今之）（始拒金兵不十戰而敗）

轉武德郎十二年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薄城宗政襲糗盛沙以覆樓棚列甕潴水以防火募砲手擊之一砲輒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二千號弩子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銀礦石工晝夜陷城運茅葦直抵圍樓下欲焚樓宗政先機樓掘深坑防地道創戰棚防城頹穿穿纔透即施毒煙烈火鼓鞴以熏之金人窒以濕氊析路以刳土城頹樓陷宗政撤樓益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槍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函

（後拒金訛可十戰而敗）（落在此一段則金人之攻宗政之守皆竭盡智力矣）

命築偃月城。袤百餘尺。翼傳正城。深坑培依舒。督役五日成。金人摘強兵。披厚鎧。循彴鐵面而前。又爲短濡革。蒙火山。覆以兵。墜擁梯。徑抵西北闉樓。登城。城中軍以長戈舂其喉。殺之。敢勇軍自下夾擊。金兵墜死。燎焫自所。至是。死傷踵接。梯橋盡燬。金人連不得志。俄乘順風渡濠。飛腊革燒戰棚。宗政激將士血戰。金兵死者千餘。射其都統殪。天反風。金人愈忿。砲愈急。會王大任領統卒一千。冑重圍。轉鬬入城。內合外勢。士氣大振。賈勇入金營。自晡至三更。金人橫屍徧地。奪其銅印十有六。詔可棄帳走。獲輜重牛馬萬計。捷至。朝廷方錄前戰守功。陞武功大夫兼閤門宣贊舍人。重賜金帶。制置司以湖陽縣迫境。檄宗政圖之。宗政一鼓而拔。燔燒積聚。夷蕩營砦。俘掠以歸。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棗陽。詔劃移金陵。宗政代爲荊鄂都統制。仍知棗陽。宗政以追壕而陳。乃于西北壕外。瀦水爲淖。以限騎。中原遺民來歸者以萬數。宗政發廩贍之。

爲給田。創屋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威振境外。金人呼爲孟爺爺。俄病疽。卒。宗政于有功者怨必賞。有罪者親必罰。好賢樂善。出于天性。未嘗學兵法而暗與之合。死之日。襄城爲罷市慟哭。

孫子曰。其疾如風。宗政馳突如神而金人宵遁。又曰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金人攻棗陽。宗政隨方拒守而金兵不能克。又曰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宗政瀦水爲淖以限騎是也。

宋孟珙

孟珙。字璞玉。隨州棗陽人。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駐團山。父宗政以兵禦之。珙料其必窺樊城。獻策宗政。由羅家渡濟河。宗政然之。越翼日。諸軍臨渡布陣。金人果至。半渡伏發。殲其半。宗政破擒攻棗陽。臨陣嘗與父相失。珙望敵騎中有素識白馬者。曰吾父也。急麾騎突陣。遂脫宗政。十二年。完顏訛可步騎二十萬分兩路攻棗

陽環集城下。珙登城射之斃，金人驚服。宗政命珙取他道劫金人，破砦十有八，斬首千餘級，大俘軍器以歸。金人遁。理宗即位，特授忠翊郎、京湖制置司差提督虎翼突騎軍馬。初宗政招唐、鄧、蔡壯士二萬餘人，號忠順軍，命江海總之，衆不安。制置司以珙代海。珙分其軍為三，衆乃帖然。紹定元年，以白制置司，擢珙于棗陽。自城至軍西十八里，由八疊河經漸水側，水跨九皋，建通天槽八十有三丈，溉田十萬頃，立十莊三轄，使軍民分屯。是年收十五萬石。又命忠順軍家自畜馬，官給芻粟，馬益蕃息。六年，元將那顏倴盞追金主守緒，逼蔡，檄珙戍鄧，討金唐、鄧行省武仙。仙時與武天錫及鄧守移剌瑗相犄角，欲迎守緒入蜀，犯光化鋒，剽甚。天錫者，鄧之農夫，乘亂聚衆二十萬，為邊患。珙逼其壘，一鼓拔之，壯士張子良斬天錫首以獻，獲首五千級，俘其將士四百餘人，戶十二萬二千有奇。乃授江陵府副都統制，賜金帶。制置司檄珙問邊事。珙曰：

金人若向呂堰，則八千不為少，然須木查應去呂堰等砦受節制，乃可濟。已而劉全、雷去危兩部與金人戰于夏家橋，小捷。有頃，金人犯呂堰，珙喜曰：吾計得矣。亟命諸軍追擊呂堰，逼逐大河，退逼山險，砦軍四合，金人棄輜重走，獲甲士五十有二，斬首三千，馬牛橐駝以萬計，歸其民三萬二千有奇。瑗奉書請降，珙入城，瑗伏階下請死。珙為之易衣冠，以賓禮見。初，仙屯順陽，為宋軍所撓，退屯馬蹬，金順陽令李英、申州安撫張林皆以城降。珙言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壯籍為軍，俾自耕自守，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事，使各招其徒以殺其勢。制置司是之。已而仙愛將劉儀降。珙問仙虛實，儀言仙所據九砦，石穴山以馬蹬、沙窩、岞山三砦蔽其前，三砦不破，石穴未易圖也。若先破離金砦，則王子山砦亦破，岞山、沙窩孤立，三帥成擒矣。珙[illegible]遣兵向離金，盧秀執黑旗帥衆入砦，金人不疑為宋軍，乃分據

巷道大呼縱火掩殺幾盡是夜仙十[illegible]
王子山砦入帳中斬金將首平明視之乃小[illegible]
帥也丙辰出師馬蹬遣樊文彬攻其前門戍明
等邀截走路火燭天殺傷山積師還至沙窩西
與金人遇大捷丁順等又破默候里砦珙召儀
曰此砦既破板橋石穴必震汝能為我招之乎
儀請選婦人三百偽逃歸懷招軍榜以往珙從
之珙料武仙將上岵山絕頂窺伺令樊文彬諸
且奪岵山駐軍其下前當設伏徯遁歸路已而

仙衆果登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衆失
措挽藤崖谷山為之頳殺其將兀沙惹擒七百
三十人獲鎧甲如山薄暮珙進軍至小水河儀
還且言仙不欲降謀往商州依險以守然老稚
不願北去珙曰進兵不可緩夜召文彬等受方
略明日蓐食啓行晨至石穴時積雨未霽文彬
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也策馬直至
石穴分兵進攻自寅至巳力戰九砦一時俱破
武仙走追及于鮎魚砦仙望見易服而遁復戰

于銀葫蘆山軍又敗仙與[illegible]騎[illegible]追之[illegible]不
見降其衆七萬人獲甲兵無算還軍襄陽元兵
遣宣撫王檝約共攻蔡制置使諸于珙珙請以
二萬人行因命珙盡護諸將金兵二萬騎發真
陽橫山南來珙鼓行而前金人戰敗卻走追至
高黃陂斬首千二百級倴盞遣人來迓珙與射
獵割鮮而飲馳入其帳倴盞喜約為兄弟酌馬
湩飲之金兵萬人自東門出戰珙遮其歸路擁
入汝河擒其偏裨八十有七人得蔡降人言城

中饑珙曰已窘矣當盡死而守以防突圍珙與
倴盞約南北軍毋相犯決堰水布虎落倴盞遣
萬戶張柔帥精兵五千人入城金人鉤二卒以
往柔中流矢如蝟珙麾先鋒救之挾柔以出攻
明珙進逼石倴部由[illegible]金人突至珙躍[illegible]
入陣斬[illegible]以狥軍氣復[illegible]戰進逼柴潭
[illegible]日命諸將奪柴潭樓金人爭援諸軍[illegible]
而上金人又俯美婦人以相蠱麾下張禧等殺
之遂拔柴潭樓俘其將士五百三十有七人蔡

金人慘烈如此民心盜叛尙可保全乎

人皆爭移固外卽汝河潭高于河五六丈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畏珙召麾下飲再行曰柴潭非天造地設伏弩能及遠而不可射近彼所恃此水耳決而注之淮可立待鑿其兩翼潭果決實以薪葦遂濟師攻城擒其兩將斬之進逼上門金人驅其老稚熬爲油號人油砲人不堪其楚珙遣道士說止之端平元年正月辛丑黑氣壓城上日無光降者言城中絕糧已三月珙下令諸軍銜枚分

火燒骸骨通死金主作樣

運雲梯布城下己酉珙帥師向南門至金字樓列雲梯令諸將聞鼓則進馬義先登趙榮繼之萬衆競登大戰城上降其丞相烏古論栲栳其元帥兀林達及偏裨二百人開西門招僕蠢入江海執其參政張天綱以歸珙問守緒所在天綱曰城危時自縊曰死便火我烟焰未絕珙與倴盞分守緒骨得寶玉帶金銀印牌有差還軍襄陽擢建康府都統制兼權侍衛馬軍行司職事以常寺簿朱揚祖等朝八陵諜云元哨騎

不特其元將伐敗奇了

已及盟津陝府潼關河南皆增屯設伏又聞淮閫刻日進師衆畏不前珙曰淮東之師由淮泗遡汴非旬餘不達吾選精騎疾馳不十日可竣事逮師至東京吾已歸矣于是晝夜兼行與三使至陵下奉宣御表成禮而歸制置司奏留珙襄陽兼鎭北軍都統制鎭北軍者珙所招中原精銳百戰之士萬五千餘人分屯漅北樊城新野唐鄧間二年授主管侍衛馬軍行司事黃州駐劄朝辭上曰卿名將之子忠勤體國破蔡滅

此兩語甚是爲宰相者不能用

金功績昭著珙對曰此宗社威靈陛下聖德與三軍將士之勞臣何力之有帝問恢復對曰願陛下寬民力蓄人材以俟機會帝問和議對曰臣介冑之士當言戰不當言和賜賚甚厚三年珙至黃增埤浚隍蒐訪軍實以民來歸者日以千數爲屋三萬間居之厚加賑贍元兵攻蘄州珙遣兵解其圍江陵危急詔沿江淮西遣援衆謂無踰珙者乃先遣張順渡江珙以全師繼之元兵分兩路一攻復州一在枝江監利縣編筏

窺江。珙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躬往節度，破砦二十有四，還民二萬。嘉熙元年，授鄂州諸軍統制。元將忒沒䚟入漢陽口，溫不花入淮甸，江帥萬文勝戰不利。珙入城，軍民喜曰：吾父來矣。駐帳城樓，指畫戰守。卒全其城。斬逗留者四十有九人以徇。御筆以戰功賞將士，特賜珙金盌，珙益以白金五十兩，賜之諸將。將士彌月苦戰，病傷者相屬。珙遣醫視療，師皆感泣。二年春，授寧遠軍承宣使、帶御器械、鄂州江陵府諸軍都統制。未幾，陞制置使兼知岳州。過檄江陵節制司，擣襄郢。于是張俊復郢州，賀順復荊門軍。十二月，劉全戰于家頭，戰于樊城，戰于郎神山，屢以捷聞。三年春正月，曹文鏞復信陽軍，劉全復樊城，遂復襄陽。授樞密都承旨、制置使兼知鄂州。全遣譚深復光化軍，息蔡降。珙命以兵逆之，得壯士百餘，籍為忠衛軍。初，詔珙收復京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饋餉；得荊門，然後可以出奇兵。由是指授

人，舟師隸焉；歸州屯三千人，鼎、澧、辰、沅、靖各五千人，郴、桂各千人。如是則江西可保。又遣楊菲、張謙往辰、沅、靖三州，同守倅曉諭熟蠻，講求思播施黔支徑，以圖來上。會諜知元兵于襄樊隨信陽招集軍民布種，積船材于鄧之順陽，乃遣張漢英出隨，任義出信陽，焦進出襄，分路撓其勢；遣王堅潛兵燒所積船材。又度師必因糧于蔡，遣張德、劉整分兵入蔡，火其積聚。拜寧武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招集麻城縣巴河安樂磯管公店淮民三百五十有九人，皆沿邊經戰之士，號寧武軍，令弟璋領之。進封漢東郡侯，兼京湖安撫制置使、四川制置使。陳隆之與副使彭大雅不協，交章于朝。珙曰：國事如此，合智并謀，猶懼弗克，而兩司方勇于私鬭，豈不愧廉藺之風乎。馳書責之，隆之、大雅得書大慚。聳蜀政之弊，為條班諸郡縣，俾諸司奉行之。兼夔路制置大使。軍無宿儲，珙大興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秭歸，尾漢口，為屯二十，為莊百七十，為頃

方略。發兵深入。所至以捷聞。珙奏略曰。取襄不難。而守爲難。非將士不勇也。非車馬器械不精也。實在乎事力之不給爾。襄樊爲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于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此不爭之爭也。乃置先鋒軍。以襄郢歸順人隸焉。諜報元兵欲大舉臨江。珙策必道施黔以透湖湘。請粟十萬石以給軍餉。以二千人屯峽州。千人屯歸州。忠衛舊將晉德自光化來歸。珙奬用之。珙弟瑛以精兵五千駐松滋。爲夔聲援。遣于德與增兵守歸州隘口萬戸谷。元兵自隨闕江。珙密遣劉全拒敵。遣伍思智以千人屯施州。元大將塔并海禿雪帥師入蜀。統八十萬。珙增置營砦。分布戰艦。遣張舉提兵間道抵均州防遏。四年。珙條上流備禦宜爲藩籬三層。乞創制副司及移關外都統一軍于夔。任涪南以下江面之責。爲第一層。備鼎澧爲第二層。備辰沅靖桂爲第三層。峽州松滋須各屯萬

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上屯田始末與所減券食之數。降詔奬諭。淳祐二年。淮東受兵。樞密俾珙應援。遣李得帥精兵四千赴之。珙子之綖監軍。諜知京兆府也可那延以騎兵三千經商州。取鵝嶺關出房州竹山。遣王令屯江陵。尋進屯郢州。劉全屯沙市。焦進提千人自江陵荆門出襄。檄劉全齎十日糧。取道南漳入襄。與諸軍合。元兵至三川。珙下令應出戍主兵官不許失棄寸土。權開州梁棟乏糧還司。珙曰。是棄城也。斬其首以徇。由是諸將禀令惟謹。拜檢校少保。進封漢東郡公。珙言沅之險不如辰。靖之險不如沅。三州皆當措置。而靖尤急。今三州粒米寸兵無所從出。此京湖之憂一。江防上自秭歸。下至壽昌。亘二千里。自公安至峽州。灘磧凡十餘處。隆冬水涸。節節當防。兵諱備多。此京湖之憂二。今尺籍數虧。既守灘磧。又守關隘。此京湖之憂三。陸抗有言。荆州國之藩表。如其有虞。非但失一郡。當傾國爭之。若非增兵八萬。併力備禦。難

韓信復生。無所展巧。今日事勢大略相似。四年非如江陵府。珙謂其佐曰。政府未之思耳。彼若以兵綴我上下流。急將若之何。珙往則彼擣吾虛。不往則誰實捍患。識者是之。詔京湖調兵五千戍安豐。援壽春。珙遣劉全將以往。繼有命分兵三千備齊安。珙言黃州與壽昌三江口隔一水耳。須兵節度。何必預遣。先一日則有一日之費。無益有損。萬一上游有警。我軍已疲。非計之得也。不從。珙至江陵。登城嘆曰。江陵所恃三海。

以分兵備齊安為無益而不從

不知沮洳有變為桑田者。敵一鳴鞭。即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叢。無所限隔。廼循復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于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遶城北入于漢。而三海遂通為一。隨其高下為匱蓄泄。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民不知役。繪圖上之。樞密調兵五千赴廣西。珙移書執政曰。大理至邕數千里。部落隔絕。今當擇人分部。數郡使之分治。生夷險要。形勢隨宜措置。撫圉屯兵。積糧聚芻。于所在地。聲勢既張。國威自振。計不出此。而聞風調遣。空費錢糧。無補于事。不聽。元大將大納至江陵。遣揚全伏兵荆門以戰。珙先期諜知。達于樞密。檄兩淮為備。兩淮不知也。後果如所報。初珙招鎮北軍駐襄陽。李虎王旻軍亂。鎮北亦潰。乃厚招之。降者不絕。行省范用吉密通降款。以所愛告為質。珙白于朝。不從。珙歎曰。三十年收拾中原人。今志不克伸矣。病遂革。乞休。致政。授檢校少師寧武軍節

度使致仕。終于江陵府治。時九月戊午也。是月朔。大星隕于境內。聲如雷霆。之夕大風發屋折木。累贈太師。封吉國公。謚忠襄。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中與參佐部曲論事。言人人異。徐以片語折衷。衆志皆愜。謁士游客。老校退卒。壹以恩意撫接。名位雖重。惟建鼓旗臨將吏。而色凜然。無敢涕唾者。退則焚香掃地。隱几危坐。若蕭然無事。

孫子曰。攻其所不戒。珙取他道刼金人而破

其砦又曰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其得劉
儀知武仙虛實而破其九砦又曰亂而取之
珙令盧秀執黑旗入金砦而大呼掩殺又曰
趨其所不意珙令樊文彬奪岵山設伏其下
而破仙衆又曰先奪其所愛珙命諸將奪砦
潭穢又曰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珙遣
醫視疾而士皆感泣又曰上兵伐謀若知元
將南侵而潛兵焚其船材火其積聚是也

宋杜杲

杜杲字子昕邵武人父穎仕至河西提點刑獄
杲以任授海門買納鹽場未上江淮制置使
李珏辟致幕下滁州受兵檄杲提偏師往援甫
至民藏野求入避滁守固拒杲啓鑰納之金人
圍城數重杲登陴中矢益自奮厲卒全其城淮
西制置使曾式中辟廬州節度推官浮光兵變
杲單騎往誅其渠魁守將爭倒金幣悉封貯一
室將行屬通判鄭準反之安豐守告戎將扇搖
軍情且爲變陣欲討之杲曰是激使叛請與兩
卒往呼慰諭之曰而果無他可持吾書詣制府
將即日行一軍帖然知定遠縣會李全犯邊淮
師季衍辟通判濠州朝廷以杲久習邊事擢知
濠州制置大使趙善湘謀復盱眙密訪杲杲曰
賊特外援當斷盱眙橋梁以困之卒用其策成
功金衆數萬駐榆林阜請降輜重甚富或議誘
而圍之杲曰殺降不仁奪貨不義納之則有後
患諭而遣之知安豐軍趙善湘與趙范范弟葵
出師遷淮西轉運判官詔問守禦策杲上封事

曰將帥非才而任征役中原赤立無糧可因若
虛内事外移南實北腹心之地必有可慮及兵
敗洛陽人始服其先見再知濠州未行改安豐
元兵圍城杲善完守禦元以火砲焚樓櫓杲隨
陷隨補完元令拔都魯教牌杈木拔都魯者華
死囚爲之攻城以自贖杲募善射者以小箭射
其目拔都魯多傷而退元塡壕爲二十七壩杲
分兵扼壩元乘風縱火俄而風雪驟作杲募壯
士奪壩路士皆奮躍死戰會池州都統制呂文

德安圍入城合力捍禦元兵引去擢將作監丞
書慰諭之丞相李宗勉參知政事徐榮叟曰帥
淮西無逾杜杲者詔以安撫兼知廬州察罕帥
兵號八十萬圍廬州于濠外築土城六十里穿
兩濠攻具皆數倍于攻安豐時杲極力守禦元
築壩高于城樓杲以油灌草即壩下焚之皆爲
煨燼又于串樓內立鴈翅七層俄砲中壩上衆
驚杲乘勝出戰元兵敗走杲追躡數十里又練
舟師扼淮河遣其子庶監呂文德聶斌伏精銳

于要害元兵不能進遂引師北歸詔加杲淮西
制置使累疏請老不許淳祐元年乞去愈力擢
工部尚書遂以直學士奉祠帝欲起之帥廣西
以古者罷帝曰杜杲兩有守功若脫兵權使有
後禍朕何以使人乃起知太平州俄擢華文閣
學士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行宮留守節制安
慶和無爲三郡杲罷楊林堡以其貲備歷陽淮
民寓沙上者護以師復與元兵戰于眞州遷刑
部尚書引見帝加獎勞乞歸不許兼吏部尚書
進徽猷閣奉祠請者陞寶文閣致仕帝思前功
進龍圖閣而杲卒遺表上贈開府杲淹貫多能
爲文麗密清嚴善行草急就章晚歲專意理學
嘗言吾兵間無悖謀左畫得于四書

孫子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計杲奏移南實非
腹心可慮又曰守而必固杲前守安豐後守
廬州而元兵不能拔是也

宋余玠

余玠字義夫蘄州人家貧落魄無行喜功名好

大言少爲白鹿洞諸生嘗携客入茶肆歐賣茶
翁死脫身走襄淮時趙葵爲淮東制置使玠作
長短句上謁葵壯之留之幕中未幾以功補進
義副尉擢將作監主簿充制置司參議官嘉熙
三年與元兵戰于汴城河陰有功授直華文閣
淮東提點刑獄兼淮東制置司參謀官淳祐元
年玠提兵應援安豐拜大理少卿陞制置副使
進對言今世胄之彥場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
即戎即指之爲麤人斥之爲噲伍願陛下視文

武之士爲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必至于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常，可獨當一面。乃授權兵部侍郎、四川宣諭使。帝從容慰遣之。玠亦自許當手挈全蜀還本朝，其功日月可冀。尋授兵部侍郎、四川安撫制置使。自寶慶三年至淳祐二年十六年間，凡授宣撫三人，制置使九人，副四人，或老或庸，或貪或殘，終無成績。於是東西川無復紀律，遺民咸不聊生，監司戎帥各專號令，擅辟守宰，蕩無紀綱，蜀日益壞。及聞玠帥蜀，人心粗定，始有安土之志。玠大更弊政，遴選守宰，築招賢館于府之左，供張一如帥所居。下令曰：集衆思，廣忠益，諸葛孔明所以興蜀也。欲有謀以告我者，近則徑詣公府，遠則自言于郡，所在以禮遣之，高爵重賞，朝廷不吝。豪傑之士趨期立事，今其時矣。士之至者，玠不厭禮接，咸得其歡心。言有可用，隨其才而任之；苟不可用，亦厚遺謝之。播州冉氏兄弟璡、璞有文武才，隱居蠻中，前後閫帥辟召，堅不肯起。

聞玠賢，詣府上謁。玠素聞冉氏兄弟，刺入即出見之，與分廷抗禮。賓館之奉，冉安之若素。居數月，無所言。玠將謝之，乃為設宴，酒酣，坐客競言所長，璡兄弟飲食而已。玠以微言挑之，卒默然。玠曰：是觀我待士之禮何如耳。明日更闢別館以處之，且日使人窺其所為。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踞，以堊畫地為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去。如是又旬日，請見，屏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有以少裨益，非敢同衆人也。為今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口形勢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于十萬師遠矣，巴蜀不足守也。玠大喜曰：玠固疑先生非淺士，先生之謀，玠不敢掠以歸己。遂密以其謀聞于朝，請不次官之。詔以璡為承事郎，權發遣合州；璞為承務郎，權通判州事。徙城之事，悉以任之。命下，一府皆讙然以為不可。玠怒曰：城成則蜀賴以安，不成，玠獨坐之，諸君無

既移合州城又移諸郡分備內外又開屯田于成都

預也卒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
皆因山爲壘棋布星分爲諸郡治所屯兵聚糧
爲必守計且誅潰將以肅軍令又移金戎于大
獲以護蜀口移沔戎于青居興戎先駐合州舊
城移守釣魚共備內外移利戎于雲頂以備外
水于是如臂使指氣勢聯絡又屬嘉定俞興開
屯田于成都蜀以富實十年冬玠率諸將巡邊
直擣興元與元兵大戰十二年又大戰于嘉定
初利司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叉恃力驕恣

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劫掠每得富人加以毒虐
脅取金帛稍不遂意即死其手蜀人患苦之朝
廷雖知其不法在遠不能詰也玠至嘉定夔帥
所部兵迎謁纔羸弱二百玠曰久聞都統兵精
今疲敝若此殊不稱所望夔對曰夔兵非不精
所以不敢即見者恐驚從人耳須之班聲如雷
江水爲沸聲止圓陣即合旗幟精明器械森然
沙上之人彌望若林立無一人敢亂行者舟中
皆戰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吏班賞有差夔

退謂人曰儒者中乃有此人玠久欲誅夔獨慮
其握重兵居外恐輕動危蜀謀于親將楊成成
曰夔在蜀久所部兵精前時大帥夔皆勢出其
右意不止此也視侍郎爲文臣必不肯甘心從
令今縱弗誅養成其勢後一舉足西蜀危矣玠
曰我欲誅之久矣獨患其黨與衆未發耳成曰
侍郎以夔在蜀久有威名孰與吳氏吳氏當厄
難之時能百戰以保蜀傳之四世恩威益張根
本益固一旦曦爲畔逆諸將誅之如取孤豚况

夔無吳氏之功而有曦之逆心誅之一夫力耳
待其發而取之難矣玠意遂決夜召夔計事潜
以成代領其衆夔纔離營而新將已[illegible]
將士皆愕眙相顧不知所爲成以師指譬曉之
遂相率拜賀夔至斬之成因察其所與爲惡者
數人稍稍以法誅之乃薦成爲文州刺史戎帥
欲舉統制姚世安爲代玠素欲革軍中舉代之
弊以三千騎至雲頂山下遣都統金某往代世
安世安閉關不納且有危言屬丞相謝方叔家

欲革軍中舉代之弊舍姚世安而任金某遂致世安拒命而損威名

子嫁自永康避地雲頂世安厚納之來方叔爲援方叔因倡言玠失利戎之心旦夕有變又陰嗾世安密求玠之短陳于帝前于是世安與玠抗玠鬱鬱不樂寶祐元年聞有召命愈不自安一夕暴疾卒或謂仰藥死蜀之人莫不悲慕如失父母玠之治蜀也任都統張實治軍旅安撫王惟忠治財賦監簿朱文炳接賓客皆有常度至于修學養士輕徭以寬民力薄征以通商賈蜀既富實乃罷京湖之餉邊關無警又撤東南

之戍自寶慶以來蜀閫未有能及之者惜其遽以太平自詫進蜀錦蜀箋過于文飾久假便宜之權不顧嫌疑昧于勇退遂來讒賊之口而又置機捕官雖足以廉得事情然寄耳目于群小虛實相半故人多懷疑懼至于世安抗命威名頓挫齎志以沒

孫子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玠築十餘城因山爲壘屯兵聚糧爲必守計又曰大吏怒而不服世安拒命而玠威名頓挫又曰擇人而任之玠任張實王惟忠朱文炳各[illegible]其事是也

宋趙范

趙范字武仲京湖制置使方之子也嘉定十三年嘗與弟葵敗金人于高頭十四年出師唐鄧范與葵監軍孟宗政時知棗陽將干供億使人問曰金人在蘄黃而我出唐鄧何也范曰不然徹襄陽之備以救蘄黃則唐鄧必將啗吾後且蘄黃之寇正銳者先擣唐鄧以示有餘唐鄧

[illegible]之不暇則[illegible]自不守而自固寇在蘄黃師日以老然後回師蹙之可勝敵而無後患矣則金人于久長與弟葵俱授制置安撫司內機十七年進直徽猷閣知揚州淮東安撫副使劉全王文信二軍老幼留揚州范欲修軍政懼其徒漏泄兵機乃時餽勞二家既大喜范即遣徐晞稷書令教二人契家歸之二人從之范厚賚以遣有孫海者其衆亦八百范并請抽還楚州又請撥馬軍三千招游手之强壯者及籍寧城重

役人充之別籍民爲牛年兵春夏在田秋冬敎
閱官免建砦而私不廢農彭義斌使統領張士
顯見范請合謀討李全范告于制置使趙善湘
曰以義兵感全如山壓卵然必請而後討者知
有朝廷也失此不右而右內徙則擢綱解紐矣
萬一義斌無朝命而成大勳是又唐藩鎭之事
之得也莫若移揚州增戍之兵往盱眙而
內總管兵各留半以備金人餘皆起發擇一能
將統之命葵摘淮西精銳萬人與會于楚州出

向漣海道五十艘入淮以斷賊歸路密約義斌
自其攻之事無不濟四總管權位相伴劉琸雖
得其歡心而不能制其死命如用琸須令親履
行陣指蹤四人不可止坐籌帷幄也不報范又
曰國家討賊則自此中興否則自此不振若朝
廷不欲張皇則范乃提刑職在捕盜但令范以
本路兵措置楚州鹽賊范當調時青張惠兩軍
之半及其船數百徑薄楚城以遏賊路調夏全
范成進之半據漣海而守之又移揚州之戍以

戍盱眙然後親提精兵雄勝忠勇等就時青於
城外示賊以形勢諭賊以禍福賊必自降若猶
拒守則南北軍民雜處必有內應者矣別約義
斌攻之于世山陽下則進駐漣海以應之撫歸
附家屬以離其黨不出半月此賊必亡若是則
不調許浦水軍但得趙葵三千人亦足矣若朝
廷憚費則全有豫買軍需錢二十萬在眞州且
漣楚積聚多自足前丞相史彌遠報范書令各
享安靖之福范所造計議官閻之白但恐禍根

轉深不得安靖爾會金且至范又獻計曰無幾
不發事已無及侯景困東河南致毒蕭氏今逆
全不得志于義斌而復慮四總管應之歸據舊
巢其謀必急然感之于喪敗之餘者易圖之于
休息之後者難別四總管合謀音露必難遂已
但事機既變局面不同若廟筭果定不欲出敎
令但得密賜指授范一切伏藏不動只約義斌
使自彼攻其所必救則機會在我而前日之策
可用矣還報戒范無出位專兵范乃爲書謝廟

掌其日賊見范爲備不得以肆其姦他日必舉指范爲首禍激變之人劾朝廷以去范先生必背曰是何惜一趙范而不以紓禍哉必將縛范以授賊而范遂爲宋晁錯欲望矜憐別與關慢差遣彌遠得書爲之動心二年春奉祠三年知安慶府未行改知池州彌遠訪將材于葵葵以范對進范直顯文閣淮東提點刑獄兼知滁州范曰弟而舊兄不順以毋老辭乃上書彌遠曰淮東之事日異日新然有淮則有江無淮則江

（眉批：葵西青中獨寡則之去位死的）

以此港汊蘆葦之處敵人皆可潛師以濟江面數千里何從而防哉今或謂巽辭厚惠可以啗賊而不知脂彼款兵之計或謂斂兵退屯可以緩賊而不知成彼深入之謀或欲行清野以嬰城或欲聚烏合而浪戰或以賊詞乍順乍逆而爲喜懼或以賊兵乍進乍退而爲寬緊皆失策也失策則失淮失淮則失江而其失有不可勝計者矣夫有退寇之兵有游擊之兵有討賊之兵今實應之逼山陽天長之逼盱眙須各增戍

（眉批：此言爲淮與江相表裏皆決策不確）（眉批：此三兵是總下方見之）

兵萬人選良將統之賊來則堅壁以挫其鋒不來則耀武以壓其境而又觀釁伺隙時遣偏師擣其不備以示敢戰使雖欲深入而畏吾之擣其虛此退寇之兵也盱眙之寇素無儲蓄金人亦無以養之不過分兵擄掠而食當量出精兵授以勇校募土豪出奇鼓伏以剿殺之此游擊之兵也維揚金陵合肥各聚二三萬人人物必精將校必勇器械必利教閱必熟紀律必嚴賞罰必公其心術念慮必人人思親其上而死其

長信能行此半年而可以強國一年而可以討賊矣既不能深入擄掠復無所獲而又懷見討之恐則必反而求贍于金金無餘力及此則必怨之怒之吾于是可以嫁禍于金人矣或謂揚州不可屯重兵恐連賊禍是不然揚州者國之北門一以統淮二以蔽江三以守避冦豈可無備哉善守者敵不知所攻今若設實應天長三屯以扼其衝須重其帥閫以張吾勢賊將不知所攻而敢犯我揚州哉設使賊不知兵勢而

（眉批：此數語已盡金之情如此不能深入擄掠無獲又恐見討此三意相承上來）（眉批：此下論揚州可屯兵）

犯揚州。是送死矣。朝廷乃召范稟受成。復令知池州。紹定元年。試將作監知鎮江府。三年。又為淮東告廟堂。請罷調停之議。一請檄沿江制置司調王明本軍駐泰興港。以扼泰州下江之捷徑。二請檄射陽湖人為兵。屯其半高郵。以制賊後。屯其半瓜洲。以扼賊前。三請速調淮西兵合滁陽六合諸軍。圖救江面。不然。范雖死江皋無益也。朝旨乃許范刺射陽湖兵。每過二三萬人。就糧節制。范又遺書湘書曰。今日與宗社同休戚者。在內惟丞相。在外惟制使與范及范弟葵耳。賊若得志。此四家決無存理。于是討賊之謀遂決。遂殄全。進范兵部侍郎淮東安撫使兼知揚州兼江淮制置司參謀官。以次復淮東。加吏部侍郎。進工部尚書。沿江制置副使。尋兼淮西制置副使。未幾為兩淮制置使節制[illegible]。又進端明殿學士京河關陝宣撫使。知開封府東京留守。入洛之師大潰。乃授京湖安撫制置使兼知襄陽府。范至荊。倚王旻樊文彬李伯淵黃國弼

數人為腹心。輒久無紀。下無上下之序。民訟邊防。一切廢弛。屬南北軍將交爭。范失于撫御。于是北軍王旻內叛。李伯淵繼之。焚襄陽北去。南軍大將李虎不救。焚不定賊。乃因之劫掠城中。官民尚四萬七千。有錢糧在倉庫者無慮三十萬。弓矢器械二十有四庫。皆為敵有。蓋自岳飛收復百三十年。生聚繁庶。城高池深。甲于西陲。一旦灰燼。禍至慘也。言者劾范。降三官落職。依舊制置使。尋奉祠。論者猶未已。再降兩官。建寧府居住。端平三年。敘復寶章閣待制。後辭新職家居。

孫子曰。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范錯斷黃而擣唐鄧。又曰。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者。上將之道也。范上書陳討賊方略。又曰。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范與李伯淵等朝夕暱狎而民訟邊防。一切廢弛是也。

宋趙葵

趙葵。字南仲。范之弟也。與兄范俱有志事功。父方器之。聘鄭清之全子才為之師。又遣從南康

李㷩爲有用之學每聞警報與諸將偕出迎敵則深入死戰諸將惟恐失制置予盡死救之屢以此捷一日方賞將士恩不償勞軍欲爲變葵時十二三覺之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賚軍心賴一言而定人服其機警嘉定十年金將高琪烏古論慶壽犯襄陽圍棗陽人情震懼方帥范葵往戰敗走之十三年方帥葵及都統扈再興攻金人至高頭高頭金人必守之處也出勁兵拒戰葵率先鋒奮擊再與繼進破之

[illegible]進兵鄧州金人阻泚河以拒葵扈軍進擊諸將繼至金兵亦大出合戰大破之俘斬及降者幾二萬獲萬戶而下十數人奪馬八百逐北直薄城下而還十四年金人犯蘄州葵與范璞用鄧方命之曰不急敵毋相見也三月丁亥至唐州薄城孫陳金大將阿海引兵出戰葵麾精騎赴敵再與從之大捷斬馘萬餘金人閉門不出時金人圍蘄州者猶以萬數至益漸驕金之遂騎四千以援大揚與葵椒山出騎千數百葵

力戰連破之而金步騎大集會范再興軍合戰至夜分始解庚寅築軍分三陣范將左再興將右葵帥突騎左右策應金人背山亦分爲三以俟當而不先動范曰金人必復謀夜戰以倖勝乃嚴備大鼓令軍中聞疊鼓聲始動若彼未至五十步內而輒動者斬未幾金兵稍下山再興遂衝之果爲敵所乘遂逼范軍范疊鼓麾軍突鬪葵繼進殲金兵數千敵併力向再興葵率士豪祝文蔚等以精騎橫衝之金人僵屍相屬復

相持至夜分金人雖斂而陣如故范葵急會精校選死士數千黎明四面奮擊呼聲撼山谷金人走乘勝逐北斬首數千級副統軍授戈降拔所掠子女萬餘得輜重器械山積補葵承務郎知棗陽軍范授安撫司內機十七年李全往青州淮東制置使許國檄葵議兵葵至曰君侯欲圖賊而坐賊穿中備也無及惟有重帳前兵猶足制之爾國曰兵不能集集不能精奈何曰葵請總兩路之兵別其精銳君侯留一萬帳前賊

不敢動矣。國曰不若聚淮兵來攔而君遣之。既
足示衆。亦可選銳。葵曰有兵之職。必當衝要守
將豈可空壁以從制使命耶。必將分爭予朝。分
略自衛。一得朝命。必盡其强壯遣老弱以備數。
本欲選銳適得其惰。本欲示衆適示單弱。徒啟
戎心。國不聽。卒[illegible]寶慶元年。范[illegible]葵[illegible]
以營數雜遂單丞予趙寶應備賊。紹定二年。全
將入淅西。告糴實欲覘畿甸也。初全之獻俘也。
朝廷授以節鉞。葵策其必叛。上書丞相史彌遠

請發兵討之。乃旋葵直寶章閣淮東提點刑獄
兼知滁州。范刻日約葵。葵帥雄勝寧淮武定强
勇步騎萬四千。命王鑑扈斌胡顯等將之。已而
全攻揚州東門。葵親與搏戰。賊將張友呼城門
請葵出。及出。全隔壕立馬相勞苦。左右欲射全。
葵止之。問全何爲。全曰朝廷動見猜疑。今復
絕我糧餉。我非背叛。索錢糧耳。葵曰朝廷資汝
錢糧。寵汝官職。蓋不貲矣。待汝以忠臣孝子。而
乃反戈攻陷城邑。朝廷安得不絕汝錢糧。汝云

非叛。欺人乎。欺天乎。全無以對。彎弓抽矢向葵
而去。四年正月辛卯。全兵浚固城壍。范葵遣諸
將出城東門掩擊。全走土城。官軍躡之。蹂溺甚
衆。甲午。全兵千餘犯州東門。城中出兵應之。全
卻引去。[illegible]李虎出南門。楊義出東門。王鑑出
西門。[illegible]出某門。各徑抵賊圍。開土城數處。范
葵提兵[illegible]策應。全步騎數千出戰。諸軍奮擊。伴臧
其衆。丁酉。趙勝遣統制陸貴孫擧立砦堡砦于
北門。賊步騎分道來戰。勝擊退之。范葵于西門

賊閉壘不出。葵曰。賊俟我收兵而出耳。乃伏騎
破垣門。收步卒誘之。賊兵數千果趨環城。虎力
戰城上。矢石雨注。賊退。有頃賊別隊自東北驟
至。范葵揮步騎夾停橋邪躋並出。爲三迭陳蹂
待之。自巳至未。與賊大戰。別遣虎等以馬步三
百出賊背。而葵帥輕兵橫衝之。三道夾擊。與范
所制長槍果大利。賊敗走。翼日。全遣步卒三百
餘向城西門。乍進乍退。以誘揚州兵。復驅北丁
培濠衝塔鹿角。范葵遣騎將出夾城東西濠鋤

之親出州城西門分三道以進賊望風潰乃纂
勇力齎薪砲焚其樓櫓十餘賊自平山堂塵騎
下救道遇于俊軍而歸時正月望城中放燈張
樂姑示閑暇全亦往海陵載妓女張燈平山堂
矯情自肆范葵夜議詰朝所向葵曰東向利不
如出東門范曰西出嘗不利賊必見易因其所
易而圖之必勝不如出堡寨西門壬寅全置酒
高會平山堂有堡寨候卒識其槍垂雙拂為號
以報范喜謂葵曰此賊勇而輕若果出必成擒

矣乃悉精銳數千而西取官軍素為賊所易者
張其旗幟以易之全望見喜請李宋二宣差曰
看我掃南軍官軍見賊突鬬而前亦不知其為
全也范廌軍並進葵親搏戰諸軍爭奮賊始疑
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軍已塞其甕門全
窘從數十騎北走葵率諸將以制勇寧淮軍蹙
之賊趨新塘新塘自決水後淖深數尺會久晴
浮戰塵如爆壤全騎陷淖不能拔制勇軍卒長
槍三十餘亂刺之全曰無殺我我乃頭目羣卒

碎其屍而分其鞍馬器甲并殺三十餘人類皆
卒佐餘黨議潰去欲還淮安奉楊氏主之乙巳
國安用引五百騎徑南門趨灣頭范伏弩射之
賊呼曰爾巢陽援兵已敗走汝知之乎城中應
曰汝李全已爲戮汝何不降賊不應諸將欲追
賊范懼有伏兵先分兵燒圍城樓櫓夜半火光
燭天命東南諸門皆出兵范葵繼提精兵進四
鼓賊大潰丙午黎明葵追及賊于灣頭一戰又
破之奪回糧畜蔽野別將追至大儀不及進葵

福州觀察使右驍衛上將軍葵辭不受乃用葵
赴樞密院稟議尋進兵部侍郎六年十一月詔
授淮東制置使兼知揚州入對帝曰卿父子兄
弟宣力甚多卿在行陣又能率先士卒捐身報
國此尤儒臣之所難朕甚嘉之葵頓首謝曰臣
世受國恩當捐軀以報[illegible]端平元年朝議收
復三京葵上疏請出戰乃授權兵部尚書京河
制置使知應天府南京留守兼淮東制置使時
盛暑行師汴堤破決水潦泛溢糧運不繼所復

州郡皆空城無兵食可因未幾北兵[illegible]
發水牐兵多溺死遂潰而歸范上表劾[illegible]與
全子才各降一秩授兵部侍郎淮東制置使發
司泗州嘉熙元年以寶章閣學士知揚州依舊
制置使景定元年授兩淮宣撫使判揚州進封
魯國公尋奉祠咸淳元年加少傅二年乞致仕
特授少師武安軍節度使之奉冀國公舟次小
孤山薨是夕五洲星隕如箕贈太傅謚忠靖
孫子曰善戰者其節短范令軍中敵至五十

步始動又曰兵無選鋒曰北葵諭視兩路之
兵別其精銳又曰形之敵必從之葵收步兵
而賊兵果至又曰利而誘之范謂因其易而
圖之遂破李全是也

宋曹友聞

曹友聞字允叔同慶栗亭人武惠王彬十二世
孫也少有大志與仲弟友諒不遠千里尋師取
友登進士授綿竹尉改天水軍教授城已破猶
友聞單騎夜入與守臣張維細民屬戰兵退制
置使製大旗書滿身膽以旌之已而兵復至友
聞磬家財招集忠義得健士五千人制置使李
埴檄管忠義領所部守仙人關且行且戰至峽
口據險前軍統制屈信率所部突陳還所掠四
州人畜至秦埴遣左軍統制杜午迎擊力不能
敵友聞令諸軍乘高據險身冒矢石為士卒先
信與統制張安國領兵出戰兵退制置使檄捍
七方關北兵東破武休關已而破七方遂入沔
州令丞至大安又分兵自嘉陵[illegible]木皮口突出

沔進軍後進戰敗死之遂長驅入劍門友聞與
弟萬各率所部取閣道過寶峯山至青髯壩戰
于白水江中流兵退制置司檄駐閬州叛將魯
珍為陳隆之所斬珍部曲肆焚掠友聞討斬其
將郭虎齒廣楊仲等餘黨散去北兵入鳳州界
河池抵同慶友聞密走統制王漢臣統領張祥
授以方畧出戰兵至城下友聞部分諸將各守
一門偃旗伏鼓戒士卒俟漸近鳴鼓張旗矢石
並發又命漢臣等取間道出戰自提重兵尾敵

後大戰有功增平初友聞遣萬與忠義總管牂
當可分兵辟石頭青嵩谷前後大戰數合制置
使上其功特授承務郎權發遣天水軍北兵又
自西和至階州友聞曰階雖非吾境豈可坐視
而不救遂引兵與諸軍會命前軍統制全貴領
所部為先鋒統制夏用出其左張成出其右總
管陳庚及萬友諒往來督戰有功制置使趙彥
吶俾節制利州帥司軍馬駐劄石門控扼七方
越明年北兵破武休關入沔陽利路提刑高稼
死之制置使進屯青野原被圍友聞曰青野為
蜀咽喉不可緩遣萬領兵自冷水口度嘉陵江
至六股株屢戰有功夜銜枚由間道直趨青野
原制置使奇萬之勇令督諸軍戰守兵退友聞
引精兵亦趨至原下夜半截戰圍遂得解特授
右驍騎大將軍依舊利州駐劄北兵破沔州擣
大安友聞遣摧鋒軍統制王資踏白軍統制白
再興速趨雞冠隘左軍統制王進據陽平關友
聞登溪嶺手執五方旗指麾南畢兵數萬突至

陽平關遂遣進及遊奕部將王洵出戰友親帥
帳前兵及背嵬軍突出陣前左右馳射兵退友
聞謂忠義總管陳庚及當可曰敵必旋兵攻雞
冠隘宜急援之既而果以步騎萬餘攻隘庚以
騎五百為前決戰當可將步兵左右翼並進王
資白再興又自隘出戰蹀血十餘里兵乃解去
特授友聞積州防禦使兼管關外四川安撫權
知沔州節制本府屯戍軍馬兼四川制置司
帳前總管仍舊總管忠義軍馬明年友聞對兵
扼仙人關諜聞北兵合西夏女真回回吐蕃渤
海軍五十餘萬大至友聞語萬曰國家安危在
此一舉衆寡不敵豈容浪戰惟當乘高據險出
奇匿伏以待之北兵先攻武休關敗都統李顯
忠軍遂入興元欲衝大安制置使趙彥吶檄友
聞控制大安以保蜀口友聞馳書彥吶曰沔陽
蜀之險要吾重兵在此敵有後顧之憂必不能
越沔陽而入蜀又有曹萬王宣首尾應援可保
必捷大安地勢平曠無險可守正敵騎所長步

此時雖衆寡不敵了趙彥呐入建之令沔陽和制大發又失險要故雖乘夜出奇亦以喪敗若彥呐聽友聞之計或不至敗

兵所短況衆寡不敵豈可於平地控禦彥呐乃
不以爲然一日持小紅冊來速者七友聞議以
寡擊衆非乘夜出奇內外夾擊不可乃遣萬友
聞引兵上雞冠隘多張旗幟示敵堅守友聞選
精銳萬人夜渡江密往流溪設伏約日敵至內
以鳴鼓舉火爲應外呼殺聲其兵果至萬出邀
戰敵將八都魯擁萬餘衆達海帥千人往來搏
戰矢石如雨萬身被數創令諸軍舉烽及聞遣
選鋒軍統制楊大全遊奕軍統制馮大用引本

何等調度精密可惜終不敵衆也

部出東萊園擊敵後隊敢勇軍總管夏用知西
和州神勁軍總管趙興帥所部出水嶺擊敵中
隊知天水軍安邊軍總管呂嗣德陳庚率所部
出龍泉頭擊敵前隊友聞親帥精兵三千人疾
馳至隘下先遣保捷軍統領劉虎帥敢死士五
百人衝前軍前軍不動大兵三百騎道旁虎衆
銜枚突戰會大風雨諸將請曰雨不止津濘深
沒足宜候少霽友聞叱曰敵知我伏兵在此緩

大凡設伏不可遲緩以失

必失機遂擁兵齊進友聞入龍尾頭萬聞之五

此正是[illegible]不敵[illegible]以敗死

鼓出隘口與友聞會內外兩軍皆殊死戰血流
二十里西軍素以綿裘代鐵甲經雨濡濕不利
步鬭黎明敵兵益增遂以鐵騎四向圍繞友聞
歎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於是極口詬罵殺
所乘馬以示必死血戰愈厲與弟萬俱死軍盡
沒北兵遂長驅入蜀事聞特贈龍圖閣學士賜
廟褒忠謚曰節官其二子

孫子曰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兎敵不
及拒友聞偃旗伏鼓俟敵漸近矢石並發又

曰由不虞之道友聞銜枚由間道直趨青野
原又曰爭地吾將趨其後友聞遣不速趨雞
冠隘而敵兵退是也

按天澤佐元首攻武仙次攻金人又次攻宋元之名將[illegible]然不矜己[illegible]不侵主權[illegible]其終始

元史天澤

史天澤字潤甫秉直季子也身長八尺音如洪
鍾善騎射勇力絕人其兄天倪鎭眞定遣護送
其母歸北京既而天倪爲武仙所害府僚王縉
王守道與天澤燕語曰變起倉猝部曲散走多
在近郊公能迴轡南行不招自至矣天澤毅然

曰兄弟之讐雖死不避況未必死耶即脩習裝易甲仗南還行次滿城得士馬甚衆遣監軍李伯佑詣國王孛魯言狀且乞濟師孛魯俾笑乃解將蒙古軍三十人援之合勢進攻盧奴仙驍將葛鐵槍者擁衆萬人來拒戰天澤迎擊之身先士卒勇氣百倍賊退阻泒河乘夜而遁天澤追及之生擒葛鐵槍餘衆悉潰獲其兵甲輜重軍威大振遂下中山略無極拔趙州進軍野頭會天澤兄天安亦提兵來赴擊仙敗之仙奔雙門遂復真定宋大名總管彭義斌陰與仙合欲取真定天澤同笑乃解扼諸贊皇仙不得進義斌勢蹙栗山自守天澤遣銳卒五十摧鋒而入自以鐵騎繼其後縛義斌斬之未幾先令謀者結死士午城中大歷寺為內應夜斬關而入據其城天澤引步卒數十踰城東出至藁城求援于董俊俊授以銳卒數百夜赴真定而笑乃解兵亦至捕叛者三百餘人仙從數騎走保西山乃犢皆笑乃解盡民從賊驅萬餘人將殺之天

報仇之事

乞師孛魯欲滅武仙以報兄讐

擒葛鐵槍于[illegible]

敗武仙于趙州

斬彭義斌于贊皇

復真定

澤曰彼皆吾民但為賊所驅耳殺之何罪力爭得釋乃繕城壁立樓櫓為不可犯之計招集流散存恤困窮以抱犢諸砦仙之巢穴不即翦覆終遺後患急攻下之仙乃遁去繼又取蟻尖馬武等砦而相衛亦降庚寅冬武仙復屯兵于衛天澤合諸軍圍之金將完顏合達以衆十萬來援戰不利諸將皆北天澤獨以千人繞出其後敗一都尉軍與大軍合攻之仙遁去遂復衛州壬辰春太宗由白波渡河詔天澤以兵由孟津會河南至則睿宗已破合達軍于三峰山乃命略地京東招降太康柘縣尾岡睢州追斬金將完顏慶山奴于陽邑夏帝北還留睿宗總兵圍汴癸巳春金主突圍而出令完顏白撒自黃龍岡來襲新衛天澤率輕騎馳赴之比至圍已合天澤奮戈突至城下呼守者曰汝等勉力援兵且至復躍出其衆皆披靡遂與大軍夾擊之白撒等敗走蒲城天澤尾其後白撒等兵尚八萬俘斬殆盡金主以單舸東走歸德天澤追至歸

攻抱犢寨

復衛州

此下皆紀其為元伐金之事

敗金將白撒于蒲城

德撒吉思不花欲薄城背水而營天澤曰此豈駐兵之地乎彼若來犯則進退失據矣不聽會天澤以事之汴比還撒吉思不花全軍皆沒金主遷蔡帝命元帥倴盞率大軍圍之天澤當其北面結栰潛渡汝水血戰連日甲午春正月蔡破金主自縊死金亡移軍伐宋乙未從皇子曲出攻棗陽天澤先登拔之又攻襄陽宋兵以舟數千陳于樅石灘天澤挾二舟載死士直前擣之殺溺者甚衆丁酉從口溫不花圍光州天澤

爲元伐宋之事

先破其外城攻子城又破之師次復州宋兵以舟三千鎖湖面爲柵天澤曰柵破則復自潰親執桴鼓督勇士四十人攻其柵不踰時柵破復州人懼請降進攻壽春天澤獨當一面宋兵夜出所營天澤手殺數人麾下兵繼至悉驅其兵入淮水死乘勝而前所向輒克戊午秋從憲宗伐宋由西蜀以入己未夏駐合州之釣魚山軍中大疫方議班師宋將呂文德艤艦千餘泝嘉陵江而上北軍迎戰不利帝命天澤禦之乃分軍

取宋光州復州　破湖面之柵而復州自降　取宋壽春　取宋合州

爲兩翼跨江注射親率舟師順流縱擊三戰三捷奪其戰艦百餘艘追至重慶而還中統元年世祖命往鄂渚撤江上軍還受河南等路宣撫使俄兼江淮諸翼軍馬經略使二年秋九月扈從世祖親征阿里不哥詔丞相線真將右軍天澤將左軍合勢蹙之阿里不哥敗走三年春李璮以益都叛遂據濟南詔親王哈必赤討之繼命天澤往天澤聞璮入濟南笑曰豕突入笠無能爲也至則進說于哈必赤曰璮多譎而兵精

不宜力角當以歲月斃之乃深溝高壘絕其奔軼凡四月城中食盡軍潰出降生擒璮斬于軍門誅同惡者數十人餘悉縱歸明日引軍東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初天澤將行帝臨軒授詔責以專征俾諸將皆聽節度天澤未嘗以詔示人及還帝慰勞之悉歸功于諸將其愼密謙退如此至元三年以天澤爲輔國上將軍樞密副使四年改中書左丞相六年帝以宋未附議攻襄陽遣天澤與駙馬忽刺出往經畫

此段特記其謙讓慎密之事

至則相要害立城堡以絕其聲援為必取之計七年以疾還燕十年春與平章阿术等進攻樊城拔之襄陽降十一年詔天澤與伯顏總大軍自襄陽水陸並進天澤至郢州遇疾還襄陽帝遣侍臣賜以葡萄酒且諭之曰卿自朕祖宗以來躬擐甲冑跋履山川宣力多矣又卿首事南伐異日功成皆卿力也勿以小疾阻行為憂可且北歸善自調護還至真定帝又遣其子杠與尚醫馳視賜以藥餌天澤附奏曰臣大限有終死不足惜但願天兵渡江慎勿殺掠語不及他以十二年二月七日薨贈太尉謚忠武天澤平居未嘗自矜其能及臨大節論大事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四十始折節讀書尤熟于資治通鑑議論多出人意表拜相之日門庭悄然或勸以權自張天澤舉唐韋澳告周墀之語曰願相公無權爵祿刑賞天子之柄何以權為因以謝之言者慚服出入將相五十年上不疑而下無怨人以比于郭子儀曹彬云

此記其君臣眷顧之事

孫子曰地有絕澗必亟去之撒吉思背水[illegible]營天澤謂非駐兵之地又曰先奪其所愛則聽天澤攻破湖面之柵而復州請降又曰拔人之城而非攻也天澤縱降者而益都開門迎降是也

元伯顏

伯顏蒙古八鄰部人父曉古台從宗王旭烈兀開西域伯顏長于西域至元初旭烈兀遣入奏事世祖見其貌偉聽其言厲曰非諸侯王臣也其留事朕與謀國事恆出廷臣右世祖益賢之二年七月拜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諸曹白事有難決者徐以一二語決之衆服曰真宰輔也十一年大舉伐宋詔史天澤並拜中書左丞相行省荊湖天澤以病表請專任伯顏乃以伯顏領湖南等路行中書省所屬並聽節制秋七月陛辭世祖諭之曰昔曹彬以不嗜殺平江南汝其體朕心為吾曹彬可也九月會師于襄陽分軍為三道並進伯顏與平章阿术由中道循漢江

大師

江趨郢州。萬戶武秀爲前鋒，遇水潦霖雨，水漲無舟不能涉。伯顏曰：吾且飛渡大江，而憚此潢潦耶。乃召一壯士負甲仗騎而前，導麾諸軍畢濟。次鹽山，距郢州二十里。郢在漢水北，以石爲城，宋人又于漢水南築新郢，橫鐵絙，鎖戰艦，密竪杙木水中，下流黃家灣堡亦設守禦之具。堡之西有溝，南通藤湖，至江僅數里。乃遣總管李庭、劉國傑攻黃家灣堡，拔之。破竹席地，盪舟由藤湖入漢江。諸將請曰：郢城，我之喉襟，不取恐爲後患。伯顏曰：攻城下策也，大軍之出，豈爲此一城哉。遂舍郢，順流下。伯顏與阿术殿後，不滿百騎。十月，郢將趙文義、范興以騎二千來襲。伯顏未及介冑，亟還軍迎擊之，手殺文義，擒范興，殺之。其士卒死者五百人，生擒數十人。次沙洋，使一俘持黃榜檄文，傳趙文義首入城，招其守將王虎臣、王大用。虎臣等斬俘焚黃榜。伯顏復命呂文煥招之，又不應。日晡，風大起，伯顏命順風掣金汁砲，焚其廬舍，烟焰漲天，城遂破，生擒虎

今郢州西滕流下至漢有所不攻

陷周郢州伯又說虎

既拔沙洋城即進新城

臣、大用等，餘人悉屠之。次新城，令史豨剌沙洋所獲于城下，射黃榜檄文并城中，以招之。其守將邊居誼遣呂文煥與語，文煥至城下，飛矢中右臂，奔還。乃令總管李庭攻破其外堡，諸軍蟻附而登，拔之，餘衆三千猶力戰而死，居誼舉家自焚。十一月，阿术使右丞阿里海牙來言：渡江之期，伯顏不荅。明日又來，又不荅。阿术乃自來，伯顏曰：此大事也，主上以付吾二人，可使餘人知吾實乎？潛刻期而去。軍次蔡店，宋淮西制置使夏貴等以戰艦萬艘分據要害，都統王達守陽邏堡，荊湖宣撫朱禩孫以遊擊軍扼中流，兵不得進。千戶馬福建言：淪河口可通沙蕪入江。伯顏使覘沙蕪口，夏貴亦以精兵守之，乃圍漢陽軍，聲言由漢口渡江。貴果移兵援漢陽。十二月，諸將自漢口開壩，引船入淪河，徑趨沙蕪，遂入大江。伯顏戰艦萬計，相踵而至。諸將言：沙蕪南岸，彼戰船在焉，可攻而取。伯顏曰：吾亦知其可必取，慮汝輩貪小功，失大事，一舉渡江，收

宋人夏貴等分據要害元兵不得渡江乃從馬福之言由漢口開壩引船入淪河遂趨沙蕪以入大江此是出不意之謀

其全功可也。遂令修攻具，進軍陽邏堡，遣人招之。其將士皆曰：我輩受宋厚恩，戮力死戰，此其時也，安有叛逆歸降之理？備吾甲兵，決之今日。伯顏麾諸將攻之，三日不克。乃密謀于阿术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泛舟直趍上流，為擣虛之計，詰旦渡江，襲南岸，已過則速遣人報我。分遣阿里海牙督張弘範等先以步騎攻陽邏堡。夏貴來援，阿术出其不意，率軍泝流西上四十里，對青山磯而泊。是夜雪大作，遥見南岸多露沙洲，阿术登舟指示諸將，令徑趍是洲，載馬後隨。萬戶史格先渡，為其都統程鵬飛所却。阿术横身決戰，擒其將高邦顯等，死者無筭。鵬飛敗走，得船千餘艘。阿术與鎮撫何瑋等數十人攀岸步鬬，散而復合者數四，遂起浮橋而渡。阿里海牙繼遣張榮實、解汝楫等四翼軍船艦相銜，直抵夏貴。貴引麾下軍數千先遁，諸軍乘之，殺溺不可數計，追至鄂州東門而還。阿术遣使還

報伯顏，大喜，揮諸將急攻，破陽邏堡，斬王達，宋軍大潰。夏貴僅以身免。諸將請追之，伯顏曰：陽邏之捷，吾欲遣使前告宋人，而貴走代吾使，不必追也。諸將議兵所向，或欲先取蘄黄。阿术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先取鄂漢，雖遲旬日，可為萬全計。伯顏從之，師次鄂州。鄂恃漢陽，將戰，乃焚其戰艦三千艘，火照城中，兩城大恐。知鄂州張晏然、知漢陽軍王儀、知德安府來興國皆以城降。留左丞阿里海牙等以兵四萬分省于鄂，窺取荊湖。伯顏與阿术以大軍水陸東下。十二年春正月，至黄州，沿江制置副使、知黄州陳奕降。至蘄州，安撫使管景模出降。阿术以舟師先趍江州，兵部尚書呂師夔與知州錢真孫遣人迎降。伯顏至江州，師夔設宴庾公樓，選宋宗室女二人盛飾以獻。伯顏怒曰：吾奉天子明命，興師問罪于宋，豈以女色移吾志乎？斥遣之。三月壬戌，次丁家洲。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十三萬，號百萬，步軍指揮使孫虎臣為前鋒，淮西制置

此時三書不在似道以夾以不令鳴金以步軍此正所以敗者則走也

使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將後軍伯顏命左右翼萬戶率騎兵夾江而進砲聲震百里宋軍震動貴先遁以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衆我寡勢不支矣似道聞之倉皇失措遽鳴金收軍軍潰衆四十大呼曰宋軍敗矣阿朮挺身登舟手柁衝敵船舳艫相盪乍分乍合伯顏命步騎左右掎之追殺百五十餘里溺死無筭得船二千餘艘及其軍資器仗圖籍符印似道東走揚州貴走廬州虎臣走泰州而江東諸

此見將能而君不御

郡皆下淮西滁州諸軍亦相繼降四月有詔以時暑方熾不利行師俟秋再舉伯顏奏曰宋人之據江海如獸保險今已扼其吭少縱之則逸而逝矣世祖語使者曰將在軍不從中制兵法也宜從丞相言五月令奉御愛先傳旨召伯顏赴闕進中書右丞相行省如故詔書俾諭宋主十一月伯顏分兵為三道期會于臨安阿剌罕等以步騎自建康出西安趨獨松嶺董文炳等以舟師自江陰循海趨澉浦華亭伯顏及右丞相阿

塔海由中道節制諸軍水陸並進軍至常州先是常州守王宗洙遁通判王虎臣以城降其都統制劉思勇與張彥王安節等復拒之推姚訔為守固拒數月不下伯顏射書城中招諭皆不應乃親督帳前軍臨南城又多建火砲張弓弩晝夜攻之宋兵大潰屠其城姚訔及通判陳炤等死之生獲王安節斬之劉師勇變服單騎奔平江諸將請追之伯顏曰勿追師勇所過城守者膽落矣十二月次無錫宋將作監柳岳等奉

次常州師至無錫

其國主及太皇太后書宋兒垂泣而言曰嗣君幼沖在衰絰中自古禮不伐喪望哀恕班師伯顏曰汝國執我行人又殺害廉奉使等如我師不進將効錢王納土乎李主出降乎爾宋昔得天下於小兒今亦失於小兒蓋天道也不必多言遣囊加歹同柳岳還臨安十三年正月進軍

自無錫至臨平而宋主遣臨安知府奉表詣降

臨平鎮次皐亭山宋主遣知臨安府賈餘慶同宗室保康軍承宜使尹甫和州防禦使吉甫奉傳國璽及降表詣軍前伯顏受訖遣囊加歹以

以小惠多賂人而得以免此見名將處變安全也

宋傳瀾興入獻俘三十七人首百三十八級皆三縣七百三十四帝嘉伯顏曰本陛下成算阿术効力臣何功之有二十四年春二月武昔乃顏反詔伯顏窺覘之乃多載衣裘入其境輒以與驛人既至乃顏爲設宴謀執之伯顏覺與其從者趣出分三道逸去驛人以得衣裘故爭獻健馬遂得脫馳還白狀夏四月乃顏反從世祖親征卒擒乃顏二十九年秋宗王明理鐵木兒扶海都以叛詔伯顏討之相值于阿撒忽禿嶺賊據高險伯顏先登陷陣諸軍乘風奮擊大破之明理鐵木兒挺身走伯顏引軍夜還卒遇伏兵伯顏堅壁不動黎明遂引去伯顏輕騎追擊之斬首二千級俘其餘衆以歸諸將言古禮兵勝必禱于所征之地欲用所俘爲犧伯顏不可衆皆歎服軍中獲諜者析都欲殺之伯顏不許厚賜之遣齎書諭明理鐵木兒以禍福明理鐵木兒得書感泣以衆來歸未幾海都復犯邊伯顏留拒之廷臣有譖伯顏

不用因俘爲犧捨今斯亦不肯殺人之意

不殺諜者而使齎書諭降明理鐵木兒服德明之驗

且戰且却將以擒之也若將領不可如此

久居北邊與海都通好無尺寸之功者詔以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兒代之居伯顏于大同以俟後命玉昔帖木兒未至三驛合海都兵復至伯顏遣人語玉昔帖木兒曰公姑止待我翦此寇而來未晚也伯顏與海都兵交且戰且却凡七日諸將以爲怯憤曰果懼戰何不授軍於大夫伯顏曰海都懸軍涉吾地邀之則遁誘其深入一戰可擒也諸將必欲速戰若失海都誰任其咎諸將曰請任之即還軍擊敗之海都果脫去乃召玉昔帖木兒至軍授以印而行三十年冬十二月驛召至自大同明年正月世祖崩伯顏總百官以聽成宗即位拜開府儀同三司太傅錄軍國重事冬十二月丙申有大星隕于東北庚子伯顏薨伯顏深略善斷將二十萬衆伐宋若將一人諸帥仰之若神明畢事還朝歸裝惟衣被而已未嘗言功也

百萬兵若一人將有古賢者之德以此

孫子曰城有所不攻伯顏舍郢順流而下又曰趨其所不意伯顏以兵攻陽邏而遺阿术

潛兵渡江。又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世祖謂
將在軍不從中制。又曰因其敵隙而用之。
顏厚賜諜者遣齎書以諭明理是也。

元張弘範

張弘範。字仲疇。柔第九子也。善馬槊。頗能爲歌
詩。中統初授御用局總管。三年。改行軍總管。從
親王哈必赤討李璮於濟南。柔戒之曰。汝圍城。
勿避險地。汝無怠心。則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
苟有來犯。必來救。可因以立功。勉之。弘範營城
西。璮出軍突諸將營。獨不向弘範。弘範曰。我營
險地。璮乃示弱於我。必以奇兵來襲。謂我弗悟
也。遂築長壘。內伏甲士。而外爲壕。開東門以待。
之夜令士卒浚壕益深廣。璮不[illegible]也。明日果擁
飛橋來攻。未及岸[illegible]者突
入壘門。遇伏皆[illegible]子
也。至元元年。帝念[illegible]之功。授順天路
管民總管。佩金虎符。六年。括諸道兵圍宋襄陽。
授益都淄萊等路行軍萬戶。朝廷以益都兵乃

李璮所教練之卒。勇悍難制。故命領之以戍鹿門
堡。以斷宋餉道。且絕郢之救兵。弘範建言曰。國
家取襄陽爲延久之計者。所以重人命而欲其
自斃也。曩者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師坐
視無禦之者。而其境南接江陝。歸峽商販行旅
[illegible]絡繹不絕。寧有自斃之時乎。宜城萬山以
[illegible]江西。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則庶幾速斃之道
[illegible]府奏用其言。移弘範兵千人戍萬山。既城。
[illegible]將士較射出東門。來師奄至。將佐皆謂衆寡
不敵。宜入城自守。弘範曰。吾與諸君在此何事。
敵至將不戰乎。敢言退者死。即擐甲上馬。立遣
偏將李庭當其前。他將攻其後。親率二百騎爲
長陣。令曰。聞吾鼓則進。未鼓勿動。宋軍步騎相
間突陣。弘範軍不動。再進再卻。弘範曰。彼氣衰
矣。鼓之。前後奮擊。宋師奔潰。八年。築一字城逼
襄陽。破樊城外郭。九年。攻樊城。流矢中其肘。裹
瘡見主帥曰。襄樊相爲唇齒。故不可破。若截江
道。斷其援兵。水陸夾攻。樊必破矣。樊破則襄陽

何所恃從之明日復出銳卒先登遂拔之襄陽旣下偕宋將呂文煥入覲賜錦衣白金寶鞍將校有賞有差十一年丞相伯顏伐宋弘範率左部諸軍循漢江東路鄂西南攻武磯堡取之北兵渡江弘範爲前鋒宋相賈似道督兵阻蕪湖殿帥孫虎臣據丁家洲弘範轉戰而前諸軍繼之宋師潰弘範長驅至建康十二年次瓜洲分兵立柵據其要害揚州都統姜才以二萬人出[illegible]弘範佐都元帥阿术禦之與宋兵夾水

[illegible]弘範以[illegible]渡衝之陣堅不動弘範引却一騎躍馬揮刀直趨弘範弘範旋轡反迎刺之應手斃馬下其衆潰亂追至城門斬首萬餘級自相蹂藉溺死者過半宋將張世傑孫虎臣等率水軍於焦山決戰弘範以一軍從旁橫衝之宋師遂敗追至圌山之東奪戰艦八十艘俘馘千數上其功改亳州萬戶十四年師還授鎮國上將軍江東道宣撫使十五年宋張世傑立廣王昺于海上閩廣響應俾弘範往平之授蒙

古漢軍都元帥陛辭奏曰漢人無統蒙古軍者乞以蒙古信臣爲首帥帝曰汝知而父與察罕之事乎其破安豐也汝父欲留兵守之察罕不從師既南安豐復爲宋有進退幾失據汝父深悔恨良由委任不專故也豈可使汝復有汝父之悔乎弘範爲李恆爲己貳至揚州選將校水陸二萬分道南征以弟弘正爲先鋒戒之曰選汝驍勇非私汝也軍法重我不敢以私撓公勉之弘正所向克捷進攻三江寨寨據險乘高不

可近圍逼兵向之寨中持滿以待弘範下令下馬治朝食若將持久者持滿者疑不敢動而他寨不虞也忽麾軍連拔數寨囬擣三江盡拔之至漳州軍其東門命別將攻南門西門乃乘虛破其北門拔之攻鮑浦寨又拔之由是瀕海郡邑皆望風降附十六年正月庚戌由潮陽港發舶入海至甲子門獲宋斥候將劉青顧凱乃知廣王所在辛酉次崖山宋軍餘艘碇于海中建樓櫓其上隱然堅壁也弘範引舟師赴之崖山

[illegible]

東西對峙其北水淺舟膠非潮來不可進乃由山之東轉南入大洋始得逼其舟又出奇兵斷其後路燒其宮室甲戌李恒自廣州至授其戰艦二使守北面二月癸未將戰或請先用砲弘範曰火起則舟散不如戰也明日四分其軍軍其東南北三面弘範自將一軍相去里餘下令曰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先麾北面一軍乘潮而戰不克李恒等順潮而退樂作宋將以為且宴少懈弘範舟師犯其前衆繼之豫搆戰樓

[illegible]

於舟尾以布幛障之命將士負盾而伏令之曰聞金聲起戰先金而妄動者死飛矢集如蝟伏盾者不動舟將接鳴金撤障弩弓火石交作頃刻并破七舟宋師大潰宋臣抱其主昺赴水死獲其符璽印張世傑走交趾風壞舟死海陵港其餘將吏皆降嶺海悉平十月入朝賜宴內殿慰勞甚厚未幾疾作帝命尚醫診視病甚沐浴易衣冠扶掖至中庭面闕再拜退坐出所賜劍甲付子珪曰汝父以是立功汝佩服勿忘也語竟而卒

孫子曰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弘範浚壕深廣以懼敵又曰利而誘之弘範引却以誘敵騎而刺之又曰攻其所不戒弘範因他寨不虞麾兵連拔數寨又曰用而示之不用弘範令聞樂作乃戰是也

註釋評點古今名將傳卷之十四

擣憶江州事其巢穴是進而不宜衝若斫其虛也

方氏所窺即日同章溢環環間道走金陵且謂溢環吾西湖言驗矣既見　上陳時務一十八策　上大悅俄陳友諒傾國入寇壓金陵軍勢甚張　上欲發兵禦之而衆惟據不决有請出金帛一者有欲鍾山王氣而奔據者有勸納款者公後至獨張目不言　上爲起入內趣召公公言先斬主納款及奔鍾山者　上因問計安出乃曰敵驕矣誘之深入而伏兵徼取之彼易易耳敗成定霸在此舉而言納款及奔[illegible]也

上從之大破友諒盡覆其衆以克敵賞酬公公辭不受時　上謀以定江東稱　吳國公而中書省設小明王以猶奉韓林兒公怒罵不拜曰何爲奉牧豎者爲　上陳天命所在　上感悟始定征討大計師攻友諒之皖城不下公謂彈丸地何足久勞師友諒聰破矣急進薄江州彼必遁江州下皖城焉往友諒果遁都督馮勝攻其城　上使公授之方略公以一赫蹏付曰夜半出兵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即設伏西

有黑雲起者賊伏也勿輕動日中易而黑雲漸薄西與青雲接者賊歸也銜枚躡其後擊之可盡擒也勝啓讀亦未敢信已而青雲黑雲起具如公言遂奉而破賊取其城友諒之丞相胡廷瑞使其子請以洪都降有所要質　上難之公從後蹴所坐胡床　上悟而許洪都下前是公以母喪告歸　上留不得行至是復申前請始許公至衢而苗軍叛殺金華括蒼守將胡大海耿再成等衢人洶洶其將夏毅恐甚迎公入

衆卽帖伏公爲移書諸屬邑俾固守俟平章之兵而悉誅諸叛將公治葬畢因謄書宣　上威德以示方氏方氏遂請降俄驛召還道建德而張士誠來冠李文忠時爲帥奮欲擊之公使勿擊曰三日後必走走而尾之可盡擒也三日公登城望曰賊走矣衆見其壁壘旗幟如故且聞嚴鼓聲莫敢發公復趣之至其所則空壁所留皆老弱追而薄之東陽悉獲其衆公入謝　上從容問曰吾欲取陳友諒張士誠而緬生謂

士誠密邇。且富而驕。宜先。若爲我策之。公對曰。陳氏據上游。竊名號。乃心無日忘我。此不宜久蘊崇之。取陳氏。士誠則囊中物矣。會友諒復攻洪都。　上遂率師迎敵之。大戰于彭蠡湖。雖小利。尚未決。公請移軍湖口。以金木相犯日決勝。陳氏遂平。擢太史令。秩正三品。公領之。日中有黑子。公奏東南當失一大將。俄而叅軍胡深伐陳友定敗沒。　上方欲刑人。而公適入。上語之以夢。有血而土傅之。故欲應之。公曰。頭上血衆也。傅以土。得衆且得土也。應在三日。　上爲停三日待之。而海寧降。　上大悅。悉以所停囚付公。繼歸里。熒惑守心。羣下皆惴惴。以　上且有加僇。公密奏宜下書罪己。以回天意。　上許之。衆乃安。大旱。　上特命公讞滯獄。甫決雨隨澍。　上卽位。擢御史中丞。領太史令。時處州七縣。糧常加於宋歲額五升。而　上獨令青田糧以五升爲額。曰令鄉里子孫。世世頌劉伯溫也。　上欲相中書左丞楊憲。問公。公素與憲善。對曰。

憲有相才。無相器。又問右丞汪廣洋。曰。此褊淺殆甚于憲。叅政胡惟庸何如。曰。用之僨轅破犁禍也。　上曰。吾固難之。吾之相終無逾先生。公對曰。臣非不自知。臣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其後憲以怙寵。廣洋以巽懦。惟庸以大逆。皆不良死。　上幸鳳陽。公與左丞相居守。請于　上謂宋元以寬縱失國。且令刑亂用重。必使紀綱肅而後惠政可施。乃飭諸御史一切按劾權倖無所避。中書省都事李彬坐貪縱。見法。丞相以彬省掾且素暱之。請公緩其獄。公不聽。獄具馳奏報可。卽斬之。丞相大恚恨。俟　上歸。訴公盛夏祈雨僇人於壇壝之下。非所以奉承天意。　上惜公持其章不下。而風公以病請告。就醫青田。蓋洪武四年也。時　上再幸鳳陽。有欲建中都之意。又欲出塞滅王保保。公瀕行謂中都曼衍。非天子之居。王保保不可輕。明年大封功臣。　手詔叙公勳伐。召赴京。命兼弘文館學士。已封其祖父。皆永嘉郡公。乃封公開國輔運守

進文臣階資善大夫上護軍誠意伯勳級猶二
品而祿二百五十石僅得忠誠伯之半又明年
復予告歸里公既歸猶上章問　起居撰賀平
蜀頌　上優詔答之嘗爲　上陳甌閩事蓋甌
括之間有隙地曰淡洋其南抵閩界曰三魁爲
鹽盜藪方氏所由亂公奏于其地立巡司以控
扼之其姦勿使也相率挾逃戍之卒以叛大豪
復阼主之公時使其子璉上奏而不先白中書
省胡惟庸左丞掌相事銜公舊語使刑部劾公
欲擅淡洋地爲自塋不得則創立司之說以害
其人致激變事上不問復請逮其子璉又不問
而第令移文使公知奪其祿伯爵如故公馳入
朝見　上但引咎自責不敢言歸矣惟庸俄代
廣洋爲右丞相覘　上之念公怠乃陽爲好者
以八年正月朔挾醫來視疾公飲之毒覺有物
積胸中如拳石又三月寖劇　上使問之知不
能起乃爲文以賜給驛舟護歸青田亡何竟卒
年六十五公且卒以生平所習天文秘書封授

子璉曰服闋函上毋令後人習之爲言勸　上
修德省刑祈天永命宜寬猛若循環毋持一端
諸形勢要害之地宜屯重兵與京師形勢相連
絡授其次子仲璟曰惟庸方在事　上之無益
不久必敗敗則　上必思我其時可密聞也公
爲人剛毅有大節慷慨敢言遇天下利害果毅
奮發不復反顧而揣摩事計多中其于天文尤
邃斷不爽若鬼神初　上禮重之呼老先生而
不名又數[illegible]謂人伯溫吾子房也洪武十三年
上誅左丞相惟庸等果復思公言召其子璉
拜考功監丞遷江西右參政蚤卒二十三年
召璉子廌復故封誠意伯歲祿五百石予世襲
二十五年卒子法幼而璉弟仲璟奏公遺疏拜
閤門使遷谷王右長史靖難師起谷王開金川
門降而仲璟獨不屈下獄法亦停襲法子樞孫
景曾孫祿至景泰中　上思公功授世襲翰林
五經博士子禧前卒孫瑜至弘治中因給事中
吳士偉言晉授處州衛指揮使正德九年　賜

公不死矣

帝曰劉基學爲帝師才稱王佐孔明之任竺問人言敬輿之謀不負所學占事考祥明有徵驗運籌畫策動中機宜渡江策士無雙開國文臣第一受爵能讓懷蹈金踏海之風成功不居從辭教非當之壽可謂明哲允矣清貞特賜爾爲太師謚文成嘉靖十八年公入祀　太廟廡中瑜劉誠意伯食祿七百石與世券二十年瑜卒子世延嗣

李卓吾曰公中忌者之毒以太真故晚而上顧渡海以劉故不肯爲子房和光同塵世已藏身明矣此其人品識見實居留侯前世人或聞見反以公爲不逮子房非也一進一退自有定數一勝一負自有定時而死生死大事迷者俟命而行達人知天已定公既精天文安有不知已死洪武八年而已死之催六十又五今觀公封天文秘書以授子璉也且責令璉亟上之又爲書以授次子仲璟而曰必待惟庸敗後乃可密聞至十三年　上竟誅惟庸累坐夷滅者數萬果思公言召璉而拜官遂卒孫廌繼之襲封誠意伯增祿五百石且予世券公一時剛直以貽不可以觀予而仲璟復奏公遺疏拜閣門使璉與廌咸卒於二十五年前而仲璟獨著節于靖難後公爲開國功臣第一仲璟爲靖難忠臣世濟其美孰謂公獨授書於仲璟爲無意哉故曰皆天也公唯知天而已不然何貴於知天哉

明徐達

不但功第一　不與德合肩　第一

與常遇侯周公　並中相上下

所以能力

徐達鳳陽人爲人長身高顴赤色沈毅剛決儕伍咸莊憚之時郭子興據濠梁稱滁陽王而太祖爲其部帥用事達仗劍往從從略定遠張家堡得兵三千人又從襲橫澗山寨得兵二萬人時年二十二所委使必効而又時時以王霸之略進　帝大悅曰此國器也授鎮撫俾位諸宿將上尋從破元兵於滁州潤再從取和陽拒殲其援師皆有功而賊帥孫德崖來與子興合已復有隙軍且鬨　帝馳單騎往撫爲所執而

子幽前已誘執德崖於是達請以身之德崖軍代曰歸我朱公子我亦歸而孫帥 帝始得脫達亦得脫會滁陽王死 帝爲大帥達益重從下命通海等水寨與蠻子海牙相距達別率精兵數千取溧陽溧水二城斷其肘故諸軍前薄大破蠻子海牙從渡江拔采石擣太平與常遇春皆爲軍鋒冠而達獨參預密謀進止尋從破擒元將陳埜先復大破蠻子海牙乘勝下集慶路 帝得吳國公欲將達而少之乃會諸將陽

責達等以不能戢下召軍正使定罪達等頓首請死乃已已而命達率諸將攻鎮江走苗帥完者徒平章定定號令明肅城中不知有兵達自是專爲將兵置淮興翼元帥府於鎮江達領之時張士誠王平江誘我降將陳保二發舟師自常州來逼達禦之敗其軍於龍潭追奔至常州請益師 上以兵三萬益達達乃分其軍爲三薄常州而壘士誠之弟士德以卒數萬來援達與諸將計曰士德勇冠軍且狡未易力勝也去

城十八里爲三覆以待而別選鐵騎屬總管王均用將之乃前徼士德兵既交均用鐵騎衝其中堅陣亂士德走遇覆馬蹶獲之遂大破其軍殺鹵以萬計進圍常州不下 帝乃故奪元帥達以下一官而賜書曰虜降失陳保二老師孤城吾所以重過將軍也將軍勉思補前過大善不者三尺不貸汝因復益以精兵二萬達乃合四營兵爲二以相救而外營常遇春來應夾攻破之凡九月而常州下達別將輕兵取馬馱沙

以爲靖江縣進攻寧國府破走其將謝國璽寧國守臣楊仲英等堅守不下 帝以大兵繼之而仲英降復以輕兵狥宜興谿別道下常熟距平江不百里而軍平江大震已復與平章邵榮圍宜興分兵塞太湖口援道絕宜興下時 帝以重兵定婺處將略有浙東諸郡而陳友諒之六將趙普勝以兵陷池州復進據樅陽水寨數往來窺伺 帝念不及援達遣其將選精卒襲敗之普勝棄舟走復追擒其部將獲艨艟數百

遂復池州捷聞　帝大悅謂徽達何以紓我內顧超拜奉國上將軍同知樞密院事亡何　帝取無爲州達以兵自無爲夜掩浮山寨破趙普勝之別將胡總管於青山窮追至潛山復破斬友諒之部參政下潛山達還鎮池州　帝諜知友諒且犯池命僉樞密院常遇春以兵來助使使語達友諒旦夕至則設伏九華山下而掩其後可盡取也達乃與遇春笑選卒萬人伏九華友諒至盡銳攻城城中伐鼓大噪伏盡發城中

應　大破其衆斬首萬餘級生獲三千人遇春曰此勁敵也不殺爲後害達不可以狀聞帝報使者天下戰方始毋多殺多殺是逆距之也而遇春則以夜阬其十之九　上不懌命悉縱其三百人歸友諒而曰此吾不一將之故也達自是專爲大將矣友諒既陷我太平遂盛兵壓建康　帝設奇大破之達將將南門外兵功最多遂與馮國勝等追及於慈湖縱火焚其舟至采石復鵬其黑旗軍復太平遂取安慶尋從

攻取江州友諒走達破之別將兵屯漢江之湾口退沔陽戰艦進中書省右丞洪都降將祝宗康泰反大帥鄧愈走達以池口軍還討定之宗走死檻泰送建康達遂移兵圍廬州將友諒先洪都而憤悉其衆來爭樓船高數丈圍數百重帝亦悉師溯流逆之趣召達自廬來會與友諒遇於鄱陽湖達先諸將蕩其前茅殺千五百人獲一巨舟而還軍威振既而達舟深入中敵火撲之更進戰復破敵而退將友諒兵盛帆檣後

先不見際　帝謂左右即不利奈彼乘勝何既而曰得之矣吾以達留守緩急可百全也夜以兵符授達飛舸還建康達至申約束嚴斥堠鎮靜若不有外兵者而　帝則已破誅友諒還矣師還即　吳王位而達爲左相國拜日　上召而論以元政之所以失且用怠終爲戒達等頓首謝復從平武昌還復論達等以更涉世故則智明人歷患難則慮周亡何率兵討廬州左君弼君弼走安豐遂取廬州乃率兵徇友諒屬城

之在荊湘湖南北者而湖湘悉平。召諭人會
師建康計所討率常遇春等以水陸兵往獨上
誠淮東郡邑首克泰州遂降興化會士誠犯宜
興乃以都督馮國勝攻圍高郵常遇春攻淮安
別將守泰州而身率中軍精卒渡江走宜興破
擒士誠兵解宜興圍國勝中高郵守將詭約降
使使入受之皆見殺 上怒撻國勝而趣達移
兵會攻克之復移師會常遇春攻淮安破其左
丞徐義兵於馬騾港進薄其城守將梅思祖降

元將樞密同知陸聚亦舉徐宿二州來歸惟安
豐爲元守達進師取之走其右丞忻都左君弼
與其援將竹貞元相擴廓帖木兒遣兵救徐州
達復大破斬之淮南北悉平。 帝乃與諸將相
謀討士誠右相國善長以士誠兵尚强且饒富
植宜少緩達持不可曰張氏汰而苛其大將李
伯昇輩積子女玉帛旦夕人耳用事者黃蔡葉
三參軍白面書生易與也臣奉 上威德以大
兵壓之當自潰 上大悅以左相國達爲大將

軍平章常遇春爲副將軍率師二十萬
討士誠僞於龍江進達等諭以毋擄掠毋殺僇
毋發丘壠毋毀廬舍又戒之曰士誠能以兵歸
命者必全之吾聞其毋葬閶闔之外墟毋據而
剗牧也將副將軍遇春欲徑擣平江 上曰不
然賊分其衆駐吳興錢塘以自輔我頓兵堅城
不克而招二輔之援非計也先攻吳興便乃悉
舟師自太湖趨薄吳興士誠之右丞張天騏參
政黃寶院判陶子實分道出戰達亦分兵應之

而遣驍將王國寶以長槍軍扼其歸王寶等敗
走遇春扼之遂圍其城五太子及其平章朱暹
僉樞密呂珍來援屯城東舊館達遣遇春等爲
十壘復敗右丞潘元紹兵而士誠自以兵來援
達逆戰大敗走士誠復破獲其同僉徐志堅復
破潘元紹之赤龍船於平望鹵其軍資甲仗皆
盡復大破舊館之援兵五太子及朱暹呂珍左
丞張天騏等降李伯珍亦降吳興下遂下吳江
州從太湖西出平江城南七里破鮎魚口山欄

復敗其兵於尹山橋遂悉水陸兵薄平江達營葑門分兵營婁胥閶盤諸門築長圍架木塔與城中浮屠等別築臺三成曰敵樓下瞰城中纖悉皆見帝使使之虜來請事 帝賜璽書勞之曰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天性沈毅有謀端重且武用能遏絕亂略消弭草雄今事事稟命將軍之忠吾甚嘉之然將在外君不御也自後軍中緩急將軍便宜行之勿以聞平江城堅難卒拔莫天祐時爲士誠守無錫更相脣齒其將楊茂善泅散從水中爲偵達獲茂釋而厚賞之使往來爲間因盡得其虛實士誠迫自出兵戰馬驚墮水輿入城其弟士信張幕城上踞銀椅進秋桃猶未及嘗而飛礮已碎其首矣士誠氣益奪達知城中困乃勵士鼓而破葑門遇春亦破閶門新祭其樞密唐傑等皆降遂大潰士誠收其餘兵三萬巷戰復潰馳歸拒門自縊久乃蘇檻送建康卒以縊死達之將破城也與遇春約曰師入[illegible]營而左公營而右將士入于一屏日掠

民財者死毀民居者死離營二十里者死既入而民不知有兵食衆互市如故達乃遣兵渡江下通州歸獻俘於戟門進封爲信國公賜給帛爲右丞相亡何議北伐平章遇春請直搗元都執居主以臨天下 帝曰壯哉而昔所畫下平江策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掩河南斷羽翼拔潼關而守之天下形勢入我掌握不待麾牧野而元都下矣鼓行而西雲中九原以逮關隴可席捲也達曰 上策之善於是信國公達爲征虜大將軍鄂國公遇春副之禡於龍門七里山大會諸將謂諸將軍非不健鬭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爲將之體者莫如大將軍達又謂遇春閫外之寄汝實任之茲行進取必自山東始大將軍至淮淮安沂州帥王宣與其子信業請降既而叛襲走我使臣徐唐臣等達怒急攻下沂州僇宣與其叛黨十餘人王信走 帝勞大將軍達賜書曰將軍今何嚮嚮益都則必以兵扼黃河斷其援邹不嚮益都西取

濟南濟寧二郡便兵難險度其在將軍金火二
星會於丑分後火逐金踰齊魯以時進取毋失
達遂率兵攻闞益都降其平章老保遂徇維膠
等先臨淄等諸州邑因兵威諭降樂安淄川守
將移兵下東平進次安山獲右丞杜天雨等遍
濟南走其大帥脫因帖木兒進逼濟寧走其大
帥陳平章而以都督張興祖守之遂與副將軍
遇春兵合取東昌所屬州邑皆下乃籍山東城
邑符印官之數以上洪武元年 帝即大位

立 皇太子達兼領太子少傅授銀青榮祿大
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右丞相少傅如故予誥
所以推揚勳略甚至至比之太公鄧禹云達以
大兵渡陳僑取汴梁時左君弼竹貞皆走之守
將困公李克彝所克彝謂君弼公在廬數與南
師角君何我悉麾下授公能與戰否君弼曰是
未易當有徐相國者善用兵我見之輒膽落克
彝乃驅兵民夜開門北走而君弼與竹貞率所
部迎降大軍入其城遂由中灤進略洛陽抵塔
兒溝元將詹同脫因帖木兒以兵五萬來拒[illegible]
將軍遇春突衝其前鋒達麾兵乘之元兵潰追
五十餘里俘斬無算洛陽大帥梁王阿魯溫以
其金印從吏民出降河南平達乃遣副將軍遇
春徇嵩州都督馮宗異徇[illegible]才徇陝州福昌陳
許諸守帥皆請降達西[illegible]潼關而守之遣使之
太原諭降元相擴廓帖木兒遂徇虢州毛胡廬
諸寨致其兵自益是年五月 帝聞達等平河
南爲幸汴梁居十日達自[illegible]詣行在 上置酒

勞之曰將軍哉忠爾忘身國爾忘家斯之謂與
河朔士民恐倒懸以待將軍將軍宜以時進兵
建勳立業此其日矣達與諸將頓首謝既退復
召達問討達對曰大兵平齊魯掃河洛擴廓自
保之不暇而敢離其穴我西據潼關李思齊張
思進愧奪遠竄元都一[illegible]中孤豚耳誰與爲臂
指者臣不佞仗 天威取之如拉朽因復奏曰
師進而彼北奔不窮跡之將爲異日憂 上曰
元世祖乘氣運而王我中國今衰矣彼且自澌

盡何煩我窮兵。出塞之後固守疆圉防其侵軼可也達遂拜命次河陰分兵徇河北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兵至衛輝平章龍二走追至彰德龍二復走遂取彰德廣平大將軍駐臨清分遣傅友德開陸道從步騎都督顧時濬河通舟師遂前下德州常遇春從與祖兵悉會取長蘆滄州擣直沽據之作浮橋以濟師丞相也速不戰走元都大震抵河西務敗其平章俺克等遂進取通州與遇春夾河而軍達軍東岸遇春軍西岸遇春敗其西岸兵擒國公卜顏帖木兒等入通州夜三鼓元君及其后妃太子開建德門。以其車服重寳逃逾五日達進師填濠入陳兵登齊化門執其監國淮王帖木兒不花居守太尉左丞相慶童平章迭兒必失朴賽因不花右丞張康伯御史中丞滿川等數以奉職無狀且不先納款僇之封府庫籍其圖書金玉樽彝以兵千人守宮殿門使宦寺監護其宮人妃主給餼廩無缺吏士十切毋擾堵市不易肆已遣指揮

華雲龍經理都城右丞顯參政友德平章曹良臣都督顧時率驍騎偵邏略口楊鎮撫以舟師守直沽聞詔達與遇春定山西遇春以兵先下保定尋下河間下真定而右副將軍宗異巳定懷慶度太行取澤潞大將軍帥大兵繼之使右丞顯參政友德以鐵騎為前鋒略平定州而北時擴廓帖木兒兵方出保安謀踰居庸關擣故都達聞之謂諸將曰擴廓兵遠出太原必虛北平孫都督據六衛之師足以抗禦我直擣太原覆其巢所謂批亢擣虛也太原下擴廓不戰潰矣諸將皆曰善遂以輕騎前抵太原而營擴廓還軍來救鋒銳甚副將軍與達計以步兵未集而輕與戰此危道也虜不解遠斥候固營壘可掩而取達善之而會擴廓部將豁鼻馬者來約降請為內應乃選精騎銜枚夜襲之擴廓方然燭使二童子挾書以侍卒聞營壘不知所為跣一足乘驏馬以十八人走大同豁鼻馬降達次山建大將旗鼓拔其營得甲卒四

萬馬四萬匹乘勝之大同擴廓遂走甘肅復遣
顯友德以步騎徼破賀宗哲於石州而身率兵
自霍下平陽河州府。[illegible]悉平遂渡河鄜城守
將迎降克同州趨鳳翔奉元爲都省而平章
李思齊據鳳翔張思道據[illegible]與孔興脫列伯據鹿臺
各有重兵以衞奉元思道等聞達兵至三日遁
達遂進渡渭至三原父老千餘人出迎達。
撫慰之遣左丞周凱入[illegible]約束要日師進奉元
其約束如下故都城大兵入[illegible]以奉元爲西安

府副將軍兵逼鳳翔李思齊[illegible]鳳翔下達
與諸將議所攻皆以張良弼[illegible]才不如李思齊慶
陽易於臨洮請先出隴州取慶陽後度隴攻李
思齊於臨洮達曰不然思道自守虜耳城險而
兵精卒未易拔也臨洮北界河湟西控羌夷地
富而人衆以大兵臨之思齊不走絕徼則束手
降矣思齊降全陝皆我有遂決策度隴克秦州
走其將呂德張義王韋昌總師汪靈真保平章
梁子中商暠等降遂遣馮將軍以天策羽林諸

衞驍騎逼臨洮李思齊降。得其衆之餘萬乃以
兵攻靖寧。走知院杜伯卜哈度六盤山襲走豫
王盡獲其部落輜重使使諭慶陽張思道帶兩
其弟良臣以兵守而從輕騎跳其寧夏遇擴廓
帖木兒爲所執良臣聞之使使納款達遣右丞
顯東騎士五千步卒六千。往受降良臣自疑以
兵來者皆捕誅我。乃佯爲蒲伏道左獻牛酒。而
夜襲顯顯被傷走達怒甚。即日以大軍圍慶陽
而分布精騎使平章俞通源略其西都督顧時

略其北參政友德略其東都督陳德略其南慶
陽援路絕達進逼西門其平章姚暉等開門納
師良臣父子自投井出而斬之并誅其黨二百
餘人陝西悉平　詔達還　京師第功宴諸功
臣以達爲首稱其攻取山東河南燕冀秦晉
處州郡克敵致勝振揚國威撫綏軍民得大將
體賜白金五百兩文幣五十表裏且大論封爵
擴廓帖木兒覘達還悉兵襲我蘭州不克尋敗
我援師殺指揮使于光時左副將軍遇春至三

年　上乃還達大將軍印。而以平章李文忠代遇春。分兵爲二。大將軍自潼關出西道。擣定西以取擴廓。左副將軍自居庸出東道。從大漠取元嗣主。達受命。即日行。遂至定西。擴廓退屯車道峴。達進師逼之。駐沈兒峪。隔深溝而壘。擴廓發精兵千人。由間道從東山下潛劫東南壘。衆軍皆驚擾。左丞胡德濟倉卒不知所措。達督率麾前卒擊之。敵始退。德濟故功臣越公大海子也。逮械之送　京師。而斬其部下趙指揮等數人以徇。於是衆股栗。明日達乃整兵奪溝而戰。以身先諸將士。諸將士毋不奮前角者。遂大破之。獲其郯王。濟王。國公平章韓札兒虎林赤等。文武僚屬千八百六十餘人。士卒八萬四千五百餘人。馬萬五千三百匹。橐駝驢騾牛羊以鉅萬計。擴廓脫身與妻子以十餘騎遁。渡黃河。得浮木以渡。遂由寧夏奔和林。德濟械至京。帝釋之。而以書諭達。謂將軍自效衞青不斬蘇建。獨不見穰苴之待莊賈乎。將軍誅之則已。不誅。吾且念其信州諸暨功。不得不曲赦。以伸吾不忍。自今而後。將軍毋事姑息。達既已破平擴廓。乃使御將軍因兵威勝降西番。而自攻興元。復取之。會左副將軍亦以兵襲應昌。盡得元嗣主之嫡孫。后妃將相。寶玉士馬車服無算。先後露布聞。　詔振旅還京。既至。　帝爲幸龍江勞之。所以慰賜有加。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參軍國事。進封魏國公。歲食祿五千石。予誥及鐵券。免三死。子免二死。仍世世勿絕。賚文綺帛百匹。明年。復以大將軍備境北平。以便宜從山後順寧等處軍民戶三萬五千八百戶。一十九萬七千餘。籍爲軍者給月廩。爲民者給田以耕。凡置屯二百五十四。定墾田一千三百四十三頃。北平軍府之用皆賴之。十二月。受　詔還京師。十餘日。　帝召達與曹國公李文忠。宋國公馮勝宴射。賜之交趾弓五十彤弓。有因諭之曰。古者諸侯有四夷功。賜之弓矢。天下甫息。肩得無

雖小敗而虜亦不敢進犯公之威可見

又有大興乎何日　帝御武樓詔[illegible]
魂尙出沒奈何達請曰亟發兵坑豎子耳虜兵
幾何曰十萬足矣　上曰吾與爾十五萬騎大
將軍出中路文忠以左副將軍出東路勝以征
西將軍出西路將各五萬騎轉餉私役者不與
達抵山西境都督藍玉爲前鋒敗其游騎於野
馬川復敗擴廓於土剌河擴廓遁與賀宗哲合
而拒我師於嶺北時師數發銳而易虜驟與之
戰不利死者萬餘人達因壘而牧之故徹侯功

臣無死者虜亦不敢入塞而偏將軍湯和遇他
虜於斷頭山亦敗左副將軍出塞道遠乏水後
軍爲虜所掩失徹侯曹良臣大校數人然得其
士馬輜重略相當獨征西將軍與副將軍友德
至西涼屢破虜盡收其妻子以私匿馬駝故嘗
不行而　上以達功大弗問也自是達連歲出
塞北平歲行盡仰召還上將印賜休沐以時宴
見懽欣有兄弟稱而達愈恂恂恭謹有從容謂
徐兄功大未有寧止欲以吾吳時舊邸居若達

固謝不敢一日強扶以酒既醉覆以被舁臥[illegible]
正寢達醒大驚俯伏階下呼死罪不已　上益
悅命有司爲治甲第表其坊大功曰令世世毋
忘爾功達長女尙　燕王　王　帝愛子也國
北平故達歸將印不踰月輒復之鎭時北虜漸
衰弱而亦畏達威名不敢復犯邊達亦戒守邊
者唯繕城戍簡士馬謹烽堠毋得徼功啓釁故
終達之鎭北平十餘歲兵民熙熙有太平色
燕王三子皆達女出親爲　王舅與　天子夷

輩而見　王必執臣禮不少間　王以是心念
之又得其用兵法所錄士皆精卒胡惟庸爲左
丞相憸而貪以達元勳貴重因欲內好達惡之
反賂達閽者福壽使爲詞以間達福壽發之達
亦不問惟時時爲　上言惟庸不可過委過委
必敗後惟庸反　帝以是益重達十七年達在
北平疽發背小愈　上使達子允恭視之　賜
傳書諭令九夷八蠻大者畏力小者懷德其[illegible]
軍何以臻此且召之歸而疾益甚　帝憂之[illegible]

延致天下名醫復禱於山川社稷城隍之神服假大將軍息數載以寧萬姓吾他日與之同往竟不起十八年春二月卒年五十四贈中山王諡武寧追封其三代而　手書其澗一區及奠女神人之功於墓道且曰婦女毋所愛財寶毋所取忠志無疵昭明日月惟大將軍一人而已自達薨　帝所授大將印獨宋國公勝涼國公藍玉而穎川侯友德以功進封公其受賑亦數然　上待之不能如達

弇州外史曰　高帝之取天下討初下建康再與陳友諒角賀在行而其他十七皆大將軍力也大將軍之應靖仁武洗幾築勝即古名世之佐曷過焉勞而不伐夙夜匪懈與功名終蓋所以處君臣之際微矣元女作配與王盤其成師於十五年後而貸靖難兩都二公光表後裔寵冠羣辟大豈孝哉

明常遇春

常遇春定遠人元末羣盜起盜魁劉聚得遇春而識之使為什夫長有所攻剽遇春敢力為入以是為聚所愛重然遇春察其急鹵略毋遠志屬　高皇帝駐兵和州乙未遇春偕其私卒數十來歸請為先鋒　上曰爾以饑來歸且有故主在遇春頓首泣曰劉聚盜耳無能為也僕得效犬馬之力某雖死猶生　上猶弗許既渡江抵采石元兵留陣磯上舟相去三丈餘遇春飛舸至　上麾之應聲挺戈躍而上敵皆披靡大兵乘之收其眾遂乘勝取太平始授總管府先

鋒無何進為總管丙申　上已渡江而諸將士家屬輜重皆在北滁和之守備單弱元中丞蠻子海牙擁舟師數萬禦據采石界其中音間絕上使遇春多張疑兵而自帥正兵直擣之既合遇春別操輕舸以精兵橫衝海牙之舟分而為二左右縱擊大破之悉俘其精銳自是元帥拒江之勢衰而南北通矣遂從取集慶路再從徐達取鎮江復為領軍先鋒徐達攻常州而降卒叛與張士誠合以圍達　命遇春以師援之

畏其擊大破七誠復爲總管進統軍大元帥明年克常州遷中翼大元帥尋從達下寧國分兵取馬馱沙遂取池州戰功最進行中書省都督又明年擢都督馬步水軍大元帥又明年從上取婺州復有功進鎭國大將軍同僉書樞密院事守婺州遂以其兵攻權州衢州下其院判張斌以卒萬人降進僉樞密院事庚子 召還京師尋從達守池州大破陳友諒之衆友諒入冦犯我於都城之龍灣 上設伏大破之遇春

功復最 上追友諒於江州遇春留守用法嚴軍民肅然辛丑進行省參知政事復從 上追友諒於安慶遂取江州還援龍灣寨之師張士誠之大將李伯昇圍我長興急 上遣遇春以大軍援其至伯昇拔營遁俘斬其後軍五千餘人壬寅城安慶破池州之叛卒羅友賢斬之餘黨悉平。 上所任將帥其最著者三人曰平章邵榮右丞徐達與遇春榮最爲宿舊且善戰既貴而驕有所不得志輒謀伏兵置酒要 上欽

而劫之事發就縛 上猶語諸將吾欲貸榮死以慰勞臣衆惟遇春直前曰人臣而以反名罪可宥臣誼不與之共生 上乃飲榮酒流涕而戮之以是心益愛重遇春癸卯張士誠旅將呂珍圍劉福通於安豐 上救之師至而珍已破城殺劉福通矣其兵勢盛而連營不陸爲戰守備甚嚴時汪元帥爲前鋒拔其中壘而據之會左右軍敗汪元帥兵欲出走阻於壍則殊死鬭卒不可敗而遇春以精騎橫突其脅凡一合三勝大軍乘之遂大勝進圖鄷豐元將左君弼

自廬州來救達與遇春擊大破之遂移薄廬州且下而友諒傾其國兵來爭南昌 上乃趣達遇春棄廬州之師歸遂從 上往救遇於鄱陽湖之康郎山達首敗其前鋒縱火焚敵舟二十艘殺獲以千計而敵不退友諒大將張定邊奮前犯 上 上舟適膠淺遇春從旁射定邊中之始引退 上舟脫而遇春舟復膠淺乃復力戰以脫明日復大戰乘風縱火焚其舟數十艘

湖水盡赤友諒弟友仁友貴等皆焚死連戰三日友諒之卒死者過半而我兵所亡失亦略相當既出湖口諸將佐氣稍稍奪欲縱之去遇春獨不言　上悟乃移舟扼上流而別出奇兵絕徇道凡旬五日友諒軍食乏其左右金吾將軍皆降友諒迫以百艘突圍湖口　上蹤之自晨至酉友諒中流矢死乃班師歛至策勳以遇春及廖永忠俞通海爲首賜土田金帛過當復從上討友諒之子理於武昌圍甫合而其丞相張

必先自岳來援遇春以五千騎迎擊破擒之必先友諒驍將也甲辰陳理饑窘出降進遇春中書平章政事尋從徐達收廬州始別將兵略定臨江之沙坑麻嶺十洞牛皮等寨乙巳遂定贛州下南安南雄韶州諸路師還取安陸襄陽丙午復從徐達克泰州已克高郵徇淮安徐宿安豐悉下之丁未大發兵討張士誠命遇春仍副大將軍徐達行舟師出太湖擒其萬戶尹義等直趣湖州之毘山與士誠兵水陸鏖戰敵大潰

遂薄其城飛車戰艦高與城堞埒其丞相士信掃境內兵來援築壘舊館扼我師之背遇春率奇兵由大全港大營於東阡却壓其背士信急抽精兵搏戰遇春鼓將士立破之復破其援兵赤龍船於烏鎮士信跳舊館之卒六萬悉降湖州下遂進圍平江路縛士誠以歸藉其兵得二十五萬時　上猶稱吳王召見戟門所以慰勞備至進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封鄂國公　上念遇春功大欲尊貴之而李善長

徐達已爲左右相國不能復置相乃以遇春爲平章軍國重事制蘇秩與相國等復議討中原遇春有所獻策大較欲輕兵直擣其心腹肢節當自解　上持重不之用也而心伏其勇至是命遇春爲征虜副將軍與大將軍達率步騎二十五萬以北　上親禡旗於龍江諭諸將當百萬之衆摧鋒陷陣所嚮披靡無如副將軍遇春第吾不虞其不能戰虞其輕戰耳夫遇春大將也而好與一小校爭能甚非吾所望也遇春頓

首拜　詔旣與大將軍合略定山東諸郡洪武元年遂破汴梁走其帥李景昌進攻河南元兵五萬陣洛水北將合遇春單騎突其陣敵以二十騎攢槊刺遇春遇春發一矢殪當先者大呼而入麾下壯士從之遂盡殺其二十騎敵遂大潰河南下諸郡邑悉平五月　上幸汴梁遇春馳入謁　上勞之曰將軍與大軍北征不踰歲而下中原之半功亦大矣勞且倍矣遇春頓首謝　上悅三日辭復往河南遂與大將軍略定

河北進逼其大都元主北走遂移兵徇太原元太傅河南王擴廓帖木兒太保安還師來援其鋒銳甚遇春與達謀夜劫之擴廓果潰走太原下改遇春為左副將軍居左副將軍馮宗異上二年取大同轉徇河東西渡關下奉元路遂與宗異合而西逼鳳翔其平章李思齊率所部十餘萬衆奔臨洮鳳翔下會元丞相也速以兵冦通州至白河而遁　上乃遣遇春以所部[illegible]重故元都部置將士而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副

之遇春謀元主在開平乃選部卒八萬騎二萬取道三河經鹿兒嶺抵惠州敗其將江文清於錦川獲士馬千計次全寧遂與也速遇復敗之進次大興州遇春使分千騎為八伏儆其歸大興之守兵走伏發遂大敗擒其丞相脫火赤遂薄開平元主已前走追北數百里俘其宗王三人及平章鼎住等斬之凡得將士萬人車萬輛馬三千匹牛五萬頭子女貨寶稱是師還次柳河川遇春得疾卒年僅四十　上爲震動喪至

龍江　親出奠爲文哭之叙其功甚詳已而大慟始命有司制開大臣訃用宋太宗爲韓王趙普舉哀禮擇葬地鍾山之陰明器緝器凡九十一切皆官給不以煩其家仍驛書報大將軍達使歸而會葬恃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謚忠武配享太廟其三代皆賜謚明年論功賜金幣一與大將軍等而封子茂鄭國公歲祿二千石予誥券配饗　高帝廟庭與祠雞籠

當今有此大將又何說耶

山功臣廟皆次大將軍爲第二王爲人沈鷙果毅撫士卒與同甘苦出則權鋒退則殿後未嘗敗北雖不習書史而用兵決勝與古人合年差長於大將軍二歲數從征伐奉節制進止赴期不敢爽毫髮大將軍雅亦推愛之終始無小間唯性稍好殺而淫以此不能比大將軍而一時稱名將者猶曰徐常徐常云而 上亦均重之晚節每舉以厲諸將帥必曰中山開平二王不偏廢也

明李文忠

李文忠盱眙人父曰貞母 上之長姊也生文忠甫十二而孤時淮南北盜起父貞携之東西走鋒鏑間幾不能活甲午聞 上起兵滁陽間關往投至則相抱而哭時 皇子幼 上多蓄童穉之材勇者子之使文忠冒國姓而從 皇姓文正列延師誨之讀書史習兵法 上嘗攜所業傳示幕僚曰平世一卿士也雖然要當於馬上習之丁酉俾以舍人從軍策應池州奮擊

殺所俘而激勵士卒見殺敵名將也

破陳友諒之卒驍勇爲諸軍冠也年僅十九無何以舍人率所部取青陽石埭序德旌德下之戊戌敗元樞密院判阿魯灰於萬年街遂敗由軍子於潛昌化獲其婦女輜重甚夥文忠以士飽飲且驕夜潛殺所獲而焚其輜重曰患不力戰耳何患不富貴遂前襲破洪元帥營降其衆千餘己亥會鄧愈胡大海之師取嚴州超爲帳前總制親兵左副都指揮使兼領元帥府事鎮之時嚴新下城壘未固而張士誠來爭挾苗獠之衆水陸數萬人奄至辛丑文忠以輕兵從陸逆大敗之馘其首標之槎放之中流水兵見而

流屍之誠必收 [illegible]

夜遁遂克諸暨壬寅進浙江行中書省左丞苗將蔣英賊殺其帥參政胡大海以叛文忠急擊破之蔣英走癸卯諸暨守將謝再興叛挾張士誠寇我東陽文忠馳救復破之再興走文忠以反側稱處兩叛間又與強虜接壤而練兵繕甲乾不可緩始文忠所築逼諸暨而城者曰新城士誠以[illegible]司徒李伯昇悉兵二十萬來圍文忠救

之令去城十里而軍守新城將胡德濟謂賊勢盛盍少避之以俟大軍文忠曰俟大軍城爲彼有矣將在謀不在衆遂誓師而鼓之曰彼衆而驕我寡而整且聞彼之輜重山積是天以富賜若也勉之戰既合文忠橫槊引鐵騎數十乘高馳下直出賊陣衝其中堅縱橫搏擊所向草靡賊駭亂相蹂躪大軍乘之城中守兵亦鼓譟而出遂大潰斬首數萬級擒將校七百人委棄鎧仗芻粟彌亘數十里伯昇僅以身免甲辰 上

名文忠歸賞勞彌日賜名馬金幣甚厚乙巳進右丞使統全浙兵攻張士誠之杭州丙午取桐廬新城富陽進攻餘杭一夕而下叛將謝再興之五千降丁未杭帥潘原明使其員外方藁納款文忠詰之曰兵未交而遽納款得無爲緩師計乎藁謝曰王師所過秋毫無犯杭之吏民鼓舞而慶有主日不能緩非敢緩也文忠於是引入以內與欲而投之約束明日原明如師師遂入文忠營於麗譙下令曰敢有擅入民居者斬

有一卒下借民釜立磔以徇軍中加榮祿大夫行省平章政事還李姓洪武元年 上卽位封文忠父貞恩親侯食祿奉朝請 上念姊已久死獨貞在而又醇謹宴見不以時每有征行輒令守宮省文忠既父子當腹心寄親重無與比尋討平閩之叛寇還爲偏將軍二年從開平王遇春北討由遵化度鹿兒嶺進簿上都克之走元君獲其士馬萬計俄而開平王卒文忠代將 詔移兵陝西與大將軍合而攻慶陽行次

不俟進兵而從援大同是君命有所不受

權也而又擒元將之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

太原慶陽則已平而虜東攻大同甚急文忠曰兵可無西也援大同便軍吏以爲疑文忠按劍叱曰閫外之事吾得而專之敢言不援大同者斬遂出鴈門次馬邑敗其遊騎數千擒劉平章進次白楊門擒四大王前軍已去虜五十里而營文忠遽移之五里前阻水自固虜果夜率衆來劫寨不可動質明文忠望見虜益大至乃以二營委虜俾死戰久之度其饑疲乃選精兵爲左右翼奮擊大破之乘勝逐北擒其驍將脫列

伯俘斬及降者萬餘人。窮追至莽哥倉而還。論功賜金幣當大將軍之半。三年。進征虜左副將軍。與大將軍分道北討。文忠以十萬人出野狐嶺。降其守將進師察罕惱兒。擒其平章祝眞謀知元順帝殂。太子愛猷識里達臘即位。其衆離文忠喜兼程而進。大破其候騎。遂圍應昌。明日破之。太子走。獲皇孫買的里八剌后妃宮人暨諸王省院達官將吏等駝馬牛羊無算。并獲宋元玉璽金寶十五玉冊二。鎮圭大圭玉帶玉斧各一。選精騎窮追至北慶州。不及而還。道興州降其兵民三萬七千人。至紅羅山又降其兵民萬六千餘人。捷聞　上大悅。爲御奉天門受羣臣朝賀。大封功臣。文忠爲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大都督府左都督晉國公同知軍國事。食祿三千石。賜誥券。逍襲尋領都督府事。四年。西蜀平　命文忠因兵威撫循其地。五年。復以左副將軍北討。由東路。師至哈剌莽來。虜先遁。文忠乃留輜重臚朐河。人

勳臣而有文名一人而已

齎二十日糧。兼程進至土剌河。元太師哈剌章縱子悉衆渡河。留其妻子北嚮。而嚴騎以待。文忠力戰却之。逐北至駒海。虜來益衆。文忠乃據險自固。而多張疑兵以劫虜。虜疑稍稍引去。文忠亦解而歸。迷失道。乏水渴死者甚衆。文忠患之。忽所乘馬跑土。泉隨湧出。士馬賴以濟。乃自爲文刑牲祭之。六年。將兵出朔州。擒其太尉伯顏不花。七年。總兵駐代縣。分遣兵出至三不剌者。俘其平章陳安禮。至順寧陽門者。斬其知院珍珠驢。至白登者。俘其國公鄧李羅帖木兒。又破大寧高州。斬其宗王朶朶失理。皆鹵子女人畜歸。虜益避遠邊。竟無事。文忠與大將軍皆折節延諸儒生講說經義。而文忠尤號有文采。上益雅重之。始命與李善長通知中書省大都督府事御史臺事。又命大事皆取二公處分。中書省革。命文忠特參軍國大計。幾如大將軍。十六年。命兼領國子監事。十七年二月。得疾。　上幸其第。撫摩久之。揮涕而別。卒年四十六。贈岐

陽王諡武靖

明沐英 附 沐春 沐晟

英。鳳陽定遠人。父母蚤亡。上收爲子。既長。溫爽有姿概。機穎過人。初冒國姓。賜名文英。數從上征伐。入侍帷幄。晝夜勤勵。目無迕視。上心器之。壬寅年十八。用爲帳前都尉。從守鎮江。居四歲。擢廣武衛親軍指揮使。加授驍勇大將軍。以所部從下福建。擒平章陳友定。洪武元年。歸其姓沐。而單名之曰英。擢鎮國將軍。三年。僉

大都督府事。明年。進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時都督不爲階官。而英特受。上心膂託。九年。命乘傳錄陝西巡行諸路。布 上恩惠。事有不便者。輒更置而後聞。且使練諸部兵以待。明年。遂副寧河王征西番。西渡黃河。略烏思藏。耀兵至於崑崙。轉戰數千里。俘虜士卒萬計。馬駝牛羊十倍。師還。而寧河王道卒。英代將其衆還 京師。封西平侯。進號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勳柱國。食祿二千五百石。賜鐵券。又明年

拜征西將軍。窮追西番。降元萬戶令失迦。殺其部落。擒洮州十八族番酋。俘其衆二萬餘。雜畜二十餘萬。斥千番納兒七站。地數千里。復率所部渡和林。轉略亦集乃。渡黃河。登賀蘭。擒伏聽督。得亭虜所止。涉流沙。分兵四翼薄其營。自率精騎衝中堅。大破之。獲大師國公脫火赤。知院赤愛足。覆其全部。十四年。以所部從大將軍出古北口。襲公主山長寨。擒四部卒。渡臚朐河。獲知院李宜。十五年。以征南右副將軍。同潁川侯

傅友德永昌侯藍玉下雲南。由辰沅出羅鬼。遂躪普安。至白石江。梁王把匝剌瓦爾密遣其司徒達里麻。選中十萬來拒。潁川侯欲濟師。英以諸軍嚴陣若渡者。而奇兵潛從上游遠出賊後。賊陣動。大軍乘而擊之。勁戰自旦至晡。生縛達里麻。賊大潰。僵屍百里。直抵雲南。諸郡皆下。獨大理猶爲元守。英與永昌侯攻之。擒段世。拔大理。移兵取車里平緬。不浹月。雲南郡邑悉平。復與潁川侯分道平東川烏撒蠻。而夷兵叛者會

國雲南守帥馮誠告急英簡萬騎馳救之賊夜
遁乘勝急擊遂悉復曲靖永昌之失守者是年
諸將班師　詔英留鎮雲南英鎮之三歲平廣
南蠻而破平摩沙勒斬首千餘級二十一年麓
川宣慰思倫發聚其衆三十萬來寇定遠英選
卒三萬拒之馮誠領前軍甯正湯昭爲左右人
戚左軍小却英令左右斬左軍帥首左帥遥見
一人拔刀馳下卽麾衆復前英貫戰益急不移
時寇大敗明年復平東川破拔畓阿資入　朝

賜賚有差　奉天殿賚黄金二百兩白金五千兩
綵幣百襲鈔五千錠陛辭　上撫之曰使我高
枕而無南顧憂者爾也英歸鎮二十三年復大
破阿資於走之二十四年使使以兵威折脅八
百國并諸部有重譯貢者初英留鎮之明年哭
孝慈皇后哭泣之二年哭　懿文太子極哀吐
血卒年四十八諡忠　上慟哭命以喪歸賜葬
觀音山追封黔寧王諡昭靖侑享太廟惠襄侯
春者英長子也年少有才武嗣英侯繼填雲南

留意屯田水利平緬甸東川叛夷復平越巂阿
資刀干孟諸砦三十一年卒年三十六諡惠襄
無子弟晟以都督嗣時岷王之國雲南與晟交
惡　上貽書王謂晟少孤不練事毋深責之吾
嘗别飭晟然卒以王他故徙國楚而晟自如麓
川宣慰使不能制其下諸蠻遂之而擅其地晟
以大兵討之分其地爲孟養木邦孟密三府鎮
沅威遠二州平涯潞江清甸大侯者樂五長官
司而歲徵其貢賦又於潞江之西置騰衝千戶

所以控之夷遂帖息八百國之長使其猾帥以
蠻衆來犯晟發兵使别將迎擊而自犄其後至
蒙自蠻退走追獲其帥賜　璽書侑以金幣
文皇四年安南逆臣黎胡奎弑其君并戕我使
者以晟爲征夷左副將軍率雲南諸衛所土漢
兵由蒙自經野蒲斬木通道以入前鋒奪猛烈
柵華關隘賊散走造舟以濟師分遣所部據洮
洮走沙昇舟夜出洮水步騎夾之遂渡富良江
與征夷將軍新城侯輔合兵破多邦城櫃繼擣

其東西二都及盤灘困收楷江倂倡等賊胡叄及其父爲上皇李拏狼狽棄其衆獨携家屬及左右心腹遠遁成等窮追至日南州奇羅海口擒獲無遺得郡四十八縣百八十六凱旋入朝論功賜號顯忠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階特進榮祿大夫勳右柱國封黔國公歲祿三千石子孫世世勿絕賜晶參玉帶金幣寶鈔既大宴上御製詩褒美之再宴於便殿還鎮雲南 仁宗即位 召還宴勞賜金幣加太傅遂鎮自是宣英二帝嗣位賞亦如是麓川思任發反侵略騰衝南甸 詔諭之降不從晟使都督方政等爲前鋒而大軍繼其後破平景罕等寨斬首三千餘級獲象二十餘政恃勇以輕騎前搏賊敗績死晟退師至金齒 詔還鎮內懈懼得疾至楚雄而卒 詔官爲治葬賜祭追封定遠王諡忠敬晟戰數不利 天子以絕遠且世將藉而懸焉滇人攝服晟父子威信並事之無異人主每片紙下土酋所具威儀出郭迎送盟而後發

曰此令吾也前後置圖墅田業三百六十日吾日食其一足矣晟斌嗣公之十一年薨贈太傅謚榮康子琮幼不克嗣於是從兄儆以才舉爲右都督代鎮卒弟瓚爲都督同知復代鎮前後凡十五年而琮始嗣公又明年始佩征南將軍印爲鎮守前後平馬隆麗江鄧川順寧羅雄等蠻累賜敕褒獎加太子太傅嗣公凡三十二年而卒無子以都督同知瓚之孫都指揮誠之子崑嗣朝議以崑爲西平侯之裔孫當從侯爵而守臣爭之謂南人知黔國公不知有西平侯也侯之恐爲所輕崑十四歲而拜公爵尋以征而將軍損守發兵平龜山竹箐蠻擒定孟養孟密之爭寨者又合川貴二鎮兵平米魯賊再擒師宗州賊張長受南安酋那代三賜 璽書獎諭再益歲祿百石加太子太傅嗣公二十四年卒贈太師謚莊襄子紹勳嗣公十六年而卒子朝輔嗣十一年而卒父子皆加太子太傅贈太傅二子融業皆甫襲而殤朝輔之弟朝弼嗣

淫惡旅拒　王命。詔削其爵以子昌祚襲
弇州外史曰英以慎靜曉兵略爲　天子篳
路藍縷以開滇土尚武則不競而德纘之世
保赤祉爲　明藩屏偉矣

明鄧愈

愈虹人父曰順與有三子長曰友隆仲即愈元
末羣盜起江淮順與從鄉里少年據臨濠與元
兵拒戰死友隆代之復病死愈復代之是時愈
年僅十六衆顧少愈既出戰則先登陷陣無所

不摧破衆乃喜曰使仲君早將何至以首予敵
會　高帝駐師滁陽愈自盱眙率所部來附授
管軍總管遂從渡江克采石取太平元將陳也
先合錢子海牙之兵凡數萬　上禦之戰甫合
而愈與徐達帥奇兵繞出其後大破之獲也先
錢子海牙走遂從下建康略定溧水破鎮江愈
功最多擢廣興翼元帥克廣德州長鎗軍謝元
帥來攻愈出輕兵背城戰走之俘其總管武世
榮後鎮宣州別將兵取休寧績溪與胡大海合

而攻下徽州走其將元之苗軍楊元帥以十萬
衆來爭愈與大海分道迎戰虜其大校百五十
八人婺源之裨帥汪同來降愈遣驍將王弼孫
虎等進逼其城破殺其守將鐵木兒不花婺源
下尋遣萬戶朱國寶徇下高河壘遂出昱嶺關
進攻建德破其長鎗元帥余子貞遂徙建康以
爲嚴州進同僉行樞密院事破元將苗楊之兵
於烏龍嶺進僉書行樞密院事饒州下愈入守
數與陳友諒角有功進中書省參政兼總督翼

軍馬愈乃廣布　威德撫納降附以兵取浮梁
走其參政侯邦佐轉戰樂平敗蕭總管之衆獲
萬戶彭壽等諸屬邑皆下遂進圍洪都駐師臨
川之平塘時吳宏既歸　上　上因其兵使取
撫州撫州帥鄧克明欲與宏拒而畏愈強乃遣
人詐獻地以緩我愈詗得之即率勁兵間道夜
馳二百里黎明下其三門克明單騎走傍邑自
度不免乃以分省印及所掠撫州等四路南豐
等十八縣印詣愈降愈遂定撫州於是　上進

威德四方納降者皆全不毋已也

兵取洪都降其丞相胡廷瑞平章祝宗同僉康泰等。召愈以步兵來會攻江西行省參政塡之而命祝宗康泰仍故官以所部從宗泰初不欲降迫胡廷瑞意怏怏不自得又以愈秩甲不欲爲之事而廷瑞既從上還建康從容爲言降故非宗泰意恐有變時有丞徐達方進攻楚乃發使使宗泰等以所部從行舟次女兒港遂謀叛掠商舟布爲旗幟夜趣新城門舉礮破之而入愈將倉卒以數十騎走數與賊遇且戰且走從騎破殺且盡愈窘甚連跨三馬馬輒踣幾不免最後得養子馬乘乃得脫奪撫州門奔還建康以情歸於上上弗罪也而撫之右丞達兵復洪都走祝宗而執康泰矣於是大都督文正開府洪都愈次焉明年陳友諒圍洪都號五十萬治戰艦高與城等文正約束將士乘城守而愈得撫州門最爲要衝愈晝夜不解甲者三月餘上來援大破其兵射友諒殺之圍始解論功與克敵等尋破平都青等二萬人於永豐從

開平王遇春蕩臨江之沙坑麻嶺十洞諸山寨圍贛州下之南安南雄韶州諸路悉降進行省右丞尋進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平章位次丞相而愈時年二十八兵興諸大將蚤貴鮮有如愈與李文忠者出鎮襄陽襄陽西接巴蜀南控楚北襟河洛烽火旌壘相望愈披荆棘立軍府營屯練卒威惠甚著吳王初建御史臺首拜右御史大夫將左大夫湯和討方谷珍愈獨領臺事及大將軍經略中原而愈以征戍將軍略定江淮未附州郡進兵取唐州又取南陽生獲守將樊國公史克新等遂取隨州守將左丞王誠降覆洪山之老馬劉寨斬獲以萬計均房金商地悉平洪武元年帝即位立 東宮愈兼太子右諭德三年以征虜右副將軍從大將軍出隴右大破王保保於定西悉覆其衆別將招諭河州土番大酋何鎖南普花兒只等請降 西烏思藏等亦降皆入貢請受 天子封師旋大論功封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

太右柱國衛國公。歲祿三千石。予鐵券。子孫世
襲。五年。以征南將軍。討平澧州等處溪洞蠻獠。
十年。吐蕃諸部爲梗。劫剽烏思藏貢使輜重。愈
以征西將軍率都督同知沐英等分兵爲三道
深入其巢。窮追至崑崙山。斬首捕虜以萬計。卤
馬牛羊十餘萬。捷聞 上悅。使使召還。至壽春
而卒。年四十一。 上聞訃哭之慟。輟朝三日。喪
車至三山門 親臨奠。行營視葬地。以故塋隘
改卜於城南西山之原。葬事皆官給。追封寧河

王諡武順。是役也。都督英得封西平侯。愈爲人
沈毅。許敏其事 上最勤慎。有所委。不憚危苦。
功成不矜。敬禮賢士大夫 上心重之。命朱夢
炎爲製神道碑。五子。而鎮襲改國。申亦嘗將兵
從大將軍。卒。無子。弟銘爲錦衣衛指揮僉事。有
子源。當後鎮而夭。永樂中。子挺停襲。挺子勇。弘
治初。復爲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卒。子濬坤襲。嘉
靖初。繼絕世。封定遠侯。勛號階祿視懷遠侯。卒。
子祖錫嗣。卒。世棟嗣

明俞通海

通海。巢人。父廷玉。弟通源、通淵。江淮賊起。公父
子結寨巢湖自守。聞 上駐兵和陽。走歸款。時
上欲渡江。得通海父子水軍。甚喜。蠻子海牙、陳
兆先之戰。皆以火攻敗其衆。通海功多。陞秦淮
翼元帥。攻鎮江、常州、宣城。敗吳呂珍。進兵吳江
中流矢。矢鏃不能出。右目失明。再破雙刀趙復
池州。陞僉書樞密院事。進同知。從 上征友諒。
克銅陵。擣九江。掠蘄黃。友諒遁還武昌。還軍擊

叛將祝宗。復南昌。 上曰。斷友諒臂矣。已而友
諒圍南昌。 上率通海等西援。友諒解圍東出
鄱陽湖逆戰。通海乘風棹七舟。載葦置火藥。入
敵水寨。焚其戰艦數百。獲友仁、友貴。賊稍退。時
通海舟深入敵寨。鏖戰久之。不復見。意通海戰
沒。少頃。驅艦遶出敵舟傍。我師見之大喜。躍呼
奮前。大敗敵。賊移舟拔水寨遁去。我軍先扼湖
子口及橫截左蠡。遏敵歸路。通海曰。湖有淺。舟
難廻旋。盡移兵入江。據上游。敵見我水陸結寨。不

敢出糧盡益窘繞下流欲遁通海追敗之友諒死班師還賜通海田　皐陳理降陞中書省平章政事總兵略劉家巷平廬州攝江淮行中書省事守廬州繕墉墾興農田兵民寧輯從征浙西克湖州轉戰至滅度橋中流矢卒贈虢國公謚忠烈侑享　太廟延玉別見通源封南安侯通淵越巂侯

明傅友德

友德宿州人少驍勇多力擊刺騎射冠絕一時

元季避亂潁州碭山中爲大盜李喜之所得從破山東焚燒上都宮闕蹂躪隴轉剽入蜀常爲軍鋒冠李喜之敗歸明王珍玉珍疑不能用走武昌從陳友諒忽忽無所展闇　上舟師伐江州乃以所部謁見於小孤山　上奇之俾爲別將屬常遇春從援安豐掠廬州還從邀擊陳友諒於鄱陽湖友德操輕舸盪其鋒身被數創戰益力手殺數百人復與諸將邀之禁江口友諒死師旋第功最復從　上親征圍武昌城東南有高冠山下瞰城中　上顧諸將誰能奪此山者賁友德卽率萬人先登一鼓而奪之流矢中頰鏃出腦後復洞脇不爲沮武昌平超授雄武衛指揮使復從徐達下廬州西取夷陵略衡州襄陽安陸俱取之與元守兵戰身被九創破擒其將任亮還師淮東克泰州進逼淮安破張士誠援兵於馬驢港復大破元將竹貞於安豐所過焚其積聚　上卽吳王位之元年友德守彭城而王保保之大將李二來寇勢張甚友德度

兵寡不敵詗其衆方肆掠率步騎二千自呂梁渡直趣擊之李二有驍將曰韓乙者出戰友德單騎奮槊刺之墜馬師乘而進遂敗之友德度賊且復至開城門陣於野使皆臥槍以待聞鼓卽起李二果盛兵至輕我師寡競而鬭友德鼓之士騰躍搏賊遂敗之縛李二以獻　上大悅召友德還建康進江淮行省參政命以麾蓋鼓吹送歸第翌日復命中書參議李飲冰楊希聖携音聲伎人一部就友德飲飲冰等祿而酬

此葉科圖配補

上怒皆黜之而諭友德曰若擐甲冑出百死一歡之固當而彼士人何爲者吾不而咎也明年大將軍北征 上所褒勉不四五人而獨謂叅政友德與右丞薛顯勇略冠諸將可授之選鋒當一面友德遂從大將軍破沂州斬其將王宣下青州元丞相也速率數萬騎來爭大將軍設伏友德以輕騎五百爲誘師敵追至伏而廻師擊之伏盡發也速敗走遂取萊陽明年從取東昌棣州樂安復從克汴梁河南及收諸山寨復從渡河取衛輝彰德遂東取廣平臨清滄德進克元都以精騎偵邏古北諸隘掩其殘卒略大同而還從徇保定中山真定皆下略平定州遂克太原王保保自保安以大衆來援兵未交萬騎突至友德帥死士五百拒却之因與大將軍謀夜伏兵掩其營王保保乘騾馬以十八騎走友德追至土門關帅及盡獲其士馬四萬餘復敗賀宗哲於石州擊走四太王逐竹貞至宣府次脫列伯友德功最多復從大將軍西入關走

時大祖倚爲心服

張思道於鹿臺遏臨洮降其大帥李思齊大將軍圍慶陽友德以驍騎扼其走路慶陽下關陝悉平預賜白金文綺從上典又明年復從大將軍擣定西大破王保保收其士馬輜重移兵伐蜀友德領前鋒出秦州奪略陽關虜其平章蔡琳遂入沔分兵繇鳳翔入連雲棧合攻漢中克之以饋運不繼還軍西安蜀將吳友仁謀復漢中兵大至守臣告急友德以精騎三千攻斗山寨夜令人人持十炬列山上蜀兵驚遁凱旋大封功臣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頴川侯食祿千五百石尋進同知大都督府事是歲冬議伐蜀征西將軍湯和副將軍廖永忠由瞿塘以舟師趣重慶友德爲征虜副將軍由秦隴以步騎趣成都既受命 上復密諭友德謂蜀人聞我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抗我師若出其意外直擣階文門戶既隳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不勇耳友德至陝言出金牛現階文守備弱即趨陳倉選鋒

攀緣山谷。晝夜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蜀斷白
龍江橋阻我。都督汪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
友德奮攻拔文州。兵渡白水江。遂趨綿州至漢
江。造戰艦將進兵漢州。欲通軍聲。湯將軍爲木
牌數千。書克階文綿日月。投漢江順流下。蜀守
者見之。解體。尋拔漢州。夏丞相戴壽太尉吳友
仁悉衆守瞿塘。聞友德破階文。擣江油。壽友仁
分瞿塘守兵還援漢州。保成都。未至。友德所師
還漢州。敗其將向太亨。城下迎擊壽兵敗之。拔
其城。時湯將軍駐大溪口未進。　上引友德冒
險克階文功。責湯將軍。湯將軍已獲友德所書
木牌。遂趨夔州。七月。壽太亨以成都降。友德湯
將軍亦克重慶。友德分兵盡下川蜀諸郡縣。十
月還京。　上大悅曰。潁川侯友德初入蜀時首
克階文。破綿漢。成都傳寄諸郡。功最大。賜白金
二百五十兩。文綺二十表裏。人猶以爲薄。未厭
云。是時故誠意伯劉基上平蜀頌。　上不自居。
推勞諸將臣。洲爲文首。褒揚友德。而永忠次之。

征西將軍不與焉。明年副征西將軍馮勝。由西
路出金蘭。友德先率驍勇五千騎馳趣西涼。遇
元將失剌罕戰敗之。至永昌又敗其將朶兒只
巴。獲馬牛羊十餘萬。進略甘肅。手射殺平章不
花。降太尉瑣納兒等。獲馬萬疋。至瓜沙。破其守
將。獲金印三。馬牛羊二萬。是時師出三道。獨友
德獲全勝。而以主將勝坐小法。不被賞。踰年。大
軍復出鴈門西北。巡長城外。友德爲前鋒。虜聞
之。絕漠徙去。追獲其平章鄧孛羅帖木兒等還
軍。鎭北平。上疏言便宜五事。　上報曰。將軍言
是。其下所司。悉從將軍。尋召還。扈　皇太子諸
王講武荆山下。與諸徵侯俱增歲祿千石。同中
山侯和發兵駐延安以備伯顏帖木兒。僞請和。
上乃陽召和還。而留友德以誘之。伯顏帖木兒
果入寇。友德設伏縱擊大破之。獲其士馬輜重
無算。　上將下雲南。命友德巡行川蜀。永寧雅
播等處。修城郭。緝關梁。因兵威撫納金筑普定
等諸土夷。皆納款。還獻馬五百疋。　上別選內

廐良馬十五疋賜之虜乃兒不花遁還復以征虜右副將軍從大將達出塞抵北黄河夜襲其灰山塞洪武之十四年命友德爲征南將軍率左副將軍藍玉右副將軍沐英諸徽侯大將步騎三十萬討雲南軍行　上親餞之龍江而命之曰朕不能親至其地然嘗覽輿圖詢彼地豪傑而得其阨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別將一軍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彼所必守地下曲靖三將軍以一軍趣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擣雲南彼此牽制破之必矣下雲南大理必次下餘郡邑部落可撫而有也友德行二十日而至湖廣分遣都督胡海洋等選精兵五萬由永寧趣烏撒而自率大軍由辰沅趣貴州進攻普定克土酋安瓚羅鬼犵狫諸苗望風而降至普安復攻下之遂進兵曲靖梁王把匝剌瓦爾密遣其司徒達里麻來拒戰友德用右副將軍英策勒兵至白石江與相拒揚聲欲渡而別遣將以精卒數千潛從下流掩其背衆亂友德乃麾衆畢江悉師濟之右副將軍馳鐵騎擣其中堅下流之師表裏合擊遂大破擒達里麻俘其衆以萬計友德縱之歸農諜聲聞遠邇友德遂自率衆數萬擣烏撒而遣兩將軍趣雲南梁王走死雲南平兩將軍遣徽侯曹震等分道徇郡邑之未下者友德兵已抵烏撒欲通胡海洋兵循格孤山而南諸蠻皆遁遂城烏撒工甫集蠻復大至友德故持重不戰以老之士踴躍思奮乃前爲陳蠻

麾集友德鼓士勝起遂大破其衆斬首三千餘級蠻遁遂城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節又克可渡河於是東川烏蒙芒部俱請降威楚曲靖中慶徽江武定及諸路亦降左副將軍藍玉等復進兵下大理虜其帥段世分兵取鶴慶麗江蕩金齒俄而烏撒諸蠻復叛友德討之斬首三萬餘獲馬牛羊十餘萬縱兵捜山谷亡脫者其强首靄翠亦降雲南悉平時　上前後下書友德等凡數十懸斷萬里外委曲中款友德

等所以奉行不敢爽諸因土俗定租賦興學校瘞戰骨廣屯田遠邇畏慴以是遂大定乃 詔友德玉等還京而右副將軍英以數爲衆留塡之友德入見所以宴勞有加進封穎國公食祿歲三千石予誥及鐵券子孫世襲錫錦綺帛二十表裏鈔百錠再賜米千五百石以 皇女歸其子忠尋以征虜左副將軍同大將軍勝北禦虜將納哈出於金山盡降其衆大將軍以讒召歸留友德撫降虜尋亦召還率辰沅貴州諸衛

兵討平廣西之黏粗反者東川蠻復叛據烏蠻山道路友德復以征南將軍率諸軍往討之且討越州之叛酋阿資道築平夷千戶所進擊阿資破之斬首千餘級阿資請降遂平平越諸叛苗 詔還軍駐沅州尋召還京爲征虜前將軍率副將軍趙庸曹興王弼孫恪等赴北平練卒從 燕王出古北口襲元太尉乃兒不花丞相咬住等降之悉收其部落駝馬輜重 詔友德以諸降將還朝尋命援信國公和例還鄉賜黃

金三百兩白金二千兩鈔三千錠文綺三十疋綾十疋加賜鈔五百錠給兵百二十人爲衛再以征虜將軍率定遠侯王弼武定侯郭英等於淮北山東北平諸處衛選練精卒備邊賜白金二百兩鈔二百錠尋從 燕王捕諸番將阿失里 復命同宋公勝涼公玉往陝西練將士未久召還嘗請懷遠田千畝 上曰爾祿不薄矣而復侵民利何居友德慚而退復出理山西諸衛兵已副宋國公總山西河南兵馬屯田公侯

在事者悉聽節制還進兼太子太師尋復與東公勝往北平山西備邊聽朱燕二王節制自鑑玉敗友德與宋公相繼暴卒子孫不得襲封云

贊曰當時特重宿將將無如中山王至暗鳴跳盪獨開平王而友德差次之稱二虎將開平死大封之後友德始益展而有方而動取巴蜀定滇笮其蹕蹕蓋庶幾中山矣後友德公者爲京公監玉其戰功亞友德至 上寬在之友德弗如也然卒以謀反死

十五卷終

註釋評點古今名將傳卷之十六

長洲陳元素孝平父評點

明　姚廣孝

廣孝長洲人少祝髮爲僧里中紗智菴名衍字斯道已又不學佛偵好讀兵書尚謀略兼爲詩學古嘗遇異人授古術輒爲人决休咎與王賓高啓輩善厚亦與宋濂蘇伯衡來往洪武四年詔取高僧會病免八年詔僧還儒者授以官公試禮部不得官賜僧服還山十五年宗泐薦公時　高皇帝封秦晉燕等十王　成祖封燕將之北平公乘間請曰大王骨相非常英武冠世今皇圖草昧東宮仁柔廟厚自愛大王試乞臣府中當奉一白帽與王戴蓋王上加白其文皇也　成祖已稔知公亦欲得公會　高皇后崩上曰王與一名僧誦經念佛修齋公名在燕府指中則大喜至北平居故慶壽寺公每夢與劉（酷類其人）秉忠語　高帝崩建文即位謀諸大臣齊黃方等遁執伊周齊谷削爵爲庶人湘獻王自燒殺事且至燕　燕王懼甚問公曰能卜乎公曰能

即以三錢授　成祖密祝而擲之曰太上下天子乎王曰毋妄言公拜曰大王幸賜臣燕在左右窺聽故敢畢其愚主上猜間宗室侵灑齊藩所憑屏因首隸士伍蓋五王矣大王先帝所最愛也且又仁明英武得士衆心主上所最忌也大燕勝國之遺而北方雄鎮也其民習弓馬地饒棗栗悉雄薊屬郡之材官良家子教甲可三十萬粟支十年大王之護衛精兵投石超距者又不下一二萬鼓行定山東略河南此勢若

建旄而下。詐爲抗禦。大王師不南。機先發。彼意队得邪。旦暮臣夫耳。臣竊謂大王卜之心。與臣卜無異也。燕王曰。予作矣。公曰。臣有所與相者袁珙。請以次曰與偕來。珙至就傳舍。燕王從貌類者十餘人往就珙相。曰吾等俱護衛卒耳。珙獨趨指。燕王拜。燕王手止之。稍開命入宮。悉屏左右。珙俯伏曰。大王太平天子也。臣遊燕市。燕市中諸將相肩接。則皆以大王故。時責燕益急。成祖召公入便殿密議。或歎息泣下。公曰。天之所興。誰能廢之。因問公師期。曰未也。俟吾助者至。曰助者何人。曰吾師。又數日公曰可矣。遂謀召張昺謝貴等宴。設伏斬之。遣張玉朱能勒衛士攻克九門。出祭纛。見被髮而旌旗者蔽天。成祖顧公曰何神。曰嚮固言之。吾師北方之將玄武也。於是成祖即被髮仗劍相應。兵初起。纔風雨。成祖不說。公曰。飛龍在天。乃從以風雨。元吉。兵南行。公送道旁。言江南有方孝孺者。學行負盛名。即不肯降。幸勿殺。常見

時。獻陵居守。公及郭資等日夜守禦。拊兵民。南兵再攻城。設伏截其後。城上呼噪伏發。急開門夾擊。大敗南兵去。又夜縋死士下城。劫南兵。或遣數十人遠伏草莽間。夜舉火鳴砲。罷南兵。不得休息。輒出精兵奮擊敗之。盡焚九門諸鋪寨。成祖軍中有間見異事。及兵進止。輒緘書飛騎問公。條答附去。並中機適。靖難後爲左善世。復姚姓。賜名廣孝。立東宮。陞太子少師。輔太子南京。上令公蓄髮再三。終不肯蓄髮。嘗賜兩宮人。逾月不近。亦不辭。上乃召還兩宮人。永樂二年賑濟蘇湖。十六年來朝北京。寓慶壽寺。病。車駕再臨視。卒。贈少師榮國公。諡恭靖。上爲文神道碑。洪熙元年侑享成祖廟庭。嘉靖九年移祀大興隆寺。罷侑享。

○明張輔　玉之子

輔以靖難功封信安伯。又以父功進新城侯。永樂四年。副朱能討交阯。由廣西思明府憑祥州入龍州。能以疾薨龍州。輔率衆度坡壘關入安

南境進至北江府新福縣駐營時賊恃東西都及宣江姚江沱江富良江以為固緣江北岸樹柵於多邦隘築土城城柵相連亘九百餘里盡發江北諸郡兵守之又于富良江南岸列置樁盡取國中船艦列于港內諸江口俱下桿木以防攻擊賊之東都守備亦嚴時列象陣於城柵內路守隘以老我師適西平侯沐晟以雲南兵與輔大軍合輔遂自三帶州招市江造舟而進晟軍至洮江北岸與多邦城對壘而輔率大軍營於城北之沙灘與晟合勢賊新築土城高峻城下設重濠濠內密置竹刺濠外坎地以陷人馬輔下令曰賊所恃者此城立功在此一舉期夜襲城以舉火鳴角為號是夜四鼓都督黃中銜枚舁攻具越重濠薄城下以雲梯附城牙將蔡福先登諸將士繼之火炬齊明銅角競响賊倉皇驚散遂入城賊復巷戰列象為陣輔命畫獅蒙馬衝突之象見皆股慄又為銃矢所傷皆退奔賊陣官軍長驅而進賊遂奔走追斬無

數西都聞之亦焚宮室倉庫逃入海五年輔追賊至富良江悉衆拒戰舟連十餘里橫截江中時划船載木立柵輔乘柵未備躬率將士力戰大敗之乘勝長驅至黃江直抵悶海口黎季犛父子僅以數十舟遁去輔用土人莫邃為鄉導分道窮追督舟師巡海門涇鶴淺時久晴水涸賊棄舟遁俄而大雨水漲數尺我舟畢渡衆喜曰天助我滅賊也益追之賊屢敗遂生擒黎季犛及其子澄滄等交南悉平先是輔奏安南本中國地其後淪棄化為異類今幸掃除殘賊再設衣冠臣討黎賊父子旦夕就擒既平之後宜有所統陳氏已絕無可訪求必設都布按三司以撫輯兵民及捷聞　上遂如所請六年論功進封輔英國公　上問夏原吉曰陞與賞孰便原吉曰賞費于一時有限陞費于後日無窮多陞不如重賞　上善之惟陞元功餘頒賞賚是年交賊簡定又反輔率師二十萬討之七年擒簡定召還京八年交賊陳季擴又反稱復陳氏

輔又出討之賊走追至愛子江登岸賊設象伏以俟官軍輔偵知之戒先驅用拏象來衝一矢。落其象奴再矢披其象鼻象奔還自相蹂踐大軍乘之賊大敗遂擒季擴餘黨悉降交趾復平留輔鎮守十四年召還京輔經營交趾前後凡十年宣德元年漢王高煦叛遣人㝅約輔爲內應輔即縛其人白于 宣宗從 上親征竟擒之二年交賊黎利猖獗遣人進前安南國王三世孫暠表乞立爲陳氏後 上以示輔輔曰不

可從將士勞苦數年乃始得之此表出黎利之譎無疑當益兵誅之 上不從遂失交趾正統十四年從駕親征王師敗績輔死于土木追封定興王謚忠烈

趙氏光裕曰輔至定交趾皆與沐晟偕而發縱指示英國之功居多自永樂丙申召還而交趾從此杌棿矣當時交趾既平只合仍命英國守之爲得策如洪武中沐英既平雲南即命英守之英歿仍命英之子若孫世守之然後諸夷率服而雲南爲吾有也何也西南夷惟畏服沐氏耳今交趾所畏服亦惟英國交南三叛皆以英國總師平之英國三召而叛亂復作使英國久鎮十茲則餘威足以彈壓殊俗而交南長爲中國藩服與雲南等矣奈何失此一機遂使一十二州郡士民復淪異類惜哉

〇明劉江

江宿遷人當靖難兵興適遼東時守將楊文引

兵圍永平略薊州遵化諸郡縣 上急遣江率衆趨永平謂之曰爾至永平敵必遁歸山海勿追之第聲言還北平必復來使衞速出擊之必大獲江如言果敗東兵於昌黎斬首數千級建文三年七月平安自眞定率兵攻北平營于平村離城五十里擾其耕牧世子督衆固守 上聞北平被圍召江問策江慷慨請行且曰臣方思之俄而曰臣策成矣遂與 上約曰臣至北平以砲響爲號一次砲響則決圍二次砲響則

進城。若不聞第三次砲響。則吾儕死矣。臣若入城中。既聞救至。則守城軍士勇氣自倍。宜令軍士人帶十砲。俟三次砲響之後。爲殿者放砲常不絕聲。則遠近皆謂大軍繼至。平安必駭散矣。江遂進兵與安戰。悉如其策。大敗之。永樂十七年。江爲左都督。鎮守遼東。巡視諸島。相度地形。以金州衛金線島西北之望海堝。地高可望諸島。通所必由。貫濱海襟喉之地。請築城堡。立烟墩瞭望。一日瞭者言東南夜舉火有光。江計寇將至。亟遣馬步官軍赴堝上小堡備之。令鎮師林馬略不爲意。以都指揮徐剛伏兵于山下。百戶姜隆帥壯士潛燒賊船。截其歸路。乃與之約曰。旗舉砲鳴。伏兵奮擊。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翌日倭賊二千餘人。乘海船直逼堝下。登岸魚貫而行。如入無人之境。江被髮舉旗鳴砲。伏兵盡起。爲兩翼而進。賊大敗。橫屍草莽。餘衆奔櫻桃園空堡中。官軍環而攻之。將士欲入堡勦殺。而江不許。故開西壁以縱之。仍分兩翼夾擊。生擒數百。斬首千餘級。有脫去入舟者。悉爲隆所縛。無一人得免。旋還。諸將請曰。明公見敵。意思安閒。椎髻上馬。及臨陣被髮而戰。追賊入堡。不殺而縱走之。何也。江曰。窮寇遠來。必飢且勞。我以逸待勞。以飽待飢。固兵家治力之法耳。賊始魚貫而來。成長蛇陣。故作真武陣以鎮服之。雖愚士卒之耳目。亦可借以壯氣。賊既入堡。有死而已。我師攻之。彼必死鬬。我兵寧無傷乎。故縱之出路而後掩擊之。即圍師必缺之意耳。此皆兵法。諸君未察乎。捷聞。上徵至京師勞之。進封廣寧伯。先是倭寇出沒海上。燔民居。掠貨財。殺虜人口。北自遼東山東。南抵浙閩。無歲不被其患。及是大爲江所挫。寇患屏息者數十年。江驍果善戰。所向無敵。馭士卒明紀律。有恩信。於諸夷款塞者綏輯備至。及卒人思慕之。謚忠武。

趙氏光裕曰。當時諸將。河間善謀。東平善戰。爲靖難元勳。定興三出南交。拓地千里。武安陽武往來塞下。且戰且守。而廣寧又制倭于

東徼所謂經營四方矯矯虎臣是也

○王驥

驥字尚德束鹿人三十餘成進士驥爲人長身偉幹多力便騎射剛毅有膽既入仕通法律尤曉暢戎略以選授兵科給事中永樂間 上神聖羣臣奏職不贍而給事中職不專封駁論建驥嘗奏 命塡山西兼飭邊備奏鞫鹽池逋課二十餘萬緡其人德之尋遷其省按察副使益以持憲有聲超爲順天府尹事治遷兵部右侍

郎前後滿九載進尚書當是時南北多邊警羽檄旁午兵部最爲要重張本材而廉銳以刻稱於廟僅僅循職而驥代之始振刷有風望時西虜阿台朶兒只伯數侵盜甘涼諸邊戍殺掠吏人左右副總兵都督任禮蔣貴等勢敵不相下狐疑莫發於是驥報部務行邊 制諭一切便宜行事是時都指揮使安敬爲偏將驥而怯都督蔣貴都御史曹翼追虜至魚海子將及之而敬詭前途無水草不可進引還曹翼與言狀 上

密勑驥責貴死狀而僇敬軍中以殉驥故秘之而大會諸將方就坐忽揖敬下曰汝柰何逗撓誤大若命斬敬而謂貴曰公亦當死且責狀以報于是諸將士股栗莫敢仰視驥乃請分兵畫地自莊浪西南抵黃河東北抵寧夏屬都督李安自涼州北抵鎮番南抵古浪東北抵板井屬都督趙安自甘州東過山丹抵永昌北抵臙脂隻西抵深溝壘屬任禮自肅州東接深溝稍東北抵鎮夷西抵嘉峪北抵天倉屬蔣貴約以賊

小至則各自戰守大至則併力拒敵軍勢遂大振詔下 詔任禮爲平羌將軍蔣貴趙安副之而驥特爲監督討阿台朶兒只伯諸進止悉取驥驥諜虜營狼山等處乃選精騎授蔣貴使爲前鋒而自與任禮等以大軍繼之且與貴約曰勉旃不能成功毋相見也貴感奮直前擣虜敗之虜渡黃河遁去貴等追敗之於石城虜食盡窮兀曾乃地北依阿台貴復以精騎二千五百出鎮夷間道兼行三日夜及而大敗之得其左

丞脫歡及裨校百人斬首三百餘獲金銀璽印各一駝馬兵甲以千計朶兒只伯與阿台以數騎遁尋賜死而任禮兵亦至梧桐林得樞密同知僉院十五人明日至亦集乃地得僞萬戸二人以爲鄉導窮追五百餘里至黑泉而還招其平章阿的平并部落數十帳降右軍趙安等出昌寧至刀力灘得右丞達曾花赤三十人駝馬兵甲稱是捷聞貴禮皆進封伯爵而驥兼大理寺卿兼食其俸尋詔還理部事久之麓川宣慰

思任發叛雲南總兵沐晟與弟昂討之數不利晟至以憂死而刑部右侍郎何文淵援舜舞干羽格有苗事請使使撫諭驥與太師英國公輔等議以天下全盛而示弱於舊屬小夷非策時中貴人王振方柄國喜功名遂絀文淵說而命定西伯蔣貴爲平蠻將軍驥總督軍務率副將軍李安劉聚等大發兩都諸鎮漢土兵合十五萬討之瀕行賜驥貴黄金兜鍪細鎧蟒繡緋衣朱弓矢驥馳傳至雲南而貴等兵集會賊酋刀

風與火焚是役火有 時夜火有日

令道等以衆十萬象八十抵大侯州欲略景東諸處參軍兵部郎中侯璡等徼破之驥乃奏上方略請遣參將冉保等由東路直取孟定會木邦車里夷兵而大軍由中路至騰衝與保會俾賊腹背受敵從之冬十月驥等抵金齒其別酋陶孟刀門棒以鎮康降遣冉保等率輕兵五千受之因其衆破昔剌寨進攻孟通而驥等以兵二萬水陸攻上江敗其伏兵遂進圍上江寨副總兵劉聚參將宮聚兵亦至因風焚其排柵遂

大破之殺其將刀放戛刀招漢父子虜刀門項斬馘五萬餘級上江平遂由夾象石渡下江通高黎貢山道移駐騰衝留兵守之取道南甸至羅卜思莊遣指揮江洪等八千人爲哨抵木籠山而思任發令陶孟菜者軍心等以一萬餘衆乘高據險爲七營相救驥遣劉聚宮聚分左右翼緣嶺攻之不下自率中軍進夾擊之遂破殺菜者軍心等乘勝進戛頰隴把至馬安山麓川大震尋敗其象陣於泥濘箐復敗其象陣于

承毛摩沱寨遂拔之而別將冉保合木邦兵隊其夷衆十二寨車里兵亦降其孟連長官司破烏木弄𢧐邦等寨斬首虜三千餘級驥等遂進圍麓川縱火焚其門并車藏廬舍皆盡俘斬及溺者數萬人思任發夜携其二子走孟養以大捷聞仍請留所部兵畀都指揮而誅允人分守金齒蒙化等處而是時雒摩州賊韋郎羅稱廣新王以叛 詔驥旋師討之驥曰此不足血吾刃也乃遣偏師壓其境曰王尚書大兵至矣賊皆潰韋郎羅走安南傳檄捕之安南王懼斬其首并妻子來獻廣南宜州土夷交惡十餘年不解驥諭之立釋構命師旋 上遣戶部右侍郎王質齎羊酒迎勞數百里外既入見慰勞有加特封驥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靖遠伯歲食祿千二百石追封及三代子孫世世承襲賜二券貂蟬冠朝服玉帶白金百兩綵幣十表裏鈔萬貫而貴進封定西侯賞亦如之劉聚等陞賞皆過望士卒賜予加等府庫為竭而

驥以侯伯奉朝請不預兵部政矣蔣貴果勇善戰雖至大將猶摧鋒陷壘驥前後皆賴之成大功而不知貴實賴驥始能奮發得自見也是時思任發尚在緬其子思機發復率其餘衆往來窺伺乃復命驥總督雲南軍務率都督同知冉保都督僉事毛福壽以兵往圖之賜金牌信符便宜行事驥至思任發復走緬甸索之不獲而思機發衆漸盛不能制乃奏請益兵 詔復遣定西侯貴以兵五萬偕討然緬甸卒不肯送思任發以思機發致讐為解驥等無如之何乃縱兵擣思機發寨獲其妻子家屬及從賊百餘戰象十一驥等還京師加祿定西侯歲五百石驥三百石其白金鈔幣如初而冉保毛福壽等陞賞亦次之亡何西巡陝西寧夏甘涼等處所至申飭邊臨練士卒虜不敢犯久之召還會思機發竄之孟養孟養與相比匿不肯輸送於是驥復總督軍務偕平蠻將軍宮聚討之師抵金沙江賊立柵西岸驥作浮梁以度一鼓破之復連拔

共三柵斬獲萬計然竟不能獲孟養所與思機
發驥威名故甚盛至是凡三率師南矣召還京
停歲勞勑玆驥領平蠻將軍討貴州苗獲其稱
劉平王韋留者檻送京師僇之加歲祿百石上
承之推草臣廷効中貴人振不道誅及驥　景
帝初召爲總督南京機務伎寧遠伯任禮上南
京參贊輸戎陣廢弛驥至一切以所御軍法教
之爲一新而大司馬謙弗重也因事解其任奉
朝請　上雖以罷驥而內猶嚴之時禁私役閹

人供令豬入宮唯黔國公寧陽侯得留四人驥
獨留六人驥老且八十食肉躍馬多從女伎世
張奉御如王公而會武清侯石亨等奉　太上
皇於南宮而驥與焉復領兵部事加號奉天翊
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階爲光祿俸如故數具
復請老又三歲乃卒年八十三贈靖遠侯謚曰
毅子瑺嗣至今不絕　孫添尚長公主拜駙馬
都尉

李贄曰余州謂靖遠材而欲武略則優矣

得有大將之才如驥又得無欲如余州言者
而用之使之爲我禦虜征蠻以封侯乎然既
無欲矣則雖封侯亦其所不欲者吾又安能
使之棄性命爲我征蠻禦虜而與其所不欲
之侯封哉其言謬矣然其曰靖遠差覺不然
以麓川三大役塗炭幾天下半而卒以長世
此則稍有識見非復彼時訓與諸人疏語夫
國家用人唯用其才今乃使有才者不得用
卒自託於中貴人有援力者以自見其爲卑

相家辛本兵吾謂其慚汗滿面愧死無地矣
乃反以有欲病人何哉我朝文臣世爵今唯
靖遠猶存故余州獨以爲仁德之報不信彼
讒佞之口云然王越楊善爵安可以不復祿
又安可以不世也世王越楊善之爵則人
才自然思奮又何必以臨時乏才爲恨邪

王翱

翱字九皋鹽山人永樂十三年進士先是北人
舉進士者輒在後是年初會試貢士北京公兩

試皆高等、　上喜、召見賜食、改翰林庶吉士、授大理左寺正、註誤、遷行人、宣德元年、西楊薦、陞行在山東道御史、十年、陞僉都御史、正統元年、鎮守江西、未幾、巡浙江、樹善推奸、吏民畏愛、四年、松潘用兵不效、公出贊理、六年、鎮陝西、七年、東虜殺掠吏民、歸出潮北、遼東西震動、且撼漁陽、公提督軍務、留撫遼東、十二年、出塞破虜、有功、陞右副都御史、十四年、陞左、是年秋、虜分寇廣寧、清野困之、虜退去、景泰三年、召還臺、尋加太子太保、是年、建州酋李滿住上番書、乞留公遼東、不許、會南蠻寇兩廣、兩廣副總兵董興、武毅觀望不肯戰、巡撫侍郎揭稽、李棠不相統、賊益熾、于少保請用安遠侯柳溥總督兩廣軍務、如溥未可出、臣謙及戶部尚書金濂、願乞用一人、　上用公、明年、賊平、召還、是年夏、吏部何尚書下獄、致仕、公以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初公入四川、專布恩信、招懷降附、出賜金帛牛酒、慰撫番酋商巴等、十八寨來歸、不煩兵力、松潘

遂定、遼東法令久弛、不復知有朝廷賞罰、以故虜至不敢戰、戰亦不力、公至、諸將庭參、責其縱寇喪師、失律當斬、軍中股慄、頓首地、言自今效死用命、得釋、公仰出巡邊、起山海、抵開原、繕濟塹濠、五里爲堡、十里爲屯、烽燧斥堠、千里相望、虜見嚙指走、公益簡練卒伍、賑䘏窮乏、備配鰥寡、人情大悅、邊塞孤遠、軍興輒匱、隨俗立法、綱人收贖、十數年間、積金穀馬牛羊數十萬、邊用充饒、器械明利、士皆飽煖、願得一戰報主、公適年、督諸軍出塞、大破虜、斬首千級、比至嶺南、亦用收贖法、時公威望已著、諸蠻聞公來、大懼、公略兵威、推誠撫諭、盜賊止息、酋長信向、公嘗言蠻戎撫捕、各有機宜、以故四川兩廣得免騷之患、公初入吏部、佐王文端公、天順初、落太子太保、文端公致仕、專任公、公嚴考察、公銓註擬、奔競杜請寄、一時任使、並稱得人、南陽爲石亨逐去、　裕陵召見公、問賢何如人、公力言賢才、得復留內閣、蓋見倚任、南陽在內閣、亦左右公

上進退六臣時時召公面可否稱公先生屢乞休不允公以故得行其志天順五年加太子少保　上嘗諭南陽曰今六部尚書庶皆得人但慮吏部王翺老爾時公年七十八南陽對曰臣聞祿命之說翺壽最高尚有十年　上喜曰如此無慮又曰如戶部年富不易得南陽對曰若繼翺吏部非富不可　上曰然　茂陵即位免公樹書朔成化元年復太子太保三年致仕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謚忠肅公善知人文武大吏施衆焦禮范信耿九疇倪年富李秉程信皆公薦用公本北人嘗因召對　裕陵曰北人質直雄偉文章藻飾似不及南人顧緩急得力以故公推轂北人爲多至姚夔又反公往往右南人清譽稍不及公功名損于禮部時公端方強毅清白儉約立心制行循守禮法勵屬夙勤徇思待且居第三十餘年不改于舊　上特命有司起第縣西公餘退宿朝房唯朔望特令歸謁先祠曹賊亦知重公不忍加害南陽嘗曰皐陶言九德王公有其五德而發之以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彭惠安公贊公淡然無欲不識姦邪而況芭苴貨賂敢施古三不惑於公見之人皆以爲確論子竑世官錦衣副千戶

羅通

通字學古吉水人年二十四舉永樂壬辰進士授監察御史通與諸御史上疏忤　旨未發亡何交阯地絕遠多瘴癘而夷僚新附易約束中朝士憚往　上詔御史寻三級知交阯諸州通得清化已而黎利叛來攻清化通累擊却之而成山侯王通擅與利媾棄交阯拔吏士歸檄至通怒髮上指謂都指揮曰王通不奉　上命棄地辱國此城羅生死所耳都指揮曰如教於是獨不與黎利清化利大發兵八萬晝夜來攻南通死戰大敗之踰年而　詔使至如成山侯語乃全吏士歸帝怒收成山侯下獄論死贖爲庶人餘非罪仰誨而獨引見通改戶部員外郎久之坐法免徙南邊数歸　睿皇帝北陷虜傷

日近。詔羣臣舉將畧有以通應者、兵部尚書
中尋擢右副都御史守居庸。歲十月也先脫脫
不花至阿喫知院三萬騎逼居庸甚急、通飭將
士冒矢石固守不下。而宣府恭將楊俊者以精
騎入衛京師道關。夜遣裨將告通。通伏劾廣聲
曰若欲保京師須保居庸足矣。下令有
六人斗馬南渡者斬以徇。乃止。會天大寒。令老
弱汲水灌城。冰堅滑不可破。七日虜退趨紫荊。
通選兵追敗之。遂出長安嶺中外始定。捷聞加

太子少保右都御史、賜璽書慰獎焉。通數上
書論兵事。與于謙不合、乞病歸卒。或曰通在清
化得異人授以遁甲諸書。習之精重。謫南荒復
延秘跡。虜冦居庸。望烟雲草木若數萬人狀者、
弘治末年。陰與父老奏巳巳之變。通守關有保
障功。勅祠居庸關

郭登

登字元登。武定侯英諸孫也。年七歲。讀書過目
輒成誦、十歲能文詞、永樂二十二年、充勳衛、正

統七年、從王驥征麓川有功。九年、從[illegible]
衛有功。歷陞署都指揮僉事。十四年七月。虜入
寇急。進都督僉事副劉安守大同。會　上親征。
成國公朱勇西寧侯宋瑛武靖伯朱冕全軍覆
沒。會卒議班師。公告學士曹鼐張益。駕入宜從
紫荊關。乃忽東折向居庸。纔四十里。虜至。上
非行當是時。大同堡堝蕭條。城門晝閉。人心危
疑。公慷慨自奮。修城繕兵。撫循士卒。弔死問傷
裹創傳藥。衆皆感戢。是年八月。虜奉　上皇至
城下。索金幣。約賂至歸駕。公閉門不納。　上皇
曰朕與登有姻。何外朕若此。公遣人奏曰。臣奉
朝廷命守城。不敢擅啟閉。竟不出。劉安孫祥霍
瑄出見獻　。止皇金帛瑄光劾力及約驕往虜
笑不應。竟擁駕去。未幾虜以和為名犯京師。公
欲率所部兵并糾集忠義從雁門入援。先以蠟
書馳奏。大略謂胡馬南驅三關失險。賊留邊內
地為患非輕。欲悉起各處官軍民壯入護　闕
庭。使賊腹背受敵。首尾不救。奏至賊已退。優詔

秋冬再卒疏言虜人雖回離邊不遠傳報有云
黄河已凍且倚建秋青草復生再侵京關事雖
未信情亦可疑十一月虜復欲犯京師公請京
兵新選不可輕戰又疏曰今日之計可以養銳
不可浪戰宜於涿州容不可鬬勇其涿水易州真
定保定八處帶皆堅壁清野京兵分據犄角安營
以逸待勞以主待客勿求僥倖歷陳各部督巢
泰元年正月賊入境率兵躡之行七十里至水
頭日暮休兵夜三鼓東西沙窩賊營自朔州掠
回公召將士問計或言我寡莫若全軍而返公
日我軍去城百里一退避人馬疲倦賊以鐵騎
來追難以自全即按劍起曰敢言退者斬徑薄
賊營天漸明賊以數百騎迎戰公奮勇先登諸
軍繼進呼聲震山谷公射中二人手刃十一人遂
大破其衆追奔四十餘里至樺栳山斬虜首二
百餘奪還人馬器械萬計進封定襄伯食祿千
一百石與世券是役也公以八百騎破虜數千
為一時戰功第一四年正月公獲虜諜二人械至

禦虜敵甘是不得已則鬬

以八百騎破虜數千是能以少擊衆

京皆也先所親信刺之云喜寧與也先謀遣人
至京覘兵衆寡　大明皇帝立未立期今年五
月名送　上皇還京城誘也先入寇皆喜寧及
小田兒也先戰大同把八平章死戰北京卯那
孩平章及其弟竒羅死人馬約九萬戰死疫死
不下萬餘老營在九龍口其精銳在斷頭山又
言虜甚怕我火砲神銃短鎗公備邊事未敢弊
政猶存思得公廉有為者相與共事上疏曰往
者承平日久人心驕逸在官既無廉恥之心莅
政唯肆貪殘之志釀成汚濁之風致有夷狄之
禍又曰虜勢雖云講和變態豈能豫料儻或渝
盟則大同一鎮首先受敵及今無事之時若不
早為措置一旦賊至又似前日束手無策中國
受傷已深邊事豈容再壞虜既退欲大興屯田
苦民力困乏牛種俱無乞官為措置四年秋
病召還京公初至大同士可戰者不及數百馬
百餘匹不數年馬至萬五千匹精兵數萬人公
智勇兼備紀律嚴明料敵制勝動合機宜一年

百戰未嘗挫衂以巳意設為撓地能飛天綱纛
深壍覆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賊入圍中令
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里皆陷當是時
巡撫甘肅夥公天順元年奪爵為都督僉事南
京是秋諸戎甘肅未幾召還充團營總兵八年
卒贈侯諡武公無子以兄尚寶丞斌之子嵩
請于朝為後卒嗣伯歲祿五百石十四年卒子
祭乞嗣不言授世指揮使

于謙

謙字廷益其先河南人七世祖某仕于金為汾
州節度使子孫世世為大官至高祖夔仕元為
河南江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追封河南郡公
曾大父九思仕至湖廣宣慰使都元帥最後遷
杭州路總管卒老于杭遂為杭人大父文始仕
明為兵部主事改工部父彥昭有隱君子行受
謙封兵部右侍郎再與其曾大父大父俱贈少
保兵部尚書謙七歲僧蘭古春善相見而大奇
之曰所相人毋若此兒者異日救時宰相也十

六補邑諸生時按察僉事行學督諸生過駭衆
譟而將之方詬樵閽僉事墮泮宮池諸生皆驚
走出謙獨前拔之起僉事督乃欲以罪歸謙謙
徐對曰譟公者走不譟公者留此易曉也今不
罪譟公者猶可而因以罪援公者其謂何僉事
乃止而謙由此顯名二十三舉進士拜江西道
監察御史謙風骨秀峻音吐鴻鬯每奏對
宣廟前　上必為傾聽而是時顧端肅公佐長
臺事其御察屬甚嚴而獨才謙以為已弗如也

按江西辨一誣獄出數百人之冤死者藩國校
和買為市厘害謙復按懲之歸復借錦衣官校
按捕官河之匿私醝者所按覈於權倖不小避
庵蹕下樂安州漢王高煦既面縛降　上卒命
謙數其罪謙肆口而成其言皆正大剴切高煦
俯首戰慄稱萬死而已　上大悅還師第賞鈔
幣與大臣同久之議增補各部右侍郎布諸鎮
撫稅兼練卒撫民　上手書謙姓名授吏部遂
超拜兵部右侍郎兼治河南山西時年僅三十

三謙感 上知邊氏夜猶循郡邑延訪父老以
便益病苦歲饑則多出官錢糴民粟歸庾儉則
出庾粟減直以糶公私得相贍而於下尤利齊
秦民饑徙入河南者謙令邑各給田與之牛種
而以次責其稅毋令與土著爭河勢將潰謙厚
築堤障之多植榆柳其上五里有亭亭有長暨
卒責以修補乃至所過繇由官道俱責種樹間
鑿井以蔭行者而飲渴者其在山西則以大同
在塞外廵按御史不能至往往敝狎請別設御

史併上谷治之而又盡奪大同鎮將之役卒墾
秋田者爲官屯邊用充溢謙于吏衛民事亡所
不精劃而尤以足兵食明舉措振綱紀爲急當
是時居政本者三楊皆重謙所奏請朝上毋不
夕報可以是得行其志滿九歲遷左侍郎食二
品俸謙既在官久威惠流聞嘗輕騎自河內歷
太行而盜有窺者謙厲聲叱之皆大驚散走曰
不知爲我公也當入朝議事人謂郎不齎金
往寧無一二土儀充交際耶謙笑而兩舉其袖

曰吾惟有清風而已因賦詩見志入朝舉參政
孫原貞王來自代是時三楊前後卒而中貴人
王振持秉勢張甚以謙無私謁嫌之勑給事中
廷劾謙以久不遷怨望擅舉人自代亡人臣禮
下法司論斬繫三月暑獄上振怒適解乃謂大
臣吾嘗見一故御史名若干謙者恣甚欲治之
今乃非此于謙耶赦之以爲大理寺左少卿而
所薦孫原貞王來俱顯名景泰中至尚書與謙
略相埒謙甫出獄而山西河南吏民伏闕上書

請借留謙者以千數周晉諸王亦言之乃俾以
少卿復撫二鎮又明年始以兵部右侍郎召距
其初至鎮十九年矣是時南北屢用兵大盜蜂
起尚書鄺埜以清幹著而謙佐之以弘斷部事
雖稍稍飭然尚拒於中貴人振不能大展而亡
何爲正統己巳虜酋也先既破略獨石馬營諸
鎮至秋益猖獗振遂挾 上下詔親征謙與鄺
埜上言也先醜豎子耳諸邊將士足制之 陛
下爲宗廟社稷主柰何不自重奉以與犬羊角

王給事不得不捽

乎。上不聽，整乃從治兵，而留謙治部事。車駕至土木蒙塵，報至京師大震。皇太子幼不能監國，太后乃命郕王攝政以輔之。王御左順門時，中貴人振雖以歿虜中，外恨而欲食其肉。於是九卿臺諫廷劾振罪，請用反法於其家，奏未竟，而錦衣指揮馬順者，振黨也，妄傳王旨叱衆退。給事中王竑起，直前捽順曰：此正所謂翼虎者，今日猶敢爾！衆爭捶之，立死。又捶二閹之嘗私振者死。時衛卒聲洶洶，王懼欲退，諸大臣皆披靡，有趨匿者，公獨直前掖王且啟：王下令曰：攝順與二閹死者，義激無罪。少選，侯得請。皇太后即族振，且籍順等家，衆始退。于是王乃起，謙徐徐步出掖門。吏部尚書王直者，最為篤老臣，執謙手而歎曰：朝廷正藉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能為？尋進兵部尚書。謙謝，弗允，乃上言：扈駕文武臣有預軍事進止當以失機論，既死，亦不宜濫卹報許。郕王既即大位，益賢謙，虛己委為，入對慷慨泣奏曰：虜

不能守而適資敵坊守故

一後來竟得保全

增房不及待部刻和社稷

得志挾我，太駕勢必長驅而南。今軍實武庫兵盡矣，司馬宜急分道募兵，及留漕卒自益，司空宜併日而蒐乘繕械，九門要地宜令都督孫鏜、衛穎、雷通、張軏等分守之，都御史楊善、給事中王竑等參焉。凡兵皆出營郭外，毋令避而示弱。郭外之民皆徙入內安插，毋令失所。而置通州倉欲守之或不能，委以與虜則可惜，宜令官軍皆給一歲祿奉，聽其自運，仍以羸米為之直。虜所急者草，諸廠宜亦聽軍稱力取之，不盡則焚之，毋以飽虜馬。而是時石亨方坐繫，楊洪亦以逗遛當譴，謙惜其材勇，請赦之，與安遠侯柳溥為大帥，而身總其機宜進止。不效則治臣之罪以謝天下。上皆嘉納之。虜報益急，而侍講徐珵者，以庶暢軍事聞，且好言天象，上使中貴人召而詢之，則乃謂紫微中宮皆有變，必反故都而後吉。諸中貴人之鼠竄者戀土者相軋，未定，而搢紳士人多遣其私重歸。謙乃慟哭廷諍曰：京師天下本，宗廟社稷山陵寧此，百官萬姓

史不南遷國是始定

希藏庚廩萃此此而不守去欲安之今日兄一
動明日大事去矣且虜乘勝驕實不足畏也
上聞之曰善共一聽謙處分十月也先挾 太
上皇帝破紫荆直窺京師石亨議欲出兵築堅
壁以老之謙曰不可賊張甚矣而我又先之弱
是佐彼張也亟擐甲統大營營于德勝門外諸
門皆有兵總二十二萬虜見我兵盛而嚴不敢
輕犯以數騎來嘗我謙乃設伏於空屋使數騎
誘虜虜遂以萬騎來薄我伏發敗之孫鏜毛福
壽復敗之西直門謙使諜諜 上皇幸駕遠夜
令人以火砲擊其營死者千計賊遂退有 詔
褒于謙進少保總督軍務謙固辭不許謙退而
語人曰四郊多壘卿大夫恥之今謙不能死而
以微功貪能無愧哉復上疏固辭不許大同參
將許貴奏請遣使賄其帥以紓虜而徐爲討伐
計謙詰前者非不遣使都指揮季鐸指揮岳謙
道而虜隨入寇通政王復少卿王榮遣而不獲
微 太上一信其狡焉侮我何似而可言和况

虜不共戴天讐也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虜遂
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斃不從則生變勢亦不
可和且刼介胄之臣委靡退怯法當誅於是邊
將人人言戰守虜不能挾重相恫喝始欲歸
太上矣謙以涿易真保諸州郡爲京師拱衛而
事力單甚乃皆宿兵使都指揮陳雅等分將之
而右都督楊俊帥焉久之皆屹然重鎮俄諜報
虜逼總兵朱謙于關子口明日復報退石亨于
鴈門關烽火連屬衆皆恐請大發兵援之謙策
大虜尚遠塞必張疑兵以脅我乃上方畧授亨
等使皆堅壁而令各營秣馬厲士使若將大舉
者已而賊果不至中貴人喜寧者故俘虜也下
蠶室得近而後復沒虜爲虜用諸所要挾皆寧
謀謙密授計楊俊捕而縶之復授計侍郎王偉
誘誅爲虜間者小田兒虜自是益計屈勝復議
遣使與也先和且迎 太上羣臣王直等請之
力 上意不懌曰我非貪此位而卿等强樹焉
而今復作紛紜何衆不知所對謙從容曰天位

已定寧復有它若和者亦以解目前而稍爲倚耳　上頷而改容曰從汝謀遂于是左都御史楊善以使徃而上皇得返焉先朝瓦剌降虜近畿也先入寇多從之而北會西南方用兵謙與　上謀分徃行輒挾其精騎以徃厚與之資有功則官之已而更遣其妻子自是𢌿服少他患楊洪既白獨石入衛而所留老弱凡八城悉歸也先然彼亦不之守謙謂此宣府扼屏也不可弃乃復授都督孫安計使以精兵由龍門關出撫之而募民屯田且守入城遂復貴州苗亂久未平侍郎何文淵請罷二司專設都司而以大將鎮之謙曰不設二司是夷之也夷之何以通漢使道且無故而弃　祖宗所設地不祥遂寢當是時浙閩則有鄧茂七葉宗留廣則有黃蕭養又有猺獠而三楚之賊猫苗獠處處蜂起前後命將將兵皆出謙意號令明審動合機宜雖宿將勛臣小不中程即請　旨切責究治不貸片紙行萬里外電燿霆擊靡不惴惴効命

毋敢飾虛辭以抵者以故天下成服謙而歸景帝能用人　太上既歸　上奉之南城又欲易　皇太子謙以非所職不敢爭而　皇太子立內閣九卿俱加師傅等官謙得太子太傅且命兼支二俸舉朝皆一辭謙獨再辭其文貌爲以示風　上弗許時巳巳城下之役石亨功不如謙而得世侯爵心愧之乃推謙功　詔予一子府軍前衛副千戶謙辭至再三有云縱臣欲爲子求官自當乞恩於君父何必假手於石亨于是亨益愧且恨謙矣　上復賜謙闕西甲第謙辭曰何奴未滅何以家爲且病豎子尚知此意臣亦猶此又不許乃置　上前後所賜璽書袍鎧冠帶弓劍之屬於堂而加封識歲時一謹視而已謙多寓直房以便朝謁一日病痰壅　上上使中貴人興安太醫院董宿視之云治痰必需竹瀝　上爲親幸萬歲山伐竹以賜且命計謙日用需悉出自　尚方謙皇恐謝且乞歸部免朝謁尋賜　璽書褒予備至　太宗以其代

設游擊軍只欲一心併力

故宿兵燕中甚盛而會承平久不能無老弱冗疾中貴人往往役占十之難半以支虜其額雖有五軍神機三千諸營將不相屬相支調爲恒謙請選精兵十五萬分十營營以一都督領之。五千人爲一小營。營以一都指揮領之。餘兵散歸五軍等營。以備次調。雖有楊洪石亨柳溥爲大帥而進止賞罰一由謙相頤頷首而已洪亨皆老帥宿猾而亨尤貪縱自決謙事裁之洪死而子俊以驍勇驁桀不可馴暫疏請悉發京營

與諸鎮兵大舉逐虜而殲其王庭可以得志謙持不可曰大舉未必能值虜值虜未必勝而彼乘其別部異道而搗我虛寧爲全策也俊語塞後竟以不法爲謙糺論削奪有從子彪以驍勇著亨恃而強謙出之爲大同游擊將軍以是益恨謙切骨而中貴人曹吉祥劉永誠者與謙共兵事亦啣謙氣陵之　景皇帝不豫石亨謀與吉祥等發南城鋼迎　太上復辟南御殿而執謙與大學士王文下獄謂謙文與中貴人舒良王誠張永等謀迎襄王爲帝坐以謀反律凌遲處死然實無顯跡可據而廷鞫曰亨等加鈷鍇鍛鍊文不勝憤辨之若謙笑曰亨等意欲死我何益既奏上　上猶豫曰于謙實有功若何時徐埕者改名有貞而與亨比前曰不殺謙此舉爲無名謙遂論弃市籍其家自　上賜外無長物謙死之日陰霾翳天行路嗟嘆吉祥麾下有達官指揮朶耳者以一觴酹其地而慟吉祥恚抃之明日復酹慟如故先是杭之西湖湄龜底

孫原貞時與其地語人曰哲人其萎乎吾其長虞于公謙死而陳汝言者亦亨黨也代爲尚書不一載而敗籍其貲列內廡　上召大臣入視已愀然曰于謙終始　景泰朝被遇若一身死無餘貲汝言抑何多耶俄而北邊報甚急　上憂之時恭順侯吳瑾侍進曰于謙在不令虜至此上爲之默然是歲有貞以內閣首輔與亨吉祥爭權下獄流金齒又三年亨下獄庾死家籍彪弃市又二年吉祥與其從子昭武伯欽反族誅

有一子晃自旂軍前衛千戶赦歸　憲宗初上
疏白冤狀　上憐而復其官賜祭有云當國家
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自持爲權奸
之所害在　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
天下誦而稱之　孝宗初加贈特進光祿大夫
柱國太傅諡肅愍賜特祠於其墓曰旌功晃改
文資累遷至應天尹有詹眉聲謙爲文肆筆立
就詩亦爽儁然少裁制獨其於奏疏尤明切當
日授兩吏傳寫指腕爲痛所存奏牘若干卷集
若干卷萬曆中改謚忠肅

項忠

忠字藎臣嘉興人正統七年進士爲刑部主事
陞員外郎扈　上北征得走還漸陞廣東按察
副使天順三年陞陝西按察使內艱陝人數千
里赴闕乞留乃奪服還任及役入爲大理卿陝
人復詣闕乞留改右副都御史陝西巡撫成化
元年虜入延綏公及寧遠伯擊虜遁去明年又
與彰武伯破虜四年固原土達滿四叛據石城

假以賊攻賊之法

遠近戒嚴　勅公總督軍務將兵往討時伏羌
伯毛忠戰死我軍遂退公卽陣斬指揮以徇陣
始定移兵據賊水少困賊兵部恐賊來乘請
詔問公當濟師否公不請濟師進與賊相持百
日賊稍急公隨二卒單騎抵賊寨曉以禍福諸
脅從賊且相率來降賊有愛將楊虎貍者被我
擒公叱令斫頭來虎貍伏地乞宥效自效公卽
假以詞色許令立功解金鉤束賜虎貍遣去故
滿四竟爲虎貍所誘擒凡斬首七千六百俘獲
無算公因陳四事爲經久計是時兵事急訛言
洶洶公督軍矢石雨下無懼色嘗歎曰奉命討
賊久無功甘心效死矣鈞陽服公勇毅徇國名
遂仍協理院事故馬端肅公每語人曰土達猶
猛闘中根本四未平時朝野洶洶使其得志天
下事未可知也項公畢竭心力露宿原野者六
十餘日躬冒矢石者二十餘戰始克獲醜獻馘
殄平巨寇而止進一階較諸趙輔劉聚王越封
拜如寄者不無功懋賞薄之嘆矣六年大旱荊

襄流民咸逋入山李鬍子劉千斤黨也倡爲亂復　勅公總督軍務公遣人持榜諭降阨險不服縱兵擒勦不赦凡遣還鄉者四十餘萬編戍者萬餘俘斬二千因上便宜十事　詔暫留撫治進左都御史會星孛天田言官因論荆襄妄殺公弁跡自列乞歸不許八年又討平野王剛小王洪召還院荆襄以公處置得宜三十餘年賊不起而議者猶指公妄殺致干天和交章論奏故公辯疏曰臣忠肅將天威克平逋寇不意娼疾流言仰瀆　宸聽令兵臣所指兵科所糾兵部所叅駁大率謂臣以流寓良民作盜賊俘獻京以無罪編民作從賊謫戍邊以久居僑民作無籍逐還鄉至謂袪殺慘酷彗出旱傷皆臣所致又謂奏報與功冊級數不符不宜陞賞臣若不辯何由自明竊惟荆襄自劉千斤石和尚王彪就擒而後有李鬍子王洪燃燼煽禍千百成羣遠近荼毒今臣　命與李震等督兵悉捕僅俘百餘詣京皆首惡也科臣乃謂盡良家子

而法司聽其翻異不知前巡撫楊璿叅將王信等屢奏猖獗難禦者誰邪其餘賊黨不忍濫誅簡其丁壯謫發邊戍而家屬從之非其罪者流民附籍百無一二如光化縣陳長于藉雖有之然占山四十餘里招聚無賴一千餘衆爭鬭劫殺無日無之可以久居之故不遣乎若非近山州縣則固仍其附籍而未嘗遣也臣始因嘯聚揭榜諭之謂荆襄山中已殺數千蓋張虛聲怵之使解散耳彼時原屬烏有今訐殺傷因孥死者實不過千輙肸討劉千斤擒殺至數十萬者何如哉科臣乃謂慘于夷狄而致彗出旱傷亦誣厚誣矣軍中報捷初未及詳斬獲的數每多冐濫其後核功定藉百不存一雖擒李鬍子王洪輩以將士爭邀首功臣皆革去不錄如功少報多敢曰無獎今報止一百二十餘級反加參駁奚以服人且兵部尚書白圭亦嘗親蒞此地親任此事矣今臣之舉乃圭往日之遺患也若以今日之功不宜陞賞則往擒劉千斤尚遺後

忠而得高擢厚賞者盍亦少思乎今臣已遣回流民一百五十餘萬請戍賊黨一萬二百有奇隨居家屬五萬九千餘四省境內帖然安矣先時中外皆慮荆襄禍患何日得寧今既平靖而流言沸騰反以臣爲口實昔馬援征南蒙薏苡之謗鄧艾伐蜀來檻車之徵非唯功不見錄反致身且不保今幸遭　聖明不加罪譴伏乞投閒賜臣致仕奏入　帝曰荆襄事已成功雖有浮言朕皆不聽今覽卿奏事理益明卿何嫌何疑遽告退避所辭不允十年代王槩爲刑部尚書十一年爲兵部尚書代白圭公以職方最屬要樞即調劉忠宣公大夏陸文量公容爲郎時有錦衣百戶韋瑛者挾汪直爲詗察屢興大獄擅執京朝官中外重足莫敢正言公發憤少疏糾吏部尚書尹旻諸公卿發直瑛姦罪或先漏言於直而尹旻又先送疏草與直幸　上明聖大怒罷直廠瑛戍邊而直見　上獨泣言此內臣黃賜陳祖生中傷奴御史戴縉因而言直奉

法無他以迎　上意故　上復令直照舊領廠直遂首誣公下廷訊事本起子千戶吳綬綬在楚軍中撓法公急奏取回因而附直用事搆公公廷辯落職去久之諸奸次第敗乃復公兵部尚書致仕劉忠宣曰公平土達流賊功較諸臣爲最而官未廷世柰何此可以見公道矣初直用事諸大臣恥與往來已而一二大臣首結直于是商文毅公首乞去都御史李賓刑部尚書董方戶部薛遠兵部侍郎程萬里繼去翁世資代遠余子俊代公公家居二十六年卒贈太子太保諡襄毅皆馬鈞陽諸公之力也公明果倜儻聽暢軍務直言正色不屑詭隨子綬孫錫舉進士綬爲江西參政錫爲南光祿卿錫兄鏞以公功世蘇州衛指揮錫子治元嘉靖丙辰進士

年譜曰禿堅子留公牧馬子涉塲公胡服挾所牧二良馬乘之間道走望斗而南越四日夜馬疲乃棄馬潛步忽遇一山崖險路絕攀援而上至山半飢憊且行且仆倚石歔欷忽

見松下有物塊然遺于路視之乃肉乾公歟
肉吸泉復起行若有扶掖之者遠見胡騎出
沒恐爲所獲晝匿夜趨凡七日夜始達宣府
會御史張公昊按宣府聞闕納之既見仆地
移時乃甦視其足有刺蒺藜百數而公不知
也時都御史羅公亨信爲巡撫來視公令人
拔之竟日乃盡不能履臥調上谷兩月餘始
能起步

余子俊

子俊字士英青神人景泰二年進士歷戶部郎
擢知西安府西安關中會府也民事戎務諸節
鎭大臣使車往來極冗繁難治公從容酬酢而
上下皆孚悅之西安城中水鹹民飲輒病公爲
開新渠引山泉匝徧城市人得戶汲至今便利
號曰余公渠公又鑿山開道瀉斥鹵灌田千有
餘頃歷陞左布政轉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延綏
自正統中都督王禎鎭守榆林未城也禎始城
榆林及十八寨移鎭榆林尚未衛也成化七年

始置衛八年公請復廣榆林城增添三十六營
堡盡補陝中伍籍之脫落及罪謫南戍子孫不
能南風土者皆聽還伍以實榆林建學立官師
擇其少者爲弟子員於是邊有城堡軍士得勤
力以樹蔬果并開界石外地使興屯田歲得糧
十餘萬石而榆林始爲重鎭矣東渡河連大同
西接寧夏虜不敢復恣肆出入公又上疏言陝
西有三邊延慶寧夏甘肅邊之界延慶爲內
地國初逐出北虜遂踰黃河外至正統初渡河

犯近邊始于沿邊立界石創營堡築墩臺天順
以來虜知東西諸邊各據險以守難窺伺惟延
慶一帶地無險阻可以馳突屢來犯邊掠我鄉
人爲鄉導遂知河套所在巢屯其中自是虜顧
居內而我列屯守禦反在其外臣以爲莫若于
沿邊一帶墩臺空處築爲邊墻遊岩堡視舊界
石一帶多高山陡崖依山形隨地勢或剷削或
累築或挑塹綿相接以爲邊墻質便報可于
是東起清水營紫城砦西接寧夏花馬池東西

二千里。毎二三里間爲對角敵臺。皆連比不絕。
空處築墻。如新月狀。以偵敵避射。凡堡十有二。
崖砦八百一十九。小墩七十有八。大墩一十五
自是虜寇益稀矣。十二年移鎮陝西十三年入
兵部爲尚書公在邊日久熟知虜情及將校勇
怯地里險易遠近虜所出入故凡邊臣奏請從
中調度輒中機宜未幾致仕復召加太子太保
改戶部公又能知錢穀經費曲筭盈縮諸吏少
年敏悟者皆自謂不及也十八年又召公出總

督宣府大同山西三關軍務公言禦虜利用戰
車條式奏上二十二年再出宣大還京以左都
御史致仕復召公爲兵部尚書公乞致仕不肯
出公平生仕宦多在西北故榆林修邊之功爲
最。已而入兵部出邊鎮。欲推榆林法。盡修大同
宣府兩鎮邊墻。而沮於讒忌功有緒竟不能就
唯鎮榆林時怨謗紛起堅執不撓卒能成功垂
利百世也公卒年六十一贈太保謚肅敏時羅
山徐廷璋巡撫寧夏亦浚濠築墻繕亭障有功

賞而釣陽巡撫陝西亦大有名故稱關中三巡
撫云廷璋由選舉

○韓雍

雍字永熙吳人也弱冠舉進士選授監察御史
尋奉命錄囚碭山教諭丘純責瘠夫丘磨兒磨
兒父教令逃去因訴它御史純箠死吾子他御
史榜掠純強自誣服然無所得尸黃河撈一浮
胔支解者父廼哭吾兒也于是純坐極刑雍疑
之蹤跡得磨兒純始白久之出巡按江西衆猶

謂雍年少未經事雍抵鎮振刷精彩經措宏久
後先皆弗如也廬陵飢盜大起雍從巡撫侍郎
楊寧謀設伏捕首虜二百餘餘孽以次伏誅楊
寧見雍輒自失曰御史即少而老於吏是聰明
百寧何可當大學士陳循廬陵人熟知雍才言
於　上擢僉都御史代寧巡撫雍時未三十黜
屬吏奸貪疏滯獄均徭役平市價恩威大著
英宗皇帝狩上木虜猖獗西南夷繼叛諸省無
不被兵獨江西恃雍心安息　英宗復辟下陳

衙獄謫戍雍坐山西副使蒋罷歸一載召拜大理右少卿復右僉都御史協理都察院事長院者寇深剛愎少許可廼獨心敬雍雍亦時時有所喻益石亨誅錦衣指揮劉敬坐直所邀亨午具用朋黨律罪死雍抗言朋黨者阿比共亂朝政今以一飯當之恐過重亨盛時大臣中固有朝夕趨其門宴會匪累時今不坐獨坐敬何也敬卒不死虜復寇掠內地詔雍巡撫大同宣府陛辭賜宴及鈔雍至則虜已遁修戰守練

卒固城堡爲一時北方之重七年還議事　上言公狀貌進兵部侍郎諭南陽曰先邊撫臣宜得如雍者南陽復薦山東按察使王越代公越至凡　上上又喜曰是真將官　英宗崩內閣學士陳文忌雍因事間于大學士李賢左遷浙江參政雍爲參政頗不理省務日選勝從賓客游宴西湖賦詩自娛　純皇帝初兩廣蠻寇復大起拜都督趙輔征夷將軍發湖湘閩廣土漢兵討之兵部尚書王竑言于朝曰韓雍才氣無

變詐事非雍莫可雍雋有過請置勿計於是使使就浙江拜韓雍左僉都御史贊理諸軍務雍即日拜命會衆議進取或請分軍處賊入廣西可破雍曰不然古仗鉞臨戎制閫外謂利國家得專之也夫兵有合爲正分爲奇者二廣地鮮完郡大藤峽爲賊藪本也諸軍不先薄其本廼分兵以趨末分兵勢弱趨本難盡我全師至彼南可以攻大藤援高廉雷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若常山蛇首

尾互應彼分而拒我聚而攻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茲行必勝我奪之矣遂行會趙輔知雍才軍事一聽雍于是督大兵分道進擊賊直抵大藤峽道有儒生里老數百人跪持香曰我輩苦賊久矣今日幸遇天兵得生爲良民願先三軍鋒雍大怒顧左右叱曰此皆賊耳縛斬之左右初亦疑既縛而袂中利刃出乃悉斷頭散手足刳腸胃分掛箐棘中累累相屬賊大驚沮曰韓公天威也遂破之前後斬獲四萬一千七十六

有奇捷上　大子大嘉賞雍功制　詔即軍中拜雍左副都御史賜文綺幣六官一子錦衣鎮撫雍請以讓其弟　詔可雍復獻策二廣賊勢質相聯屬於是命雍總督軍務撫鎮而下咸聽約束雍既得以便宜行益修飭陣伍擇別將分捕窮黨與功最鉅進都察院右都御史雍威嚴按王公三司長吏見長跪白事俛縮如小吏軍門設銅鼓數千儀節詳密賓佐皆極一時之選

鄭端簡曰公言自古蠻夷來寇不可以禮義較

唯戰勝自戢叔敖云寧我薄人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兵貴拙速不尚巧遲於是衆從公會諸軍出東道遣偏將平陽峒諸賊又進平修仁荔浦諸峒遂直抵大藤峽奪其險塞焚其積聚四面夾攻斬俘四萬七千有奇盡降其餘黨斬其藤改為斷藤峽置藤縣千戶所控賊出入刻石紀功班師四年公言嶺東西地廣山深恐餘孽復作宜預為彈壓請得文武大臣分理六年陞右都御史總督兼巡撫開府梧州公得承制專決盡法繩下不貸大吏以故前讒議起內臣黃沁忌公束縛不得肆嫉人上書訴公上為遣使即訊公引疾乞歸卒年五十三謚襄毅公洞達凱爽篤於孝友與人交有信義不為岸谷臨戎莅政務變聰捭闔發姦擿伏而事循心平江西嶺南莫不畏如神明愛如父母措詞栖翰風生泉湧天才逸發

逸史氏曰雍稚少時多奇跡至今鄉里能誦道之近怪故弗悉云廣士大夫每屈指雍曰此百

世功也大藤峽天險賊蟠據無敢窺獨雍及王守仁兩至之信然哉

○陶魯

公名魯字自強鬱林人父成為按察副使從擊賊兵敗死之　上旌死事者贈官錄一子入冑監魯補焉二十授廣東新會丞魯機明內蘊而神觀不足或從令尉列見上官。獨昏睡雖督撫不恤也大藤峽諸賊亂二廣都御史韓雍總師討之檄魯隸麾下雍威嚴擬王者二司長吏見

長跪白事慴悚若不自勝一日顧謂賊最强險
難下者方設策魯將面膳侍左右謾謂曰丞揣
我何意魯曰得非某賊耶雍曰然丞能往否曰
匪直能耳易易耳雍怒曰賊銳甚又揣門日衛
非大兵不可入部下文武數百千人蕭肅無可
當吾奇者吾方欲身往安得易且使若食粟能
之耳藏爾邑不能理乃言擊賊若使當營魯不
拜抗言曰大賊難攻者非賊難也我難其攻賊
者也請魯解食粟不解擊賊者明公未悉魯也

蔣琬麗統廢邑事後乃為蜀名臣公幸毋棄魯
使得畢技當悉縛諸醜以獻雍異之改容曰若
所將幾何而辦曰三百人足矣曰何少也曰魯
猶以為多兵貴精請任選擇雍曰任為之魯乃
標式約曰有能力舉百鈞矢射二百步者來三
軍之士十五萬人其比于式者得二百五十人
曰未也請復下令募數目足魯乃為別將日
操練陣法椎牛酒犒耳苦共之士爭願為死率
以先登大破賊斬首無算賊穴所得士女金帛

悉以分於三百人已無與者衆益奮韓雍大稱
賞言于朝擢為令累功進同知肇慶府事按察
僉事副使左右布政司錄其後為錦衣千戶魯
前後任廣東所殺及降者二萬七千餘賊聞魯
家軍駭慄遁避不及遇即叩首乞為良民得無
死幸甚然此三百人耳服其心累用不竅語有
之一夫決萬夫避況三百人乎
逸史氏曰士有退有不遇魯雖才非韓雍幾失
魯

程信

信字彥實休寧人生於河間正統七年進士十
年選給事中吏科　景帝即位疏薦起薛文清
瑄虜犯京師公監軍守西城上五事都督孫鏜
禦虜西城失利鏜急呼城門求入入疏言鏜小
失利即開城納鏜虜益張人心益危趣鏜戰必
效死力　上立詔勿納鏜虜逼城鏜兵亦背城
戰公與都督王通都御史楊善城上鼓譟發鎗
礟佐鏜虜退遂請敕石總兵于少保移營劄廣

外禦虜號令諸將景泰元年使蜀還廷議奉迎
上皇有襲千戶者樞密書高穀家言禮宜厚詔
漸聞莫敢發公倡同列會疏入明年上中興固
本十策又明年上修德疏歷叅政山東憂去六
年服闋改四川理例校番天順元年入賀會錄
景泰間進言者陞太僕與公案故事理營衛馬
三營大將石亨孫鏜曹欽並疏言太僕苛急請
馬隷兵部太僕寺言　高皇帝諭馬數勿令人
知今隷兵部馬登耗太僕　得關即有警馬不

給請以責兵部　上是公言復歸太僕二年間
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建州酋董山通朝鮮受節
制為中樞術使公廉得僞制疏請先發伐其謀
上為遣給事中使朝鮮錦衣譯官出建州董山
匿不承出僞制示之皆愕懼乞貢馬謝罪遼東
總兵海寧伯董興倚吉祥姻又昵都指揮夏霖
恣不法分巡僉事胡鼎發霖奸贓罪四十事公
條上　詔錦衣指揮郭英逮霖籍其家英得霖
貨末減霖寇深遂劾公惑外臺官瀆聖聽　詔

詰公不肯引咎徵下詔獄謫南京太僕少卿五
年召還侍郎刑部憂去成化元年起為兵部侍
郎當是時兩廣川陝荊襄諸路用兵獨署部區
畫方畧皆中機宜先是四川貴州山都掌蠻叛
兩鎮守將不相下兵久無功朝議遣憲大臣督
戰科道官在軍中者忽告捷得賞未幾諸蠻又
叛據大壩山箐險破合江上九縣三年進公尚
書督軍與襄城伯李瑾發川廣雲貴番漢兵討
賊公至永寧分大軍三道自督入金鵝池四川

軍由戎縣貴州軍由芒部雲南軍由普市入期
會大壩大軍進至李子關渡船鋪賊恃險拒敵
飛梭下礧石如雨我軍發神鎗勁弩賊稍却攀
崖而上順風縱火焚其龍背豹尾二寨賊退保
大壩貴州已躡其後四川雲南軍角其左右矣
賊驚散不支連破諸賊寨斬首五千擒二千餘
賊復走入天井水磨二洞洞竅幽暗不可入窒
洞閫守月餘賊死殆盡九姓土獠附賊乘還師
撲剿又大捷請移瀘州渡航鋪控諸蠻分山都

知府斷今日情形

等故地隸永寧苦部更大墻爲太平川立長營司轄熟夷諭功兼大理卿言官論公上者虜不貲公四疏請老不允七年春無雨雪公應詔條闕政言兵事可更張者四兵弊可申理者五其大者延綏兩廣歲遭殺掠邀以捷聞輒以捷賀上下相蒙戎夷叅肆四方流民盡聚荊襄不早區畫變起中土天子六師馭輕居重京營士馬疲耗器甲頓朽非大更張緩急可憂是歲改南部叅贊機務公曰叅贊謹非常有司事非所

預八年合南都大臣言與利除害三十餘事乞召還給事中王徽劾退南京守臣應城伯孫繼先明年致仕又明年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毅以功得世錦衣百戶先是虜人據河套中議遣大同守將楊信將兵十萬搜公執不可公征南蠻制詞官殺皆得專斷迄班師不敢賞殺一人曰刑賞天子大柄顧閫外事不易集假大臣專擅人固幸事集輒自專非分也

○王越

越字世昌大名之濬人博涉書史爲詩歌文章援筆立就而藻思溢發爲人多力善騎射好談說經濟大略睥睨顧眄有天下志二十六舉進士方對策大廷忽有旋風起攝其策雲表已而不見皆怪異之及秋而朝鮮貢使附越策來而曰其王方視朝有旋風捲一物下者則進士卷也敢以聞景帝閱姓名謂吏部曰識之此當任風憲於是孫進士選人得監察御史英宗復辟曰視朝覲越進止奏對數目屬之時寇

深長都察院東灤條吏士可當者而越於臺事精所建畫必出深意表以故愛異之久之擢山東按察使名聲愈藉藉尋大同有寇議當置撫上喟然曰安得如韓雍者而任之時雍已撫宣府吏部乃請徵越召見便殿越故偉服而短其袂上熟視良久曰非故恢御史耶可使弁而將也遂擢右副都御史以行會虜稍徙去越乃飭兵政繕器甲簡士伍修堡寨爲經久計尋以病告召還京病良已明年協理院事久之

以總督視師延綏輕騎襲破虜於崖窯川俘四十餘人鹵首加百遷左副都御史又破之於黃草梁俘五人鹵首百二十進右都御史前是文臣視師者多從大軍後出號令行賞罰而已至越而始多選驍勇跳盪武騎爲腹心將而與虜搏始有戰矣然尚不敢與虜軍鋒角惟以間諜探虜累重所聚而劫之或剪其零騎用是得數成功名越再設伏徼虜破之俘斬百餘獲馬牛羊器仗稱是越復諜知虜滿都魯孛羅忽加思

蘭三酋自河套渡分寇西路而其妻子營於紅鹽池乃率總兵許寧等以精騎五千襲之兩晝夜行三百三十里至其地分兵千餘爲十伏以相救而身與寧等分兩哨薄其營遂破之擒斬三百五十五級獲其女稚駝馬牛羊器械不可勝計焚其廬帳而還時滿都魯等行剽至韋州頗有所獲而還諸鎮兵邀敗之斬首虜一百四十九奪所鹵男婦二千馬騾牛羊十三萬甲仗千六百餘賊既以失利矣歸而廬帳妻子畜產皆蕩盡乃相顧慟哭遠徙不敢復居河套故地捷聞再賜璽書褒諭俄召還京論功加太子少保食從一品俸同李賓掌都察院事兼提督十二營兵馬又一歲而兵部尚書缺越意必見屬而余子俊自外鎮得之忽忽不樂乞歸不允乃上疏陳紅鹽池之戰謀皆自臣出爲故尚書白圭所抑沮錄功在諸將後而部曲亦有未陞賞者下兵部余子俊爲請進兼兵部尚書明年復加太子太保時　上所寵信中貴人汪直方領

西廠得詷察中外事威福傾一時而年少好言兵越亦與之好直欲誅建州夷以爲功而遼東都御史陳鉞賄之重且始謀以故直用保寧侯朱永總兵東討身監其軍俾陳鉞參而不以及越尋破建州夷永至封保國公陞賞優渥越豔之乃謀於直以虜酋西犯邊　詔保國公永爲平虜將軍率師西討越爲總督直仍監其軍令永將大兵由南路身與直將輕騎由宜府大同俱會於榆林既至大同諜虜帳在威寧海則還

二鎮之勁騎二萬餘分道乘風雲薄之虜狼狽出戰遂破虜斬首虜四百三十七級鹵男婦百七十馬駝牛羊以數千計旗纛甲仗萬餘捷聞越遂進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威寧伯歲祿千二百石予誥券子孫世世承襲越既封不當復領都察院而御史許進等上章稱越功德引王驥楊善例請仍領院事而越亦不肯就西班欲仍倒大學士萬安吏部尚書尹旻而下俱許之自是益精心事

汪直而陳鉞得爲兵部尚書 上嘗曲宴內伶戲爲貴人裝兩手各操金鉞恣睢而前問何人曰汪太監所持何物曰兩鉞耳不仗此不能一步 上笑而弗罪也當是時保國公永師至榆林甫三月無功召還尋復命越等出師至大同適虜從東山等墩入境剽掠越縱兵擊之擒十人斬首百十三級獲馬七百餘匹 詔進越太子太傅增歲祿四百石復錄一子官是役也斬級少於法僅下賞而封拜橫溢則 上以直在事欲貴重之越於是改掌前軍都督府總督五軍十二營兵馬蓋越以文臣爵不得矦改右班或可得矦也而汪直亦爲其儕所忌惡遂復命越爲平胡將軍直仍監其軍駐宣府調度擊虜虜已退越等請班師不許遂巡延綏而虜入寇河西清水營等處越等使遊擊將軍劉寧敗之於塔兒山參將支玉敗之於大衆渠延綏總兵許寧敗之於三里塔擒十二人斬首虜三百十七人功最多虜亦創懼不敢近邊而捷聞僅加

祿五十石汪直賞亦薄尋改越征西將軍填大同猶與直共一鎮大學士萬安等巧請移越帥延綏以離之而命延綏帥許寧填大同言者以寧直不相能遂改直於南京御馬監既行則奸事大露 上乃命給事御史論亂直入罪因併亂越詔削越官爵追誥券徙置安陸州而盡奪其諸子錦衣都指揮使等官越之敗由汪直然直尚得爲奉御史時朝士大夫雖快越之去而有謂其罰太重非平者越最名能知人其在臺

所旌拔御史屠滽倪鍾等皆爲大官致至同列
而故吏將佐多罷貧時時稱鉞才弘治初赦還
鄉尋上書自列寃狀會有左右之者得復左都
御史致仕鉞居常喜奢華自奉若諸侯王而其
御軍恤下財往來若流水籠罩豪傑不知所復
入皆願爲之死機事百端閃倏變幻出沒若神
鬼軍行過陝西秦王賜宴奏伎鉞語王下官爲
王吹犬久矣寧有以相酬者因盡乞其伎來歸
一日大雪方坐地鑪使諸伎抱琵琶捧觴侍而

一千戶調虜還即召入與談虜事甚晳大喜曰
寒矣手金巵飲之復談則益喜命絃琵琶而侑
酒即併金巵予之已又談則又喜指其中最姝
麗者曰欲之乎以乞汝自是千戶所至爲效死
力積功至指揮其夜襲虜帳將至風暴起塵翳
目衆惑欲歸一老卒前曰天贊我也去而風使
虜不覺歸而卒遇虜入掠者還而我據上游皆
是風也鉞不覺下馬拜功成推卒功以爲千戶
鉞之在安陸與還舊田漁射獵帳吹聲樂如故

家近京得通於中貴人李廣爲上言之中旨召
掌都察院事爲臺諫所論阻時西虜犯邊急兵
部言宜得一重臣時屠滽爲吏部知鉞且德鉞
而中貴人廣更之以鉞名上　上遂許陛見
上慰諭有加進太子太保仍兼左都御史總制
甘肅寧夏延綏軍務諸鎮守巡撫而下悉聽節
制仍許以便宜行事鉞至卽擣賀蘭山之別部
行剿者殺之斬首捕生過當捷聞加少保太子
太傅請復哈密封以兵援其王還國疏上不保

而中貴人廣敗自殺言者皆首攻鉞　上雖雅
重之不爲報而鉞坐憂悸者劇遂卒年七十四
贈太傅謚襄敏祭葬如禮鉞之再起欲還伯爵
竟不得而諸子多官環列者
弇州外史曰當鉞時天下咸賞其才至於今西
北邊稱良將毋知鉞者楊一清王瓊方之蔑如
也卓吾曰此妙絕人才雖有難逢弇州識之當
稱具眼
逸史氏曰余聞沈先生周云始威寧伯與保國

公承帥千人巡邊虜猝至主客不當承欲左□寧止之爲陣列自固虜疑未敢前薄暮令騎皆下馬銜枚魚貫行毋反顧自率驍勇殿從山後走五十里抵城虜不覺明日乃謂承曰我一動虜躡擊無噍類矣結陣示暇形也以惑之也次第而行且下馬無鞭聲故虜不覺也

王信

信字君實南鄭人正統中世官寬河千戶父忠征迤北殁戰毋岳氏生公半歲持節撫爲忠臣

節婦己巳虜犯京師拒戰西直門功陞指揮僉事景泰六年從征五開諸蠻遷指揮同知天順五年破曹賊東市遷指揮使成化初守通州改守倒馬關移守荊襄二年石和尚劉千斤反荊襄公進據房陸民兵不滿千人賊四千餘衆突至圍公主帥逗遛不援公多張旗衆火晝夜不息歷四旬餘間以死士出城五六里舉火砲賊以爲援兵至驚走追斬有功陞都指揮同知尋協清兼管倉糧移鎮湖廣條陳八事又條上傍

專任實命儲修兵衛禁科罰四端天順年□湖廣蠻夷雖腹中之蠹實無能爲但我軍舒懈之徒利其竊發可以邀功今但選精銳常加隄防勿招前非其患自息荊襄流逋本意逃避差役長子老孫已成家業濫加誅殺恐傷和氣南畝之農無所蓄積收獲未竟饑饉已空機杼纔停布縷何在乞選公正仁惠守令大加存恤遣陞官員無慮千百無一矢之勞冒崇階之賞乞查劾削奪三司方面所以折衝禦侮承宣激揚

當公以格清廉以律己所部指揮劉斌張全智勇過人力薦於朝且云英俊之子處心剛正學肯抑心低首奔走媚求若不旋加擢訪則賢才多隱志士沈匿陞都督同知總理漕運即日上道常語人曰荷國厚恩未能報稱此行當以江水洗滌肺腑少盡區區公沈毅簡重被服儒素出入省騶從歷鎮大邦不營私產平居默坐展玩經史寬袍緩帶糲飯蔬羹故人孀喪傾心賑恤出鎮三十年笥無華衣廐無肥馬鈴閣之下

註釋評點古今名將傳卷之十七

長洲陳元素孝平甫評點

明馬文升

文升字負圖河南鈞州人生而有異兆貌瓌奇多膂力嘗與群兒戲十數為群角之靡不仆年二十六登景泰二年進士吏部尚書王直異其材選授監察御史時領院事者王文王翱皆嚴重鮮可而獨以文升為國器出按山西再按湖廣所至發奸摘伏有神君之稱還領全臺章奏以母憂歸服除超拜福建按察使鎮守中貴人虐而肆獨文升能制之使稍稍斂戢進南京大理寺卿丁父憂成化初固原土夷滿四與其黨劫其從子指揮璘據石城以叛陝西巡撫與中貴人將討之大敗復合寧夏延綏兵討之又大敗詔逮巡撫諸臣下獄而即家超拜文升右副都御史代為巡撫佐總督都御史項忠率京邊諸軍五萬討賊文升馳急傳十日至陝時兵已發則簡練其留後者申約束通轉餉五日而嚴駛至軍偕項忠屯中路文升言于項忠使盡焚城傍草斷汲路賊始稍稍困石城潰先後俘斬首虜七千六百有奇獲其男婦老弱二千六百捷聞進文升左副都御史賜金帛遂疏言邊事十五條及禦戎三策上皆嘉納進提督甘涼寧夏三鎮軍務虜寇臨鞏文升遣兵逐之至黑水口破擒其平章迭烈孫虜復寇韋州深入至好水川文升復縱兵殲之于湯羊嶺斬首積級至二百餘獲其馬牛羊輜重不可勝計名其嶺曰得勝坡勒石以紀遂進兵平岷州叛番獲其酋首文升有所奏捷不為夸張中亦無主之者以是報賞薄久之始入為兵部右侍郎三品

文臣明有此制度自昇才已

湍九戡儧予二品祿俸仍出傍衛門以東至遼左邊備文升嚴劾其弱弗堪者而製五花營八陣圖教之使習皆爲精兵遷進左侍郎時陳鉞等後文升爲巡撫多詗伺將吏小非輒逮逮輒罰馬而釋之將吏既怨且抑法而馬價亦踊貴文升上邊事十五條因及之鉞以是銜文升時海西衛都指揮散赤哈移文訐驗夷管指揮覺夷人貢珠豹皮官爲究管指揮管懼賂都督產察使繫管散赤哈恨之乃率所部十餘騎稱入

貢欲以而間鉞而守將以非所是貢道却弗納散赤哈益恨過經女直建州三衛三衛以朝廷昔誅董山誅不平因留散赤哈聚兵得數千騎大掠鳳集諸堡獨近塞者僧格等十八族皆以有使貢恐誤中兵而留其使走之撫順所白狀鉞方欲自解與副帥韓斌謀置之獄而夜掩屠其族殆盡更奏搗巢捷且請大兵議勦撫太監汪直志方銳欲自往爲言　上遣太監懷恩覃旨等詣內閣召六部議萬安等相顧莫發兵部

促房

發人極矣

尚書余子俊言虜使入貢而掩屠其家何以爲中國恩太監曰撫之乎曰撫之則以一大臣往大通事往足矣文升疾應曰吾懷恩入白之上即傳旨命文升偕大通事詹昇往勘直不得行恨文升文升至乃盡赦其被屠家餘衆數百人撫以好語給以布粟而海西與三衛亦來聽文升察其意不實乃具言狀而行諸路伏兵以待俄復入寇伏兵發斬首二百餘級生擒數十人鹵駝馬稱是因以兵威諭都督產察懼悉請

歸命而汪直必欲自出出至遼左而事已定文升與議切勿用兵直亦陽聽而中不善又銜其敵禮叉手無儀還而陳鉞則傍射傳盛供張見即叩頭便辟左右僮從皆有賂于是遂相與謀傾文升矣文升竣事歸賜綵幣羊酒理部事如故然直則以緒疏言文升禁不與易農器故屢寇塞也于是復遣直偕刑部尚書林聰往勘勘則竟如直言遂下文升詔獄文升言寘禁鐵器非農器也汪直陰啗文升使謫戍重慶衛以去

則偕陳鉞大發兵。破諸屬夷。鉞拜賞賜傾府藏。巳而皆敗。十九年。起文升爲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士卒聞文升復至。皆鼓掌喧舞。蓋文升至是凡三渡遼矣。故東人至今思之。亡何。進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旋入爲兵部尙書。文升念天下方困于兵。會貴州都勻苗叛。守臣請合三鎭兵進討。文升不可。惟遣官勘處。卒無他也。時　上幸方士李孜省。欲有所薦引代文升。忽有　中旨。調文升南京兵部尙書。參贊機務。　孝宗皇帝立。召改都察院左都御史。上躬耕籍田。既宴。而敎坊以雜伎進。出褻語。文升正色曰。汝曹第陳農家作苦。使新　天子知稼穡艱難而巳。褻語何爲。公卿愧之。文升乃復條上十五事。　上皆爲嘉納。特命提督十二團營兵馬。掌院事如故。時于總以鄉貢士待選。文升使請外。曰。必大臣子而京秩。誰當外者。尋復爲兵部尙書。京師大水。上疏陳時事。于貴幸多所侵。又嚴覈六軍諸校。斥其貪黷選懦者三十餘

人。以是有怨家夜持弓矢。瞥文升門。又飛書射入東長安門內。事聞。　上嚴令錦衣官校緝款而給金吾騎士十二。出入爲文升衛。文升因乞休。優　詔不許。屬文升有小疾。而虜小王子以數萬騎駐大同邊外。勢洶洶。　上使中貴人挾醫視文升疾。賜上尊餚饌。因問計文升。謂此虜方敗于他部。勢巳絀。無能爲也。請密爲之備。而揚聲逼之。虜果徙去。安南侵奪古城五州地。詔勒還之。數支吾不服。會二國各入貢。乃請面折諸廷。安南詞服。因諭以恩威利害。厚賜之歸。還其侵地。廣西土守岑欽。與侄溥相讐殺。巡撫欲討之。文升不許。第令謄書戒飭。巳皆悔悟。納款請死。時南畿浙江大水。河南山東山西陝西旱。文升請亟勅撫臣發庾以賑。遣使祟祀羣神。爲民祈請。馬政弊甚。民苦孳生寄養。請覆覈減定其額。著爲令。特加太子少保。久之。又加太子太保。有旨傳陞畫工張玘等二十七員爲錦衣千戶。文升力諍。謂此　先朝弊孔。賴　上初登

之今復啓之無功而冒武職徒使邊
江南歲侵有司請募民入粟授以指揮等官文
升復諍以爲授之指揮亦能使邊將解體只宜
授散官。 上皆爲停哈密忠順王者故元遺孼
文皇帝寵其王予金印使率其民城哈密居之
以通西域貢道其俗商而兵最弱忠順王死王
母當國爲土魯番酋鎖檀阿力所擒幽人亂併
有金印夫鎖檀阿力死子阿黑麻立以金印歸
我文升請以王母之甥陝巴爲忠順王嗔之阿

黑麻怨我賞薄謂陝巴賤種也何得王哈密領
輕兵入虜陝巴及金印去而使其驍將牙木蘭
以三百騎入守文升奏請執阿黑麻之貢使寫
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流閩廣而薦都御史許
進撫甘肅使率副將彭清等選番漢兵倍道而
至夜坎城登破之斬級六十降自保者八百人
牙木蘭以千里馬走謂阿黑麻阿黑麻方與赤
斤蒙古衛相讎攻不能大發兵使別將將輕騎
五百圖復哈密復爲赤斤衛兵所擊殺乃遣使

上書謝罪請歸陝巴及金印於是文升亦奏請
其貢使酬以少金帛而哈密復 皇清寧宮災
太皇太后 皇太后同居仁壽宮 上命文升
與工部亟議修建文升言團營軍役於役不可
復若楚蜀災不勝採伐三殿有備木尚可材太
僕馬價薪薪其價可以資工匠木石費儻不足
則幸發內帑金數萬足之成落成而公私不告
匱 皇太后徙居憐甚予文升一子錦衣百戶
賜錦幣優等北虜火篩大入邊殺掠吏民 上

憂之召對便殿賜酒饌給筆札詢以戰守之策
虜騎[illegible]竟不能深入而會吏部缺尚書卽首推
文升給事中亦言吏部非文升不可乃用倪岳
而特加文升少傅十四年岳卒文升乃爲吏部
尚書明年加太子太傅十七年 上召文升至
暖閣諭之曰明年天下覲吏集卿其用心採
訪大彰黜陟文升頓首曰 陛下圖治若此宗
社之福也 上乃令中貴人掖文升下階後至
考察京僚給事中吳蕣王蓋自以躁妄當斥因

先事經文升。及都御史戴珊。欲兩背以解文升
曰。吾安可市名而更法乎。悉置去之。滿九載。加
少師兼太子太師。上崩。梓宮當出德勝門。文
升徒步號哭二十餘里。不稱疾。武宗立。吉凶之
費。計黃金五千兩。白金百八十萬兩。戶部計無
所之。欲裁諸王賜併借公侯勛親莊田租課。文
升言　人主即位。例推恩。恩未下而先奪之。非
禮也。御馬監太監王瑞謂造大婚禮器物應用。
儒士李門等七人。楷篆西天西番字。已得請矣。
文升力持之曰。此曹皆替者。察無行。且不良於
書。今復用之。何以杜倖門。乃別選八人以進。瑞
懟志。誣文升抗旨。文升因乞歸。不許。當是時
幾已內移。而文升居位久。右侍郎焦芳日夜覬
文遂揆楚人能鎬爲兵部左侍郎。文升推出兩廣
繡益不欲行。流言布聞。其同鄉御史何天衢因
劾文升衰老。文升二十一疏乞歸。乃報許。而御
日正時宰。又謂兵部尚書劉大夏刑部尚書閔珪
欲詠代文升。故爲文升劾大夏珪二公去。二公

皆賢臣。相繼去。而焦芳坐得文升位矣。文升之
去。人主尚優禮賜勑下。賞鈔錦綵馳驛以行。
月給祿米六石。歲給人夫八名。供帳頗都。又三
年。焦芳摘于中貴人。逮削文升官秩。正德五年
卒。年八十五。明年。瑾誅。芳斥。復贈太傅。諡端肅。
子祭葬。嘉靖初。加贈特進左柱國太師。文升之
卒無幾。而大盜趙鐩亂河南。行劫至鈞州。以文
升家在。捨弗攻。攻破泌陽。前大學士焦芳已跳
匿。燬其家。發芳篋。取其衣冠。縛草若人者。而磔
梁之曰。恨不爲天下殺此賊。

明王瓊　附　陸完　彭澤
　　　　　　陳九疇　曹謙

瓊字德華。山西晉州人也。舉進士。爲戶部郎。歷
滿泉二千石。皆第最。武宗朝。召拜戶部侍郎。
進尚書。久之。改兵部。瓊爲人多計策。精敏默識
凡天下兵馬數多寡強弱。及塞隘夷險。循裨才
否。一覽悉記無遺。武宗末政。在宦官多遊幸。
饑民乘間起爲盜。最大者山東劉六。河南趙鐩。
蜀藍鄢。江西桃源華林瑪瑙。多者至二十餘萬。

熟人

臣知時務
推交有益于
國家者

攻城剽府庫驅壯士從老稚掠充食劉趙甚衆
爲尚書彭澤陸完先後平餘黨殺起日益熾封
事告變旁午瓊手錄指悉計合機宜虜營入寇
山西一得利踰歲乃復擾境上瀁若東者瓊曰
是必趨舊利奏集諸鎮兵據山西要害賊果入
大敗之進少保太子太保陳金討兩廣蠻有功
詔指出瓊進少傅贛州盜大起王守仁時巡撫
請得從軍興法便宜行事瓊才之咸報可果以
次賊平而瓊又再進少師太子太師寧王反報
至朝中外洶洶下人色而瓊益治兵自如且曰
吾久用王守仁上流何耶度反已執之亡何守
仁果執王時都督江彬得幸瓊陰與厚結所言
無不當瓊得以成功者彬力也瓊歷吏部尚書
陸完會完以罪去遂代之嘉靖改元言官論其
奸狀 詔下獄內閣臣楊廷和欲論瓊死已赦
出之戍遼左廷和因議禮不合罷歸瓊上疏自
列將爲寇虜大入陝殺掠吏民楊一淸還朝數
其代 詔復瓊尚書總督諸軍事瓊至修一[illegible]

通商有效

之政加振飭焉犄角逐虜去斬獲累十五百餘增
上言鹽池北邊虜虜說商人過輒入剽掠商以
是絕不肯來請外修塹護之然多風沙易滿瓊
築墻虜既畏聞不得進商乃肯稍復來邊人以
爲德楊一淸進太子太保復改吏部卒瓊與彭澤
俱號一時名將其議論多密事相矛盾論者謂瓊
議爲得云陸完字全卿長洲人郡諸生關敬借
上命括奇貨江南欲張甚過蘇常廷曳諸生諸
生懼擊敬走完時實不與而隊者具完名首諸
生狀聞巡撫王恕列敬罪 上逮還完復舉進
士而恕以吏部尚書監選見完自是故擊關人
者耶擢御史當巳而爲御史累遷至兵部右侍
郎霸州民劉六劉七起羣盜前後官捕之不勝
稍稍行劫掠衆至數萬人 詔左都御史馬
中錫討之中錫備殺好名下教招撫六七果至
陽若爲就教者兵遂撤而六七遂與其黨楊虎
齊彥名益縱賊馳突中錫乃大悔 詔逮下獄
瘐死而完進右都御史假節用軍興法得誅二

千石以下。完乘傳疆至臨清。道副總兵馬祿皆泰遊擊將軍鄧永、裴楊虎於宋門、花龍化集大破之。尋又鏖格裴子岩。斬首二千。俘百五十。諸路剪其黨。又不下千計。楊虎死賊分爲兩。由蒙城太行流劫入河南境者。尤狠暴。帥日劉三趙風子。有十三萬五千騎。南都御史彭澤威寧侯仇鉞帥泰兵擒之。彭澤。字濟物。蘭州人。弘治庚戌進士。歷尚書工部郎出知眞定府累進按察使澤爲人長大。腰帶十二圍。其顧盼煒如也。

居鮮笑容。雖與爲偶語。叱叱聲若詈。召拜僉都御史。遷進副都。分捕河南賊。澤至則大陳軍容。環甲引見諸大校。責以退縮。顧軍正。論行法。建纛諸大校無不惕息惶恐。頓首請自效。良久乃釋遂鼓行而薄賊。凡數十戰。皆大破。殺虜以萬計。趙鐩號劉三死於泮。於是給事御史上言。河南賊平。陸完養寇自重。下　詔切責。完懼。日夜督諸將徼賊。而賊隨蹈臨朐。聚燒運艘。掠臨清郡徐而下。犯淮安。又奔登州海套。與完遇蒿淺岔。時官大鐵騎。及中土材官。良家子。悉集合圍賊大敗之。六七彥名。獨挾驍勇二三百騎。潰圍出。至驪掠河西務將北就逵軋。尼關險。不得道。度河南遁荊楚奪艘瓜洲。掠泊通之狼山寨。完窮賊水陸道。六七先後赴水死。梟彥名。斬首將共百。俘三百。溺水死者千餘。還朝。完澤俱加太子少保。右都御史。子世襲錦衣千戶。完尋遷兵部尚書。又遷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時蜀盜藍廷瑞。鄢本恕。爲尚書洪鍾擊撫且平。餘黨廖麻

子復起勢愈熾。鍾老不復能將。詔澤充總督討之。澤悉兵械賊。殺廖麻子。衆遁竄山寨。多伏弩篁棘中。澤分兵搜出入。奪水道。度寇開一面縱夾誅之且盡。或云廖有異術能隱形既擒忽騰身跳擲之卒不獲還加太子太保。虜萬騎入宣府。大復掠吏民。將傳寇近地。詔澤出提督三關二路久之虜退仍理都察院。澤好因酒使氣。時時出嫚上嫚人。錢寧挾憾公卿咸俛首折節。澤切齒不能平。嫚因寧所遣親近語事。邀澤飲。澤醉。嫚罵朱寧奴才。壞天下。

璞謂澤曰。勿妄言。澤益奮。不復可止。寧夏怒。會
谷密城及金印。爲土魯番所取。詔諭還不可。
且謀得將寇甘肅狀。廷推澤經理之。澤調寧夏
兵合使使詣土魯番。予綵幣二千。銀盌一。壺一。
求和還谷密城及印。土魯番陽許。澤輒奏事平。
乞歸甘肅鎮。而土魯番變矣。遂寇肅州。芮寧全軍
沒。修澤死罪。錢寧欲從中下。閣臣力救乃免。
嘉靖初。徵拜兵部尚書。以老加少保致仕。卒諡
九疇字禹疇。曹州人。多權略。善騎射。歷仕至甘

州兵備。土魯番寇肅州。總督彭澤遣使約和。不
得要領。九疇奮怒曰。彭公受天子命。全陝重寄。
不能身任利害。徒欲稜劾弱朱敵態。何顏立天
地。乃勵士卒。繕壘堡。捕繫番諜巳思等殺之。土
魯番掠肅州。遊擊將軍芮寧戰歿。九疇遣奇
兵襲其營卻之。大臣奏其激變下獄。已永陵即
位。寺進按察使。超拜都御史。撫甘肅。土魯番復
入寇。九疇率兵拒戰。陰略番別部。內外夾擊。大
破之。上捷。九疇當封。而大臣中土魯番流言。復
以報功議。遂論[illegible]九疇。天下冤之。先虜再犯。
九疇輒從間道入。登陴縱士射。虜駭指。疑其
分身。號飛將軍。胥謙樽智于史。有機略。諳兵事。
多由中。父雄立功西北。破寧夏。謫度塞。資謙。謙
從楊一清學。一清家居。謙遣書略曰。先生世所
不可無者。而又世所忌也。此何時哉。彼勸先生
出者。非愛先生者也。然雄與劉瑾通姻好。謙不
能止。瑾誅。父子俱死於獄。一清惜之曰。謙料人
則明。自處人則忠也。與所自料自處何如哉。李

卓吾曰。父欲與瑾聯姻。謙爲子。可奈之何。遂巷
先生但聽忠言。免發背毒以死便了。勿幸謙之
不能自料也。
李贄曰。翁州謂晉溪公貪財。好睚眦中人。夫
滿朝皆受宸濠賂。獨晉溪公與梁公亡有也。
楊廷和爲翁和受宸濠賂。擅與護衛。乃駕禍
於梁公。而梁公不辨。卒被劾去。又駕禍於晉
溪公。晉溪公又不辨。卒被誣下獄論死。是孰
爲貪財乎。孰爲好睚眦人乎。嗚呼。晉溪不入

宸濠之路。而陰用守仁。徙居上流。以擒濠。陛下知守仁不以一錢與人。不與一面相識。而故委心用之。何也。少具眼者。自當了了。何況弁州素讀書作文人耶。彼不拒江彬者。欲以行彼志耳。是以能使守仁等諸大豪傑士。得爲朝廷用也。當時若李充嗣之撫應天。喬宇輩之居南京。陳金等之節制兩廣。卒令宸濠旋起而旋滅。是誰之功乎。嗚呼。此唯可與智者道。

明 馬昊

昊。關中人。長身驍捷。善騎射。舉進士。爲監察御史。擢按察僉事。尋以御史時罪。謫眞定推官。至則教吏士習武。多布置鉤。指民家有流劫奸盜亡命。悉擒之。再用前罪。謫判開州。吏士伏闕上言。馬昊于眞定稱保障。乞宜眞定。請勿謫。詔許之。亡何。蜀盜藍鄢叛。侵掠蜀。令四省兵討之。未効。吏部尚書言。馬昊才可蜀按察僉事。佐治兵。昊至閱所部。笑曰。將不知兵。若勝何。擇驍勇才力之士千人。分四隊。隊各立長。會賊來逼城。昊夜出百騎。乘礮擊賊。營亂自蹈籍。而悉兵從後乘之。斬首四千級。軍中皆奮。以兵起。未有者。昊曰。此尚未見大敵。殆足喜。宜及勝用之。遂前遇賊。賊方陣左而伏兵于右爲應。昊以正兵當左。而身與兵百騎。直擣伏。伏驚潰。趨左。左陣亦潰。兵合擊。大其椅。大破之。斬騎將方四。捕首虜降萬人。遷副使。治兵川東道。賊廷蕚勢尚張。都御史高崇熙謀于副使張思齊。招諭賊。賊請降而

乞住河臨清市。空其民。昊曰。臨清市。直襟喉。上達重叙。下連湖湘。其地饒富沃衍。胡可委賊。自困獨益。飭治兵。募召豪傑。賊困不敢東。復漢州平墳。未幾復反。集衆至二十萬。前後官兵俱敗續。賊遂圍中江。因謀嚮成都。昊以五千騎馳赴中江。賊走。窮追之。與總督彭澤合擊。大破殺賊首廖麻子。遂進右僉都御史。巡撫蜀。廖麻子死。餘黨尚數萬。竄于東鄉山。推喻老人爲帥。昊請于彭澤曰。山險不便騎射。深入賊爲主。或返失

便願發步兵五萬擣出不意遠賊當自餓死也
澤如昊言賊窘果縛喻老人請降而他賊在遂
寧渠縣者相繼平進副都御史逾歲虜亦不刺
自西海犯松潘蜀大振昊招土番爲間取道夜
掩虜虜驚潰獲馬及衣械輜事聞加祿俸一高
共箭夔人普法惡倡諸夷部立寨僭號攻劫昊
率兵擣破之降者萬計獨青山寨不下昊行周
視寨曰此囿高絕水道可下也乃遣兵據泉口
而揭旗方圍狩之兩日賊渴覘南圍薄夜走兵
從後追捕首虜又萬人執普法惡誅之遷右都
御史予一子錦衣百戶然昊好功名又欲討松
潘夷不勝逮下獄罷免

逸史氏曰嘉靖初胡世寧盛言于朝昊名將可用也其撫蜀亦欲平松潘夷曰昊長用兵輕用其長故敗臣短用兵重用其短必勝嗚呼名言哉

明王守仁

守仁字伯安餘姚人也父華成化十七年進士

第一人歷官南京吏部尚書公少有才名弘治
五年與胡緒敏孫忠烈同舉鄉試公中弘治十
二年二甲授刑部主事十七年復除武選主事
正德元年劉瑾亂政公首抗疏瑾怒杖公闕下
謫貴州龍場驛丞四年閏九月陞廬陵知縣則
瑾誅矣十二月入覲陞南京刑部主事即月調
驗封陞署員外郎又調文選七年陞考功郎是
年冬陞南京太僕少卿九月陞南京鴻臚卿十
一年七月陞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公
至還二歷行臺前榜曰求通民情願聞己過當
是時宸濠蓄逆謀江西上流山谿中劇盜出四
劫掠焚官府篡獄囚廣東湖廣江西諸撫臣相
觀望久之積至數十萬宸濠又輒與諸賊通曲
護賊十二年七月公請提督軍務兵部尚書王
瓊素奇公請　上即與公兵符改提督是年茶
寮賊大起江廣湖郴騷然　上命三省會征公
首誅通賊監生吳□□月督江西兵自南康入
破橫水左溪巢賊敗奔復連戰斧桶岡十一月

又攻桶岡大戰西山界賊大潰盡殪之凡破巢八十四擒斬三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釋其脅從千餘衆歸流亡使復業度地居民鑿山開道夷其險阻浰頭賊尤悍黠擬官僭號是冬兼裕既殄益增機險附毒虞王師公休士歸農若不復用兵者明年正月討擒賊魁遂進兵擊其巢連破三浰乘勝逐北大小三十餘戰滅巢二十有八俘斬三千餘三月還師開縣置官司堅明約束諸賊藪盡爲治境虔吉人皆立生祠歲時祀公四月陞副都御史廕子錦衣百戶又進千戶十四年六月宸濠反公適勘事福建道經豐城與縣令顧泌指心顫天誓不與濠俱生急走小舸返吉安與知府伍文定謀起兵討賊發檄召江西知府邢珣等又密遣諜四出投檄言京師及湖廣廣東西南京淮安浙江各發兵共數十萬以疑宸濠使不敢出南昌賊果疑四路兵至不敢出遲旬有半月日乃出南昌攻南康九江安慶而公兵則已大集矣即傳檄罵宸濠賊遂

入密書與賊心腹李士實劉養正及閔念四吳十三若有約內應者宸濠得致書人及書遂疑士實等士實等勸宸濠去安慶直趨南京否徑出蘄黃趨京師宸濠不聽公遂進兵攻破南昌擒其居守宜春王拱㰘及宸濠子三哥四哥宸濠時攻安慶聞而解圍回顧巢穴公迎戰樵舍縱火攻之大破賊擒宸濠及其子大哥當是時南京大震非公在上流疑賊賊不犯南京必走蘄黃公既擒宸濠諸奸佞江彬等導上南巡下詔親征諸奸佞讒言巧譖百計欲去公當是時宸濠未死諸奸佞素通宸濠得金錢者多在上左右頗有異謀畏公不敢發公深機曲筭內戢凶倖外防賊徒撫定瘡痍激厲將士日夜如對勍敵宸濠竟得伏誅內閣大臣素惡王瓊因忌公以提督軍務得專制召兵平賊歸功瓊久之不賞嘉靖改元詔錄公功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遣使迎至京宴勞諸忌者又以錫宴勞費爲詞嗾言官論沮公不使至京

未幾外艱去服闋竟不召讒謗益起屢形奏牘
雖封爵賜號竟不與鐵券歲祿一時勤王有功
諸臣中傷廢斥殆盡唯伍文定得陞副都御史
蔭一子千戶公不勝憤乃上疏再辭爵且極論
自諸有功者竟格不行嘉靖五年岑猛叛兩廣
聚兵討猛猛死田州而其黨盧蘇王受相結再
叛益發四省兵嶺南大困起公代姚謨公至開
示恩信班師撤旅蘇受等自縛來歸公薄示懲
遣歸農刻石云爰告思田毋忘帝德爰勤山石
昭此赫赫文武聖神率土之濱凡有血氣莫不
尊親田州石刻云田石平田州寧田氷泮田山
迎府治新千萬世肇皇明嘉靖歲戊子春新建
伯王守仁勒此石告後人公諭蘇等朝廷宥爾
宜有以報皇恩眾皆頓首願効死公因八寨反
側久爲表裏密與蘇等約期日去又先因永樂
保靖土兵自領南還密與領兵官約過八寨與
蘇受等兵相犄角徑擣其巢或遏其前或截其
後或張左右翼夾擊之誅斬萬計而八寨亦平

桂文襄素忌公言公挾許專兵時公病乞致仕
至南安卒桂又言公擒宸濠攻城紀律不戢奏
捷誇張已甚及斥公學術不端壞士習乞削奪
官爵　上憐公功但停恤典子不得嗣封而已
公英敏天成機權莫測其用兵也訓練嚴明籌
畫精密對客笑談萬衆遄集擒俘斬馘獻凱轅
門左右尚不知也
王世貞曰前[illegible]爲撫未詔　陛
下在位一十四年屢經變難民情驛騷尚爾
巡幸不已以致宗室黠者謀動干戈冀竊大
寶且令天下之覬覦何特一寧王天下之姦
雄豈直在宗室與言至此悚骨寒心昔漢武
帝有輪臺之悔而晚節貞安唐德宗下奉天
之詔而士民感泣　皇上宜痛自克責易轍
改絃罷紬姦諛以回天下豪傑之心絕跡巡
游以杜天下姦雄之望則太平尚有可圖臣
民不勝幸甚左右多弗悅以守仁方起義師
不能難也而　上則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

公總督軍務率京邊驍卒數萬南下使太監張忠安邊伯許泰都督劉暉為提督以數千人由江而上抵南昌守仁乃俘宸濠取内道以獻忠泰等使人要之于廣信守仁弗聽抵錢塘遇太監張永永時稱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在忠泰輩上而故與楊一清善除劉瑾天下稱之守仁夜見永頌其賢永悅守仁乃極言江西遭濠亂民困已極不堪六師之擾永深然之乃曰吾出為群小在 君側欲左右

調護 聖躬耳非為功來也第事不可直致耳先生功吾自知之守仁乃悉以宸濠等付永而身至京口欲謁 駕不果會有巡撫江西之命乃還南昌而忠泰等前已駐師南昌銜守仁不待故縱其卒傲守仁欲以為爭端守仁厚加恩禮撫慰卒皆悅乃不能有所加于守仁而歸復譖之 上謂守仁且反獨張永保持之于是守仁請賑卹其士民且以大水自劾語極懇切皆報聞 世宗初召守仁入受封而中有沮者謂國有大喪不宜舉宴賞中道止之特拜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遂歸省尋論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文正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父華亦得封如之華尋卒守仁憂居以功高文臣貢五等爵忌者爭起有自為偽學者有以下南昌縱士卒掠及得寧邸之金寶子女者至有謂初通宸濠謀笑其不勝而背之者言絕醜不可聞而所封獨守仁與吉安守文定至大官當

上賞其他皆名示遷而陰抑絀之守仁不勝憤乃上疏再辭爵且極論自諸有功者 溫旨慰諭不聽會守仁之所善席書與門人方獻夫黃綰皆以議禮得幸 上亦器守仁賢而張璁桂萼等皆有所推轂然江西輔臣故銜守仁不但不薦倚持前論而其鄉人之忌者至詆之更以故推兵部若三邊若劄者皆弗果用而最後乃出征田州守仁之出由張璁桂萼薦萼本不善守仁以璁強之及萼長

吏部甚賞喜功名風守仁敢妄循守仁辭不
應楊一清雖雅知守仁會費綿上疏稱守仁
賢謂當入輔而又有他疏陰指一清言辭甚
厲一清亦不能無移憾也守仁既病上疏乞
骸骨北歸度大庾而革卒於南安舟中年五
十八桂萼因奏參其擅離職守處置田州事
宜失當下公卿議僅不奪其爵而停世襲盡
停其他卹典隆慶初用諫官言乃贈新建侯
諡文成賜葬予祭乃贈告詞推明爲元勳聖
學子正億得嗣爵正億卒子承勳嗣

明楊銳

銳字進之其先徐之蕭縣人曾祖甚正統間以
功進南京羽林前衛指揮使父璝嗣其官掌小
軍營公自兒時有機警弘治庚申代父官羽林
總神機營正德元年掌龍江右衛事衛久稱敝
至是一新二年督造漕艘于淮浦歲計費有羸
御史中丞總戎每議大事日非銳不可四年總
江西十二衛所儲運艘艘聯屬比之陣法加嚴

運無後期凡八年進署都指揮僉事奉簡命
備九江安慶諸郡駐軍皖城求余闕城守事且
今日當不足憂也九年宜獲江賊于蓮花洲監
司喜以事　上聞公曰江賊奚足憂所慮者豫
章耳意指寧濠也又謂九江爲鄱陽上流不可
恃湖最要害當以九江中左所一旅置戍於湖
口縣之高嶺可遠望也有警可卽達也繪長江
圖具事標識凡數本呈南京機務司馬重臣及
臺院司江防者又請造戰艦若干艘習水戰于

江上十一年與臺院密議兵食繕皖城周城中
多浚井十四年六月十四日寧濠變作卽告發
京師先引軍設鉤距於江側禁勿泄二十有七
日寇至船二百餘艘抵岸爲鉤距所破繼至者
以千數公坐城上與衆誓勅逆當得大功告郡
守張文錦俾發府庫金懸以示賞有寇衣緋者
稱凌十一先登公引弓中其首其子繼登貫其
吭而死於是懦者皆起城上竪大旗皆勅逆賊
以壯士氣有安慶人僉事潘鵬持黃紙衣緋擁

騎至城稱後兵數十萬能以城降得不死公語
鵬曰汝死已後尚靦顏爲悖言乎吾兵至矣捕
鵬家一人腰斬棄城下鵬乃遁去寇爲敵樓數
仍向城有冒者出闌楯外持鉤距大呼公發
矢中左腋棄火齊發頃之樓燬死者不可計入
日宸濠船泊南岸圍不克大怒率衆分攻五城
各首聚木爲蔽甚急公裂方尺覆紙裹藥火千
數散投所蔽木上火發盡棄走火光周匝不絕
寇無所遁十二日寇於北濠結木爲棧與城接

挾兵而進城中大驚公曰事急矣乃詭以大將
軍火銃實石被緋金鼓置城上向寇兵望見大
潰潛使一卒從間道出燒棧絕十六日寇衆解
體且暑甚瘍力憊夜斫擁去公募善泅者數人
於船中間所擁師斬首絕其纜放之江中又遣
一二强卒突入岸上營聚火燬城上應之乘勝
捕殺聲震數里是夜宸濠浩歎出流聚帆順風
而遁奏捷　武皇下璽書褒之曰十八晝夜勞
苦可嘉朕心大悅又賜有忠勤報國戰守奇功

二榜實授都指揮僉事充參將仍守安慶等處
廣地方公疏薦鄭公岳胡公世寧當大用蓋鄭
嘗爲布政胡嘗爲副使以拒濠譴者濠既平十
六年司馬部論功進公爲左軍都督府都督僉
事蔭子評爲羽林千戶又疏辭舉御史楊必進
嘗與謀于未變時者廷臣多賢之安慶立生祠
以祀嘉靖元年僉書府事掌仲威軍營未幾以
三關弗靖移守保定諸郡授驃騎將軍四年
詔還京師保定人亦立生祠祀之至京掌立威

營五年以母老乞歸養改南京右軍都督府八
年　制下援公總兵官鎮守遼東掛征虜前將
軍印至鎮秋毫無犯士卒思奮明年改漕運總
兵官掛漕運印兼鎮守淮安等處地方明年忌
者有言乃罷歸南京又明年以疾卒嗚呼寧濠
叛作一時討平之人可謂有社稷功矣新建伯
王公守仁奪其爵大司馬伍公文定罷其官都
御史張公文錦王主事冕皆遇害公位至西樞
兩縣將卅終老牖下復何憾哉公自立官足不

及權門請託身殁囊無一錢諸子鬻衣爲葬

明仇鉞

仇鉞江都人世指揮同知立功陞使充遊擊將軍寧夏驍勇敢戰正德五年寘鐇反鉞陷賊中京師訛言鉞從賊與武營守備保勛者又與賊聯姻爲之外應李文正曰鉞必不從賊勛以賊故姻遂疑勛不用則諸與賊通者皆懼不復歸正矣自上用勛爲叅將以鉞爲副總兵討賊命下纔數日勛疏上言臣母及妻子俱在賊中臣

義不顧家恨不飛渡黃河食賊肉謝朝廷鉞亦稱病臥陰約遊兵壯士俟保勛楊英諸兵至河上乃從中發爲內應俄蒼頭書童汲河潛入見鉞言諸兵已至河上列營鉞啖人謂賊何錦宜急出守渡口防決河灌城遏東岸兵勿使渡河錦果出而留賊周昂守城鉞又稱病亟昂來問病鉞猶堅臥呻吟言旦夕且死蒼頭卒起椎殺昂斬首鉞起披甲仗劍跨馬出門一呼諸遊兵壯士皆至遂奪城門擒寘鐇充總兵寧夏封咸

寧伯食祿千石與世券仍總兵方寘鐇之變朝廷遣張永同楊邃菴將兵出討邃菴謂永曰寧夏事不足平仇鉞在彼非久當有捷報蓋鉞自列校楊公識拔以起者其素受知於大賢如此

明戚景通 戚繼光

景通字世顯定遠人其先百戶祥以略地戰死世襲登州衛指揮僉事景通長幹修髯類關壯繆既世官踐更京師常席地讀書當畧不襲劉瑾結豪傑爲逆陰遣人遺席帽約日某日發難

若此者有劉景通旦日爲蕃冠逝去將率六郡良家子赴不測瑾敗乃還青州賊李琪反據蒙陰山王副使良臣分部擊之弗克景通徼得琪與姦民出入狀將數十騎往跡琪夜至伏姦民舍旁遂禽琪頃之劉賊起河北橫行山東景通檄守緫以七百人往入門告婦而遂行師出平度道中忽遇賊人曰賊衆我寡盍避諸景通曰彼卒遇我夫安知衆寡且成師以出義不避難陳以待賊擊郤之遂入緫登陣誓衆嚴守備一

日帥輕騎過孟子庄賊大至列陳如前邀賊遊騎擊殺之賊復遁先後累数十捷卒保境皆六月過戰場僵屍枕籍衆皆掩鼻不欲近景通曰偉哉國士名與骨俱香吾誠得與同遊九原無憾矣爾曹顧病之那騎過沮澤中率先下得休其餘力遇賊輒有功兵罷以軍政掌印部使者衆孝廉陞江南運糧把總至則袪積弊卻羨餘比輸太倉故有剔蠹之弊客以告作色曰景通自結髮事君豈勿欺吾寧受簿責毋寧自欺已

輸倉不中計對簿度支當降級所部張[illegible]戶者懷贏金三百餽之景通笑曰吾以不欺受罪顧納贏金爲欺耶事白復官威動以總督備倭至欲引將軍爲同姓景通謝曰先世故姓倪載在勳府郎自附譜書之謂何卒却之拜總督備倭陞山東都司僉書陞大寧都司掌印河間治河久未底績屬爲植不踰月而告成大寧缺僉書一人部署甸奴內附者景通言安棨可榮奉百金爲壽目攝之曰吾薦賢故薦君以此相加則

吾薦非也棨慙而退奉詔坐神機營毋閒良節年老矣請終養從之仍支俸山東便奉給景通白首子舍每上食率諸子女弄雛前郎不當母心蒲伏請受杖母有疾夜叩北辰請身代居喪毀斑白始有子曰繼光繼光綦履過庭將軍大訴曰童子何知綦履必錦衣錦衣必肉食爾父清白必不爾饜爾他日將饗卒伍以自封既知爲外氏所遺卒裂綦履勿著居弟垂二百年始改作命綺疏四戶列兩楹間工請益綺疏千

二景通曰使吾無得罪於先世鑰聚族於斯四戶足矣不然此且不保季年書策備胡累数百牘其後趣繼光受職京師病革猶問吾所上備胡封事　上納之乎未耶垂絕食人納褚幣衷中瞪目曰我平生不索人錢寘司必不受我錢悉出之乃瞑後繼光著戟功爲東南名將繼光字元敬世稱戚少保云幼而捭闔多權奇隆準方頤穀而膺燕揚英氣勃勃既舞象折節爲儒以經術著既冠奉父命上勳府襲世官待次司馬

門善相人者目逆之將略春秋古平十六兼鉞尊
征不五等則三孤矣庚戌侍試武闈御奴大入
部列城守簡材官戍九門少保條上便宜部當
其議山東歲遣治兵使者部六郡良家子春秋
入戍少保任中軍從務輯衆心一軍皆服使者
推轂進督備倭都司尋轉浙江都司僉書會倭
難甚少保上練兵議其略曰無兵而議戰亦猶
人無臂而格于將乃今烏合者不張徵調者不
戢殆不知其可也閩義烏人其氣敵愾其習慓

而自輕其俗力本無他宜可鼓舞及今簡練訓
習一旅可當三軍督府乃檄少保亟募三千人
假以節制則以什伍起于立乘兵寓于農第西
北地夷宜得地利南而走險不利並驅乃閭長
短兵夾振而進隊立一人爲長偏則伍之兩則
什之犄角互張攻距擊刺互用名鴛鴦陣居無
何卒服習矣督府請補浙東參將分部台州辛
酉島夷入台州瞻旌旗皆辟易所嚮以全取勝
其年江西告急督府檄少保西行既捷露布以

其成可知

聞軍聲益振頃之閩寇張甚分屯爲三窟一據
橫嶼一據牛田其酋長壁甯東南出沒焚掠因
而塞路沃野不耕廣狡兵乘亂出入跳若無人
少保以督府命部兵八千往自橫嶼趨牛田俘
馘立盡殲夷部繼至截先登者五之三其二奔
閩南奔窮追絕跡勒功平遠臺少保既班師大
司馬道今代督府發滿偏屬少保募精兵萬人
闘望後兵如望時所兵至寇相踩踐而死屍以
澤量嘗賊務殫俘囚續勝役首功居多隆慶初

虜陷石州東薄昌黎用廷臣議　召譚司馬戚
總戎入策備邊總戎上書備陳七原六失四弊
大較言兵制西北什倍東南虜焉積威劫邊人
邊人望風而靡戰將幸贖罪費黎外含兒視虜
飽歸尾而賸勒掩老癃爲功級既賣而賞有差
捐首以當雄飛彼自以爲得計借曰當戰衝
不唾之且不練何以議兵無兵何以議戰練兵
之效臣嘗試之東南請簡部將若而人分出二
輔州縣部募三千丁壯部將將之合爲四營營

各五部每營立一裨將爲之遊擊擬游徼則
主將專制節練訓習一如東南故三年當營
乎可格虜矣長驅出塞務令昨指虜遁窮廬迫
其虜遁入大眾計羽之師逐北而歸大漠然後
在昆是節罷戍省兵坐致富強與百世之利也
部督府否未決既譚公出就督府　命總戎督
練四主將兵節制視督府同效者謂太阿之柄
不假武人第易總理于時諸主將不用命視總
理猶寓公無廨宇無人徒無供億督府言不便

狀則又以總理專任薊門卽不易銜而練兵之
議寢矣又言薊當肩背幸而任臣臣無多言在
薊言薊塞上周垣二千里一瑕則百堅瑕比年
遞圮遞修滋費無益請更版築諸戍士畫地受
工跨墻爲臺睥睨四達臺高五丈虛中爲三層
臺宿百人械器餱糧具在虜至則嘗陴以守退
則番休第力詘未能舉嬴先築千二百座薊人
多未溼律之軍正將不堪請募南中入彀者一
軍以倡勇敢督府上其議許之始募南兵三千

如期至陳而待命郊𤬪自朝日雨甚至于日中
軍容益壯總于山立邊將大駭將軍令固如是
乎既相要害程功能部署臺垣之役工力精班
軍則以南兵爲渠長薪木取諸塞外其餘則以
益樵蘇步保巡工介弟爲植少命則課破拔妄
賞決罰有差督皆益以壯麗獻功不匍月告成
事是役也縣官僅發十萬緡經費若工足當百
二十萬復增募南兵二萬編伍戍之議立車營
出戰則以代城郭車四面結勒爲方陣步騎二

於中藏之遇虜乘陴火器先薄五百步外稍近
則步兵出較下卽虜馬排擊之虜却而奔則縱
騎兵乘勝逐北虜師不宿飽復益輜重營以從
有發則南兵當選鋒入衛兵英應土兵戍守踐
更者任轉輸首分數次形名次技擊大步伐次
偵邏次鄉導次批擣次遮擊次追襲次俘馘次
首功軍政畢張無不以律比年東西虜謀入犯
西備得薊狀恐亟卜不勝遂謝東胡款關入貢
部言虜數苦薊比修內備不戰而伐虜謀卽軍

正無所課功其功上上薊方不得入粱益且將
求多總理故以叅將入關進副將再論功最進
中軍者都督同知充總兵入薊擁總理虛名秩
如故及江陵當國 上遣右司馬出行邊于時
大閱薊門十六萬之師畢至營伍必整旌旗火
故必齊約束必堅號令賞罰必信右司馬躬入
諸營驗諸械器履諸關隘登諸臺垣歷諸亭障
周覽諸閭閻比還報悉以狀聞既畢使謁江陵
上韙兵議江陵則以征伐自 天子出其如

主幼何既而以修薊功進左都督其加秩則少
保兼太子太保其階則特進光祿大夫及江陵
殁人言波及少保西粤將起記室少保卯翼而
就之乃陰布蜚語京師傾少保而自代始移鎮
南粤虜入黑峪關薊人願亟召還不得請則勒
石頌功德尸祝之少保度嶺南任疆事如二鎮
踰年疾作得謝還登州少保歲散千金猶客急
歸而暴折即延醫治病且無資以丁亥啼日卒
先是任子恩皆停僅襲祖職得指揮僉事

明周金

金字子庚武進人正德戊辰進士授給事中陞
太僕少卿僉都御史轉副都御史致仕家居九
年以原官薦起陞兵部侍郎轉都御史歷撫延
綏宣府保定淮鳳諸處已陞尚書南京南京公
所生也因得焚黃先人之墓人以爲榮公爲人
闓達謦欬自在科中則已諳習世務章數十餘
上度可施行而後言 武廟數游幸公上疏請
早朝躬覽章奏總攬綱領見采納又言京糧歲

入三百五萬而食者歲乃四百五十萬當痛爲澄
汰中官以迎佛監織浙者引鹽某橫道路當罷
又都督馬昂納女弟後宮外議云已娠請訴昂
而還其女昂雖不罪而女竟黜是時奄幸擅勢
與言路爲仇不旦暮死則竄公給事中九年老
成周慎卒免於戮辱而以久次擢爲太僕公貌
瑰偉善議論每九卿廷議軍機大事衆輒目屬
公公曰對甚辯聞者心悵壬申狼山之捷兵部
議有功將士例陞三級公笑曰不然將士有實

拯哈密理

職有虛銜有正副參遊實職大而虛銜小有管哨管隊實職小而虛銜大今一例陞級則管哨以下皆可爲督府而參副以上或止於都司首尾倒置非便衆是之癸酉議用兵土魯番哈密公極言西邊虛憊而土魯險遠且青海之賊窺伺西寧方欲遠拯哈密寧可乎衆曰如土魯索金幣何公曰彼能效順國家何愛於賞不然勦之未晩也已而卒從公議事下是衆以公可屬邊事以此延綏宣府皆推公往公既諳達不拘諺有

只此一念便足得人死力

帥臣體裁又善撫摩拔下其在薊鎮人見公色詞既已心安公公益務寬簡以尉帖之嘗欲召一二走卒時窮冬多不襖公憫然曰邊人苦乃若是遂不忍召而百方爲之招商聚粟廣屯積錫以時給其食使人有重生之心又爲之葺墩墻疏石渠期於利盡而人不勞邊人益愛公嘉靖中西大同殺都御史報至公愕然踟躕久之曰[illegible]乃開門召諸將卒盡入環列庭下諭曰近者若輩知大同殺都御史乎衆曰知之公

公能化上下疑阻

曰若輩以殺[illegible]族耳尚何道公曰不然邊人勞苦甚矣而又虐使之是趣之殺也假令上下相愛若父子彼將倚以爲命縱授之刃使殺焉其誰忍乎衆大歡呼叩頭退當是時以片言立解上下疑阻及之宣府總督馮侍郎以苛刻失衆公數爭之不得侍郎又以引鹽數萬與其私人爲市而商人無能得者衆尚甚怨會諸軍請侍郎犒糧不從且欲鞭之衆遂憤譁然面罵因圍帥府公時以病

御得機略

告諸屬奔竄泣告公公曰吾在也毋恐即便服出坐院門召諸把總官陽罵曰是若輩剝削之過不然諸軍豈不自愛而至此欲痛鞭之軍士聞公不委罪若也氣已平乃擁說而前爲諸把總請曰非若輩罪也是總制者圖利不恤我衆耳公從容懇諭以利害衆嚣曰公生我始解散去而總制自是亦心愧公延宣皆虜衝公內撫諸軍外策强敵關城晏閉邊既綏帶四五年訖無敗事人益以爲才自公去宣府八年大同復

殺總兵據城亂公時起巡撫保定矣遂往抵紫荆擒大同謀者數人送京師會眞定巡按李者有疑疾入其邑聞銃聲驚以邑令謀已欲抉之死廣平守爭之又以守亦謀已至逮吏發卒捕守一城盡空公聞變星馳撫定之上章露巡按非狀而臺長庇其屬為之訟冤公復上章力辯廷論竟直公而黜御史公本通達不務為崖異然大體所在不肯苟為婀娜此蓋公所難者其以都御史出鎮淮也　章聖梓宮南祔始奉

吉由江而諸護行大臣至儀眞議從陸諸官心知不可而憚於江險悒悒不敢任公獨言沿江山險路不可通狀且奉玉體馳峻坂上下撼頓上聞之必惻然奈何議論往返數日而諸大臣亦密探沿江路果險如公言乃決從江之議以銕維舟行如期至承天以葬江干千里覓旅奔櫂壤屋役大數萬人得以走死山谷中公之力也為刑部尚書轉戶部益能其官乙巳致仕歸武進年餘病卒年七十有四公甚讀書雖稱官士

史亦用以負其經略尤喜為詩歌狠傲倥偬中卒不廢詩有上谷漁陽稿字書有晉人風骨家居好獎進後輩與人言娓娓不倦與士人言言讀書與俗人言言勸業莫不取其有益平生儉樸既貴自奉如居約時獨祀先款客極豐潔曰殯祭重事也年五十遂獨居未嘗言勝妾教諸子嚴而有法一飲食必有訓公沒賜葬祭贈太子太保謚襄敏

明楊一清

一清字應寧雲南安寧州人初以奇童薦入翰林　憲廟命內閣選師教之受業於黎文僖淳年十四中順天鄉試登成化八年壬辰進士授中書舍人廿三年擢山西提學僉事丁憂服闋補陝西提學副使自弘治四年至十一年凡八年在陝大作士類久乃召為太常寺少卿至十四年轉南京太常卿壬戌虜大舉入寇馬政廢弛遷右副都御史督理茶馬十七年清出荒孰牧地凡十二萬八千四百七十三頃餘奏准每

我聞其遊邦治陝之法然舉將不云

年於陝西按察司揀用憲臣一員于臨洮府駐劄。巡禁茶馬。又奏准選取都布按三司官三員。專候委任。及添注鞏昌平涼府同知官。不時聽委。十八年。又題准招商自出資本。買茶裝包轉運茶司。每一千斤。價五十兩。大約計官銀萬兩。收買馬不過千匹。若此可得馬幾三千匹。其利在官與關中商茶不同。至今以為便。甲子。虜寇大舉。六司馬劉大夏薦為陝西巡撫。兼經理邊務。一清上疏陳邊事。劾罷總兵武安侯。及兵備不職者數人。請釋緑事守備楊宏。使自効。裁抑鎮守中官支應。歲省數千金。創城平虜紅古二處以援固原。築垣瀕河一帶。以捍靖虜。虜遂不敢渡河。己丑冬。虜數十萬入寧夏。乘勝直抵固原。一清率帳下五十餘人。趨會總兵曹雄。衆遮道爭謂不可。以謂平涼一路。絶無行人。孰敢安惟學曰。公行何恃。一清不答。徑去。賊聞一清至。遂擊衆北走。在陝未踰年。百務具舉。正德改元。朝廷以邊患方熾。兵權大分。命總制全陝三邊

軍馬。一清以寧夏花馬池係要害地。虜數由以入。寧官屬沿邊巡視。議處方略。上疏極陳戰守之策。修築垣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寧夏以安內附。又上四事。復上六事。丁卯。忤劉瑾。歸休丹徒。復逮詔獄。賴大學士李文正救免。庚午。慶藩寘鐇叛。起為總制。靈州士人素苦於官科虐。一清昔時多所釐革。已復踵舊。至是紛相訴訐。一清以大亂之後。但除其害。而不深究其人。閱舊築邊墻。自紅山橫城。高厚堅完。儼然巨障。念成功之難。感而賦詩。復入城訪求各營衛部領之賢否而更置之。謂邊軍之困。本由科差煩重。而私役買閑為弊居多。屯軍地土攙佔。逋逃萬數。而湖地草灘。半為將領所據。反役軍采取以自封殖。於是鎮守太監王瀰及總兵楊英。佗鈸。遊擊史鏞。監鎗少監馬良等各退出役占軍士。楊英又將所收草灘湖地呈退三之二。鈸以下各退有差。乃行巡撫將本鎮馬步軍士稽查實數。造冊在官。凡有徵調。分隊以出。

一切雜差俱各撥用毋得隱匿又通行各城堡
一體查處禁革修浚地方急務十數事上奏其
大者如乞旌爲城而死都指揮楊忠李睿逃難
而殉百戶張欽等門閭仍除其子以勵臣節皆
與劉瑾意忤一清又奏總兵楊英喪失之餘士
心不附乞將英取回調用薦副總兵仇鉞參將
保勳遊擊將軍史鏞足將延綏鎮巡奏欲內燒
荒會諸鎮兵搜索河套零賊一清上疏以謂漢
中流賊未平調去沿邊官軍數多邊城虛空邊
儲缺乏而河西達賊屢肆搶掠況河凍後達賊
入套各鎮兵馬正當蓄銳養威以俟今乃無故
出境搜索縱得數輩老弱殘敗餘寇何補于事
而往回勞經旬月糜費糧料傷損馬匹所得不
償所失且舍門庭侵犯之虞而尋伏藏逃難之
賊取笑外夷又遺書當道極論其事竟寢不行
蓋瑾素憾一清特以事變倉卒不得已起用既
平復悔乃矯詔收一清專在監督撫馭實陰奪
其總制之權也無何瑾誅衆但知瑾之誅爲張

永所發不知永實受策于一清遂成之耳踰月
召爲戶部尚書尋加太子少保辛未順天應天
山東河南盜起一清疏上十一事上嘉納改
吏部起廢拔幽凡爲逆瑾所構陷連茹以起江
西盜久未平薦按察副使吳廷舉山東盜日熾
又疏陝[illegible]賞罰嚴宜下兵部檄各鎮施
行及[illegible]等聚衆數千充斥近圻兵部尚
書王敞束手無策一清遂推用大將征討及文
臣有才望者提督軍務又著令有能擒斬盜賊
三名者陞一級大學士李東陽從中票旨極
其褒美悉從所言施行都御史馬中錫提督軍
務惠安伯張偉爲總兵官同征流賊馬張不知
兵專主招撫賊益放縱大肆劫剝渠魁劉七屯
兵近郊要請赦宥廷議將從之一清獨執不可
曰中原百姓敢稱兵燹亂罪在不赦宜易將增
兵殄滅乃已命太監谷大用總督軍務薦侍郎
陸完爲提督及賊至鎮江貽書于完願以拯溺
救焚爲念星馳前去量帶西北勁兵數千人半

駐江北以爲聲援。半渡江南以備截殺。該撥督
仇總兵兵馬。亦于南都以東隨便屯駐防遏。一
以壯金陵之保障。一以爲瓜眞二壩之防。又思
賊出沒無常。或奔淮陽通海二州以趨山東。
故淮鳳之兵不可撤。山東之地不宜虛。卒之金
山之捷。竟如所料云。寇平。加少保。甲戌簡入內
閣。以時事多乖。言不盡用。乃因災異而上疏自
劾。疏入錢寧銜之。遂謝政。正德己卯秋。宸濠變
起。一清以鎭江爲江南首郡。此地有備。則三吳
無虞。乃親閱城設險。出粟賑軍。乃調金山鎭海
官兵爲外援。設中軍營爲內應。故城內外恃以
無恐。後 武宗南征。幸其第。宴飲賡歌兩晝夜。
有諂 上幸浙江者。一清從容婉諫。遂不果行。
嘉靖四年。再起總督三邊。即以最急且切四事
上疏。俱蒙擬行。及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去
位。再召入閣。 上以張錦奏遷 顯陵事諭一
清。對曰。地道尚靜。體魄宜安。山陵既定。大事既
襄。無故舉遷。恐有他虞。況 獻皇帝大葬之後。

陛下自藩邸。升爲天子。不謂之吉壤不可也。乃
不果遷。初張孚敬桂萼二臣言官多有論列。疑
一清所援。二臣既去霍韜乃上疏毀一清。 上
疑之。遂乞歸。一清明於知人。若拔仇鉞于列校
而寘鐇就擒。舉王守仁於庶僚。而宸濠受誅。錄
楊宏於編戍。而總兵漕運。至於伍文定之首倡
義旗。喬宇之捍禦留都。俞諫之總制江右。是皆
儲賢于無事之時。應用于有事之日。靖大變。正
邦域。其有功于社稷大矣。

制府雜錄云。公在靈州。人有笑其演營習陣
者。公謂予誠書生。不諳軍旅。嘗以古人行必
謹哨探。止必修戰備爲法。故每諭諸將曰。無
事常如有事時隄防。有事常如無事時鎭靜。
又念武侯李靖未嘗廢營陣。世無岳武穆。豈
可恃野戰以爲能邪。

李元陽撰公墓表曰。正德初。閹人劉瑾有寵
于 上。竊弄政柄。公時總制三邊。條列修邊
事宜。極有端緒。朝宁翕然稱之。瑾惡公不先

自巳。內批罷公。公遂引疾去位。瑾怒公不已。下之詔獄。首相長沙李力救得釋。瑾權日益重。鼻息所向。無敢違者。六卿一言不合。輒辱以荷校。敢有乞骸骨去者。中以奇禍。相逢禁中。跪伏不敢仰視。國事唯其意指。危亂之幾。已在旦夕。時公家食。日夜籌度。不遑寢處。五年安化王反寧夏。命太監張永討賊。永奏須文臣有智謀者一人同行。召公仍總制陝西延綏寧夏甘凉各處軍務。協同討賊。公謂永

曰。藩室亂易除。國家內變不可測。奈何。永曰。何謂。公曰。寧夏事不足平。非久當有捷報。內變事非公無能為也。不佯若不知。纔入陝界。果聞仇鉞已擒賊。永見公料事如神。促膝問內變事。公手畫瑾字。永曰。渠日夜在　上傍不離。　上一時不見渠不樂。今其根幹枝葉。連結已成。　上傍皆彼手目。安從得一言入乎。公曰。此時已有間可入。觀討賊不付他人付公。　上意可知矣。言已。即袖出二奏與永。

一言寧夏事。一言內變事。囑永曰。公班師入京。見　上。先進寧夏奏。　上必就公問。公覷言請屏人語。乃進內變奏。永曰。即不濟奈何。公曰。他人言濟不濟。未可知。公言必濟。顧公言時須有端緒。萬一不信公。公可頓首請　上即時召瑾。沒其兵器。請　上登城驗之。若無反狀。殺奴餧狗。又頓首哭泣。　上必大怒。瑾。瑾誅。公大用。益矯所為。呂強張承業暨公千載三人耳。但須得請。即行事。無緩時刻。永

勃然作曰。老奴何惜餘年報主乎。已而永入京。請見如公策。　上覽奏。至瑾姪劉二漢方面大耳。已謀不軌。遂頓足。即召瑾。入侍。瑾不知。已有別旨。差永抄沒其家矣。　上命縛瑾下獄。時尚未甚信。及登城閱所抄兵器。繩繩不絕。始吐舌。竟誅瑾等。一時公卿士庶。方敢出氣。懽聲震天。摘瑾肉而嚼者如市。永乃備言公本謀。與首相長沙李公同薦公才望。公始柄用矣。弘治十七年。虜入花馬池塞。十八

年。勅公經略邊務。兼巡撫陝西。[illegible]

畏公威名。聞公至。遁去。陝總制三邊兼理馬政。是年陞右都御史。公上疏曰。陝西各邊。延綏據險。寧夏甘肅河山阻隔。賊雖侵犯。為患猶淺。惟花馬池至靈州一帶。地理寬漫。城堡稀疎。兵力單弱。一或失守。虜衆拆墻而入。犯我環慶。寇我固原。深入我平鳳臨鞏。其間漢土雜處。內變或因之而作。根本動搖。誠非細故。成化初年。北虜在套。彼時未有邊墻。

恣肆出入。已而得巡撫寧夏都御史徐廷章。修邊墻二百餘里。濬溝塹一道。又得巡撫都御史余子俊修濬完固。北虜知不能犯。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世平人玩。邊備稍疎。墻既日薄。溝又日淺。弘治十四年。虜由花馬池拆墻而入。賊破內郡。始蔑我邊墻為不足畏。連年擁衆拆入。寧夏鎮巡屢奏乞築墻濬塹。提督軍務都御史史琳。又乞於花馬池韋州設立營衛。兵部奏下總制尚書秦紘。紘止添修

四五小堡。及於靖虜至環慶地方挑空邊塹一道七百里。自謂可無虜患。弘治十七十八年冬。虜復大舉。仍自花馬池清水營拆墻深入。紘所修邊塹營堡。不能捍禦阻遏。虜攻陷清水營。殘破花馬池。　上厪宸慮。勅臣經理。臣聞劣歷官陝西有年。虜情邊事。頗常究心。但腹裏頻年旱荒。倉廩空虛。餽餉不繼。虜賊動號數萬。倏聚忽散。未至而廣徵士馬。則徒費芻糧。既至而調兵應援。則緩不及事。縱使

大兵既集。務速則彼或不來。持久則我師先老。恐終無以伐其深入之謀。沮其方張之勢。常聞防邊之計。莫危於戰。莫安於守。臣恐坐談不如親見。臣躬歷環慶延綏定邊寧夏花馬池興武清水營。抵韋州一帶沿邊城堡墩臺。躬親閱視。廣集衆思。兼收羣策。參酌損益。始有定論。其大要有四。修濬墻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寧夏以安內附。整飭韋州以遏外侵。但陝西財匱民勞。修邊

之役人多異議然而利害有輕重關係有大小大事可成則小費不足計遠効可圖則近怨不足卹此臣區區犬馬寸心也今之河套即周之朔方漢之定襄赫連勃勃統萬城也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堠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無寇歲省費億計減鎮兵數萬受降遠在河外古之舉大事者勞而後佚類如此受降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蔽正統以來淺失其險舍受降而衛東

勝也失一面之險又棄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為虜窟巢穴其中深山大河勢固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河此陝西北虜之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能禦也茲欲復守東勝因河為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萬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萬用省內運不然則陝西用兵殆無虛日八郡之人疲於奔命民窮盜起禍將何極及今將延綏寧夏一帶邊墩

設法整飭賊來有以待之雖非上計尤愈于無策醜虜聞知或數十年未敢輕犯我得休養生息東勝之議未必終不可復也世之論邊事者或專主于戰伐臣以築墻挑塹爲言宜必增茲多口但受　恩深重自當爲　國遠圖今年套內無賊腹有秋人民稍安正可有爲伏望　聖明俯垂省覽

明沈希儀

沈希儀其先臨淮人也廣西馴象衛世指揮使

未弱冠已能馳馬手搏賊征永安盜陷淖中騰而及於陸三鋒前趨之希儀捩頸以過鏢挑右足躍刃顧射鏢者中央項死又擊刃斫刃鋒於鐙間斷其頰車又射其弩酋竟却其追兵而還遷都指揮僉事務浦賊八千人行剽歸倉卒部五百人往拒之遂龍滑石兩灘相去數里希儀曰滑石灘狹行引繩乃濟雖眾可薄也蛟龍灘闊眾成列難圖矣吾欲奪其關而致之狹代岸竹揭岸上編筏以爲繆埧刻成數百旗插之蛟

龍灘令爵亭數十人守之以禦賊賊果趨沿石且半渡發伏擊敗之遷都指揮同知嘉靖六年。岑猛叛姚督府鏌奏行誅召與計曰歸順岑璋猛婦翁也當助猛奈何希儀能素得上官於事日璋女失寵而璋心恨猛貌合耳是可使擒猛何謂助乎督府復曰猛乘上流勢擁兵下如建瓴邑悟危矣奈何希儀曰是不足憂土官大率傀富貴戀巢穴所爲叛者懼誅耳豈有遠志乎督府又慮猛且走交南曰猛走交則閉不能歸彼豈無慮哉於是分五哨進師希儀將中哨當工堯工堯險而糧盡乃潛渡江詣左哨將乞糧請并兵攻工堯左哨以分地爲解希儀笑曰兵樵苔自足試君心耳還夜分率三百人緣山上繞出工堯背而耆餘糧爲稀燉食士合戰戰庚力而所遣軍則已立幟工堯山頂矣賊大驚遂入隘得其積粟食軍乘勝攻四州初歸順岑璋素信希儀使圖猛則選兵二千人助猛猜率千人名援女實爲間官軍得工堯則先置翻工堯

破猛出走則擁入歸順左哨將殺之歷歸順境索猛歸順斬他囚首以獻而先一日希儀已燬猛藏梟軍門矣督府議設流官希儀曰恩恩議流官反側至今兩賊行合從見復起不見聽而田州果叛後竟復土官田州乃平擢右江參將右江故治柳州柳在萬山中城外五里即賊巢軍民至無地可田而城中兵弱不足任前守謝墟殖於賊希儀至鼓士氣破賊詗者耳目偏官府即閭閻中稍動色賊在谿洞數百里外趣知希儀至順令諜出入蒔遊城中而取得與徭通爲敗者數十人厚撫之使爲詗於是賊動靜聲息頗往往爲我所先得所鴟巢風雨來去每出動即用擻視近不得闖至期鳴號則諸軍立集聽令日出其門旗頭即引諸軍貿貿行間旗頭旗頭自不知頃之劉營賊衆至戰方合而伏又左右起賊大敗去巳賊寇他所官軍又已先在斷絕遠村聚賊叟官軍所不至者寇之軍又未嘗不在賊驚以爲神即官軍亦不知希儀

何自得之也所賜勦必其劇巢稍有紀為記戀
亥殺於劇賊巢得婦女牛畜果舉巢者悉遝之
惟陰助賊者還軍立勦曰若余何陰助賊賊或
刀弩而門啊者曰若牛五若余何刀弩啊我
歸於是賊讋服無敢陰助賊及門啊者皆欲勦
一巢乃佯臥病所部入問病謝不見明日入問
希儀起曰吾病思鳥獸肉若輩能從我獵乎即
起出獵去城一二里而止營軍中乃知非獵也
最後叩擒其尤黠猾桀驁者支解之四懸城門

見者股慄常以甚雨疾風大寒大夜發諸賊所
止宿散遣人齎火若炮衣毳帽與草同色潛巢
賊中夜砲舉賊大駭曰老沈來矣挈妻子蒲伏
山頂見帥交兆往往寒凍死或觸崖石死妻子
相怨咎作賊何利至此明剿之則寂無人所散
遣出他巢者亦然他巢大驚已相聞怨益驚陸
洞之則老沈固在秦府不出也有此賊勝洛或
易面為熟猺而㑹城旁一童子牽牛行深山無
敢詗者矣後熟猺既伏公威信制征他巢雖慄

讋不敢不往是而大雨蒼懼失期涉溪水以應
要有溺死者議者以為自廣西為將韓觀由雲
之倫能使猺不為賊此希儀則能使猺人攻賊
前此未有也思恩奏設流官而州數反側不靖
巳聞濬有子曰金在鎮安盆洶洶因傷思者在
賓州乃辭去曰留小仁人在韋呵往希儀時方憂
思恩聞留言則大駭以金去賓州近而留應之
且為賓州憂賓州危則廣右之咽喉立梗矣乃
婉色好語謂留曰是岑濬第九子耶我往征田

時因聞之因作自語狀曰岑氏其復乎欲以深
動留已呼留入密室要賂即得賂行為金復官
留乃大信且出復呼入曰善貴從五今分將思
恩必舉金貴怒之於是金果將五千人因留以
見門有懼色觀譎無納希儀罵曰金本土官子
非賊余何不納則引入厚結之又引以諸兵備
隨盡散其五千人盡縛金而思恩復寧當是時
非深計賓州幾失希儀在㑹城十三年稗溢
後總兵貴州會北虜入寇　詔屯宣大未幾署

非但賓州之乎則廣之害甚矣

都督總兵江淮。已復調廣西貴州，在江淮逐寇之警幾絕。然天雨輒苦瘴癘，數在告。已還廣西。瓊府右指山熟黎，黎本馴順畏法。知州鄧濟者暴虐使之，而黎叛，兵八年不休。希儀言于督府曰：法家斷獄，必分首從。今諸村獨從逆者，如虎狼披猖，勢不可釋。他諸夷疑而勦之，則傷仁；撫而勦之，則墮信。莫若獨擒其首惡，首惡平，諸異志者褫魄矣。是公以生賜萬州也。都御史必進聽之，而黎平。進都督同知，賜金幣。改貴州，人銅平巢，其奇然秘不告人，人亦莫知也。希儀膽勇機警，善撫諸人為耳目者，賞不失頃刻。嘗染危病，所部卒至自戕於神前以禱，穿手刺股，痛毒諸體者皆徧，最後者一人至以箭穿喉。其得士如此。唐太史順之言：余官游，得當世名將數人，比馬水梁震、西何卿、南希儀。震與卿，予未之識，而識希儀。永永魁壤長偉，見人頫首下視，寡言笑；希儀短小精悍，目炯炯燭人，議論磊落激發，皆所謂偉男子也。故撰次其事。希儀謂余言：當世

固多良將，患在牽掣離散，不能展佈。夫若希儀猶為未盡其用哉。

明俞大猷

俞大猷，其先鳳陽人，世為泉百戶。幼聰敏，倜儻，以豪傑自命。家貧，日不能再爨，顧講讀不輟，鋭意文事。已，父卒，襲官，學騎射，輒命中。從李良欽學擊劍，盡其術。益悟常山蛇勢，以為兵法數起五，猶一身五體，雖將百萬之兵，固可使合為一人也。嘉靖中，登會舉高等，以千戶守金門。上[illegible]兵，部使者呵辱之，奪官。大猷笑曰：此豈吾自見地耶。遂盡鬻其家，遊京師，以書干毛尚書伯溫。翟侍郎鑾得書，驚歎，禮之。驚一第。然終不盡用，乃奉　勅守汀漳，遷廣東都司。會安南叛人入欽廉為寇，諸司議募陸兵。大猷曰：賊由海來，獨當以海舟破之，若專備于陸，賊舍此擊彼，我不勝其備，賊不勝其擊，彼逸我勞，非計也。乃多集海舟以擊之，連破之。永安萬寧，而安南酋賊首以獻，僕黎作。大猷以南直隸

副總兵。戰賊平望、王江涇、六金圍，皆連捷。而提督尚書張經以視御趙文華言論死，大猷坐落職，奪祖官。於是東南之禍日亟，復拜直鎮守，而大猷言：防江必先防海，水兵急於陸兵。蓋倭奴長於陸戰，今樓船高大，架萬銃其上，倭船遇之輒摧壓焦爛，固我兵所長也。善戰者毋以短擊長，而以長制短。且海戰無他法，在知風候，齊號令。以大船勝小，以多勝寡耳。于是用舟師戰，而用山積歲不除之賊，皆勦盜王直者，徽人也，以市舶入海，誘諸州港，勾倭夷貿易，為逋逃主。天子以連歲倭變，劇皆直故，必得之。至勤精禋，責督府胡宗憲令必得自効。大猷言：直在海島，能以纖物誘倭來。在彼固則一逋逃夫耳。倭之來不來，非關直誅不誅也。若誘之來而殺之，則失信，且何以示後。蓋請與宗憲，宗憲不聽，誘以來。天子聞得直，則大喜，詔殺直。於是宗憲恚失信，快快曰：吾為余師笑矣。而羣倭聞殺直，焚舟殊死戰，大猷入原圍。宗憲懼，乃委言大猷違節制，不窮追，以為解。而大猷逮詔獄，論戍邊，贖平民。張璉反，僭名號，流陷江閩諸州縣。詔諸道合師二十萬討之。而大猷遷南贛將，時胡宗憲已奉詔兼督江廣矣。聞璉出行劫，下檄言：賊棄巢出，此自投死，其速擊。大猷前以違節制見劾，幾得罪，欲言恐禍及，欲不言恐敗事。已乃曰：吾豈以一身之禍忘國事哉。乃具言：璉雖離巢出，顧其妻子財寶乃在巢。若我以大軍迫其巢，彼必來救。自喻之，虎方逐鹿，能探穴而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還，還而噬之，如拉朽矣。且三省會擊有期，又豈可以數萬之師從一夫團走哉。於是引兵萬五千人，疾走相尚，搗璉巢，賊果歸保巢。而大猷出擊，俘斬千餘。於是潛使說璉黨執璉。巳為兩廣御所奪，或訟之。大猷曰：賊惡其不誠，豈必在己。翌日班師，不殺一人以示信。陞副總兵，賜璽書加節鉞，命控制江湖閩廣四道兵，加兩官一級。會倭陷興化，大猷自贛晝夜馳赴之，駐秀山。都督劉顯駐明山，而都督戚

繼光提浙兵未至上怒督府失泉城責戰急
而閩士大夫又洶洶急功大猷念賊且萬人能戰
入死地官軍數倍而當若逼城而攻之彼實我
虛彼佚我勞彼逸我勞一踣而東南之事去矣
不若列營以困之彼欲攻衝以遁則彼虛我實
彼勞我逸彼佚我飽而我師犄角取之可使子
無遺且逆戰勝亦可遁者亦可遁此賊之利也
逆戰則我兵日多守益固而賊日益困敝以戰
之宗我以守為攻於是星布兵營畫地鑿塹令
東西道而列柵其上賊挑戰不動閩士夫訟其
玩寇之已克殲賊諸將各加秩而大猷止賜金
幣益閩士大業已為流言聞之朝矣倭三萬寇
潮州與盜吳平相犄角為廣患　詔移鎮鎮廣
吳盜憚大猷名競出降吳平雖不能堅決然亦
稍殺倭作勢遂與倭人絕於是大猷請於督府
都御史吳桂芳曰縱賊以出邊為生路山賊以
歸巢為生路今潮兵驅賊入益深益深則益以
鬭耳是死路也當大集精兵十萬四面攻使無片
甲得還如兵力單若不勝又散之令得逃去則
遷賊日久為勞費無[illegible]於是將漳兵二萬以
來巢破平而御史[illegible]以[illegible]吳平為大猷負坐免官
都御史為抗言於朝乃得留一源山袤千里賊
據險如蜂房水窩介三郡六縣之間而雲溪尤
險大猷曰此當誘而聚之者也遣王詔者盛騶
從尤禪將為延間賊得賂自安而大猷日發兵
擊旁諸巢之未下者以趣之諸巢果畢聚雲溪
以次河乃陽言誅李明過雲溪巢賊出牛酒犒
兵而吏兵悉集擊破之於是賞先登酬死間而
東南遂平桂芳上其功云董五哨十萬之全師
如奕棋者著先手前三郡六縣之妖逆如振落
次次剗平以為方叔元老之猷云大猷為將事
先必周審會既事往往為吾後長久之畫為
人易簡然而[illegible]亦有容部卒以忠厚自任重然
諾功則推人罪則歸己參將楊克寬罪抵死大
猷力為當道言克寬忠勇慣戰請保任不效甘
同罪部將戚妻子寄食甚窘百戶鄧城亦就逮

人有遺數百　推轂楊弘緣會清
之倫皆大　名將禮布衣
三為上賓　輸旅一决于理。
天下低虛譽物氣褒理與奇逝兵家以爲務
第不一諷驍譜侍郎綸與書言綸近對人言
節制精明公不如綸信賞必罰公不如戚精悍
馳驟公不如劉然此謂小知誠如霍子孟任如
諸葛亮大如郭子儀忠如文文山毅如于肅愍
可以託孤寄命則公之大受然也公精誠嘗不

以老衰不爲時變哉蓋信重如此而士大夫稱
平閩浙功最者往往推戚將軍繼光。

明劉綎

劉都督綎南昌人父顯弱冠把都蠻寨隘都蠻古西南夷地界川貴其窟穴為九絲山崇巒峭仄外限深箐東北為雞冠嶺都蠻寨凌霄峰三岡皆峻壁拔地數千仞都蠻蚪聚桀獷毒流蓄瘴厲把隘綎身與蠻格鬪殺傷數十蠻畏顯萬曆初元顯總四川兵攻凌霄擒阿苟龍久兒斬阿墨賊遂喪膽酋阿大守雞冠而附二方三箐上九絲顯計蠻中九日禱賽必聚飲盡醉乘夜緣崖冒雨攀組援挽而上兵入蠻帳二酋醉夢驚覺起匿亂箐擊戮蹈藉投崖落塹死者亡數二酋走保牡豬寨官兵追至貴州大盤山獲之併破雞冠寨阿大逸出為部將所擒都蠻盡平破寨柵六十得酋王三十六俘馘四千六百有奇拓地五百餘里獲銅鼓九十三皆傳諸葛武侯時物又獲古函牛寶鼎浮于羅縣凡若干告廟薦勛爵賞有差太學士陳以勤有平蠻碑是時綎已束髮從征所至報捷癸巳倭陷朝鮮天

兵諸路竝進倭遁釜山檄綎督兵防守全慶又選麗兵精勇數萬令綎教習訓練移王子光海君出鎮重地設險隘謹斥堠以禦外侮會樞臣狃于議封欲撤防綎力排和議後封不成而冊使奔東事遂决裂乃益徵募江南水兵議海運分水陸四路合官兵十萬綎居西路相機行勦是時倭踞朝鮮者七年沿海盤結為三窟蔚山為東路清正據之順天為西路行長據之望津四川為中路石曼子據之三路皆阻海為固綎率所部居水源攻順天倭寨倭築寨逼海綎不得逞設計誘行長通好單騎候于中道以示不疑會部下一倭千總洩其謀行長驚遁綎計不就乃督諸將奮勇還戰遂大勝斬獲頗衆倭敗入釜營不復出無何平秀吉死其子金哥幼國中謀篡奪三路倭將撤兵綎因播事動先促歸朝命給諫楊公應文勘功時二十七年四月事也先是一年播酋楊應龍反烏江失事再破綦江官兵五路征討綎總綦江路鎩松坎爬頭箐

夜郎舊城進深嶗懸崖伏戎截餉而銅鼓臺嚴
村囤楠木峒山羊箇臺三峒皆阰絕爲巨賊淵
數我兵連破三關賊以死拒峒乃運草縱焚時
風逆將雨緓叩禱風轉火入峒賊死烈焰三峒
盡克賊復挑老虎兵令男朝棟總管分三路緓
亦密引兵三路接應虎苗冲營伏兵齊起緓舞
大刀立斬數人率部下血戰賊奔潰幾獲朝棟
酋父子嘗言他處兵不畏只畏緓與水西兵朝
棟敗酋大懼退駐石虎關我兵奮勇斬關連奪

滴淚三坡并瓦窑坪石火爐二寨又克門頭箐
炒米坡頂山三墩鬼崖險寨賊遂披靡奔入婁
山谷婁山關萬峰插天黑箐蔽日喬木連雲上
一路繞數尺鑿石架棧設木關十三座緓連破
關門兵亦多重傷銜過青龍坎直至養馬城楊
酋張黃蓋督陳劉兵猝至僅以身免自此不復
窺婁山矣緓堅壁不動劉營冠子山進逼海龍
囤下議攻鐵柱關賊四面受敵力不能支緓親
督各將挖城垣五處部兵先登左水關樓樓被

燬風順冲烟囤上滿囤哭聲響震山谷是時七
道各鎮會議輪日攻打緓身先士卒火砲轟烈
立破土城酋父子躬領苗兵出城衝突三次募
死士拒戰苗皆散無應者翼日陳璘吳廣打陳
逹登囤人城楊酋同愛妾周氏何氏登樓自縊
縱火自燔各鎮齊赴囤擒賊妻子弟軍師族黨
應龍以己亥六月二十一日搶綦江庚子六月
二十一日解俘重慶總督李公化龍平播鑄銅
鼎銅標鑄銘豎海龍囤之巔巡撫江公鐸立石

名自此始

紀功是役也緓以一戰破三峒再戰克九盤三
戰取石虎婁山入養馬四戰奪鐵柱奪後關諸
軍逼海龍連月不拔緓至一日而克其二城破
巢而賊無噍類征播以綦江爲首功爲播平歲
在戊申五月調征雲南恢復三宣六衛生擒岳
鳳父子獻俘告 廟再平羅雄戳繼榮破武定
府以騰霄殲厥醜類又提督陝西兵征臨洮火
落赤等部裹餱百戰兵不挫衂四十年建南猓
夷爲寇起大將軍緓督兵往勦督撫爲中丞吳

公用先綖至建南五月渡瀘冒嵐觸瘴絕糧茹
草兵半死生所過桐嶆雪峰諸路盡闢計費一
十二萬斬級三千三百事聞于　朝會蜚語流
訕謗爲傳奇事遂齮齕有遵義郡守詹君自負
勇健欲與劉將軍鬬狠數侮將軍將軍言吾儕
皆　朝廷尊官毋媟褻詹怒酗酒揮拳相加將
軍指一麾遂顛仆　朝議謂劉將軍毆郡守益
重將軍過而泯其功建南兵撤無歸餉各兵抱
空腹蹶躃于塗衣甲盡質川兵多解散去將軍

稱貸割貲同戰騎家丁三載乃得歸歸未匝歲
而奴酋之難起矣戊午四月　詔征天下宿將
入衛　京師起都督綎原官時余爲江藩左伯
造謁將軍趣程入援將軍曰吾有丁千人馬數
百匹隨行請司餉予與中丞包公商之公曰原
疏未題帑何憑發余謂不然將軍一人耳必
藉家丁爲羽翼將出而師從師行必藉馬事以
義起有昔年征調例在按故牒行之先餉而後
聞之部可也遂發餉領餉者七百二十八員名

馬八十六匹耳比將軍行而遠赴者趾錯于塗
以漸集矣初將軍以廢置歸時情落落門可張
羅將軍亦髀肉生厭苦兵革無聞風跳躍鳴劍
伊吾之志余數數爲將軍鼓舞一日謁將軍劇
談兵事謀所以禦虜者將軍盡出連環丁板倒
馬鎗伏弩火銃試于廳前隙地銃不火而即發
不知火從何來出袖箭亂發如飛意所至無不
中的神沙眯目短兵相接則揚沙莫能顧盼將
軍自座間無以爲樂請舞大刀可乎余謂將軍

冠帶橫玉未便舞乃隻手高擎刀重百斤將軍
眞神威也余再問諸葛連珠弩何似即出諸葛
弩乃得其解復問紅綿索飛杈出試之叢入中
隨手縈縛入中掌厨倭刀盔甲及虜中器仗靡
不精利畢具斧頭各自能鑄造匠工不及也將
軍所被雙鞬雜服皆半敝余問之甲直數百金
能測陰陽禍福師混兵卒中只以緩胡纓爲識
令家丁認主將急則捍衛不在衣甲之鮮明也
將軍言虜善用鈎鎗即乘勢直前用刀刺之又

言能爲木將軍橫馬馳敵陳中至鼽滿身火藥
大發彼軍自亂余謂非必勝之技萬一馬驚反
走吾軍不受斃乎又謂將軍遇虜釘板倒馬鎗
不能遠齎虜軍卒至何以應之將軍云倒馬鎗
以竹箭灌油能傷馬輕可多夾又竹蔞亂抛可
紮馬足伏弩盈丈兩人上扣溪子巨黍與榛同
機伏發亂射而弩皆中毒着毒必傷皆彎中不
易致之藥也而惟都督公家有之其家丁則合
南北倭苗夷虜靡所不有黑獠鬼面者入水不

濡時令司門巡酒三尺之童赤身舞利劍如飛
丁之運丸或側身馬腹旋復跳出馬俱眸瞷黑
昭玄釆緝發龍翥麟超影不及形塵不暇越其
家丁一能抗十強者一能抗百馬逸能止車覆
能起哮嘯風馳攫戾執猛矯哉強乎將軍誓與
禍禱躬自居牛以下勝負卜不利謂有三大戰
此危將軍有憂色余謂將軍勉圖之毋自餒張
筵爲將軍餞且慫慂中丞公加禮將軍以壯行
色官軍過司堂余設牛酒犒於是中丞公亦設

犒且給軍需起行凡民間稱貸有負于將軍者
稍爲索償以資行費且檄部例請丁馬餉糧劄
秋部得公牘始悟撥入衛將領挈家丁鞍馬給
劄餉余復委專官續解至通州給領從征者懽
呼踴躍將軍拜　京疏　請論蜀父老集舊兵
大要謂　廟廊戰守之議未定將之責任未定
兵之分布未定難以出關即火器兵器馬匹諸
色破虜等械未備各省所調之兵馬未到新召
募之兵馬全未經練亦難以出關臣所帶佛郎

機百子銃排銃鳥銃火砲釘板挨牌衣甲刀鎗
神箭藥箭飛鏢等器由水前進船到方可整辦
又容俟可統之兵陸續前來方可起行若輕發
僨事張承胤即前車也況今邊事亦難言矣一
聞微則人情洶洶若虜在目前應事不無過子
張皇虜稍退則處堂怡怡竟置之度外而綢繆
不無疎于桑土一疏纍纍數千言奏　聞不報
將軍曾向余言蜀兵至始出關蜀兵伊父子所
習用肯與主軍同患難者也蜀兵未至乃嚴督

將軍行且立趨之出戰謀泄而彼中之期會已
定輕身以入其羅網豈戰之不善哉先發之一
日天日昏黯塵霾障天已變爲紅光如血大風
揚沙晝晦翼日兵分四路督兵清河者爲李如
栢逗留不進撫順爲杜將軍松驍捷敢戰兵次
渾河半渡賊決流水湧後軍火藥爲伏奸所焚
賊以全寨精力設伏誘師松戰沒鎭守王宣趙
夢麟參將龔念遂李永芳柴國棟張火紀遊擊
楊欽王詔汪海龍李鳴鳳留守李希泌都司吳

光先李天培等死之賊乘勝攻開鐵總兵馬林
突遇賊掩襲部伍大亂僉事潘宗顏通判董阿
礪副將黃鉞遊擊米得龍麻岩鄭國良都司潘
龍鱗竇永澄守備江萬春黃瓊指揮劉興國等
死之寬奠一路爲大將綎自牛毛寨進兵破賊
堵截官兵屢報獲功至馬家寨賊伏發力戰被
三陣直抵奴寨一百二十里賊兵逼山誘戰守
備馬進忠單騎殺入賊隨賊懼收兵屯據山寨
我兵亦困堅壁相拒會奴中猝張撫順軍旗幟

詭言杜將軍戰勝合兵劉將軍不及擐甲開營
而夷兵猛熾二萬合圍自巳至酉我兵衝破數
陣奴以勝兵之銳當深入之疲將軍臉被一矢
又截一刀單命劉招孫負尸手挾刃與賊相格
招孫亦被害招孫身瘦短黑精悍初在南昌武
場請上馬試不鞍及鞍而躍幾仆僵頃之復躍
上馬運槊如飛蓋偏裨之錚錚者與主將同死
義哉招孫劉氏家丁協力衛主與招孫同死難
者可勝紀乎爲將軍後陣者高麗兵萬三千戰

敗都元帥姜弘立副元帥金景瑞被縛朝鮮王
疏云二帥自甘爲屠肆之羊苟活于吠堯之犬
竟成毳幕之俘囚便同虎口之餘肉各雖被刼
即同投降小邦二百年來培養忠義一朝汚衊
隨籍其家妻拏囚繫夷狄之有君豈自同于諸
夏之不若哉麾將金應河者依柳樹踞坐朝床
取大弓迭射發必穿楊應弦而倒被一賊從後
閃刺猶發射不絕斃乃投弓鎭江遊擊喬一琦
見賊薄營悉衆合圍力竭自縊林叢間衆救解

仍投危崖而死。精壯都盡。寬奠一路戰沒者。宣大副將江萬化。寬奠參將祖天定。靉陽守備徐九思。南京遊擊姚國輔等。從劉將軍死義者。加銜守備劉朝元。劉招孫。應祥李士玉。千總劉吉龍。馬進忠。劉汝吉。吳自文。王光逵。梁汝貴。把總劉佾。劉思勝。王光遠。易廷諫。劉中二。百戶胡清。總旗田見龍。曾朝卿。鄉兵千總夏脐征。李志國等。及世養官兵二千七百名。俱係南昌點發者。從浙江守備周翼明死者。中軍周三暘。鄧繼予

總沈酢明。葉文通等。皆余所舊轄之軍弁也。其各路隨征陣亡官名不勝書。三路陣亡道鎮副協參遊都司通判守備中軍千把總等官共三百一十餘員。軍兵丁馬四萬五千八百七十餘名。馬騾駝二萬八千六百餘匹隻。 國朝二百五十年來無此大衂。劉將軍孝子吉子佐。鳴鉦伐鼓。大衆亭亭出江城。鉞歲而旋里門者。僅僅孤嫠數口。棲遲旅邸。迢遞舟杭。覡覡何依。形影相弔。且將軍邸燕家散萬金。而與三千壯士。同

心殉國。兩以醜禮相加遺。余俱力辭不受。將軍在天之靈可鑒也。黎明王在晉謹述。

新刻皇明百將列傳評林四卷附錄一卷續集四卷

〔明〕顧其言撰　續集　何喬新撰

明末刻本

序皇明百將傳評林

余少喜讀孫吳兵法時時從諸長老談徐武寧諸功臣事甚悉心嚮慕之而未暇攷究載籍近遭際

明時不弃蒭非以甲申歲叨承修盧氏之乏雖倥偬巡徼中宵委頓而狐兎斂跡白日多閑乃蒐羅我

朝將臣銓次其事而括以武子數語一遵張預之舊名曰

皇明百將傳大都忠誠才勇之夫英偉絕羣之士恒駢累于開創之初而尠少于守成之日非

天之降才爾殊也葢風塵草未之秋攀鱗附翼乘運而有爲遭時而立功雖一才一藝皆得以自表見而四海敉寧方內無事疆埸之臣不過飭節謹度練卒飭防期于狼烟息紅塞草抽綠

而已矣間有夷狄盜賊之警則列聖又踵唐宋故事以儒紳爲制將都統諸軍進止端必由之而發縱指示歷有明據此其多寡之勢不較然哉故嘗謂開七諸將若中山之師有紀律則曹彬之儔也開平之勇冠三軍則敬德之亞也岐陽之雅好經史則祭遵之匹也寧河姚美乎高密東甌無忝于伏波而

熈朝制將如王靖遠余肅敏韓襄毅馬端肅王伯安之數公入而握樞宥府則運帷幄之籌出而仗鉞臨戎則决千里之勝其委任權力與唐之裴行儉郭元振張仁愿宋之趙方余玠㺾而志節功名又遠過之所謂文武吉甫萬邦爲憲者非邪雖然績編之外名將如林惜乎文獻無徵勳猷漸泯且不穀家無鄰係

之書見囿豹班之小焉能決二酉之藏洞五典之秘哉始記姓名以志景行之私若夫探微索隱勒成一家之言垂之不朽則有裨于世之博雅君子云

建業顧其言譔

新刻皇明百將列傳評林目錄

新刻皇明百將列傳評林卷之一

建業　顧其言　編集
淮南　吳邦正　校評

徐達

徐達字顯卿鳳陽人幼倜儻沉雄有智略我　太祖起兵濠州達率先歸附一日　上諭以驅群雄救生靈之策達曰古之定天下者在德不在強今元勢雖漢終亦必亡而已矣諸雄中如徐壽輝淫而自暴張士誠驕而自奢劉福通政無紀綱方谷珍偷居自逸明玉珍恃險自滿是皆無志於生靈未定天下誠能以仁義道德為心不貪不殺為主傾府庫圖亡民則天下不足慶也　上頷然又問戰勝攻取之術達曰上勝者以仁中勝者以智下勝者以勇三者缺一不可　上曰公之權才大略見於議論有古名將風授達鎮撫之職已而察其動靜語默悉冠群英遂命為帥首凡有徵征皆代　上行乙未　上領兵出哨為敵所執而敵之帥首孫德崖亦為我所執彼此欲相易和解未有先發者達請身詣敵代　上還　上亦縱德崖歸以易達達遂得脫　六月從　上渡江下采石取太平從圍金陵十日克之　上發兵取鎮江命達為大將率諸將濟江東下　上戒以宜當體吾心戒輯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者罪

赦達頓首受命師至鎮江元平章定定逃去即克其城兵血刃號令嚴肅城中晏然不知有兵　上聞之喜曰吾用徐達為將有近於王者之師壬寅達西征武昌會江西降將祝宗康泰叛達旋兵討之宗等敗走南昌復定捷聞　上喜曰南昌襟江帶湖控荊引越乃楚之重鎮吳西南之藩蔽我得其地是去陳氏之一臂而張氏亦齒寒矣陳友諒陷安慶上怒其悖逆決計伐之達曰師直為壯今我直彼曲何患不克　上從之遡流而上遂克江州癸卯四月友諒自將圍南昌百道攻城晝夜不息六月守將朱文正遣千戶張子明赴建康告急時　上方親破士誠將呂珍於安豐　聞之急解安豐之圍命達移□廬州而自還建康子明至　上問友諒兵勢何如子明曰友諒兵雖盛戰死亦不少今江水日涸巨艦將不利又師久糧乏援兵至可必破之　上曰歸語文正但堅守一月吾當自取之不足憂也子明還至湖口為友諒所執謂之曰若能誘城中降非但不死且富貴子明佯許之至城下呼曰大軍且至矣友諒怒殺之文正聞之守益堅時達方圍左君弼於廬州　上曰為一廬州而失南昌非計也即命達釋廬州之圍歸整舟師以備豫章之難秋七月友諒東出鄱陽達戰丁亥遇於康郎山達先諸將擊之敗其前一巨舟賊死者千五百人　上恐士誠乘虛命達還守建康

及友諒誠。上召達曰，士誠據姑蘇，侵吾地，其議所以討[illegible]
達曰，張氏驕橫奢侈，此天亡之時也。其所任驕將如李伯[illegible]
呂珍之徒，皆齷齪不足數，而居中用事王蔡葉三參軍[illegible]
迂闊書生，不知大計，若舉兵致討，可計日而定。上喜，即[illegible]
達為大將軍，師師二十萬伐之。丙午進攻姑蘇，士誠引兵[illegible]
敵於尹山橋，達等敗之，遂圍其城，命諸將分門而軍，四面築[illegible]
長圍困之，又架木塔與城中浮屠等，築敵樓三層，下瞰城[illegible]
置弓弩火銃於其上，又設襄陽礮擊之，城中震恐。丁未春，達
遣人自軍中請事，上以手書勞之曰，古帝王之興，必有[illegible]
[illegible]之士為之輔，故周伐罪，鷹揚奮興，炎漢仗義，踴躍[illegible]
所以克集大勲，啓隆祚者也。將軍負當朝棟梁之志，義出自天
性，且明毅有謀，端重有武，故能遏絶亂略，削平群雄，雖古豪
傑之士，不能過也。今所請事，多可便宜行者，而識慮周詳，不
肯造次，有違誠社稷之慶，邦家之福。然將在外，君不御，古之
道也。自後軍中緩急，將軍便宜行之。達得書頓首流涕。時
錫莫天祐與士誠為犄角，其部將楊茂善游水，天祐遣為[illegible]
偵邏，卒所獲，達釋而勞之，待以腹心，於是屢遣游水往來，因[illegible]
獲其彼此所遺蠟丸書，遣報，故陰得士誠、天祐之虛實[illegible]
達知城中困乏甚，趣兵急擊之，或曰姑蘇城難形，奪門則[illegible]
勝也。遂攻克之。達封府庫，縛士誠，送建康，班師，封信國公[illegible]

時泗州雖降，而偽吳守將福天爵以兵拒敵，與達對壘
泗水之上，有謀者以罪被貴，來降，達撫以恩信，謀者告以[illegible]
營之事，達於夜將二鼓，令軍士啣枚，退屯十里，止存空營
南岸，天爵至三鼓，果率軍渡河，縱火焚營，始知有備，欲走，達
先伏兵於岸畔，候賊軍登岸，焚其舟，而虜火燎烟焰張天，達
攻其前，郭英攻其後，天爵危迫自刎，餘賊皆降。吳冬達為征
虜大將軍，師諸將取中原。上曰，諸將非不健鬪，然能持重
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為將之體者，莫如大將軍，宜專主中
軍策勵群帥，運籌決勝，不可輕動，古云，將在軍，君不御者勝
閫外之事，汝其任之。洪武元年正月，上即皇帝位，加達[illegible]
[illegible]
書右丞相兼太子太傅。三月克汴梁，遡河入汴洛，長驅崤函
抵潼關。四月，上至河南，與諸將共議取燕之事，達曰，聖駕
親臨，士氣十倍，臣與諸將渡河北行，由衛輝、彰德、磁州、邯鄲
趙州及河間，取臨清，不數月而元主可擒矣。伏願陛下駐蹕
汴梁，以為犄角之勢。上曰，卿策可謂萬全。及師至通州，元
主大懼，謂左右曰，吾祖宗基業至今百年，一旦棄去，情實不
忍，然內無謀臣，外無勇將，誠所謂小不可以敵大，弱不可以
敵強，寡不可以敵衆，吾如彼何哉。且金陵將驍兵銳，王業
成，不可敵者一也；不尚殺戮，民心已歸，不可敵者二也；創
為謀士徐達為元帥，四海悅服，望風而降，不可敵者三[illegible]

有內使語以迎春之說公卿徙地於江北乃堅卧舟中不起
上親迎之達伏地慚懼自明不移元主之意　上大感悟君
臣相好如初　上嘗謂陶安曰朕與宋朝諸將皆不及曹彬
統兵下江南禁不妄殺仁也奏捷班師橐惟圖籍廉也東兵
平原紀律不亂明也功歸於上不自矜伐義也朕之大將軍
徐達亦可以繼之矣表達里曰大功命宋濂書御製門聯曰
破虜平蠻功貫古今人第一出將入相材兼文武世無雙十
八年二月卒年五十四追封中山王謚武寧賜葬鍾山之陰
配享太廟仍塑像功臣廟位皆第一　上諭群臣曰朕起自
徒步大將軍為腹股心膂戮力行陣東征西討削平群醜克
濟大勳今邊胡未殄方倚任為萬里長城之寄而太陰屢犯
上將不意遽殞其命天何奪吾上將之速耶朕夜來竟夕不
寐歔欷流涕思盡心國家為社稷之重安得復有斯人也嗟
息者久之達為人言簡慮精令出不二偏裨以下敬若神明
與士卒同甘苦財寶無所取婦女無所近仁厚不殺功高不
矜封姑蘇之府庫胥胡宮之美人可謂忠志無疵昭光天日
者也是時南收吳越北定中原東平齊魯西入關陝大抵皆
達之功為開國功臣第一君子謂武寧天性端謹尊重上下
咸敬而愛之　上嘗召武寧夜飲左右揉之使醉既而命內
侍送至舊內宿為中夜武寧酒醒問曰此何處內侍曰舊內
也即起趨丹陛下北面四拜三叩頭而出　上聞之喜自是
愈信愛之不疑武寧嘗南征至姑蘇見一女子絕色以重幣
結之曰且不即納當為後期及師旋悔之使人追至金其他
適女父堅求與女以侍巾櫛武寧固拒不從更遺數十金以
助其資粧且謝負約之愆其厚德如此
孫子曰拔人之城而非攻達克鎮江而兵不血刃又曰我
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為爭地達得南昌而　太祖喜其去
陳氏之一臂又曰將孰有能達料吳將李伯升呂珍皆雖
觀不足數又曰賞莫厚於間達待楊茂以腹心而得士誠
天祐之虛實又曰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達御教移屯而
免劫營之禍又曰全國為上達克元都而市肆不易又曰
攻其所必救達直趨太原而北平之圍自解又曰城有所
不攻達不攻慶陽以其城險而兵悍故也

常遇春

常遇春濠州懷遠人性剛毅多智略膂力絕人狀貌奇偉年
二十三為群盜劉聚所得愛其驍勇每出戰必貫勇先登聚
深喜之遇春見聚日事剽掠無遠圖察其終必無成聞我
太祖駐師和陽威名日著乃棄聚來歸未至困卧田間夢神
被甲擁盾呼之曰起起主君來忽寤見　上騎從至與其徒
來歸乞前部先鋒以自效　上曰爾未詭我從我安得羈留

原缺第九葉

諫。甲辰，偽漢將熊天瑞據贛州不下。上命遇春討之，
汪廣洋參其軍事，且諭之曰：汝與遇春言，熊天瑞困守孤城，
猶飛禽附鞅，當能避鷹，恐城破之日，殺傷過多，再要
保全生民為心，一則可為國家用，一則可為未附者勸。曹彬
將鄧禹不妄誅殺，得享高爵，子孫昌盛，此可為法。我前克湖
廣，令士卒勿入城，故能全一郡之民，若得地無民，何益於國。
廣洋至軍諭上旨，遇春乃緩師，列柵圍之。乙巳正月，天瑞
出降，贛州平。上褒諭遇春曰：予聞仁者之師無敵，然非仁
者之將不能。今將軍破敵不殺，是天錫將軍以陰我國家，非
偶然也。捷書至，予甚喜。雖曹彬下江南，何以過之。將軍能廣
宣威德，保全生靈，予深有賴焉。丙午，會諸將伐吳，直趨湖州
之毗山，與敵兵水陸鏖戰，遂抵城下，塞其四門，晝夜環而攻
之。偽丞相張士信悉發境中兵為援，屯於舊館，出我師之背。
遇春偵知之，潛引奇兵由大全港而入，結營東阡，復出敵背，
且填塹溝港，絕其歸路。張士誠五太子及呂珍、朱暹，遂以舊
館降。五太子，士誠養子，短小精悍，能平地躍起丈餘，珍、暹號
將，皆善戰，士誠倚之，於是皆降，吳人為之喪氣。丁未，進圍姑
蘇。士誠欲突圍出至盤門，希遇春營，遇春覺之，分兵北濠，截
其兵後，遣軍與鬥，戰良久未決，遇春撫部將王弼背曰：
猛將名軍中，能為我取此乎？弼即揮雙刀馳鐵騎往擊之，敵

小挫，遇春乘之，敵兵大敗，吳平，封鄂國公。是年冬，為
征虜副將軍，從大將軍達北伐中原。行，上諭之曰：當百萬之
眾，勇敢先登，摧鋒陷陳，所向披靡，莫如遇春，然吾不患遇春
不能戰，但患其輕敵耳。吾前在武昌，親見遇春數遇驍騎挑
戰，即輕身赴之，彼陳氏如張定邊者，何足相敵，尚擒賊首麾
遇春為大將，顧與小校爭能，非所望也，切宜戒之。洪武元
年四月，進攻河南，元將脫因帖木兒率眾五萬屯洛水北
迎戰。遇春單騎執弓矢衝入其陳，敵發二十騎攢槊刺遇春，
遇春一矢中其前鋒，大呼殺入，悉獲其眾，河南諸城先後皆
平。十一月，從徐達攻太原，擴廓帖木兒遇兵救之，遇春曰：我
騎兵雖集，而步兵未至，何以能戰，不如選精騎夜劫其營，其
眾必亂，眾亂，主將可縛也。達從之，元將果敗走。二年，元也速
侵通州，上命遇春以所部軍東還禦之，至大寧，也速逆戰
敗走，進破開平。七月，次柳河川，遇春得疾而卒，年四十。訃聞，
上震悼，輟朝，追封開平王，謚忠武。遇春謹慎，不矜有功，無過
運籌決勝，不學而能，其從大將軍，謹聽約束，及專征，即
能節制諸將，故所向克捷。上念其功不置，謂近臣曰：朕東撫
高麗，西抵土蕃，北際沙漠，南來交趾，占城莫不稽首奉命，以
十分而言，遇春居其八九。命配享太廟，肖像祀於功臣廟，
位皆第二。

孫子曰兵以正合以奇勝[illegible]合戰而出奇兵擣之又曰以虞待不虞者勝[illegible]山而漢兵大敗又曰以火佐攻者勝遇春縱火焚舟而破友諒又曰全國為上遇春破敵不殺而太祖降[illegible]賞[illegible]又曰出其不意遇春由大金港而出吳兵之背又曰殺敵者怒也遇春撫王[illegible]之背而勉其力戰是也

李文忠

李文忠盱眙人曹國長公主子也公主卒父貞西王禎攜文忠兵亂軍中幾不能存至正甲午聞我 太祖駐節滁陽皆來歸 上喜甚文忠時年十二見 上牽衣而戲 上曰外甥見甥如見娘也即取文忠自養育擇師教之戊戌二月文忠將兵破蒲[illegible]於[illegible]化獲其婦女輜重甚衆恐士卒恃此驕富忘有問志因激怒之使盡殺所俘焚其輜重曰此何足惜能努力破敵何患不富者乎衆咸奮勵遂取淳安三月文忠會鄧愈胡大海兵取嚴州 上大喜就命文忠守之時嚴新破城壘未備而張士誠遣其徒[illegible]水陸奄至城下文忠出奇大敗之所斬俘馘以巨萬中秉流而下水寇見之亦遁六月取浦江禁焚掠示恩信民大悅壬寅三月士誠闌浙東亂遣同僉呂珍率兵十萬圍諸全守將謝再興告急於文忠文忠以嚴州兵少而寇適桐廬賊境衢信兵出江西無以援金華與部下議曰兵貴虛聲耳何以多為乃張榜於賊詐云平章邵榮領兵五萬已出江右左丞相徐達領兵五萬已出徽州約會金華剋日進抵諸暨勦捕賊兵見榜具告珍欲退五里下營以待決戰時胡德濟得文忠檄自信州將兵來援遣有降卒走報賊情德濟得其實與再興分門而守至夜半令士飽食鉦鼓砲銃聲振天地大呼出城寇營驚亂人馬奔走自相蹂踐德濟縱兵追殺死者甚衆癸卯謝再興叛降士誠而以兵寇東陽文忠自嚴州率銳卒馳一百六十里遇賊於義烏破之會胡深亦自處州引兵來援文忠與之謀曰諸暨浙東之保障若諸暨失守則衢處不支矣乃度地去諸暨六十里並五指岩新築一城不旬日而成樓櫓濠柵靡不畢備屯兵 上聞諸暨數遣使來議別為城守計既至城已完矣 上大喜未幾士誠將李伯昇大衆入寇圍城下城堅不可拔乃引去乙巳二月伯昇復率衆二十萬寇諸全新城圍之守將胡德濟遣使求救於文忠文忠即率兵由嚴陵馳赴援之未至新城十里曰龍潭據險立營德濟遣人間道詣文忠曰衆寡不敵姑宜避之以俟大軍之至文忠曰以衆論之則我非彼敵以謀論之則彼非我敵且八千之謝玄破八十萬之苻堅庸非衆乎若未戰而退則彼勢益熾雖大軍至亦難為攻矣莫若與戰死中求生正在今日河避之有

遂下令曰彼衆而驕我少而鋭以少當鋭可一戰而擒
之後輜重皆汝曹有也明日交戰文忠復仰天誓曰朝廷大
事在此一舉豈敢愛生以後三軍即橫槊據鞍引數十騎衆
高馳下直出陳後衝其中堅敵列騎迎戰文忠格殺數人所
向皆靡將衆乘之敵遂潰亂總諭亦帥城中將士鼓譟而出
呼聲震天地莫不一當百斬首數萬級血流蔽野浮水盡赤
僞吴五太子僅以身免士誠自此氣奪勢衰皆藉文忠一戰
之力也丙午　上命文忠別引兵攻錢塘吴守將潘原明遣
方參納款文忠曰兵未臨城而請降得無以計綏我師乎參
曰天兵如雷霆當者虀粉此城百萬生靈莫不震恐聞將軍
布德芳來皆曰王者之師故乞降以求生耳文忠引入卧内
令綵陳入城次第遣還明日原明出降文忠入宿城上秋毫
無犯令曰敢有擅入民居者斬有一卒借民釜主誅以狗杭
州遂平　上即軍中加浙江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洪武二年
為偏將軍副常遇春北征元君北奔追至北河俘斬其宗王
慶生等遂進攻大興文忠度其必走乃分兵千餘伏其歸路
虜果夜遁遇伏大破之無何遇春病卒詔以文忠代領其衆
往援慶陽文忠行至太原聞慶陽已平而元兵攻大同甚急
因謂副將趙庸等曰吾與若等受命而來閫外之事苟利於
國斯專之可也今大同受敵若俟進止吾恐敵愈熾而不救

復制豈不失機會哉衆曰諾遂出雁門關九月進次白楊關
踰黠虜四大王時天雨雪文忠疑有伏乃自引數騎入山視
之前軍已安營去敵五十里文忠至遽令還之瀕前進五里
阻水為營是夕元將脱列伯果悉衆來文忠令軍士蓐食堅
壁不動先以兩營誘之督衆死戰自寅至辰度其饑疲乃分
兵為左右翼身當前鋒奮擊大破之生擒脱列伯三年以文
忠為左副將軍出北平攻元上都二月出野狐嶺次白海子
之駱駝山元太尉蠻子等拒戰而敗進攻紅羅山楊思祖請
降遂次開平獲元平章上都罕等始知元主已殂文忠適聞
應昌之元太子愛猷失理達臘適去文忠遣兵追之不及
而還是役也我師輒捷又元上都恃紅羅山為蔽紅羅山以
上都為援文忠得攻拔之是以全勝是年冬　上大封功臣
論諸將回平章文忠總兵應昌遂前元太子凌沙漠獲其皇
孫嬪妃重寶悉歸朝廷此功最大宜列公爵乃封曹國公五
年　上以文忠為征虜前將軍進搗應昌取和林虜遁去文
忠曰虜饑餒矣可襲而擒然兵貴神速千里襲人難多重負
乃留輜重於臚朐河令士卒持二十日糧兼程而進至土剌
河元將哈剌張蠻子列騎以待文忠自將一軍逆上流與之
合戰而命卒雲龍將一軍從下流以分其勢有驍將承突而
前文忠發矢殪之舌吐不能收兩軍還角且戰且前虜敗卻

追至阿魯渾河虜騎益多文忠據險為營示以弱仍[illegible]
具食佯為犒大軍狀虜疑有伏相率引去方戰時文忠馬中
流矢下馬持短兵接戰部將李榮以己所乘馬授文忠文忠
得馬氣益厲遂一戰破之俘獲萬計軍還失故道乏水渴死
者衆文忠患之至哥兒麻兒出野尋水脈忽乘馬以足蹈地
泉隨湧出三軍賴之十七年三月文忠有疾是年卒年四十六
追封岐陽王諡武靖配享　太廟仍塑像功臣廟位皆第三
文忠器量沉閎人莫測其際臨陳踔厲奮發至遇勁敵膽氣
益壯故有不戰戰必勝東征西討建立殊勳威震遐邇名播
華夷性好學飭行釋兵家居恂恂若書生嘗師金華胡翰明
性理之學出為詩詞皆雄壯可觀　上書命兼領國子監事
可謂文武全才矣
孫子曰殺敵者怒也文忠令士卒焚其輜重而衆咸奮厲
又曰形之敵必從之文忠以巨筏載俘識而水寇見之亦
遁又曰守而必固文忠築新城而元將攻之不能拔又曰
死地則戰文忠謂彼衆我寡當於死中求生又曰法令孰
行文忠一卒借民菜主[illegible]以徇又曰君命有所不受文忠
不俟唯止以急擣大同又曰攻其所不戒文忠[illegible]兵[illegible]都不
備而攻拔之又曰主之情主速文忠令燕程而[illegible]以破虜
衆是也

鄧愈

鄧愈虹縣人西[illegible]幼有大志勇力過人年十六隨父順
兄除聚衆臨濠父兄俱戰沒愈代領其衆每出戰必挺身破
敵軍中咸服其勇乙未率衆來歸充管軍總管丁酉元苗帥
左丞楊完者率衆攻徽州時徽州新附城郭未完守禦之器
未備而胡大海攻婺源未回城中守兵甚少苗軍奄至愈乃
激厲將士大開四門以待之苗軍疑不敢入辛丑十月愈駐
兵於臨江之平鎮俘鄧克明嫂熊州遣使通款而實無獻城
之意愈知其情狀中夜趨之比旦入城克明單騎遁去遂取
撫州愈號令嚴肅秋毫無犯江右之民室家胥慶爭持牛酒
迎勞愈[illegible]都之乙巳我　太祖加愈湖廣平章鎮襄陽西
抵巴蜀北控河洛烽火相望新附之民未有定志　上賜愈
書曰政謹法度施恩愛無罪者勿妄殺有罪者宜詳審古之
良將以仁義為先勇略次之汝能勉為吾無西顧之憂矣洪
武元年我師北伐中原而愈在河南　上手書示愈勿徙北
征留駐襄鄧綏輯未附山寨愈遂遣兵攻下隨州德安光山
諸郡縣及洪山龍山諸寨於是葉縣舞陽魯山之境皆定河
南悉平而北征諸將遂向元都愈與有力焉三年　上大封
功臣謂諸將曰御史大夫鄧愈自幼相從屢更任使雖經挫
挫口無怨言宜列公爵乃封愈衛國公十年立蕃川藏追

爲思藏使者、上以愈爲征西將軍討之、愈督諸將分兵道而進、併力覆其巢穴、窮追至崑崙山、斬首功多、獲馬牛羊二十餘萬乃還、至壽春病卒、年四十一、贈寧河王、謚武順、有事太廟、上嘗臨朝嘆曰、愈事朕二十二年、歷鎮八州、功無過、今亡矣、其見思若此、愈器量宏偉、沉毅蕳重、謙恭慎家、孝友德備、臨大敵而不懼、有大功而不矜、禮賢下士、寬惠愛人、所蒞宣德、宣城、徽、嚴、饒、撫、南昌、襄陽、八郡之民、皆懷其德焉、

孫子曰、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愈大開四門而苗軍疑不敢入、又曰衆人皆知、不及愈捲甲夜趨、而克明軍乘勝去、又曰、全國爲上、愈秋毫無犯、而江右之民室家毒慶者足也

湯和

湯和、鳳陽人、幼有奇志、嬉戲常習騎射、指麾群兒、及長身長七尺、倜儻多智略、至正癸巳我 太祖在郭元帥甥館、掌兵有救天下安生民之志、糾合義旅、招延豪杰、於是和以鄉里壯士從之、遂任推翊、爲萬夫長、乙未、渡師至境、滁陽王與諸將謀所向、命 上定計、上曰、固守孫城、誠非計、今欲謀所向、惟和陽可圖、其城小而堅、可以計取、難以力勝也、王曰、何如、上曰、令壁勇敢之士三千、椎髻左衽、衣青衣、偽爲元兵、

齎驍載賞物、而馳使人稱言廬州兵送使者入和陽犒將士、和陽兵見之、必納之無疑、而我以絳衣兵萬人繼其後、約相距十餘里、俟青衣兵薄城、舉火爲應、絳衣兵即鼓行而趨之、破之必矣、王曰善、從其計、亡何、青衣兵從他道誤前約、而絳衣兵候之過期、不見舉火、意謂我師已克、率衆而前、直抵城下、城中人覺之、急閉門、以飛橋縋兵出戰、我再戰不利、中矢走、會和日暮引兵至、與元兵遇急擊之、元兵敗走、遂至和州小西門、和奪其橋而登、將士從之、遂據其城、甲辰十月、張士誠遣其弟士信寇長興、守將耿炳文與戰敗之、士誠聞之怒、益兵圍城、和自常州來援、與炳文合擊復敗之、士信走還、士誠自是奪氣、不敢復圖長興矣、乙卯、和帥師攀江西、剷姚大肥取永新城、上仍命四守常州、和守常州凡十年、防禦周密、寇來輒破走之、與吳良守江陰、耿炳文守長興、氣勢聯絡、屹爲東南保障、丁未九月、上既克張士誠、而方谷珍據慶明州、乃命和率兵往討之、其部將多降、和遣人持書招谷珍、諭以朝廷威德、及陳天命所在、谷珍遂遣其子明完奉表乞降、詣和於軍門、和送之京、悉得器械舟楫以萬計、浙東悉平、師還、上以和爲御史大夫、兼諭德、詔曰、虎臣翊戴、久弘戡定之勳、烏府登庸、爰任爾靖之寄、出控戎機於閫外、入振風紀於朝端、位並鈞衡、職兼將相、嗚咯寶當倚注、

依滁陽和才氣老蒼天資重厚動合韜鈐之法紀成節制之師麾精騎於滁陽渡義旗於姑熟金陵由此開明日月之衢鐵甕城環險固山川之境是登樞府遂下毗陵出迎敵陳奪姑蘇之辛千艘保障東郊荊陽義之區十載任於左轄陞以靖垂亂道不阿維威愈奮克永新勳其餘導指姑蘇城其僞邦戡嘉肯頗之貞誠嫉若鷹鸇之擊搏保生風於臺閣垂諭德於春宮於戲總四海統遑之綱既久資於耳目任一人止戈之武尚思賴於股肱茂樹殊功用昭盛治和乃就職洪武三年十一月 上大封功臣謂諸將曰御史大夫湯和與朕同里閈結髮相從屢建功勞然特酒妄殺不由法度故朕止封為侯於是封和中山侯十二月 上以和為征西將軍討明昇四年三月克蜀歸州會江水暴漲不能進駐師大溪口而傅友德之兵已克階文矣和欲俟水平方進 上聞之恐其逗遛緩事遂友德捷報至乃詔和曰傅將軍率精鋭冒險深入直搗州今次於平川莫與險可恃正當水陸並進使彼疲於奔命來蜀之機正在今日若俟水退然後進師豈不失機候事朕前日再以語爾者備不記憶乎何如之甚也詔至和乃進兵破瞿塘峽擒僞都督降明昇十年進和信國公十八年討平五開山猺還朝以年高思歸故鄉從容乞骸骨之賜第鳳陽尋諭和曰日本小夷屢擾東海鄉雖老矣強為朕行視要地築城增戍以固守備和行築海上城起登萊抵江浙凡五十九城民四丁取一為兵以守之二十八年八月和卒追封東甌王諡襄武塑像功臣廟配享太廟和沉毅質直勇而善謀不妄發言入閣國論一語不泄行師受任承詔即行不少顧家臨敵采敢堅忍奇當推功讓諸及兵者許輙笑曰臨陳決機在智識敏捷何泥古為家蓄媵妾百餘每年皆資遣之所得賞賜多恩鄉隣父老及孤寡無告者上之初起兵也和為滁陽王部曲卑先推戴聽命唯謹故上嘉爲恩禮之隆時莫與比

孫子曰輔周則國必強和守常州而屹為東藩保障又曰兵聞拙速和欲俟水平進兵而太祖下詔戒諭是也

沐英

沐英定遠人八歲喪母無所歸依 太祖見而憐之育之為子賜姓朱英雖出流離顛沛之中而天資忠孝厚重簡默戰不妄殺至正壬寅授帳前都尉會徐達下溧水 上以為大元帥而命英統兵一枝先取傍郡以挽其犄角之勢英曰溧水乃金陵肘腋苟援續不取必為他日患今敵已離心有怯戰之意宜提兵轉出州後以攻其背大元帥統兵以扼其項彼欲戰則我堅壁不出彼不戰則我師急攻之不一月城中糧盡矣此兵法所謂老師坐困自斃之道也 上以謀

言諭達里麻曰汝將軍算無遺策不意少年有老成之謀遂
英計竟以成功洪武元年從大將軍湯和征閩有功復姓
十年伐蕃部川藏抵崑崙山俘斬數萬封西平侯十三年
月元將脫火赤等屯衆和林為邊患 上命英討之由亦集
乃路度黃河歷賀蘭山涉流沙至其境去虜營五十里英下
令分軍為四一襲其背二掩其左右而自率驍騎當其前夜
啣枚以進合而圍之脫火赤等驚懼不知所措皆俯首就擒
虜其全部而歸十四年九月副潁川侯傅友德討雲南十二
月兵至普安攻下之遂取曲靖故元梁王遣其將達里麻
將精兵以拒我英曰彼謂我師疲於遠入未有虞心及其
虞心乃可破也於是部道進行將至白石江忽大霧因塞衛
霧及江而止頃之霧霽則兩軍相望達里麻見之大驚以為
神兵飛至倉皇失措乃擁兵臨水而陳友德欲渡英曰未可
分遣一軍沿流潛渡出其陳後吹銅角樹旗幟為疑兵山谷
間達里麻大驚急撤兵還禦陳亂英乃麾師臨江以犒而善
泅者先之長刀象牌砍其軍敵却數里而後陳師既濟英與
友德麾兵大進矢石交發呼聲動天地戰數十合英縱鐵騎
擣其中堅敵大敗生擒達里麻遂克曲靖梁王聞達里麻被
擒大恨走滇池投水死之英進至板橋元右丞觀音保舉城
降英整兵入城秋毫無犯市不易肆自九月朔出師迄下雲

南僅百日爾十五年二月英引兵攻大理大理城倚點蒼山
西洱海為關而龍首龍尾二關最為險要土酋段世以五萬
衆扼下關英自將攻之不下乃令藍玉王弼由洱水東趨上
關而自以兵綴下關為犄角之勢又令胡海將一軍由石門
間道繞出點蒼山後攀木緣崖上立旗幟遲明攻下關兵見
之驚懼譟呼蠻衆驚亂英策馬渡河水及馬腹遂斬關而入
山上軍亦下擊之諸蠻腹背受敵遂克大理擒段世脅從者
悉縱遣之南夷感悅七月諸蠻見大兵出攻別部謂城守虛
弱復相煽為叛有土官楊苴者尤桀黠紿其下曰總兵已領
大軍回矣雲南城可圖也糾衆來攻進逼城下守將謝熊馮
誠嬰城固守多置強弓勁弩於城上賊至輒射之應弦而斃
伺賊少怠出銳兵擊之賊不能攻遂圍城為久困計時英駐
師烏撒聞之即選精騎萬餘來援至曲靖遣一健卒潛入
報城中為賊所得詰之曰總兵官領大軍三十萬至矣賊衆
駭愕拔營夜遁去十六年 上以雲南平定留英鎮之且曰
遐遠之機宜自審度英定貢賦均力役練其節用民夷大安
十九年英奏雲南土地甚廣而荒蕪居多宜置屯田令軍士
開耕以備儲蓄 上喜曰屯田之政可以紓民力足兵食邊
方之計莫善於此趙充國始屯金城而儲蓄充實漢享其利
後之有天下者亦莫能廢英之是謀可謂盡心國家有志

人矣遂如所奏二十一年緬蠻叛衆號三十萬戰象百餘寇定邊勢甚肆英自將精銳二萬往討之旬餘抵賊營遣都督馮誠以輕騎三百挑之賊驅衆象乘二十象来戰誠與賊刃獲一象而還英喜曰吾知賊不足破也即令諸將曰破賊之術多置火銃神機箭分吾將士作三行俟彼象近則前行之銃箭齊發若象未退則第二行繼之三行者又繼之銃聲不絕象必驚走然後以大軍乘之破之必矣明日賊悉衆驅百象來戰象皆被甲背負戰樓若欄楯然挾大竹筒於兩傍置短鎗其中衆以標之勢恃以張英分軍為三命馮誠領其前寧正領其左都指揮湯昭領其右復申令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而捷者一級必盡賞退而卹者一隊必盡戮於是將士皆鼓勇而進陳既交彼象在前列我前軍火箭銃砲連發星流炯飛雷擊電走霹靂之聲不絕山谷為之震動象皆驚奔寇之勇而力者曰昔剌亦殊死戰我左師小却英登高望之命左右取帥之首来左師遥見一人按刀飛騎而来麾衆復前英責戰益急三軍大呼而奮不移時賊衆大敗斬首三萬餘級俘萬人生獲四十七象餘象皆被矢如蝟而死生獲者百無一二自是諸蠻讋服不復反為二十五年六月英卒年四十八上哭之慟追封黔寧王謚昭靖英為人寛洪沉毅識明而見高謀深而慮遠臨事果斷賞罰明信用兵如神有功不伐居貴不驕凡得上賜悉以給將士故能得其死力其鎮雲南也簡官僚剔奸蠧撫農興學墾田治水嚴堡謹斥堠通鹽井来商旅軍食疏足恩威並施教化大行雲南遂為樂土尤好讀通鑑綱目大學衍義手不釋卷君子謂雲南在前代皆為蠻貊異域至我朝乃華教覃敷文物蔚然與中土埒固我 太祖天威神筭之所至而黔寧王之德亦不可誣也真知言哉

孫子曰神乎神乎至於無聲英御敵夜進而擒脫火赤又曰兵之情主速英倍道兼行而屬將驚以為神又曰形人而我無形英為疑兵於山谷而敵人惶駭又曰毁人之國而非久英下雲南首尾僅百日又曰法令孰行英命左右取帥首而壯士直前决戰是也

胡大海

胡大海虹縣人長身鐵面智力過人至正甲午謁我 太祖為前鋒從入和州克采石下金陵大海先登佐鄧將軍取徽嚴大海橫槊陷殺敵兵披靡遂擒家判官丁酉元苗師楊完者攻徽州大海聞之自婺源還師兼程而進大呼殺入陣與鄧愈奮兵出戰大破苗軍於城下完者遁去時群雄割據上固守江東諸郡以規四方之勢謀取浙東命大海攻蘭谿克之大海薦和州人王宗顯於 上宗顯少潔儒避亂僑居

嚴州。上見之，喜曰，是與我同鄉里，遂用之，命棟婺州城中，盡得其虛實，攻破之。上以婺州浙東大郡，通甌閩越，以大海為江南行省參政守之。已而春張士誠遣呂珍圍諸暨，堰水灌城，大海援之，奪堰水灌珍軍。珍窘蹙，即馬上折矢為誓，求解兵去，大海許之。時王愷為都事，諫曰，賊狡僞難信，不如擊之。大海曰，言出而背之，不信，既解而擊之，不武。卒縱之。知人服大海威信。十一月，大海進取處州，元守將石抹宜孫遣元帥胡深守龍泉以拒我師。久之，將士懈弛，皆無鬭志。胡深知天命有在，教宜孫開道來降，且言處州兵弱易取。大海聞之大喜，即出兵抵樊嶺，合攻之，大敗其衆，遂破之。庚子夏五月，陳友諒犯龍江。上命大海出兵撓廣信，以牽制之。大海遣萬俊往過衢州，郎中王愷止之，馳至金華，謂大海曰，廣信友諒門戶，彼既傾國入寇，寧不以重兵守之乎。非大將統全軍臨之，不可。今出偏師，設若挫衂，非惟廣信不可下，吾衢光縉騷矣。大海曰，善。即身率兵攻信州，至靈溪城中，步騎數千出戰，大海迎擊敗之，督兵攻城益急，竟拔之。一如愷謀。壬寅苗軍元帥蔣英劉震作亂，殺大海。大海之死也，上痛念之不置。追封越國公，謚武莊，配享太廟，仍塑像祭於功臣廟。大海為將，號令嚴明，攻必克，戰必勝，所至撫摩遺民，務盡其心。嘗自誦曰，我本武人，不讀書，然吾行軍惟知有三事而已，不殺人，不擄人婦女，不焚人廬舍，故其軍一出，遠近之人爭趨附之。有祭征虜之風，其死也，婺人莫不哀慟流涕，如喪父母。初大海未死時，嘗夜夜人見其兩目燗燗，有光若燈，及沒，敵兵有犯境，軍中或夢大海若生時，或夜覩大光滿野，洶洶若人馬聲，師出輒大捷，似冥有陰助者，人咸異之。蓋其英魂烈爽，下上於星辰之間，固未嘗忘也。

孫子曰，其疾如風。大海兼程而進，大破元苗。又曰，視卒如嬰兒，大海撫愛部曲，務盡其心是也。

傅友德

傅友德，其先宿州人，徙居潁川，後徙碭山，勇累冠一時。初從明玉珍，不得志，走從陳友諒，至正辛丑，率衆來歸我太祖，嘉其才，即用為將。甲辰征武昌，城東有高冠山，下瞰城中，敵據之。上問諸將，誰能奪此者，友德請先登，一鼓奪之。方其奪之也，面中一矢，鏃出腦後，脇下復中一矢，友德不為沮，人服其勇。丁未，上命友德守徐州。二月，元擴廓帖木兒遣驍將李二來寇，駐兵陵子村，友德堅壁不動，俟其出掠，乃將步騎三千，泝流至呂梁，捨舟登陸擊之，李二遣裨將韓乙迎戰。友德奮槊刺乙墜馬，元兵散去。友德度李二必益兵來鬬，還城開門出兵，陳於城外，令士卒皆臥鎗以待，聞鼓聲即起。俄有頃，李二果帥衆至，友德令鳴鼓，我師皆奮起，衝其前鋒

至二衆大潰、遂生擒之、　上擢友德江淮行省參知政事、下未十月、從大將軍北征、　上諭友德曰、爾行汝當努力、昔漢高祖與項羽爭衡、彭越力於山東、今用師自山東始、乃汝立功之日也、汝其勉之、又謂諸將曰、友德勇冠三軍、可領一軍、使當一面、洪武元年、從克汴梁、河南、衛輝、廣平、三年、七月、進將吳友仁、率衆寇漢中、城中守兵纔三千、友仁兵三萬、衆寡不敵、城將陷、時大將軍在西安、得報、即令友德帥兵三千、徑趨寶雞、以夜兼[illegible]斗山寨、下令軍中人持十炬燃於山上、友仁軍見列炬起、大驚、乘夜遁去、十一月、封潁川侯、其上欲取蜀、以友德為征虜前將軍、率步騎由秦隴趨成都、四年正月陛辭、　上密諭之曰、蜀人聞吾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拒我師、彼必謂山險之兵難至、若出其不意、直擣階文、門戶既隳、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不勇耳、友德頓首受命、疾馳至陝、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潛使人覘青川、果陽、空虛、階文雖有兵壘、而守備單弱、於是引兵趨陳倉、選精騎九千為前鋒、攀緣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三月、蜀守將丁世珍、率衆來拒、友德擊敗之、世珍遁去、遂克階州、引兵向文州、去城三十里、蜀人斷白龍江橋以阻我師、友德督兵修橋以渡、至五百里關、世珍復集兵據險、都督汪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友德怒、奮兵急攻破之、世珍僅以數騎遁、遂拔文州、兵渡青川、果陽、白水江、蜀人望風遁、友德遣人諭降之、俾各還居故業、引兵趨綿州、至漢江、阻水不得渡、乃令軍中造戰艦百餘艘、時蜀人雖失階文、猶恃漢水以為固、及聞造舟進取、益衆思戰、艦成將進攻漢州、欲以軍中消息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千、大書克階文日月、投江漢順流而下、蜀守者見之、為之解體、友德舟師進逼漢州、守將向大亨悉兵戰於城下、友德選驍騎突擊敗之、[illegible]戴壽在瞿塘、聞友德兵下漢江、乃留鄒興守瞿塘、而自與其大尉吳友仁還援漢州、既至、友德下令曰、彼遠來勞困、聞大亨兵敗、衆心洶洶、一戰可克也、乃親率師逆擊壽兵、大敗之、遂拔漢州、壽與大亨走成都、友仁走古城、友德自將擊古城、破之、友仁自古城走保寧、友德兵向成都、夏、金州守將俞思忠等、率衆來降、友德捷奏至京師、而湯和猶駐大溪口、　上怒其逗遛失機會、下詔切責之、和得詔皇恐、又見江中木牌、乃知友德破階文月日、亟圖進取、七月友德圍成都、戴壽向大亨以象載甲士出戰、友德命前鋒以弓矢火器衝之、象皆被傷、却走、會湯和遣使報重慶之捷、壽等遂無鬭志、明日率官屬出降、友德整兵入自東門、得士馬三萬、留兵守之、蜀中大定、冬十月、振旅還京師、　上以友德躬越險阻、首克階文綿漢、成都、保寧、廖永忠破瞿塘、下重慶

由不虞之消攻其所不戒友諒直抵□文而掠其國都又
曰以逸待勞友德高岡嚴陳以待賓卜又曰用而示之不
用友德下令班師而趣兵除入破虜是也

俞通海

[illegible]

俞通海巢縣人至正乙未與父廷玉弟通源通淵泊舟巢湖連結水砦以捍寇盜時我 太祖駐和陽既久謀東渡江取金陵患無舟楫會妖賊左君弼據廬州作亂通海與之戰不勝為所窘聞 上總兵河陽遂率衆附乃遣使間道納款曰諸將欲率舟師來歸為君弼梗道乞兵援之 上大喜曰吾衆已數萬欲渡江乏舟楫今通海以舟師來附良應我機殆天意也機不可失即帥兵往援之通海父子遂來歸亡何雙刀趙謀劫 上通海知之密白 上挾兵歸營蠻子海牙陳兆先之戰皆大攻敗其衆通海之力為多丁酉五月通海以舟師略太湖八馬跡山衛吳水寨盡獲其衆而還辛丑八月從 上征陳友諒率舟師乘風溯流而上至安慶先陳陸兵以疑之而命通海潛以精兵擣其水寨敵不及支遂大破之已而友諒叢潰盡銳攻南昌 上率通海等援之友諒突圍東出鄱陽湖逆我師大戰通海乘風火焚其舟淺駛將張定邊直前決戰通海率飛舸射中史定邊走身被百餘矢明日復戰友諒急以巨舟連鎖為陳旗旗樓櫓望之如山我軍

[illegible]

舟小怯於仰攻往往退縮 上命斬隊長而下十餘人猶不能止時郭興侍側趨進曰彼舟如此大小不敵非人不用命也臣愚以為非火攻不可 上然之即命通海分調漁舟數艘載置火藥其中至晡時東北風起乘風縱火焚其戰艦數百艘煙焰漲天十里之間湖水盡赤友諒弟友仁友貴皆焚死友諒大敗欲退保鞋山我師先至罌子口橫截湖面邀其歸路友諒不得出是夕我舟渡淺泊於左蠡與友諒相持者三日通海與衆謀曰湖水有淺處舟難迴旋不利戰莫若入江據敵上流彼舟若入即成擒矣 上從之敵檣晝夜窘蹙

此正與赤壁之戰相同

下流欲遁通海追擊敗之友諒中流矢死九月師旋賜通海田擢平章政事丙午通海分兵取太倉民獻羊酒香花迎降

此正見通海兵有紀律

通海鄉其叛歷諭之約束軍士秋毫無犯民大悅丁未從討張士誠與賊戰於城渡橋暇之援兵蕩其營中流矢創甚還建康 上幸其第見其病革稍謂曰平章知予來問疾乎通海不能語 上揮淚而出明日卒年三十八追封虢國公謚忠烈君子謂通海與諸趙有從義旗經營四方皇情軫悼備食大烝然皆殞身行間而不及見一統之盛豈非命哉

孫子曰發火有時起火有日通海乘風縱火而焚友諒戰艦又曰視生處高無迎水流通海請入江據敵上流是也

趙德勝

延德勝鳳陽人狀貌魁偉膂力過人尤能馬上運槊州縣選為義兵隊長德勝知時事不可為棄之來歸我　太祖喜其才勇可為驍將即命為帳前先鋒下甯國廣德宣城復援德勝引兵復取之戊戌為元帥率兵略石埭與陳友諒戰捷擒其將錢清狠遂遁已亥從徐達擊趙普勝大破之進復池州時　上親征浙東未暇於師方憂普勝剽掠為我肘腋之害及聞捷奏大喜癸卯陳友諒憤其疆場日蹙空國而來乘江漲直抵南昌其氣銳甚德勝與朱文正鄧愈死戰友諒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備禦隨方應之殺傷甚衆是月癸酉德勝統步卒千人開門出戰友諒將金指揮操戈直前德勝彎弓一發應弦而倒六月辛未德勝巡城至東門敵發弩張弩中其腰膂矢深入六寸即拔出之樹碑嘆曰命也奈何大丈夫恨不能從主上掃清中原以此悵悵耳卒追封梁國公謚武莊配享太廟德勝性沉鷙簡靜剛明質直馭下嚴肅一號令之加旗幟為之改色每從大將征伐恪守軍令不違尺寸手生未嘗讀書而隨機應變料敵如神動與古名將合臨敵不惧奮不顧身遂及於難　上痛惜之

孫子曰法令孰行德勝馭下一號令之加而旗幟改色是也

皇明百將列傳卷之一終

建業　顧其言　編集

臨濠　楊　元　校評

廖永忠

廖永忠，巢縣人。少豪邁，有大志，智勇過人。至正甲午，屯巢湖。乙未來歸。我　太祖見其年少，謂曰：汝亦欲圖富貴乎？以大將係其兄永安，而以永忠為副，從渡江，榜采石、太平、蕪湖，擒陳也先，破蠻子海牙、陳兆先，衆勝定建康，皆有功。永安陷吳，授永忠樞密僉院，代總永安之兵。庚子，陳友諒犯龍江，大敗而走。上命諸將追擊，及之[illegible]永忠大呼鼓[illegible]之。友諒遁太平。癸卯七月，從上伐友諒。己丑，永忠以七艘載葦荻，乘風縱火，焚戰艦數百艘。又明日庚寅，永忠率俞通海及汪興祖、趙庸，復以六舟深入搏擊之。敵聯大艦，悉力拒戰，我師望六舟無所見，意其已陷沒矣。有頃，六舟飄颻而出，行繞敵船，勢如游龍。我師見之，勇氣愈倍，合戰益力，聲振山海，敵兵大敗。永忠等還，上勞之曰：今日之捷，諸君之力也。友諒移舟近湖口，永忠邀其歸路，率大敗之，友諒死。上還建康，論功賜永忠田。洪武元年正月，副湯和討陳友定，擒之。二月，上以永忠為征南將軍，率師由海道取廣東，且勅諭之曰：王者之師，順天應人，所以除暴亂，解倒懸，以慰民望。朕昔平定武昌、荆、襄諸郡，皆望風款附。當還，春克贛州、南安、南數郡，亦相繼來歸，以無他，師出以律，人心悅服故也。今兩廣之地，遠在南方，彼此割據，民困久矣。定亂安民，正在今日。彼聞八閩不守，湖湘已平，中心震懾，無固守之志。若遣人先布德威，以招徠之，必有歸降者，可不勞師旅。慎勿殺掠，阻向化之心。如其拒命，舉兵臨之，據其險要，絕其聲援，未有不下者。且廣東要地，惟在廣州，廣州既下，則循海州郡，可傳檄而定。仍與楊璟合兵，取廣西，肅清南服，在此一舉。永忠一如上策，嶺南悉平。三年冬，大封功臣。上謂諸將曰：廖永忠戰鄱陽時，奮勇忘身，與敵舟相距，朕親見之，可謂奇男子。然而使所善儒士竄朕意向，以邀封爵，雖有勳勞，未足掩過也。於是封德慶侯。是年，副征西將軍湯和，率舟師由瞿塘趨重慶，以伐明昇。四年，和克歸州，駐師大溪口，欲俟水平而進。上責讓之。五月，詔至，永忠遂率所部先進，至瞿塘關，以山峻水激，而蜀人設鐵索飛橋，橫據關口，我師不得進。乃密遣壯士數百人，舁小舟踰山度關，以出其上流。人持糗糧，帶水筒以禦饑渴。蜀山多草木，令軍士皆衣青蓑衣，魚貫出崖石間，蜀人不之覺也。度其已至，乃率精銳出墨葉渡，分為兩道。夜五鼓，以一軍攻其陸寨，一軍攻其水寨。將士皆以鐵裹船頭，置火器而前。黎明，蜀人始覺，盡銳來拒，而永忠已破

陸寨矣既而將士舁舟出江者一時俱發上流揚旗鼓譟而
下蜀人大駭下流之師亦擁舟前進發大礮夾攻大破之斬
其將鄒興湯英三橋斷橫江之鐵索斬溺死者無算飛天張
鐵頭張皆遁去永忠入夔府明日湯和兵始至永忠乃與和
分道並進和率步騎永忠率舟師約會於重慶揚帆而前沿
江州縣望風奔附乘勝抵重慶次銅鑼峽明昇君臣大懼遣
使詣永忠請降永忠以和未至辭不受後數日和至乃受其
降永制撫慰下令將士不得侵掠蜀平凱還賜第京師八年
坐累卒君子謂永忠以豪傑武勇之才虎視鷹揚之勇濟之
以計謀深遠之畧而成乎光大奇偉之功觀其殲友諒於鄱
陽執士誠於吳會服谷珍而擒友定靖二廣而絕明昇降王
破國於指顧之間斬將搴旗於謦咳之頃收聲定價豈直開
國之元勳雖千古之名將不是過也論功當封公而坐寵
上意向之從止封侯爵絲為獲譴以歿竟不免於是狗良弓
之機功名之際可畏言哉
孫子曰陷之死地而後生永忠以六舟深入而我師勇氣
愈倍又曰出其不意永忠舁小舟出敵上流而夏人不之
覺是也

吳良

吳良定遠人也氣岸雄偉性質剛直與弟禎皆以勇畧稱從

末良兄弟歸我 太祖從取滁和采石姑熟定建康克鎮
□防 上以為指揮使至正丁酉命良率兵取
克之以良為分院判官領兵守禦是時張士誠據姑蘇
有淮東浙西之境地大民眾兵食富強而江陰與士誠接
壤扼大江實當東南要衝乃姑蘇通州濟渡襟喉之地士誠
又多變詐數以金帛啗將士故 上移良守之且戒之曰
以其詐我以其誠汝慎守封疆約束士卒毋外交毋納逋
逃毋利毋與爭鋒惟保境安民而已未幾復命其弟禎增兵
協守其地良力設備軍容甚振每寇至輒破走之已亥二月
士誠窺江陰擁艦江上偽將蘇同僉者建牙君山指畫為進
攻之狀良下令曰彼眾我寡當以計破之勿輕動也有頃敵
陳於江壖良命弟禎率兵北門當其西北而以十餘騎蹀之
擒其卒數人餘眾莫敢前直分兵欲攻我東門良遣王子明
馳出擊之生獲其將士五百人殺溺死者甚眾敵大敗宵遁
未幾寇侵常州良復遣兵間道殲其援兵於無錫之三山狼
很奪氣倉卒旋軍自是敵兵不敢犯境其舟師亦不敢泝大
江而上金焦矣侵軼路絕烽燧無警 上召良入見勞之曰
吳院判保障一方使吾無東顧之憂其功大矣賜之車馬珠
玉不足旌其能命儒臣為詩文以美之丙午正月吳遣舟師
數百艘泝大江侵鎮江良在江陰聞之獲兵以待 上親

吳起曰西河秦兵不敢東向吳良鎮江陰士誠不敢窺故滅載同一功康也第良之儉素有持盛勵為節崇尚教化而弦誦之聲相聞則進於當行之矣

大軍水陸並進討之至京口賊已遁去追至巫子門敵衆逆拒首尾相失良縱兵夾擊大破之獲卒二千賊退上幸江陰見良防禦有方謂曰汝非昔日之吳起乎稱善者之良在江陰仁勇不妄刑殺儉素自持食不二味衣無綵泊無所嗜晝夜宿城樓枕戈待旦暇日則延經術士講明吏兵法訓將校務成其材馭吏不少假借獎勵名節是以營宮崇尚教化絃歌之聲相聞修理屯田稼足兵餉軍民安枕一境帖然 上方有事江漢大軍屢出而東藩竟無擾亂由良為之捍蔽也既克蘇州移良蘇州衛武備益修軍民輯睦洪武三年封江陰侯十四年卒追封江國公謚襄烈君子謂我 聖祖取天下蹶蹴群雄而顛倒之首偽漢次偽吳二國境壤相聯使其謀通兵結亦大費征討 聖祖妙識其機欲剪漢之羽臂故遣耿炳文守長興吳良守江陰以蔽吳之臣者不孤所托謀足以制敵勇足以禦敵孤城血戰於[illegible]萬灶之強者數年卒使吳人一跡不敢南向 聖祖無東顧之憂然後得以覆偽漢而殲之是蔽吳者正所以滅漢也漢既滅矣於焉併力向吳釜魚籠鳥何所假息故亦不旋踵而亡是滅漢者又所以滅吳也識者皆曰士誠不亡於諸將合圍之時而亡於二臣善守之日亦信然哉

孫子曰輔周則國必強良守江陰而士誠不敢侵軼以固

無侍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良夜宿城樓枕戈待旦矣

郭英

郭英濠人也沉毅多謀膂力善射至正癸巳年十八從太祖起義兵與馮國用等宿衛帳中贊兵政預機密從上征漢大戰鄱陽湖英裹瘡力疾乘舟鏖戰甲辰從上以武昌圍久不下乃親督諸將攻之偽漢陳同僉者驍健善槊馳入中軍帳下 上方坐胡床見之疾呼曰郭四為吾殺賊英持槊躍馬奮臂一呼賊應手而斃 上解赤戰袍衣之曰唐之尉遲敬德不汝過也洪武元年從大將軍達北伐中原閏七月我師既克長蘆直沽并處進抵河西務英率兵與[illegible]達判院遇元平章老卜大戰擊破之俘獲人馬甚眾距通州三十里為營深溝高壘為持久計眾請速攻城英曰吾師遠來敵以逸待勞攻城非我利也宜出其不意破之翼日大霧英以千人伏道傍率精騎三千直抵城下元將五十八國率敢死士萬餘張兩翼出戰良久英佯敗敵乘勝來追伏兵起截其軍為二斬首數千級元知院卜顏帖木兒力戰死夜三鼓遂克通州十一月大將軍達既克元都遂引兵趣太原時元主命擴廓帖木兒遠出太原由保安入居庸侵京闕之還兵救太原傅友德迎擊之兵未交擴廓帖木兒遣萬騎突至友德率敢死士數千人衛帥之擴廓帖木兒當

勝將士離心不樂為用決意伐之以問基基曰今天象金在前火星在後此天命也乃率舟師乘風逆流而上急攻安慶自卯至酉不拔基以為宜徑搗江州傾其巢穴　上從之遂悉師西上長驅過小孤偽將丁普郎迎降我師徑抵江州距城五里許友諒始知之以為神兵自天而下倉皇挈妻子夜奔武昌我師遂克江州旋師攻安慶下之偽漢江西行省丞相胡天瑞守南昌見江州已破遣部將鄭仁傑詣軍納降請禁止若干事　上有難色基自後踢所坐胡床　上悟許之天瑞果降壬寅基丁母憂適經建德會士誠兵寇其城守將李文忠欲奮擊之基曰勿擊不踰三日賊當自遁追而擊之此成擒也比三日黎明基登城望曰賊走矣揮使追兵追及於東陽大敗之癸卯自浙回京是時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西皆未下衆以為蘇湖地肥饒欲先取之基獨曰士誠自守虜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既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　上曰友諒剽而輕其志驕士誠狡而懦其器小若先攻士誠友諒必空國來援是吾疲於二寇也遂伐陳氏八月　上解廬州之圍以舟師與友諒遇於鄱陽湖大戰五晝夜基密言於　上請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　上從之方鏖戰時基在御舟忽躍起大呼[illegible]亦驚起[illegible]測但見基兩手揮之速聲呼曰難星過可更[illegible]

上悟如其言更之坐未半餉舊舟已為敵砲擊碎矣初　上之援安豐也基力諫不聽及敗呂珍移師圍廬三月不下聞南昌圍急謂諸將曰為一廬州而失江西豈兵家之法耶始移兵西上至是　上謂基曰我不當有安豐之行使友諒乘我之出京城空虛順流而下直搗建康我進無所成退無所歸大事去矣今友諒不攻建康而圍南昌此計之下者不亡何待乃知天命有所歸也乙巳五月基見日中有一黑子言於　上曰東南當失一大將已而參軍胡深攻福建為陳友定所殺他日　上謂基曰吾夜夢有三人共舁一紅帽何也基曰三人首并血帽衆字象也是為得衆之兆後海寧果以城降　上每之基所屏去左右密語移時乃延拜基為太史令　上取姑蘇收中原基之密謀居多洪武元年三月　上以基為御史中丞一日與基論用兵謂之曰克敵在兵而制兵在將兵無節制則將不任將非其人則兵必敗是以兩軍之師決死生成敗之際有精兵不如良將基曰臣蒙　聖上厚恩得侍左右每覩妙算初謂未必皆然及至摧鋒破敵動若神明臣由是知任將在主將之勝不若主之勝也然臣觀陛下常不拘古法而勝此尤所難也　上曰戰者謀也因敵制勝豈必泥於古哉朕嘗親矢石觀戰陳之事闔闢奇正頃刻變化猶風雲之不測要在通其變耳亦何暇論古法耶

基遇功不伐與乃非人所能及

月基辭歸青田以李善長之譖也基嘗曰鳳陽雖帝鄉非
都地王保保雖可取然而為力甚難後定西失利保保竟走
沙漠卒如所言十一月　上召基還京師手詔有曰居則匡
輔諮過動則仰觀天象察列宿之羅布驗日月之精光指示
三軍往無不克及至論賜基祖父皆永嘉郡公欲授基爵基
固辭曰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之功聖恩深厚崇顯先人
足矣三年十一月封基誠意伯七年四月基卒年六十五未
卒前數日以天文書授其子璉使俟服闋即進之且戒之曰
勿令後人習也其剛毅慷慨有大節論天下安危義形於色
與人交開心見誠至義所不可無少假借　上察基誠任之
心膂基自謂不世之遇知無不言每遇急難勇氣奮發計畫
立就人莫測其機家居飲酒奕棋未嘗言功　上天威嚴重
非基乳言直議不以利害撓其中　上亦禮重之嘗稱為先
生而不名又曰卿吾子房也廷臣有過失得譴者基密為救
解而免又以文章為當代首稱云君子謂張子房不見辭章
房玄齡謀猷符微伯溫勲業造邪文章傳世可謂千古人豪
矣或疑其進仕胡元專門象數何異管伊尹之囊許限周公
之多才也　武宗朝贈太師諡文成誥辭有曰學為帝師才
稱王佐孔明之任豈聞人言毅與之謀不負所學之事考祥
明有徵驗運籌畫計動中機宜渡江策士無雙開國文臣第一
受爵能謙辭舍蹈海之風成功不居後辟穀封留之請
可謂明哲允矣清貞其為上所褒美若此
孫子曰進而不可禦者乘其虛也基請徑拔江州傾其巢
穴又曰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基長驅西上友諒以為神
兵自天而下又曰天地孰得基請以金木相犯日決勝是
也

康茂才

康茂才蘄州人也元末結義旅捍禦江上有功累遷都元帥
太祖渡江時茂才力戰立寨天寧州諸將以襄陽砲破之茂
才濟京口我師進及之茂才度天命有歸乃帥所部三千人
解甲來附頓首言曰前日之戰殺力為主今日屢敗天數也
事至於此死生惟命　上笑而釋之立拜秦淮翼水軍元帥
至正丁酉徐達取高郵元守將危文明驍勇多謀用楊子馬
以拒王師堅不能入達集諸將謀之茂才曰此古法也破之
不難願將軍分兵三千與茂才明日生擒賊將以獻達喜遂
分兵與茂才攻之仍用軍士善用長鎗者皆主於陣前以半
其馬善用弓弩者次之以射其人文明戰敗以城降亡何改
營田使　上諭之曰比因兵亂隄防頹圮民廢耕耨故設營
田司以修築隄防專掌水利今軍務方殷用度為急理財之
道莫先於農春作方興慮旱澇不時有妨農事故命爾此職

分巡各處得高無患乾畢不病涉務在哉識得宜大抵趁暇為民非以病民君但使有司增設館舍遞送奔走所至紛擾無益於民而反害之則非付任之意矣茂才遜頓首受命是年屯田大獲庚子五月陳友諒既破姑熟將犯建康且遣人約張士誠同侵群議皆欲先復太平以牽制之 上曰不可太平吾所新築城壕壍深固賊前乘漲以巨艦臨之遂為所陷今彼居上流順勢來攻而舟師十倍於我猝難敵也或請上自將擊之 上曰亦不可敵知我出以偏舟綴我我欲與戰彼不交鋒而以舟師順流直趨建康半日可達吾步騎亟回百里趨戰兵法所忌皆非良策也吾有一計足以破之於是召茂才謂曰有事命汝能之乎對曰唯命曰友諒且入寇吾欲速其來非汝莫可使者汝與友諒有舊可遣使偽降約為內應招之速來仍給告以虛實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友諒來吾事濟矣對曰家有老閽舊事友諒令持書往必信無疑茂才因為書言 上不足與有為兵弱地促四面皆勍敵也今僕委身圖報欲奮梃驍勇備大將軍分道遄進使當納款建康可唾手而得也友諒得書大喜問曰康公安在曰見守江東橋問橋何為曰木橋也乃與酒食遣還答書曰余渠日至橋所呼老康公即我應內外奮擊功成之日官賞不[illegible]吝也茂才以書上 上曰虜落吾彀中矣即命李善長撤江東橋易以鐵石通宵治之抵曉而成未幾友諒從以舟師[illegible]東橋見橋皆鐵石愕然連呼老康老康無應之者遣視營中森馬散旗四散落落益大驚曰老康紿我語未畢伏兵四起敵軍披靡不能支遂大敗友諒乘別舸脫走於其所乘舟[illegible]榻下得茂才所遺書 上笑曰彼愚至此可嗤也後茂才從征下蘇常閩隴鎮河中節制太原諸城再征漢中卒於道追封鄖國公

孫子曰鄉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茂才與友諒有舊而遣書約為內應又曰我專而敵分茂才紿友諒兵分三道以弱其勢又曰率其所之茂才易江東橋以鐵石而友諒見之愕然是也

楊璟

楊璟合肥人本儒家子少沉毅讀書不喜章句好武畧因亂聚里中少壯保鄉井至正乙未率衆渡江來歸 太祖以為管軍萬戶丁未三月 上以璟為湖廣平章政事分省荊州且襃之曰天戈大舉咸陽逐鹿之秋日馭方昇氣壯攀龍之士勠予神武集爾大勳又曰明韜略於奇正控制甲兵萬壘之權毅然敘於荊南郡緘四海一家之治十月 上以璟為征南將軍率兵由湖廣取廣西而命陸仲亨胡通治兵韶州由韶州為犄角之勢洪武元年正月璟圍永州久不下

命胡海於各門築壘造浮橋增兵急攻以示必克城中食
困甚胡海又敗其兵於東鄉橋夜三鼓海先登城衆繼之遂
克永州璟以丁玉守之而自引兵向靖江分兵屯據要害絕
其樵採圍之已六旬璟諭諸將校曰彼所恃西濠水耳當決
取閘口決其堤岸破之必矣乃使丘廣攻閘口閘殺守[illegible]衆
兵決濠水涸築土堤樓城以通士卒遂克北門月城及其水
臨元平章也兒吉尼勢窮促驅兵出戰胡海擊敗之獲其萬
戶廋秀高璟因使秀高陰賂其把水元帥張榮榮麾下裝覘
以書射璟營約降璟下二鼓覘縋城而下見璟備言儲積空
虛人無固志可立取之狀璟乃給白皮帽百餘使歸為識約
四鼓從寶賢門而入至期璟率衆徑進也兒吉尼開之倉皇
出走追執之璟下令禁止侵掠復遣兵攻下柳州嶺南平定
十月璟還京 上命為偏將軍從征山西受大將軍達節制
達自真定趨太原檄璟以兵會澤州十一月元擴廓帖木兒
遣韓札兒來侵澤州達遣璟往援之遇之於韓店大戰璟敗
績二年正月 上遣勅諭諸將於太原曰近者湯和定浙東
平閩中楊璟清湖湘定廣西班師還朝未遑定賞為大將軍
晉戰胡未還故也今再遣各官征進璟出澤趨潞中道與賊
相拒雖少第以衆軍此亦兵家常事又何慮焉太原之役
璟以分其勢可謂奇矣今定偏將軍和宗宗異馮宗異即馮勝也下偏

將軍璟君和下協心同力勦除餘孽必在殄滅勿以細[illegible]
嫌 三年三月湖廣慈利土酋覃垕作亂 上命璟討之勅
璟曰蠻賊恃[illegible]竊發出沒無常若誅其黨必遂
入山谷損傷士馬所得不償所費今師入其境擊之但使遠
去無復出擾州縣可也不必窮其巢穴更宜約束麾下慎毋
逸利輕動璟進兵抵覃垕寨攻之賊衆下山迎敵官軍擊敗
之乘勝追至半山山勢陡峻視其寨三面皆險而下俯江水
一面僅有鳥道纔通一人官軍不可上乃回駐山下而賊亦
阻險自守未幾以三千人下山挑戰官軍又擊敗之賊遁入
山璟遣人以兵逼之覃垕乃遣人詐降璟不信使部將黃永訓
往報為垕所執由是盡知我虛實拒守益力 上降勅諭之
曰爾違吾言而妄動不能平賊既已失矣又中其詭計以陷
爾之部將爾之智勇何在四月勅至璟乃督諸將士盡力攻
之賊遁入深洞官軍乃還未幾 上命璟招諭夏主明昇入
朝璟入蜀諭以禍福昇欲入朝牽於群臣不決璟乃還復以
書曉之大畧謂古之為國者同力度德同德度義義不足不
敢抗德不足則歸順故能兩全身家流譽無窮福及子孫族
姓昔之據蜀者最盛莫如昭烈孔明佐之訓練士卒財用不
足取之南中然猶朝不謀夕僅能自保今足下據蜀南不過
播州北不及漢中以此擬彼相去萬萬而欲以一隅之地[illegible]

頑刹之命、可謂智乎。君謂險阻可恃、蛙黽叢魚鼠之鄉、不至[illegible]
下矣。且也主上神武、順附無不加恩、負固然後致討、以先人[illegible]
通好之故、不忍加兵、又以足下年幼、或狂𧩬之說、失遠大之[illegible]
利、故遣瓌面諭禍福、深仁厚德、所以待明者不淺、可不深念
之乎。亂離如友諒士誠、竊據吳楚、造舟塞江河、積穀如山嶽、
強將勁兵、自謂無敵、然鄱陽一戰、友諒授首、旋師來討、張氏
面縛、此非人力、實天命也。足下視此、以為何如。友諒之子寶
歸江夏、王師致討、勢窮出降。主上宥其罪、使封其侯爵、恩
榮之盛、天下所知。足下幡然獨斷、自求多福、則必享茅土之
封、保先人之祀、世世不絕、豈不賢智矣哉。若必倔強[illegible]
自恃險阻、魚遊沸鼎之中、燕巢危幕之上、瓌恐天兵一臨、勢不
可禦、前日為足下謀者、或以郡獻、或以城降、各自為計、以取
富貴、當此之時、老母幼子、將安所歸乎。縱足下年幼、未諳時
務、諸及老母獨不痛心乎。禍福利害、昭然可曉、違順之機在
足下審之而已。昇不能從、三年、封崇陽侯、四年、從伐蜀、次夔
州、進攻瞿塘、瓌戰不利、蜀既平、上以瓌無功不賞、十五年
卒、贈滕國公、諡武信。

孫子曰、親而離之、瓌使皮彥高陰搆其把水元帥、又曰攻
其無備、瓌四鼓入城、而元將奔皇出走是也。

張玉

[illegible]

張玉字世美、祥符人、仕元為樞密知院、洪武十八年、自[illegible]
歸、二十四年、從虜至雅寒山還、調燕山左護衛、三十一年[illegible]
文皇即位、稍繩制親藩、我 成祖舉兵靖難、玉謀為多[illegible]
之可否進止、衆論未定、若玉正色數語、咸力決之、建文元年
七月、上首用玉策、奪北平九門、撫順鎮強、三日而城中[illegible]
定、師將南出、玉曰、不先定薊州、恐他日為後患、會馬宣據[illegible]
拒守、上命玉帥兵往討之、玉至、使人諭之、不下、宣引兵出
戰、玉擒斬之、遂定薊州、是夜急趨遵化、戍將士正殺同行、師
以得人心為本、因簡勇士夜四鼓登陴、開其城門、將士皆入、
城中始覺、守將率衆拒戰、執殺之、其餘不戮一人、[illegible]
諸衛皆望風來附從。上至潽河、王進曰、楊松潘忠在莫州
撫吾南路、宜先擒之。上悅、主發兵曰、汝為先鋒、遂攻涿州
雄縣、擒潘楊二都督。長興侯耿炳文率兵二十萬屯真定、玉
自請往覘敵營、還報曰、炳文軍無紀律、且其上有敗氣、無能
為也。上至無極、以敵衆我寡、欲試諸將勇怯、乃問曰、今兵
所向、度可必勝否。衆未有說。玉曰、當徑趨真定、彼雖衆、新集
志未齊、我軍乘勝、可一鼓而破之。上曰、玉言正合吾意、
吾倚一人足辦大事矣。師抵真定、上曰、炳文不虞我至、由
間道破之、必矣。乃與丘福以[illegible]其背、而朱能帥敢死士
三千餘騎衝陣、諸軍夾擊、[illegible]炳文兵大敗。上調[illegible]

曰今日之捷汝之功也非汝與吾意合不及此十月遂東[illegible]將吳高間 上在真定患兵攻永平又諜報李景隆將攻[illegible]平 上與王謀曰北平兵食足世子能得將士心可備禦[illegible]患永平失則東藩撤矣乃馳援永平高寺望風棄輜重遁[illegible]王請大寧去此不遠移軍襲之可免後顧之憂 上從之遂攻大寧俄而北平報景隆兵圍城急遂旋師南至鄭村壩大戰三日抵北平城下王直擣其營城中亦鼓譟而出表裏夾攻景隆軍不支大敗遁去二月四月景隆自德州帥兵過河瀕前鋒將至白溝河 上率諸將進駐固安謂丘福張福等曰李九江志大而無謀喜專而違衆郭英老憊退縮平安[illegible]而自用胡觀驕縱不治吳傑懦而無斷但無能為唯恃其衆耳衆豈可恃人衆易亂擊前則後不知顧左則右不應號令多無蓋況將帥不專分任不明往者鄭村壩之戰兵非不多遂至即敗夫將者三軍之司命也將志衰則三軍之氣不奮而敗形具矣且兵糧餉適足為吾資耳爾等勵兵秣馬聽吾指揮取之當如拾芥王曰兵貴神速先事者勝請往駐白溝河以逸待勞 上從之命王率兵先往既至三日景隆兵始至我師竟以此勝則先處戰地之力也十月 上聞盛庸北向欲出師攻滄州恐南兵為梗乃下令聲征遼東將士聞之不樂至通州王請間曰今舍大敵而勞師遠征況遼地早寒士

卒不堪此行何益上屏左右語之故曰今盛庸駐師德州吳傑平安守定州徐凱胡銘築滄州相為犄角為吾梗德州城堅且敵衆所聚定州修築已完城守亦備皆難猝下獨滄州土城潰圮日久天寒地凍且雨雪泥濘築城不易我乘其不備趨攻之必有土崩之勢兵事貴神密佯言征遼東者使彼懈不為備耳王叩首稱善十二月王從 上攻東昌時盛庸等誓師勵衆簡閱精銳背城而陳列火器弓弩以待 上謂諸將曰此易與耳彼既乏糧而出東昌素無蓄積其何所恃乎我師自恃屢勝見庸騎來往即鼓譟而前盡為火器所傷會平安兵至與庸合於是庸麾兵大戰北兵却[illegible]往往有[illegible]降者庸縱兵圍上數匝 上自衛擊不得出朱能率胡騎潰圍而入奮力死戰翼 上出王不知上已出復突入陣救之大戰被創而歿年五十八 上哭之慟曰勝負兵家常事不足為意第艱難之際失此良輔殊可悲恨旋與諸將語每及東昌事曰自失張玉吾至今寢不帖席食不下咽隕涕不已後舉報功之典謂侍臣曰玉才備智勇論靖難功當第一惜其蚤沒耳追封榮國公諡忠顯玉為將紀律嚴肅與上卒同甘苦未嘗妄戮一人每語麾下曰為將當濺血戰袍方能流芳汗簡 仁宗在東宮數與侍臣言玉識見謀略卓然老成非諸將所及且端方有匡直之益洪熙初加封河間王改諡

忠武配享　成祖廟庭、

孫子曰全軍為上王戒將士止殺而謂行師以得人心為[illegible]

本又曰將孰有能王嵬耿炳文軍無紀律而知其無能為

又曰先處戰死而待敵者佚王請先駐白溝河以佚待勞

又曰視卒如愛子王與士卒同甘苦未嘗妄殺一人是也

朱能

朱能字士弘懷遠人父亮　國初功世燕山護衛千戶能嗣官事　成祖於藩邸三十一年建文君初即位疎忌骨肉士何廷臣齊泰黃子澄首建削奪之議請如漢七國故事且曰燕王久稱病[illegible]事練兵[illegible]置異術士左右[illegible]其謀事已彰[illegible]不可不亟圖之建文君曰燕王素善用兵計將安出對曰今邊臣報虜入寇以防邊為名悉調燕藩護衛兵出塞去其羽翼乃可圖也建文君從之乃以張昺為北平左布政使以謝貴為都指揮使密察燕邸動靜圖之而使長史葛誠為內應建文元年七月謝貴張昺督諸衛士皆甲圍府第飛矢入城內　上與能謀曰彼兵士滿城市吾兵寡為之奈何能曰先擒殺謝貴張昺餘無能為也　上曰是當以計取之今奏臣逮使來逮官屬依所坐名收之即令來使召貴昺付所逮者貴昺必來來則擒之一壯士力耳能力贊之是月壬申遂殺貴昺起兵北平凡三日而肅城定皆能之首謀也與耿炳文戰滹沱河能躍馬大呼突入其陳大敗之又敗平安兵[illegible]白溝河二年十二月從　上與盛庸戰於東昌北兵大敗庸軍益集圍　上數重能率胡騎奮擊其東北隅於是西南[illegible]兵漸薄能衛入圍中奮力死戰翼上而出遂得還營時能在諸將中最少善戰張玉善謀玉戰沒東昌後軍旅之事一以諸能三年收合諸軍進戰夾河擒都指揮張安夾河之戰譚淵敗死靖難兵窘甚得能至再戰而勝軍聲復振攻盛庸兵於藁城三戰三敗之遂師王與陳亨攻真定能先鋒衛庸中堅殺數萬人而出奇兵截南兵哨騎連戰順德大名彰德衛輝[illegible]開皆有功四年三月從　上戰淝河我師敗績[illegible]王真為平安所殺真驍將也沉毅有智略每戰賈勇衝敵以一當百　上嘗曰奮勇如王真何功不成至是敗死北真大懼議旋師能獨按劍奮罵諸將曰漢高祖十戰九敗終有天下況殿下自起兵以來克捷多矣一挫而歸寧能北面事人耶言歸者皆不忠當斬以徇衆始定　上撫髀曰爾言深合吾意遂引兵南下四月丁丑兩軍對壘日久　上不解甲者一月淮士蒸濕暑雨淮作諸將皆請渡河擇地休息士馬[illegible]上曉之曰兩敵相持貴進忌退一渡河則士心必懈敵乘來邀祇取敗耳況敵久乏糧士卒飢窘其心已離邀其餉道可以坐困之今日之勢利已在我不容少緩時群[illegible]朱能獨[illegible]

然之餘猶固請不已 上感悟乃之諸將由是賈勇雖[illegible]
戰嘗捷六月進克金川門 上遂入正大統九月封能成國
公永樂四年六月 上視朝罷御右順門召能謂之曰安南
黎賊罪大惡極天地所不容今命爾將兵討之爾由廣西
西平侯由雲南入度用師幾何對曰臣聞仁不可為衆也仁
義之師天下無敵臣奉揚天威當一鼓掃滅師之多寡惟
陛下所命 上壯之拜為征夷將軍帥二十五將軍而往十
月疾卒於龍州先是師踰庾嶺 上謂侍臣曰朕夜察天象
西師有憂朱能其不免乎能足辨斯事第慮氣候非其習耳
至是果如 上言追封東平郡王諡武烈侑享成祖廟庭
狀貌魁偉長八尺驍捷有膽力每遇勁敵大呼馳闘敵皆辟
易出謀制勝雖有遺策為將善撫士卒死之日將校皆流涕
孫子曰必生可虜能謂諸將言歸者當斬以徇又曰視卒
如愛子故可與俱死能善撫士卒而將校皆流涕是也

鄭亨

鄭亨合肥人父用開國功臣大興衛千戶亨嗣以勇健從我
成祖靖難首擒馬宣克薊州南破雄縣攻真定先登獲水平
毀遼東兵先先鋒襲大寧夜率衆破鄭村壩上兵乘勝而與
破紫荊關掠廣昌直抵大同從軍大戰白溝河陷陳大捷遂
北至雄縣又出攻濟南再攻滄州絕餉道南驅至東昌戰[illegible]
西收衆率軍涿州建戰夾河藁城皆捷巡徼至河上遂破
平汶上長驅至齊眉山先登力戰戰靈璧大捷遂克泗州
上即位封武安侯二十二年領左哨從 上出塞還守大同
仁宗即位以亨為征西前將軍再鎮大同防禦有方蓋大同
無虜患是時邊將稱亨與薛祿為第一宣德元年召還未幾
又出鎮大同轉餉宣府九年卒亨嚴肅謹重善撫士卒謹身
廉潔持克自恥人不敢以私挽之贈漳國公諡忠毅
孫子曰輔周則國必強亨防禦有方蓋而大同無虜是也

薛祿

薛祿膠州人起卒伍從 成祖靖難圍真定與濟陽侯李堅
戰祿引槊中堅墮馬生擒之從 上大戰白溝河又戰夾河
滹沱河先登陷陣敵兵披靡單家橋之戰祿馬蹶被擒奮脫
縛援刀斬守兵數十人復上馬去再戰大敗平安軍轉戰淮
上有功封陽武侯 仁宗即位祿奉命帥師巡北邊適虜入
犯雲州祿將兵追至大松嶺斬獲甚衆 上喜賜勅嘉獎遣
使即軍中勞之宣德元年漢王高煦反楊榮首勸 宣帝親
征 上有難色顧夏原吉原吉曰往事宜鑒不可失也 帝既
見命將而其色變退語臣等而注在庭如此臨事可知且兵
貴神速宜一鼓而平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 上意決
即躬率諸軍啟行以祿為先鋒兼程而進不數日抵城下高

願不爲平舒視征城中震駭群下奔散[illegible]治鎮樂

[illegible]加太保[illegible]上總兵戰赤水永昌獨不以爲屬故先是上

命祿佩鎮朔將軍印，時師與逆交風鳳翔，遇虜與戰，斬獲頗

萬，捷聞，秋疾卒，追贈觀國公，謚忠武。祿爲將有勇略，善謀

定而後戰，以故戰必勝，紀律嚴明，所過秋毫無犯，又廣衆善

撫士卒，同甘苦，人樂爲効力，臨陣赴敵，有進無退，故所向成

功，請推諸將，雄河間東平二王，及祿爲最，獨石巷將黄瑄與

人言，少嘗從事武安侯鄭亨、陽武侯薛祿，而枝戎如斯人，令

不可復得，武安治大同，極有威嚴，請阿一出衛頭，承大皆避

不謂神祠，惟過城隍廟，則舉手曰大哥好照顧，餘勿顧也。陽

[illegible]

武築獨石隆慶諸城，躬勤其衆，軍中肅然，不敢髮科擾，每以

疾還朝，繼之者修武沈清，則貪淫之風作矣。又言亨鎮大同，

年七十餘，剛正有爲，一意爲國，卒之時，猶不及私，但曰此大

同我國家後門，我死後來者勿壞我家事。君子謂亨與祿，不

獨可爲智勇名將，雖謂賢將，無忝求之今日，何可復得矣。

孫子曰其疾如風，祿晝夜兼程，而樂安震駭。又曰多算勝，

祿謀定後戰，故戰必勝。又曰法令孰行，祿紀律嚴明，秋毫

無犯。又曰卒善而養之，祿善撫士卒，人樂爲用是也。

皇明百將傳二卷終

建業　顧其言　編集
淮南　吳邦正　校評

張輔

張輔，玉之子也。以靖難功封伯安伯。永樂三年，以父功進新城侯。四年，副征夷將軍朱能討交趾，由廣西思明府憑祥州入。十月，能以疾留龍州，輔率衆發憑祥，度坡壘關入安南境，前鋒破隘留及雞陵二關，賊敗走。輔進度芹站至昌江市橋，造浮橋濟師，北江府新福縣駐營。時賊恃東西都及宣江、洮江、沱江、富良江以為固，於江北岸緣江樹柵，於多邦隘增築土城，城柵相連亘九百餘里，盡發江北諸郡民守之。又於富良江南岸列置樁，盡取國中船艦列於樁內，諸江口俱下捍木，以防攻擊。賊之東都守備亦嚴。時列象陣於城柵內，欲守以老我師。云何朱能卒，成祖即命輔代之，緊兵進討。十二月已亥，西平侯沐晟以雲南兵與輔大軍合，輔遂自三帶州格市江口造舟而進，裨將朱榮敗賊於嘉林江。晟軍至洮江北岸，與多邦城對壘，而輔率大軍營於城北之沙灘，與晟合勢。賊新築土城高峻，城下設重濠，濠內密置竹刺，濠外坎地以陷人馬。輔下令軍中曰：「賊所恃者此城，吾克報國立功，在此一舉。先登者賞不次。」於是將士皆踴躍，期夜襲城，以舉火鳴角為號。是夜四鼓，都督黃中銜枚舁攻具，越重濠薄城下，以雲梯附城。牙將蔡福先登，以刀亂砍，賊衆驚呼，城上火炬齊明，銅角競响，城下將士奮勇繼登，賊倉皇失措，矢石不得發，皆散走。我軍遂入城，賊復巷戰，列象為陣，輔以畫獅蒙馬，神銃翼之而前。象見之皆股栗，又為銃矢所傷，皆退走，奔突賊陣，官軍長驅而進，賊衆潰亂，追至傘圓山，死者不可勝計。西都聞之，亦焚宮室倉庫逃入海。五年，輔追賊至富良江，賊悉衆拒戰，海舟連亘十餘里，橫絕江中，而用划船載木柵以拒官軍。輔乘柵未備，躬率將士力戰，賊不能支，會都督柳升繼以舟師橫擊之，賊大敗，殺數萬人，江水為赤。乘風長驅至黃江，直抵悶海口。黎季犛父子僅以數小舟遁去。輔用土人莫邃等為鄉導，分道窮追。四月，師過清化府磊江，城賊集衆來禦，復邀擊破之。夫岸披靡而遁，暨舟師過海門涇鵝淺，時晴久水涸，賊棄舟遁，我師以舟膠淺，不能前。俄而大雨水漲數尺，舟畢濟，衆喜曰：「天贊我滅賊也。」五月，蹤至承龍椰，芽舟師亦至，又敗賊，獲船三百艘，賊酋猶糾餘勝迎之，又敗之扵奇羅海口，賊屢敗困窮，遂擒黎季犛及其子澄、蒼于交南，悉平。輔奏安南本中國地，其後淪棄，化為異類，今既掃除殘賊，再睹衣冠，且狀計黎賊父子旦夕就擒，郡邑既平之後，宜有所統，陳氏已絕，無可訪求，必合開設都布按三司、

以撫輯兵民奏上　上曰俟擒黎賊父子處之至是模閒遂如所請六年七月論功進封英國公初交阯平　上問夏原吉曰陞與賞孰便對曰賞費於一時有限陞費於後日無窮多陞不若重賞　上善其言於是惟陞元功餘班賚為差交賊簡定又反輔率師討之七年獲簡定召還京八年交賊孫季擴又反稱復陳氏輔又出討之賊走海洋據二蘭花輔率兵從之十一年至愛子江登岸賊設象伏以俟官軍輔偵知之戒先驅曰辟象朱衛一矢落其象奴再矢破其象鼻象奔還自相蹂踐大軍乘之賊大敗死者無算季擴走捕擒之餘黨悉降交阯復平十四年召還京輔經營交阯前後凡十年宣德元年漢王高煦反遣人密約輔為內應輔即縛其人白於　上從上親征竟擒之三年交賊黎利猖獗遣人進前安南國王三世孫陳暠表乞立為陳氏後　上覽之密以示輔輔對曰是不可從將士勞苦數年然後得之此表出黎利之譎無疑當益發兵誅之　上不從遂失交阯正統十四年八月從駕親征王師敗績輔死之十二月追封定興王謚忠烈輔為　文廟功臣平交阯四進爵為公位群臣上累朝眷倚寵之安享福祿榮名幾三十年天下倚以為重四夷莫不知名自王振專權視勳戚大臣如僚吏獨加禮於輔而不敢慢輔既衆老亦屈節於振以避禍竟沒於土木之難以永[illegible]

黎為輔為人寡言笑持力過人尤重章縫之士為　本朝武臣之冠君子謂英國凡三定交南皆與沐晟偕而數綏指示英國之功居多自永樂丙申召還而交阯從茲[illegible]杌矣當時交阯既平只合仍命英國守之為計策如洪武中沐英既平雲南即命英守之英沒仍命英之子若孫世守之然後諸夷率服而雲南為吾中國有也何也西南夷之所畏服者惟沐氏非他將所能掉壁也今交人所畏服尤有踰於英國者乎交南二叛非英國總師弗平英國三召還而叛亂俱不旋踵復作夫交人所畏惟英國視他將固蔑如也使英國久鎮於交為餘威震乎殊俗歷二三紀後庶幾世變風移而交南長為中國藩服與雲南齊矣奈何失此一機遂使二十二州郡士民復淪異域不得與雲南同沾聖化也惜哉

孫子曰形之嚴必從之輔以畫獅蒙而象皆股栗又曰乘人之不及輔乘敵榯未備而力戰破之是也

劉江

劉江宿遷人起小校事我　成祖靖難兵興適遼東守將楊文引兵圍永平略薊州遷化諸郡縣狠恣多殺戮百姓苦之　上急遣江率衆趨永平謂之曰爾至永平敵必遁歸山海勿追之第移言還師北平既出則以夜卷旗束甲復入永平城中敵聞爾還北平必復來侵爾速出擊之必大獲江如其指

果敗逸東兵於昌黎斬首級千級建文三年七月平安自真
定率兵攻北平紮於平村離城五十里擾其耕收世子聯乘
固守上聞北平被圍召江問策將安出江對曰請行且
臣方思之高煦請與江先往江曰不可俄而曰臣策成矣
上喜呼酒送其行江與上約曰臣至北平以砲響為號二
次砲響則決圍三次砲響則進城若不聞第三砲則臣戰死
矣臣若入城中既開報至則守城軍士勇氣百倍宜全軍
人帶十砲候三次砲響之後為殿者放砲常不絕聲則遠近
皆謂大軍繼來平保兒必駭散　上大喜八月江與安戰果
如其策大敗之永樂十七年夏鎮守遼東江初至遼東巡視
諸島相地形勢請於金州衛金線島西北之望海堝築城堡
立烽堠瞭望蓋其地特高可望諸島寇所必由實為濱海襟
喉之地一日瞭者言東南夜舉火有光江計寇將至急遣馬
步官軍赴堝上小堡備之翌日倭賊乘海艄直逼堝下登岸
魚貫而行一賊貌甚醜惡揮兵率衆如入無人之境江令鶴
師林馬略不為意以都指揮徐剛伏兵於山下百戶姜隆率
壯士潛燒賊船截其歸路乃與之約曰旗舉砲鳴伏兵奮擊
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既而賊至堝下江被髮舉旗鳴砲伏
兵盡起為兩翼而進賊衆大敗我師追逐殪而攻之將士欲
盡殺請入勒殺江不許故開西壁以縱之仍分兩翼夾擊

擒殺百斬首千餘級有潛脫而走艄者復為陸所縛無一人
得免凱旋諸將請曰明公見敵意思安閑惟飽士馬及臨陣
被髮而戰追賊入堡不殺而縱之何也江曰寇遠來必饑
且勞我以逸待勞以飽待饑固兵家治力之法賊始魚貫而
來成蛇陣故作真武狀以鎮服之雖惡士卒之耳目亦可借
以壯其氣賊既入堡有死而已我師攻之彼必死鬭我兵寧
無傷乎故縱之生路而後掩擊之即圍師必缺之意此固兵
法特諸君未察耳事聞　上徵至京師而慰勞之進封廣
伯先是倭寇出沒海上燔民居掠貨財殺擄人口北自
山東南抵閩浙濱海無歲不被其患及是大為江所讐
屏息者數十年十八年四月江卒謚忠武江驍勇善戰所向
無敵馭士卒明紀律有恩信於諸夷款塞者綏輯備至既卒
人咸思之君子謂河間善謀東平善戰靖難之勳一王為最
定興三出交南拓地千里武安陽武往來北塞下且戰且守
而廣寧則伏倭於東徼所謂經營四方矯矯虎臣者非耶
孫子曰以近待遠以逸待勞江意思安閑惟飽士馬又曰
併惡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江臨陣被髮作真武狀又曰
圍師必缺賊走而開西壁縱之是也

山雲

山雲薊州人貌魁梧善騎射𢈔兵略永樂中為指揮使從

征遮北功為諸將先宣德初廷臣薦雲廉勇有謀佩征蠻將軍印鎮廣西是時溪峒猺獞叛服不常歲殺掠吏民以萬計雲至廣西大飭兵伍深入賊境撫順鋤強威聲大著三年降南安廣源蠻四年討柳潯賊五年討年樂蠻又討慶遠諸蠻有是蠻夷震懾嶺南無警七年進雲都督同知雲在鎮清慎有持潔然儒素馭諸土官尊屬威罰刻期征調無敢後先正統元年貴州按察使應履平劾雲作威福雲自陳英宗不問初韓觀守廣西專殺慶遠諸生來迓觀曰此皆賊覘我也推出斬之雲以英國公殺恭將咲致大禍故不敢輒殺人人亦不敢犯之李鴻封懷遠伯論衆敘雲鎮廣西十餘年能廉以律己嚴號令明賞罰親率官軍與賊前後十餘戰臨陣變每以身先士卒甘苦與衆同之故人皆為致死力所向前營夷懾服繼其後者皆莫能及君子謂雲深沉有將畧用兵如神而其廉其正文臣比肩者亦不多見帥府有鄭牢者老隸也性戇直敢言雲呼牢試問曰世謂為將者不忌貪刻廣西素饒珍貨我亦可貪否牢曰公初到如一新潔白袍一沾汙點累然不可滌也雲笑曰人言土夷饋送之物苟不納彼必疑且忿奈何牢曰居官黷貨國憲甚嚴公不畏朝廷反畏蠻子耶雲拳手禮牢曰教我教我雲鎮廣西踰十年廉操始終不踰固不由牢而牢亦可尚云

孫子曰法令孰行雲馭諸土官尊屬威嚴又曰視卒如兒故可與之赴深谿雲甘苦與衆同之而人皆為致死是也

王驥

王驥字德尚束鹿人永樂四年進士初為兵科給事中宣德二年陞行在兵部右侍郎尋進尚書正統二年春阿台朶兒只伯數入塞寇掠甘涼英宗命驥巡邊以便宜行事驥受命馳至甘肅稽閱邊備見莊浪永昌山丹路守兵寡少縱掠不飭軍無紀律嘆曰邊防如此而欲虜無侵陵難矣翌日會諸將於轅門問將校畏敵而不畏軍令者誰最甚諸將伏地仰面齊應曰都指揮安敬驥命引出斬之徇於衆曰今後畏縮者視此三軍股栗遂大閱士伍謹斥堠嚴部隊動靜訓練利器械軍容肅然既而虜寇莊浪驥遣都指揮衛榮梭以方畧擊敗之寇知有備引去遣知院阿魯台納款于朝驥以甘州官軍冗濫徒費糧餉乃選西萬五千餘還本衛更番代上於是兵得休息之利民減轉輸之勞驥身還京九月甘肅守臣報虜復犯邊十月　上勅驥復詣甘肅備之驥至邊後申號令將士咸奮曰願與虜一戰雪數年之恥居無何虜復至驥選精兵二千遣都督蔣貴將之臨行戒之曰兵精氣銳遇賊不能勦殺無復相見貴感奮而往繼遣趙安率兵

東涼州滄白鵝孤口北抵赤林鐵門諸關為犄角之勢貴遼虜於石城兒泉破走之虜尚數窺邊驥曰虜未大衂不畏我不退去我則疲於奔命乃諜知虜巢所在復用貴為先鋒而自率兵與都督任禮等分道出塞期會夾攻轉戰二十餘里俘虜人畜數千 上勞驥金幣 六年雲南思任發叛麓川麓川本百夷絕遠不當中國一郡近議多謂麓川小夷往發兵為費不貲宜置勿問而王振方幸用事欲示威四夷力請大發兵以討之 上命驥提督軍務統兵十九萬而往時侍讀劉球上疏言麓川荒遠小夷即叛服不足為中國輕重而北虜脫歡也先陳侵擾邊境今乃釋豺狼攻犬豕舍門庭之寇圖遐陬之遠非計之得也請罷麓川兵專備西北不報蓋振主之也驥至雲南大會衆請且按兵驥曰賊方殲吾民行不可緩敢沮軍者斬時賊攻大侯州甚急驥遣兵敗之遂進至金齒分兵為三道徑抵上江上江者賊巢也夾攻三日不下會天大風縱火焚柵乘勢力戰賊退走保險拒我我兵深入破連環七砦於沙木籠山又破象陣於馬鞍山之險思任發遁移兵討景部羅卜部雖者維摩賊僭稱廣新王驥遣偏師抵境言王尚書大軍且至賊黨潰常郎羅走安南傳檄且入安南追賊安南人懼斬其首來獻七年班師還京論功封靖遠伯未幾思任發自緬甸復反驥再督諸軍往取之

至雲南檄緬令縛送思任發緬人懷詐黨惡匿不遣驥從兵攻緬破之俘其妻子旋師十三年麓川賊孽思機發及孟養驥又督諸軍討之十月師抵金沙江賊柵西岸以拒驥造浮梁渡兵攻破之乘勝進至孟養賊欲衆拒險為塞我師合攻破之斬獲無算思機發竟失所在或謂死於亂兵也王師踰孟養至孟那孟養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里諸酋皆震怖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王師至此真天威也亡何苗裔滿亟者僭稱刻天王驥先擒將軍討之俘獻京師景泰元年兵部右侍郎棠苹言夷情譎詐叛服靡常脫脫帖木兒者永樂初隨其部長把都帖木兒等來歸未幾叛去近今十年又復來歸安知異日不叛乎況京儲漕運不易請因其初來分處江南衛所事下兵部驥言永樂間來降達官業永正等分往真定等府乞如例遣送河間德州等處授之田廬俾耕牧自便著此為例報上從之尋改南京兵部提督軍務天順三年復兵部尚書尋請老四年卒年八十三贈侯謚忠毅驥沉毅宏偉有文武才通于開果用法嚴明而麓川之役君子謂驥傾國家之力集數鎮之兵而先後十年之久卒不能殲殄叛魁竟從姑息窮荒瘴癘之苑耗腹心之元氣頗為時所譏 贊云

孫子曰齊之以武驥縛斬安敬而三軍股栗又曰殺敵諸

怒也驕哉務貴以不能勸無復相見又曰兵之精貴速
謂行不可緩有敢沮軍者斬又曰發伏有時起伏有伯
因天大風而縱火焚耕是也

于謙

于謙字廷益錢塘人永樂十九年進士謙貌相異常甫七歲
僧蘭古春奇之曰此他日救時宰相也讀書過目輒成誦文
如雲行水湧頃刻千言宣德元年授山西道御史未幾巡按
江西及寬獄辯為神明五年進行在兵部右侍郎巡撫山西
河南二省時年三十五正統十三年還部十四年秋虜也先
[illegible]
京師大震命[illegible]景帝即位進謙兵部尚書太子少保時京
注視倚謙安危而三營精銳征行留者皆老弱謙見上泣
曰虜賊不道將長驅深入不可不預為計宜急遣官募義勇
集民夫更番率練神機等營又令工部理戎器戶部調兵食
備機宜鎮及山東西関陝虜至或迎擊其鋒或邀遮其後勤
王轎乘並嚴方略經理初定十月朔也先以送上皇還京
為名入寇紫荊關京師戒嚴太監喜寧胡種也土木之敗降
也先盡以中國虛實告之遂為鄉導敗我師殺指揮韓清等
朝野洶洶人無固志太監金英召廷臣問計侍講徐珵言
占象俗饑南遷而二三大臣復依違其間謙慟哭曰[illegible]

天下根本宗廟社稷陵寢咸在百官萬姓帑藏倉儲咸在
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鑒已一步不得離此
是謙言宣言於衆曰敢言南遷者衆共誅之出榜曉諭[illegible]
稍安固守之議始決謙乃奏用王通楊善守京城孫鏜[illegible]
振軌分兵出城守戰監以王竑葉盛程信又以諫官言[illegible]
寺楊洪罪出之於獄俾治兵盡移廓外人入城令虜所過
堅清野勿與戰是時承平日久通州壩上倉糧多至數
百萬計謙聞虜臨関急令軍士往取作預支月糧數其壩上
積錫奏上不及待報遣人盡燒之或有諫謙者謙曰事有經
權今寇在目前若必緩待命下遂以資虜藉寇持久之[illegible]
我非計也盖鑒趙宋時金人圍汴據牟駝岡之事云會虜長
驅至京城西北関外石亨欲閉九門自守謙曰是示弱也乃
躬擐甲冑注諭六軍以國恩大義且曰吾機一失禍患立至
生不如死由是人人感奮勇氣百倍〻何也先擁衆逼城謙
與石亨出禦虜見我師堅不可撼喜寧嗾也先邀大臣及謙
出議罷兵索金帛萬萬計廷臣相顧不能決間謙云何謙曰
吾本兵知有軍旅他非所聞也即出德勝門對壘約戰以
上皇在虜中未敢輒動已而諜知虜移 上皇西即發大砲
擊之虜死砲下者數千計也先大沮衆請進擊謙曰勝未足
雪恥萬一不捷所損實多况 上皇在虜不可不慎請大[illegible]

聖旨榜文，潛遣虜營中蘭田達賓漢有能擒斬也先來獻者，
賞萬金，封國公，以疑虜心。虜知有備，又城外無所掠，遂引[illegible]
論功加少保，總督軍務尚書如故。謙辭不允，客言少保功[illegible]
宋李綱不能及。謙謝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恥也，敢[illegible]
辛耳景泰元年三月，大同參將許貴乞與虜和，事下兵部。
謙力言其不可，曰：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何者？中國與
虜有不共戴天之仇，和則背君父而忘大義，此理有所不可
和也。又虜貪而多詐，萬一和議既行，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
之望，從之則不可遣，違之則速變，此勢有所不可和也。昔以為
虜強難制，姑從和以緩其兵，臣請質之前代，宋真宗澶淵之
役，契丹屢被摧阻，既盟之後，朝廷尚輸銀絹三十萬，逮[illegible]季
世，徽欽北狩，中國名將張韓劉岳屢敗金師，及姦臣秦檜一
主和議，朝廷既割土地以與之，又輸歲幣以賂之，甚則不得
已降尊號，其為含垢忍恥，屈己以求和，固無所不至。卒之人
心解體，國勢陵夷，無救於敗亡而後已。援古證今，和議之不足
恃也明矣。為今之計，莫若選將練兵，養威蓄銳，賊若未侵，則
相機而勦殺，賊若遠遁，不貪利以窮追。萬一虜酋罪惡稔盈，
復有大舉入寇之謀，則我兵操習有素，加以將帥思奮，臣當
盡死効力，以圖勦滅，以雪國恥，不出犬羊之下。其或 皇天
厭亂， 列聖有靈，虜自知數窮不利，變惡為善，遣使入貢，
則示以善善，量與賞賜遣回，亦不拒絶而已。若欲剿殺也先，遣
使臣往通彼好，則示彼以弱，而啟其輕侮之心，萬萬未可。
上嘉納之。謙又言：也先悖逆天道，屯聚虜衆，近我邊境，若不
預為設法，選練役使，遣將調兵，軍不識將意，將不識軍情，不
能為用。今五軍三千神機等營，各有總兵掌管，規矩不同，補
選調遣，臻擬前去，非惟軍將俱不相識，抑恐號令不一，誤事
非小。請於五軍三千神機等營選練精銳馬步官軍一十五
萬，內五軍營八萬，神機營五萬，三千營二萬，分為十營，一營
一萬五千，用坐營都督一員，五千用都指揮一員，共用三員，
一千用都指揮或指揮一員，把總共用一十五員，五百[illegible]
用指揮一員，把總共用三十員，每隊用管隊官二員。前項坐
營把總等官，各於營內選揀廉能驍勇之人，管領操練，俱聽
臣往來提督，如有聲息，各調官軍若干，或用一營二營三營，
就着其總兵官及坐營都督統領前去，互相策應，征勦。其餘
官軍令的當頭目管領，各於本營操練，如此庶得號令歸一，
人易遵守，內外兩得其濟，臨敵必能成功。詔曰：可。團營之設
自此始。謙又言：不早除喜寧，虜知我險易虛實，益反復不可
測。陰以計授楊俊擒喜寧誅之，自是也先釆悔禍，奉 上皇
還京師。先是永樂間，韃虜來降者多，安置於河間東昌等處，
生養蕃息，驕悍不馴，方也先入寇之際，皆乘機騷動，[illegible]

可收拾。會大發兵征湖廣貴州苗蠻。議奏遣其有名號者，厚與賞犒，隨軍征進，事平遂尽留於彼。於是數千年積惡，一旦潛消。識者稱議此舉有功於國家甚大。不然，雖傾無西晉陸沉之禍矣。議又疏言於 上曰：大同府四州七縣之民，生長邊方，安其習俗，性既勇悍，不柰寒暑，自昔至今，多於腹裏及邊南衛所。軍役者，其各該衛分有二三千里者，有五七千里者。歲久年深，拋家失業，供役者少，事故者多。或因路途窵遠，中途死者有之；或因不服水土，到衛死亡者有之；或因貪贓官吏受囑賣放者有之；起解未至，逃亡者復來該衛，無寔用之人。原籍有請勾之擾，既僉長解，又欽盤纏。況今兵發以來，

鄉里凋零，至極軍户又不足數，民户因而靠損。其本府所縣官吏里老，累吹於臣處告稱艱難。若得就近於大同等衛所當軍，情願自備鞍馬，不敢支粮賞，奮勇殺賊，以圖報效。臣切惟天下衛相同者多。 祖宗制度，雖於更改，但國家政務，有經有權，處事機有急有緩。今者與虜之與西夷，大同之與他處，此其理勢輕重有不同。其寔事機緩急之懸絶，若不先其所當重者急者，而後其所當輕者緩者，則守經用權之道未見其可。乞勑該部，將長計議，除土，外府等處從衛兵役外，其餘不拘在京在外衛所校尉力士旗軍勿軍等項，今後遇有逃亡事故，在営無人補役，例當清勾者，不必帶例供送

大同就近照名充當軍役，聽其自備鞍馬，暫且不支糧賞。於大同前後二衛，帶管收操，待後積有數多，另立衛分管轄。仍行原先衛分，開除冊籍，永不勾補。緣此等之人，既免離鄉背井之苦，得遂安家戀土之情，若使撫卹有方，教演有法，遇有聲急，一則不忍棄其祖宗墳塋，一則不忍毀其宗族產業，不無心懷敵愾，樂於戰鬬。此則與山東河南調來操備官軍主客既殊，堅脆亦異，庶使民户無分析之患，軍衛獲有用之兵，所謂一舉而兩得也。 上從議策。先是，也先犯京師，脫脫百花冠逆東，不樂出冠陝西、浙江，葉宗留、福建鄧茂七、廣東黃蕭養各擁衆數萬，僭號攻城。南蠻西番，並復蠢動，訛言萬端，

變在呼吸。議內固京師，外籌邊鎮，防衛嚴整，數遣降胡，柝檄濬渠，開鎮臨清，收真獨石八城堡，仍留貴州，條畫立奏，動中機宜，係屬受成相頓驚服。胡虜款戎，綠贓制平，口不言功，然自歛飭。 上推誠倚任，獨秉朝綱，文武大臣，而酌進退，當臣容膝諸條，廣諸方正，一錢不私，力遜賜第，止宿直房，奏無姬妾，外寢敝綠帷，敝風雨，田數畝，僅供饘粥，食無兼味，衣無縑帛，天性舒良，及所至之皆敬憚之，不敢撓法相干，亦素驕縱，姪孫范驍雄，讀稍裁抑之，請出所守大同，言官或言議用太過，而 上意甚堅，群倖遷恐，訪亦興。七年正月，上病時， 英宗出南內，復位，亨與徐有貞以奪門為功

賊言官劾謙盜金符迎主外懷下詔獄劾之無驗乃與有
言雖無顯跡意有之法司乃以意欲二字成獄辭謙自知
為際詠廷訊不復自辯奏 上上猶豫曰于謙實有功有
徐有貞言不殺謙今日之事何名 上意乃決遂斬西市籍其
家無長物謙死之日天日韜晦陰霾蔽空思功悍枉四海一
詞東皇后憐謙忠於社稷有功不當嗟嘆累日 上亦悟悔
識有邊警從議論紛然順侯吳瑾在 上前曰謙不死虜不
至此 上默然茂陵雖中遭廢危念謙勲績事起倉卒不追
中收每一念謙為之太息即位之初復謙官詔畧曰毛帝已
知其枉朕心實憐其忠弘治三年特贈太傅謚肅愍建祠功
祠令有司春秋致祭初賊首擁 上皇大同城下勒降也大
同人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宣府城下宣
府人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京城下京城
人又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於是謙揚言曰
寔不聞社稷為重君為輕斯言也夫以之脫疑以之生者與
凡東宮之易南宮之錮二者有謙為謙怨者而耶謙作事有
不如意輒拊膺嘆曰此一腔血竟洒何地人以其言為讖君子
謂謙陷在當時衆擬罵權奸又請削公兵柄挫石德勝之役
為無功公沒未幾端人志士至談公事又輒流涕稱公忠勇
補公社稷臣也豈非罔忌激於同時是非白於異世耶

孫子曰以飽待饑謙令虜所過堅壁清野又曰君命有所
不受謙急婚撇上積多而奏上不累待報是也

郭登

郭登字元登武定侯英之孫也年七歲讀書過目輒成誦
識能文辭初為勲衛從征麓川有功正統十四年進都督僉
事副劉安守大同會 英宗親征成國公朱勇西寧侯宋瑛
武靖伯朱冕全軍覆沒倉卒議班師登告學士曹鼐張益曰
駕入宜從紫荊關乃忽東折向居庸緣四十里虜至 上北
狩當是之時大同慢惕蕭條城門晝閉人心洶洶有愛登者
勸之曰事已至此奈何登曰天君雖國家必無可[illegible]
若胡勢莫遏吾與此城誓相存亡當不使諸君獨死也登[illegible]
慶危疑而氣益壯慷慨自奮修城繕兵樹機士卒弔死問傷
衰瘡傳藥衆皆感戢是年八月虜奉 上皇至城下索金幣
納賂 上皇歸駕登閉門不納 上皇曰朕與登有姻何外朕若
此 登遣人奏曰臣奉朝廷命守城不敢擅啟閉竟不出劉安
孫祥霍瑄出見獻 上皇金帛瑄尤効力及納賄於虜虜笑而
不應竟擁駕去既而虜以和為名入犯京師登欲率所部兵
并糾集忠義遏馬門入援先以蠟書馳奏大略謂胡馬南驅
三關失險賊留連內地為患非輕欲悉起各處官軍民壯入
護闕庭京兵擊於內臣兵擊於外使賊有腹背受敵之虞

尾不赦之誅，且曰忠義勸也，敢忘報國之心，成敗在天。
為臣之節。奏至，賊已退。優詔褒答。為論者謂登此舉，壯哉。
不及行，而風聲所暨，亦足振中國之氣勢，而讋服逋衆之
矣。安得若人者數十輩，布列邊隅，何虜之足患也。十月，登
疏言，虜寇雖回，離邊不遠，偵報有云，黃河已凍，且向延綏、清
草復生，再侵京關，事雖未信，情亦可矜。伏願推誠待下，側席
求賢，撫天理克人欲，以成聖學之功，親君子遠小人，以收天
下之望。十二月，虜復欲犯京師，登以京兵新選，不可輕發，又
疏曰，今日之計，阿以養銳，不可浪戰，可以用智，不可鬪勇，此
謂知彼知己，可[illegible]，其[illegible]水易州真定保定一帶諸[illegible]
清野，京兵分據犄角，安營以逸待勞，以主待客，勿求僥倖，務
在萬全，此謂不戰而屈人兵，善之善者也。歷遷右都督，景泰
元年正月，諜報虜入朔州，登自慶勝以來，出入自由，未聞有
出一兵拒之者，登不勝憤，晝夜拊循將士，激以忠義，定為賞
格，期必殺賊，而後已。至是得報，登率兵躡之，行七十里，至水
頭，日暮休兵。夜二鼓，報去二十里東西沙窩，賊營十二，皆有
朔州搶掠而回。登召將士問計，或言戰衆我寡，莫若全軍而
退。登曰，我軍去城已百里，若一退避，人馬疲倦，賊以鐵騎來
追，雖欲自全，得乎。即按劍起曰，敢言退者斬。徑薄賊營，天漸
明，賊以數百騎迎戰。登奮勇先登，諸軍繼之，呼聲震山谷。

射中二人，手斬一人，遂大破其衆，追奔四十餘里，至栲栳山，
斬虜首二百餘，奪回人馬器械萬計。捷聞，賜勅褒美，進封定
襄伯，是役也，登以八百騎破虜數千，為一時戰功第一。會鎮
守內臣陳姓者忌登，而姚指揮又發陳奸贓二十事，疑登嗾
之。巡撫沈固上言鎮守不和，乞更調。 景帝召陳還，諭登留
鎮。登憤邊事未戢，弊政猶存，思得公廉有為者相與共事。上
疏曰，往者承平日久，人心驕逸，在官既無廉恥之心，莅政惟
肆好貪之志，釀成污濁之風，致有夷狄之患。又曰，虜勢雖欲
請和，變態豈能豫料，倘或渝盟，則大同一鎮首先受敵，及今
無事之時，若不早為措置，一旦賊至，又似前日，束手無策，中
國受侮已深，邊事豈容再壞。虜既退，欲大興屯田，苦民困力
之，牛種俱無，疏乞官為措置。四年秋，召還京。登為將，智勇
善撫士卒，紀律嚴明，料敵制勝，動合機宜，初至大同，士可戰
者不及數百，馬百餘匹。不數年，馬至萬五千匹，精兵數萬人。
與賊相拒一年，大小數十戰，未嘗挫衄。嘗以己意設為攪地
龍、飛天網，其法鑿為深塹，覆以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賊
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里皆陷，又用砲石
擊賊，一發五百餘步，每人馬死者數十，賊相傳以為神，天順
元年八月，革登伯爵，謫戍甘州。初 上陷虜時，也先以獲駕
為名，經過京師，于謙使人謂之曰，賴宗廟社稷之靈，國有

矣及駕至大同登言亦如之蓋權辭以沮彼虜之謀[illegible]
術也故諸未幾召還充團營總兵八年卒贈侯謚忠武登
至孝母病而割股作羹以進居喪哀毀骨立不肉食哭[illegible]
三年武而能文謀而善斷尤好吟詠有聯珠集行於世[illegible]
葉藏書語人曰郭定襄守大同應而尚謀有古良將風其
士論所推如此

孫子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登謂可以養銳不可浪戰又曰識衆寡之用者勝登以八百騎勝虜數千是也

楊洪

楊洪[illegible]六合人祖[illegible]以功世襲[illegible]中[illegible]百戶洪[illegible]官[illegible]伍生長邊陲有機變用說道累立邊功歷陞將帥能為[illegible]遇虜必擣其虛或出其不意善於劫營然自宣德以來胡人與中國和好每歲進馬薄來厚往未嘗大舉入寇或有擾邊者不過采薪之類或獵或掠多不過百餘騎少或十數騎而已洪緣此得立邊功正統元年內臣韓政阮𦬊訴洪短[illegible]宗詰二中官曰此必小入左右汝即械至京姑貸汝二人[illegible]時洪頗為衆所忌而　上又每褒洪戰功勵諸將故洪益[illegible]奮守邊屯營專用鐵蒺藜[illegible]以都督守獨石敗虜宣府大[illegible]門賓昌州捕虜阿台打剌花斬首二百級十三年封昌平[illegible]鎮宣府虜入畏之呼為楊王十四年也先入寇駕北[illegible]

上皇還宣府北狩去洪驚惶無措閉不出故議者謂是時使洪若能抱忠義之氣奮死綏之勇帥矯捷之兵急君父之難或邀其前或截其後則虜首可擒翠華可返而受國厚恩臨敵退縮安用洪握重兵為且洪特畏死耳死三尺法孰若死敵遂論劾之逮繫詔獄是年十月虜犯京師出洪獄中自効未幾洪與孫鏜范廣等率兵三萬擊餘虜之未去者戰於固安大捷逐至關盡殲之奪回俘掠人口萬計馬牛羊弓刀數萬十一月班師還京論功進侯景泰二年還鎮宣府以疾卒贈穎國公謚武襄洪治兵紀律嚴明將士用命敬慎自持不敢專殺宣德正統景泰間藉名將諸將皆重洪威略每左右洪初指揮杜衡誣洪尚書魏源即訊直洪貶衡廣西部李友全誣奏洪　上付洪自治洪以故感激戮力也夫士之雖奮不顧身轉戰千里一時諸將洪功為最君子謂洪為人雖尚權詐然有成竅將士知畏之此其所長不可掩者亦賴朝廷主張以成其名耳蓋自宣德來已受知於　上三楊公皆愛敬之如李文全之事頗類宋太祖待郭進之意

孫子曰出其不意洪遇虜擣虛而善於劫營又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洪為部李所奏而英宗付之自治是也

王越

王越字世昌濬縣人也景泰二年進士初為御史有名天順

五年進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成化元年禦虜延綏有功九年出延綏搜套擣虜巢斬首二百八十級加太子少保還掌院事十三年越自陳紅鹽池獲勝之功為白圭所抑錄功及在諸軍之後事下兵部余子俊曰越統領孤軍深入虜境此捷從前所無　憲宗然之加越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憲職十六年出大同禦虜時太監汪直專喜事開邊故薦越越與直統兵而西未至榆林虜大掠出塞越曰受命討虜無俘獲何以輒班師遂與直議潛師出塞至威寧海瞭虜營所在亟發兵襲之擒男婦百七十斬首四百餘級以大捷聞論功封威寧伯仍兼左都御史掌院事十七年出寧夏尋佩征西前將軍印鎮大同移鎮延綏以斬首虜功加太子太傅初越北伐時常親視諸軍食飲數賜酒肉動息必悉其情至犯令不少貸每暇命出獵計矢中禽之多寡於敵陳為先後有將官告姦受金者置之許出死力不問於是將士感注無不用命者明年春虜酋擁衆入寇大同報威寧海子之怨也邊將與戰失利言官因交章劾越凡曰汪直聽信陳鉞誣執建州進貢夷人妄報功次冒陞者數百人獨有王越不得預此乃為別圖密謀汪直偕往大同肆鼠竊狗偷之謀為邀寵陞官之計時地探兵連夜出境到於威寧海子達賊家口休息去處殺虜老幼婦女虐張聲勢妄報大功冒濫陞賞不顧啟釁致傷北狄積憤招結醜類大擾邊陲聲言報怨軍民横罹殺稱原在虜缺乏致勞九重宵旰之憂而直等若罔聞知其罪尚可容耶伏乞明正典刑以為擅開邊隙之戒　上怒奪越爵編管安陸州弘治七年復左都御史致仕十年虜大入塞起越總制寧夏甘涼軍務兼經畧哈密召至陛見加太子太保越有才畧蓄威望再起益奮厲襲斬賀蘭巢虜畜還掠我人畜加少保先是越在大同一日與保國公朱永領兵一千周視邊所虜兵猝至且衆永一時不能措詞越云且走越屬聲曰勿復言即揮兵上山連兵扎山麓嚴守越曰若走撞陳被其長驅入城此禍誰當我今已占上游與戰必利遂驅兵下馬於中選勇士三百自將於後餘七百人永帥而前俟令銜枚不許前兵反顧反顧者即斬以徇務使一一如魚貫少有參差亦斬以徇列為陳行時已向暮虜兵懲懈越急命諸軍從山後依前令軍行五十餘里始抵城下不失一人越乃言戰乎落陷穽明日謂永曰若一時倉皇亂走人心不定虜兵追來我兵無紀律必致爭先自蹙今乃却軍排次第而行不援亂況我以精兵斷後人必齊心令其下馬而行故彼不覺其傷而我得安也越一時應變之機從容克濟有古名將之風而紅鹽池劫虜取勝本兵家奇術議者往往黜其功時論惜之十一年卒於軍贈太傅謚襄敏越姿表奇邁慷慨自

許議論英發見事風生久膺師閫歷西北諸鎮身經百餘戰其於邊徼險易虜情真偽將品士執定許胸臆數如指掌出奇取捷處成發中顛倒才智柔馴靜操皆樂為之用效之者皆自以為不及其所見所執壯老一致雖摧挫齟齬而志不少衰善獎拔士類嘗特薦楊守隨侶鍾屠滽王璿四御史健將武校多出其門君子謂威寧有文武大畧其壅上功甚偉而時人多言其任術不足數未免識訐之太過云

孫子曰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越夜襲威寧而俘斬虜寇

又曰形之敵必從之越揮兵上山而賊不敢擊是也

王信

[illegible]

王信字君實南鄭人正統中世官寬河衛千戶父忠征迤北戰沒母岳氏生信甫半歲執節不踰旌為忠臣節婦信累戰功遷指揮使成化初守通州改守倒馬關移守荊襄二年石和尚劉千斤反信進據房陸民兵不滿千人賊四千餘衆突至圍之主帥逗遛不救信乃多張旗幟晝夜不息歷四旬餘間以死士出城五六里舉火鳴砲賊以為援兵且至驚走追斬有功進都指揮同知鎮臨清求鎮明慎請於不行累遷都督僉事移鎮湖廣條陳八事曰繕城隍廣儲蓄省傜役立賞罰嚴官禁寫戶練將才慎守備又條上四事曰慎專任以利民情完倉儲以備兵荒修兵術以圖無患禁科罰以省財用十七年信上言湖廣蠻夷雖曰腹心之蠹實無能爲但我軍奸黠之徒利其竊發可以邀功今但選精銳常加隄防勿蹈前非其患自息荊襄流逋本意逃避徭役長老子孫已成家業濫加誅殺非惟死及無辜恐傷和氣南畝之農無所蓄積斂獲未完儀糧已空機杼纔停布縷何在求免饑寒不可得矣乞選公正仁惠守令大加存恤灉陸官員無慮千百無一矢之勞冒崇階之貴乞查勘削奪三司方面所以折衝禦侮承宣激揚者也當公以擇物慮以作己端本澄源在朝廷而已憲宗下其章飭勵焉信在鎮廣公有威雖蠻夷亦信服之永順保靖二夷世相仇信諭以威福尋亦解不爲

[illegible]

亂請州及武岡蠻久不靖守臣議勦之信恐激變而論竟不煩兵而下召諸苗獠以牛酒且詰其順逆之故皆稽首曰累歲苦塵使徵索故作亂今將軍待我如此方願為傜役尚敢反耶信所部指揮劉斌張全智勇過人為之力薦於朝且曰英俊之士處心剛正寧肯柳心低首奔走媚求若不曲加攬訪則賢才多隱志士沉淪任用何能廣乎進都督同知總理漕運即日上道嘗語人曰荷國厚恩未能報稱此行當以江水洗滌肺腑少盡區區耳信為人沉毅簡重被服儒素出入者騶從人莫敢犯慰鎮大邦不苦私謹乎居默坐晨玩經史實袍緩帶瀟飲琛委故人婚喪傾心悵恤無所顧吝出鎮三邊

[illegible]

年罰無華衣偉紅尼馬鈔關之下寧無人替金玉奇玩一無所好嘗曰作兒以久死之後不以倦累子孫若我所遺也耕兵權者皆為子弟奏官信只令讀書自力剛大夏嘗曰予在本兵用將官思得王君寬若人那討得來君子謂我朝將官廉正蕭如山公雲孫如王公信殆所謂絕無而僅有者

孫子曰兵以詐立信旗幟舉火而晝夜不息又曰形人而我無形信令死士出城舉火鳴砲而賊驚為援兵且至又曰我形而敵人之兵信而論峒蠻竟不煩兵而下是也

韓雍

韓雍字永熙吳縣人正統七年進士始為監察御史十三年巡按江西會廬陵賊起雍與巡撫侍郎楊寧捕斬二百解散其衆遷廣東按察副使不數月少保陳循薦進僉都御史巡撫江西時雍年未三十練達吏治曉習人情與奸貪蹤究弊鉤稽後乎市價恩威大著凡所注措後按為格例他巡撫不能改景泰二年冬命雍巡撫大同陛辭召至文華殿賜鈔諭之曰喜為朝廷守北門雍精悍閑達有智略時出己意經畫防守城堡部署將校料去奸蠹訓練什伍逾年戎政大修虜人不敢近寇七年召還上喜雍狀貌進兵部右侍郎諭李賢曰邊方撫臣宜得如雍者乃可賢薦山東按察使王越以雍越至見上上又喜曰是將官也天順中左遷浙江參政成化元年廣西猺獞侯大狗倡亂蔓延廣東高廉雷之間至殘毀而守臣懦不能制率以招撫塞之憲宗初即位憲南討廷臣議兵部尚書王竑曰峽賊猖亂由守臣失策以招撫為苟安長其桀驁之驕子愈惜愈啼非流血揉之啼不止為今之計當大發兵討之竊見浙江參政韓雍智勇過人才兼文武屬以討賊可紓南顧憂乃擢雍為僉都御史贊征夷將軍趙輔帥兵討之閫外之事一以屬雍且曰將士有功者得自擬置三司而下不用命者輒以軍法論朕不中制也六月大軍至南京采議訪分江西軍及達官從遊擊由虔嶺入廣東大軍則從湖廣入廣西以賊在廣東宜邀之在廣西宜困之雍曰不然古者伏鉞臨戎專制閫外謂可安國家利社稷雖專之可也夫兵有聚而為正亦有分而為奇今廣西已無完郡而大藤峽為賊巢穴不是之圖而越其末則賊愈奔突汗漫郡縣愈殘毀所謂救火而噓之也未見其能濟也今師至彼南可以攻大藤峽撓高廉雷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楊峒諸路勢如常山之蛇動無不應眾無不克況此遺諸處之賊假息游魂耳何須逐手自古蠻夷未可不以禮義較惟征勒而已又何泥於困乎若是帥諸軍進至全州會陽峒西延苗為梗擊滅之斬失律指揮李英等四人將士股慄九月至桂林雍按圖籍與諸將

曰修仁荔浦藤峡之羽翼也不勦除此藤峡勢不孤乃[illegible]

順保請及兩江土兵分五路進剿追至力山賊大敗至潯[illegible]

逆父老問計皆曰大藤天險重巖密箐人不旋踵且毒瘴[illegible]

毒不可涂入賊聞大兵至為備益堅莫若屯兵圍之可不戰

自斃雍曰賊散山峡遼遠紛披錯襍六百餘里安可圍也屯

兵日久將士懈地脾睨衝突豈能防哉今我軍新破府江士

氣十倍賊聞喪氣械愧失圖而乘之可立破也遂進搗大藤

峡獲其巢穴磨崖紀歲月而還蓋自國初以來但能威之使

不出未有窮其巢穴而破之者乃斬峡藤斷之易名斷藤峡

以志武功因遣將四出雷廣高肇諸寇以次剗平自此蛮夷

畏懾兩廣寢安雍之力也雍性剛果注斷無疑賞罰明信號

令嚴肅故出兵有成功先是雍奏調達官達軍千餘人往[illegible]

專命都督僉事一員領之兩廣猺獞出入山林利用標鎗牌

刀諸短兵不能當騎射故達軍所向輒勝賊畏之昔狄青破

儂智高於崑崙山亦以蕃落騎兵取勝雍即此意蓋亦用兵

之策也初雍攻峡出兵令五鼓戰府領開賊已覺恐遲失事

二更即發大破之雍賞其功而問以違令之罪以軍法當斬

乃具聞請釋曰萬一不用命而敗事何人謂雍得將將之體

師還論功擢左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四年雍言嶺東西

地廣山深恐餘孽復作宜擇為撫壓請得文武大臣分理[illegible]

至不果行六年雍以憂去兩廣賊勢復熾僉事陶魯言兩[illegible]

地勢猶一人之身今軍政分而為二以是賊入鬼掠[illegible]

其責乞勅大臣總督兩廣如雍故事庶事權歸[illegible]

其嚴亦宜立總府於梧州兼制兩廣兵部亦[illegible]

督遣廣東籍廣西之兵力廣西藉廣東之粮餉[illegible]

名任頗煩議論之際甲可乙否宜如陶魯所請[illegible]

起復雍總督兼理之政雍在梧州得承制專決盡法[illegible]

貪大吏以故謗議遂起中官黄沁[illegible]雍坐視猺賊出[illegible]

不報以致滋蔓流劫郡縣　上令雍致仕雍督軍嶺南[illegible]

素行賊勢雖不盡絕而功多於罪乃為內侍奏黜公論[illegible]

[illegible]毅雍明經讀律洞達凱爽篤於孝友與人交有信義

不為岸谷臨戎蒞政豹變鵰搏雖發奸擿伏而事簡心平每

有恵澤江西嶺南莫不畏如神明愛如父母謳詞洒翰風生

泉湧天才逸發

孫子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雍智勇過人而憲宗事不中

制又曰君命有所不受雍謂伏鉞臨戎專制閫外又曰責

勝不責人雍失律之將而將士感激又曰先奪其所愛雍

剪修仁荔浦以孤賊勢又曰攻而必取雍直擣藤峡覆其

巢穴是也

皇明百將列傳卷之三

為宜為今之計大車以萬人為一軍戰車五百餘兩用步
十八駕機行則縱以為陳止則橫以為營車之空缺去處用
鹿角柞補塞凡戰上忌城不勞馬駝乾糧不須自齎若是虜
賊令衆對壘彼用弓矢止有百步彼能我用銃砲動有三四
百步威勢如相持過久彼將分散於稼我則出兵或首遇其
驕橫或尾擊其惰歸前須車營取便第應遇有之城棄不
餉之馬此倍為守邊簡易之法也　上可之遂造戰車數千
兩為練武圖以教士卒二十一年子俊又請去歲受命行邊
即以衆在延綏曾修邊墻事宜建議奏聞蒙賜允行適歲歉
而止今會同守大山西一帶文武守臣隨方經畧躬率士馬
遍歷邊關修築險阨凡四十餘日度地定基東自四海冶起
西止黃河舊有墩一百七十座內該增築四百四十座大約
今年八月始事來歲四月可以告成其起築工程之費雖曰
有加實一勞永逸之功也　上然之即勅所司預備器物明
年春給事劉昂疏論子俊報虜擾而掩多虛張修邊防而財
妄費徒勞人力未見完功惟務更張無益於事雖役散之情
未露而妄費之責難逃乞明正其罪以為虛耗邊儲之戒御
史朱欽亦奏劾之且曰昧於審時急於功利巧於調散之餘
頼興城堡之築事不酌其可否功惟幸其必成遂致邊備空
虛群情嗟然此而不懲何以警後疏並入　上命工部侍

柱議勘帳還奏以為子俊在邊未及二年費用官銀一百
十萬兩糧料三百三十萬石雖因供給軍馬修築墩臺置
兵器皆出公用然亦勞民傷財不為無罪　上乃令子俊
仕是年冬復召為兵部尚書子俊疏通簡默外和內嚴平生
仕宦多在西北邊榆林修邊之功最大已而入兵部出遇鎮
欲推榆林之法盡修大同宣府兩鎮邊墻而沮於讒忌竟不
能就嘗曰人臣事君當隨事盡力凡有建樹即近且小亦必
為百年之計又曰大臣謀國遇有大利害當身任其責豈得
養交市恩為遠怨自全之地以故鎮榆林時怨謗紛起而堅
執不撓卒能成功垂利後世先是子俊知西安時值隴西四
亂從征督餉四閱時一乘為欲子俊帥健士三百往探其深
而堵穿之四邊踞墩公之料敵制勝出入意表有如此者弘
治二年卒年六十一贈太保謚肅敏子俊在榆林時羅山徐
廷璋巡撫寧夏亦濬濠築墻緒亭障有功績而鈞陽馬文升
方巡撫陝西並知名顯遂稱為關中三巡撫云

孫子曰守而必固子俊築榆林堡砦而虜不敢犯又曰善
戰者立於不敗之地子俊請用車戰謂為守邊簡易之法
是也

馬文升

馬文升字負圖鈞州人景泰二年進士初為御史巡晉冀

名天順元年遷大理卿成化四年固原土達滿四反起文升
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與總督項忠討賊迄年冬克復平固
滿四據石城之險官軍屢戰不利忠以兵敗屢形於色文升
曰勝敗兵家常事況我兵亦多勞已不復此時黃河未凍賊
不能北徙勿深憂可徐圖之乃以糧誘忠日督兵攻圍賊壁
壁不出文升與忠謀曰賊城中無水芻渠亦淤之若絕其樵
汲則釜魚當自斃矣忠然之令官軍遠捕樵汲者多被擒詰
之乃知城中汲繫於水亦用困之之策擒四誅之班師論功
進左副都御史八年七月北虜寇臨洮鞏昌文升敗之進至
黑水口斬首數千級命兼制三邊九月虜復寇[illegible]
固原及好水川文升檄召諸路兵接伏湯羊嶺虜至遇伏驚
潰走墮崖重傷斬二百餘級因改其嶺為得勝坡勒石紀功
為十二年召入為兵部右侍郎出總遼東軍務十四年建州
女直復叛巡撫陳鉞欲誘殺進貢夷人以掩已過由是東夷
譁懼為亂　上命文升兩往撫勸時汪直侍寵倖功陰主鉞
議徵文升偕行文升弗聽疾馳至鎮撫黑鎖哥等二百餘人
比直至虜已解散矣直與所獲諸衛之鉞行事乖方每被文
升更置約束不得逞亦恨之會直巡邊鉞懼見罪戎服遠迎
除道飾廚供張餞備賄託憑從而文升獨與直抗禮奴視其
左右左右多譖鉞而詆文升鉞復乘間毀之直還奏文升

啟邊釁謂女直建州諸虜皆以文升禁不與易農器故寇
塞　憲宗遣直及刑部尚書林聰即訊遼東直稍禮聰聰上
報言如直言文升逮下獄謫戍然所禁實鐵器非農器也
論惜之已而直敗鉞亦敗文升得雪復官致仕十九年起
遼東禁輯科害人無敢犯文升凡三至遼東皆樹奇績東人
至今思之弘治二年改兵部尚書上時政十事會安南占城
有違言占城請命官往問其罪文升上言春秋王者不治夷
狄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多今日若遣
官往至其國海島茫茫徒擇寸舌必文過飾非大或執迷抗
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若問罪興師貽患尤大非計也乃
上諭安南貢使令還占地侵地竟不煩兵而解七年議絕土
魯番先是哈密在肅州西北千五百里本韃靼西西襟處之
國也永樂初即其地設哈密衛封元肅王之裔脫脫為忠順
王賜金印令為西域之喉襟以通諸番之朝貢脫脫死傳其
子卜羅帖木兒死無子母理國事　憲宗朝土魯番鎖檀阿
力王虜王母金印而去國人驚散已而王母故鎖檀阿力死
亦故子阿黑麻嗣甘肅守臣累請以王母物及吾兒都督
罕慎號封為王遣兵送入哈密阿黑麻謂罕慎非脫脫貴族
俾與結親誘帳之　孝宗御極之初執阿黑麻以金印城
來歸文升謂哈密三種夷共居一城罕慎非貴族故衆不

今非得元之遺爾不足以懾服諸番與復哈密因訪得王[illegible]
陝巴號封忠順王主國事未幾阿黑麻復虜陝巴及金印
報至適阿黑麻先所遣寫亦滿速兒四十餘人在京朝廷乃
遣兵部侍郎張海幣寫亦滿速兒往經略之遂修嘉峪關而
捕哈密黠詐回回通阿黑麻教金及霞為奸者二十餘人發
戍廣西文升曰此虜既遣使入貢復虜陝巴金印遣敕使往
又久不報其心輕中國不大創不戢請以寫亦滿速兒安置
閩廣閉嘉峪關絕諸番貢令西域歸怨阿黑麻以携其黨上
從之阿黑麻緣此益驕橫詐稍以萬人入寇甘肅報至朝議
頗駭文升曰土魯番至哈密十數程哈密至苦峪又數程道

之水草闕乏使入貢多載水行今遠來使肅州有備彼豈能
久師哉此必不能至甘肅恐哉耳已而果不至八年阿黑麻
復令酋目牙木蘭率番夷二百餘襲哈密文升疑亦之威開
肅州衛撫夷指揮楊翥熟諳夷情乃令守臣諭翥入奏事文
升詢以襲殺牙木蘭之策翥具言其道路甚悉且陳牙木蘭
可取狀文升遂薦翥許進與總兵劉寧彭清統番漢兵入哈密
威之牙木蘭遁去阿黑麻以故悔過亦遣使入貢并以陝巴
金印來歸十一年六月京師西直門有僧入城守衛者不之
覺文升謂野僧入城非常奏責守衛者而乞嚴武備以防不
虞十四年春陝西地震聲響如雷文升上言曰地乃靜物止

而不動動則失其常也考之古典地震乃夷狄不承於[illegible]
之兆歷代固有地震未有震於正月朔日者亦未有震裂
水如河者此非常之異古今所未多見者也陝西四隣番虜
而延慶二府又與河套密邇朔日地震未已而望日胡虜擁
衆入寇夷狄侵陵中國之兆亦已明矣自開此大異驚愕異
知所措即今小王子部落日衆精兵數萬其酋大師者桀雄
桀黠往往以詐計敗我官軍此其志非小今海內民困財竭
兵衰將懦文恬武嬉法令不振此正安內攘外之時修德弭
災之日也伏望陛下祇畏變異修省克責行仁政以安養新
民重臺諫以廣開言路府庫之金帛重為撙節以備[illegible]

用無益之齋醮暫免修設以省浪費之繁合餞糧之空虛止
傳奉無例之官憫幾民之難窘禁奏討有碍之地今虜在河
套正在用兵之際尤將陝西織造絨褐內臣早取回京以蘇
一方軍民之困　上皆行之正德元年致仕五年卒贈太傅
謚端肅文升立朝五十餘年以身徇國不避艱險凡有大議
衆莫敢決文升一言而定性介特寡咲不尚華侈舉止嚴重
修髯偉貌望之知為異人居官重名節屢膺陞雖位極人臣
名聞夷夏退然不敢自居至於值事變臨利害屹然如山不
可搖奪

孫子曰以實行不虞者勝文升按伏湯羊嶺而虜入驚遁

又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文升以然入城門而

嚴武備是也

許進

許進字季升靈寶人成化二年進士除監察御史巡甘肅山西風裁卓然遷山東按察副使明敏發奸伏如神東昌有武官子懷數金挾一儒生飲酒家是夜武官子被殺無主有司疑生所為逮生酷訊生誣伏進閱牘疑之托他事徧取商曆入關至布商家乃武官子死之明日酒家市數十布價孚進曰此必武官子金也一訊而服儒生得釋弘治元年陞僉都御史巡撫大同數條邊事至政修明小王子兎剌兩種聞進威名遂其酋密密少保等二年三貢僕賚帑金六萬兩雲中上谷河曲寖虎無虜患當是時士馬強壯軍容嚴整而進之才智出於人能幹於庶務以故每貢多至三千人少亦不下二千至關皆下馬脫弓矢入館戢戢聽命八年土魯番阿且二復令頭目牙木蘭劫忠順王入三哈密城兵部尚書馬文升曰事急矣用兵不可已也願方畧何如密召肅州撫夷指揮楊翥至京問襲殺牙木蘭之策翥曰從罕東衛至哈密道路稍捷若調罕東衛兵三千為先鋒以漢兵三千為後繼各持數日熟食兼程襲之取之必矣文升大喜薦進巡撫甘肅而奏請敕之如翥策進至鎮陰結赤斤罕東諸夷為援又小列秃截土魯番後誓言遠征不恤浮議若名此都督劉寧彭清冒雪夜行出嘉峪關二千餘里搗哈密城牙木蘭遁去得忠順王陝巴及都督罕慎復哈密城斬首百餘級時牙木蘭既走遺別種八百人登臺自保將校請曰斬此八百首功公且得封侯進曰吾撫齎從凉遠入期在安集而已安忍以多殺為功哉且洗天道與復古之城也遣令者斬乃遣人諭之使下八百人竟得不死因遍諭懷輯罕東諸夷相援以離土魯番黨與而孤其勢西域遂平十三年虜犯大同塞且犯宣府進兼憲臺提督軍務與平江伯陳銳禦之銳遇虜畏怯嬰城自保總兵王璽逗進節制亦敗無功而反進以致仕去

既歸廷臣論薦者衆孝宗亦知進時時稱許進可大用正德元年代劉大夏為兵部尚書時大夏求去屢矣侯進至曰吾可去矣謂進曰勉為國家負荷報答先帝未幾致仕卒贈少保諡襄毅君子謂陝巴雖暫入哈密不數年復失之馬端肅作興復哈密記自敘其功詳矣襄毅雖入哈密空城而竟不能守不能有也亦何益哉昔光武閉玉關以謝西域不欲勞中國以事外夷豈非萬世有天下之長策歟

孫子曰威加於敵夷人畏進威名而二年三貢又曰攻其所不戒進冒雪夜行而擣哈密城又曰全軍為上進卻將校之請而不屠登臺番夷八百人是也

人不能色必內臣慾不得私役軍士耳異年以疾求去不許
因上十事一曰京住官軍若於出錢供用二曰在營官軍困
於私役做工三曰江南軍士困謂運破家四曰江北軍士困
京操失業五曰預軍民之力運糧而盜食者衆六曰邊生民
之力買馬而私用者不顧法禁七曰各處鎮守太監貪婪八
曰各處守備內臣占軍士多九曰賞賚數於勢要十曰禁衛
包苴公行　上覽疏嘉納行之十七年七月虜寇大同報至
上欲親征精臣李東陽曰近日北虜與各頭通湖河川古北
口底為可虞今聞在大同稍退欲往東行亦不知何處侵犯
若彼聲西擊東而我軍出大同未免顧彼失此劉健亦言大
同險遠本鎮尚可支持潮河川去京師不過一日最為切近
職宜先慮　上意未已猶欲出軍復召大夏面諭出師之意
大夏力言京軍未可輕出　上曰太宗朝頻年出兵逐虜數
百里未嘗不利大夏曰太宗之時何時也有糧有草有馬有
兵又有好將官所以得利今糧草缺乏軍馬疲弊將官鮮得
其人兵士疏於法令非惟不能殺賊亦且因而害人徒費財
物有損無益　上納之師遂不出已而虜為邊將所拒亦引
去會北邊缺總兵　上論內臣語大夏用李本外戚所薦
也因內臣言大夏得傳帖尚執奏安肯聽奴語　上然然
日朝罷召大夏　上手一帖付之帖書李名大夏退而語閣

大夏一言有回天之力

列曰此非將才豈可為大帥明日別推二人　上內批竟調
李李去鎮無敢劾章至　上謂大夏曰悔不用卿之言正德
元年加太子太保致仕三年劉瑾專政剝字恨大夏泰陵時
不為之地謂瑾田籍劉尚書家可得金數萬瑾曰廣西土官
岑濬獄辭連大夏逆速詣獄將坐以激變土官罪死大學士
王鏊曰岑氏未叛何名為激變瑾怒與字謀謫大夏輕議戍
人還挑議戍肅州衛大夏鞮帽布袍途步過大明門匍匐稽
首乃行萊一蹇驢赴戍所時以兵部尚書論戍莫不加禮不
敢至戍大夏曰大夏有罪不加之誅今復不服役耶被甲持
鋭與諸李無異見者莫不歎服未幾瑾誅得赦歸田里
復官致仕卒年八十一謚忠宣大夏平生不以勢位自居所
至愛民如子民亦愛之如父母遇有當行未嘗宣洩有疑
未明者不以公移頭行雖屬官亦與手柬直述其事紙尾書
名以故所委事無大小無不盡心力不相欺負嘗曰居官以
正己為先所謂正己不特當戒利亦當遠名君子謂忠宣之
為人也明識治體如賈太傅通達國事如陸敬輿質直不阿
如汲長孺廉潔不私如包希仁忠誠懇切如司馬君實是固
先民之遺執也諒哉

孫子曰非危不戰大夏力沮親征請令日兵將遠不還
是也

王鏊此言真學士也

仇鉞

仇鉞江都人也世寧夏指揮同知補遊擊將軍驍勇敢戰正德五年安化郡王寘鐇反遣人招鉞令以兵來會鉞佯許之師衆還鎮寘鐇令釋兵伏而入入即奪其軍鉞單騎歸於第京師訛言鉞從賊與武營守備保勛爲外應浮議洶洶大學李東陽曰鉞有機權必不從賊勛以賊姻故疑耳勛爲用而諳與賊通者皆懼不復歸東陽白上用勛爲參將鉞爲副總兵討賊命下纔數日勛疏上言臣母及妻子俱在賊中臣義不顧家恨不飛渡黃河食賊肉謝朝廷鉞亦稱病臥陰約遊兵壯士楊真等百餘人布中外候保勛楊英諸兵至河上從中發爲內應伐而砍頭書童泗水潛入見

鉞曰諸兵已至河上列營矣是時寘鐇聞諸路兵集近地大懼與偽將何錦議防禦之策鉞使人紿錦曰事急矣宜速出守渡口防決河灌城遏東岸兵勿使渡河錦信之果與丁廣振欽楊泰等率馬步軍三千人於壩上等處防守於是諸親信當悉皆出惟留周昂守城而已亡何寘鐇欲出城祭社稷旗纛等神使鉞陪祭鉞計已不出周昂必自來請遂稱病亟而伏家僮陶斌朱得等以候昂果自來比入門鉞猶堅臥呻吟言旦夕且死家僮卒起搥殺昂斬其首鉞起被甲仗劍跨馬出門一呼而諸遊兵壯士皆集鉞與楊真等徑馳詣寘鐇第擒縛之乃遣人詐傳寘鐇令召何錦引兵回城□令人齎諭錦部將鄭卿以擒寘鐇之狀錦方帥兵還鄭卿所部兵擊殺胡垂魏鎮等十餘人倡言城中事也以攜又趨河口擒趙河劉鉞姜永等盡殺之衆遂大潰錦與其丁廣等單騎脫走至賀蘭山外欲投虜爲邏卒所獲械送門寧夏平論功封咸寧伯七年以征流賊功進侯十六年

君子謂鉞不動聲色而能立奇功於虎吻亦偉丈夫也雖寘鐇腹心爪牙盡遣之出而獨留一周昂又復無備其輕寡謀益天奪之魄矣不然鉞雖謀勇過人豈能以匹夫而敵功哉

孫子曰用而示之不用鉞稱病臥家而陰約遊兵壯士又曰親而信之鉞以擒寘鐇狀密諭何錦部將而鄭卿倒戈是也

王守仁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少有才名弘治十三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未幾請告十七年復除武選主事正德元年劉瑾亂政守仁首抗疏乞誅之瑾大怒縛杖闕下幾死謫貴州龍場驛丞十一年遷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當是時宸濠蓄逆謀江西上流山谿中劇盜四出劫掠廣東湖廣江西諸府互相觀望久之積至數十萬宸濠又輒與賊通油賊

三年七月守仁欲討賊請提督軍務兵部尚書王瓊素奇守仁請　武宗即與守仁兵符兼巡撫守仁日夜練兵教射考數月得精兵數萬是年參察賊起江廣湖郴之間驟然兵上命三省會勦守仁首誅通賊監生吳謙十月檄湖廣兵夾攻桶岡而横水左谿在其東守仁與諸將議曰桶岡地險賊破為難然情横水左溪等寨為羽翼不先破横水左溪勢不能與湖廣兵合若班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非利也況賊但聞吾檄湖廣兵夾攻桶岡横水左溪必怠不備出其不意可以先破横水左溪破此而移兵桶岡破竹之勢也乃遣偏裨許清邢珣王天與各率兵千餘自南康上猶入令皆會

水文進郟文唐淳數舒富各率兵千餘自大庾之義安爵都從下上猶之金坑入令會左溪而命伍文定張戩各率兵從上猶南康分入以遏奔佚守仁亦親率兵千餘自南康進檮横水與諸軍會分布既定乃以是月七日分道並進横水賊謝志山蕭貴模聞官兵至倉卒集衆禦之各險隘設滚木礧石守仁未至賊巢三十里駐兵夜募鄉兵善登山者四百人各執一旗懷銃砲由間道攀崖入險分布近巢左右極高山頂伏候令度我兵至險舉砲應之又先遣壯士緣崖上登險盡發其滚木礧石守仁進攻賊據險迎敵忽聞近巢諸山頂砲聲如雷旗幟蔽天守仁急麾兵進之賊大驚走

我兵已盡入破其巢穴矣官軍乘勝進遂破横水大巢志山貴模初以横水在衆險中官兵必不能至及見官兵四集棄險走各哨兵乘之皆奮勇力戰唐淳又破左溪大巢是得斬甚衆遂屯横水左溪會天大霧雨暫休兵士偵諜報潰賊收集於崖險立寨柵然皆倉卒無糧穀守仁乃下令各營分兵為奇正六哨一前攻一後繼用土人為鄉導分搗諸賊復破二十餘巢是時已約湖廣兵於十一月初一日夾攻桶岡矣守仁集議以桶岡尤險阨而横水左溪潰賊奔入為守益力移兵臨之駐重險之間卒難取勝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也不若柬戰勝之威遣人諭以禍福招降之彼

我兵連破横水左溪諸賊必恐使人請命或有不從必及慕議乃兼其猶豫賛之可以得志於是遣素通賊官民李正岩劉福泰釋其罪夜懸壁入賊巢諭之賊方恐見使至皆喜乃集衆議降而横水左溪奔入之賊特不可遲疑不暇為備守仁口遣使於鎖匙龍促降而別遣邢珣伍文定唐淳張戩帥兵分道冒雨而入賊首藍廷鳳方於鎖匙龍俟命忽聞諸兵已入險皆驚愕趣奔入内隘憑水為陣拒官兵邢珣麾兵渡水前擊張戩衝其右伍文定又自懸崖下攻賊賊大敗遂破桶岡大巢而湖廣土兵亦至賊衆逃入山谷者守仁遣將分道捕之先後擒斬俘獲及賊屬墜崖谷死者不可勝

[illegible]

退走潰出我師乘勝逐北大小三十餘戰戮溺二十有奇斬三千餘級三月還師閒縣置官司堅明約束誅賊黨甚衆贛虔吉人皆立生祠歲時祀守仁十四年六月寧王反守仁適勘事福建道經豐城聞之指心矢天曰吾誓不與賊俱生急走小舸返吉安與知府伍文定謀起兵而檄召知府邢珣等兵又密遣諜四出投檄言京師及湖廣廣東廣西南京淮安浙江各發兵討賊以疑宸濠使不敢出南昌又致數自家屬孫托腹心云吾且應勅旨且聚兵耳又曰寧王事且成敗未可知吾安得遽進兵乎賊果疑四路兵且至不敢直趨南京又言守仁或不進兵遲四數日始出南昌攻南康九江安

[illegible]

慶而守仁之兵已大集矣七月至豐城衆議所向或謂寧王經營旬餘始出留備南昌必嚴攻之恐難卒拔今寧王攻安慶久不克兵疲意沮若以衆邀之江中與安慶夾攻之必大敗寧王敗南昌不攻自伏矣守仁曰不然我師越南昌下與寧王持江上安慶之衆僅能自保必不能援我於中流而南昌之兵議其後絕我糧道南康九江又合勢乘之腹背受敵非利也不若先攻南昌寧王久不克安慶精銳皆出守禦必單弱我兵新集氣銳南昌可克也寧王聞我攻南昌必解慶之圍還兵自救比來我師已克南昌彼聞之自奪氣首尾牽制此成擒矣乃分其兵爲十三哨而進先是守仁部署

[illegible]

定除遣人寄書與賊腹心李士實劉養正及閔廿四吳十三若有約爲內應者書既發故令人漏之賊黨書所過處賊以告宸濠宸濠盡得致書人及書遂疑士實等士實等勸宸濠去安慶直趨南京不則竟出蘄黃趨京師宸濠皆不聽是守仁進攻南昌破之時宸濠攻安慶聞之急解圍反顧巢穴郡至守仁乃集衆議或謂寧王兵威衆盛彼憑其憤怒悉甲而來我救兵未集勢不能支不若堅壁自守以待四方之援彼久頓堅城之下兵孤援絕將自潰矣守仁曰寧王兵力雖強所至徒恃焚掠劫衆以威未逢大敵與之旗鼓相當一變戰者彼所誘哄其下不過以事成封爵富貴爲說今進

[illegible]

不能果穴又聞沮喪退阻衆心已離我以銳卒乘勝擊之彼將不戰自潰也於是迎戰然舍縱火攻之大破賊衆遂擒宸濠論者謂宸濠之反南京大震非守仁在上流疑賊賊不犯南京必走蘄黃天下安危未可知也守仁既擒宸濠諸奸佞江彬等懼　上南巡下詔名親征諸奸佞欲攘功忌守仁說言巧諂百方欲去之當是時宸濠未死諸奸佞素通賊得金錢者多在　上左右頗有異謀畏守仁不敢發守仁深[illegible]由莫內戰函幸外防賊徒撫定瘡痍激勵將士日夜如對勍敵宸濠竟得伏誅時內閣大臣素忌王瓊亦忌守仁以提督軍務得專制召兵平賊歸功於瓊內閣益不悅久之不賞其

初始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未幾以憂去既闋竟不[illegible]
謗議益起屢形奏牘守仁不自安累疏辭封已録諸勤王[illegible]
功竟格不行既而言官又交薦之嘉靖五年岑猛叛守[illegible]
兵討僞㙮之田州而其黨盧蘇王受再叛嶺南大困 上[illegible]
守仁以兵部尚書總制兩廣六年十月守仁至南寧開示恩
信班師撤旅蘇受自縛歸守仁薄責之遣歸農刻石云夷告
思田毋忘帝德爰勒山石昭此赫赫文武聖神率土之濱凡
有血氣莫不尊親且諭之曰朝廷宥爾宜有以報皇恩衆蘇
稽首曰願效死守仁因八寨反側久毒嶺表與蘇受等約且
用爾衆一戰與之期日而去又因永順保靖土兵自嶺南[illegible]
寨與諸將約束過八寨從擣其巢而蘇受之兵更相犄角盡
過其前或截其後或張左右翼夾擊之於是八寨之賊略盡
捷聞輔臣桂萼素忌守仁言其挾詐專兵時守仁亦病乞致
仕行至南安道卒君子謂陽明英毅天成機權莫測智計絶
人用兵神妙訓練嚴明善撫察對客咲談謀衆端宗揣畫
斬馘献凱轅門左右尚不知也而或者亦爲異端陸子靜之
流亞乎子靜豈異端乎以異端視子靜豈知言者哉
孫子曰用而示之不用守仁散兵歸農而仲夜意乃大安
又曰攻其所必救守仁先攻南昌而辭安慶之圍又曰親
而離之守仁寂問李士實而宸濠之心果疑又曰擊其惰

歸守仁謂賊沮喪退歸衆心已離是也

馬永

馬永字天錫遷安人世金吾左衛指揮使永讀左氏春秋
兵法襲父官驍勇善射正德六年流賊起以督戰功進都指
揮同知江彬統宣府兵練西内永以千總隷彬稱病不起彬
強起之遂稱病篤以故得脱彬禍十年守備遵化明年虜入
馬蘭峪寨殺恭將陳乾以永爲恭將守太平寨十二年虜入
寨戰相崖堂再戰白羊峪斬首五十級十三年進都督治三
屯營盡簡諸軍散遣老弱聽其農市取其庸傭給諸健武者
永簡健武者又皆善人人蓄習武藝當是時漁陽一軍稱雄

未幾 武宗至喜峰口欲出塞永扣馬諫不可 上注視久
之顧内侍曰此馬永也咲而止朶顔酋把兒孫結諸虜邀官
賞不得輒入塞永逆擊於洪山口大敗之斬首五十八級嘉
靖三年把兒孫復入青山口塞斬其驍酋乃遁去把兒孫自
是畏我兵威故順保塞四年大同軍亂殺都御史張文錦恭
將賈鑑先是文錦以大同北距虜地平漫不甚阨塞議於鎮
城之北九十里築五堡將戚議徙鎮卒二千五百家往戍之
堡五百家爲大同藩籬云諸鎮卒竊相謂曰去城下二十里
猶若虜枕席無寧日今五堡孤懸數百里虜至誰復相援者
即死不願往也訴之文錦文錦不許嚴爲令趣之而鑑又望

風峻法雖其小校且罪之故雖用兵不利朝議且撫之永
號力言不可撫且曰他日九邊效尤將有唐季河北藩鎮
禍 上勅永提兵出居庸討賊俄以流言中止永又言陸完
有平賊功宜錄用其子坐越職言事奪官南京安置十二年
大同軍再亂殺總兵李瑾討之久無功廷臣薦永召至業已
聽撫罷兵矣復還南京亡何遼東軍亂遂都御史呂經 上
召永總兵遼東十七年虜入塞永率兵五十人擣其巢焚其
廬舍而還明年遼東軍再亂永帥家兵過賊斬四十餘人遂
定進左都督尋卒於遼東遼人為之罷市哭哀過漁陽遼陽
人皆哭兩鎮皆祠永永為將善詷虜情先知所往來及探塞
設伏待之以故虜往往失利去永善養士同甘苦又善知人
獎拔蕭桂劉淵皆起列校為方鎮

孫子曰卒善而養之永倍給武健者衣餉而人人思之又
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永善詷賊情先知所往來及探塞
設伏待之而虜往往失利是也

梁震

梁震新野人世榆林衛指揮使性忠勇好讀兵書嘉靖七年
擢署都指揮僉事協守寧夏興武營慣戰敢先登破虜入寇
進都將軍益憤志撫士卒勤訓練東西應援有斬虜功
四年遷都督同知鎮守陝西當是時關中少虜患而大同
宣府虜數入塞殺掠吏民閭井騷然野有暴骨明年乃改震
鎮大同兵大同自五堡之役殺巡撫張文錦叛將賈鑑等又
殺總兵李瑾鎮巡每甘言煦之稍不如意即反唇睚眦或
章批詬相揄揶震聞命率家丁五百人馳至雲中申明約束
曰我無爾猜爾無我貳王法軍令具在我不敢破紀綱誤國
其家丁時時向鎮兵語曰爾敢侮主將者恃衆耳見郎等無
不一當百五步之內恐爾不得用其衆也鎮兵聞之稍稍斂
縮十六年春震率兵出玉林川斬虜首一百四十七出黑山
門貓兒莊斬首八十進左都督十八年震鵠率給餉餘五堡
軍中不敢譁震益身先之與同甘苦五堡竟復虜不敢近
堡功贈太子太保震卒後五堡亦旋廢十九年二
月阿卜孩吉囊三入雲中塞直逾太原窺平陽震不
死五堡不再廢虜亦不敢輕入塞自吳為門河東雲中上
谷殘破朝廷亦思震之功倚與郎英贈太保謚武壯震在邊
專練家丁時時出塞劫虜營得虜營馬畜與皆出塞劫者以
故人皆效死趨利虜以故畏震震卒家丁無所歸守臣以
聞令入伍與衣糧然將領得其用

孫子曰法令孰行震申明約束而鎮兵斂縮又曰兵無選
鋒震專練出塞劫營又曰取敵之利者貨也
[illegible]劫者而人皆致死趨利是也

沈希儀

沈希儀廣西貴縣人自髮指揮使時未弱冠已能馳馬手持賊賊憚之以功遷都指揮僉事義寧賊寇臨桂掠而還巢希儀追之巢有兩隘賊伏兵丁嶺隘以伺使熟猺以其隘開告而導官軍入丁嶺希儀策之斬開隘而入巢無兵守於路擒賊者數人以丁嶺之賊告逸卒以導巢而熟猺亦以希儀斬開隘告丁嶺之賊賊還趋巢太破之荔浦賊八千餘渡江而東縱諜者告希儀倉卒率五百人待於江岸駐白面塞去教龍灘石兩灘各數里諜者又告賊飽而歸將及江希儀曰灘石灘狹束綫而濟雖衆可薄也教龍灘闊敞列而濟衆難圖矣吾欲奪其闊而致之狹令製旗軍中無尺布伐岸竹揭竿而編竹以為簃刻頃成數百旗樹之教龍灘令龐卒數十人守之然紫烟以疑賊賊至果避教龍趣清石希儀分兵兩岸而濟以小艇扼狹夯伏蘆葦之中賊濟且半希儀以艦乘灘急衝之兩岸軍譟而前水陸夾攻賊後行橋隊潤前其行盡停之收賊所掠半畜之存兩岸者是役也以五百人破八千餘賊希儀用奇往往如是復以功遷都指揮同知六年岑猛叛都御史姚鏌奏誅之一日召希儀詢曰歸順岑璋猛婦翁也助猛奈何希儀素能得土官陰事曰璋女失寵而璋心恨猛彼貌合耳鏌復曰猛秉上流之勢擁兵建瓴而下則雖捂

希儀孫在蠻定而復台工既戰此其用奇如神也

應之計虜以知為長決烈不二諸將皆之

諸郡危矣奈何曰此不足憂土官大率飽富貴戀巢穴所援者懼誅耳非有他志也猛雖田州而子女玉帛皆在彼乘虛襲之猛必潛不虞乎鏌又慮猛且走交趾曰猛走交則閉不能歸矣猛必潛不虞乎後果如希儀所料而岑璋誰殺希儀希儀潛使人於璋於是鏌進兵分五哨入猛助兵盡在工堯諸將莫利當隘者希儀獨引兵當之去工堯五里而軍進攻隘隘堅乃以奇兵千餘騎夜從間道繞出工堯之背土巘為號黎明合戰賊殊死鬬我軍卻麾而進又卻希儀親斬卻者一人而提其首以令軍復麾而進先所遣間道卒皆已至登山土巘初璋既與希儀為約而遣卒二千人陽為助猛守工堯遣精卒千人以護女為名居猛左右璋兵在陣後望見山上巘大噪曰天兵得工堯矣潰而卻猛軍見陣後卻亦噪而卻我軍乘之斬首數千級邦彥死焉遂入工堯乘勝攻田州猛聞工堯破窘急欲走交趾而璋卒指猛所欲走給之曰此路皆天兵也不如且走歸順為後圖猛不得已從之璋待於境陽泣而迎之奉之別館以子女歌舞飲食恋留之而陰遣使報希儀於田州時璋使報猛所在者[illegible]而諸將嫉希儀獨破隘擄功以萬人壽歸順璋先覺之以牛酒犒軍而告諸將曰猛誠有之公無急也於是醉猛而斬其首函送軍門斬他酋首貫猛尸而以與諸將諸將喜於得猛而

登山土巘時擇道險

使人主璋密而主謀亦猛也

岑璋殺猛大必可哀然其用謀亦足稱焉

每有動靜賊者輒先知之奔報希儀希儀厚賞賊者
其弟猺附賊親近絶不得聞至期鳴砲者三則諸兵皆聚賀
謂之曰今日出某門而進必勝為旗頭引諸軍諸軍賀
問旗頭旗頭不知曰然則汝何引我曰公旗我往我漫往
軍行千萬人其所往獨希儀與旗頭兩人知之而已嘖嘖之
嘗設伏賊果至遇伏奔退殆之已而賊羅他所希儀軍又
先在或絶遠村聚賊度官軍所必不至而潜匿則希儀軍
已先在賊始驚以為神而我軍亦不知主帥何自得之也希
儀始至柳令諸猺得出入賣買遊戲城中無禁諸猺時入府
見希儀希儀見女撫之次之稍稍擇其巧者結以厚賞
賊後賊黨其大伍中輒報希儀希儀又厚賞之而間謂之曰
若見我若妻子何不來見夫人諸猺曰不敢希儀曰試令其
來已而猺婦五六人為夫人好言慰勞賞之針線包帕諸物
以銀簪之其首而命妻婢灌之以酒人數大醮察群婦中其
夫嘗以賊事報者則又陰摘之他所勞苦之曰若夫為吾
人盡力良苦私賞之包帕銀簪諸物倍於人前所賞者而益
以珍果美物實其袖中又陰戒之勿令人知也猺婦既得賞
又酒醉踉蹌舉手出府門猺夫望見之歡喜爭前脫而歸
自是諸猺婦來者至數百人夫人傾筐篋與之猶不能給
相戒猺婦以勿令人知者猺婦又洩之以所獨得珍果美物

誇諸猺婦以為夫人愛己諸猺婦心艷之嗾其夫使報賊情
孰己入府得珍果美物而希儀間使人往諸巢中陰以天人
之命賜物諸猺婦自是賊中消息或諸猺不肯言則猺婦嗾
之使言或諸猺終不肯言者則諸猺婦自於使人至巢賜物
時附耳語云云若勿向我夫語也希儀用兵風雨來去敢得
賊時舉鞭驕勒其右劇者一二人兵至巢以前為繩繞記劇
賊衆示諸軍所捕繩之內老幼婦女牛畜無一免者繩之外
者幼婦女牛畜無一及者往時官軍入巢見人輒殺或賊逃
則捜斬不為賊者以充投至是人入皆喜凡我兵入巢有助
賊戰者既還軍遣熟猺撒之曰若柰何助戰否勤若不赦頃

之搗其巢盡殲之自是有呼鵰勁歷毁百巢竟無一人敢助
賊戰者所獲劇賊多不殺劓而刵刖而耳貫數金而還之巢
自是他賊有所虜掠多不遠去而用劓目者騎而一人牽以
諭賊使徵所虜掠賊見之驚曰某巢某也震懾不敢隱盡還
所虜掠而劓目者柰不已賊至出自所有與之希儀以給被
虜者而以其餘給劓目者每一入巢則利益多而為賊者所
獲每不補所償則益無利在柳州所劓目七人其六人皆為
官用其還巢而復為賊者一人竟以計擒殺之始議發兵故
制欲發兵必請督府督府檄下乃發希儀以為吾治文書吾
掾史知之文書上府府檄下我府掾史知之多人知則洩又

試吾殺扶諫懼塈公可遣三千人至巖洞為取[illegible]

猺有變乃選健卒十五人賞而遣之曰得扶諫語訊[illegible]

希儀壯勇有膽氣且克廣撫兵周吾兵之將兵以歸自夫人吾其希儀之謂也

諸猺於汝者吾且重賞汝家又以十五人付之熟猺[illegible]妻子曰外五人者損十八汝妻子齏粉矣至巖洞沖巢[illegible]誅而出諸猺門之五百外惧扶諫往而妻子不至後更[illegible]相易於此希儀又曰吾不往諸猺且謂吾怯於是先遣[illegible]中真女四五人往言刃挾諸婦女狀諸猺咋舌惧殺妻子[illegible]息不敢動遂易扶諫以歸剜目截耳剔心手足斬之而[illegible]諸城門諸猺出入城者見之無不股栗諸猺既熟希儀威[illegible]希儀嘗謂[illegible]巢猺猺他巢雖懼然不敢不往[illegible]

歸猺皆虜生口視狼兵為少耳希儀亦盡以所得牛畜貴[illegible]

自廣西為將如韓觀山雲恃能使猺人不敢賊至希儀能[illegible]猺攻猺則前此所未有也十六年而有岑金之變初思恩土官岑濬被誅而立流官以其酋徐五常貴為土巡檢分濬兵而聽於流官然夷民獷悍不樂漢法數十年間凡數數數舉兵誅之而亦不能定也當破濬時調兵鎮安鎮安掠思生口以歸已而其中一人長大而狡因托言濬子而名曰金夷民益思亂鎮安乃潛召其酋出金而與之盟曰[illegible]主也諸酋感泣因要之曰金立與我其地數百里遂聞[illegible]遣之諸酋聚兵奉金將攻城郭謾兵地夷人多欲為[illegible]

勞洶洶而先時濬既誅其酋楊留無所歸乃率其黨千餘濱州應募為打手濱州兵素弱故倚打手至是欲往投金時希儀典兵備皆在濱州留入言曰留小主人在調往希儀之慮岑金之危思恩未戢慮留之在肘腋也聞留言獨心駭為金去濱州數百里而留應之表裡相扇濱州危矣濱州是則咽喉咽喉梗則廣右盡騷而何有於思恩此事大不可急取宜以計款之乃婉色好語謂留曰汝第往我業征田州調兵鎮安時已聞有岑金在是濬第九子也留聞是言固已剜心希儀漫低聲曰岑氏其復乎欲以除動留而呼至密所曰為我語金若欲官必毋殺人劫城金能聽我言可以致[illegible]

詳視偽楊留岑金一事希儀其處置條理有撫禦經者乎

我及諸上司留唯唯遂予留十金而以花紵納留懷中曰為我寄金得官為衣衣之可常念我也復給留曰金欲官非賂我萬金不可留曰金誠當盡力然彼方偃伏安能辦此希儀咲曰吾豈遽責金耶且欲得一券為信耳自是益信希儀無他腸矣留出又咲及謂之曰我甚志之常責徐五常伐汝與金可善備之留詣金具如希儀言金大喜因率兵五千之濱至城門守者惧而入報請與內金希儀怒罵曰金非賊奈何不內覘者以告金金心益安率其衆散入城而與留及其親信二十人皆衷甲見希儀希儀曰金來乎留曰來矣金叩頭潛以萬金帖子奉希儀希儀咲曰若窮鬼安得此乎金曰頭[illegible]

公力得官不窮矣賴公力誠不敢忘報公子孫希儀戲曰土官多不知恩汝得官且忘我矣况子孫乎金唯唯不敢儀乃令其姪出見金曰金汝兄弟也金得官他日每一出乞金四功與汝頃之復為金謀曰汝賂我兵備公獨無賂金對不敢希儀曰第寫帖子吾為汝致之希儀以兩帖子兵備咲而焚之於是始遣入謁兵備明日希儀與金嘗犒五牛酒五十尊又明日兵備犒之如希儀復召留與金謂曰備兵馬殺金是吾殺金備刺客殺金是責吾殺金今以付汝留乃日夜甲而擁金為備希儀復齊其姪至金嘗與同飲食即起金有異心死於希儀矣希儀欲縛金而悍其家在南寧將請金至彼始執之乃請兵備先詣巡按密語之故而謂金曰吾挈汝詣巡公吾代詞因為金作訴稿塗抹四五次以示忠於金復謂金曰吾與汝往南寧備責五伏人於路睛箐射汝不若易汝土官裝衣青衣襟椽史中而先我馬金五千人從行金如希儀言路中飲食希儀與金同席語金曰責五以重賂賂五庖使毒汝則奈何自今以後吾所食汝亦食吾所勿食汝亦勿食可也金如其言而益以希儀為愛己行七十里至思龍驛希儀晨起耳語金曰今往南寧南寧皆言汝叛聲甚惡以五千人往則人益疑汝不若散遣二而選心腹健卒二千以往是汝不徹衛而坐息人言也金

之谷論執今其處人知覺此且不得一兵不亡一係而坐收其金於掌握希儀真將古之明有將略者也

為然遂二千人往復行一日去南寧百里又謂金曰汝至寧久挨而從人衣糧恨不給不若以千人皆於此而以千從為便金亦以為然復隨至南寧者纔千人金入見巡按按好語慰之曰吾為汝奏翌日遣人至金營犒其衆而留金以待奏居五六日希儀度金衆衣糧且盡復諷之曰思恩去南寧近耳何不遣其半取衣糧而坐待糧盡衆且散矣金復遣其半行金所遣千人皆百里外者久之亦以乏糧稍稍散去而獨五百人散處城中希儀欲縛金而又以為五百人者迫死而恨鬪則殺傷衆何更欲為計而金所遣取衣糧者適至則從金者凡千人矣希儀請於巡按曰今且去南寧金從可於洛闕之至思龍驛忽報常徐將萬人至陽云迎被而陰蒙金金驚而跳希儀聞之曰禍矣亟呼常徐罵曰汝安得擅兵至此金得官與不得官唯朝廷所命汝安得私譬之吳琦金尚駐近地覘伺而常徐部中亦有為金耳目者金聞希儀言復還希儀行三十里金適伏候希儀希儀曰岑金汝尚不知死貴五兵至矣可疾入濱州匿吾府則貴五無如汝何矣金馳入濱希儀復於巡按曰金入濱州矣巡撫兵備至是始有人色自金往南寧還濱州飲食起居無不隨希儀居數日常徐復私希儀曰請甘心於金希儀又怒罵常徐濱州希儀計所出也希儀密請於巡按散遣貴五衆而復圖

金賊是時金衆尚十人與楊留將殺手千人俱在廣州外希儀遣留殺手百人護巡按往郴州而聞謂金曰楊留殺手百人護巡按往郴州矣汝盍將百人護送四五十里以自結乎至五十里金欲返希儀又狂之行百餘里金又欲返希儀曰汝獨返勢弱僞貴五伏人待汝奈何今去郴且近汝何不與留俱至郴而偕還遂以百人至郴其酋長十餘人皆金死黨駁使會金於路躍馬而陰希儀以梃擊其首五六人曰何不護金而今至此痛扶之五六人痛倒卧然尚以希儀愛金故汝扶不敢恚希儀金至郴入參將府希儀命夫人見之曰金我兒子也金得官聽調往來賓縣吾繼不在汝必見

金益治置酒勞金與其酋是時諸大酋其五六人既病扶所獨四五人從金而留所部打手百人皆營於城外郴城故有狼兵二千人見以序從希儀將縛金先以狼兵三百人護巡按三百人護兵偽而以三百人入府待事謀既定因酒中戲謂金曰痴兒乎汝往時懼誅又懼貴五遍室嘗不樂今無事矣何不痛飲金與諸酋皆盡飲至醉其夜遣狼兵縛之黎明使人召留於城外狼兵夾堵左右玄留與其黨三十人見希儀希儀大言曰非楊留忠不能成我事以十金勞留留愕然希儀曰汝為之而汝不知乎吾今縛賊也非汝與吾同心誘金至此吾安得擒之留大駭泣下曰留小主人也希儀曰汝

為之而勞謝黎乎希儀又欲疑留於其黨也留懼不能言矣其黨三十人皆股慄希儀復曰吾且為留奏功矣因見留於巡按巡按勞賞之如希儀見兵備兵備勞賞之如希儀勞城外三百人牛酒而令留帥之還廣州遂令留檄散遣金兵曰所誅止金一人而已留既斬見結又慮同行者猜已貴金相讐殺之途月夜踰牆為備奔歸頃之遂發病死金兵聞變皆散去乃以金械送巡按巡按之思恩途安當是時使希儀不先誘留則金必不至而且攻城殺人使希儀在南寧潯州縛金則困獸之鬬何所不噬使希儀聽當路之心於金則兩客相鬬而主受其禦推希儀緩之又緩以漸縱金於五千人登

手若剝筍然待其為一夫而後縛之人以是益多希儀之筭而言孫者士舊益謂希儀不可測也希儀見督府於梧時鹽船八十艘阻峽賊不能前左江孫參將千人送之不能督府以命希儀先時希儀泝峽峽中大酋侯公丁嘗出謁希儀寄六羊令丁公牧之至是遣人取羊公丁奉羊至潯希儀命諸鹽船牛酒犒公丁而使之護船上峽公丁身居希儀船尾命其徒乘小舟護船端曰吾以身質於沈公護不謹吾碎矣希儀遣班首一人與公丁從人護船時左江兵備聞公丁在官舟欲掩捕之而密言於希儀希儀曰人信我而我詐之不祥梧而縛之不武且獲一人以疑諸夷將為用之兵猶猶豫未

[illegible]坟，曰可與歸矣。公丁注去，而袞所選班師過茲掘上峽者，亦至不失升斗。督府聞之，喜曰：孫參將千人乃不如沈參將一胝。首希儀膽勇，善撫士，其財與所得俸祿賞賜，半以給諸人為耳目者。其出兵多齎私財以行，有先登與斬首者，就陣給賞，不失頃刻，故人爭盡死力。希儀常嘆曰：人以貲財精購賂而惜官，吾以貲財積首級而惜官，豈為非計哉。君子謂世宗朝名將數人，北則馬永、梁震，而南則希儀。永睨環長貌，而氣特沉毅，見人頫首下視，寡言笑。希儀短而精悍，目烱烱燭人，議論磊落激發，蓋所謂偉男子也。希儀嘗言，當世固多良將，患在牽掣，毀譽不能展。噫！若希儀者，猶為未盡其用哉。

孫子曰：趨其所不意。希儀旂開隘而入以破賊巢。又曰：乘其所之。希儀標旗燃柴，而賊果趨滑石。又曰：親而離之。希儀計誘岑猛，使斬岑猛。又曰：賞莫厚於間。希儀給商販以金而盡得猛情。又曰：其次伐交。希儀以官為餌而陸巢不敢助賊。又曰：先奪其所愛，則聽。希儀俘三僧賊妻子，縶之而責歸狀，諒是也。

胡宗憲

胡宗憲，徽州人。嘉靖戊戌進士。累官監察御史，巡按浙江。是時海寇熾，商舶時泊販，[illegible]奸民勾魁，轉為鄉導，賊民不能辨焉。宗望風奔潰，莫之誰何。賊既連得利，內附外連，聲息徒黨滋蔓，動以數千萬計。久善用兵，能以少為衆，所徵四方材勇慓悍武力之士，率殲其手，勢若烈火燎，彼為思啟之。自壬子春更癸丑甲寅，擄殺燔燒，荼毒吳越，而西浙三吳之禍慘矣。三十四年夏四月，剿賊徐海、麻葉，覘知嘉杭兵調松江，誘衆出數千，水陸並進，時杭城無兵可恃，人情洶懼。宗憲方巡浙東台溫諸郡，得報，連日夜馳至嘉興，會賊從嘉善來，前驅逼城外，衆懼甚。宗憲曰：在此攻謀為上，角力為下。乃取酒百餘罌，投以毒藥之，兩舟裝，率急而往者，假冠服坐舟上，佯作餉軍狀，載餉賊所過道，見賊即棄舟走，賊信不疑取之，諸酋長飲之，多死。然賊黨尚衆，我兵寡，且懦怯，遣保靖宣慰彭藎臣所領土兵數千至，可使。宗憲策其恃勇輕忌，使人傳語之曰：賊善伏，且知分合，我兵當為所誘，宜奇正左右翼擊之。藎臣不聽，乘銳直前，果遇伏，陷賊計，挫於城南之石塘灣。宗憲聞之，曰：如是我技窮矣。觀諸軍嘗樹而犯之，苗兵皆感激思奮。宗憲察其可用，乃指畫石塘地形曲折，曰：汝宜分道而伏，俟賊至前，鋒迎敵，佯敗走，俟其過伏，伏盡起，三面夾擊，蔑不勝矣。藎臣如其策，賊果償敗，北走平望。平望故測有苗兵營，賊不知也。宗憲屬激之，且躬擐甲冑四面合圍，賊遂走王江涇，賊連敗於奔，又餒且病，遂大潰不支。土兵與官

戚詢大非民容故吹而虎頼承有能永衆不之屬

軍表之斬首二千餘級五月漢化杭州至塘棲二宣慰之
失利賊掠北閘去崇由蘇州入海道吳江之平望浙直鄉
合擊之賊腹背受敵大敗走松江至三店宗憲邀擊之斬
兵可吳戰也皆不藉客兵之援而專任鄉兵之議興矣是
進僉都御史提督軍務會賊入紹興宗憲親提客兵往
之遇賊江橋僅隔一河宗憲謂諸將曰賊見我不領而南
氣未可乘若稍止觀望可間也乃於馬上自持一幟作指
狀賊果聚觀宗憲咲曰比易與耳乃令右目由九霄邀其前
同知曲入繩襲其後戰見兩兵渡河大沸而走至後梅匯民
家宗憲復大咲曰賊若乘我兵半渡逆擊勝負未可量今
校死無能為也悉衆閫之三面縱火焚之死者強半亡何
賊遂合縱趨台州而北時宗憲方在樂清之柁閘之喜曰寇
來有三路我當得之不失乎也初賊登平陽守將不禦縱東
掠諸縣入今台守譚綸千城之將且索攻方略賊玩縱其強
一也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擒寇方得志三港其氣驕我兵
方從於樂清其氣怠以勁承驕如拉朽耳二也宗美兵精悍
甲諸部萬里從征朝氣正銳但初來諳險隘今援以布伏邀
擊之法三也遂分道布截十二月賊掠新昌知應台開有備
去至嵊縣三界上館嶺我兵前後夾擊且多張旗幟為疑兵
以撼賊勢賊四面受敵且戰且走我兵追之入清風嶺剿殺

兵有先声而後実者此之謂也

捕俘斬一百七十級時宗憲新膺簡命未決旬輒有奇捷如
此三十五年三月世宗以宗憲累立奇功命以兵部侍郎總
督浙直福建軍務四月徐海寇乍浦提督都御史阮鶚卷甲
趨之宗憲亦分兵繳浦海鹽之間為犄援而自引兵壁塘棲
相犄角居頃之海閒新總督即故御史所嘗提兵往王江涇
而覆之者氣稍阻乃舉下浦闖柁掠峽石越皇林出烏鎮而
北鶚聞之即道扶河朔之兵騎而馳及之於皇林令善射者
且騎且射賊怒甚鼓譟而前鶚勢急率所走保桐鄉而嬰將
宗禮與稗將霍貫道孛集其陳以待戰數合擊殺數十人會
日暮賊且引去時賊氣頗奪而禮等亦已絕鄉導不得擇善
地便水草以自休明日忍饑而戰賊遣候者樹而望蓋訊量
以整無他救也大喜復縱兵擊之宗與貫道戰死賊遂乘勝
圍桐鄉宗憲聞之消賊流涕曰河朔之兵既敗東南之事無
復可支矣賊已圍桐鄉假令復分兵圍崇德以劫我兩入
犨之猶石而自沉也國家且奈何於是還者撫諸路兵為
戰守計初宗憲與監督尚書趙文華謀曰入言王直以威信
雄海上無他罪狀爲得誘而使之或可陰携其黨也於是遣
辯士入海諭直直果感悅遣養子毛烈前往謝過間以公遣
諭海海已句島人入劫故不相及而烈所云云彼固未之聞
也宗憲曰直與海唇齒也直既悔悟海獨不可以大義說

乎不然彼貪人也誘之以利或可狃其心間桐鄉賊小而急
緩之數十日則永保兵至固可破之矣於是疾走人諭烈固
厚遺諜者陰道海所云直已遣子款闕朝廷固且赦之矣若
獨無意乎新總督威名非者昨此且推心置人腹若不乘此
時解甲自謝他日必為虜矣海頗然之亦遣酋謝道固要宗
憲出中國貨物遺他倭酋而疏釋其罪宗憲佯諾辦以銀幣
予遣來謝酋而陰令營中盛兵宓私諜者故縱酋瞰之酋既
德我道又怖我之兵威也歸以報海明日復遣他酋來謝宗
憲待之如初凡數復海於是始歸心於宗憲願為我死之矣
然陳東獨心切疑海私宗憲遺循默末之從也海聞[illegible]

次城下私城上兵曰某已聽胡公解去矣是夕海果遣宗憲
而西且乞兵宗憲以夾擊東宗憲猶心訝未之許而東獨威
為樐櫓橦竿以橦城而桐鄉令金燕者督縣吏也城中一切
守禦之具皆已繕備既鶏復暴敢死之士督戰益急所殺傷
賊亦數十人方陳東於樐櫓中躍而橦城城穀壞一男子為
縣索圍竿所擊攻窘廢竿至即嬙撓以上斬之東既無如之
何且聞海去亦稍稍引去桐鄉之圍始解是時徐海佯為聽
撫而心實猶疑宗憲深以為憂會上海之賊由吳淞而西南
出洋為徐人宗憲恐海或中變與之連衡急諭海使縛出[illegible]
賊可得舟還歸海以為然果逆之朱涇道上斬首數百賊

走以故海不及取其舟而返宗憲又諜聞海麾下獨書記葉
麻為長酋其為人頗黠而悍近與海爭一女子有微郤非用海
間急縛之則無以死彼內附之心於是遣諜說海帳中諷且
縛葉麻以出葉麻出而諸酋皆啟隸葉麻部曲者稍稍怨
恨矣又策陳東於諸部曲中與葉麻操相倚頗以桐鄉之役
而雖睨者也數遣諜詩餚珥璣翠遺海兩侍女令日夜說海
并縛東海許諾而陳東者薩摩王弟故帳下書記酋海固未
之能也於是出葉麻囚中令詐為書於東及兵殺海其書故
不以遺東而陰洩之於海激怒之海讀其書涕雙下益德宗
憲之不忍為東所賊殺之也日夜謀縛東以報居無何尚書

趙文華移軍渡江[illegible]兵聲大振是時宗憲已知海之甘心
於東不忍疾舉海疾擊之兩人迫而深相結則東南之事未
易圖而文華之至也私約宗憲共擊海且召宗憲故所遣諜
詰之曰若為我語海海擁兵以來罪不容死非縛陳東以獻
恐無以謝朝廷若能則吾當同督府諸公疏釋之不然若且
虀粉矣適阮鶚亦至海為帥出所掠千餘金賂王弟詐請東
飛書記海因夜得東即縛以獻葉麻與陳東相継縛而臘
酋長洶洶內亂矣是時諸酋怨海無關心故其氣日窘海亦
自度欲掠舟入海恐為海上兵所劫欲刻璧拒官兵又業已
內附不忍背且陳東黨圍日夜譟殺之也宗憲曰彼既[illegible]

可乘之矣因令諜私海曰我國欲寬若趙尚書以若罪大
不聽我艤數十艘海上若且請之遂海上艘令停斬千餘
以謝趙公而若因得以自全乎海不得已遂約副使劉[illegible]
兵伏乍浦城中曰某日某時當引衆出海岸去城半里而[illegible]
佯令衆酋遂海上艘其手旗麾之城中官兵即舉燧為號合
鞫勿失諸官兵率如約故東之諸倭遂海上艘如蛾不及逃
兵闌諸官兵擣東勝蹂而前所俘斬數百人溺海死者不[illegible]
勝計乍浦之賊無孑遺矣於是海自以殺有功於朝既頗與
部下入款且屣謁宗憲許之期日而去然海猶思間設甲士
劫之先期一日率擁酋數百人胄而陳平湖城外自[illegible]酋百
餘求見而入城宗憲計不許恐他變遂許之海見宗憲稽首
呼曰死罪死罪宗憲亦下堂謂之曰若苦東南久矣今既內
附朝廷且赦若慎勿再為孽乎鶴遺之而出是日城中人無
不洒然色變者海既出宗憲念其列款猶啻而入又不如約
而先期率至也其天資桀黠如此不誅之他日必為患計
下幾千餘人緒棨難即破永保兵猶逗遛未至也於是佯令
海自擇便地得沈家庄即從與居之是為八月八日當是時
衆復譁曰諸公何不撲滅海不然且縱之出海而去頓[illegible]
以自禍耶不知宗憲固有待於是請於文華曰吾聞諸兵
事其所之海與陳東黨已深隙今合而兩附諸逆故

庄故東西兩處而中絕河為壍何不說海以西庄[illegible]東黨
自擇東庄以居部下首争謀以諭海海果如其言頃之[illegible]
兵至又令陳東許為書夜告其黨曰海已約官兵夾剿汝
東黨果疑而夜逸還率東庄追上廠之適海呈急國令酋
竊兩侍女出道上而急別國間道走嘉府以自托還率廠
之歸報東黨東黨聞之大驚即勒兵過海所罵曰吾死若俱
死耳遂私且稍而湖海中稍見大亂明日官兵四面合擣五
而進保靖兵先當之稍却河朔兵乘之又却佯而宗憲出永
保兵大呼而入會風烈宗憲麾衆束千炬人持一炬縱火焚
之海窘甚遂投水死萬食頃人人驚而擭千餘首竟斬[illegible]

皇明百將列傳　卷之四

先是徽人王直以落魄任俠及壯多智略一時惡少若葉宗
滿等皆樂與之遊間嘗相與謀曰中國法度森嚴動輒觸禁
孰與海外乎逍遙哉時海禁尚弛直與其徒之廣東造巨艦
抵日本西洋諸國往來互市者五六稔致富不貲夷人大信
服之稱為五峯船主會五島夷為亂直有宿憾於夷欲藉手
以報乃請於海防將官而勦之將言宣力本朝以要重賞
官覬米百石直以為薄大詬殺之海中從此怨中國頻入
地侵盜又嘗以扁舟泊海表私將俞大猷驅帆圍之直突
去從此怨中國益深時時流劫海濱而福清[illegible]
之間吏民死鋒鏑者以數萬計比年如是但為[illegible]

破處必詭云其島夷所為也故東南舉知王直之敖而不知
受禍之勝皆由於直獨宗憲偵探淅時見賊進退縱橫皆按
兵法知必有坐營者且賊首來者皆直之部曲也而不聞直
來其為坐遣無疑兩疏請以移諭日本禁戢部夷為名其實
注意伺察直也上從之乃遣辨士蔣洲陳可願往說之且以
密計授之曰王直越在海外難與爭勝於舟楫之間要須誘

有致知見一切中賊情

而出之使虎失負嵎之勢乃可成擒耳又曰直南面稱孤身
不履戰陳而數當偏裨侵軼吳國是彼常操其逸而以勞疲
中國也要須宣布皇靈以携其黨而後遣之賊主功以保
親為此上策也洲等曰諾居無何倭酋董二被擒訊道直事

其悉與宗憲所料不爽至是中外始曉然知狀於是上以
憲灼見禍本陳奏書致勞而關外之事一以委之洲等以去
年十一月至五島遇毛烈道以移諭事烈曰無為見國王也
此間有嶽王者島夷所宗令渠傳諭足矣見國王無益也明
日直出客館見洲等坐論鄉曲設酒食相對情款方洽洲等
曰胡公遣洲等致勞足下風波無恙直避席曰直海外逋臣
胡公不度尺牘廹而鞫之而遣勞訊使死罪死罪洲等曰胡
公言足下稱雄海曲志亦偉矣而公為盜賊之行何也直曰
胡公之聽誤矣直為國家驅盜非為盜也洲等曰是何言與
足下始集亡命糾合倭奴殺人掠貨坐公與擁而為之辭曰

我非盜雖三尺童子其誰信之直語塞洲等曰胡公[illegible]
[illegible]戈矛兩注水陸戒嚴號令森一而欲以區區小島與之
衡是何異於螳螂臂以當車轍也又曰胡公推心置腹任
不疑於足下毋妻於獄中館穀甚厚則公之心事可知矣何
不秉機立功以自贖保全妻孥此轉禍為福之策也直默然
而羅初直聞母妻為戮心甚恐及聞無恙又竊喜始有渡海
之謀日夜集所親信者計之皆曰今日之舉未可冒昧而往
也當遣我至親為彼所素信者先往宣力以堅其心待彼不
疑然後全師繼進始可以逞直喜曰妙策也遂托宣諭別國
為名留蔣洲在島令葉宗滿王汝賢毛烈同陳可願回奉書

波詰之皆曰宣諭未至時徐海已糾薩摩洲夷入寇矣今王
直歸順先遣吾儕投赴効力成功之後他無所望惟願進貢
開市而已宗憲許諾已揣知其計姑從所請疏上許之宗憲
喜曰虜在掌中矣已而海果寇嘉興諸郡甚急宗憲乃諜之
毛烈以觀其意烈初微小試隨愍放其心舟山之寇至於捨
海正其所倚以圖大事者且欲速直來共濟乃辭曰是非吾
所能辦也須吾父來乃可耳遂留王汝賢在軍門而自以招
直為名與葉宗滿開洋去是年海就擒宗憲恐形跡彰露委
心汝賢撫摩若親子然宗滿兄弟並加禮遇時時對將吏[illegible]
直非反賊頗倔强不一見我見我當有處也直聞之謂宗[illegible]

誠朴可欺欺乘機以全親屬且未知悔死以鳴號不如所
亦可與之相援得志而去遂決策渡海先遣毛烈等帥從
千餘泊岑港據形勝分布已定直乃恢戰登舟釃酒誓衆曰
僉大猷吾嘗破之列表頭設備之宗憲當直未至時已度
有隙謀調大猷於金山而以總兵盧鏜代之鏜舊與毛烈
事舟山同飲食撫循倭夷備至直坦然不疑惟日礪兵刃以伐
竹木為開市計時宗憲策已定乃姑列狀上請以安其心上
己知直為釜魚智力俱非宗憲敵密調戚繼光等潛伏水陸
要害而以夏正為死間紿直曰汝欲保全家屬開市求官
以不降而得之乎帶甲陳兵而稱降又誰信汝汝有大兵

既即往見軍門故留汝耶况死生有命當死誠亦死降亦死
等死耳死戰不若死降且爲有一生焉直猶豫不決而宗憲
與其所親毛烈葉宗滿先遣兵見表陳休臥因佯醉諸將請
戰書於几烈等竊視發怖夜半宗憲作醉夢中語云吾欲活
汝故禁不遣兵汝不來休怨我也含糊其語吐濡床烈等遍
之於直直始疑之又使方大忠往來游說直猶豫未決宗憲
以誠懇拳跽已諭五句啟其心神終屬觀望乃開關揭帆不
欲進兵直偵知四面兵威甚盛終無脫計且聞海已敗後因
嘆曰昔漢高謝明鴻門當王者不死縱胡公誘我其奈我何
乃曰部兵無統欲得毛烈撫之宗憲知海上賊惟直

制其餘皆鼠子輩毋足慮諸將亦曰以大易虎不可失
遣烈往直乃照然詣軍門時三十六年十一月也宗憲
具疏　上請斬直於市明年春二月直黨毛烈泊舟山
港移言欲為直報仇勢甚張宗憲分布諸將水陸並進賊
大亂夜分縱火焚其舟死者無算餘賊奔巢我兵蹴之斬
而入烈身窘甚奪舟而遁海為颶風所覆王直之黨至是
矣三十九年論功加宗憲太子太保進左都御史方倭亂時
宗憲以一身寄諸藩之安危以一心當百萬之兵甲隨機
滅算無遺策而擒徐王二酋其功為最偉云
孫子曰餌兵勿食宗憲寘毒酒中而倭酋飲之遂死又曰

兼之而知得失之計宗憲料賊有三敗又曰親而離之宗
憲誘徐海縛葉麻陳東而賊遂携又曰死間者為誑事於
外宗憲令夏正紿王直而直果就擒是也

百將傳卷之四終

戚繼光

戚繼光，字元敬，定遠人。幼而倜儻，多權奇，陰準方略，數而
揚英氣勃勃。父景通，以先百戶祥累地戰死，世襲登州衛指
揮僉事。劉瑾為逆，陰遣人遺席帽約曰：某日發難，若此者
劉。景通亟日為黃冠遁去，將率六郡良家子赴不測，頃之劉
賊起河北，樂行山東，景通檄守鄒，以七百人往，入門告其
而還。行，師出平渡，道中忽遇賊人，曰：賊眾我寡，遠避諸。景通
曰：彼卒遇我，夫安知眾寡，且我師以出義，不避難，陣以待
擊鄒之。遂入鄒，登陣堅眾，嚴守備，先後累數十捷，李保捷
六月，過戰場，見僵屍枕藉，家皆號哭，不欲近。景通曰：

戚妣

王名與骨俱香，吾誠得與同盡，九原無憾矣。爾有…宗
過沮澤中，率先下，得休其餘力，還，敗，輒有功，以軍政掌印。戚
數以捷，當備倭，主歆引為同姓，景通謝曰：先世故姓倪，我在
數府即自附塑書之謂何。乃邦以累陞山東大寧都司掌都

欲將軍不府當其于附

拜總督備倭奉。　始坐神機營，母闕貨，節老矣，請歸養，從
詳通白首子舍，母有疾，夜叩其辰，請身代，居喪毀，斑白

足使而全從未對者

繼光。繼光慕暇適庭，景通大詬曰：童子何知，慕履必錦衣
衣必肉食，爾父清白，必不爾屬，爾他日將襲率伍，以自封
知為外氏所遺，卒毀慕履，勿著。李年画策備胡，眾數百
及延繼光受職京師，病革，猶問吾所上備胡封事上納

必拒云過將白不收府有子制領名見天可謂以果祇看時

未聞，舉絕舍人納諸滌寰中，睡目曰：我平生不索人錢，奈
亦不受我錢，悉出之，乃瞑。繼光奉父命，上兵府，襲世官指
司馬署相人者目逆之，將軍春秋三十六，秉鉞專征，不
則三孤矣。庚戌待試武闈，由奴大入，部劃城守，簡材官戍
門。繼光條上便宜，都當其議。山東歲遣沿兵使者，部六郡領
家子春秋入戍，繼光任中軍，從務輯眾心，一軍皆服，使者推
繼進督備倭都司，尋轉浙江都司僉書，會倭難甚，繼光丁練
兵議，其略曰：無兵而議戰，亦猶人無臂而格干將，乃今烏合
者不振，徵調者不戢，每不知其可也。聞義烏人其氣敢，其
習慓亦自疑，其俗力本無他，宜可鼓舞，及今簡練，訓習

府當三軍，督府乃檄繼光亟募三千人，假以節制，則以什伍
起於五。東兵寓於農，第西北地隘，宜得地利，南而走，險不利
並騁，乃間長短兵，兵更振而進，隊五一人為長，偶則伍之，兩則
什之，騎角五張，攻距擊刺，五用名鶯鸚陣，居無何，率服習矣
督府請補浙東參將，分部台州，辛酉島夷入台州，略桂旗營
闢易所向，以全取勝，其年江西告急，督府檄繼光西行，既
露布以聞，軍聲益振。頃之閩寇張甚，分壘為三窟，一據橫
一據牛田，其首長壁莆東南，出沒狹旅，固而塞路，沃野不
廣，致兵衆亂出入，職若無人。繼光以督府命，部兵六千往
啖，冀遠甘田，停戮五畫，他爽都畿，至截光登者五之三，其

突圍南奔窮兵絶漠勒功平遠臺既而乃班師大司馬趙公
代督府撫浙餉屬繼光募精兵烏人關望援兵如望時雨兵
至冠相蹂蹀而死屍以渾量當戰務釋停因斷脇逃首功居
多除廢初虜陷石州東薄汾黎用是臣議　召譚司馬戚總
戎入薊備邊總戎上書備陳七原六失四弊大較言兵制西
北什倍東南虜馮積威劫邊人邊人望風而靡戰將率縢軍
費恭外含兒視虜飽歸尾而膽勦掩老羸為功級既賞而買
有差封積首以當雄飛彼自以為得計借曰當戰鮮不啗之
且不練何以議兵無兵何以議戰練兵之效臣嘗試之東南
請簡部將若而人分出三輔州縣部募三千丁壯部將將之

合為四營營各五部每營五一裨將為之進衛總禮折衝則
主府存制簡練訓習一如東南比及三年堂堂乎可格虜矣
便請公宜務令咋指而避窮廬迫其非時則大舉討罪之師
出而度大漠然後屯田足餉罷戍銷兵坐致富强則百世
之利也部將可否未決既譚公出就督府　命總戎督練四
王將兵節制視督府同獎者謂太阿之柄不假武人第易總
理雖時諸王將不用命視總理銜寄公無廝守與人徒無供
促督府言不便狀則又以總理專任薊門即不易銜而練兵
之議寢矣又言薊當府翰幸而任臣臣無多言在薊言薊塞
上周垣二千里一墩則百壁瞰此年遍地遍修滿費無益

更殿藉諸戍士西地受工珍墻為臺睥睨四達臺高五丈虛
中為三層臺衛百夫械器餱糧具在虜至則當譯以守逃則
番休弟力誅未能舉羸先築千二百座薊人多木譯律之室
正將不堪請募南中入教者一人以偶勇敢督府上其議許
之如募南兵三千如期至陳而將命郊外自朝日雨甚堅立
日中軍容益壯總兵山立邊將大駭將軍令固如是乎既相
要害程功能部署臺垣之役工力糈班軍則以南兵為渠長
薪木取諸塞外其餘則以益兵滿雖兒地工介弟為植少舍
則課殿最賞決罰有差黜斬益以壯虜獻功不旬月告成
事是役也縣官僅費十萬緡經費考工足當百二十萬

募南兵二萬編伍成之議立車營水戰則以代城郭車四面
結翼為方陣步騎二旅中藏之遇虜來呼大器先薄五百步
外稍近則部兵出轅下鉦虜馬排擊之虜却而奔則策騎兵
乘勝逐北虜師不宿飽復益輜重帶以從有警則南兵當選
鋒入衛兵策應主兵戍守戍更者任轉輸首分數次形名次
技擊次步伐次偵邊次鄉導次批將次遮擊次進毀次停職
次賞功軍政畢張無不以律此年東西虜謀入犯西首寢薊
狀恐巫卜不祥遂謝東胡款關入貢部言虜數苦薊北修內
備不戰而伐虜謀即軍正無所謀功其功上上薊方不得入
梁益且將求多撫理故以恭將入關進副將再論功最遷中

寧署都督同知充總兵入薊擁總理虛名秩如故及江陵薨 上遣右司馬出行邊於時大閱薊門十六萬之師軍乃營伍必整旌旗火鼓必齊約束必堅號令賞罰必信而司馬躬入諸營驗諸器械歷諸關隘登諸臺垣歷諸亭障覽諸關聞北還報悉以狀聞既畢使謁江陵上輔兵議江陵則以知伐自 天子出其如 主幼何既而以修薊功進左都督其加秩則少保兼太子太保其階則特進光祿大夫及江陵功人言波及少保西稗將起記室少保卵翼而就之乃陰布蜚語京師傾少保而自代始移鎮南粵虜入黑峪關薊人願急召還示淂請則勒石頌功德尸祝之始少保既

析節為儒以經術著及裝世宦累著戰功為東南名將虞[illegible]南任邊事如二鎮踰年疾作淂謝還登州少保蕆散千金犒客急歸而晁析節延醫求治然不能療竟以丁亥嘴之日卒棗無餘貲其居第從綺絨四戶列鐵兩開一無改作先是任子恩皆將僅襲祖職淂登州衛指揮僉事所著有紀効新書行於世世稱戚少保云

一生為國[illegible]其人也

孫子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繼光閱長短兵兵[illegible]而進將角互用名鴛鴦陣又曰料敵制勝繼光備陳七[illegible]六失四辨又曰不戰而屈人之兵繼光軍政畢振而西[illegible]虜謝東胡欵關入貢是也

[illegible]劉綎[illegible]

劉都督綎南昌人父顯弱冠把都蠻寨臨都赤古南南[illegible]界其貢其寨六為九絲山崇崗峭仄外限深箐東北為雞[illegible]嶺都蠻寨凌霄峰三岡脊峻壁拔地數千仞都蠻科[illegible]垂頭勢蟻顯把臨挺身與蠻格鬪殺傷數十蠻畏顯萬曆元顯總四川兵攻凌霄擒阿苟葉么兒斬阿黑賊遂走雞[illegible]阿大守雞冠而阿二方三奇上九絲顯討蠻中九日禱賽聚飲盡醉乘夜攀籮冒雨腰組枝掩而上兵入蠻帳二酋醉夢驚覺起拒鬪互挐戮踣籍枝崖落塹死者右實二酋大保壯猪寨寨兵進至貴州大盤山獲之并破雞冠寨阿大[illegible]

為都將所擒都蠻盡平破寨棚六十淂酋王三十六俘馘四千六百有奇拓地五百餘里獲銅鼓九十三皆漢諸葛武侯時物又獲古為牛寶髯踞于鼎器凡若干古廟薦斬爵賞有差大學士陳以勤有平蠻碑是時綎已來歎從征所至報捷癸巳倭陷朝鮮天兵諸路並進倭遁釜山縱綎督兵防守全慶又選麗兵精勇萬人令綎教習訓練移王子光海君出鎮重地設險隘謹斥堠以禦外侮會樞臣狃於議封撤防縱力排和議後封不成而冊使奔東事淩決裂乃益徵彙江南水兵議海運分水陸四路合官兵十萬綎居西路相犄[illegible]是時倭據朝鮮者七年沿海壘結為三窟蔚山為東路

播之順天為西路行長藏之畫津四川為中路石曼子[illegible]
三路皆阻海為國鎮浦所部居水源攻順天倭寨倭難[illegible]
海使不得進遂計誘行長通好單騎候於中途以示不疑會
部下一倭千總洩其謀行長驚遁綎計不就乃當諸將[illegible]
還戰遂大勝斬獲頗衆倭敗入釜營不復出無何平秀吉死
其子金哥幼國中謀纂奪三路倭將撤兵綎因播事動先[illegible]
歸朝命給諸楊公應文勘功時二十七年四月事也先是
年播酋楊應龍反烏江失事再破綦江官兵五路征討綎[illegible]
綦江路誅松坎飛頭箐夜郎舊城進滌崤懸崖伏戎截[illegible]
銅鼓臺廠村國楠水峒山羊蕭臺三峒皆陡絕為巨賊[illegible]

我兵連破三關賊以死拒峒乃煙草縱火時風逆將所綎[illegible]
禱風轉火入峒賊死烈焰三峒盡克賊復挑老虎兵令勇朝
棟總會分三路綎亦密引兵分三路接應虎苗冲營伏兵森
起綎舞大刀立斬數人率部下血戰賊奔潰斬獲朝棟酋父
子嘗言他處兵不畏只畏綎與水西兵朝棟敗酋大懼退駐
石虎關我兵奮勇斬關連奪滴淚三坡并左寄石火爐二寨
又克岡頭崇炒米坡頂山三嶋光崖險寨賊遂披靡奔入婁
山谷婁山關萬峰插天黑箐蔽日喬木連雲中一路纔數尺
壘石架樓設木關十三座綎連破關門兵亦多重傷綎遂[illegible]
龍坎直至養馬城楊酋報黃盡部陳劉兵衛至[illegible]

此不復窺婁山矣綎堅壁不動劄營冠子山進逼海龍囤五
鐵攻鐵柱關賊四面受敵力不能支綎親督各將挖城逼[illegible]
處部兵先登左水關樓被燬風順烟冲囤上諸囤哭聲[illegible]
震山谷是時七道各鎮會議輸日攻打綎身先士卒大砲轟
烈立破土城酋父子躬領苗兵出城衝突三次募死士拒戰
苗皆散無應者翌日陳璘吳廣打關遂登囤入城楊酋同愛
妾周氏何氏登樓自縊縱火自焚各鎮齊赴囤擒賊妻子弟
軍師族黨楊酋以己亥六月二十一日擒綦江庚子六月二
十一日解俘重慶總督李公化龍平播鑄銅將銅標鐫銘豎
海龍囤之巔巡撫江公鐸立石紀功是役也綎以一載破三

峒再戰克九盤三戰取石虎婁山入嘉馬四戰奪鐵柱李二
關諸軍逼海龍連月不拔綎至一月而克其二城破巢而賊
無噍類征播以綦江為首功為播平歲在戊申五月調征雲
南拆復三宣六衛生擒岳鳳父子獻俘告　廟再年羅雄戮
繼榮破武定府鳳騰霄殲厥醜類又提督陝西兵征瞭洮大
路赤芊部衆鋒百戰兵不挫衄四十年建南猓夷為寇起大
將軍綎督兵征勦皆撫為中丞吳公用先綎至建南五月渡
瀘冒風觸瘴絕糧如草兵半死生所過桐嚐雪峰諸路盡闢
計費一十二萬斬級三千三百事聞於　朝會裝語褒諭
為傳奇事遊戲有遵義郡守唐君自負勇健獻與[illegible]

門龍數侮將軍將軍言吾儕皆　朝廷耳官毋媒蘗屠忍
酒揮拳相加將軍指一麾遂頗作　朝議謂劉將軍殿邦
孟童將軍退而泯其功走南兵撤無歸餉各兵抱空腹跳踉
於塗衣甲盡質川兵多解散去將軍稱貸割費同戰騎家丁
三載乃得歸歸未匝歲而奴酋之難起矣戊午四月　詔徵
天下宿將入衛　京師起鄰督總兵官時余為江藩左　右遣
謁將軍道稅入擬將軍曰吾有丁千人馬數百匹隨行請司
餉予與少農包公商之包公曰原疏未　題帑何憑發余謂
不然將軍一人再必精家丁為羽翼將出而師從師行必餉
馬事以義起有昔年征調例在按故牒行之先餉而後聞之
部可也遂發餉領者七百三十八員名馬八十六匹耳比將
軍行而遠近者趾錯於塗以漸集矣初劉將軍以廢置歸時
清泰洛門可洛羅將軍亦解內生廄皆兵革無間風跳躍鳴
嚮伊吾之志余數數為將軍鼓舞一日謂將軍劇談兵事謀
所以禦虜皆將軍畫出建議丁校俳馬踰伏弩火銃試於廳
前隙地鼓不火而即發不知火從何來出袖前亂發如飛意
所至無不中的神沙眯目短兵相接則揚沙鼻眼頓瞎將軍
回座閒無以為娛請舞大刀可乎余謂將軍冠帶橫玉未便
於舞乃隻手舉鼙刀重百斤將軍真神威也余再問諸馬
誅將何似將軍即出諸鳥智乃得其解復間紅棉密飛錢

試之嶔人中隨手繫紲入中堂閱倭刀匣甲及虜中器仗
不精利要於蕃頭各自能鑄造匠工不及也將軍所被雙
離服皆半敝余問之甲直數百金能測陰陽禍福聞兵
中只以纓胡纓為識令家丁討主將急則捍衛不在衣甲之
鮮明也將軍言虜善用鉤即乘勢直前用刀刺之又言能
為木將軍擋馬馳欵陣中至即端身火藥大發彼軍自亂余
謂非必虜之技萬一馬驚反走吾軍不受斃乎又謂將軍遇
虜釘板倒馬鈴不能遠蹶虜軍卒至何以應之將軍云倒馬
鈴以竹箭雀而能傷馬蹄可多爽又竹簽亂拋可禁馬足伏
弩盈丈兩人上扣漢子豆纍纍秦同織伏㢠亂射而弩皆中
毒箭毒必傷皆囊中不易致之物也而惟鄰督公家有之其
家丁剛合南北傣苗夷虜靡所不有黑漆鬼面者入水不濡
將令同門北酒三尺之童赤身舞利鋒如庖丁之運刃或倒
身馬腹旋復跳出馬俱睥睨黑昭玄衣緋發龍蓄麟鬣影不
及形塵不腓越其家丁一能抗十猛者一能抗百馬逸能止
車覆能起峰猴風驅獲庚執猛矯哉強乎將軍誓師禡禱郊
自屠牛以卜勝負卜不利謂當三大戰甚危將軍有憂色余
謂將軍勉圖之毋自餒張遂為將軍餞且慫恿中丞公加禮
將軍以壯行色官軍遇司堂余設牛酒犒於是中丞公亦
馮且給軍需趨於凡民間稱貸有負於將軍者犒

發射不絕而斃乃投于鎮江遊擊喬一琦見賊漸晝悉衆奮
圍力竭自縊林莽開衆救解乃投危崖而死精壯都尽寬奠
一路戰没者宣大副將江萬化寬奠叅將祖天定靉陽守備
徐九思南京遊擊姚國輔等從劉將軍死戰者加衔守備劉
朝元劉救孫應祥李士王千總劉吉龍馬進忠劉汝吉吳自
大王尤達梁汝貴把總劉尚劉思勝王光達易廷諫劉中二
百户胡靖總旗田見龍曾朝鄉兵千總夏時正李志國等
及世眷官兵二千七百名半係南昌熊裕新從浙江守備周
翼明死者中軍周三畏鄒繼千總沈祚黄文通等皆余所舊
轄之軍弁也其各路隨征陣亡官名不勝書三路陣亡道鎮
副協叅遊都司通判守備中軍千把總等官共三百一十餘
員軍兵丁馬四萬五千八百七十餘名馬騾駝二萬八千六
百餘匹隻　國朝二百五十年來無此大衂劉將軍孚子吉
下促鳴鉦伐鼓大家孛〻出江城越嵗而旋里門者僅〻孫
發數口棲遲旅邸逍遥舟航覗覗何依形影相弔且將軍即
燕宗散萬金而與三千壯士同時酬死而以魄禮相加遺余
俱力辭不受將軍庶天之靈可鑒也黎陽王在晉謹述
孫子曰兵出奇者無窮如天地纔試銳不大而即發出袖
箭亂發如飛又曰士卒孰練統家丁一旅拍十萬者一旅
抗百從也

新刻批評百將傳續集卷之一

盱江　何喬新

東游　趙光裕克榮甫　評

梁王彥章

王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少為軍卒事梁太祖為開封府押衙、左親從指揮使、末帝即位遷濮州刺史、又徙澶州、彥章為人驍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而他人莫能舉也、軍中號王鐵鎗、梁分魏相六州為兩鎮、懼魏軍不從、遣彥章將五百騎入魏屯金波亭以虞變、魏軍果亂、夜攻彥章、彥章南走、魏人降晉、晉軍攻破澶州、虜彥章妻子、歸之太原、賜以第宅、供給甚備、間遣使者招彥章、彥章斬其使者、以自絕、然晉人畏彥章之在梁也、必欲招致之、待其妻子愈厚、自梁失魏博、與晉交河而軍、彥章常為先鋒、遷匡國軍節度使、北面行營副招討使、是時晉已盡有河北、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為兩城、號夾寨、龍德三年夏、晉取鄆州、梁人大恐、宰相敬翔入見末帝曰、事急矣、非彥章不可、末帝乃召彥章為招討使、以段凝為副、末帝問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受命而出、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鞴炭、乘流而下、彥章會飲、酒半、佯醉起更衣、

精兵數千、沿河以趨德勝、舟兵舉火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蓋三日矣、是時莊宗在魏、以朱守殷守夾寨、聞彥章為招討使、驚曰、彥章驍勇、吾嘗避其鋒、非守殷敵也、然彥章兵少、利於速戰、必急攻我南城、即馳騎救之、行二十里、而得夾寨報者曰、彥章兵已至、比至、而南城破矣、莊宗徹北城為栰、下楊劉、與彥章俱浮於河、各行一岸、每舟栰相及、輒戰、一日數十接、彥章至楊劉、攻之幾下、晉人築壘博州東、彥章引兵攻之、不克、還擊楊劉、戰敗、是時段凝已有異志、與趙巖、張漢傑交通、其破南城也、彥章與凝各為捷書以聞、凝遣人告巖等、匿彥章書而上己書、末帝初疑其事、已而使者至軍、獨賜勞凝、而不及彥章、軍士皆失色、及楊劉之敗也、凝乃上書言、彥章使酒輕敵而至於敗、趙巖等從中日夜毀之、乃罷彥章、以凝為招討使、彥章馳至京師、入見、以笏畫地、自陳勝敗之迹、巖等諷有司劾彥章不恭、勒還第、唐兵攻兗州、末帝召彥章使守捉東路、是時梁之勝兵皆屬段凝、京師祗有保鑾五百騎、皆新捉募之兵、不可用、乃以屬彥章、而以張漢傑監之、彥章至遞坊、以兵少戰敗、退保中都、又敗、與其牙兵百餘騎死戰、唐將夏魯奇識其語音曰、王鐵鎗也、舉槊刺之、彥章傷重馬踣、被擒、莊宗愛其驍勇、欲全活之、使人慰諭彥章、彥章謝曰、臣與陛下血戰

餘年今兵敗力竊不死何待皇有朝事梁而暴事晉主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遂見殺晉高祖時追贈彥章太師

孫子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彥章期以三日破敵

又曰用而示之不用彥章置酒太會佯起更衣引兵以趨德勝又曰兵情主速彥章引兵急擊而破南城是也

唐周德威

周德威字鎮遠朔州馬邑人爲人勇而多智能望塵以知敵數事晉主爲騎將從破王行瑜以功遷衙內指揮使其小字陽五當梁晉之際周陽五之勇聞天下梁軍圍晉太原令軍中曰能生得周陽五者爲刺史有騎將陳章者號陳野叉常乘白馬被朱甲以自異出入陣中求周陽五必欲生致之晉王戒德威曰陳野叉欲得汝以求刺史宜善備之德威笑曰陳章好大言耳安知刺史非臣捉邪因戒其部兵曰見白馬朱甲者當佯走以避之兩軍皆陣德威微服雜卒伍中陳章出挑戰兵始交德威部下見白馬朱甲者因退走章果奮矟急追之德威伺章已過揮鐵鎚擊之陳章墮馬遂生擒之梁攻燕晉遣德威將五萬人爲燕攻梁取潞州遷代州刺史內外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梁軍攻燕攻潞圍以夾城潞州守將李嗣昭閉城拒守而德威與梁軍相持於外踰年嗣昭與德威素有隙晉王病且革謂莊宗曰梁軍圍潞而德威與嗣昭有隙吾甚憂之主喪在殯莊宗新立而晉之重兵悉屬德威莊宗使人以喪告德威且召其軍德威即日還軍[illegible]亂劉其兵城外徒步而入伏梓宮前慟哭幾絕遂從莊宗擊梁軍破夾城與李嗣昭歡如初天祐七年秋梁遣王景仁將魏滑汴宋等兵擊趙趙王鎔乞師於晉晉遣德威先屯趙州冬梁軍至柏鄉趙人告急莊宗自將出贊皇會德威於石橋進距柏鄉五里營於野河北晉兵少而景仁所將皆梁精兵人馬鎧甲飾以組繡金銀其光耀日晉軍望之色動德威勉其衆曰此汴宋傭販兒徒飾其外耳其中不足懼也其一甲直數十千擒之適足爲吾資無徒望而愛之當勉以[illegible]之退而告莊宗曰梁兵甚銳未可與爭宜少退以待之莊宗曰吾提孤軍出千里其利速戰今不乘勢急擊之使敵知吾之衆寡則吾無所施矣德威曰不然趙人能城守而不能野戰吾之取勝利在騎兵平川廣野騎兵之所長也今吾軍於河上迫賊營門非吾用長之地也莊宗不悅退卧帳中諸將無敢入見德威謂監軍張承業曰王怒老將不速戰者非怯也且吾兵少而臨賊營門所恃者一水隔耳使梁得舟械渡河吾無類矣不如退軍鄗邑誘敵出營擾而勞之可以策勝也承業入言曰德威老將知兵願無忽其言莊宗遽起曰吾方思之耳已而德威獲梁俘兵問景仁何爲曰治舟數百

以為浮梁。德威引與俱見莊宗，嘆曰：果如公所料。乃退[illegible]

邑。德威晨遣三百騎叩梁營挑戰，自以勁兵三千繼之。景[illegible]

怒，悉其軍以出，與德威轉鬭數十里，至於鄗南。兩軍皆陣。[illegible]

軍橫亘六七里。汴宋之軍居西，魏博之軍居東。莊宗策馬[illegible]

高望而喜曰：平原淺草，可前可却，真吾之勝地。乃使人告德

威曰：吾當為公先，公可繼進。德威諫曰：梁軍輕出而遠來，與

吾轉戰，其來必不暇齎糧糗，縱其能齎，亦不暇食，不及日午，

人馬俱饑，因其將退而擊之，勝。諸將亦皆以為然。至未申時，

梁軍東偏塵起，德威鼓譟而進，麾其西偏曰：魏博軍走矣。又

麾其東偏曰：梁軍走矣。梁陣動不可復整，乃皆走，遂大敗。

[illegible]鄗追至柏鄉，橫尸數十里，景仁以十餘騎僅而免。劉守光僭

號於燕，晉遣德威將三萬出飛狐以擊之。德威入祁溝關，取

涿州，遂圍守光於幽州，破其外城。守光閉門拒守，而晉軍盡

下燕諸州縣，獨幽州不下，圍之踰年乃破之，以功拜盧龍軍

節度使。德威雖為大將，而常身與士卒馳騁矢石之間。守光

驍將單廷珪望見德威於陣，曰：此周陽五也。乃挺鎗馳騎追

之。德威佯走，度廷珪垂及，側身少却，廷珪馬方馳，不可止，縱

其少過，奮檛擊之，廷珪墜馬，遂見擒。莊宗與劉鄩相持於魏，

鄩夜潛軍出黃澤關以襲太原，德威自幽州以千騎入土門

以躡之。鄩至樂平，遇雨不得進而還，德威與鄩俱東，爭[illegible]

清。臨清有積粟，且晉軍餉道也。德威先馳據之，以故莊宗

能困鄩軍而敗之。莊宗勇而好戰，尤銳於見敵。德威老將，

務持重以挫人之鋒，故其用兵常伺敵之隙以取勝。十五年，

德威將燕兵三萬人，與鎮定等軍從莊宗於河上，自麻家渡

進軍臨濮，以趨汴州，軍宿胡柳陂。黎明，候騎報曰：梁軍至矣。

莊宗問戰於德威，德威對曰：此去汴州信宿，而梁軍父母

妻子皆在其中，而梁人家國繫此一舉，吾以深入之兵當其

必死之戰，可以計勝而難與力爭也。且吾軍先至，此糧營俱

而營柵完足，謂以逸待勞之師也。王宜按軍勿動，臣請以騎

軍擾之，使其營柵不得成，樵爨不暇給，因其勞而乘之，可

勝也。莊宗曰：吾軍河上，終日俟敵，今遇敵不擊，復何為乎？顧

李審曰：公以輜重先，吾為公殿。遽督軍而出。德威謂其子曰：

吾不知死所矣。前遇梁軍而陳，王軍居中，鎮定之軍居左，德

威之軍居右，而輜重次右之西。兵已接，莊宗率銀鎗軍馳入

梁陣，梁軍小敗，犯晉輜重，輜重見梁朱旗，皆驚走入德威軍，

德威軍亂，梁軍乘之，德威父子皆戰死。莊宗與諸將相持而

哭曰：吾不聽老將之言，而使其父子至此。莊宗即位，贈德威

太師。

孫子曰：利而誘之。德威佯走[illegible]又曰：善戰者致

人而不致於人。德威[illegible]又曰：避其銳氣，[illegible]

此兵擊其惰歸

非其情歸德威請伺梁軍將退而擊之又曰先處戰地欲[illegible]
戰者逸從威先據臨清而敗劉鄩又曰銳卒勿攻莊宗不
從而德威敗死是也

唐郭崇韜

郭崇韜代州鴈門人爲人明敏能應對以才幹見稱莊宗爲
晉王孟知祥爲中門使先時吳珙張虔厚并皆以中門使相
繼獲罪知祥懼求外任莊宗曰公欲避事當舉可代公者知
祥乃薦崇韜爲中門使甚見親信晉兵圍張文禮於鎮州久
不下而定州王都引契丹入寇契丹至新樂晉人皆恐欲解
圍去莊宗未決崇韜曰契丹之來非救文禮爲王都[illegible]
之耳且晉新破梁軍前來已振之勢不可遽自退怯莊宗然
之果敗契丹莊宗即位拜崇韜兵部尚書樞密使梁王彥章
擊破德勝唐軍東保楊劉彥章圍之莊宗登望見彥章爲
重塹以絕唐軍意輕之笑曰我知其心矣其欲持久以斃我
也即引短兵出戰爲彥章伏兵所射大敗而歸莊宗問崇韜
計安出是時唐已得鄆州矣崇韜因曰彥章圍我於此其志
在取鄆州也臣願得兵數千據河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以
應鄆州爲名彥章必來爭既分其兵可以圖也然板築之功
難卒就陛下日以精兵挑戰使彥章兵不得東十日壘成
莊宗以爲然乃遣崇韜與毛璋將數千人夜行所過驅掠
人畜屋從大渡河築壘於博州東晝夜督役六日壘成彥章
果引兵急攻之時方大暑彥章兵熱死及攻壘不克所失
半還趨楊劉莊宗迎擊遂敗之康延孝自梁奔唐先見崇
韜延之卧內盡得梁虛實是時莊宗軍朝城段凝軍臨
唐自失德勝梁兵日掠澶相取黎陽衛州而李繼韜以澤
潞判入於梁契丹數犯幽涿又聞延孝言梁方乃諸鎮兵欲
大舉唐諸將皆憂惑以謂成敗未可知莊宗患之以問諸將
將皆曰唐得鄆州隔河難守不若棄鄆與梁而西取衛州黎
陽以河爲界與梁約罷兵無相攻戰以爲後圖莊宗不
悅退臥帳中召崇韜問計崇韜曰陛下興兵仗義將士疲
生民苦於轉餉者十餘年矣況今大號已建自河以北人
首以望成功而思休息今得一鄆州不能守而棄之雖欲指
河爲界誰爲陛下守之且唐未失德勝時四方商賈征輸
集薪芻糧餉其積如山自失南城保楊劉道路轉徙耗亡
半而魏博五州秋稼不稔竭民而斂不支數月此豈按兵
久之時乎臣自康延孝來盡得梁之虛實此真天亡之時
願陛下分兵守魏固楊劉而自鄆長驅擣其巢穴不出半
天下定矣莊宗大喜曰此大丈夫之事也因問司天司天
歲不利用兵崇韜曰古者命將鑿凶門而出況成算已
臨常談豈足信也莊宗即日下令軍中歸其家屬於魏

軍謀入利在速戰秉蜀人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
且迎降不暇若俟修繕橋梁必留數日或敎王衍堅閉近
析吾兵勢儻延旬浹則勝負未可知矣乃與嚴秉馬浮渡
從兵得濟者僅千人溺死者亦千餘人遂入鹿頭關據漢
王衍弟宗弼陰遣款於崇韜求爲西川兵馬留後崇韜以節
度使許之軍至成都宗弼遷衍於西宮悉取衍嬪妓珍寶奉
崇韜及其子廷誨又與蜀人列狀見魏王請崇韜留鎮蜀
岌頗疑崇韜崇韜無以自明因以事斬宗弼及其弟宗渥宗
勳沒其家財蜀人大恐繼岌監軍李從襲等見崇韜專任軍
事心不平思有以圖之莊宗聞破蜀遣宦官向延嗣勞軍崇
韜不郊迎延嗣大怒因與從襲等共構之延嗣還[illegible]蜀[illegible]因
言蜀之寶貨皆入崇韜且誣其有異志將危魏王莊宗怒遣
宦官馬彥珪至蜀視崇韜去就彥珪以告劉皇后劉皇后敎
彥珪矯詔魏王殺之崇韜盡忠國家有大略既以破蜀因遣
使者以唐德威風諭南詔諸蠻欲因以綏來之可謂有志矣
孫子曰我專而敵分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崇韜纂壹而
流以分彥章之兵又曰校之以計而索其情崇韜論梁之
虛實決策而襲汴是也

宋曹彬

曹彬字國華眞定靈壽人幼時周歲父母以百玩之具羅
席觀其所取彬左手持干戈右手取俎豆斯須取一印他無
所視人皆異之漢乾祐中爲成德軍牙將節帥武行德見
端慤指謂左右曰此遠大器非常流也周太祖受禪召彬
京師隸世宗帳下從鎮澶淵補供奉官擢河中都監遷隆
年還客省使與王全斌郭進領騎兵攻河東平樂縣降其將
王超侯霸榮等遂建平樂爲平晉軍乾德初改左持武將軍
時初克遼州河東召契丹兵六萬騎來攻平晉彬與李繼勳
等大敗之於城下二年冬伐蜀詔以劉光毅爲歸州行營前
軍副部署彬爲都監峽中郡縣悉下諸將咸欲屠城以逞其
欲彬獨申令戢下所至悅服[illegible]開降詔褒之西川平全斌
晝夜宴飲不恤軍士部下漁奪無已蜀人苦之彬屢請旋師
全斌等不從俄而全師雄等搆亂擁衆十萬彬復與光毅破
之於新繁卒平蜀亂時諸將多取子女玉帛彬橐中唯圖書
衣衾而已及還上盡得其狀以全斌等屬吏謂彬淸介廉謹
授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彬入見辭曰征西將士俱得
罪臣獨受賞恐無以示勸上曰卿有茂功又不矜伐設有微
累仁贍等豈惜言哉懲勸國之常典無可讓六年遣李繼勳
黨進率師征太原命爲前軍都監戰洞渦河斬一千餘級俘
獲甚衆開寶二年議親征太原復命爲前軍都監率兵先往
次團柏谷降賊將陳廷山又戰城南擒[illegible]奪馬千餘

此其戰勣之要

將伐江南九月彬奉詔與李漢瓊田欽祚先赴荊南發戰
潘美師步兵繼進廿月詔以彬為昇州西南路行營馬步
軍戰櫂都部署分兵由荊南順流而東破峽口砦進克池州連
克當塗蕪湖二縣駐軍采石磯十一月作浮橋跨大江以濟
師十二月大破其軍於白鷺洲八年正月又破其軍於新林
港二月師進次秦淮江南水陸十餘萬陳於城下大敗之俘
斬數萬計及浮梁成吳人出兵來襲破之於白鷺洲自三月
至八月連破之進克潤州金陵受圍至是凡三時吳人[illegible]
路絕頻經敗衄李煜危甚遣其臣徐鉉奉表詣闕乞緩師上
不之省先是大軍列三砦美居其北繪圖其形勢上太祖指

此亦見太祖之高識

北砦謂使者曰吳人必夜出兵來寇爾急去令曹彬速成深
溝以自固無墮其計中既成吳兵果夜來襲美率所部依新
溝拒之吳人大敗奏至上笑曰果如此長圍中彬每緩師冀
煜歸服又使人諭之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若能歸
命策之上也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
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
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明日稍愈又明
日城陷煜與其臣百餘人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賓禮
請煜入宮治裝彬以數騎待宮門外左右密謂彬曰煜入或
不測奈何彬笑曰煜素懦無斷既已降必不能自引決煜

君臣卒賴保全自出師至凱旋士衆畏服無輕肆者初將
總師也太祖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為使相副帥潘美預
為彬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
功哉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爾及還獻俘
上謂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元未下姑少待之美視彬微笑
上遽詰所以美以實對上亦大笑乃賜彬錢二十萬彬退曰
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亦不過多得錢爾未幾拜樞密使檢校
太尉忠武軍節度使太宗即位加同平章事議征太原召
問曰周世宗及太祖皆親征何以不能克彬曰世宗時史彥
超敗於石嶺關人情驚擾故班師太祖頓兵甘草地會

此記其事太宗而謀征太原之

歲暑軍士多疾由是中止太宗曰今吾欲北征卿以為何如彬
曰以國家兵甲精銳翦太原之孤壘如摧枯拉朽爾何為而
不可太宗意遂決太平興國三年進檢校太師從征太原加
兼侍中八年為彌德超所誣罷為天平軍節度使旬餘上念
其替水陸之師與潘美等北伐分路進討三月敗契丹於固
安破涿州戎人來援大破之於城南四月又與米信破契丹
於新城五月戰於岐溝關諸軍敗績退屯易州臨易水而營
上聞亟令分屯邊城追諸將歸闕先是賀令圖等言於上曰
契丹主少母后專政寵幸用事請乘其釁以取幽薊遂遣彬
與崔彥進米信自雄州田重進趨飛狐潘美出雁門約期

此記其失敗於岐溝之事

請致奕城中盡殺之朱我劉延讓曹彬破師雄之衆於新繁俘萬餘人師雄遁保郫縣全斌仁贍又攻破之師雄走保灌口砦賊勢既衂餘黨散保州縣師雄病死於金堂推謝本行為主與賊將宋德威唐陶鬻擴銅山績為康延澤所破後丁德裕等分兵招輯賊衆始息初成都平命參知政事呂餘慶知府事全斌但典軍旅全斌嘗語所親曰我聞古之將帥多不能保全功名今西蜀既平欲稱疾東歸庶免悔吝或曰今寇盜尚多非有詔旨不可輕去全斌猶豫未決會有訴全斌及參進破蜀日奪民家子女玉帛不法等事與諸將同時召還太祖以全斌等初立功雖犯法不欲下獄令中書問狀全斌等具伏令御史臺於朝堂集文武百官議其罪於是百官定擬全斌等罪當大辟請准律處分乃下詔曰全斌等合戮無赦殺戮非罪稽於釁革職兩玩兵尚念前勞特從寬貸止停旗節須責降宣全斌責授崇義軍節度觀察使後參進責授昭化軍節度觀察留後仁贍責授右衛大將軍開寶末車駕幸洛陽郊祀召全斌侍祠以為武寧軍節度謂之曰朕以江左未平慮征南諸將不遵紀律故抑卿數年為朕立法今已克金陵還卿節鉞仍以銀器萬兩帛萬疋錢千萬賜之全斌至鎮數月卒

孫子曰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全斌敗蜀軍獲糧餘萬斛又曰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全斌令史延分兵趨來蘇而平蜀是也

宋潘美

潘美字仲詢大名人少倜儻嘗語其里人王密曰漢氏將終臣肆虐四海有改卜之兆大丈夫不以此時立功名取富貴碌碌與萬物共盡可羞也會周世宗為開封府尹美以中服事世宗及即位補供奉官高平之戰美以功遷西上閤門副使出監陝州軍世宗將用師隴蜀命護永興屯兵經度西事太祖遇美素厚及受禪命美先往見執政諭旨時外陝帥袁彥兇悍嗜殺繕甲兵太祖慮其為變遣美監其軍以圖之美單騎往諭以天命既歸實修臣職彥遂入朝太祖喜曰潘美不殺袁彥能令來覲成我志矣李重進叛太祖親征命石守信為招討使美為行營都監以副之揚州平以功授泰州團練使時湖南叛將汪端既平人心未寧乃授美潭州防禦使嶺南劉鋹數寇桂陽江華美擊走之溪峒蠻獠自唐以來不時侵掠頗為民患美窮其巢穴多所殺獲餘加慰撫夷落遂定乾德三年又從兵馬都監丁德裕等率兵克彬州開寶三年征嶺南以美為行營諸軍都部署朗州團練使尹崇珂副之進克富川鋹遣將率衆萬餘來援遇戰大破之遂克賀州十月又下詔桂連二州西江諸州以次降師遂次韶州

韶廣之北門也賊衆十餘萬聚為美揮兵進乘之韶州遂
斬獲數萬計鋹窮促四年二月遣其左僕射蕭漼中書舍人
卓惟休奉表乞降美因諭以上意以為彼能戰則與之戰不
能戰則勸之守不能守則諭之降不能降則死不能死則亡
即令殿直冉彦衮部送漼等赴闕鋹復遣其弟保興率衆拒
戰美率厲士卒倍道趨栅頭距廣州百二十里鋹兵十五萬
依山谷堅壁以待美因築壘休士與諸將計曰彼編竹為柵
若攻之以火彼必潰亂因以銳師夾擊之萬全策也遂分遣
勇夫數千人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栅及夜萬炬俱發會天大
風火勢甚熾鋹衆驚擾乘紀美揮兵急擊之鋹衆大敗斬獲
數萬計長驅至廣州鋹盡焚其府庫遂克之擒鋹送京師露
布以聞即日命美與尹崇珂同知廣州兼市舶使五年拜山
南東道節度兼嶺南道轉運使土豪周思瓊聚衆負海為亂
美討平之嶺表遂安八年議征江南九月遣美與劉遇等率
兵先赴江陵十月命美為昇州道行營都監與曹彬偕往進
次秦淮時舟楫未具美下令曰美受詔提驍勇數萬人期於
必勝豈限此一衣帶水而不徑渡乎遂麾以涉大軍隨之吳
師大敗及采石磯浮梁成吳人以戰艦二十餘鳴鼓泝流來
趨利美麾兵奮擊奪其戰艦擒其將鄭賓等七人又破其
南木砦分州師守之奏至太祖遣使令並花置戰艦

發美開詔即徙軍吳夜吳人果來攻砦不能克進薄金陵城
南水陸十萬陳於城下美率兵襲擊大敗之李煜夜遣兵數
千持炬鼓譟來犯我師美率精銳以短兵接戰因與大將曹
彬率士晨夜攻城百道俱進金陵平以功拜宣徽北院使獻
命副党進攻太原戰於汾上破之且多擒獲四年命將征太
原美為北路都招討判太原行府事部分諸將進討并州遂
平繼征范陽以美知幽州行府事及班師命兼三交都部署
留屯以捍北邊三交西北三百里地名固軍其地險阻為北
邊咽喉美潛師襲之遂據有其地因積粟屯兵以守之自是
北邊以寧美嘗巡撫至代州既秣馬蓐食俄而遼兵萬騎來
寇近塞美誓衆銜枚奮擊大破之雍熙三年詔美及曹彬崔
彥進等北伐美獨拔寰朔雲應等州詔內徙其民會遼兵奄
至戰於陳家谷口不利驍將楊業死之美坐削秩三等責授
檢校太保明年復檢校太師知真定府數月卒謚武惠配享
太宗廟庭

孫子曰發火有時起火有日美因風縱火而揮兵急擊又
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為爭地美潛師襲據固軍而北
邊以寧是也

宋曹瑋

曹瑋字寶臣父彬歷武寧太平軍節度使皆以瑋為牙內都

虞侯補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沉勇有謀喜讀書通春秋
傳於左氏尤深繼遷叛諸將數出無功太宗問彬誰可將者
彬曰臣少子瑋可任即召見以本官同知渭州時年十九真
宗即位改內殿崇班知渭州馭軍嚴明賞罰立決犯令者無
所貸善用間周知虜動靜舉措如老將還爲閤門副使徙
知鎮戎軍李繼遷虜西鄙人瑋知其下多怨即移書諸部
諭以朝廷恩信以動誘其心吳康奴等族請內附繼遷略西
番還瑋邀擊於石門川俘獲甚衆以鎮戎軍據平地便於騎
戰非中國之利請自隴山以東循古長城塹以爲限又以
籥手皆土人習障塞蹊隧曉羌語耐寒苦官未嘗與兵械資
糧而每戰輒使先拒賊恐無以責死力遂給以境內閑田春
秋耕種州爲出兵護作而蠲其租繼遷死子德明請命於朝
瑋言繼遷擅河南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
今國危子弱不即捕滅後更強盛不可制願假臣精兵出其
不意擒德明送闕下復河西爲郡縣此其時也帝方以恩致
德明不報既而西延家妙娥熟嵬數大族請拔帳自歸諸將猶
豫不敢應瑋曰德明野心不急折其翮後必颺去即日將其
兵薄天都山受降者內徙德明不敢[illegible]遁西上閤門使爲環
慶路兵馬鈐轄兼知邠州帝以瑋習知河西事延以爲真
定路都鈐轄領高州刺史瑋嘗上涇原環慶兩道圖涇原

以示左右曰[illegible]要山川城郭險固出入戰守之要舉在是
因敕別繪二圖以一留樞密院一付本道俾諸將按閱
事復爲涇原路都鈐轄兼知渭州於是隴山諸族皆來獻
瑋築堡山外爲籠竿城募士兵守之曰異時秦渭有警此必
爭之地也踰年復知秦州兼涇原儀渭鎮戎緣邊安撫使
羌將舉事必先定約束號爲立文法瑋[illegible]厮羅使其勇實捕丹
與厮敦立文法於離王族謀內寇瑋陰結厮敦解寶帶以[illegible]
厮敦感激求自效謂瑋曰吾父何所使敢吾首猶可斷況
獻瑋曰我知賞格丹時至汝帳下汝能爲我取[illegible]首
厮敦慨然應之後十餘日果斷其首來初張佶知秦州置四
門砦侵奪羌地羌人多叛去畏得罪不敢出瑋招出之入
馬贖罪還故地至者數千人每送馬六十匹給綵一端築弓
門冶坊床穰靜戎三陽定西伏羌永寧小洛門威遠十寨
壕三百八十里皆役屬羌廂兵工費不煩民其年唃厮羅率
衆數萬大入寇瑋迎戰三都谷追奔三十里斬首千餘級獲
馬牛雜畜器仗三萬餘還客省使既而河州洮[illegible]安江妙敦
邈川黨逋諸城皆納質爲屬户時瑋作堅樓羅龍西番要
害地也先是瑋遣小吏楊知進護賜物通其州可沫王還過
宗哥界李立遵知進語曰秦州大人宜以兵入擾邏[illegible]
率爲我言願罷兵歲入貢約蕃漢爲[illegible]回使往人皆笑

秦官，乾德中，選為東閤監軍，年方弱冠，無言其未更事，將輔
以處耘左右。繼隆曰：先行，見自有至堂，須此並所不以為慮。
毋慰而遣之。代還，花涉棧道，而滑與馬，皆墜絕澗，除十丈餘，
縋於大樹，騎卒馳數十里外，取火引綆以出之。會征江南，領
雄武卒三百，戍邵州，止給刀盾，蠻賊數千陣長沙，南截其道，
繼隆率眾力戰逐去，手足俱中毒矢，得良藥而愈，部卒死傷
者三之一。太祖聞其勇敢，而器重之。又與石曦率兵赦袁州，
破桃田紫池賊二十里入潭。富紫焚其梯衝，另積後，從李符
將荊湖漕運，給征南諸軍。吳人以王師不便水戰，多出舟師
斷餉道，繼隆要與關，糧悉善達。嘗獲吳將部送赴闕，至須縣
而殺，斬其首以獻。太祖益嘉之。與吳人戰，流矢中額，以所冠
胄覆之，得不傷。太祖察其才，且追念其父，欲擢用之，謂曰：昇
州平，可持捷書來，當厚賞汝。時兩侍使軍中者十數輩，皆伺
城陷獻捷，會有機事，當入奏，皆不願行，而繼隆獨請赴闕。太
祖見其來，時城尚未下，甚訝之。繼隆度金陵破在旦夕，因言
在途遇大風晦暝，城破之兆也。翌日，捷奏至，太祖召謂曰：如
汝所料矣。吳將居肇聚兵萬餘，攻掠州縣，命繼隆招來之。江
南平，錄功遷莊宅副使。太平興國二年，改六宅使，從征太原，
為四面撫眾都監，與李漢瓊領梯衝地道，攻城西面，擐石過
其旁，從卒仆死，繼隆督戰無怠。討幽州，與郭守文領先鋒，破

契丹數千眾及圍范陽，又與守文為先鋒，大敗其眾。契丹犯
邊，與諸將禦之。初，太宗授以陣圖，及臨陣有不便，眾以上旨
不可違，繼隆曰：事有應變，安可預定，設獲違詔之罪，請獨當
也。即便宜行。敗之於徐河。四年，遷宮苑使，領媯州刺史，護三
交屯兵，與潘美出征北邊，破靈丘縣，盡略其人以歸。改定州
駐泊都監，嘗領兵出王鐙砦，與賊戰，獲牛羊車帳甚眾，詔書
褒美。李繼遷叛，命繼隆與田仁朗、王侁率兵擊之。四月，出銀州
北，破悉利諸族，追奔數十里，斬三千餘級，俘蕃漢老幼千餘。
為代州刺史折羅遇及其弟埋乞首，牛羊鎧仗所獲尤多。又
出開光谷西杏子坪，破保寺保香族，斬其副首領埋乜己
十七人，降銀三族首領折八軍等三千餘眾，復破浩邵浪吾
訛諸族及濁輪川東兜頭川西，生擒七十八人，斬首五十九
級，俘獲數千計，引師至鹽城，吳移越移四族來降，罹岌悉羅
賊十四族怙其眾不下，迎與尹憲擊之，夷其帳千餘，俘斬
七十餘級，戎政領環州團練使，又護高陽關屯兵，從曹彬征
幽州，率兵助先鋒薛繼昭破其眾數千於固安南，下固安、新
城，進克涿州，矢中左股，血流至踵。獲契丹貴臣一人，彬欵上
其功。繼隆止之。緣而傳潛、米信軍敗，契丹獨繼隆所部振旅
而還，即命繼隆知定州，尋詔分屯諸軍，繼隆令書吏盡錄其
詔旨。餘有收卒集城下，不知所向。繼隆按詔給券，俾各詣

所知太宗嘉其有謀三年遷侍衛馬軍都虞候領武州[illegible]
練使契丹大入邊出為滄州都部署劉廷讓與敵戰君子[illegible]
先約繼隆以所部後殿緩急為援既而敵圍廷讓數重繼隆[illegible]
[illegible]麾下兵退保樂壽廷讓力不敵全軍陷沒隆以單騎遁免
上怒追繼隆赴闕令中書問狀既而得釋逾年加領本州觀
察使端拱初制授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保順節度九月出
為定州都部署初朝議有敵至令堅壁清野勿與出戰一日
契丹數萬衆攻蒲城至唐河諜卒袁繼忠慨然請出師中黃門
林延壽等五人以詔書止之繼隆曰閫外之事將帥得專乃
與繼忠出兵戰數合[illegible]有詔褒成虜軍繼隆言梁門
[illegible]為北面保障不可廢遂城守如故訖為要池淳化四年夏召
還太宗面獎之改領靜難軍節度復遣還屯所時夏州趙保
忠與繼遷連謀朝廷患之又綏州牙校高文岯舉城歸順河
外蕃漢大援以繼隆為河西行營都部署尚食使尹繼倫為
都監以討之既而繼遷遁去擒保忠以獻初樞將侯延廣監
軍秦翰議請誅保忠及出兵追之繼隆曰保忠几上肉耳當
請於天子今繼遷遁去千里窮磧糧於轉餉宜養威持重未
易輕舉延廣等服其言會宰相議廢夏州隳其城繼隆命秦翰
與弟繼和及勳同入奏以為朔方古鎮賊所窺覦之地存之
可依以破賊并請於銀夏兩州南界山中增置保戍以扼[illegible]

衛且為內屬蕃部之蔭蔽而斷賊糧道皆不報至道二年[illegible]
守宗守榮馬紹忠等送糧靈州為繼遷所邀敗於浦洛河上
聞之怒亟命繼隆為靈環十州都部署是秋五路討繼遷
繼隆由環州取東関鎮由赤檉苦井路赴之繼隆以所出道
回遠乏水請由橐駝路徑趨賊之巢穴且遣繼和入奏太宗
召詰之知其必敗因遣周瑩齎手詔切責督其進軍赤檉
至繼隆以便宜發兵不俟報與丁罕行十餘日果不見賊而
還諸將失期士卒困乏三年春繼遷以蕃部從順者衆遣其
軍主史癿遇率兵屯橐駝口西北雙堆以遏絕之執倉族者
[illegible]癿遇來告繼隆遣劉承蘊田敏會癿遇討之斬首數級
獲牛馬橐駝萬計先是受詔送軍糧赴靈州必由旱海路自
冬至春而芻粟始集繼隆請由古原州蔚茹河路便衆議不
一繼隆固執論其事太宗許焉遂率師以進壁古原州令如
京使胡守澄城之是為鎮戎軍真宗即位召還加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解兵柄歸本鎮咸平四年王師失利於望都繼隆
累表求詣闕面陳邊事因乞自效俄召還延見詢訪因言驍
賴僥倖蓋亦常事願委將帥討伐不煩親征真宗慰諭之景
德元年冬契丹大入攻魏郡至河上真宗幸澶淵繼隆表求
扈從命為駕前東面排陣使先赴澶州陳師於北城外戰
為營敵數萬騎急攻繼隆與石保吉率衆禦之追奔數里[illegible]

上至章北門觀兵召問餘勞見其所部整肅賞之二年
春還京加開府儀同三司會疾作上親臨問卒贈中書令諡
忠武

孫子曰君命有所不受繼隆違詔而敗契丹於徐河又曰
主曰無戰必戰可也繼隆不從詔書出兵合戰而走契丹
又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為爭地繼隆謂朔方古鎮不
可廢又曰塗有所不由繼隆由橐駝不見賊而還是也

宋尹繼倫

尹繼倫開封浚儀人父勳鄆州防禦使寄內奉繼倫以為可
用太祖以補殿直權領虎捷指揮預平嶺表下金陵太宗即
位改供奉官從征太原還遷洛苑使充北面緣邊都巡檢使
端拱中威虜軍糧餽不繼契丹潜議入寇上遣李繼隆發鎮
定兵萬餘護送輜重數千乘契丹將于越諜知之率精銳數
萬騎將邀於路繼倫適領兵巡徼路遇寇直于越徑趨大軍
過繼倫軍不顧而去繼倫謂其麾下曰寇蔑視我爾彼南出
而捷還則乘勝驅我而北不捷亦且洩怒於我將無遺類矣
為今日計但當卷甲啣枚以躡之彼銳氣前驅不虞我之至
力戰勝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為忠義豈可泯然而死為胡
地鬼乎衆皆憤激從命繼倫令軍中秣馬俟夜人持短兵潜
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唐州徐河天未明于越去大軍四五里
會食訖將戰繼隆方陣於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殺其將
皇室一人皮室者契丹相也皮室既擒衆遂驚潰于越方食失
箸為短兵中其臂創甚乘善馬先遁寇兵隨之大潰相蹂踐
死者無數餘黨悉引去契丹自是不敢窺邊其平居相戒則
曰當避黑面大王以繼倫黑而故也以功領長州刺史仍兼
巡檢淳化初著作佐郎孫從說自契丹逃歸太宗詔以邊事
極言徐河之戰契丹為之奪氣故每聞繼倫名則倉皇不知
所措於是遷繼倫尚食使領長州團練使以厲邊將淳化五
年李繼隆奉詔討夏州以繼倫為河西兵馬都監未幾以滌
州團練使領本州駐泊兵馬部署至道二年分遣將為五
道以討李繼遷時大將李繼隆由靈環路徑逗撓不進上怒
急召繼倫至京師授靈慶兵馬副都部署欲以夾輔繼隆也
時繼倫已被病強起受詔上素聞其嗜酒以上尊酒賜而遣
之即日乘驛赴行營至慶州卒

孫子曰殺敵者怒也繼倫激怒其下而衆皆從命又曰趨
其所不意繼倫潜兵躡其後而破于越是也

宋狄青

狄青字漢臣汾州西河人善騎射初隸騎御馬直寶元初趙
元昊反詔擇衛士從邊以青為三班差使殿侍延州指揮使
時偏將屢為賊敗士卒多畏怯青行常為先鋒凡四年

大小二十五戰中流矢者八破金湯城略宥州屠龐咩歲香
毛奴尚羅慶七家口井族燔積聚數萬又城喬子谷築招安
豐林新砦大郎等堡皆扼賊要害嘗戰安遠被創甚聞寇至
即挺起馳赴衆爭前為用臨敵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
披靡莫敢當尹洙為經略判官青以指使見洙與談兵善之
薦於經略使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一見奇之待
遇甚厚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
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由是益知名以功累遷
西上閤門刺史擢泰州刺使涇路原副都總管經略招討副
使又加衛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惠州團練使仁宗以青數

有戰功欲召見問以方略會賊寇渭州命圖形以進元昊稱
臣徙真定路副都總管歷侍衛步軍殿前都虞侯又遷馬軍
副都指揮使青奮行伍十餘年而貴是時面涅猶存帝嘗敕
青傅藥除字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地臣所以
有今日由此涅耳臣願留以勸軍中不敢奉詔以彰化軍節
度使知延州擢樞密副使皇祐中廣源州蠻儂智高反陷邕
州又破沿江九州圍廣州嶺外騷動師久無功命孫沔余靖
為安撫使討賊仁宗猶以為憂青上表請行翌日入對自言
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騎數百益以禁兵羈
賊首致闕下帝壯其言遂除宣徽南院使宣撫荊湖南北路

經制廣南盜賊事置酒垂拱殿以遣之時智高還據邕州青
合孫沔余靖兵次賓州先是蔣偕張忠皆輕敵敗死軍聲大
沮青戒諸將毋妄與賊鬭聽吾所為廣西鈐轄陳曙乘青未
至輒以步卒八千犯賊潰於崑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
令之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
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沔靖相顧愕眙諸將股栗已
而頓甲令軍中休十日覘者還以為軍未即進青明日乃整
軍騎一晝夜絕崑崙關出歸仁舖為陣賊既失險悉出逆戰
前鋒孫節搏賊死山下賊氣銳甚沔等懼失色青執白旗麾
騎兵縱左右翼出賊不意大敗之追奔五十里斬首數千級

其黨屬死者五十七人生擒五百餘人智高夜縱火燒城遁
去遲明青按兵入城獲金帛鉅萬雜畜數千招復老壯嘗為
賊所俘脅者悉遣之集賞屬於邕州城下斂尸築京觀於城
北隅時賊屍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
安知非詐邪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初青之至邕
也會瘴霧昏塞或謂賊毒水上流士飲者多死青殊憂之一
夕有泉湧砦下汲之甘衆遂以濟還為樞密副使遷護國軍
節度使河中尹還至京師帝嘉其功拜樞密使賜第敦教坊
優進諸子官秩初青既行帝每憂之曰青有威名賊當畏其
來左右使令非青親信者不可雜飲食卧起皆宜防竊發乃

馳使戒之及聞青已破賊頗悔相曰據議賞縱則不足以勸矣然交趾願出兵助討智高余靖言其可信具萬人糧於邕欽待之詔以緡錢三萬賜交趾為兵費許賊平厚賞之青既至檄余靖無通使假兵即上奏曰李德政聲言將步兵五萬騎一千赴援非其情實且假兵於外以除内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而橫蹂二廣力不能討乃假兵蠻夷貪得忘義因而起亂何以禦之請罷交趾助兵從之賊平人服其有遠略青在樞密四年每出朝輒指目以相矜謝又言者以青家狗生角且數有光怪請出青於外以保全之不報嘉祐中京師大水青避水徙家相國寺行止殿上人情頗疑乃罷樞密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判陳州明年二月卒贈中書令諡武襄青為人慎密寡言其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行師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同饑寒勞苦雖敵猝犯之無一士敢後先者故其出常有功尤喜推功於將佐始與孫沔破賊謀一出青賊既平經制餘事悉以委沔退若不用意者沔始歎其勇既而服其為人自以為不如也

孫子曰法令孰行青以陳曙恃敗士驟出斬之又曰先奪其所愛青整軍一晝夜絕崑崙關出歸仁鋪為陣又曰令素行者與眾相得青正部伍明賞罰雖敵猝犯無一士敢後先是也

宋种世衡

种世衡字仲平放之兄子也少尚氣節昆弟有欲析其貲者悉推與之惟取圖書而已以放蔭補將作監主簿累遷太子中舍知澠池縣通判鳳州坐事流竇州徙汝州龍圖閣直學士李紘為辨其誣除衛尉寺丞監隨州酒稅簽書同州鄜州判官事西邊用兵守備不足世衡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其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命董其役夏人屢出爭世衡且戰且城之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始至於石石工辭不可穿世衡即命屑石一畚酬百錢卒得泉城成賜名青澗城遷內殿崇班知城事開營田二千頃募商賈貸以本錢使通貨贏其利城遂富實間出行部族慰勞酋長或解與所服帶嘗會客飲有得敵情來告者即以飲器予之由是屬羌皆樂為用再遷洛苑副使知環州蕃部有牛家族奴訛倔強未嘗出謁郡守聞世衡至遽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往勞部落是夕大雪深三尺左右曰地險不可往世衡曰吾方結諸羌以信不可失期遂緣險而進奴訛方臥帳中謂世衡必不能至世衡蹴而起之奴訛大驚曰前此未嘗有官至吾部者公乃不疑我耶率其族羅拜聽命羌酋慕恩部落最強世衡嘗夜與飲出侍姬以視之既而

世衡起入内潛於壁隙中窺之慕恩竊與侍姬戲語世衡撤
撤之慕恩慚懼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遺之由是得
其死力諸部有貳者使討之無不克有兀二族世衡招之不
至即命慕恩出兵誅之其後百餘帳皆自歸莫敢貳因令諸
族置烽火有急則舉烽介馬以待葛懷敏敗羌兵數千入
以掠涇原無敢後者嘗課吏民射有過失射中則釋其罪有
爭其市請其事輒因中否而與奪之人人自厲皆精於射由
是數年敵不敢近環境遷環慶路兵馬鈐轄范仲淹檄令與
蔣偕築細腰城世衡時卧病即起將所部甲士晝夜興築城
成而卒初世衡在青澗城元昊未臣其貴人野利剛浪唆遇
乞兄弟有才謀皆號大王親信用事邊臣欲以謀間之慶曆
二年鄜延經略使龐籍兩爲保安軍守劉拯書賂蕃部破丑
以達野利兄弟而涇原路王沿葛懷敏亦遣人持書及金寶
以遺遇乞會剛浪唆令浪埋賞乞媚娘等三人詣世衡請降
世衡知其詐曰與其殺之不若因以爲間留使監商稅出入
騎從甚寵有僧王光信者驍勇善騎射習知蕃部山川道路
世衡出兵嘗使爲向導數盪族帳奏以爲三班借職改名嵩
世衡爲蠟書遣嵩遺剛浪唆言浪埋等已至朝廷知王有向
漢心命爲夏州節度使奉錢月萬緡旌節已至趣其歸附以
棗緩畫龜喻其早歸之意剛浪唆得書大懼自所治執嵩歸

元昊元昊疑剛浪唆貳己不得還所治且錮嵩阱中使其
李文貴以剛浪唆旨報世衡且言不達所遣言意或許通
頒賜一言世衡以白籍時朝廷已欲招納轄召文貴至諭
國家寬大聽納意遣使還報元昊得報出嵩禮之甚厚使
文貴偕來自是繼遣使者請降遂稱臣如舊世衡聞野利兄
弟已誅爲文越境祭之籍疏嵩勞且言元昊未通時世衡畫
策遣嵩冒艱險間其君臣遂成猜貳因此與中國通請優進
嵩官遂三班奉職後嵩因對自陳又進侍禁閤門祗候世衡
死籍爲樞密使世衡子古上書訟父功遂贈世衡成州團練
使世衡在邊數年積穀通貨所至不煩縣官益兵增饋善撫
養士卒病者遣一子專視其食飲湯劑以故得人死力及卒
羌酋朝夕臨者數日青澗及環人皆繪像祠之

孫子曰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浪埋等來降而世衡留
以爲間又曰親而離之世衡離間野利兄弟而元昊請降
又曰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溪世衡撫養士卒以故
得人死力是也

宋郝逵

郝逵字仲通其先自邢徙洛康定中兄遵死於敵錄逵爲三
班奉職隸陝西范仲淹麾下仲淹勉以問學方議取靈武逵
曰地遠而食不繼城大而兵不多未見其利未幾涇原任福

觀其所古莫與知八陣之要

將西京安置、屏處十年、哲宗立、起知潞州、辭歸洛、改左武衛上將軍、提舉崇福宮、卒。遠慷慨喜兵書、神宗嘗訪八陣遺法、對曰兵無常形、特奇正相生之一法爾、因為帝論其詳。在延安使以教兵、久不就、遠擇諸校習金鼓屯營者六十四人、使人教一隊、頃刻而成。尤善用偏裨、每至所部、令人自言所長、暇日閱按之、故臨陣皆盡其技。李憲圭治廢州之敗、既斬李信、劉甫、又欲罪鄜延鄰燧檢使白玉、玉見遠、託以後事、且泣言不得終養母、遠哀之、不遣中赦甚力、得免、已而王大捷於新砦、神宗謂遠曰、白玉能以功補過、卿之力也。每戰先諸將[illegible]閱、愛惜士卒、不妄加誅戮、其獲賊婦女老弱者皆不[illegible]。雖坐征南無功、久廢、猶隱然為一時宿將云。

此又見其得教兵之道

於全白玉而後得其力

孫子曰、拔人之城而非攻也、遠示以禮佩紫囊而保州降。又曰不用鄉導、不能得地利、遠得鄰覘信為鄉導而平諸隘。又曰、退不避罪、遠違詔旨、不棄綏州是也。

宋王韶

王韶、字子純、江州德安人、第進士、調新安主簿、建昌軍司理參軍、試制科不中、客游陝西、訪采邊事、熙寧元年、詣闕上平戎策三篇、其略以為西夏可取、欲取西夏、當先復河湟、則夏人有腹背受敵之憂、夏人比年攻青唐、不能克、萬一克之、必併力南向、大掠秦渭之間、牧馬於蘭會、斷古渭境、盡服南生羌、西築武勝、遣兵時掠洮河、則隴蜀諸郡當盡驚擾、瞎征兄弟、其能自保耶、今唃氏子孫、唯董氈粗能自立、瞎征欺巴溫之徒、文法所及、各不過一二百里、其勢豈能與西人抗哉。武威之南、至於洮河蘭鄯、皆故漢郡縣、所謂湟中浩亹大小榆枹罕、土地肥美、宜五種者在焉、幸今諸羌瓜分、莫相統一、此正可并合而兼撫之時也、諸種既服、唃氏敢不歸、唃氏歸則河西李氏在吾股掌中矣。且唃氏子孫、瞎征差盛、為諸羌所畏、若招諭之、使居武勝、或渭源城、使糾合宗黨、制其部族、習用漢法、異時族類雖盛、不過一延州李士彬、環州慕恩耳。漢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無所連結、策之上也。神宗異其言、召問方略、以韶管幹秦鳳經略司機宜文字。番部俞龍珂在青唐、最大、渭源羌與夏人皆欲羈屬之、諸將議先致討、韶因按邊、引數騎直抵其帳、諭以成敗、遂留宿、明旦兩種皆遣其豪隨以東、久之、龍珂率屬十二萬口內附、所謂包順者也。帝志復河隴、築古渭為通遠軍、以韶知軍事、五年七月、引兵城渭源堡、及乞神平、破蒙羅角、抹耳水巴等族、初羌保險、諸將謀置陣平地、韶曰、賊不舍險來鬭、則我師必徒歸、今已入險地、當使險為吾有、乃徑趨抹邦山、壓敵軍而陣、令曰、敢言退者斬、賊乘高下鬭、師小卻、韶躬擐甲冑、麾兵、下兵逆擊之、羌大潰、焚其廬帳而還、洮西大震、會瞎征度洮、為之援、餘黨

此策不過為宋復[illegible]為宋業

集。詔戒別將由竹牛嶺路張軍聲而潛師越武勝遇瞎征酋
領瞎藥等與戰破之遂城武勝建為鎮洮軍進右正言集賢
殿修撰復擊走瞎征降其部落二萬餘更名鎮洮為熙州以
熙河洮岷通遠為一路詔以龍圖閣待制知熙州六年三月
取河州遷樞密直學士降羌羧詔回軍擊之瞎征以其間據
河州詔進破訶諾木藏城穿露骨山南入洮州境道狹巠釋
馬徒行或日至六七瞎征留其黨守河州自將躡官軍詔力
戰破走之河州復平進拔宕岷二州疊洮羌酋皆以城附軍
行五十有四日涉一千八百里得州五斬首數千級獲牛羊
馬畜以萬計進左諫議大夫端明殿學士七年入朝又加資
政殿學士賜第崇仁坊還至興平聞景思立敗於踏白城賊
圍河州日夜馳至熙熙方城守命撤之選兵得二萬議所向
諸將欲趨河州詔曰賊所以圍城者恃有外援也今知救至
必設伏以待我且新勝氣銳未可與爭當出其不意以致其
所恃此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者也乃直扣定
羌城破結河族斷夏國通路進臨寧河分命偏將入南山瞎
征知援絕拔栅去初思立之還師也羌勢復熾朝廷議棄熙
河帝為之旰食數下詔戒詔持重勿出及是聞大喜詔還熙
以兵循西山繞出踏白後焚八千帳瞎征窮促乃降俘以獻
拜詔觀文殿學士禮部侍郎官其兄弟及二子前後賜詔

千疋不幾召為樞密副使安南之役詔言決里廣源之建臣
以為貪虛名而忘實禍執政乃疑臣為刺譏方舉事之初臣
力爭陳論欲寬民力而省財用但同列莫聽至以熙河事折
辱臣本意不費朝廷而可以至伊吾盧耳初不欲令熙河作
路河岷作州也今與衆異論倘不求退必致不容詔本鑿空
開邊驟躋政地乃以勤兵費財歸咎朝廷帝由是不悅以故
罷職知洪州四年病疽卒詔起孤生用兵有機略臨出師召
諸將授以指麾不復更問每戰必捷嘗夜卧帳中前部遇敵
矢石已交呼聲震山谷侍者往往股栗而詔鼻息如雷茂
朝多薦人依詔求仕乃分屬諸將或殺降羌老弱予以首為
功級詔晚節言動不常頗若病狂狀既病疽洞見五臟蓋亦
多殺云

孫子曰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詔彭陰置陣麾兵逞擊而
羌大潰又曰攻其不備詔戒別將由竹牛嶺張軍聲而潛
師越武勝又曰避其銳氣詔謂瞎征新勝銳氣未可與爭
是也

新刻批評百將傳續集卷之二

盱江　何喬新世邇　甫

東浙　趙光裕克蕃甫　評

宋种師道

种師道字彝叔少從張載學以蔭補三班奉職試法易文階為熙州推官通判原州提舉秦鳳常平議役法忤蔡京旨檢莊宅使知德順軍又謫其詆毀先烈罷入黨籍屏廢十年以武功大夫忠州刺史涇原都鈐轄知懷德軍夏國畫境其使焦彥堅必欲得故地師道曰如言故地當以漢唐為正則君家疆土益蹙矣彥堅無以對童貫握兵柄而西翕張威福見者皆旅拜師道長揖而已召詣闕徽宗訪以邊事對曰先為不可勝來則應之妄動生事非計也貫議徙內郡弓箭手實邊而指為新邊所募帝復訪之對曰臣恐動遠之功未立而近擾先及矣帝善其言賜襲衣金帶以為提舉秦鳳弓箭手其時五路並置官帝謂曰卿吾所親擢也貫誌不悅師道不敢拜以請得提舉崇福宮久之知西安州夏人侵定邊築佛口城率師從夷之始至渴甚師道指山之西麓曰是當有水命工求之果得水滿谷累遷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洺州防禦使知渭州督諸道兵城席葦平賊王敵至壁葫蘆河師道陳於河滸若將決戰者陰遣偏將曲充徑出橫嶺揚言援兵至敵方駭顧楊可世潛軍衛其後姚平仲以精甲襲擊之敵大潰斬首五千級其酋僅以身免率俶而還又王黼帥西河東七路兵征臧底誠期以旬日必克既薄城下敵守甚固官軍小怠別校有據胡床自休者立斬之尸於軍門曰今日城不下視此眾股栗鼓而登城城即潰時兵至八日帝得捷書喜進侍御親軍馬副都指揮使應道軍承宣使從童貫為都統制拜保靜軍節度使貫謀伐燕使師道盡護諸將師道諫曰今日之事譬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貫不聽既次白溝遼人譟而前士卒多傷師道先令人持一巨梃自防賴以不大敗遼使來言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鄰基他日之禍謂為得計可乎救災卹鄰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師道復諫宜許之又不聽密劾其助賊王黼怒責為右衛將軍致仕而用劉延慶代之延慶敗績於盧溝帝思其言起為涇州刺史知渭州俄還[illegible]靜軍節度使京畿河北制置使聽便宜檄兵食師道方居南山豹林谷聞命即東邁姚平仲有步騎七千與之俱北至洛陽聞幹離不屯京城下或止勿行曰賊勢方銳願少駐氾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露祇取辱焉今鼓行而前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

截橋梯沿邊書种少保領西兵百萬衆遂抵城西趨汴水
[illegible]遁敵營金人懼徙砦稍北斂游騎但守牟駝岡增壘自
時師道春秋高天下稱為老种欽宗聞其至喜甚開安上
命尚書右丞李綱迎勞時已議和入見帝問曰今日之事
意如何對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
乎帝曰業已講好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
知也拜檢校少傅同知樞密院京畿西河宣撫使諸道兵
隸焉以平仲為都統制師道時被病命毋拜許乘輿入朝金
使王汭在廷頡頏望見師道拜跪稍如禮帝顧笑曰彼為卿
故也京城自受圍諸門盡閉市無薪菜師道請啟城西壁聽
民出入如常金人有擄掠者忠斬其六人金人
來訴師道付以界旗使自為制後無有敢越軼者又請緩給
金幣使彼惰歸扼而殲諸河執政不可种氏姚氏皆為山西
巨室平仲父古方以熙河兵入援平仲慮功名獨歸种氏乃
以士不得速戰為言達於上李綱主其議令城下兵緩急
平仲節度帝日遣使趣師道戰師道欲俟其弟秦鳳經略使
師中至奏言過春分乃可擊時相距纔八日帝以為緩竟用
平仲斫營以及於敗李綱罷太宰[illegible]
誤趣使揮壓師道乘車而[illegible]
聲喏而散金師[illegible]

以為不宜解師道兵柄上曰師道老矣難用當使卿見之令
相見於殿門外師道不語翰曰國家有急詔翰訪所疑公勿
以書生之故不肯誨師翰始言我衆彼寡但分兵結營控扼
要地使彼糧道不通坐以持久可破也翰嘆味其言還上奏
謂師道志慮未衰尚可用於是加檢校少師進太尉換節鎮
兆軍為河北河東宣撫使屯滑州實無兵自隨師道請合關
河卒屯滄衛孟滑備金兵再至朝論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
以示弱郡不用既而師中戰死姚古敗朝廷震悚召師道還
太原隔又使巡邊次河陽遇王汭揣敵必大舉亟上疏請幸
長安以避其鋒大臣以為怯復召還既至病不能見[illegible]
京師失守帝搏膺曰不用种師道言以至於此金兵之始退
也師道申前議勸帝乘半濟擊之不從曰異日必為國患故
追痛其語

孫子曰趁其所不意師道陣於河滸而偏將潛師掩其後
又曰兵之情主速師道征臧底城八日而克又曰擊其惰
歸師道請俟金人惰歸扼而殲諸河是也

宋宗澤

宗澤字汝霖婺州義烏人自幼豪爽有大志登元祐進士第
廷對極陳時弊考官惡其直置末甲調大名館陶尉遺判登
州朝廷遣使由登州結女真盟海上謀夾攻契丹澤語所親

澤始終以和議為非且其智慮忠誠識見超卓非人所及也

曰天下自是多事矣退居東陽結廬山谷間靖康元年中丞陳過庭等列薦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澤曰是行不生還矣或問之澤曰敵能悔過退師固善否則安能屈節北庭以辱君命乎議者謂澤剛方不屈恐害和議上不遣命知磁州

此紀其始知磁州而為經理之事

太原失守官兩河者率托故不行澤曰食祿而避難不可也即日單騎就道從羸卒十餘人磁經敵騎蹂躝之餘人民逃徙帑廩枵然澤至繕城壁浚隍池治器械募義勇始為固守不移之計除河北義兵都總管金人破真定引兵南取慶源自李固渡河恐澤兵躡其後遣數千騎直和磁州城澤擐甲登城令壯士以神臂弓射走之開門縱擊斬首數百級所獲羊馬金帛悉以賞軍士康王再使金行至磁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反今敵又誑詐以致大王願勿行王遂回相州

宗公一言再造宋室

有詔以澤為副元帥從王起兵入援澤言宜急會李固渡斷敵歸路衆不從乃自將兵趨滑道遇北兵遣秦光弼張德夾擊大破之金人既敗乃留兵分屯澤遣壯士夜擣其軍破三十餘砦時康王開大元帥府檄兵會大名澤履冰渡河見王謂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會僉書樞密院事曹輔齎蠟封欽宗手詔至自京師言和議可成澤曰金人狡譎是欲款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飢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汪伯彥等難之勸王遣澤先行自是澤不得預府中謀議矣三年正月澤至開德十三戰皆捷以書勸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遣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范訥知興仁府曾懋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為狂不答澤以孤軍進都統陳淬言敵方熾未可輕舉澤怒欲斬之諸將乞貸淬使得效死澤命淬進兵遇金人敗之金人攻開德澤遣孔彥威與戰又敗之澤度金人必犯濮先遣三千騎往援金人果至敗之金人復向開德權邦彥孔彥威合兵夾擊又大敗之澤兵進至衛南度將孤兵寡不深入不能成功先驅云前有賊營澤揮衆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皆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級金人大敗退卻數十餘里澤計敵衆十倍於我今一戰而卻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暮徙其軍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敗之王承制以澤為徽猷閣待制時金人遇二帝北行澤聞即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一至又聞張邦昌僭位欲先行誅討會得大元帥府書約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復書曰人臣豈有服赭袍張紅蓋御正殿者乎自古姦臣未有竊據寶位改元肆赦惡狀昭著若邦

此澤論不可割地之合

此言其既誅金人之[illegible]

既自行降河東巨寇王善

遣人諭降緝滿招僕守

潛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國累表勸進王即帝位於南京入見澤泗交頤陳興復大計時與李綱同入對相見論國事慷慨流涕綱奇之上欲留澤潜善等沮之除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時金人有割地之議澤上疏曰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陛下當兢兢業業思傳之萬世柰何遽議割河之東西又議割陝之蒲解乎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上覽其言壯之改知青州時年六十九矣開封尹闕李綱言綏復舊都非澤不可尋徙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横人情洶洶澤威望素著既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為盜者贓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民賴以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効力遂解甲降時楊進號沒角牛兵三十萬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各擁衆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為患澤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上疏請上還京除延康殿學士京城留守兼開封尹時金遣人以使偽楚為名至開封府澤曰此名為使而實覘我也拘其人乞斬之有詔所拘金使延置別館澤曰國家承平二百年不識兵革以敵國誑誕為可憑

乞斬金使以破奸而上不從

知敵謀入攻乃招兵據陸以為防禦而請駐蹕還

刱識將材

此二疏並言不可棄汴京而遷都於金陵

信恬不置疑今金人假使偽楚來覘虛實臣愚乞斬之以破其奸而陛下惑於人言令還置別館優加待遇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上乃親札諭澤竟縱遣之真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方密脩戰具為入攻之計而將帥恬不為虞不修武備澤以為憂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為連珠砦連約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衆議即欲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遂陞飛為統制飛由是知名澤視師河北還抗疏言國家結好金人欲以息民卒之刼掠侵欺靡所不至是守和議果不足以息民也當時固有阿意順旨以叨富貴者亦有不相識隨以獲罪戾者陛下觀之惜富貴者為是乎獲罪戾者為是乎今之言還京者猶前之言和議為可行者也今之言不可還者猶前之言和議不可行者也惟陛下熟思而審用之且京師二百年積累之基業陛下柰何輕棄以遺敵國乎詔遣官奉迎六宮往金陵澤上疏曰京師天下腹心也兩河雖未安寧特一手臂之不伸爾今遽欲去之非惟一臂之弗瘳且并與腹心而棄之矣昔景德間契丹寇澶淵王欽若江南人勸幸金陵陳堯叟蜀人

計耳先是澤去磁以州事付兵馬鈐轄李侁統制趙世隆
之後世隆及弟世興以兵三萬來歸衆懼其為變澤曰世隆
本吾一校耳何能為世隆至責之曰河北陷沒吾宋法令與
上下之分亦陷沒耶命斬之時世興佩刀侍側衆兵露刃澂
下澤徐謂世興曰汝兄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恥世興感
泣金人攻滑州澤遣世興往救世興至掩其不備敗之澤威
聲日著北方聞其名常尊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爺爺澤疏
言丁進數十萬衆願守護京城李成願扈從還闕即渡河勦
敵楊進等兵百萬亦願渡河同致死力臣聞多助之至天下
順之陛下及此時還京則衆心翕然何敵國之足憂[illegible]
澤招撫日還京澤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奏每為潛善等所
抑憂憤成疾疽發於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
塵積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
力諸將出澤嘆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翌日
風雨晝晦澤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薨都人號
慟遺表猶贊上還京贈觀文殿學士謚忠簡
孫子曰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澤下令進退皆死不可不
死中求生又曰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澤暴徙其軍
金人夜至得空營又曰出其不意澤選精銳統出敵後是

宋岳飛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少負氣節沈厚寡言家貧力學
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
學射於周同盡其術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設祭於其冢父[illegible]
之曰汝為時用其徇國死義乎宣和四年真定宣撫劉韐募
敢戰士飛應募相有劇賊陶俊賈進和飛請百騎滅之遣卒
偽為商入賊境賊掠以充部伍飛遣百人伏山下自領數十
騎逼賊壘賊出戰飛佯北賊來追之伏兵起先所遣卒擒俊
及進和以歸康王至相飛因劉浩見命招賊吉倩倩以衆三
百[illegible]降補承信郎以鐵騎三百往李固渡嘗敗[illegible]從
浩解東京圍與敵相持於滑南領百騎習兵河上敵猝至飛
麾其徒曰敵雖衆未知吾虛實當及其未定擊之乃獨馳迎
敵有梟將舞刀而前飛斬之敵大敗遷秉義郎隸留守宗澤
戰開德曹州皆有功澤大奇之曰汝勇智才藝古良將不能
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
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康王即位飛上書數千言
大略謂黃潛善汪伯彥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
望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
可復書聞以越職奪官歸詣河北招討使張所所待以國士
補修武郎充中軍統領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

用兵在先定謀欒枝曳柴以敗荊莫敖采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貴躬曰君殆非行伍中人備補武經郎命從王彥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君爭奮遂拔新鄉翌日戰侯兆川身被十餘創士皆死戰又敗之夜屯石門山下或傳金兵復至一軍皆驚飛堅卧不動金兵卒不來命盡走彥壁乞糧彥不許飛引兵益北戰於太行山擒金將拓拔耶烏居數日復遇敵飛單騎持丈八鐵槍刺殺黑風大王敵衆敗走飛自知與彥有隙復歸宗澤爲留守司統制澤卒杜充代之飛居故職二年戰胙城又戰黑龍潭皆大捷從閭勍保護陵寢大戰汜水關射殪金將大破其衆駐軍竹蘆渡與敵相持選精鋭三百伏前山下令各以薪芻交縛兩束夜半爇兩端而舉之金人疑援兵至驚潰三年賊王善曹成孔彥舟等合兵五十萬薄南薰門飛所部僅八百衆懼不敵飛曰吾爲諸君破之左挾弓右運矛橫衝其陣賊亂大敗之杜充將還建康飛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充不聽遂與俱歸師次鐵路步遇賊張用至六合遇李成與戰皆敗之成奔江西時命充守建康金人與成合寇烏江充閉門不出飛泣諫請視師充竟不出金人遂由馬家渡渡江充遣飛等迎戰王瓊先遁諸將皆潰獨飛力戰會充已降金諸

行剽掠惟飛軍秋毫無所犯兀朮趨杭州飛要擊至廣德中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俘簽軍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遣還令夜斫營縱火飛乘亂縱擊大敗之駐軍鍾村軍無見糧將士忍饑不敢擾民金所籍兵相謂曰此岳爺爺軍爭來降附四年兀朮攻常州宜興令迎飛移屯焉飛四戰皆捷尾襲於鎮江東又捷戰於清水亭又捷橫屍十五里兀朮趨建康飛設伏牛頭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營中擾之金兵驚自相攻擊兀朮次龍灣飛以騎三百步兵二千馳至新城大破之兀朮奔淮西遂復建康飛奏建康爲要害之地宜選兵固守仍益兵守淮拱護腹心帝嘉納兀朮歸淮東以

於靜安敗之詔討戚方飛以三千人營於苦嶺方遁俄益兵來飛自領千人戰數十合皆捷會張俊兵至方遂降范宗尹言張俊自浙西來盛稱飛可用遷通泰鎮撫使兼知泰州會金攻楚急詔張俊援之俊辭乃遣飛行而命劉光世出兵援飛飛屯三墩爲楚援尋抵承州三戰三捷殺高太保俘酋長七十餘人光世等皆不敢前飛師孤力寡楚遂陷詔飛還守通泰有旨可守即守如不可但於沙洲保護百姓伺便掩擊飛以泰無險可恃退保柴墟戰於南霸橋金大敗渡百姓於沙上飛以精騎二百殿金兵不敢近紹興元年張俊請飛同討李成時成將馬進犯洪州連營西山飛曰賊貪而不慮

若以騎兵自上流絶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飛請自為
先鋒俊大喜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成大
敗走筠州飛抵城東賊出城布陣十五里飛設伏以紅羅為
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賊敗
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餘人
進以餘卒奔成於南康飛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斬其將趙萬
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飛與遇於樓子莊大破成軍追
斬進成走蘄州降偽齊張用寇江西用亦相人飛以書諭之
曰吾與汝同里南薰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今吾在此欲
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曰果吾父也遂降江淮平[illegible]

功第一加神武右軍副統制建寇范汝為陷邵武江西安撫
李回檄飛分兵保建昌軍及撫州飛遣人以岳字幟植城門
賊望見相戒勿犯賊黨姚達饒青逼建昌飛遣王萬徐慶討
擒之陞神武副軍都統制二年賊曹成擁衆十餘萬由江西
歷湖湘據道賀二州命飛權知潭州兼權荊湖東路安撫都
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成成聞飛將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即
分道而遁飛至茶陵奉詔招之成不從飛奏比年多命招安
故盜力強則肆暴力屈則就招苟不略加剿除蜂起之衆未
可遽殄許之飛入賀州境得成諜者縛之帳下飛出帳調兵
食吏曰糧盡矣奈何飛陽曰姑反茶陵已而顧諜若失意狀

頓足而入陰令逸之諜歸告成成大喜期翌日來追飛命[illegible]
蓐食潛趨繞嶺未明已至太平場破其砦成據險拒飛飛[illegible]
兵掩擊賊大潰成走據北藏嶺上梧關遣將迎戰飛不陣[illegible]
鼓士爭奮奪二隘據之成又自桂嶺置砦至北藏嶺連控[illegible]
道襲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嶺飛部才八千一鼓登城破其衆
成奔連州飛謂張憲等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脅從者可
憫縱之則復聚為盜今遣若等誅其酋而撫其衆慎勿妄殺
累主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徐慶自邵道王貴自郴桂
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兵追成成走宣撫司降嶺表平
授武安軍承宣使屯江州三年春召赴行在江西宣諭劉大
中奏飛兵有紀律人恃以安今赴行在恐盜復起不果行時
虔吉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汀邵武諸
郡帝乃專命飛平之飛至虔州固石洞賊彭友悉衆至雩都
迎戰躍馬馳突飛麾兵即馬上擒之餘酋退保固石洞洞高
峻環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令皆持滿黎明遣死士疾
馳登山賊衆亂棄山而下騎兵圍之賊呼丐命飛令勿殺受
其降授徐慶等方略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以隆祐震驚
之故密旨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帝乃曲赦[illegible]
感其德繪像祠之秋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illegible]
授鎮南軍承宣使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偽齊遣李成挾[illegible]

人入侵破襄陽唐鄧隨郢諸州及信陽軍湖寇楊么亦與偽齊通欲順流而下李成又欲自江西陸行趨兩浙與么會帝命飛為之備四年除兼荊南鄂岳州制置使飛奏襄陽等六郡為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寇以殄群盜帝以諭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抵郢州城下偽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崖死復郢州遣張憲徐慶復隨州飛趨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為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皐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復襄陽劉豫益成兵屯新野飛與王萬夾擊之連破其衆進兵鄧州與金將劉合孛堇列砦拒飛飛遣王貴張憲掩擊賊衆大潰劉合孛堇僅以身免賊黨高仲退保鄧城飛引兵一鼓拔之擒高仲復鄧州帝聞之喜曰朕素聞岳飛行軍有紀律未知能破敵如此又復唐州信陽軍襄漢平趙鼎奏湖北鄂岳最為上流要害乞令飛屯鄂岳不惟江西藉其聲勢湖廣江浙亦獲安妥乃以隨郢唐鄧信陽並為襄陽府路隸飛飛移屯鄂授青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荊襄潭州制置使兀朮劉豫合兵圍廬州帝手札命

飛解圍提兵趨廬偽齊已驅甲騎五千逼城飛張岳字旗與精忠旗金兵一戰而潰廬州平五年入覲授飛鎮寧崇信軍節度使又除荊湖南北襄陽路制置使神武後軍都統制命招捕楊么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歟復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參政席益與浚語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慚而止黃佐襲周倫砦殺倫擒其統制陳貴等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稟王𤫩令軍以此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任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召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所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托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

湖中兩日，欽說余端、劉詵等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揚么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為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亟遣兵擊之，賊奔港中，為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投水，牛臯擒斬之。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降。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為軍，果八日而賊平。浚嘆曰：岳侯神算也。初，賊恃其險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為讖。獲賊舟千餘，鄂渚水軍為沿江之冠。加檢校少保，還軍鄂州，除荊湖南北襄陽路招討使。六年，太行山忠義社梁興等百餘人慕飛義，率衆來歸。張浚至江上，會諸大帥，獨稱飛與韓世忠可倚大事，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也。飛移軍京西，改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除宣撫副使，置司襄陽，命往武昌調軍。居母憂，降制起復，飛扶櫬還廬山，連表乞終喪，不許，累詔趣起，乃就軍。又命宣撫河東，節制河北路。首遣王貴等攻虢州，下之，獲糧十五萬石，降其衆數萬。張浚曰：飛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應者。飛遣楊再興進兵至長水縣，再戰皆捷，中原響應。九月，劉豫遣子麟、猊分道寇淮西，劉光世、張俊同奏召飛以兵東下，欲使□□其鋒。□御，退保。張浚謂飛一動，則襄漢何所制？帝□從，光世不足任，命飛東下。飛聞詔，即日啟行，未至，麟敗。飛奏至，帝召趙鼎曰：劉麟敗北不足喜，諸將知尊朝廷為可喜。遂賜札言敵兵已至淮，卿不須進，發其戍襄、鄧、陳、蔡，有機可乘，從長措置。飛乃還軍。七年，入見，拜太尉，繼除宣撫使兼營田大使。從幸建康，以王德、酈瓊兵隸飛，詔諭德等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數見帝，論恢復之略，帝答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又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命節制光州。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遂不以德、瓊兵隸飛。詔詣都督府與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為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瓊素不相下，一旦揠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宣撫如何？飛曰：暴而寡謀，尤瓊所不服。浚曰：然則楊沂中爾？飛曰：沂中視德等爾，豈能馭此軍？浚艴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兵為念耶？即日上章乞解兵柄，終喪服，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母墓側。浚怒，奏以張宗元為宣撫判官，監其軍。帝累詔趣飛還職，飛力辭，詔幕屬造廬以死請，凡六日，飛趨朝待罪，帝尉遣之。宗元還言：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帝大悅。

五里與兀朮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
兀朮遁還汴京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先是飛遣梁
興等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山砦韋銓孫謀等斂兵固堡以
待王師李通胡清等舉衆來歸金人動息山川險要皆得其
實盡磁相開德澤潞晉降汾隰之境皆期日與兵與官軍會
其所揭旗以岳為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饋義
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號令不行兀朮
欲簽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從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
未有如今日之挫衂金帥烏陵思謀素號桀黠亦不能制其
下但諭之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即降金統制王鎮統領崔
慶將官李覬等皆率所部降將軍韓常亦欲以五萬衆內附飛大喜語
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爾方指日渡河而檜欲畫
淮以北棄之諷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疾
走渡河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
銳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言飛孤軍不可久留
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
年之力廢於一旦飛班師民遮道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
糧草以迎官軍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
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其徙
從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漢上六郡閑田處之方兀朮棄汴去

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朮曰岳少保
以五百騎破吾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
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欲成
功乎兀朮悟遂留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失之飛力請解兵
柄不許自廬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十一年諜報金分道
渡淮飛請合諸帥之兵破敵兀朮韓常與龍虎大王疾驅至
廬帝趣飛應援凡十七札飛策其舉國南來巢穴必虛若
長驅京洛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斃時飛方苦寒嗽力疾
而行師至廬州金兵望風而遁飛還兵於舒以俟命兀朮破
濠州張俊駐軍黃連鎮不敢進楊沂中遇伏而敗帝命飛救
之金人聞飛至又遁時和議既決檜患飛異己乃密奏召三
大將論功行賞韓世忠張俊已至飛獨後檜又用參政王次
翁計俟之六七日既至授樞密副使位參知政事上飛固請
還兵柄五月詔同俊往楚州措置邊防總韓世忠軍還駐鎮
江初飛在諸將中年最少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世忠俊不
能平飛屈己下之楊么平飛獻世忠俊樓船各一兵械畢備
世忠大悅俊反忌之至視世忠軍俊知世忠忤檜欲與飛分
其背嵬軍飛義不肯俊大不悅及同行楚州城俊欲修城為
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為退保計俊愕然世忠軍
吏景著與總領胡紡言二樞密若分世忠軍恐至生事紡

之朝檜捕著下大理獄將以徧摇誣世忠飛椅書告以檜[illegible]

世忠見帝自明後於是大恨飛遂偏言飛議棄山陽且密[illegible]

飛報世忠事告檜檜大怒兀朮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

岳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

己必及禍故力謀殺之以諫議大夫万俟卨與飛有怨風卨

劾飛又風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交章彈論飛累章請罷

樞柄尋還兩鎮節充萬壽觀使奉朝請檜志未伸又諭張俊

令劫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飛兵檜遣使捕飛父子證

張憲事使者至飛咲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鞫之

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

無佐驗鑄明其無辜改命万俟卨[illegible]誣飛與憲書令虜神[illegible]

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言其書已焚飛坐

繫兩月無可證者又遍孫革等證飛受詔逗遛命評事元龜

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傅會其獄歲暮獄不成檜手書小紙

付獄即報飛死時年三十九雲棄市籍家貲徙嶺南時洪皓

在金國中蠟書馳奏以為金人所畏服惟飛至以父呼

諸酋聞其死酌酒相賀飛至孝母留河北遣人求訪迎歸

有痼疾藥餌必親母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家無姬侍吳

素服飛頒與交歡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

時耶不受玠益敬服帝初為飛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

為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

太平矣師每休舍課將士注坡跳壕皆重鎧習之卒有

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狥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

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鹵掠卒有疾躬為調藥諸將

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婿其女

有其未歸韓世忠留之實痛哭願歸飛世忠以[illegible]未諭飛

曰均為國家何分彼此世忠嘆服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

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有然忠

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孝宗詔復飛官以禮

改葬追封鄂王謚武穆[illegible]

孫子曰三軍可奪氣將[illegible]可奪心[illegible]前飛斬之而敵大[illegible]

曰以靜待譁一軍皆驚而飛堅卧不動又曰亂而取之飛

遣俘還營縱火衆亂縱擊又曰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

飛陰縱賊諜而誘曾成陽責兀朮諜者而間劉豫又曰怒

而撓之飛遣善罵者挑戰以致楊么是也

宋韓世忠

韓世忠字良臣延安人風骨偉岸驚勇絶人年十八以勇敢

應募隸赤籍挽強馳射勇冠三軍崇寧四年西夏騷動郡

兵捍禦世忠在遣中至銀州夏人嬰城自固世忠斬關殺

將擲首陣外諸軍乘之夏人大敗既而以重兵次蒿平

移都長安，下兵收兩河，時論不從。建炎二年，陞定國軍承宣使。帝如揚州，世忠以所部從。將張遇自金山來降，抵城下，不解。軍中人心危懼，世忠獨入其壘，曉以逆順，衆悉聽命。三年，帝如錢塘，世忠即繇海道赴行在。苗傅、劉正彥反，張俊等在平江議討亂，知世忠至，更相慶慰。張俊喜躍百倍，韓世忠得浚書大慟，舉酒酹神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士卒皆奮。見浚曰：今日大事，世忠願與張俊身任之，公無憂。即欲進兵。浚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急則恐有不測，已遣馮轓甘言誘賊矣。三月戊戌，以所部發平江，張俊慮世忠兵少，以劉寶兵二千借之。舟行載甲士，綿亘三十里。至秀州，稱病不行，造雲梯，治器械。傅等始懼。初，傅、正彥聞世忠來，檄以其兵屯江陰。世忠以好語報之，且言所部殘零，欲赴行在。傅等大喜，許之。時世忠妻梁氏及子亮為傅所質，防守嚴密。朱勝非紿傅曰：今白太后遣二人慰撫世忠，則平江諸人益安矣。於是召梁氏入，封安國夫人，俾迓世忠，速其勤王。梁氏疾驅出城，一日夜會世忠於秀州。未幾，明受詔至，世忠曰：吾知有建炎，不知有明受。斬其使，取詔焚之。進兵益急。傅等大懼。次臨平，賊將苗翊、馬柔吉負山阻河為陣，中流植鹿角以梗行舟。世忠舍舟力戰。張俊繼之，劉光世又繼之。軍少却，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面不被數矢者皆斬。[illegible]

命。賊列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矢不及發，遂敗。傅、正彥擁精兵二千開湧金門以遁。世忠入。帝步入宮門，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吳湛佐逆為最，尚留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即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戮於市。又執賊謀主王世修以屬吏。詔授武勝軍節度使、御營左軍都統制。請於帝曰：賊擁精兵距險，閩其遁，倘成巢窟，卒未易滅，臣請討之。於是以為江浙制置使，自衢、信追擊，至漁梁與賊遇，世忠步走挺戈而前，賊望見，呼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擒正彥及傅弟翊，送行在。傅亡建陽，追擒之，皆伏誅。世[illegible]初陛辭，奏曰：臣誓生擒賊，為社稷刷恥，乞[illegible]未獻，至是卒如其言。帝手書忠勇字，揭旗以賜。將[illegible]保武寧昭慶軍節度使。兀朮將入侵，帝召諸將問移蹕之地。張俊、辛企宗勸自鄂岳幸長沙。世忠曰：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於是以世忠為浙西制置使，守鎮江。既而兀朮分道渡江，諸屯皆敗，世忠自鎮江退保江陰。杜充以建康降敵，兀朮自廣德破臨安，帝如浙東。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俟敵歸邀擊之。會上元就秀州張燈高會，忽引兵趨鎮江。及金兵至，則世忠軍已屯焦山寺。兀朮遣使通問，約日大戰，許之。戰將十合，梁夫人親執桴鼓，金兵終不得渡。盡歸所掠假道，不聽，請以名

又不聽撻辣在濰州遣孛堇大一趍淮東以援兀朮世忠
二酋相犄黃天蕩者四十八日大一孛堇軍江北兀朮軍江南
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綆貫大鈎授驍健者明
旦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曳
一舟沉之兀朮窮促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
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朮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言不遜世忠
引弓欲射之亟馳去謂諸將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募人
獻破海舟策閩人某教其舟中載土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櫂
槳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又有獻謀
者曰鑿大渠接江口則在世忠上流兀朮一夕潛鑿渠三十
里且用方士計刑白馬剔婦人心自割其額祭天次日風止
我軍帆弱不能運金人以小舟縱火矢下如雨孫世詢嚴允
皆戰死敵得絕江遁去世忠收餘軍還鎮江初世忠謂敵至
必登金山廟觀我虛實乃遣兵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岸許約
聞鼓聲岸兵先入廟兵合擊之金人果五騎闖入廟兵喜先
鼓而出僅得二人逸其三中有絳袍玉帶既墜而復馳者詰
之乃兀朮也是役也兀朮兵號十萬世忠僅八千餘人帝賜
札褒獎拜檢校少保武成感德軍節度使神武左軍都統制
建安范汝為反辛企宗等招未克賊勢愈熾以世忠為福建
江西荊湖宣撫副使世忠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

郡皆血肉矣亟領步卒三萬水陸並進次劍潭賊焚橋世忠
策馬先渡師遂濟賊壘塞要路拒王師世忠命諸軍僵旗臥
鼓梯城鳳凰山瞰城邑設雲梯火樓連日夜并攻賊震懼
莫測九日城破汝為竄身自焚斬其弟岳吉以狥擒其謀主
謝嚮施逵及裨將陸必強等五百餘人聽民自相別農給牛
穀商賈弛征其存復者太半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家
為立祠捷聞帝曰雖古名將何以加賜黃金器皿世忠因奏
江西湖南寇賊尚多乞乘勝討平廣西賊曹成擁餘衆在郴
邵世忠既平閩寇旋師永嘉若將就休息者忽由處信徑至
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群賊不虞其至大驚世忠遣人招
諭以其衆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遂移師長沙時劉忠有
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栅相望世忠始至欲急擊宣撫使孟庾
不可世忠曰兵家利害策之審矣非參政所知請朗半月功
從遂與賊對壘弈棋張飲堅壁不動衆莫測一夕與蘇格聯
騎穿賊營候者何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
喜曰此天賜也夜伏精兵二千於白面山與諸將拔營而進
賊兵方迎戰所遣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幟傳呼如雷
賊回顧驚潰麾將士夾擊大破之斬忠首湖南遂平除太尉
賜帶笏仍勑樞密以功頒示內外諸將師還建康置背嵬軍
皆勇鷙絕倫者四年以建康鎮江淮東宣撫使駐鎮江金人

與劉錡合兵分道入侵帝手札命世忠飭守備圖進取辭旨
懇切世忠受詔感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身為遂自鎮江
濟師俾統制解元守高郵候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當敵
騎伐木為柵自斷歸路會遣魏良臣使金世忠撤炊爨紿良
臣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馬
令軍中曰眡吾鞭所向於是引軍次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
餘所約聞鼓即起良臣至金軍中金人問王師動息具以
所見對聶兒孛堇聞世忠退喜甚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
別將撻孛也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
旗色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我軍迭進背嵬軍各持長斧上
撻人胸下砍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
馬俱斃遂擒撻孛也等二百餘人所遣董旼亦擊金人於天
長縣之鵶口擒女真四十餘人解元至高郵遇敵設水軍夾
河陣日合戰十三相距未決世忠遣成閔將騎士往援復大
戰俘生女真千餘人世忠復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蹈藉溺
死甚衆捷聞群臣入賀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沈
與求曰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一戰今世忠連
捷以挫其鋒厥功不細帝曰第優賞之於是部將董旼陳桷
解元呼延通等皆拔擢有差論者以此舉為中興武功第一
時撻辣屯泗州兀朮屯竹塾鎮為世忠所扼以書幣約戰世

忠許之且使兩伶人以橘茗報聘會雨雪金饋道不通野無
所掠殺馬而食蕃漢軍皆怨兀朮夜引軍還劉麟劉猊棄輜
重遁六年授武寧安化軍節度使京東淮東路宣撫處置使
置司楚州世忠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同力役夫人梁氏親織
薄為屋將士有怯戰者世忠遺以巾幗設樂大宴俾婦人妝
以耻之故人人奮厲撫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陽遂為重鎮劉
豫兵數入寇輙為世忠所敗時張浚以右相視師命世忠自
承楚圖淮陽劉豫方聚兵淮陽世忠即引軍渡淮旁符離而
北至其城下為賊所圍奮戈一躍潰圍而出賊[illegible]驍呼延通
與金將牙合孛堇搏戰扼其吭而擒之乘銳掩擊金人敗去
既而圍淮陽賊堅守不下約曰受圍一日則舉一烽至是六
烽具舉兀朮與劉猊皆至世忠勒陣向敵遣人語之曰錦衣
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衆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
敵敵果至拔其潰戰三人遂引去承詔班師復歸楚州淮陽
之民從而南者以萬計七年築高郵城民益安之初世忠移
屯山陽闇結山東豪傑約以緩急為應宿州馬秦及太行
群盜多願奉約束金人廢劉豫中原人心動世忠謂機不可
失請全師北討招納歸附為恢復計會秦檜主和議命世忠
徙屯鎮江世忠言金人詭詐恐以計緩我師乞留此軍邀截
江淮又力陳和議之非願效死節率先迎敵若不勝從之未

晚章十數上皆慷慨激切且請車騎詣闕面奏帝卒優詔答後金果渝盟咸如其言金使蕭毅之來以詔諭為名世忠聞之凡四上疏言不可許願擧兵決戰兵勢最重處臣請當之又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大夫盡為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且請馳驛面奏不許既而伏兵洪澤鎮將殺金使不克十年金人敗盟兀朮率撒離喝李成寺破三京分道深入八月世忠圍淮陽金人來救世忠迎擊於泇口鎮敗之又遣解元擊金人於潭城劉寶擊千秋湖皆捷成閔從統制許世安奪淮陽門而入大戰門內世安中四矢閔被三十餘創復奪門出世忠奏其功擢武德大夫閔由是知名世忠進太保封英國公兼河北諸路招討使十一年兀朮耻順昌之敗復謀再入詔大合兵於淮西以待既而金敗於柘皋復圍濠州世忠受詔救濠以舟師至招信縣夜以騎兵擊金人於聞賢驛敗之金人攻濠州五日而破破三日世忠至楊沂中軍已南奔世忠與金人戰於淮岸夜還劉寶泝流將劫之金人伏水砦赤龍洲邀其歸路世忠知之全師而還金人自渦口渡淮北去自是不復入侵世忠在楚州十餘年兵僅三萬而金人不敢犯及世忠既不以和議為然為檜所抑諸議者論之世忠連疏乞解樞柄繼上表乞骸骨為醴泉觀使進封福國公節鉞如故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攜酒從一二奚童縱遊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顯仁皇后自金還世忠詣臨平朝謁后在北方聞其名慰問良久二十一年八月薨孝宗朝追封蘄王謚忠武配享高宗廟庭

孫子曰置之死地而後生世忠布鐵蒺藜自塞歸路而士皆死戰又曰三軍可奪氣世忠以單騎夜逼賊營而賊驍將請命又曰攻其不備世忠以定夜遣將劫營而敗衆賊亂又曰趨其所不意世忠連營江濱而出賊大驚又曰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世忠進兵賊方迎戰而伏兵已奪其壘

宋張俊

張俊字伯英鳳翔府成紀人好騎射負才氣年十六為三陽弓箭手宣和初從攻夏人仁多泉始授承信郎平鄆州賊李太反河朔山東群寇功最進武德郎靖康元年以守東明縣功轉武功大夫金人攻太原命制置使种師中往援屯榆次金人以數萬騎壓之俊時為隊將進擊殺傷甚衆請乘勝要戰師中以日不利急令退保金人諜俊計不行悉兵合圍攻甚急榆次破師中死之俊與所部數百人突圍而出且行且戰至烏河川與敵遇斬五百級金人圍京高宗時為兵馬大元帥俊勒兵從梁揚祖勤王高宗見俊英偉擢元帥府

後軍統制累功轉榮州刺史建炎元年從高宗至東平府賊
劇賊李昱據兖州命俊為都統制討之與其驍將鬬戰諸
軍爭奮賊遂殲進桂州團練使中書舍人張徵自汴京齎蠟
詔命高宗以兵付副帥還京高宗問大計俊曰此金人詐謀
爾今大王居外此天授豈可徒往因請進兵高宗許之遂如
濟州以俊忠勞日積遷拱衛大夫既而汴京破二帝北遷俊
懇辭勸進高宗涕泣不許俊曰大王皇帝親弟人心所歸當
天下洶洶不早正大位無以稱人望高宗發濟州俊便道扈
行至應天府高宗然即位初置御營司以俊為御營前軍統
制遣還京迎隆祐太后暨奉太后及六宮以歸除帶御器械
時江淮盜賊蜂起俊討杜用於淮寧趙萬郭青於鎮江陳通
於杭州蔣和尚等於蘭谿皆平之二年陞泰鳳路馬步軍副
總管承破秀州賊縛徐明斬之進武寧軍承宣使帝如揚州
召諸將議恢復俊曰今敵勢方張宜且南渡據江為險練兵
政安人心俟國勢定大舉未晚俊又請移左藏庫於鎮江既
而敵奄至已過所向從敵泰飭甲乘從帝如臨安苗傅劉正
彥反俊時屯兵吳江縣傅等矯詔加俊捧日天武四廂都指
揮使以三百人赴秦鳳命他將領餘兵俊知其偽拒不受三
軍洶洶俊諭之曰當詣張侍郎求決即引所部八千人至平
江張浚語俊以傅等欲危社稷泣數行下俊大慟浚諭以決

策起兵問罪俊泣拜且曰此須侍郎濟以機術毋驚動乘輿
呂頤浩至俊見之亦涕泣曰今日惟以一死報國劉光世以
所部至俊釋舊憾薦世忠來自海上俊借一軍與之俱世忠
為前軍俊以精兵翼之光世次之戰於臨平傅等兵敗開城
以出世忠俊光世入誠見於內殿帝加勞久之拜鎮西軍節
度使御前右軍都統制金人分兵深入渡江攻浙杜充棄建
康韓世忠自鎮江退保江陰帝如明州俊自越州引兵至元
木攻臨安帝御樓船如溫州留俊於明州以拒敵帝賜親札
曰朕非卿則倡義誰先卿舍朕則前功俱廢宜戮力共捍敵
兵一戰成功當封王爵除夕金兵至城下俊使統制劉寶與
戰兵少卻其將党用丘橫死之於是統制楊沂中田師中統
領趙密皆殊死戰沂中舍舟登岸力戰殿帥李質以班直來
助守臣劉洪道率州兵射其旁大破之殺數千人金呼人至
砦計事俊令小校往金人與語欲如越州請降俊拒之戒將
士毋矯情慶敵必再至下令清野多以輕舟伏警關閘自守
四年正旦忽西風起金人乘之果復攻明州俊與劉洪道坐
城樓上遣兵掩擊殺傷大半金人奔北死於江者無數夜拔
砦去屯餘姚且請濟師於兀朮後七日敵再至俊引兵趨台
州明州居民去者十七八未幾江浙群盜蜂起授俊兩浙西
路江南東路制置使以所部招收群盜十月浙西群盜悉平

未殺烏斛舒回可矣時所部選鋒游奕兩軍及老稚輜重繼
去尚遠遣騎趣之四鼓乃至及旦得報金騎已入陳錡與親
謀錡入城為守禦計人心乃安召諸將計事皆曰金兵不
可敵也請以精銳為殿步騎遮老小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
赴官留司今東京雖失幸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
吾意已決敢言去者斬惟部將許清奮曰太尉奉命副守汴
京軍士扶攜老幼而來今避而走易耳然欲棄父母妻子則
不忍欲與偕行則敵翼而攻何所逃之不如相與努力一戰
於死中求生也議與錡合錡大喜鑿舟沉之示無去意寘家
寺中積薪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敵手也

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斥堠募土人為間探於是諸士皆奮男
子備戰守婦人礪刀劍爭呼躍曰平時人欺我八字軍今日
當為國家破賊立功時守備一無可恃錡於城上躬自督厲
取偽齊所造痴車以輪轅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城
外有民居數千家悉焚之凡六日粗畢而游騎已涉潁河至
城金人闌幅為錡伏於城下設伏擒千戶阿黑等二人詰之
云韓將軍營白沙渦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千餘人擊之連
戰殺虜頗眾既而三路都統葛王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合
兵薄城錡令開諸門金人疑不敢近初錡傅城築羊馬垣
為門至是與清等蔽垣為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著於城

或止中垣上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強弩自城上或垣門射
敵無不中敵稍卻復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不可勝計破其
鐵騎數千時順昌受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於東村
城二十里錡遣驍將閻充募壯士五百人夜斫其營是夕天欲
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五里錡復募百
人以往或請銜枚錡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為嘂如市井兒
以為戲者人持一以為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皆奮擊電止
則匿不動敵眾大亂百人聞吹聲即聚金人益不能
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兀朮在汴索靴上馬過
淮寧留一宿治戰具備糗糧不七日至順昌錡聞兀朮至會
諸將於東門問策或謂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師而歸錡曰
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為緩急之用況已挫賊鋒軍聲稍振雖眾
寡不侔然有進無退且敵營甚邇而兀朮又來吾軍一動彼
躡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
之志反成誤國之罪眾皆感動思奮曰惟太尉命錡募得
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間事捷重賞第如我所言敵必不
汝殺今置汝綽路騎中汝遇敵則佯墜馬為敵所得敵帥問
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好使
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遇敵被執兀朮問之對如前兀
朮喜曰此城易破耳即置鵝車砲具不用翌日錡登城望

中渡子蓋之軍俱至翌日兀朮以鐵騎十萬分爲兩隅夾道而陣德識其右隅引弓射一酋斃之因大呼馳擊諸軍鼓譟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與錡奮戰沂中以萬兵各持長斧奮擊之敵大敗錡與德等追之又敗於東山敵望見曰此順昌旗幟也即引退去錡駐和州得旨乃引兵渡江歸太平州居數日議班師而濠州告急復與沂中錡趋黃連埠援之拒濠六十里而南城已陷沂中欲進戰錡謂德曰本爲救濠今濠已失不如退師據險徐爲後圖諸將曰善三師鼎足而營或言敵兵已去錡又謂曰敵得城而遽退必有謀也宜嚴備之德不稟命沂中與德將六萬人直趨濠州果遇伏敗還遲明錡軍至藕塘則沂中軍已入滁州德軍已入宣化錡軍方食德還至曰敵兵已近奈何錡曰楊宣撫兵安在德曰已失利矣錡請德無恐錡請以步卒禦敵宣撫試觀之錡麾下皆曰而大帥軍已渡我軍何若獨戰錡曰順昌孤城旁無赤子之助吾提兵不滿二萬猶足取勝況今得地利又有銳兵邪遂設三伏以待之俄而德至曰諜者妄也乃戚方殿後之與錡與德益不相下一夕德軍士縱火劫錡軍錡擒十六人梟首槊上餘皆遁錡見德德怒謂錡曰我爲宣撫爾乃判官何得斬吾軍錡曰不知宣撫軍乃斬劫砦賊爾德曰有卒歸言未嘗劫砦呼一人出對錡變色曰錡爲國家將帥有罪

宣撫當言於朝豈得與卒伍對事長揖上馬去已皆班師還沂中還朝每言錡戰不力秦檜主其說遂罷宣撫判官命知荊南府錡鎮荊南凡六年軍民安之魏良臣言錡名將不當久閒乃命知潭州加太尉復帥荊南府三十一年金主亮調軍六十萬自將南來彌望數十里不斷如銀壁中外大震時宿將無在者乃以錡爲江淮浙西制置使節制逐路軍馬八月錡引兵屯揚州建大將旗鼓軍容甚肅觀者歎息以兵駐清河口金人以氈裹船載糧而來錡使善沒者鑿沈其舟金人攻真州錡引兵還揚州金萬戶高景山攻揚州錡遣員琦拒於皂角林陷圍力戰林中伏發大敗之斬景山俘數百人捷奏賜金五百兩銀七萬兩以犒師錡病求解兵柄留其姪汜以千五百人守瓜州渡又令李橫以八千人固守詔錡專防江錡遂還鎮江十一月金人攻瓜州錡汜以克敵弓射却之時知樞密院事葉義問督師江淮至鎮江見錡病劇以李橫權錡軍義問督顧江兵渡江衆皆以爲不可義問強之汜兵諸山戰錡不從汜拜家廟而行金人以步騎逼瓜州分兵來出江泉尾桉瓜州汜身先搏以敵軍不能前亦都失其部統即左軍統制魏友後軍統制王方死之於是但以身免方錡軍渡江而北也錡使人持黃白幟登高而望之戒之曰賊至衆白幟合戰衆二幟勝則衆黃幟是日二幟衆麾時錡曰

新刻批評百將傳續集卷之三

盱江　何喬新世臣父　集

東浙　趙光裕克紫父　評

宋吴玠

吴玠字晉卿，德順軍隴干人。父𡐓永洛城，因徙焉。少沉毅有志節，知兵，善騎射，讀書能通大義。未冠，以良家子隸涇原軍。政和中，夏人犯邊，以功補進義副尉，稍擢隊將。從討方臘，破之。靖康初，夏人攻懷德軍，玠以百餘騎追擊，斬首百四十級。建炎二年春，金人渡河出大慶關，略秦雍，謀趨涇原，都統制曲端守麻務鎮，命玠為前鋒，進據青溪嶺，攻擊大破之，金人始有懼意。權涇原路兵馬都監，兼知懷德軍。金人攻延安府，經略使王庶召曲端進兵，端駐邠州不赴，且曰：不如蕩其巢穴，攻其必救。端遂攻蒲城，命玠攻華州，拔之。三年冬，劇賊史斌寇漢中，不克，引兵欲攻長安，曲端命玠擊斬之，遷忠州刺史。宣撫處置使張浚巡關陝，參議軍事劉子羽論玠兄弟才勇，浚與玠語，大悅，即授統制，弟璘掌帳前親兵。四年春，陞涇原路馬步軍副總管。金帥婁宿與撒離喝長驅入關，端遣玠拒於彭原店，而擁兵邠州為援。金兵來攻，玠擊敗之，金人整軍復戰，玠軍敗績。端退屯涇原，劾玠違節度，罷總管，復知懷德軍。張浚惜玠才，尋以為秦鳳副總管兼知鳳翔府。時兵火

婁宿死，兀术會諸道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寶雞結連珠營，壘石為城，夾澗與官軍相拒。十月，攻和尚原，玠命諸將選勁弓強弩，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卻，則以騎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坌以待。金兵至，伏發，衆大亂。縱兵夜擊，大敗之。兀术中流矢，僅以身免。張浚承制以玠為鎮西軍節度使，璘為涇原路馬步軍副總管。兀术既敗，遁自河東歸燕山，復以撒離喝為陝西經略使，屯鳳翔，與玠相持。二年，命玠兼宣撫使司都統制，節制興文龍二州。金久窺蜀，以璘駐兵處置和尚原，扼其衝，不得逞，將出奇取之。時玠在河池，金人用叛將李彥琪駐秦州，覘仙人關以綴玠，復令遊騎出熙河以綴關師古。撒離喝自商於直擣上津。三年正月，取金州。二月，長驅趨洋漢，興元守臣劉子羽急命田晟守饒風關，以驛書招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大戰饒風嶺。金人被重鎧登山仰攻，一人先登，則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而敵不退。募敢死士，人千銀，得士五千，將夾攻。會玠小校有得罪奔金者，導以祖溪間路出關背，乘高以闞饒風，諸軍不支，遂潰。玠退保西縣，敵入興元，劉子羽退保三泉，築潭毒山以自固。玠走三泉會

之餘玠勞來安集民賴以生蘄忠州防禦使九月復合五路
兵欲與金人決戰玠言宜各守要害須其弊而乘之及次富
平都統制又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
其可宜權高原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阻
澤敵有騎不得逞何用他徙已而敵縣與柴囊土藉淖予
行進薄玠營軍遂大潰五路皆陷巴蜀大震玠收散卒保散
關東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為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
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堅壁臨
之彼懼吾躡其後是所以保蜀也玠在原上鳳翔民感其賣
恩相與夜輸芻粟助之玠償以銀帛民益喜輸者益多金人

怒伏兵渭河邀殺之且令保伍連坐民猶冒禁如故數[illegible]
止紹興元年金將沒立自鳳翔別將烏魯折合自階成出散
關約日會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北山索戰玠命諸將
堅陣待之更戰迭休山谷路狹多石馬不能行金人舍馬步
戰大敗移砦黃牛會風雨雹遁去沒立方攻箭筈關玠復
遣將擊退之兩軍終不得合始金人之入也玠與璘以散卒
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絶人無固志有謀劫玠兄弟北去者玠
知之召諸將歃血盟誓勉以忠義將士皆感泣願為用張浚
錄其功承制拜明州觀察使居母喪起復涇原陝西諸路都統
制金人自起海東狃於常勝及與玠戰輒北憤甚謀必取玠

之未幾金人北歸玠急遣兵邀於路休閉擊其後軍盡
死者以千計盡棄輜重去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故道
東來不虞玠馳至離入三郡而失不償得遂玠拔技沙保
利州路階成鳳州制置使四年二月敵復大入攻仙人關
是璘在和尚原餉饋不繼玠又謂其地去蜀遠命璘棄之
營仙人關右殺金平築一壘移原兵守之至是兀朮撒離
喝及劉夔率騎入侵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
當其衝璘率輕兵由七方關倍道而至與金兵轉戰七晝夜
始得與玠合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
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璘拔刀畫地謂衆曰死則死

退者斬金分軍為二兀朮陣於東韓常陣於西璘率銳卒介
其間左縈右繞隨機而發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生
兵踵至人被重鎧鐵鉤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矢
下如雨死者層積敵踐而登撒離喝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
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為繩挽之復
金人用火攻樓以酒缶撲滅之玠急遣統領田晟以長刀
各左右挾明炬四山震鼓動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
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
路宵遁玠遣統制官張彥劫橫山砦王俊伏河池扼歸路
敗之以郭震戰不力斬之是役也金自元帥以下皆攜

金人侵岷州璘從兵至祁山金人聞之退師遣使來告曰兩國已解和矣會詔至俱解去乾道元年詔關從中使勞問名對便殿許朝德壽宮高宗見璘嘆曰朕與卿老君臣也可數入見璘頓首謝兩宮存勞之使相踵拜太傅封新安郡王越數日詔仍領宣撫使改判興元府乃還鎮兩宮寵餞甚寵璘入辭德壽宮注下高宗亦為之悵然解所佩刀賜之曰異時思朕視此可矣璘至漢中修褒斜城古堰溉田數千頃民甚便之三年卒贈太師追封信王璘剛勇喜大節略讀史曉大義代兄為將守蜀餘二十年隱然為方面之重威名亞於玠高宗嘗問勝敵之術璘曰弱者出戰強者繼之高宗曰此孫臏三駟之法一敗而二勝也嘗著兵法二篇大略謂金人有四長我有四短當反我之短制彼之長四長曰騎兵曰堅忍曰重甲曰弓矢吾集蕃漢所長兼收而並用之以分隊制其騎兵以番休迭戰制其堅忍制其重甲以勁弓強弩制其弓矢則以遠射近以強制弱布陣之法則以步軍為陣心左右翼則以軍馬為左右肋拒馬布兩肋之間至帖模增損之不同則係乎臨機知兵者取焉

孫子曰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璘謂金人反覆難信當依山為屯控其要害又曰以佚待勞璘立陣法更休迭戰而敵不能當又曰以眾待寡者勝和議方堅而璘治軍[illegible]

謹武常如敵至又曰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璘豫治[illegible]戰地而士無不一當十是也

宋李顯忠

李顯忠青澗人由唐以來世襲蘇尾九族巡檢初其母當產數日不能娩有僧過門曰所孕乃奇男子當以劍矢寘母旁即生已而果生顯忠初名世輔年十七隨父永奇出入行陣金人犯鄜延經略王庶命永奇募間者得張琦更求三人顯忠請行永奇曰汝未涉歷行必累琦顯忠曰顯忠年少膽氣不小必不累琦當與琦俱有敵人夜宿陶穴顯忠縋入中殺十七人皆殺之取首二級馬二匹餘馬悉折其足[illegible]奇之補承信郎充隊將由是始知名金人陷延安授顯忠父子官永奇聚族曰我宋臣也世襲國恩乃為彼用耶會劉豫令顯忠帥馬軍赴東京永奇密戒之曰汝若得乘機即歸本朝無以我故貳其志事成我亦不朽矣顯忠至東京劉麟善之授南路鈐轄乃密遣其客雷燦以蠟書赴行在已而豫廢兀朮以萬騎犯淮上與顯忠獨立馬圍場閱顯忠戎具復往探淮水可度馬處欲執兀朮歸朝後還顯忠馳聞之為竹刺傷馬而止兀朮複顯忠承宣使知同州顯忠至鄜省侍永奇報顯忠曰同州人南山乃金人往來驛路汝可於此擒其酋渡洛渭由商虢歸朝萬親救知我當以兵取延安而歸

顯忠次軍軍中大喜於是有釆石之捷顯忠退軍沙上瀕
存中報車駕至平江可速進兵顯忠選銳士萬人渡江盡復
淮西州郡軍至橫山澗與金射鵰軍戰統制領遇重傷帶衆
壽死之敵兵敗走金主亮切責諸將不用命諸將弒之而還
是役也顯忠所將一萬九千八百六人犒賚有差張振沩溪
最詔賜顯忠五子金帶授顯忠淮南制置使京畿等處招討
使孝宗即位賜田百頃兼權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隆
興元年兼淮西招撫使時金主雍新立山東河北豪傑蜂起
耶律諸種兵擾數郡之地太行山忠義耿京王世隆輩皆欲
孝地歸於朝金恨主請和顯忠陰結金統軍蒲察徒穆為內應
[illegible]
出師自宿亳趨汴京以通關陝關陝既通則鄜延一路為知
顯忠威名必皆響應且欲起其舊部曲可得數萬人以爲河
東特張浚開都督府命顯忠渡江督戰乃自濠梁渡淮至陡
溝琦背約用拐子馬來拒與戰敗之琦復背城列陣顯忠擁
率將士鏖戰琦敗走遂復靈壁入城宣布德意不殺一人中
原歸附者踵接時邵宏淵圍虹縣未下顯忠遣靈壁降卒開
諭禍福金貴戚大周仁及蒲察徒穆皆出降宏淵恥功不自
己出又有降千户訴宏淵之卒奪其佩刀顯忠立斬之由
是二將益不相睦六月兵薄宿州敗金人來拒顯忠敗之斬
左翼都統及首虜數千人宏淵至謂顯忠曰招撫眞關西

軍也顯忠開營休士為攻城計宏淵等不從顯忠引麾下揚
椿上城開北門不捲時旋共城宏淵等殿後趣之乃始渡濠
登城城中巷戰又斬首虜數千人擒八十餘人遂復宿州捷
聞授顯忠開府儀同三司殿前都指揮使宏淵欲發倉庫犒
士卒顯忠不可移軍出城北以見錢犒士士皆不悅金帥孛
撒自南京率步騎十萬來晨薄城列大陣顯忠親帥軍遇於
城南孛撒大敗遂退走統制李福統領李保各以所部退避
皆斬以狥翌日敵益兵至顯忠謂宏淵并力夾擊宏淵按兵
不動顯忠獨與所部力戰殺左翼都統及千户萬户拔增兵
復來逼城顯忠用克敵弓射卻之宏淵顧衆曰當此盛夏搖
扇於清涼猶不堪況烈日中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復鬭
志至夜中軍統制周宏鳴鼓大譟陽為敵兵至與邵世雍劉
侁各以所部兵遁繼而統制左氏澗統領李孝孚等亦遁顯
忠移軍入城金人乘虛復來攻城顯忠竭力捍禦城東北角
敵兵二十餘人已上百餘步顯忠取軍所執斧斫之敵始退
邵顯忠曰若使諸軍相與犄角自城外掩擊則敵兵可盡金
師可擒河南之地指日可復矣宏淵又言金添生兵二十萬
來倘我軍不退恐不測生變顯忠知宏淵無鬭志勢不可
支嘆咤曰天未欲平中原耶何阻撓若此遂夜引還至符
離師大潰是舉所喪軍資器械殆盡幸而金不復南顯忠

謀渡淮以圖劉豫倚韓世忠為用世忠圖淮陽從浚乞張俊將銳卒為助俊拒之趙鼎語俊曰世忠所欲者趙卒爾存中武勇不減於卒盍令存中助之俊請於朝故有是命於是存中以八隊萬人趨督府聽世忠十月存中與劉猊戰於藕塘大破之猊之初入也淮西宣撫使劉光世欲棄廬州退保太平賊衆已次濠壽間浚命張俊拒之使存中往滁州與俊合及至泗則光世已舍去廬浚遣人諭之曰一人渡江即斬以狥光世不得已還廬駐兵與存中相應賊先犯定遠縣存中以兵襲敗於越家坊既而與猊兵遇藕塘賊據山列陣矢下如雨存中急擊之且使統制吳錫以勁騎突其陣陣亂存中鼓大軍乘之自以精騎衝其脇大呼曰破賊矣賊錯愕駭視前軍統制張宗顏自泗來乘背擊之賊大敗猊以首抵謀主李愕曰適見髯將軍銳不可當果楊殿前也即以數騎遁去餘黨僵立失措存中躍馬叱之皆怖而降麟在順昌孔彥舟方圍光州聞之皆拔砦遁去北方大恐所得賊舟數百艘車數十兩捷聞帝遣中使勞賜謂宰執曰卿輩始知朕得人也除保成軍節度使前殿都虞候尋兼領馬步帥存中奏祖宗置三衙為列相制今令臣獨總非故事也不允七年為淮南西路制置使將以撫定鄰壤諸軍不果行九年還殿前副都指揮使十年金人敗盟取河南命存中為淮北宣撫副使

兵至宿州以步軍退屯於泗金人詭令來告敵騎數百屯柳子鎮存中欲即擊之或以為不可存中不聽留王滋蕭保守宿自將五百騎夜襲柳子鎮黎明不見敵而還金人以精兵伏歸路存中知之遂橫奔而潰參議官曹勛不知存中存亡以聞朝廷震恐於是有權宜退保之命既而存中自壽春渡淮歸泗人心始安冬引兵還行在十一年兀朮犯順昌之敗復謀來侵詔大合兵於淮西以待之於是存中以殿司兵三萬戍淮與金人戰於柘皋敗之時張俊為宣撫使存中為副使劉錡為判官王德為都統制田師中張子蓋為統制官金人以拐子馬翼而進存中曰敵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使萬人操長斧如牆而進諸軍鼓譟奮擊金人大敗退屯紫金山是役也失將士凡百人金人死者以萬計而濠圍猶未解俊與存中錡先議班師會有云濠路已通者俊謂錡曰吾欲與楊太尉耀兵淮上安撫濠梁之民取宣化歸金陵楊太尉則適瓜州還臨安明日命三帥行諜報金攻濠甚急倉皇渡[illegible]錡會於黃連埠距濠六十里聞城陷矣召存中錡謀之錡[illegible]存中何以處此存中曰戰爾相公與太尉在後存中[illegible]錡曰本來救濠濠已既失進無所依人懷歸心勝[illegible]危道也不若退師據險俟其去為後圖諸將皆曰善[illegible]嘗遣人俟敵曰已去矣俊自以為功謂錡毋往命存中與德

偕至濠列陣未定烟塵蔽野金人伏騎萬餘分兩翼[illegible]

領德曰何如德曰德小將焉敢預事存中以衆麾軍[illegible]

諸軍以爲令其走也遂敗亂南奔無復紀律金人進殺[illegible]

後一日韓世忠大軍至已無及矣存中乃自宣化歸行在[illegible]

檢校少保開府儀同三司兼領殿前都指揮使[illegible]

功而橫潰之敗也三十一年罷爲太傅醴泉觀使進封同[illegible]

安郡王賜王第朝朔望時金主亮有南侵意存中上備敵十[illegible]

策步帥趙密謀奪存中權因指爲嘉功生事存中聞之上章

乞免密竟代之未幾邊聲日急九月詔存中爲御營宿衛使

[illegible]劉錡戰敗於瓜洲命存中往京口爲守江計虞允文督[illegible]

天命存中與之[illegible]拒敵敵不能濟金主亮死與允文[illegible]

渡江以伺敵及金人請和存中奏彼得新主之命無遽許

之帝如建康詔存中扈蹕因語宰相曰楊存中惟命東西忠

無與二朕之郭子儀也金使復請和存中請拒之江口移書

審問若能歸我族屬還舊壤損歲幣復白溝之界以通兄弟

之好如是則和議可從不然請斬其使[illegible]除與天[illegible]

金人再入關議割蜀之和尚原以畀之存中入對曰和尚[illegible]

隴右之藩要也敵得之則可以睥睨漢川我得之則可[illegible]

兵秦雍衆議予金人吳璘力爭不從今璘在遠不及知[illegible]

不言非特負陛下亦有愧於璘近者王師盡銳而後得[illegible]

秉未幾金人復攻淮甸詔存中同都督江淮事陛辭賜[illegible]

王鞍勒時諸軍各守分地不相統一存中集諸將調護之[illegible]

是始更相爲援帝親禮賜之曰諸帥協和互相策應卿之力

也會金兵已涂入朝議欲舍淮保江存中持不可乃已金兵

在揚州詔勅存中整之存中不敢渡獨臨江固壘以老之金

人果請盟乾道二年卒存中天資忠孝敢勇大小二百餘戰

身被五十餘創宿衛出入四十年最寡過嘗以克敵弓雖勁

而兼張難遂以意創爲馬皇弩思巧製工發易中遠人咸服

其精

孫子曰我專而敵分存中謂兵分則力弱又曰凡戰者以

正合以奇勝存中請張俊以步兵居前後而自以騎兵[illegible]

枚渡河奪賊又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爲爭地存中謂

和尚原敵得之則可以睥睨漢川我得之則可以下兵秦

雍是也

宋王德

王德字子乘通遠軍熟羊砦人以武勇應募隸熙帥姚古會

金人入侵古軍懷澤閒遣德諜之斬一酋而還補進武校

尉曰能獲牡乎德從十六騎徑入隆德府治執僞守姚太

左右驚擾德手殺數十百人衆愕眙莫敢前古械姚獻於朝

欽宗問狀姚曰臣就縛時止見一夜叉耳時遂呼德爲王夜叉

從劉豫八年命隸張俊名其軍曰銳勝十年解潁昌圍俊檄
德就取宿州德倍道自壽春馳至蘄縣與敵遊騎遇逐入城
偃旗卧鼓騎引去因潛師宿州夜半薄城暮敵將高統軍詰
朝壁汴而陳偽守馬秦同知耶律溫阻水與戰德策馬先登
步騎從之進謂賊曰吾與金人大小百戰雖名王貴酋莫不
屡碎爾何為者賊遂援兵降馬秦耶律溫馳入閉門城命德
至呼秦諭以逆順乃自縋而下德叱其子順先登秦率溫降
詣行在德乘勝趨亳州會俊於城下時敵將鄘瓊屯亳聞
德至謂三路都統制曰夜叉未易當也亟遁去德入亳州白
俊曰今兵威已振策請破竹之勢進取東都俊難之乃班師
策功第一拜興寧軍承宣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十一年
金人自合肥入侵游騎及江俊議分軍守南岸德曰淮者江
之蔽也棄淮不守是謂脣亡齒寒也敵數千里遠來餉道決
不繼及其未濟急擊之可以奪氣若遲之使稍安則淮非吾
有矣俊猶豫未許德請益堅曰願父子先越江俟和州下然
後宣撫北渡俊乃許德即虜采石俊督軍繼之宿江中德曰
明旦當會食歷陽已而夜拔和州晨迎俊入敵退保昭關又
擊走之進至柘皋與金人夾河而軍諸將師皆集惟張俊後
至統制田師中欲待之德怒曰事當機會復何待徑上馬兀
朮以鐵騎十餘萬夾道而陣德曰賊右陣堅我當先擊之遮

軍渡橋首犯其鋒一酋被甲躍馬搖出德引弓一發而斃
勝大呼令萬兵持長斧如墻而進敵大敗退屯紫金山德
尾擊之劉錡謂德曰昔聞公威名如神今果見之請以兄
事乃拜清遠軍節度使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二
五年卒贈少傅二子琪瑀亦以驍勇聞

孫子曰三軍可奪氣德麾騎大呼而賊駭遁又曰出其不
意德倍道而趨一鼓擒王念經又曰不戰而屈人之兵善
之善者也德呼馬秦諭以逆順而秦俛城以降又曰勝兵
先勝而後求戰德謂明旦會食歷陽而夜拔和州是也

王彥字子才上黨人性豪縱喜讀韜略父奇之使詣京師隸
弓馬子弟所徽宗臨軒閱試補下班祗應為清河尉從涇原
路經略使种師道兩入夏國有戰功金人攻汴京彥慨然
家赴闕求自試討賊時張所為河北招撫使異其才權為都
統制使率裨將張翼白安民岳飛等十一將渡河與金人
戰敗之復衛州新鄉縣傳檄諸郡金人以為大軍至率數萬
薄彥壘圍之數匝彥以衆寡不敵潰圍出諸將散歸彥獨
城北西山遣腹心結兩河豪傑圖再舉金人購求彥急彥
變夜寢屢遷其部曲覺之相率刺面作赤心報國誓殺金
人字以示無他意彥益感勵撫愛士卒與同甘苦未幾兩

響應忠義民兵首領傅選孟德劉澤焦文通等皆附之衆[illegible]
餘萬綿亘數千里皆受彥約束金人患之召其首領俾以大[illegible]
兵破彥壘首領皆[illegible]而往曰王都統寨堅如鐵石未易圖也金[illegible]
人乃鬨遣勁騎撓彥糧道彥勒兵待之斬獲甚衆益治兵[illegible]
日大舉告期於東京留守宗澤澤召彥會議乃將兵萬餘渡
河金人以重兵躡其後而不敢擊既至汴京澤大喜令彥宿
兵近甸以衛根本彥即以本部兵馬付留守司單帶親兵趨
行在時已遣宇文虛中為祈請使和議彥見黃潛善汪伯彥
力陳兩河忠義延頸以望王師願因人心大舉北伐言辭[illegible]
激切忤時相意遂降官免對以彥為武翼郎閤門宣贊[illegible]
差充御營平寇統領時范瓊為平寇前將軍彥知瓊[illegible]
稱疾不就乞致仕許之知樞密院事張浚宣撫川陝奏彥為
前軍統制浚與金酋婁宿相持於富平謀大舉初至漢中會
諸將議彥獨以為不可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皆未相通若
少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閬興洋以固根本敵入境
則檄五路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浚幕府不然其言彥
即請為利路鈐轄俄改金均房州安撫使知金州時中原盜
賊蠭起加以饑饉無所資食惟蜀富饒巨盜往往窺覬桑仲
既陷淮安襄陽衆勢西向均房失直擣金州白土關衆號三
十萬仲彥舊部曲也以申牘請於彥曰仲於公無敢犯願假
道入蜀就食耳彥乃遣統領官閻[illegible]為先鋒擊之賊銳甚
戰死將士失色或請避之彥叱曰樞相張公方有事關陝若
仲越金而至梁洋則腹背受敵大事去矣敢言避者斬即[illegible]
兵趨長沙平阻水據山設伏以待賊見官軍少蟻附搏戰[illegible]
熾一揮士殊死鬬賊敗走彥休士進擊追奔至白磧漢[illegible]
州紹興元年九月權京西南路副總管李忠叛擾京西遂攻房
金州諸閭賊衆皆河朔人驍勇善戰彥與戰不利閭陷彥退
屯秦郊令將士盡伏山谷間焚秦郊積聚僞若遁者秦郊[illegible]
郡城二十里路坦夷彥募敢死士易壓幟設奇以待閭再[illegible]
[illegible]
忠走降劉豫初桑仲既敗還襄陽乃嘯集散亡陷鄧州[illegible]
復熾南攻德安西擾均陽分衆三道一攻洵口關一出馬郎
嶺一擣洵陽前軍去金州不三十里彥曰仲以我寡彼衆故
分三道以離吾勢法當先破其堅則脆者自走遣副將焦
通樂洵口自以親兵營馬郎相持一月大戰六日賊大敗仲
為其下所殺又有王闢董貴祁守中阻兵寬罰勢雖不及
仲然小者猶不減數萬彥悉討平之是冬偽齊秦鳳經略使
郭振以數千騎掠白石鎮彥與閻師古併兵擊之賊大敗乘
勝復秦州張浚承制以彥節制商虢陝華州軍馬三年正
月兀朮入侵淩石彥與吳玠劉子羽會於興元撒離喝自[illegible]

此記其敗劉豫之將周貴遣議金將

突馳不一日至洵陽統制官郭進死之彥退保石泉縣金[illegible]入金州彥趨西鄉二月金人攻饒風關彥與吳玠禦之不[illegible]郭關破彥收餘兵奔達州五月彥遣兵至漢陽縣與劉[illegible]周貴戰大敗之復金州復承制進彥保康軍承宣使兼宣[illegible]司參議彥不受五年四月差知荊南府充歸峽荊門公安軍

此記其治荊南而措屯田之事

安撫使彥因荊南曠土措置屯田自蜀買牛千七百頭授官兵耕營田八百五十頃分給將士有差六年從奏彥爲行營前護副軍都統制督府參謀軍士六月以八字軍萬人赴行在至鎮江聞母喪上疏乞解官不許詔免喪服趨入對遂以爲浙西淮東沿海制置副使以所部屯通州之料角七年[illegible]月彥因遣將楠士者於驛潛軍中軍士交鬨於前言者論[illegible]軍政不肅貶秩二等彥不自安乞終餘服二月復洪州觀察

彥當用兵而後之敗慎先用人不當其才此皆朝廷主和議之誤也

使知郢州彥入辭帝撫勞甚厚曰以卿能牧民故委卿便郡竹節召矣九年卒於官彥稱名將當虜炎初屢破大敵威聲振河朔時方撓於和議屢召之還又奪其兵柄而使之治郡士議惜之彥事親孝居官廉子弟有戰功不與推賞將卒死其弟侄以家財均給之

孫子曰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彥阻水據山設伏以待又曰形之敵必從之彥伏兵焚積聚僞若遁者誘賊而敗之

又曰識衆寡之用者勝彥觸兄破其堅則脆者自走是也

宋劉子羽

劉子羽字彥脩建之崇安人資政殿學士韐之長子也宣[illegible]末韐帥浙東子羽以主管機宜文字佐其父破睦賊韐守[illegible]定子羽辟從會金人入寇父子相攜死守金人不能拔[illegible]南是知名除直秘閣京城不守韐死之既免喪除秘閣修[illegible]知池州以書抵宰相論天下兵勢當以秦隴爲根本建炎[illegible]年大將范瓊擁兵江西召之弗來又不肯釋兵知樞密[illegible]事張浚與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浚以千兵渡江若被[illegible]盜者使皆甲而東因召浚瓊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爲設[illegible]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取黃紙[illegible]以麾瓊曰下有勅將軍可詣大理置對瓊愕不知所爲子[illegible]顧左右擁置輿中衛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衆數瓊在圍城中附金人迎二帝出狩狀且曰所誅止瓊爾汝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刃曰諾有旨分隸御營五軍頃刻而定瓊竟伏誅浚以此奇其材浚宣撫川陝辟子羽參議軍事秦州去幕府節度五路諸將規以五年而後出師明年金窺江淮急浚合禁衛寡弱計所以分撓其兵勢者遂合五

浚所言爲根本計子羽所言爲保後計參之變之計急而子羽之計[illegible]

之兵以進子羽以非本計爭之浚曰吾寧不知此顧今東[illegible]之事方急不得不爲是耳遂北至富平與金人遇戰不利人衆勝而前宣撫司退保興州人情大震官屬有建策[illegible]

此與豆夫東吳義宋南而植而北諸險

十檢胄劫出圍金兵追之馬中矢踣步而入砦無敵當者金人又急攻絕其水砦中食乾糒殺牛馬飲血勝默禱而雨作金人攻益急周山為營勝度其必復攻海州因間出砦城中金人果解蒼山圍自新橋抵城下勝出戰皆捷金[illegible]四面攻之勝募士登城以禦矢石如雨者七日金兵死傷[illegible]遁去勝嘗出戰矢中輿貫齒不能食猶親禦戰勝起義久[illegible]廷尚未知沿海置制使李寶遣其子公佐由海道覘敵至州始遣忠義將朱震諸道詣行在白勝姓名於執政始知勝之功為金主亮舉兵渡淮慮勝躡其後分軍來攻會李寶舟師至勝西破金人舟艦勝遣公繼之圍擊金人於新橋[illegible]

先設備子砂堰即去塞道州城

寶既擒勝亦還州為捍禦計金兵至營於城北將攻閘門先遣人說勝使降勝開門出諭之曰汝主叛盟失信故興兵我朝以仁義之師來復舊疆汝主渡淮必敗爾等宜早來歸必獲爵賞時金兵已過閘勝登閘門張樂飲酒犒軍士令固守勿出戰金兵攻之踰時乃少遣士出憑陰隘擊之金人知不可攻率軍轉而渡河襲閘後勝斂兵入城金兵進將及勝獨乘馬還之叱曰魏勝在此閘者皆辟易士卒後入者不復被追勝軍已入城金兵徑趨城東欲過砂堰圍城為營勝先已據堰備之金軍不得過拒戰竟日終不能近有新募士守河者不知金兵遽過河勝恐絕河路亟收軍入城金兵進至砂

遣子遠吉結山東忠義以厚集其勢

門外黃土坂勝單騎逐之大叱之金兵皆望風退勝又追十數里士得入城有不得入者由城南入西門金兵復自西南來襲勝徒復叱之金兵駭散奏功授閤門祗候差知海州兼山東路忠義軍都統遣其子昌同峒峪山首領張榮持旗榜往結山東忠義金兵自新橋閘子門砂堰之敗殺傷者眾一日黎明乘昏霧四面薄城急攻勝激厲士卒竭力捍禦矢石交下城上銷金液投火牛金兵不能前乃收兵去拒海州為長桓包州城使不能出及亮死乃解去勝善用大刀能左右射旗揭曰山東魏勝金人望見即退走勝為旗十數書其姓名密付諸將遇鏖戰即揭之金兵悉避走初勝起義時[illegible]

郡粮餉之給與府庫倉廩之儲勝經畫市易課酒榷鹽[illegible]豪右環海州度視敵兵攻取處築城浚隍塞閘隱在軍未嘗一日懈弛恒如寇至方糾集遠邇犒勞士卒期約有日會金主亮被殺金兵北歸王師亦南還矣初亮聞勝在海州知不可取曰少須他時取之易耳亮既殞勝益得自治軍旅人皆精銳獲金諜者犒以酒食厚賂遣還有自北方來歸者聚之同處共飲食示以不疑周其寒貧使之感激自是山東河北歸附者眾詐金人處置悉以上聞又第其忠義士功能假校官資而李寶轉換借補悉如所請金人還山東路都統[illegible]嘗以兵攻海州時寶即海州水陸並進抵城北砂巷勝[illegible]

三人所見皆是要之公佐為長

且數里風浪捲聚一隅圍束無遺行次寶亟命火箭環射箭所中烟焰旋起延燒數百艘火所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叱壯士躍登其舟短兵擊刺殪之舟中餘所謂簽軍盡中原舊民皆登島岸脫甲歸命以故不殺然倉卒舟不獲艤溺死者衆俘大漢軍三千餘人斬其帥完顏鄭家奴等祭倪詢上於朝獲其統軍符印與文書器甲糧斛以萬計餘悉焚之火四晝夜不滅寶欲乘勢席卷公佐切諫以為金主亮方濟淮聞遁舂已陷淂速失逕且有腹背憂乃還軍駐東海視緩急為表裏援遣曹洋輕舟報捷上喜曰朕獨用李寶果立功為天下倡矣詔獎諭書忠勇李寶四字表其旗幟除靜海軍節度使沿海制置使賜金器玉帶亮聞膠西之敗尤怒召諸酋約以三日渡江於是內變殺亮向微唐島之捷則亮之死未可期錢塘之危可憂也寶之功亦大矣寶戰具精利宰臣陳康伯取其長搶克敵弓弩俾所司為式製之李瞻槍枝步保[illegible]

孫子曰死地則戰寶麾兵登岸將士賈勇遂解海州之圍

又曰攻其所不戒寶舟師猝至唐島鼓聲震盪而敵大驚

是也

宋趙方

趙方字彥直衡山人舉進士調蒲圻尉知青陽縣告其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法無差是刑法中[illegible]人以為名言京湖帥李大性辟知隨州適和議成諸郡[illegible]備方獨招兵擇將技士豪孟宗政等補以官陞直煥章閣權江陵府增修三海八匱以壯形勢主管湖北安撫司事權荊湖制置司時金偪於兵方計其必南徙日夜為備荊門有東西兩山險要方築堡其上增戍兵以遏其衝金[illegible]諜歸宋諭兵至襄陽方遣扈宗政扈再興以百騎邀之乃遁去知襄陽府諜知金人決意犯境乃下防守之令金相高琪及其樞密烏古論慶壽犯唐鄧光化隨棗陽信陽均州方夜半呼其子范葵曰朝廷和戰之說未定觀此益亂人意吾策決矣惟有提兵臨邊決戰以報國耳遂抗疏主戰親往襄陽金人圍棗陽急方遣宗政再興等援棗陽仍措成光化信陽均州次聯犄勢已而棗陽守趙觀敗金人於城外再興宗政至與觀夾擊又敗之棗陽圍解方申飭諸將當遏於境上不可使之入而後拒之於城下時麥正熟方遣兵護民刈之令清野以俟再疏力陳不可和者七戰議遂定金將完顏賽不入境方部分諸將金人犯棗陽者宗政敗之於尚家川犯隨州者劉世興敗之於磨子平相持踰年方調世興趙師與許國再興援棗陽張興李雄論扈隨州隨州圍解再興等轉戰入棗陽時宗政守城伏兵城東金人遇伏敗走未幾再至再興又敗之自是無月不戰金人三面來攻宗政出東門再興出

南門世興出北門合戰大敗之金人朝瀍纂退力不能禦
將表裡合謀圍自南山進張威自瀍河進世興李琪出城與
圍會再興出城與威會掎角進擊金人遂潰光化守將[illegible]
亦設伏敗金人於趙家橋孟宗稳又破之於隨州鵰兒山擒
婁不妻弟王醜漢金人遂誅婁不方以功遷龍圖制特[illegible]
長沙縣男賜食邑金人復大衆命詔可閣棗陽塹其外建[illegible]
土城方計其空聚穴而來若椅其后則棗陽之圍自解乃令
圍東向唐州再興西兵鄧州又命子范監軍蔡復殿時宗政
在城中日夜鏖戰焚其攻具金人不敢近城西師由光化遣
[illegible]於三尖山援順陽縣金人舉衆仰攻大敗再興[illegible]
[illegible]
遣並進擣唐鄧焚其城柵糧儲棗陽城堅金頓兵八十餘
日方知其氣已竭乃召國再興還併來歸錄於再興尅期會
戰再興敗金人於瀼河又敗之城南宗政自城中出夾擊金
人大潰訖可單騎遁獲其輜糧器甲不可勝計進方煥章閣
直學士奏乞均官民軍兵廩給自備馬者倍之又奏使民兵
夏歸以若月給秋復詣屯守樂候之方料金人數不得志於
棗陽必將同時共攻諸城當先發以制之命國宗政出師[illegible]
唐再興向鄧戒之曰毋深入毋攻城第潰其保甲燬其城[illegible]
空其地而已宗政進破湖陽縣擒其千戶趙興兒圍遣[illegible]
將律[illegible]與金人戰於泌陽戮其將李提控再興[illegible]

大敗金兵遂薄鄧州唐州兵來援迎敗之降者踵至已而金
向至樊城方命再興陣以待之方視其師金人三日不敢動
遂遣金將駙馬阿海犯淮西楓家完顔小驢屯唐州為後繼
方先攻唐伐其謀使再興發棗陽兵擊其西圍發桐柏兵[illegible]
其東再興敗金人於唐城斬小驢圍其城五匝遂下會新黃
繼陷詔趣方救方亟命國保鄂再興援淮西國還鄂州保江
再興軍至蘄之靈山伺金人歸而擊之土豪祝文蔚横突金
陣金人大敗劉遣張寶將兵來會李全等兵亦至金人遂遁
再興追逐擒其監軍合答進方顯謨閣直學士大中大夫權
刑部尚書[illegible]得疾師還力疾[illegible]師[illegible]其功[illegible]之病[illegible]曰未[illegible]
一日當主一日紀綱引再興卧內勉以協心報國貽書宰相
論邊事大計尋卒累贈太師謚忠肅方起自儒生帥邊十年
以戰為守合官民兵為一體邊制總司為一家持軍嚴每令
諸將飲酒勿醉當使日日可戰淮蜀沿邊屢遭金人之禍而
京西一境獨全嘗網羅相業於劇清之吝以留意人才故知名
士皆投為大吏名將多在其麾下推誠擢任致其死力藩屏
一方使朝廷無北顧之憂故其沒也人皆惜之
孫子曰擊其情歸方知金兵之氣已竭併
大潰又曰上兵伐謀方料金人必將同[illegible]
制之又曰以虞待不虞方令諸將飲酒

新刻批評百將傳續集卷之四

盱江　何喬新

東浙　趙光裕克榮甫　評

宋孟宗政

孟宗政字德夫絳州人自幼豪偉有膽畧常出沒疆場開禧二年金將完顔董犯襄郢宗政率義士據險邀擊奪其輜重宣撫使吳獵奇之補承節郎棗陽令京西路分趙方吳柔勝皆薦其才轉秉義郎京西鈐轄駐劄襄陽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方檄宗政部制神勁報捷忠義三軍宗政與統制扈再興陳祥分為三軍設伏三所喋血以戰金兵敗走復張棗陽圍急宗政自發峴首遲明抵棗陽馳突如神金人大駭突遁方時移師京西聞捷大喜差權棗陽軍初眂事一兵僕犯新令立斬之軍民股栗於是築隄積水修治城堞簡閱軍士十一年金師完顔賽不擁步騎圍城宗政與再興合兵前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輙敗忿甚闔城開壕四面控兵列壕外飛鏃鏑以絢鈴自警鈴响則大吹宗政乃募壯士衆開突擊金人不能支賊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隨守許國援師至白水鼓聲相聞宗政率諸將出戰金人奔潰賜金帶轉武德郎十二年金帥完顔訛可擁步騎薄城宗政鑿濠藏沙以凝其樀刻甕潴水以防火纍砲手之一砲輙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二千號弩子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銀礦石工晝夜陷城運茅葦直抵圍樓下欲焚樓宗政先燬樓摉深坑防地道翻戰棚防城隙穿窖絡遶郎施毒烟烈火鼓鞴以熏之金人窒以濕氈析路以剗土城頹樓陷宗政撤樓益新架火山以繞其路列勇士以長槍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亟命築偃月城表百餘尺翼傳正城深坑墻仞躬督役五日成金人摘擅兵被厚鎧氈衫鐵面而前又濕穫濡革裳火山復以兵雪擁雲梯徑抵西北圍樓登城中軍以長戈舂其喉殺之敢勇軍自下夾擊金兵兵壁死焰自晡逕昃死傷枕藉梯橋盡燬金人遑遑不得志城將破濠飛脯車燒戰棚宗政激將士血戰金兵死者千餘射其都統天反風金人愈怠砲愈急會王大任領統卒一千冒重圍轉鬪入城內外合勢士氣大振賈勇入金營自晡至三更金人橫屍徧地奪其銅印十有六訛可棄帳走獲輜重牛馬萬計捷至朝廷方録前戰守功陞武功大夫兼閤門宣贊舍人重賜金帶制置司以湖陽縣迫境徼宗政圖之宗政一鼓而拔燔燒積聚夷蕩營砦俘掠以歸金人自此不敢窺漢棗陽許國移鎮陵宗政代為荊鄂都統制仍知棗陽宗以進暢而陳乃修西北隄外瀦水為海以限騎中原遺民歸者以萬數宗政發廩賑之為給田刱屋籍其勇壯號忠

詳觀此段則金人之攻宗政之守皆竭盡智力矣

使權人擒 神而擒進 者盱口援 官軍之勢 為指降之 計也

砦金人不疑為宋軍乃分據巷道大呼縱火擒殺殆盡[illegible]
壯士楊清等擒王子山砦入帳中斬金將首平明視之金
元帥也丙辰出師馬𤁱遣樊文彬攻其前門成明等繼成
洛火燭天殺僇山積師還至沙窩西與金人遇大捷丁酉
又破嘿候里砦珙召儀曰此砦既破板橋石穴必震汝能
我招之乎儀請選婦人三百偽逃歸諜招軍檮以往珙從之
珙料武仙將上岵山絕頂窺伺令樊文彬諸曰定岵山駐軍
其下前當設伏候遮歸路已而仙衆果登山及半文彬麾旗
伏兵四起仙衆失措枕藉崖谷山為之赬殺其將兀沙惹擒
七百三十人乘[illegible]甲如山滿暴珙進軍至小水河儀還自
仙不欲降謀往商州依險以守然老稚不願北去洪曰進兵
不可緩夜召文彬等受方略明日蓐食啟行晨至石穴時積
雨未霽文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也策馬直至
石穴分兵進攻自寅至巳力戰九砦一時俱破武仙走追及
於鮎魚砦仙望見易服而遁復戰於銀葫蘆山軍又敗仙與
五六騎奔避之隱不見降其衆七萬人獲甲兵無算還軍襄
陽元兵遣宣撫王檝約共攻蔡制置使諜於珙珙請以二萬
人行因命珙盡護諸將金兵二萬騎懸真陽橫山南來珙鼓
行而前金人戰敗卻走追至高黃陂斬首千二百級倖盪遣
人來迓珙與射獵割鮮而飲馳入其帳倖盪喜約為兄弟

此欲出兵 不意攻其 無備

元人來約 共攻金之 守緒于蔡 州

馬湩飲之金兵萬人自東門出戰珙遮其歸路擠入汝河
其偏裨八十有七人得蔡降人言城中饑[illegible]
死而守以防突圍珙與倖盪約南北軍無相犯決[illegible]
落倖盪遣萬户張柔帥精兵五千人入城金人鉤二[illegible]
柔中流矢如蝟珙麾先鋒救之挾柔以出敵民珙進逼石
鄰山戰少卻金人突至珙躍馬入陣斬山以狗軍氣復振
死戰進逼柴潭立柵翼日命諸將奪柴潭樓金人爭樓諸
軍賈勇而上金人又餘美婦人以相蠱麾下張禧等殺之逐
柴潭樓俘其將士蔡人恃潭為固外即汝河潭高於河五
六丈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將士
疑之珙召麾下飲再行曰柴潭非天造地設伏弩[illegible]
射近彼所恃此水耳決而注之涸可立待鑿其兩岸潭果
實以薪葦遂濟師攻城擒其兩將進逼上門金人驅其老
埊為油號人油砲人不堪其楚珙遣道士說止之端平元年
正月辛丑黑氣壓城上日無光降者言城中絕糧已三閱
下令諸軍銜枚分運雲梯布城下己酉珙帥師向南門至
字樓列雲梯令諸將聞鼓則進馬義先登趙榮繼之萬衆
登大戰城上降其丞相烏古論栲栳殺其元帥兀林達
裨二百人開西門招倖盪入江海執其參政張天綱
問守緒所在天綱曰城危時自經於[illegible]死使火焚[illegible]

珙嘗置營砦分布戰艦遣張舉捷兵間道抵均州防遏四年珙條上流備禦宜為藩籬三層乞創制副司及移關外都統一軍於夔任涪南以下江面之責為第一層備鼎澧為第二層備辰沅靖桂為第三層峽州松滋須各屯萬人舟師隸焉歸州屯三千人鼎澧辰沅靖桂各五千人郴桂千人如是則江西可保又遣楊鼎張謙往辰沅靖三州同守倅使諭熟蠻講求思播施黔支徑以圖來上會諜知元兵於襄樊隨信陽招集軍民布種積船材於鄧之順陽乃遣張漢英出隨任義出信陽焦進出襄分路撓其勢遣王堅潛兵燒所積船材又度師必因糧於蔡遣張德劉整分兵入蔡焚其積聚拜寧

武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招集麻城縣巴河安樂磯管公店淮民三百五十有九人皆沿邊經戰之士號寧武軍命弟璋領之進封漢東郡侯兼京湖安撫制置使四川制置使陳隆之與副使彭大雅不協交章於朝珙曰國事如此合智并謀猶懼弗克而兩司方勇於私鬬豈不愧廉藺之風乎馳書責之隆之大雅得書大慚蜀政之弊為條班諸郡縣俾諸司奉行之無變路制置大使軍無宿儲珙大興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秭歸尾漢口為屯二十為莊百七十為頃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上屯田始末與所減券食之數降詔獎諭淳祐二年淮東受兵樞密俾珙應援遣李得帥精兵赴之珙在

之紿駐軍諜知京兆府也那將以騎舟三千趨涌州鎮關出房州竹山遣王令屯江陵鄭進屯郢州劉全屯沙焦進援千人自江陵荊門出襄撫劉全裔卅日粮取道入襄與諸軍合元兵至三川珙下令應出戍主兵官不許棄寸土權關州梁棟乞糧還司珙曰是棄城也斬以首徇由是諸將稟令惟謹拜檢校少保進封漢東郡公珙言施險不如辰靖之險不如沅三州皆當措置而靖尤急今三州糧米寸兵無所從出此京湖之憂一江防上自秭歸下至壽昌亘二千里自公安至峽州灘磧凡十餘處隆冬水涸郢鄂當防秋諜備多兵寡湖北之憂二今夫人精鈍既守誰攻

閫臨此京湖之憂三陸抗有言荊州國之藩表如其有虞非但失一郡當傾國爭之若非增兵八萬併力備禦雖韓白復生無所使巧今日事勢大約相似四年兼知江陵府珙謂其佐曰政府未之思耳彼若以兵綴我上下流急將若之何珙往則彼擣吾虛不往則雖實擇患識者憂之詔京湖調兵五千戍安豐援壽春珙遣劉全將以往雖有命分兵三千備齊安珙言黃州與壽昌三江口隔一水耳須兵節度何必預遣光一日則有一日之費無益有損萬一上游有警孰任其罪詔之得也不從珙至江陵登城嘆曰江陵所恃三海沮洳有變為桑田者敵一鳴鞭即至城外蓋自城以東

降不仁者貫不義緒之則有後患諭而遣之知安豐軍錢晉卿與劉范趙葵出師還淮西轉運判官詔問守禦策果上封事曰沿淮旱蝗不任征役中原赤立無糧可因若虛內事外移兵實於腹心之地必有可慮及兵敗洛陽人始服其先見再知安豐軍未行改安豐元兵圍城果善完守禦元以大砲焚樓櫓果隨毀隨補完元令拔都魯砍牌杈不拔都魯者皆死因為之攻城以自贖果募善射者以小箭射其目多傷而退元填壕為二十七壩果分兵扼壩元乘風縱火截而風雪驟作果募壯士奪壩路士皆奮躍死戰會池州都統制呂文德突圍入城合力捍禦元兵引去擢將作監御書獎諭之丞相李宗勉參知政事徐榮叟曰帥淮西無踰杜果者詔以安撫兼知廬州元察罕帥兵八十萬圍廬州於城外築土城六十里穿兩濠攻具皆數倍於攻安豐時果極力守禦元築壩高於城樓果以油灌草即壩下燒之皆為煨燼又於串樓內立雁翅七層俄砲中壩上衆驚果乘勝出戰元兵敗走果追[illegible]數十里又練舟師扼淮河遣其子庶監呂文德聶斌伏精[illegible]於要害元兵不能進遂引師北歸詔加果淮西制置使[illegible]請老不許淳祐元年已去任力請工部尚書遂以直學士祠帝欲起之帥廣西以言者罷帝曰杜果兩有守功若[illegible]權使有後禍朕何以使人乃起知安平州依權華文閣學士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行宮留守節制安慶和無為三郡兵築楊林堡以其地備歷陽淮民寓沙上者護以師後兵元兵戰於真州遷刑部尚書引見帝加獎勞已歸不許兼吏部尚書進徽猷閣奉祠請老陞寶文閣致仕帝思前功進龍圖閣學士而果卒贈表上贈開府果淹貫多能為文麗密清儆工行草急就章臨帖亦精曉常言吾兵間無暇讀左畫得於四書孫子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計果奏移南寇北腹心可慮又曰守而必固果前守安豐後守廬州而元兵不敢犯是也

宋余玠

余玠字義夫蘄州人家貧落魄無行喜功名好大言少為白鹿洞諸生時趙葵為淮東制置使玠作長短句上謁葵壯之留之幕中未幾以功補進義副尉擢將作監主簿充制置司參議官嘉熙元年與元兵戰於汴城河陰有功授直華文閣淮東提點刑獄兼淮東制置司參謀官淳祐元年玠提舉應援安豐拜大理少卿陞制置副使進對言今世胄之彥場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即戎即指之為粗人斥之為噲伍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為一勿令偏有所重偏[illegible]武文激非國之福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常見可獨當一面[illegible]部侍郎四川宣諭使帝從容獎遣之玠亦自許當手挈全蜀

前廣予求士所以終得冉氏兄弟徙城之計

還朝其功日見可與擢兵部侍郎四川安撫制置使自寶慶三年至淳祐二年十六年間凡授宣撫三人制置使九人副使四人或老或暫或庸或貪或謬終無成績於是東西川無復紀律遺民咸不聊生監司戍帥各專號令擅辟守宰蕩無紀綱蜀日益壞及聞玠帥蜀人心粗定始有安土之志玠大更弊政遴選守宰築招賢館於府之左供張一如帥所居下令曰集衆思廣忠益諸葛孔明所以興蜀也欲有謀以告我者近則徑詣公府遠則自言於郡所在以禮遣之高爵重賞朝廷不吝豪傑之士趨期立事今其時矣士之至者玠不厭禮接咸得其歡心言有可用隨其材而任之苟不可用亦厚遺謝之播州冉氏兄弟璡璞有文武才隱居蠻中前後閫帥辟召堅不肯起聞玠賢詣府上謁玠亦素聞冉氏兄弟刺入即出見與分庭抗禮賓館之奉冉安之若素有居數月無所言玠將謝之乃為設宴酒酣坐客競言所長璡兄弟飲食而已玠以微言挑之卒默然玠曰是觀我待士之禮何如耳明日更闢別館以處之且日使人窺其所為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踞以堊畫地為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去如是又旬日請見玠屏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有以少裨益非敢同衆人也為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口形勢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巴蜀不足守也玠大喜曰玠固疑先生非淺士先生之謀玠不敢掠以歸己遂密以其謀聞於朝請不次官之詔以璡為承事郎權發遣合州璞為承務郎權通判州事徙城之事悉以任之命下一府皆諠然以為不可玠怒曰城成則蜀賴以安不成玠獨坐之諸君無預也卒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為壘棋布星分為諸郡治所屯兵聚糧為必守計且誅潰將以肅軍令又移金戎於大獲以護蜀口移沔戎於青居興戎先駐合州舊城移守釣魚共備內外移利戎於雲頂以備外水於是如臂使指氣勢聯絡又屬嘉定俞興開屯田於成都蜀以富實十年冬玠率諸將巡邊直搗興元與元兵大戰十二年又大戰於嘉定初利司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叉恃力驕恣桀驁不受節制所至劫掠每得富人加以炮烙削取金帛稍不遂意即死其守蜀人患苦之朝廷雖知其不法在遠不能詰也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纔羸弱二百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疲敝若此殊不稱所望夔對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即見者恐驚從人耳頃之班聲如雷江水如沸聲止圓陣即合旗幟精明器械森然沙上之人彌望若林無一人敢亂行者舟中皆戰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吏班賞有差夔退謂人曰儒者中乃有此人

此皆特多有以待敵之志

既移合州城又移諸鎮合備內外又開屯田於成都守蜀之計極其周密矣

敵聚爲令而浪戰或以賊詞作態作進而爲疑惧或以賊矢
作進作退而爲寬縱皆失策也失策則失淮失淮則失江而
其失有不可勝計者矣夫有遇寇之兵有遊擊之兵有討賊
之兵今寶應之過山陽天長之過盱眙須各增戍兵遣良將
統之賊來則堅壁以挫其鋒不來則耀武以壓其境而又覘
察伺瞭時遣偏師掩其不備以示敢戰使雖欲深入而畏吾
之搗其虛此遇寇之兵也盱眙之寇素無儲畜金人亦無以
養之不過分兵移掠而食當量出精兵授以勇校募土豪出
奇設伏以剿殺之此游擊之兵也維揚金陵合肥各聚二三
萬人人物必精將校必勇器械必利教閱必熟紀律必嚴賞
罰必公其心術念慮必人人思親其上而死其長信能行此
半年可以强國一年可以討賊矣既不能深入穡掠淮無所
獲而又懷見討之恐則必反而求賂於金金無餘力及此則
必怨之怨之吾於是可以嫁禍於金人矣或謂揚州不可屯
兵恐速賊禍是不然揚州者國之北門一以統淮一以蔽
江一以守運河豈可無備哉善守者敵不知所攻今若設寶
應天武二屯以扼其衝復重二三帥閫以張吾勢賊將不知
所攻而敢窺我揚州哉設使賊不知兵勢而犯揚州是送
矣朝廷乃召范宗議紹定元年試將作監知鎮江府又爲
告廟堂請罷調停之說一意徵淮制置司調王明本軍

泰興港以扼泰州下江之捷徑一請徹射陽湖人爲兵屯
半高郵以制賊後屯其半於州以扼賊前一請速調淮西兵
合盱眙六州諸軍圖救江面不然范雖死江表無益也朝
乃許范制射陽湖兵毋過二萬人就聽節制范又遣善湖
曰今日與宗社同休戚者在內惟丞相在外惟制使與范
葵耳賊若得志四家決無存理於是討賊之謀遂決遂殺李
全進范兩淮制置使節制兆淮軍馬又進端明殿學士京河
閫陝宣撫使知開封東京留守八路之師大潰乃授京湖
撫制置使兼知襄陽府范至倚王旻樊文彬李伯淵黄國
數人爲腹心朝夕酣狎門無留行之憚將士悉邊防一切廢
屬南北軍將交爭范失於撫御於是北軍王旻內叛李伯淵
繼之焚襄陽北去南軍大將李虎不救焚不定賊乃因之劫
掠城中官民尚四萬七千有奇錢粮弓矢器械皆爲敵有襄
自岳飛收復百三十年生聚繁庶城高池深甲於西鄙一旦
灰燼禍至慘也言者劾范降三官落職依舊制置使尋奉
論者未已再降兩官建寧府居住嘉熙三年叙復官職卒
孫子曰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范舍斷黄而侍唐
鄧又曰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者上將之道也范上書陳
討賊方略又曰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范與李伯淵等
朝夕酣狎而民怨邊隙一切廢弛是也

此四大義責李全

之已而全攻揚州東門，蔡親出搏戰，賊將張文守城門，請出及出，全隔壕立馬相勞苦，左右欲射全，蔡止之，問全來何爲，全曰：朝廷動見猜疑，今又絕我粮餉，我非背叛，索錢粮耳。蔡曰：朝廷資汝錢粮，寵汝官職，蓋不貲矣，待汝以忠臣孝子，而乃反戈攻陷城邑，朝廷安得不絕汝錢粮，汝云非叛，欺人乎，欺天乎！全無以對，彎弓抽矢向蔡而去。四年正月辛卯，全兵茂圍城，壁范、蔡遣諸將出城東門，擒殺全兵，上城官軍踊之，蹂溺甚衆。甲午，全兵千餘犯州東門，城中出兵應之，全卯引去。

此遣將分兵責李全

乙未，李虎出南門，楊義出東門，王鑑出西門，崔福出北門，各徑抵賊圍，闢土城數處，范、蔡提兵策應，全步騎數千戰，諸軍奮擊，俘馘甚衆。丁酉，趙勝、虞統制、陸昌、孫舉主橋堡砦於北山，賊步騎分道來戰，勝擊退之，范陳於西門，賊閉壘不出，蔡曰：賊俟我收兵而出爾，乃伏騎破垣門，收步卒誘之，賊兵數千，果趨壕側，虎力戰，城上矢石兩注，賊退，有頃，賊別隊自東北馳至，范、蔡擁步騎夾浮橋吊橋並出，爲三疊陳以待之，自巳至未，與賊大戰，別遣虎等以馬步五百出賊背，而奔突，騎兵瓚衝之，三道夾擊，用范所賞長劍，果大利，賊敗走。翼日，全遣步卒三百餘，向城西門，乍進乍退，以誘揚州兵，復驅壯丁增壕而塔鹿角。范、蔡遣騎將出兵城東西，牽制之，親出州城西門，分三道以進，賊望風潰，乃奮勇力衝斫砲，焚其樓櫓十餘，賊自平山堂塵騎下救，遁走于禁軍而歸。時上元望，城中放燈張樂，姑示閑暇。全亦往海陵載妓女張燈平山堂，矯情自肆。范、蔡夜議，詰朝所向，蔡曰：東向利，不如出東門。范曰：西出嘗不利，賊必見易，因其所易而圖之，必勝，不如出西堡寨西門。壬寅，全置酒高會平山堂，有堡寨候卒識其槍旂雙拂爲號，以報。范喜，謂蔡曰：此賊勇而輕，若果出，必成擒矣。

此足見其所短之法，又謂之形兵

乃悉精銳數千而西，取官軍素爲賊所易者，張其旗幟以易之。全望見喜，謂李宋二宣差曰：看我掃南軍。官軍見賊突騎而前，亦不知其爲全也。范麾軍並進，蔡親搏戰，諸軍爭奮，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軍已塞其甕門，全窘，從數十騎北走，蔡率諸將以制勇寧淮軍截之，賊趨新塘。新塘自決水後，淖深數尺，會久晴，浮戰塵如燥壤，全騎陷淖不能拔，制勇軍奮長槍三十餘亂刺之，全曰：無殺我，我乃頭目。群卒碎其屍而分其鞍馬器甲，并殺三十餘人，蓋非卒伍，餘黨議

此下追殺其餘黨

潰去，欲還淮安，奉楊氏主之。乙巳，國安用引五百騎徑南門趨灣頭，范伏弩射之，賊呼曰：爾裴陽撥兵已敗，走汝知之乎。城中應曰：汝李全已爲戮，汝何不降。賊不應，諸將欲追賊，范懼有伏兵，先分兵燒圍城樓櫓，夜半火光燭天，命東南諸門皆出兵，范、蔡繼提精兵進，四鼓賊大潰，丙午黎明，蔡追及賊

論功之事

於灣頭，一戰又破之，委田粮畜蔽野，別將追至大儀[illegible]

葵福州觀察使左驍衛上將軍葵辭不受八月召赴樞
密議尋進兵部侍郎六年十一月詔授淮東制置使兼知
揚州入對帝曰卿父子兄弟宣力甚多卿在行陣又能卑
辛捐身報國此尤儒臣之所難朕甚嘉之葵頓首謝曰臣
受國恩當捐軀以報陛下端平元年朝議收復三京葵上
疏請出戰乃授權兵部尚書京河制置使知應天府南京留
守兼淮東制置使時盛暑行師汴隄破決水潦泛溢糧運不
繼所復州郡皆空城無兵食可因未幾北兵南下渡河發水
淹我師兵多溺死遂潰而歸范上表劾葵詔與全子才各降
一秩兵部侍郎淮東制置使移司泗州[illegible]
知揚州依舊淮東制置使嘉熙元年授兩淮宣撫使判揚州
察國公尋奉祠咸淳元年加少傅二年乞致仕特授少師武
安軍節度使進封吳國公舟次小孤山薨是夕五洲星隕如
箕贈太傅諡忠靖

孫子曰善戰者其節短范令軍中敵至五十步始動又曰
兵無選鋒曰北蔡謹視而路之兵別其精銳又曰形之
必從之蔡收步兵而賊兵果至又曰利而誘之范謂因
易而圖之遂破李全是也

宋曹友聞

曹友聞字允叔同慶栗亭人武惠王彬十二世孫也以
志與仲弟友諒不遠千里尋師聚友登進士授綿竹尉
水軍教授城已被圍友聞單騎夜入與守臣張維細民屢[illegible]
兵退制置使製大旗書滿身膽以旌之已而兵復至友聞
家財招集忠義得健士五千人制置使李植檄督忠義領
部守仙人關且行且戰至峡口據險前軍統制屈信率所
突陳還所掠四川人畜至恭植遣左軍統制杜午迎擊友
能敵友聞令諸軍棄甲據險身冒矢石為士卒先信與統
張安國領兵出戰兵退制置使檄得七方關北兵東破武
關已而破七方遂入沔州金牛至大安又領兵自嘉陵江
良口突出何進軍挑戰敗死之遂長驅入劍門友聞
萬各率所部取閬道過鐘情山至青萬嶺戰於白水江[illegible]
兵退制置使檄駐閬州教將暴珍為陳勝之所斬珍部曲
焚劫友聞討斬其將郭虎蘭廣楊仲等餘黨散去北兵入興
州暮河池抵同慶友聞密遣統制王漢臣統領張祥授以方
略出戰兵至城下友聞部分諸將各守一門偃旗伏鼓戒
卒俟漸近鳴鼓張旗矢石並發又命漢臣等取間道出戰
掩其兵尾敵後大戰有功端平初友聞遣萬與忠義總管
當可分兵時不頓青萬谷前後大戰數合制置使上其功
授承務郎權發遣天水軍北兵又自西河至陰平友聞曰
蜂飛吾境豈可坐視而不救乃引兵與諸軍會於前軍[illegible]

益嘶堙以鐵騎四面馳突欣然嘆曰此路天予吾有死而已
於是極口詬罵殺所乘馬以示必死血戰愈厲與弟萬俱死
軍盡沒北兵遂長驅入關事聞特贈龍圖閣學士賜廟褒忠
謚曰節官其二子
孫子曰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杜閉偃
旗伏鼓俟敵漸近矢石並發又曰由不虞之道友闘衛枚
由間道直趨青野原又曰爭地吾將趨其後友闘遣軍進
趨雞冠隘而敵兵退是也
元史天澤
史天澤字潤甫秉直季子也身長八尺音如洪鐘善騎射
力絕人其兄天倪帥真定遣護送其母歸北京既而天倪爲
武仙所害府僚王晉王守道與天澤燕語曰變起倉卒部曲
散走多在完鄧公能迴轡南行不招自至矣天澤敬然曰兄
弟之讐雖死不避況未必死邪即傾貲鼓易甲伏南還竹次
滿城得士馬甚衆遣監軍李伯祐詣國王孛魯言狀且乞濟
師孛魯俾笑乃辭將蕭古軍三千人援之合勢進攻盧奴仙
驍將葛鐵槍者擁衆萬人來拒戰天澤迎擊之身先士卒勇
氣百倍賊退涸泝河乘夜而遁天澤追及之生擒葛鐵槍餘
衆悉潰獲其兵甲輜重軍威大振略下中山累無極拔趙州
進軍野頭會天澤兄天安亦擁兵來赴擊仙敗之仙奔[illegible]

遁復真定宋大名總管彭義斌陰與仙合欲取真定天澤邀擊
笑乃解祀諸贊皇仙不得進義斌勢促焚山自守天澤遣兵
卒五十推鋒而入自以鐵騎繼其後擒義斌斬之未幾仙令
謀者結死士於城中大曆寺爲內應夜斬關而入盡其城天
澤引步卒數十踰城東出至槀城求援於董俊俊授以銳卒
數百夜赴真定而笑乃解兵亦至捕殺者三百餘人仙復數
騎走保西山乃積紫笑乃解於民從賊驅萬餘人將殺之天
澤曰被脅吾民但爲賊所劫耳殺之何罪力爭得釋乃繕城
壁立樓櫓爲不可犯之計招集流散存恤困窮以抱犢諸砦
仙之巢穴不即翦除遺後患急攻下之仙乃遁去[illegible]
蟻尖馬武寨砦而相衛亦䧟庚寅冬武仙復屯兵於衛天澤
合諸軍圍之金將完顏合達以衆十萬來援戰不利諸將皆
北天澤獨以千人繞出其後敗一都尉軍與大軍合攻之仙
遁去遂渡衛州壬辰春太宗由白坡渡河詔天澤以兵由孟
津會河南至則睿宗已破合達軍於三峯山乃略地陳東
招降太康柘城尉氏睢州進斬金將完顏慶山奴於陽邑夏
帝北還留睿宗總兵圍汴癸巳春金主突圍而出令完顏白
撒自黃龍岡[illegible]攻新衛天澤率輕騎馳赴之比至圍已合天
澤奮戈突至城下呼守者曰汝等勉力援兵且至復羅出其
驍皆披靡遂與大軍夾擊之白撒等敗走蒲城天澤[illegible]

與告周埠之語曰頎相公無權爵祿利賞天子之柄何以擅
爲因謝之言者慚服出入將相五十年上不疑而下無怨人
以上右郭子儀實術　六
孫子曰地有絕澗必亟去之繳吾思背水而營天澤謂
驅兵之地又曰先奪其所愛則聽天澤攻破湖面之將而
復州請降又曰拔人之城而非攻也天澤縱降者而益鄰
開門迎降是也

元伯顏

伯顏蒙古八鄰部人父曉古台從宗王旭烈兀開西域伯顏
長於西域至元初旭烈兀遣入奏事世祖見其貌偉聽其
[illegible]
屬曰非諸侯王臣也其留事朕與謀國事恒出近臣右世祖
益賢之拜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諸曹白事有難決者徐以
一二語決之衆服曰真宰輔也十一年大舉伐宋與史天澤
並拜中書左丞相行省荊湖天澤以病表請專任伯顏乃以
伯顏領河南等路行中書省所屬並聽節制陛辭世祖諭之
曰昔曹彬以不嗜殺平江南汝其體朕心為吾曹彬可也九
月會師於襄陽分軍為三道並進伯顏與平章阿朮由中道
循漢江趨郢州萬戶武秀為前鋒遇水橫霖雨水溢無舟
能渡伯顏曰吾且飛渡大江而憚此潢潦耶乃召一壯士
乎秋騎而前導麾諸軍畢濟次鹽州距郢州二十里郢在

在水以石為城宋人又於漢水南築新郢橫鐵絙鎖戰艦
密樹椿木水中下流黃家灣堡亦設守禦之其堡之西有
溝通藤湖至江僅數百里乃遣總管李庭劉國傑攻黃家
灣拔之破竹席地盪舟由藤湖入漢江諸將請曰郢城我之
喉襟不取恐為後患伯顏曰攻城下策也大軍之出豈為
一城哉遂舍郢順流下伯顏阿朮殿後不滿百騎十月郢將
趙文義范興以騎來襲伯顏未及介冑亟還軍迎擊之手殺
文義擒范興殺之其士卒死者五百餘人生擒數十人次沙
洋使一俘持黃榜檄文傳趙文義首入城招其守將王虎臣
王大用虎臣等斬俘焚黃榜伯顏復命呂文煥招之[illegible]
[illegible]
日暴風大起伯顏命順風掣金汁砲焚其廬舍烟焰漲天城
遂破生擒虎臣大用等四人餘悉屠之次新城令史那列沙
洋所馘於城下射黃榜檄文於城中以招之其守將邊居誼
遣呂文煥與語文煥至城下飛矢中右臂奔還乃令總管李
庭攻破其外堡諸軍蟻附而登拔之餘衆三千猶力戰而死
居誼舉家自焚十一月阿朮使右丞阿里海牙來言渡江之
期伯顏不答明日又來又不答阿朮乃自來伯顏曰此大
也主上以付吾二人可使餘人知吾實乎潛刻期而去
蔡店宋淮西制置使夏貴等以戰艦萬艘要害都統王達
陽邏堡荊湖宣撫朱禩孫以遊擊軍扼中流兵不得進

州虎臣走泰州，而江東諸郡皆下，淮西滁州諸軍亦相繼降。

四月，有詔以時暑方熾，不利行師，俟秋再舉。伯顏奏曰：宋人之據江海，如獸保險，今已扼其吭，少縱之，則逸而逝矣。世祖詔使者曰：將在軍，不從中制，兵法也。宜從丞相言。五月，命御史先傳旨召伯顏赴闕，進中書右丞相，付以詔書，俾諭宋主。

十一月，伯顏分軍為三道，期會於臨安。阿剌罕等以步騎自建康出西安，趨獨松嶺；董文炳等以舟師自江陰循海趨澉浦、華亭；伯顏及右丞相阿塔海由中道節制諸軍，水陸並進。軍至常州，先是常州守王宗洙遁，通判王虎臣以城降。其都統制劉思勇與張彥、王安節等復拒之，推姚訔為[illegible]

數月不下。伯顏射書城中，招諭皆不應，乃親督帳前軍臨城，又多建火砲，張弓弩，晝夜攻之。宋兵大潰，屠其城。訔及通判陳炤等死之，惟獲王安節，斬之。劉師勇變服單騎奔平江。諸將請追之，伯顏曰：勿追，師勇所過城守者膽落矣。十二月，次無錫。宋將作監柳岳等奉其國主及太皇太后書來見，垂泣而言曰：嗣君幼冲，在衰絰中，自古禮不伐喪，望哀恕班師。伯顏曰：汝國執我行人，又殺害廉奉使等，如我師不進，將効錢王納土乎？李主出降乎？爾宋昔得天下於小兒，今亦失於小兒，蓋天道也，不必多言。遣囊加歹同柳岳還臨安。十三年正月，進軍臨平鎮，次皋亭山。宋主遣知臨安府賈餘慶等

宗室保康軍承宣使尹甫、和州防禦使吉甫奉傳國璽及表詣軍前。伯顏受訖，遣囊加歹以宋傳國璽入獻。得府三、七州百二十八、關監二、縣七百三十三。帝勞伯顏，伯顏曰：陛下成算，阿朮効力，臣何功之有。

二十四年春二月，咸告乃顏反。詔伯顏覘之，乃多載衣裘入其境，輒以與驛人。既[illegible]乃顏為設宴，謀執之，伯顏覺，與其從者趨出，分三道逸去。驛人以得衣裘故，爭獻健馬，遂得脫馳還，白狀。夏四月，乃顏反，從世祖親征，平擒乃顏。

二十九年秋，宗王明理鐵木兒[illegible]都以叛，詔伯顏討之，相值於阿撒忽禿嶺。矢下如雨，衆軍[illegible]敢登。伯顏先登陷陣，諸軍望風爭奮，大破之。明理鐵木兒將走，伯顏引軍夜還，卒遇伏兵，伯顏堅壁不動，黎明遂[illegible]伯顏輕騎追擊之，斬首二千級，俘其餘衆以歸。諸將言：宣禮，兵勝必禡旗於所征之地，欲用四虜為牲。伯顏不可，衆皆[illegible]報。軍中獲諜者，忻都欲殺之，伯顏不許，厚賜之，遣齎書諭明理鐵木兒以禍福。明理鐵木兒得書感泣，以衆來歸。未幾，海都復犯邊，伯顏留拒之。廷臣有譖伯顏久居北邊，與海都好，無尺寸之功者。詔以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兒代之，居伯顏於大同以俟後命。玉昔帖木兒未至，三驛合，海都兵復至，伯顏遣人語玉昔帖木兒曰：公姑止，待我翦此寇而來。未幾，伯顏與海都兵交，且戰且卻凡七日，諸將以為怯，嘖曰

戰何不授軍於大夫伯顏曰海都懸軍涉吾地邀之則[illegible]
其深入一戰可擒也諸將必欲速戰若失海都誰任其咎
將曰請任之即還軍擊敗之海都果脫去乃召王昔帖木兒
至軍授以印而行三十年冬十二月驛召至自大同明年
月世祖崩伯顏總百官以聽成宗即位拜開府儀同三司
錄軍國重事十二月丙申有大星隕於東北庚子伯顏薨
伯顏深略善斷將二十萬衆伐宋若將一人諸帥仰之若神
明畢事還朝歸裝唯衣被而已未嘗言功也
孫子曰城有所不攻伯顏舍郢順流而下又曰塗有所不
意伯顏以兵攻陽邏而遣阿朮潛兵渡江又曰將能而君
不御者勝世祖謂將在軍不從中制又曰因其敵間而用
之伯顏厚賜諜者遣齎書以諭明理是也

元張弘範

張弘範字仲疇柔第九子也善馬槊頗能為歌詩中統初授
御用局總管三年改行軍總管從親王哈必赤討李璮於濟
南柔戒之曰汝圍城勿避險地汝無怠心則兵必致死主者
慮其險苟有異志必攻於可因以立功勉之弘範營城西璮
出軍突諸將營獨不向弘範弘範曰我營險地璮乃示弱
我必以奇兵來襲謂我弗悟也遂築長壘內伏甲士而外
為開東門以待之夜令士卒浚壕益深廣璮不知也明日

擁飛橋來攻未及岸軍陷壕中得跨壕而上者突入[illegible]
伏皆死降兩賊將柔聞之曰真吾子也至元元年[illegible]
有濟南之功授順天路管民總管佩金虎符六年括諸道
圍宋襄陽授益都淄萊等路行軍萬戶朝廷以益都兵乃
璮所教練之卒勇悍難制故命領之戍鹿門堡以斷宋餉
且絕郢之救兵弘範建言曰國家取襄陽為延久之計者
以重人命而欲其自斃也曩者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
師坐視無禦之者而其境南接江陝歸峽商販行旅士卒絡
繹不絕寧有自斃之時乎宜城萬山以斷其西柵灌子灘以
絕其東則庶幾速斃之道也帥府奏用其言移弘範兵
戍萬山既城與將士較射出東門宋師奄至將佐皆謂衆寡
不敵宜入城自守弘範曰吾與諸君在此何事敵至將不戰
乎敢言退者死即擐甲上馬立遣偏將李庭當其前他將攻
其後親帥二百騎為長陣令曰聞吾鼓則進未鼓勿動宋軍
步騎相間突陣弘範軍不動再進再却弘範曰彼氣衰矣鼓
之前後奮擊宋師奔潰八年築一字城逼襄陽破樊城外郛
九年攻樊城流矢中其肘裹瘡見主帥曰襄樊相為唇齒故
不可破若截江道斷其援兵水陸兵攻樊必破矣樊破則襄
陽何所恃從之明日復出銳卒先登遂拔之襄陽既下偕宋
將呂文煥入覲賜錦衣白金寶鞍將校行賞有差十一年

相伯顏伐宋弘範率左部諸軍循漢江東路郢西南攻武壁取之北兵渡江弘範為前鋒宋相賈似道督兵阻蕪湖引孫虎臣據丁家洲弘範轉戰而前諸軍繼之宋師潰弘長驅至建康十二年次瓜州分兵立柵據其要害揚州都姜才以二萬人出揚子橋弘範佐都元帥阿朮禦之與宋兵夾水陣弘範以十三騎徑擣衛之陣堅不動弘範引却一騎躍馬揮刀直趨弘範弘範旋轡反兜刺之應手斃馬下其眾潰亂追至城門斬首萬餘級自相蹂藉溺死者過半宋將張世傑孫虎臣等率水軍於焦山決戰弘範以一軍截其旁橫衝之宋師大敗追至圌山之東奪戰艦八十艘俘馘千數上其功改亳州萬戶十四年師還授鎮國上將軍江東道宣撫使十五年宋張世傑立廣王昺於海上閩廣響應俾弘範往平之授蒙古漢軍都元帥陛辭奏曰漢人無統蒙古軍者乞以蒙古信臣為首帥帝曰汝知而父與察罕之事乎其破安豐也汝父欲留兵守之察罕不從師既南安豐復為宋有進退幾失據汝父深悔恨良由委任不專故也豈可使汝父復有汝父之悔乎弘範薦李恒為己貳至揚州選將校水陸二萬分道南征以弟弘正為先鋒戒之曰選汝驍勇非私汝也軍重我不敢以私撓公勉之弘正所向克捷進攻三江寨寨險兼高不可近因避兵衄之寨中持糧以待弘範下令

將朝食若將將久者持滿者疑不敢動而他寨不虞此必空遶拔數寨即騎三江盡拔之至漳州軍其東門而別將攻南門西門乃夾虛攻其北門拔之次潮州寨又拔之由是瀕海郡邑皆望風降附十六年正月庚戌由潮陽港發船入海至甲子門獲宋斥候將劉青顧凱乃知廣王昺在崖山崖山宋軍餘艘碇於海中建樓櫓其上隱然堅壁也弘範引舟師赴之崖山東西對峙其北水淺舟膠非潮來不可進乃由山之東轉南入大洋始得逼其舟又出奇兵斷其後路燒其宮室甲戌李恒自廣州至授以戰艦二使守北面二月癸未將戰或請先用砲弘範曰火起則舟散不如戰也明日四其軍軍其東南北三面弘範自將一軍相去里餘下令曰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先麾北面一軍乘潮而戰不克李恒等順潮而退樂作宋將以為且宴少懈弘範舟師犯其前眾繼之豫構戰樓於舟尾以布障覆之命將士負盾而伏令之曰聞金聲起戰先金而妄動者死飛矢集如蝟伏盾者不動舟將接鳴金撤障弓弩火石交作頃刻破七舟宋師大潰宋臣陸秀夫抱其主昺赴水死獲其符璽印章張世傑走交阯風壞舟死遂陳其餘將吏皆降嶺海悉平十七年十月入朝賜宴內殿旁甚眾未幾疾作帝命尚醫診視病甚沐浴易衣冠扶杖至中庭面闕再拜退坐出所賜劍甲付子珪曰汝父以是立功

淑佩服勿忘也詩竟而卒、

孫子曰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弘範浚壕深塹以俟敵又曰利而誘之弘範引却以誘敵騎而刺之又曰攻其所不戒弘範因他寨不虞麾兵連拔數寨又曰用而示之不用弘範令關作樂乃戰是也

百將傳卷之四終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三十六册(一)

〔明〕林兆恩撰

明萬曆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三教正宗統論自序

兆恩不能文。而其所以見之辭章者。只以發明三教已爾。抑或所至之地。以與諸生言者。委不能無複語。而諸生乃悉命之梓氏。而兆恩固未之校。亦以俾諸分集而閱覽

者。而各得其所謂立本入門極則。與夫道一教三。即心即聖之本旨也。若世之文士。則有其才矣。而以不複語為高。殆非兆恩之所能及也。是集原係聖學統宗。茲復命盧生文輝刪而校之。槩有三十六册。

總標之曰三教正宗統論。以請正諸有道君子。若兆恩愚昧。而其所言多有不協於理。乞為兆恩一酌裁而益損之。庶可不謬於古之聖人。則其所以教兆恩者至矣。子谷子龍江兆恩

又

或問老氏之道。今且未論。而釋氏之釋。果可行之中國。以治天下國家哉。林子曰。惡乎可哉。余每以釋典所載。悉皆身心性命之微。不可使知之道。殆與孔氏之儒不異。而

曰以此可以治天下國家使民由之者不其妄耶今以孔氏之教所可使由者言之始自伏羲神農黄帝而堯而舜而禹而湯而文武夫婦之別父子之仁君臣之義三綱五常無不畢具又況精微之致盡

之於易政事之宜盡之於書性情之正盡之於詩賞罰之明盡之於春秋禮樂之大盡之於禮書以正朝廷以正百官以正萬民至於行兵治賦堯采導河而所謂世間法者殆有不可得而勝紀者不惟宏

綱懿範既極明備而足述雖至威儀縟節亦且昭晰而可觀故從古以來之所以治天下國家者真有不能外於孔氏之教矣若釋氏之神機玅用乃所謂出世間法也而變通宜民之下施之中國固稍爲

滯亦豈能不藉經綸於易書詩春秋禮樂因政教於堯舜禹湯文武者哉此余倡教之大都宗孔之本旨也茲集刪定頗得余心然終不能無疵謬之語者乃余生平所學疎陋之過也子谷子龍江兆恩

三教正宗統論叙

或問何以謂之三教之正宗也文輝乃竊三教先生之本旨而語之曰其所謂三教之正宗者非他也心身性命之要道也三綱五常之至德也士農工商之常業也統而宗之豈非其所謂萬世無弊之可宗者正宗耶故徒知心身性命之要道而不知有所謂三綱五常士農工商則道非其道矣或徒知三綱五常之至德而不知有所謂心身性命士農工商則德非其德矣

徒知士農工商之常業而不知有所謂心身性命三綱五常則業非其業矣而心身性命而三綱五常而士農工商而合而一之此乃先生三教正宗之本旨也門人盧文輝謹叙

又

文輝嘗竊論之自秦漢以下聖人不作而大道久湮孔子老子釋迦之學不明而儒道釋者流不知所謂中不知所謂一不知所謂立本入門極則各立門戶以自高各執

偏見以相詆迷謬愈深是非舛錯故有華言飾行巧取世資托之乎孔子之儒而不知乃儒之蠹也非孔子聖教之正也服石餌金希慕長生托之乎老子之道而不知乃道之蠹也非老子玄教之正也削

髮遊方斷棄倫屬托之乎釋迦之釋而不知乃釋之蠹也非釋迦禪教之正也三氏之正學既已不明而千古之真傳伊誰可繼幸而吾師三教先生出而倡明之總持三門有教無類其與儒言儒也必言

孔子之儒而復舉老子之道釋迦之釋以印證之俾知其執中也未始有異於守中空中也一貫也未始有異於得一歸一也立本也未始無道氏之入門釋氏之極則也其與道言道也必言老子之道而

復舉孔子之儒釋迦之釋以印證之俾知其守中也未始有異於執中空中也得一也未始有異於一貫歸一也入門也未始無儒氏之立本釋氏之極則也其與釋言釋也必言釋迦之釋而復舉孔子之

儒老子之道以印證之俾知其空
中也未始有異扵執中守中也歸
一也未始有異於一貫得一也極
則也未始無儒氏之立本道氏之
入門也無所別扵儒無儒而無不
儒無所別扵聖無聖而無不聖無

所別於道無道而無不道無所別
扵玄無玄而無不玄無所別扵釋
無釋而無不釋無所別扵禪無禪
而無不禪統而同之合而一之歸
扵無名返於無始此夏之所由以
大而道統之所由以傳也文輝祇

承吾　師嚴命結集夏午眞經三
十六卷復承編訂校梓三教正宗
統論之任既竣事矣不能無言然
亦不敢鑿空立異以爲言也惟以
平日所傳扵吾　師之前與所以
體驗力行之有得者而強叙列之

如此　旹

萬曆歲次乙未春王正月上元吉

門人盧文輝盥手百拜書于

三一堂之覲復齋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目録紀因

三教林夫子。倡道四十八載。著書數十萬言。凡合一之旨。心性之微。經濟之大。無不畢具。皆自孔老釋以來。二千年所未嘗道者。其隨在與門人講解論答之言。即為門人録而梓之。著作不一時。編校不一人。或以各見編摘成集。故有曰聖學統宗者。有曰分內集者。有曰夏一集者。曰夏三集者。又

有曰分摘。曰標摘。曰約摘。曰復初。曰拾餘者。種種諸集。標名各別。卷帙浩繁。往往重疊混淆。散亂無紀。觀者病之。至七十九歲乙未。始命嫡傳盧子結集夏午經。又命編校更定是書全集。標曰林子三教正宗統論。以應禮部徵取。然當時急於應命。不免疊出闕文。不暇刪校。須合數集六十餘冊。纔見備悉。覽者猶為未便。林子嘗遺命盧子再刪定之。迨盧子倡道涵江時。復加編

訂。去其重復。補其未備。又將四書正義之標摘與續者。更加刪彙。與道釋諸經釋畧而合之。三教之旨。燦然大明。共三十有六冊。分作元亨利貞四函。卷帙不繁。又且周悉。覽者無不稱快。第當時求教者最多。建祠事冗甚。以致是書集刻尚未竣事。盧舜嘗以是書示袁瑜曰。教主倡道。其精神命脉。俱在斯集。昔命區區編定付梓。以埀後世。今尚有未集者若干。未刻者若干。子其

與我成之。未幾而盧子升遐。袁瑜不敢推諉。謹將未集者集之。未刻者刻之。以成盧子編校之功。庶全書井井不紊。林夫子大道。炳若日星。後之高明有志諸君子。亦得以便於觀覽云。再傳門人陳袁瑜識

目録開具

目録

心聖教言
第八册
元神實義
夢中人
佛菩薩義
見性篇
附壇經訓釋
常道篇
第九册

先衍
亨函
第十册
三教會編　日部
盤古氏至秦二世
第十一册
三教會編　月部
漢高祖至隋恭帝
第十二册

三教會編　星部
唐高祖至後周恭帝
第十三册
三教會編　辰部
宋太祖至元順帝
第十四册
三教無遮大會
真我昌言
道禁正一篇

慶世
山人
第十五册
涵銀喻
心聖圖說
心身性命圖說
性命答語
心交
天人一氣

第十六册
存省規條
七竅答問
初學篇
教外別傳
何思何慮解
第十七册
金剛經槩論四卷
第十八册
心經釋畧并槩論
常清静經釋畧
利函
第十九册
道德經釋畧　乾部
第二十册
道德經釋畧　坤部
第二十一册
四書正義　論語上

第二十二册
四書正義　論語下
第二十三册
四書正義　大學全
第二十四册
四書正義　中庸全
第二十五册
四書正義　孟子上
第二十六册
四書正義　孟子下
第二十七册
豫章答語
豫章續語
貞函
第二十八册
權實
破述
寓言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煇校正

三教合一大旨

林子曰沙界之華龍天之夏而爲儒者曰我儒也爲道者曰我道也爲釋者曰我釋也教既分爲三矣而余之意則欲會而歸之以復合於孔老釋迦之道之本一也余嘗槩與所可使由者言惟本是立所以教其始余嘗槩與所可使知者言惟門是入所以教其中豈

曰惟門是入以教其中抑且惟則是極以教其終然孔老釋迦之教亦皆有始亦皆有中亦皆有終而孔老釋迦之道亦無有始亦無有中亦無有終夫教較然而三也若不知孔老釋迦之教之所以三則無以識其一而爲道之至道渾然而一也若不知孔老釋迦之道之所以一則無以統其三而爲教之大既識其一復統其三較然非三渾然非一大矣哉至矣哉此儒道釋之所同而孔老釋迦之

能事畢矣且人之性本善也本是孔老釋迦本自時中本自清靜本自寂定而非有待於孔老釋迦而後能時中而後能清靜而後能寂定而後能孔老釋迦也中庸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誠之有未至者性之有未盡也而盡人之性盡物之性以參天地以贊化育乃吾性之分量至誠之極功也未至乎此而曰教曰道者則是教其所教而非其教之大也道其所道而非其道之至也然教本於

道道本於性余於是而知能性吾之性以爲性則孔老釋迦之道可得而道斯其爲道也至矣道吾之道以爲道則孔老釋迦之教可得而教斯其爲教也大矣

答論三教

兆恩拜復竊以人之一心至理咸具欲爲儒則儒欲爲道則道欲爲釋則釋在我而已而非有外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我也者我也真我也其曰萬物皆備者而天地豈非物

乎天地亦物亦皆備於我矣然而我也者其在天地之內乎其在天地之外乎而天地也者其在我之內乎其在我之外乎故日月之所以照臨者天地也我也不可得而二也山川之所以流峙者天地也我也不可得而二也昆虫草木之所以生生化化者天地也我也不可得而二也天地與我雖有小大之異矣而我之本體則太虛也天地之本體亦太虛也其有小大之異乎惟其不可得而異也

則亦不可得而二也何天何地何物何我譬傾一勺之水於河海之中則茫茫河海何者是一勺之所傾乎合之而不可離也夫誰得而辯識之故天地也太虛也我也太虛也一而已矣此孔氏聖不可知不踰矩之時老氏先天地生無名之始釋氏懸崖撒手最上一乘之教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不顯玄德其可得而言乎而其學之之序則當以德行為先德行也者德之見於行民可使由之道也

而孔子之所以教人教以此矣故聖門高弟而以顏閔等列為首稱者豈非其以德行為先邪至於性與天道曰命曰仁所謂不可使知者則罕言之若非有中人以上之資殆亦不可得而聞矣然孔子之所以教人者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治天下也最切於民生日用之常而不可一日無焉故常人非此無以樂樂而利利賢智非此無以希聖而希天此孔氏之教之大而諸凡天下萬世而為我同

胞之民者無一而不在於孔氏所容畜之中矣若釋老之教則皆精微之致而專與賢智者道也故老氏言太極而釋氏乃言無極無極則太虛矣老氏言一而釋氏乃言未始一未始一則太虛矣若不先之以孔氏之所以教則所謂精微之致又焉有從入之門邪然而孔氏何嘗不言太極不言無極何嘗不言一不言未始一孔氏曰易有太極又曰吾道一以貫之至於所謂周流六虛者豈非所謂

太虛同體邪。太虛同體。是無極也。是未始一也。由是觀之。釋老精微之致。孔氏兼之矣。教雖有異。而道則焉有不同哉。故學者之學。當以孔氏之教為先

教存儒名

大道渾淪。未始有名。今既名儒名道名釋矣。名焉既有。道日以支。縱有聖人者出。豈其能復返太朴。復歸無名哉。故不得已而曰三教合一者。蓋合而一之。以孔子之儒以存儒者既有之名爾。是雖不能復返太朴之無名。以媲德上古。而同文同倫之風。庶乎俗無殊尚。人無異教。不詭不僻。殆非叔季之世之所能及也

又

或問唐虞三代。未嘗有儒有道有釋之名矣。而今曰歸儒者。儒非名歟。林子曰。余豈不欲斯世而三代。而唐虞。而復返於無名之始耶。但今既有儒有道有釋矣。卒欲復返於無名之始也。則亦何異於兩儀定位。而必欲復返乎天地之前。太初而太無乎。然所謂唐虞三代者非他也。人皆三綱。人皆五常。皆士皆農。皆工皆商。內焉無怨。外焉無曠。如斯而已矣。苟使當今之世。人亦三綱。人亦五常。亦士亦農亦工亦商。內亦無怨。外亦無曠。即太和元氣流行於宇宙間矣。豈非今之唐虞三代耶。又奚必於名之有無。而為古今之異視也。若徒狥其名而不責其實焉。則未有能唐虞三代者矣

道業正一篇

余所謂三教合一者。欲以群道釋者流而儒之。以廣儒門之教而大之也。然三教合一之旨有二。若謂三教之本始。不待合而一者。非余所謂三教合一之大旨也。余所謂三教合一之大旨者。蓋欲合道釋者流。而正之。以三綱。以明其常道而一之也。合道釋者流。而正之以四民。以定其常業而一之也。如此則天

下之人無有異道也無有異民也而天下之人亦無曰我儒也亦無曰我道也亦無曰我釋也此其唐虞三代之盛而無有乎儒道釋之異名者故謂之一一之而歸於正也作正一篇

非三教小引

林子曰非三教也者非以非三教也以非三教之流者非也或曰三教合一不亦非歟林子曰三教合一者合而一之以孔子之儒也

同文同倫俾無異教余竊以爲不非也而子非之者何也豈非將桃李梅合而爲一大樹一大樹之間亦作桃花亦作李花亦作梅花而爲余三教合一之旨歟此語且不足以給孺兒而况可以易天下萬世邪余之所謂三教合一者譬之植桃李梅於其庭庭且隘而木又拱不得已乃擇其種之美者而存其一若仲尼之仁乃種之美者也余故曰道歸於儒也釋歸於儒也古人有言曰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仲尼以其道以照臨萬古而見之六經四書如日中天矣由漢以来至於今豈特道釋者流自外於仲尼之照臨已哉余竊懼焉不自揣分欲以披三門之雲霧以揭仲尼之秋陽俾復中天萬古不夜此固余之志而有所未能焉作非三教

寄羅念菴公

奉別于今六年矣自此以後拜領翰教者再即見公也去歲聞公又有方外之遊豈傳之

者非眞邪兆恩前年亦曾在儒門中以學儒者之道而不得其要也又曾在玄門中以學道家之道而不得其宗也今皆棄去之而幸聞三教合一之旨其於孔子之一貫老子之得一釋氏之歸一頗能通其理而會其機矣世之所謂三教之異者三教之支派也兆恩之所謂三教之同者三教之原委也但前日之所學者今從而非之而今之所學者又安知他日亦以爲是邪兆恩之所以惴惴焉而

不敢自信者以昔日汨没於邪徑幾悞此一生也今敢不虛心忘巳而至於自以為是也道無終窮而學安有止法邪伏惟留意以相期此天地間作第一等人物也幸甚

復江西黄願所

兆恩拜復兆恩所云三教合一者以合今之和尚道士而三綱之而五常之而士之農之工之商之以與儒者為一孔子為一也夫孔子之道公道也孔子之心公心也以孔子之

公心行孔子之公道豈惟以其道之公而公之講學之士亦且以其道之公而公之道釋者流然後孔子之公心始冒天下萬世於無外矣來教云云豈其以孔子之公道而為一巳之私學我自師之不欲與人共之邪抑孔子之公道非道釋者流之所宜學也若孔子之公道非道釋者流之所宜學則道釋者流是亦不可並生於天地之間邪有王者作將比今之道釋者流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

後誅之乎唐虞三代之治鳥獸魚鼈咸若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如兄所云則道釋者流不惟不之仁亦且不之愛使斯人之徒不得與鳥獸魚鼈並生於天地之間咸若於唐虞三代之盛矣是豈孔子之公心哉且唐虞三代以上道釋之教未與也故太和元氣得以流行於宇宙間而漢唐宋以来道釋昌熾內有怨女外有曠夫偏陰偏陽乖氣致異此治之所以不唐虞三代也如無志

於唐虞三代之治則巳如有志於唐虞三代之治若不群道釋者流而三綱之五常之士之農之工之商之其何以復還太和元氣於宇宙間邪兄幸毋以道釋者流之不三綱不五常不士不農不工不商邈然與我之不相干涉然殊不知以孔子之公道公心而觀之則皆吾赤子之無知而入井者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况乖氣致異而治之不唐虞三代者職此之由矣且兄生平所講者何學

也所道者何道也去歲以卒卒無斯須之頃尚未叩兄之蘊以聆明教爲恨凡兄之學以人自處乎以天自處乎若以人自處也盡吾之所以爲人之道仰不愧天俯不怍人是亦足矣若以天自處也則凡天之所覆者皆天之事皆吾之事也鳥獸魚鼈思所以咸若之而况於人而爲萬物之靈者乎故孔子之志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孔子之公道孔子之公心也而道釋者流獨不有老者乎獨不有少者乎獨不有吾之同儕而爲朋友者乎今道釋者流之不三綱不五常不士不農不工不商趨於邪徑入於迷途也豈非老者有未安者乎少者有未懷者乎朋友有未信者乎孔子固深絶之而亦不之安不之懷不之信者乎故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大抵道本至大也學之者小之也中庸言博厚高明至於載物覆物配地配天易亦曰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而鄙

見所謂群道釋者流而儒之而孔子之者蓋以擴孔子之公心達孔子之公道庶乎天覆地載之内得以範圍而曲成並生而並育或可以還唐虞三代之盛而太和元氣復流行於宇宙間也漫托空言竟亦何益惟兄其再教之

東吳一庵通判紳

區區先年謬有所聞即欲以三教歸儒之旨傳信於天下萬世不惟不恤是非亦且不恤榮辱不惟不恤榮辱亦且不恤利害凡有所爲苟有當於心者真有一家非之不顧一國非之不顧天下非之而不顧矣然所謂三教歸儒之旨者豈徒樂與道釋者流爭邪蓋欲群道釋者流而君臣之而父子之而夫婦之以歸於三綱也若於道釋者流必欲三綱之而躬行之間或有所不逮則生平之所以孜孜汲汲者何爲也哉古人有言曰信理者無是非信心者無順逆見義必爲萬人吾往亦

奚有是非順逆之足貳其心邪。故三綱之重。不可以已。而成敗之迹安可論人。若以三綱之重而可以已。則孔子不當有正名之先。而伯夷叔齊。亦不當有叩馬之諫。若以成敗之迹而可論人。則孔子何爲不悅於魯衛。而伯夷叔齊。又何爲餓死於首陽山邪。且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昔者滕文公行之。而父兄百官皆不欲。夫以孔子之聖。伯夷叔齊之賢。文公之尊。欲舉三綱之重。而猶若此其難。況

兆恩非聖非賢非君之尊者乎。故數年偃蹇而不悔者。誠非得已而不已也。日聞執事之以區區爲矯也。故爲執事詳之。嗟乎嗟乎。三綱既淪。風俗斯壞。救其失而釐正之。安得謂之矯。若以正三綱也爲矯。則執事近日之所講也。豈有出於三綱之外。而以孔子夷齊爲不足學與

三綱

來書足見相愛。草草附復區區以三綱之故。不理於口。而諸弟每爲區區危之者何歟。諺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若正天下萬世以三綱之大。而覬必信於時焉。則伯夷亦不首陽。茅蕉亦不解衣。不謂之千金之子不垂堂之心邪。殆非聖賢明道正誼之學矣。或者以區區之違俗。終不免執己之是。以拂人之情。然非區區之所能恤。而亦區區之不得不然也。昔者八百諸侯背商歸周。而伯夷豈樂於違俗以拂人之情哉。趙宋臣子。盡歸胡元。而文

文山又豈樂於違俗以拂人之情哉。區區之違俗。與伯夷文文山之心一也。但不知伯夷文文山當商宋之季。而亦爲人之所訕詈乎。否也。傳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惟毋以千金之子。姑息而愛我也。萬萬

又

區區此舉。以三綱之不可已。大義之不可違也。然天理雖云甚順。而人情亦有所不安。至

於不得不爲者。區區之心常惻然也

又

孟子之井田學校。載之書者詳矣。當戰國之時而誰與易之。故曰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孔子曰。必也正名。而衛國之名。可得而正乎。又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而陳恒之罪。可得而討乎。又曰家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而三家之强。可得而抑乎。至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書弑書簒。書人書名。進於中國則中

國之。安於夷狄則夷狄之。竟亦徒托之空言爾。故曰吾志在春秋。若欲悉道釋者流而三綱之。是亦兆恩之志也。而非兆恩之所能爲也

復張星湖大尹天叙

辱厚款。且累承詩教。謝謝。兆恩之所謂三教者。三綱也。以二氏之失。而欲正之以三綱也然此徒托之空言爾。豈真能正二氏之失而三綱之者乎。昔者孔子之作春秋也。借南面之權。而是非之。孟子之作七篇也。闢楊墨之教。而禽獸之。當其時果有能信而行之乎否也。惟定之以中正之理。以垂憲萬世已爾。故曰必來取法。況兆恩之庸庸者。安能杜罪我之口。免好辯之譏。而必欲正二氏之失以歸儒宗孔。親見之行事深切著明邪。要之達而在上。行其道於時。窮而在下。明其道於後。此乃儒門家法。萬古不能易也。尚容面談不盡

道一教三　此章以下門人陳衷瑜集録

林子曰。孔子之教。未嘗曰我儒也。而學孔子者。乃始命之曰儒。黄帝老子之教。未嘗曰我道也。而學黄帝老子者。乃始命之曰道。釋迦之教。未嘗曰我釋也。而學釋迦者。乃始命之曰釋。

林子曰。世之學孔子者。而以孔子之道。專在於三綱五常以立本也。殊不知此乃孔子之教。而非孔子之道。只如是焉已也。世之學老子者。而以老子之道。專在於修心煉性以入

門也。殊不知此乃老子之教。而非老子之道。只如是焉已也。世之學釋迦者。而以釋迦之道。專在於虛空本體以極則也。殊不知此乃釋迦之教。而非釋迦之道。只如是焉已也。

林子曰。道也者。所以本乎其教也。教也者。所以明乎其道也。但世人不識道與教之分也故以教為道焉。豈非所謂教三而道亦三邪。殊不知儒氏以其道而儒之以教人也。而非儒自儒以為道也。道氏以其道而道之以教

人也。而非道自道以為道也。釋氏以其道而釋之以教人也。而非釋自釋以為道也

林子曰。夫道一而已矣。而教則有三。故孔子之教聖教也。老子之教玄教也。釋迦之教禪教也。亦自有立本。亦自有入門。亦自有極則然而孔子之教。必以立本為先者何也。抑以世間法。民可使由也。若老子之入門。釋迦之極則。不謂之出世間法。而不可以使知邪。體天弘化。各有司存。此其教之所由以異也。

或問教之所以三。林子曰。譬之代君理政。各有司存。此其教之所以三也。故孔子之教。惟在於人倫日用。所謂世間法者是也。黃帝老子之教。惟在於主極開天。所謂出世間法者是也。而況釋迦之出世。則又在於虛空本體無為無作。殆非斯人所可得而擬議而測量之者。然而釋老之教。猶有及於世間。而孔氏之言。則又及於出世者。何也。林子曰。此亦足以槩見其道之一也。故代君理政。雖有司存。

而官事不攝。亦非聖人之心也。

或問孔氏之教。林子曰。三綱四紫。世間法也。以與世間人道也。性與天道。出世間法也。以與出世間人道也。然孔子之道。雖曰高矣美矣。而其教人也。則必以世間法為先。

或問老氏之教。林子曰。凡人始生之初。而所以主張乎形骸者。果何物也。一點靈光。乃人之所本有。老氏之教。教以此矣。

或問釋氏之教。林子曰。父母未生以前。而所

以不屬乎形骸者果何物也一片太虛乃人之所本無釋氏之教教以此矣

或問林子之教林子曰余惟酌裁三氏之教而後先之爾故人倫日用教之所當先也既知教之所當先矣然後方可語之以人之所本有既知人之所本有矣然後方可語之以人之所本無此教之序之不可亂也

立本入門極則之序

林子曰余之設科也有曰立本者是乃儒教

之所以為教也有曰入門者是乃道教之所以為教也有曰極則者是乃釋教之所以為教也而其教之序也先立本次入門次極則故不知立本則人道不修無以為入門之地不知入門則心法不持無以為極則之先

或問先立本次入門次極則儒門亦有之與林子曰若虞舜非世之所稱儒者乎舜其至孝矣而耕而陶而漁豈非余之所謂三綱四葉以立本與允執厥中堯之所以咨舜也豈非余之所謂傳受心法以入門與恭已南面干羽兩階四方風動巍巍不與豈非余之所謂虛空本體以極則與

或問儒教立本林子曰夫所謂立本者乃余所謂世間法而為人道之常也人道不修則本不立而曰可以窺聖人之門墻者未也而況乎不可使知之道可得而知乎

或問入門之心法豈非所謂孔門心法與然而何者謂之心法林子曰心法也者事心之

法也論語所謂敬而無失復禮為仁居之無倦大學之止至善格物致知中庸之致中和致曲而誠孟子之居仁持志易之直內止其所詩之敬止書之欽厥止禮之儼若思是皆所謂孔門心法道教之入門也

易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又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百慮而一致又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論語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中庸曰於乎

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又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又曰篤恭而天下平又曰無聲無臭至矣是皆所謂聖神功化之極釋氏之極則也

或問其仁如天聖不可知豈非所謂儒教之極則最上之一乘耶而其所從入之門顧夫子明以告我林子曰由志仁而任仁由任仁而至於如天之仁者極則也而志仁而任仁豈非所謂為仁之心法以入門與由有恒而君子由君子而至於不可知之聖者極則也

而有恒而君子豈非所謂作聖之心法以入門與

大學所謂誠意者有法有為以入門也而孔子之無意則無法無為而極則矣大學所謂致知者有法有為以入門也而孔子之無知則無法無為而極則矣孟子所謂求放心以存心者有法有為以入門也而邵康節曰心要放程明道曰既得後便須放開則無法無為而極則矣

楊生問曰儒以立本為教由是而入門由是而極則則吾既得聞命矣若夫二氏之教豈亦與儒者同與林子曰夫焉得而異之余嘗謂二氏之教若不知所以立本則亦安能而入門而極則邪

或問道釋之教之所以立本林子曰忠孝者其立本也從古以來豈有不忠不孝而能成仙作佛者哉道門張順少事母孝嘗語人曰不孝不忠而學道求仙是猶舍舟楫而濟大

川也

廷柱生問曰道釋不以孝為重與林子曰不以孝為重者道釋之妄也傳之失其宗也四十二章曰事天地神明莫若孝其二親二親冣神也又蘭期精修孝行真人弘康嘗語之曰夫孝至於天日月為之明孝至於地萬物為之生孝至於民王道為之成夫二親之神神於天地神明而精修孝行能使日月以明萬物以生王道以成如此則其所以孝其二

親者。而又安敢有一毫之不盡其誠邪。獨不覩之孝經乎。人之行。莫大於孝。通乎神明。光乎四海。無所不通。其於道釋之旨。亦有何異。此三教立本之同也。

或問二氏之教。果不遺於倫屬邪。林子曰。二氏之教。是亦未嘗遺乎倫屬也。夫二氏之教。果不遺乎倫屬矣。然亦與俗流無異。而又安能成仙而作佛邪。林子曰。從古以來。學道者多。成道者少。故曰學者如牛毛。成者如兎角。

余嘗竊聞二氏之遺旨矣。道家之教。以少壯時在家孝養。娶妻生兒。以盡此倫屬之大。至四十不動心。乃出世間依法修行。以了此性命之學。道書曰。人生以十六歲為春。十六歲為夏。十六歲為秋。十六歲為冬。春夏發舒。秋冬閉塞。釋氏之教。槩四十有餘歲。而不能得道者。仍還之歸家。娶妻生兒。釋經曰。婆羅門入山修道。道業未就。歸家婚娶。大抵儒氏以世間法為先。二氏以出世法為重。然而二氏之出世間。而亦未嘗不世間也。儒氏之世間。而亦未嘗不出世間也。要而言之。而余之所謂常德常業。以歸儒宗孔者。或可質之三聖而無疑。俟之後世而不惑哉。然君子之於道也。以理身理家理國理天下。以繼往聖。以開來賢。此其所以有貴於道也。若仕者以為道而輙棄官。士者以為道而輙離學。農不易田。工不善事。商不懋遷。是率天下之人。而入於僻。仰不以事。俯不以育。荒唐枯槁。則亦奚貴

於道哉。夫道也者。文之而足以定太平。武之而足以戡禍亂。故為道者。不曰廟廊之上。皆可為也。是雖三軍之中。亦皆可為也。若三軍之中之不可以為道。則黃帝涿鹿。舜禹三苗。湯武放伐。周公東征。孔子夾谷。是皆不可以為道與。故辟世非道。離人非學。而二氏者流不可不知也。

或問道氏之教。亦有極則與。林子曰。道書曰。身外有身。未為奇特。虛空粉碎。方露全身。此

乃道教之極則也豈惟釋教為然哉

或問釋氏之教亦有入門與林子曰釋書曰念所受法當自勉精進修之又曰制之一處無事不辦此乃釋教之入門也豈惟道教為然哉

浙有胡姓者遠造林子而問曰我儒也頗知佛之妙義以無有法而當下即能成佛矣豈其以道教為入門釋教為極則也林子曰佛莫盛於釋迦金剛經曰是故燃燈佛與我授

記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又念過去於五百世作忍辱仙人夫曰來世曰五百世則是釋迦成佛其難且久如此而子則曰當下即能成佛者何也余不敢謂釋迦之圓通反不及於子而子之慧悟尚有過於釋迦乎胡姓者曰夫釋迦豈有法與林子曰有金剛經曰法尚應捨若無有法矣而其所捨者果何物也胡姓者曰以無有法而與釋迦授記者何也林子曰以若有法而不與釋迦授

記者何也若釋迦者豈曰忍辱仙人已哉蓋亦曾為帝釋矣亦曾為善慧仙人矣不謂之以道教為入門邪故始而有法者道教之所以入門而不與釋迦授記者此也終於無法者釋教之所以極則而與釋迦授記者此也又按梓潼化書有云予之在朝也以聞方外之言辭榮而歸道逢隱者指予以心印授予以正訣曰此西方大聖人歸寂法也予能念而習之可度生死死而不亡終成正覺若中

道而廢則猶能擇地而處亦可為神仙夫未成正覺先證仙果而余所謂入門極則之言為不誣矣

金剛經曰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此釋氏以道教為入門也直至於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者乃釋教之極則也余嘗考之六祖壇經所載五祖為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而六祖言下始得大悟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即名為丈夫天人師佛若也不先之以應

住而降伏之。而欲徑入於無所住。而為甚深之法界者。豈不難哉。

林子曰。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若或不知存存之心法以得其門而入焉。便是外道。孔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夫既入門矣則聖人所謂廣大光明之堂。有不可得而升乎。既升堂矣。則聖人所謂精微玄奧之室。有不可得而入乎。至於老氏。則有玄牝之門。而綿綿若存。釋氏則具大總持門。以誕登彼岸。

由是觀之。而三氏入門之教。有不同邪。

林子曰。儒者之學。世所稱曰聖學。若不有心法以入門焉。豈曰能聖。道家之學。世所稱曰玄學。若不有心法以入門焉。豈曰能玄。釋氏之學。世所稱曰禪學。若不有心法以入門焉。豈曰能禪。

林子曰。孔子之時中。其與老子之守中。有不同乎。老子之守中。其與釋迦之空中。有不同乎。而其所以持心法以入門。以造於時中守中空中之極則者。不可不知也。孔子之一貫。其與老子之得一。有不同乎。老子之得一。其與釋迦之歸一。有不同乎。而其所以持心法以入門以造於一貫得一歸一之極則者。不可不知也。

林子曰。道家之教。教以父母既生之後。收拾此一點之靈光而已矣。而收拾此一點之靈光。則不免有法。有法則有為。有法有為。其道教之所以入門乎。釋氏之教。教以父母未生

以前。復還我太虛之本體而已矣。而復還我太虛之本體。則又焉用法。無法則無為。無法無為。其釋教之所以極則乎。

或問持心法以入門。非所以復我之本有乎。林子曰。然。又問返虛空以極則。非所以還我之本無乎。林子曰。然。有而無之。無而無之。無無而復無之。而不知其無。然後方可言無。而為虛空之極則也。

李生曰。近嘗竊觀先生之所撰述者。而三氏

之教皆以忠孝立本則吾既得聞命矣敢問艮背等諸心法豈非所謂入門者與林子曰此猶在門外而望門以入焉者也然則何以謂之入門也林子曰人之始生也而太虛一氣中自有一點靈光落乎其間者道教則謂之丹是也惟此一點靈光也聖人非有餘常人非不足人惟能收拾此一點靈光如父母初生之時一般即此正是入門工夫而道教則謂之結丹是也若余所謂艮背等諸心法乃其內念止念使心不亂而定而靜然後可以行此入門工夫余故曰望門而入

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林子曰聖人教人豈曰民可使由之道哉而其心則欲盡天下之人萬世之人皆得以與聞與知此不可使知之道而其願始遂矣然不始之以儒教外盡人道以立本焉而不可使知之道豈其能得而知哉不中之以道教內持心法以入門焉而不可使知之道豈其能得而知哉不終之以釋教本體虛空而極則焉而不可使知之道豈其能得而知哉夫不可使知之道而必由於立本而入門入門而極則然後可得而知也如此若夫民可使由之道亦惟在於立本以盡人道原之以三綱常之以四業以了此世間法已爾而至於所謂持心法以入門遂虛空而極則而為出世間法者不惟不能知亦且不願知也或問道也者不可斯須離也而曰不願知者何也林子曰惟其不能知故其不願知又問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而曰不能知者何也林子曰惟其不願知故其不能知

或問曰歸儒曰宗孔以與世間人道也豈非以不可使知之道難與常人言邪然而曰立本曰入門曰極則而曰與出世間人道者何也林子曰道家者流雖曰入門而不知立本況於極則者乎釋氏者流雖曰極則而不知入門況於立本者乎而近世講學之士則亦

有可言者。固習知儒者之立本。而綱常矣。又竊窺釋氏之極則。而虛空矣。而其所謂存心養性以入門者。或者亦未之能知也。故修人道以為入門之地。而明心法以為極則之先。余之所以教人者。如是而已矣。

林子曰。余之所以合三氏之教。而一之者。非他也。三綱四業。而為教之始也。見性入門。而為教之中也。虛空本體。而為教之終也。合始中終而大之。述而非作。而變而通似有出於

一人之所建立者。不知有儒。不知有道。不知有釋。而為教之一也。非今非古。無是無非。此余三教合一之本旨。而非矯世以為異也。

或問孔子之道。不可使知之道也。而孔子之教。豈非民可使由之教與。林子曰。然。夫歸儒宗孔之本旨。則吾既得聞命矣。而三教合一之本旨。寔吾之所未能知也。敢問。林子曰。今以余之教言之。始之以立本。以明人倫也。既明人倫以立本矣。則必繼之以入門。以明心法也。既明心法以入門矣。則必終之以極則。以體太虛也。故人倫未明。而曰我能明心法者。未也。心法未明。而曰我能體太虛者。未也。故教之所當先者先之。而先其所不得不先也。教之所當後者後之。而後其所不得不後也。本末兼統。以無遺。始終條理而不紊。昔統之而一者。既已分之而三。今分之而三者。乃復統之而一。三教既一。風俗自同。不矯不異。無是無非。太初太朴。渾渾熙熙。此余三教之

大都。合一之本旨也。

三教真弟子

林子曰。無所別於儒也。無所別於道也。無所別於釋也。而三氏之中。如有能知立本。而以民可使由教人矣。便是不叛於孔子之教。而均之為孔子之徒可也。豈必服孔子之服。言孔子之言。而後為孔子之徒與。能知入門。而以了心悟性教人矣。便是不叛於黃帝老子之教。而均之為黃帝老子之徒可也。豈必服

黃帝老子之服。言黃帝老子之言。而後為黃帝老子之徒與。能知極則。而以虛空本體教人矣。便是不叛於釋迦之教。而均之為釋迦之徒可也。豈必服釋迦之服。言釋迦之言。而後為釋迦之徒與。

三教本始

或問林子之道。林子曰。余安知道。而余之所以倡明三教。合而一之者。非他也。蓋自其未有儒未有道未有釋之先之道者言之也。頗

聞其旨。林子曰。譬之樹然。夫樹一也。分而為三大枝。曰儒曰道曰釋。儒之一大枝復分為二小枝。有專主尊德性者。有專主道問學者。各自標門。互相爭辯。則亦何異於道流釋流。是其所非。非其所是。而喋喋不已也。道之一大枝復分為三小枝。清靜也。彼家也。爐火也。各自標門。互相爭辯。則亦何異於儒流釋流。是其所非。非其所是。而喋喋不已也。釋之一大枝復分為五小枝。臨濟也。溈仰也。雲門也。曹洞也。法眼也。各自標門。互相爭辯。則亦何異於儒流道流。是其所非。非其所是。而喋喋不已也。自是枝而復枝。葉而復葉。紛紛籍籍。是是非非。蓋有不可得而勝數者矣。然而唐虞三代之時。有儒乎否也。有道乎否也。有釋乎否也。而人始生之時。知有儒乎否也。知有道乎否也。知有釋乎否也。故儒道釋者枝也。而未有儒未有道。未有釋之先者根也。或問根根矣。而未始有根之先。可得而言乎。林子

曰仁也。又問仁仁矣。而未始有仁之先。可得而言乎。林子曰。無聲無臭。是亦一太虛矣。雖欲言之。惡得而言諸。夫豈終無可得而言邪。林子曰。天之所以為天者。則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而已矣。外此復何言哉。文王之所以為文者。則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而已矣。外此復何言哉。

三教以心為宗

林子曰。心宗者。以心為宗也。而黃帝釋迦老

子孔子非外也。特在我之心爾。夫黃帝釋迦老子孔子。既在我之心矣。而我之所以宗心者。乃我之所以宗黃帝釋迦老子孔子也。由是觀之。我之心。以與黃帝釋迦老子孔子之心。一而已矣。心一道一。而教則有三。譬支流之水。固殊。而初泉之出於山下者一也。

真心

林子曰。我之心清靜也。我之黃帝老子也。我之心寂定也。我之釋迦也。我之心時中也。我

之孔子也。常清靜經曰。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夫心既無心矣。而安有所謂心之黃帝老子釋迦孔子乎。又安有所謂黃帝老子之清靜。釋迦之寂定。孔子之時中乎。清靜而非清靜。非清靜而非不清靜。乃我之心之真黃帝老子也。寂定而非寂定。非寂定而非不寂定。乃我之心之真釋迦也。時中而非時中。非時中而非不時中。乃我之心之真孔子也。若必曰。我之心。本非黃帝老子釋迦孔子也。我之心本不清靜。本不寂定。本不時中也。便非黃帝老子。釋迦孔子。便不清靜。便不寂定。便不時中。若必曰我之心。本是黃帝老子。釋迦孔子也。本自清靜。本自寂定。本自時中也。便非黃帝老子。釋迦孔子。便不清靜。便不寂定。便不時中。

或問林子嘗曰。心本無心。是名真心。何謂也。林子曰。夫心且無矣。則又安有所謂黃帝釋迦老子孔子也。而無心真心。是乃我之真黃

帝釋迦老子孔子也。故寂然不動。未發之中者。心無其心也。感而遂通。發皆中節者。無心而有心也。何思何慮而已矣。而無有所謂安排而擬議者。真心也。

本體

林子曰。我之本體。其太虛而太空者乎。惟其太虛而太空也。故能運虛空。我之本體。其先天而先地者乎。惟其先天而先地也。故能生天地。我之本體。其夏而大者乎。惟其夏而大

也故斛儒而聖也無聖而無不聖道而玄也無玄而無不玄釋而禪也無禪而無不禪或問何以謂之夏而又曰大也林子曰我之夏則有所謂真去處者在焉先天而先地也太虛而太空也故儒得此而聖也道得此而玄也釋得此而禪也故曰夏者大也又問孔老釋迦豈不知我之夏之有所謂真去處者在與林子曰從古以來孰有大於孔老釋迦哉但三氏者流不知我之夏之有所謂真去處

也而其揣度逆億寔悖於孔老釋迦之道而各自以其邪師之所相授受而謂孔老釋迦之道不過如是也標門自尊互相同異此孔老釋迦之道之大不明於天下萬世也噫

跋曰世運綱維賴有斯道斯道不墜賴有聖人聖人間五百歲而生若堯舜湯文孔子皆應運相繼未聞有曠世許久如春秋至今者意者運之將午也英華盡發於三尼陽既純而姤矣故秦漢來而斯道遂裂鼎足而分之各標門以相高互爭論而不息歷唐迨宋雖不乏以道鳴者竟無有能得其源委而統一之者別派分流愈趨愈下教之三者或幾乎百矣幸今而天生我

林夫子透三氏之真原悟一中之宗旨由真性以為道其道也乃未有儒未有道未有釋之先之道也由至道以立教其教也乃儒之所以為儒道之所以為道釋之所以為釋之教也其合而一之也實有不待會

而自一者大旨揭而三聖人之至道大教如日中天將令百家似是而非者悉知枯槁迂怪之迷支離章句之陋而駸駸於立本入門極則之歸者午運賴以綱維其有功於往聖來裔豈淺鮮哉是篇乃正宗統論之首與倡道大旨篇皆我

林夫子平日隨在所雅言為繼往開來之最切者往往散見於他集我

嫡傳盧子見知而編校之尚有未竟者曾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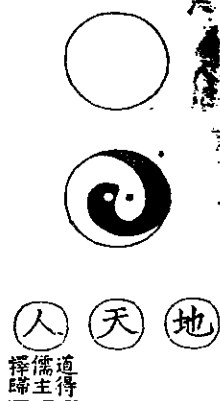
任秉瑜而以其意示之。夫以鄙陋如秉瑜
豈敢操結集續貂之筆。但既得命。實不敢
違。况以我

林夫子垂世金玉之言。寧可任其散亂遺落。
而不之校哉。責將誰諉。是以盥手焚香。捧
正宗統論全書而讀之。又徧閱分摘拾餘
散亂諸集。而得其所謂三教合一大旨。與
倡道大旨。諸篇之未竟者。皆集而録之。續
而成之。又凡林子所著心性之微言。學業

之大都。許多卷帙。或刪其重出者。或補其
未備者。悉編訂以付梓。未知有當於我
林夫子否。又未知有裨於後來之君子否。雖
曰道以人而傳。以性而悟。原不專在是。然
舍是則亦將以何為印證邪。

旹歲在甲申復月之吉

門孫陳秉瑜百拜謹跋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原宗圖

原宗圖說

林子曰太極分而為三才曰天曰地曰人人有三宗曰儒宗曰道宗曰釋宗儒以孔子為宗道以黃帝老子為宗釋以釋迦為宗

林子曰太極者一也天以一而陰陽之一陰一陽者天之夫婦也地以一而剛柔之一剛一柔者地之夫婦也至於人則以一而仁義之而仁義之大莫大於三綱故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者三綱也而天下萬世顧乃有男不婚有女不嫁不知立人之道以斷棄此三綱者何與至於男而婚之女而嫁之又且不能盡仁義之大而三綱為之不振者蓋亦有之噫安得有盡性至命之徒而與之論天地人之始儒道釋之初男必婚女必嫁陰陽剛柔仁義之大道也苟今既未見其人矣則余能不任三門之責而使天下萬世必男而婚之必女而嫁之如天之必陰必陽地之必剛必柔而仁之而義之而三綱之無有乎斷棄而不振然後余之心始慰也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而陰陽邵子曰有陰陽然後可以生天此天道之所由始也又曰天分而為地地分而為萬物此地道之剛柔人道之仁義所由出

也故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剛與柔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由此觀之人之仁義固天之陰陽地之剛柔也然仁義莫大於三綱而三綱必始於夫婦故

先生之所以切切然欲挽二氏以歸儒宗孔者蓋將以正夫婦以正三綱以振此天經地維於不墜也經邦嘗玩索而竊論之三宗者苞也三宗之流者蘖也

今儒之蘖雖云獨茂而其間之傾蔓不能自樹立者亦有之若其蘖之為道為釋者何其頹然焦稿而失其生生之機邪故培其苞而條其蘖者揚師之責也原其宗而達其支者

先生之任也嗚呼後之閱是圖者其當知

先生之所以扶植人極之大者我門人

劉經邦百拜謹跋

三門者流以黃帝老子孔子釋迦為宗而黃帝老子孔子釋迦以太極為宗者原宗也由是而推之則三門者流不惟為黃帝老子孔子釋迦之孫子抑亦太極之餘裔也然太極無心也亦無言也設其有心亦有言也能不以三門之餘裔為心而諄諄然以三綱為命乎惟其無心也亦無言也故我

師龍江先生不自以為心而心太極之無心不自以為言而言太極之無言其所以贊太極之所不逮以擴前聖之所未發者其功非細也先生嘗曰願為太極總理此三房孫子做箇三房老家長云耳原宗一圖豈苟作哉門人劉獻策謹跋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校正

倡道大旨

竊惟天開地闢。庶類繁生。而首出御世者。則有渾敦氏。君臣之所由始。政教之所由起。混茫肇開。此一時也。逮至羲黃之世。人文始晝。制作聿基。媒灼既通。則民知有夫婦之別。姓氏既正。則民知有父子之親。自開闢以來。而至於斯。又一時也。歷唐而夏。而殷而周。人文

丕著。制作大備。君臣父子夫婦之際。既秩既叙。綦隆化中。郁郁其盛。盛而必衰。理之常也。辟日中天。能無昃乎。故繼文武成康之後。時則有孔夫子之聖。生於其間者。雖善不尊。述作自見。自開闢以來。而至於斯。又一時也。自此以後。人私其學。迂怪枯槁。踈慢支離。異端竝起。而三教從此分矣。於是始有斷棄三綱。而以為高且潔者。或由於三綱之中。而至於毀裂三綱者。亦有之。故不揣僭陋。而有歸儒

宗孔之說者。因時之宜。以救斁也。夫由開闢而至於渾敦。由渾敦而至於羲黃。統天御極。于以振起三綱之常經。由羲黃而至於孔子。由孔子而至於今。徒托空言。亦以維持三綱於不墜。要之古今殊時。卑高異位。無非所以體天以弘化。任道以覺民也。然三代以前。斯道在上而不在下。三代以後。斯道在下而不在上。三代以前。不惟斯道之既明。亦且斯道之既行。三代以後。不惟斯道之不行。亦且斯

道之不明。三代以前則如彼。三代以後則如此。然則身斯道之責者。能無傷今之意。反古之思耶。此章係原集

林子曰。乾以成男。坤以成女。男非女無以生。女非男無以成。夫婦之所以別也。父子之所以仁也。君臣之所以義也。人道之重。至於如此。今道釋者流。飄然雲外。其有夫婦之別乎。不有夫婦之別。其有父子之仁乎。不有父子之仁。其有君臣之義乎。不有夫婦。不有父子。

不有君臣此則人道之鈌典也余嘗因此而推言之古之聖人立此君臣以教天下萬世之義也立此父子以教天下萬世之仁也立此夫婦以教天下萬世之別也今道釋者流顧乃棄去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而與古之聖人之所以教人者異矣又不謂之聖人之鈌典邪此余歸儒之教之所由立也余復因此而推言之天地以陰陽剛柔化生萬物上而日月之照臨下而山川之流峙微

而昆虫草木之森列莫不有陰有陽有剛有柔今道釋者流顧乃反其陰陽之常悖其剛柔之義以自棄於天地造化之外而不恤也不謂之天地之鈌典邪此余原宗之圖之所由說也然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則亦有然矣曰淪地中反晝為夜而夜則有月以照臨之而況有所謂火焉而麗木以明與月也火也非所以補日之鈌典乎天使陽生萬物復使陰出佐陽以成之陰以成之又非所以補

陽之鈌典乎若聖人者以參天地以贊化育之所不及者也民之未有宮室也則處之以棟宇民之未有粒食也則教之以稼穡民之無以引重而致遠也則利之以服牛乘馬詩書春秋禮樂者六經也聖人之精因經以示文辭體裁且不沿襲大學之書論語之所未嘗道也中庸之書大學之所未嘗及也孟子之書中庸之所未嘗發也堯舜之中孔子則貫之以一孔子之仁孟子則益之以義若

後世儒者之所論著者文辭體裁相沿相襲況有能自出一家言而言其心之所自得者乎譬如以水益水以火益火汗牛充棟將焉用之此余之所以不自揣分以竊窺天地造化之微聖人立言之旨漫托空言以補人道之鈌典云此章以下門人陳衷瑜編集

林子曰黄帝老子釋迦之道莫不有倫屬之常而學黄帝老子釋迦者始不知有倫屬之常而入於邪而僻於異端也設使學黄帝老

子釋迦者而倫屬之不入於邪不𨻶於異端則黃帝老子釋迦之道余亦何為言之諄諄而不置邪設使盡天下後世惟知有孔子之儒焉而信之而學之則黃帝老子釋迦之道雖不明於天下後世固無害也余之意以為世之學黃帝老子釋迦者惟知有黃帝老子釋迦者流而已矣夫惟知有黃帝老子釋迦者流而語之以黃帝老子釋迦倫屬之常蓋所謂因其明以通之庶幾言之者易入聽之

者不厭不然教之以孔子之儒是亦足矣又奚必歷擧黃帝老子釋迦倫屬之常諄諄言之不置邪

邵堯夫曰三代之世治未始不治人倫之為道也三代之世亂未始不亂人倫之為道也余今亦曰天地氣運之隆未始不隆人倫之為道也天地氣運之替未始不替人倫之為道也由是觀之人倫之大而古今莫之能損益者以氣運隆替之機國家治亂之本繫之

矣然則二氏之淪三綱也可勿正乎

林子曰天地雖大特我之一身爾而二氏者流之不三綱也豈非手足之疾痛邪今儒門之於二氏者流而不思以三綱之則是斷手截足而無復有哀恤之情殆非仁人之所以仁其身矣

林子曰余所云三教者日用之常心性之大如斯而已矣故斷棄倫屬余不為也拔宅飛昇余不能也訓詁多識余不暇也至於出生

入死人之常也髮白容改老之候也德性問學學之至也若世之所謂釋流者以斷滅為宗入於幻焉而非釋也道流則以迂怪為高入於誕焉而非道也儒流則以習威儀騰口說為事入於辟焉而非儒也然二氏者流每以余欲悉道釋而昏之尼而匹之而二氏之教不幾於絕滅而盡歸於儒乎殊不知此乃黃帝老子之道釋迦之釋而與孔子之儒不異者此也

林子曰唐虞三代教出于一而秦漢以來則始有三教之名而道術於是乎裂矣或問道術裂矣而三教復得而一乎林子曰歸儒宗孔教復于一

或問既曰歸儒又曰宗孔者何也林子曰以羣三教者流而歸之於孔子之儒也又問曷歸孔子之儒也林子曰釋歸於儒也道歸於儒也儒亦歸於儒也夫既儒矣而曰儒歸於儒者何也豈不以世之儒者雖學仲尼而不

知有心身性命之學邪然其君臣父子之際序列既詳則固可以羣二氏者流共之而使由之矣

夫既曰非三教矣而今復標之曰非非三教者何也以其非三教之初也故非之三教非矣而曰歸儒者何也蓋以羣三教者流之非而歸於孔子之儒也或問孔子之儒固三教者流之當宗矣而其所從入之門也於斯朱陸二子何先林子曰余惟直欲上宗孔子之儒已爾而不知其他也余嘗考朱元晦之學蓋得之伊川矣其曰日格一件豈堯舜所謂不偏物之知者哉又嘗考陸子靜之學蓋得之禪伯矣其曰學不貴存豈孔子所謂能守之仁者哉余故曰儒歸於儒以歸於孔子之儒也

或問孔子之儒儒矣而三教所歸之儒此何儒也林子曰此所謂儒者能知立本以了此世間法已爾者儒也故余欲羣三教而歸於

儒者歸於立本之儒也羣立本之儒而歸於儒者歸於孔子之儒也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此乃有漸之教也又問不知立本而可以謂之儒乎林子曰夫儒固當知立本矣獨不有所謂服儒之服言儒之言而自以為儒者儒邪

己巳之春有二方生來訪林子於武夷之止止庵林子與之語者終日喜而謂林子曰領子所談可謂能得三氏之微矣而曰道一教

三則雖聖人復起莫之能違也。然子何不令三氏歸道歸釋，而獨曰歸儒，若寘我二人之有所未醉焉。林子曰：儒之道莫盛於孔子，令以孔子之儒言之，衣冠以正，瞻視以尊，動容以禮，而諸凡所以理身者，無不備於孔子之儒矣。父子以仁，兄弟以序，夫婦以別，而諸凡所以理家者，無不備於孔子之儒矣。君之使臣也以禮，臣之事君也以忠，內統萬民得以順治，外撫蠻貊，又且威嚴，而諸凡所以理天下者，無不備於孔子之儒矣。上而天文，下而地理，中而人事，教民稼穡，與夫蠶桑，而諸凡有切於民生日用之常者，亦無不備於孔子之儒矣。蓋自唐虞夏商周之世，在上則有堯舜湯武之為君，在下則有皐夔伊周之為相，悉以宣著儒者之教於其先。由是而漢而唐而宋以及

今日，在上而為君為相者之所推行，在下而為師為儒者之所紀輯，又以發明儒者之教於其後，是孔子之儒其來尚矣，而子以為天下萬世有能外於孔子之儒者乎。若夫道釋之教，而載之丹書梵經者，皆孔子所謂不可使知之道也，余昌嘗以道釋之教為非哉，第以出世間法，難與世間人道也。

黃生問曰：夫曰利曰命曰仁，既所罕言，而性與天道又不可得而聞，而子必曰歸儒宗孔者，其意何也。林子曰：非是之謂也。蓋性與天道，曰利曰命曰仁，孔子之所難言，而亦可使知之道也。既不可使之知矣，而必欲與之言矣，不亦謂之瀆蒙之甚，強人以難知邪。於是乃以民可使由，而人之所易知者，而與之言也。歸儒宗孔，庶不叛於孔子之教，而為人之所易從也。

論語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又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夫三千之徒，可與之言而語上也，可得而數矣，況後世乎。中庸

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由是觀之非有中人以上之質而不可與言
也明矣非有聰明聖知之資而不能使知也
明矣又焉可以性與天道曰利曰命曰仁與
責之中人以下不可與言者流乎記曰知聲
而不知音禽獸是也故音也者不可以與禽
獸而使知之也又曰知音而不知樂衆庶是
也故樂也者不可以與衆庶而使知之也然
則何以謂之樂也天地同和而無聲之樂不

可以知而知以聞而聞也不可以知而知而
能使之知乎不可以聞而聞而能使之聞乎
張子厚曰以衆人望人則易從余於是而知
釋迦之釋即孔子所謂不可使知之道也能
悉羣天下萬世而釋之乎否邪老子之道即
孔子所謂不可使知之道也能悉羣天下萬
世而道之乎否邪夫既不能悉羣天下萬世
而釋之道之而釋迦老子而必以釋必以道
必以不可使知之道以教天下萬世胡為也

哉蓋天生孔子乃為世間計也不有孔子而
所謂民可使由者其孰能使之由而與天下
萬世所謂凡民者而共由之者乎釋迦老子
乃為出世間計也不有釋迦老子而所謂不
可使知者其孰能使之知而與天下萬世所
謂豪傑之士而共知之者乎然豪傑之士固
不世出而所謂道釋者流豈其盡皆豪傑之
士哉此余之所以歸儒宗孔者蓋寔欲以世
間法以與世間人道庶不叛於孔子之教易
知而易從爾

孟子曰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何謂也林
子曰夫道固以言而顯矣而亦不以不言而
不顯直惟存乎其人爾故不有豪傑之士生
乎其時焉即釋老言之又且耳提而面命矣
而不可使知之道其能使之知乎如有豪傑
之士生乎其時焉即孔子不之言則亦目擊
而道存矣而不可使知之道其能使之不之
知乎汝甚毋以孔子之罕言之為是而以釋

老言之之為非也亦毋以釋老言之之為是而以孔子罕言之之為非也要之是者是其所喜也非者非其所不喜也是者是其所能知也非者非其所不能知也此皆一隅之見殆非古今之通論矣

余之所以為學者宗孔者也余之所以宗孔者宗心也蓋吾心之孔子至聖也故吾一念而善也一念而惡也吾自知之人所為而善也所為而惡也吾亦知之豈非吾心之孔子至

聖之明驗歟非特吾心之孔子為然也則雖前乎千萬世之既往後乎千萬世之方來無論智愚賢不肖也而其心之孔子亦至聖也若夫近代名儒心之孔子與吾心之孔子原無異也而其言之載於典籍也何其與吾心之孔子有不同邪故余直以宗孔為正宗心為要爾

余嘗謂道釋者流所當宗者孔子也非以求異於道釋者流也而道釋者流則異於孔子矣又嘗謂世之儒者所當宗者孔子也非以求異於世之儒者也而世之儒者則異於孔子矣孔子之學心學也孔子之心赤子之心也天下萬世所同具之心也豈特先聖後聖之心與孔子之心不異也而智者賢者愚者不肖者之心亦與孔子之心不異也孔子之心誠不異於智者賢者愚者不肖者而智者賢者愚者不肖者之過不及則異於孔子之心矣孔子之心帝王無外之心也天地無不

持載無不覆幬之心也若曰我之道孔子之道也我之教孔子之教也而於道流釋流則遠之以非孔子之道孔子之教也豈曰無不持載無不覆幬之天地哉縱得成其儒者之名是亦裂毗足而三之謂之偏安一隅可也殆非帝王一統無外而為孔子之心之大矣

分內集自序

林子曰余生平所著三教書昔余曾標之曰三教分內集而又曰歸儒宗孔非非三教者

豈不以儒不孔子，道不黃帝老子，釋不釋迦，故以三教者流之非而非之，而歸儒而宗孔也。夫曰歸儒，曰宗孔，曰非非三教，是亦足矣，而必曰三教分內集者，匪他也。論語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是皆宇宙內事，是皆吾人分內事也。豈非聖人所以盡人，而持載之，而覆幬之，而無遺人耶。尚書曰，鳥獸魚鼈咸若。中庸曰，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是亦皆宇宙內事，是亦皆吾人分內事也。豈非聖人

所以盡物，而持載之，而覆幬之，而無遺物耶。故曰，聖人盡人，昊天盡物。若道釋者流，亦人爾，乃獨無分於至治之咸若，配天之尊親者何與。逃墨逃楊，歸而斯受，而既苙且招，殆非聖人昊天之心之大也。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蓋聖人亦一昊天也，而尚書之咸若，中庸之尊親，不謂之盡物，而況於楊墨道釋者流，而為斯人之徒者乎。此余三教分內集之所由作也。

林子倡道，每以度世為教，或人愕然異之，來見林子。林子曰，汝無異也。汝知汝之心，本自廣大，包羅天地萬物，而無有能外之者乎。汝今尚未見性，則又安能不以度世之教為異也。或人乃問何者為性，何以能見性也，願夫子明言之以教我也。林子曰，釋氏之見性，儒氏之知性也。今汝未能盡心，安能知性，未能[illegible]生[illegible]昔者嘗有言曰，知性性知，非智能知，見性性見，非眼能見。夫既不可得

而知，不可得而見矣，余將何言，余將何以教汝也。汝今且依余所授盡心明心要法，勤而行之，久則自當有悟入處。既有悟入，便有真知，既有悟入，便有真見。真知無知，無知者知，名為性知。真見無見，無見者見，名為性見。無可測識，性不屬知，無可想像，性不屬見。性不屬知，何以曰知，性不屬見，何以曰見。自性自知，自性自見，自性自悟，自性自度。既曰自悟，非由人悟，既曰自度，非由人度。盡心明心，自

悟自度。機非在我。自非我義。神理自彰。不可度量。如是而悟。非我能悟。如是而度。非我能度。非我能悟。正覺正悟。非我能度。正覺正度。余將何言。余將何以教汝也。

此言性而附錄於分內集自序之後者。蓋自度以度世。而為性之盡也。

或以林子修性之旨。既聞命矣。敢問所以修命。林子曰。修命必本於修性。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若或徒知所以盡性。而不知所以至命。雖有慧悟。終落空無。故孔子之亦識孔

子之盡性也。我而能盡性焉。而人物天地之性。亦皆在我矣。故以我之性。而人之物之。而人物之性。有不自我而盡乎。以我之性。而天之地之。而天地之性。有不自我而盡乎。孔子之知天命。孔子之至命也。我而能致中焉。而天地萬物之命。亦皆在我矣。以天地之命。以位天地。而天地有不自我而位乎。以萬物之命。以育萬物。而萬物有不自我而育乎。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此

言天即命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蓋性本於命。命出於天。天也者。自然而已矣。故天則自然有是命。而命則自然有是性也。夫孟子曰知者何也。知也者。知之也。知天地之化育之知也。易曰。乾知太始。坤作成物。而曰知曰作。其義一也。猶今所云知府事。知縣事。非徒曰知之也。若也未能盡心。而存心之功。不可不知也。未能盡性。而養性之功。不可不知也。未能知天。而事天之功。不可不知也。然心即性

也。釋氏有言曰。真心是性。真性是心。故夭壽之不貳其心矣。由此而進進不已焉。可以知性。脩身以俟之以立命。由此而進進不已焉。可以知天。夫夭壽不貳。固不以形骸而貳其心矣。而脩身之功。其義將何取焉。身也者身也。體也。乾為首。坤為腹。腹亦體也。坤曰。正位居體。鼎曰正位凝命。艮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而孟子亦曰。立天下之正位。惟此正位也。以言乎其大。則足以包羅乎天地而無外。故謂

之廣居。而大道從此出矣。老子所云玄牝之門。是為天地根者。正位也。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道家謂之生門死戶。故生而生也。而其所以生者。固在於此。至於死而死也。而其所以不死者。亦在於此。若不知此意。則未有不隨死而亡焉者也。繫辭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故能知所以原其始而始之。則必知所以反其終而終之。此道家所以長生。釋氏所以不死者。即尚書所謂考終命。而形骸非

所論也。故君子曰終。蓋言終之而未嘗死。而亦未嘗不死。而孔子朝聞夕死之言。正此意也。又不觀之圓覺經乎。圓覺經曰。如銷金鑛金非銷有。既以成金。不重為鑛。經無窮時。金性不壞。不應說言。本非成就。如來圓覺亦復如是。而後世脩命之士。有不認鑛以為金也亦寡矣。余昔所論著元神實義有所謂重立性命。再造乾坤者。非他也。乃所以銷鑛以為金也。故脩命之士。惟當在於氣穴圖之。老子所謂深根固蒂也。然兩石相擊。而火生焉。兩精相搏。而神應焉。蓋我之精氣。包藏於氣穴之中。若我能以我之所相搏之神。凝而入之於氣穴之中焉。殆所謂立天下之正位。以居體而凝命也。昔者孔子嘗言仁。宋儒所謂杏仁桃仁者是也。蓋菓核中之有兩片者。一陰一陽之道也。而其尖處之幾希者仁也。繼之者善也。故始而坎離交以胎陰也。而得其陰之所以為陰者。豈非從父母形化中來。一點

之幾希乎。學而至此。然後方可謂之全其親之所生。而為孝子矣。既而天人合以胎陽也。而得其陰之所以為陽者。豈非從天地氣化中來。一點之幾希乎。學而至此。然後方可謂之全其天之所賦。而為仁人矣。又既而二陽偶亦以胎陽也。而得其陽之所以為陽者。豈非從冲漠無朕中來。一點之幾希乎。學而至此。然後方可謂之露我全真。以與太虛同體矣。矣。既露我全真。以與太虛同體矣。則命自

我立。而所謂我命由我不由天者。非虛言也

古人有言曰。鍊精化氣。鍊氣化神。鍊神還虛

夫以精氣神而鍊之以還虛焉則精為元精

未始精而能生精者也氣為元氣未始氣而

能生氣者也神為元神未始神而能生神者

也。天地有壞這箇不壞。蓋以其不依形而生。

而無可死之道也苟不先之以見性而即曰

我能脩命則余不能知之矣。

此言命而附錄於分內集言性之後者蓋修性兼修命而為學之全也

門人朱如魯

董史

李相同命梓